太上道德經解序

夫至人能爲至文至文卽寓至理維我

太上至哉人乎伏讀尊經至哉文乎而解人不易索正恐至理之終晦也乃或有謁殿而陳曰神寶道德經自漢迄今名公鉅卿文人學士注釋累數百餘家編在道藏各抒所見均爲尊經之補雖樹論不同而未始不羽翼乎道統也余曰然至理至文必須至解諸家之解亦云解矣而非至也解其所解尙非道德尊經之本解也卽非吾之所謂至解也一日

玉清內相孚佑帝君來訪余袖出尊經注釋余披而細閱之知爲

八洞仙祖闡揚奧旨不離乎道不泥乎道就文解意淺近無非高深俾千萬世後能領畧此尊經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而合綱仙譜卒亦莫能踰越其範圍其解乃至解也以至文而得至解斯至理不終晦而至人日益尊吾旣佩服乎至文吾尤愛慕乎至解也猶憶曩時與

呂帝同訂天經改訛正謬筆削俱出

呂帝手而余第總其成固知

呂帝誠屬仙才而今又閱羣才之注則信乎仙才之筆非塵凡之所得比並而至文賴之以明至理緣之以發洩也九天開化

司祿文昌敬序

太上道德經解序

嘗見世間暴棄者流其於邃深奥秘之言動云不求深解又曰吾以不解解之如此等輩譬甘坐於幽暗中而不求見天日之光者也然或自騁管見解其所解究非作者之所謂解豈遂許其能羽翼經傳也乎則甚矣至文之必需至解也恭惟

神寶大天尊道德尊經凡五千言由漢唐以來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文人學士注者不一家而於尊經之本諦有牽扯內功離而去之者有拘文牽義泥而執之者有瑕瑜互見者有顯晦各半者皆不獲見全璧近日遊紫雲觀得見同班

八洞仙祖依至理以闡經按章逐句無字不晰無文不貫絕不作一奇異語而

太上當年作經之本義於是乎昭然若揭世人能本此注以體此經則以之爲己爲人順而祥愛而公矣以之爲天下國家亦何所處而不當哉如此者斯謂之正解斯謂之妙解亦斯謂之至解也自有至文以來其不可無是至解也夫

大羅班首同袍道弟蘇朗敬序

太上道德經解序

記有之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固也而吾謂作不足以詒千萬世法非聖也述不足以迪千萬世心非明也則甚矣作固難述尤難也惟我

神寶太上當周季出函谷關關尹知爲異人懇著道德經凡五千言分爲八十一篇或長言之或短咏之所爲正心誠意之功修齊治平之略罔弗備具非專爲黃冠者立論也第其後申韓之徒有竊其說而以刑名法術治世者其究流於刻薄寡恩後世病申韓因而病之嗟乎我

太上道德尊經昭如日月曾見有刻薄寡恩之說而著於篇帙

也哉是此經不顯於天下後世者述者之無人也雖由漢迄明注尊經者不無百家而或泥於經而注之或離於經而注之非牽强而扭合即附和而雷同其於我

太上經論本旨絶少脗合則亦安賴是述乎我

八祖恐人心之終蒙將永晦

太上之至道一日偶集碧雲洞中相與合注經解注成漱口而捧讀之直如從幽暗中出忽見天淸日朗茅塞頓除不鑿奇怪不涉隱僻就文解意無注非中而

太上當年著經之意於是乎昭揭此而尙不謂述者之明乎前有述者可弗論矣後有述者蔑以加矣是則不有

太上之作無以闡
八祖之述也抑不有
八祖之述又曷以闡
太上之作哉如
太上斯可以作亦惟如
八祖斯可以述也夫

玉樞右宰宏教眞君柳守元敬序

太上道德經解題詞

曩者

八洞仙祖合注此經予曾題誌數言今門弟子將

孚佑上帝闡義合而刻之歸入集中洵玄門之至寶也我

帝師於朝禮期外恒詣

太上宮聽法談玄恩賜坐論領契最深故此經之旨得仙注而

始明得我

孚佑帝師之闡義而益明非如世解尋章摘句又或多牽引附會者之可比也道德經本如太極統會萬天各隨境地示現不同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使人因其分量而自爲會入予於

道藏輯要

此闡義合注亦復云爾

玄教弟子柳守元熏沐題詞

太上道德經讚

唐肅宗皇帝御製

晝見殊相浮空浮色道釋人天作禮瞻奉申命藻繪示諸郡國

唐憲宗皇帝御製

大道之祖上德之母王者之師生民之父施教中華禮傳尼父西出函關化胡成佛惟天之覆萬物並育

宋眞宗皇帝御製

大哉混元超乎形氣先天而生後天五千玄文立教垂世萬劫常存道尊德貴

宋仁宗皇帝御製

大哉至道無爲自然劫終劫始先地先天含光默默永劫綿綿東訓尼父西化金仙百王取則累聖攸傳萬教之祖玄之又玄

明太祖皇帝御製

心淵靜而莫測志無極而何量恍惚其精而窅恍惚其智而長宜乎千古聖人務晦短而云長

重刊道藏輯要　心集一

太上玄元道德經

孚佑上帝全經闡義

八洞仙祖分章合注

體道章第一

道元始一炁虛无自然可道非常道道本無言擬議便非名長養萬物不可知識可名非常名愈探愈深愈執愈失

正陽帝君注曰此道字在孔子言則爲後天中庸云道之大原出於天是有天而後有道非後天而何若以太上言則道字乃先天之道矣惟有道而後有天所謂道生天地是也故是經開端便云道若可道非常道也可道卽後天之道非常者如著在一邊就在一邊不能渾蓋包羅若大道則不可道也惟不可道道斯常周而名亦如之名卽仁義禮智之名其生此仁義禮智者道也謂之仁謂之義謂之禮與智便落後天而仁不能通乎義禮不能通乎智是所以無常名也而所以仁所以義所以禮與智則不可名其不可名者道而已矣

無蕩蕩難名民無得稱名天地之始純亦不已先乎覆載有太極分眞强名曰道名萬物之母降本流末養育羣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隱顯莫測無心運化常有欲以觀其徼守中抱一有意操持

又曰無字一讀無卽所謂無極也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麗

於無非天地之始乎有字一讀有卽所謂太極也惟有道而後萬物生無趨於有非萬物之母乎常無一讀無何以見妙無不終無微妙不可端倪故欲觀之蓋是無非蹈空之無也常有一讀徼者徼也盡也卽所謂遍也凡物有不能遍其不能遍者以所植之淺也惟道則常有有根於無從無生有有斯不窮不窮斯徼矣而要非迹象之有也故欲觀之

此兩者（執其兩端空空如也）同出而異名（一分造化心起經綸）同謂之玄（盡性至命體用一源）玄之又玄（形神俱妙無中生有）眾妙之門（悟由此入妙用難量）

又曰兩卽有無之兩無此道也有此道也謂之同出而或以無名或以有名名則異矣玄者深遠無極之所出有入無道

之神妙若此欲不謂之玄也能乎然第謂之玄則猶可以迹象求也毛輶有倫是也至玄之又玄則鮮所測度所謂無聲無臭是也非至而何然又不終於無眾有皆從此化化生生故曰眾妙之門

養身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自揚己美使彰顯也）斯惡已（有危亡也）皆知善之為善（有功名也）斯不善已（人所爭也）故有無相生（無必生有有必歸無）難易相成（先難後獲見易為難）長短相形（道本無形自相長短）高下相傾（天旋地轉安得高下）音聲相和（一風萬籟所鳴皆應）前後相隨（往古卽今來今卽古）

正陽帝君注曰大道不滯形迹不分畛域不落意見渾渾淪淪

淪固無所爲惡並無所爲美固無所爲不善並無所爲善故舉有無難易長短等一切渾於不見省卻多少牽扯煩擾天下人不知此中妙諦知美則以爲美殊不知別有不美者存知善則以爲善殊不知別有不善者在相形之下遂生出有無等許多弊竇來何如大道不知之爲得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恭已而治貴乎自然)行不言之教(天何言哉道寓於物)

又曰爲亦事也聖人當事而行初無爲之之心行所無事是也當言而言亦無言之之心四時行焉是也故曰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焉而不辭(忘物)生而不有(忘形)爲而不恃(忘情)功成而弗居(忘其所自)

又曰作興起也萬物於我待作書曰作新民御世者所不辭也然雖不辭而實不有不恃不居

夫惟弗居(緣空慮絕)是以不去(眞一常在)

又曰此卽顏子無伐無施之謂總是理會得無字親切精妙故耳聖人旣弗居功彼萬物日遷善而弗知矣又何去之有哉

安民章第三

不尙賢(德聖棄智)使民不爭(大公無我)不貴難得之貨(伯牙棄利)使民不爲盜(戒得勸賢)不見可欲(非禮勿視)使心不亂(轉物應機)是以聖人之治(修身爲本)虛其

心遣欲全心實其腹直養全命弱其志致柔全神强其骨保精全形

正陽帝君注曰聖人之治總是講的箇淡泊無爲所以賢不尙貨不貴欲不見胥天下而渾之心者神明之宰自是要虛而腹則何以要實蓋腹者心所宅也宅弗安則天君亂故虛心而實腹若志則腎所藏也而骨則爲腎之餘志妄動則强而肆欲骨斯以痿聖人知此故弱其志以强其骨

常使民無知無欲返樸守涫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絜矩從心無假造作爲無爲寂然不動則無不治感而遂通

又曰民之多故總緣於有知有欲是以紛紛不靜惟常使人知欲盡泯則共遊渾噩浩蕩之天而天下何不治之有其曰使夫知者不敢爲猶云智者無所用其謀而已矣

無源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太虛同體或不盈謙不自滿淵兮似萬物之宗淵淵其淵萬物資始

正陽帝君注曰道字一讀冲字一讀冲卽冲虛無欲之冲猶寂然之謂以寂然之道用之於世似乎不能盈滿宇宙而不知其淵淵其淵爲百川之所歸注是故萬物所宗主也曰似者亦謙言之耳

挫其銳知止斂神解其紛不隨世變和其光退藏宥密同其塵混心於物湛兮似若存存神於無

又曰人不知道立於無是以銳而求之紛而求之愈求而愈

失其去道也遠是以聖人銳則挫之紛則解之道備於躬光輝自應遠耀而又不欲過於表著以淩物用是和其光焉以同其塵夫塵不解者也烏乎同之然不同則又矯異矣伯夷之清非至道也湛卽湛寂清靜之謂惟湛寂則道無弗存矣

似亦謙辭

吾不知誰之子一元无上象帝之先超踪造化惟道獨尊

又曰大道若此其果誰之子乎曰象帝之先夫帝已先矣又曰象帝之先則是先而又先卽上所謂玄之又玄是也

虛用章第五

天地不仁無心施化以萬物爲芻狗任其自然聖人不仁法天無爲以百姓爲

芻狗順帝之則

正陽帝君注曰不仁非謂天地聖人之不仁也言天地無心成化萬物皆沐其仁而天地究未嘗有心仁之芻狗祭物束草以作犧牲祀則奉之過則棄之言無所繫戀也天地之仁萬物亦若是焉而已矣聖人之於百姓也亦然

天地之間塞乎兩間優優品類其猶橐籥乎空洞虛中太和充溢虛而不屈中通外直動而愈出應變無窮

又曰橐籥不動則寂有感皆通天地之化如之蓋惟虛其中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

多言數窮希言養氣不如守中允執厥中

又曰多言者卽煩稱博引之謂與其多言而不適於道何如守中之爲貴乎中卽允執厥中之中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皆根是以御世太上之言乃範圍曲成不過不遺之道而後世乃以老氏別之不亦謬哉

成象章第六

谷神不死虛靈不昧是謂玄牝一陰一陽

正陽帝君注曰谷空其中可謂虛矣而猶有形之可見不得謂之神也惟道旣麗於虛而形迹胥泯此所以謂之神其曰不死者死者生之返物反而歸則曰死若道未見有生則亦安見有死故曰谷神不死牝以生物得名曰玄牝者生物而不見其生之之迹是牝而實玄矣

玄牝之門念頭起處是謂天地根呼接天根吸接地基

又曰玄雖麗於無而實陽神之所宅也牝似麗於有而卽陰神之所主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然則玄牝之門非卽天地之所托始乎且陰陽無形無象而靜闔動闢正無非陰陽也門可闔闢故以是況之

綿綿若存川流不息用之不勤虛間無用

又曰綿綿者微而不絕之謂玄牝雖至微妙而端緒恰自絡繹不絕曰若存者不見其存而實有存者在勤謂窮此其所以用之而無終窮也

韜光章第七

天長地久萬古長春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陰陽變通以其不自生本無生滅故能長生不遷不變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自強不息外其身而身存成物成己非以其無私耶天地同根故能成其私萬物同體

正陽帝君注曰混沌鑿而兩儀奠何代不有天地何時不有天地亦何人何物不共戴此天地長莫長於此久莫久於此所以謂之天長地久而要之天地之所以能長久者以其生物而無生之之心不自生不自以爲生也故能長生萬物聖人本是以法天地不自有其身而後之不自愛其身而外之凡所先者皆人之事所自內者皆人之圖乃被其澤者無弗

歸之是不先身而身自先矣外其身而身存矣要其所以致此者非以其無自私也耶夫惟無私故能成其私其私卽家齊國治天下平之謂王者以此爲私非無自私安克以成其私哉

易性章第八

上善若水性猶水也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隨方逐圓不爲物忤處眾人之所惡以柔處卑居之靜壽故幾於道動微吉先其庶幾乎

正陽帝君注曰道生德德生善善自德生故曰上善其曰若水者天一生水德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爲水也斯二者皆從無以趨於有是之取譬水利萬物而不與萬物爭功處眾人

之所惡者惡訓忽言衆被其澤而忽而不知其澤此水之所以幾於道也而聖人之上善如之

居善地（利物無澤）心善淵（容物有養）與善仁（生物不盈）言善信（應物勿爽）政善治（化物清平）事善能（成物曲直）動善時（順物節度）

又曰居善地者言水自高趨下必有歸宿是也非善地而何心善淵者其源不窮其流不竭也非善淵而何與善仁者恩波廣沛放之皆準是也非善仁而何言善信者導則流塞則止也非善信而何政善治者優渥田疇滋潤枯槁是也非善政而何事善能者可大可小可短可長是也非善能而何動善時者冬則堅凝春則泮釋是也非善時而何而上善與之同焉此節俱是雙關語雖祗言水而言上善在其中

夫惟不爭（卑以自牧）故無尤（有善無咎）

又曰此二語亦承上就水言水言水之所以備諸善者以其利萬物而不爭故也夫惟不爭故人皆不得而尤之矣不知上善者曷弗取鑒於水哉

運夷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天道虧盈而益謙）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地道變盈而流謙）

正陽帝君注曰大道惡盈當其盈而用力持之持之是也而不免於持之迹矣何如不盈之爲貴乎故曰不如其已大道戒銳當其銳而揣之揣之是也而不免於揣之心矣揣是强

制之法踰時又將復然故曰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鬼神害盈而福謙）富貴而驕自貽其咎（人道惡盈而好謙）

功成名遂身退（君子有終）天之道（天地合德）

又曰金玉從富貴來世之享富貴擁金玉者何以不克終而守乎以其驕也驕緣於貪貪斯戀戀而不能去故凡抱遠識者於功成名遂之後則亟思退恐盈滿之爲害也則此箇退字是乃天之不盈之道漢留侯深知此道故終身不殆若越之文種吳之子胥其不知退者矣

能爲章第十

載營魄（神凝志道不爲物遷）抱一能無離（二物混成如母攜嬰）

正陽帝君注曰魂魄人之所各麗於身者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變者神也營訓止魂屬陽精而神焉魄屬陰雜而止焉是之謂營魄載者以魂載魄也魄載魂則魄爲政而嗜慾攻取將漓其性若魂載魄則魂爲政而虛靈不昧日見其天抱一者抱此不二不雜之眞能無離言神與一不可以須臾離也

專氣致柔能嬰兒（眞息悠悠如保赤子）

又曰氣卽形氣之氣而利害美惡分焉用之當則美而利失所當則惡而害與其逞之失所不如斂之使靜靜卽所謂專也且氣易隣於剛剛者必折齒剛是以易傲也故旣專而又

致柔能嬰兒者赤子純一無僞安於不識不知之天聖人之安於無事則亦如之故曰能嬰兒卽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之謂也而生神章有云煕頤養嬰童者亦猶此意

滌除玄覽能無疵 不見不聞 鑑明塵淨

又曰滌除者掃除雜穢也聖人以無事爲福故於雜穢一切掃除而玄覽其高遠日躋上達則亦何非義之有故曰無疵

愛民治國能無爲 不動不變 時清道泰

又曰民自具愛之之道國自有治之之道聖人如其道以愛民亦如其道以治國所謂因物付物是也而何待於爲故曰能無爲

天門開闔能無雌 出有入無 一而不二

又曰天門者卽道之門也道之開闔動靜自然範圍不過曲成不遺聖人亦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時已耳故曰能無雌雌者守一之謂卽君子而時中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 月皎冰融 黜聰屏智

又曰齊治均平明白四達是所謂知也然見以爲知則有知之心矣有知之心則與本然之知判而爲二且如鏡照物者也物來斯照而鏡初無照物之心故明白四達雖知而究未有知也故曰能無知

生之畜之 斡旋四德 長養羣情 生而不有 道生萬物 無所取有 爲而不恃 忘其所以 默默昏昏

長而不宰泰然無我一任天理是謂玄德行修德備脫體全眞

又曰聖人體道於無所以生萬物畜萬物雖生而不自以爲有雖爲而不自恃雖長民而不自以爲宰是謂無聲無臭之道惟精惟一之道也非玄而何故曰玄德

無用章第十一

三十幅共一轂象月之數轂法歸心當其無有車之用轂虛其中所以運行埏埴以爲器陰陽往來而成造化當其無有器之用竭智盡物聖無全能鑿戶牖以爲室萬象森羅同乎一天當其無有室之用誰不由戶莫非斯道故有之以爲利得此父母之身爲用無之以爲用存我厥初無內無外

西華帝君注曰太上教人總本箇無字立論是經八十一篇惟此章揭明其旨太上無量度人經濟皆在於此車有轂則必有輻轂一而已而輻則若是之多似寡不可以勝衆乃轂則無爲而輻則自爲旋轉是惟轂無爲而後有車之用也推之於器於室何獨不然用器者自煩而器之質固無爲也謀室者恒擾而室之象亦無爲也惟無斯有器之用室之用然則天下之凡有者不皆生於無乎故沒箇有則不足以見無之大而沒箇無又妄克以入有之細所以末二語曰有之以爲利言有之固爲利矣而實無之以爲用言不得這箇無難以致用也無之時義大矣哉

檢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志之所之其機在目）五音令人耳聾（和氣去心貪外喪內）五味令人口爽（嗜於道味忘其自然）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猿馬不定無所歸宿）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志爲物轉貴乎守一）是以聖人爲腹（收視返聽樂在其中）不爲目（眼被色眩妄視泄精）故去彼取此（見性明心聞聲悟道）

西華帝君注曰目官司視耳官司聽口官司味儒家所謂氣質之性也聖人與人均共之第聖人任理而不放性衆人任欲以賊其性遂致眈夫五色五音五味而目於以盲矣耳於以聾矣口於以爽矣性固如是哉爽訓苦不特此也彼馳騁田獵以及難得之貨聖人亦未嘗不欲而當其際總以鏡花水月付之不致如庸衆之發狂而妨行也所以古之達人爲

腹不爲目蓋最貪者目也然極意於貪而竟無處盛受若腹則多寡皆能受矣而究未有意於貪聖人深味此義故去彼取此彼此即指腹目而言是緊接文法

厭恥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福兮禍伏知足不辱）貴大患若身（愛能勿勞知止不殆）

西華帝君注曰此二語乃一篇之冒寵辱本是兩事身與患亦是兩端而開端輒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囫圇發此眞堪令人神聳

何謂寵辱若驚（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寵爲下（有辱何辱居寵不寵）得之若驚（富貴浮雲於我何有）失之若驚（患失防危可無大過）是謂寵辱若驚（坦蕩襟期無榮無辱）

又曰此節正解首句世人得寵而榮僉以寵爲上而不知寵實爲下矣所以然者寵乃辱之返亦卽辱之因從來受大辱者未有不自大寵來如是而寵不爲下乎故得之則恐辱連累以致失之亦恐辱有未離其値此心驚宜也然玩二若字亦虛狀之耳非眞驚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安危累心得喪累性吾所以有大患者迷卻本來勞形自苦爲吾有身穢質不堪衆生被瞞及吾無身幻緣放下依然澄澈吾有何患天眞自然毋固毋我

又曰凡人莫不私有其身卽莫不自謀其身而謀身之餘患不旋踵而至總因有此身適以患此身與其有身而患及身何如無身之爲愈也吾苟無身夫復何患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心猶人君身同天下則可寄於天下百年過客萬物逆旅愛以身爲天下者明德親民修身爲本乃可以託於天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又曰貴以身爲天下者非自貴其身乃以身爲天下之爲貴耳愛以身爲天下者自非愛其身乃以身爲天下之爲愛耳如此而尚不可以付神器哉故曰可以寄於天下托於天下

贊玄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大象無形戒愼內睹聽之不聞名曰希大音希聲恐懼反聽搏之不得名曰微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三者不可致詰受之以靜神會意領故混而爲一回風混合一以貫之

西華帝君注曰希夷二字人多罕解故太上眞揭其旨曰曷

爲夷視之不見是也昜爲希聽之不聞是也而微則人猶有能解者雖能解之鮮克象之故又以搏之不得示焉而要之夷即希希即微皆所謂玄也名雖異而義則同此所以混而爲一乎中庸之不睹不聞大雅之無聲無臭悉本於此

其上不皦（性靈無體）其下不昧（神化無方）

又曰皦明也與昧相對世人多明於顯而昧於微猶明於上而昧於下聖人本玄以立極不著於顯而立於微故曰其上則不皦而其下偏能不昧

繩繩兮不可名（絜矩之道民無能名）復歸於無物（復見天心存誠格物）

又曰繩繩言相續而不絕也雖不絕而欲以名之究莫得而

名之則亦終歸於無物而已非玄而何

是謂無狀之狀（不見中親見）無象之象（親見中不見）是謂恍惚（渾渾淪淪杳冥若存）

又曰既曰無狀又曰之狀是又有狀矣而究竟何狀乎既曰無象又曰之象是又有象矣而究竟何象乎若亡若存殆恍惚不可爲象象矣其顏子瞻前在後之景象也耶

迎之不見其首（瞻之在前）隨之不見其後（忽然在後）

又曰眞玄恍惚若此所以當其前而迎之無首之可尋也自其後而踵之無迹之可見也斯不亦幽深微妙也哉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能知古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謂道紀（識得虛皇爲綱爲紀）

又曰古今二字勿泥物趨於有則爲今道立於無則爲古執古以御今猶云本無以御有非大道之綱紀而何

顯德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遯世不見聖者能之）微妙玄通（知微之顯玄妙允中）深不可識（深藏若虛不可得聞）

西華帝君注曰微妙二語乃相連而及惟微斯妙妙斯玄玄斯通通斯深矣而尚可測乎古之善爲士者本領以此

夫唯不可識（惟精惟一）故強爲之容（能近取譬）豫兮若冬涉川（骨散寒瓊）

又曰夫古之士旣深不可測矣而終於不可測天下後世又曷以知有善士哉故不得已而強爲之容猶云強爲之表著

也然雖表著而實則斂而不放所謂豫者戒而後動之謂言不得已而動其動之逡巡畏縮則有若當冬而涉川是卽履薄臨深之義

猶兮若畏四鄰（必愼其獨嚴乎指視）

又曰吐而仍茹曰猶有動則有言於不得已而言而囁嚅不敢輕出諸口若畏四鄰之或知也

儼兮其若容（毋不敬儼若思）渙兮若冰之將釋（太和充溢神悟心開）敦兮其若樸（羣居閉口不違如愚）曠兮其若谷（庶乎屢空億則屢中）渾兮其若濁（心與道冥和而不同）

又曰儼端肅也渙解悟也敦誠篤曠淸虛也渾渾淪也善士之言動謹飭如此故其致躬端肅儼若容如見大賓也聲入

心通解悟若冰之釋也機械變詐之全消敦厚而誠樸也虛中以應曠然若谷之有神也至渾兮若濁則亦和光同塵之意必曰眾皆濁而我獨清則是矯激之徒大道不尚乎此

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清者濁之源)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靜者動之基)

又曰嗜慾之流日趨於動而不復知有靜枯槁之眾泥煞此境而不復知有動夫孰能止其濁而從事於靜以徐復本然之清明乎亦孰能久於安而從事於動以徐得養生之道乎是蓋不著動靜一邊而有無相生之義益明矣

保此道者不欲盈(虛者實之本)夫惟不盈(沖虛無盡)故能敝不新成(潛雖伏矣本)

又曰天道虧盈鬼神害盈人道惡盈欹器之所以不容盈也

故保此道者不欲盈夫不盈必至於敝矣而凡物之成者無有不敝之時況道欲其敝不尚乎新此所以甯敝而不取新成也即此可悟退步之法

歸根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虛以待之無爲之先)

西華帝君注曰虛無者道之體清靜者道之根世人只從實處著脚遂爾動作紛紜不已所以生出無限煩惱故要虛要靜然存一虛之心雖虛猶未虛也存一靜之見雖靜猶未靜也必致虛到極守靜到篤方謂之虛方成箇靜而實與動胥範圍於其中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又曰作興起也由虛而實由靜而動則萬物作焉大道所不辭也然極意於作將性根日漓鮮所歸宿是必由動返靜從實返空斯爲還原歸本故曰以觀其復

夫物芸芸身外無爲各復歸其根姤觀月窟復見天根歸根曰靜止於至善無欲爲要

又曰芸芸衆也此承上而深言之芸芸卽衆作之謂知其當復則當各歸其根矣譬如花卉之榮皆生於根及其搖落仍復歸於根耳歸根則斂尚不謂之靜乎

靜曰復命返本還元復命曰常不凋不殘松栢青青知常曰明古今洞達湛然常寂不知常知者易悟昧者難行妄作凶心生法亂氣散神離

又曰人有性則必有命而此命卽道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此命字不得輕看混看常存也惟復命而後可以湛然常存人患不知有常耳誠能知常則俯察仰觀窮幽極渺無弗洞澈不謂之明不可得也反是者昧於此常久之道而一意於動專力於實勢必多所妄作而不免於凶矣

知常容大無不包容乃公細無不入公乃王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凋王乃天能正德合神明天乃道一氣之始萬象之宗道乃久合眞與道何有終窮沒身不殆雖天地覆墜吾不與之移

又曰古之達人惟知常斯能渾蓋包涵一切渣滓盡歸消納乃有容矣有容則物我彼此不分畦畛而公大公無我帝王之度尚不謂之王乎天天之王也王王之天也道極於王正

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之謂非天而何而要其所以爲天者非他道也一切萬物均不能常惟道則久存而不敝是亦不息則久之謂聖人知此所以常奉此道沒身而不怠也殆與怠同

湻風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無上至道萬物皆備其次親之譽之因不失親亦可宗也其次畏之懷刑思義其次侮之民免無恥

西華帝君注曰太上卽最上之謂言御世者以道治天下民聲色神教化潛移默運而其下於變時雍順帝之則則亦但知有之而已其次則由道而運爲德於是乎有禮樂制度雖亦善政善教其不逮最上者遠矣故被其澤者亦祇親之譽之而已降是而並無其德焉恃夫政文網在前能無畏乎道路以目能無侮乎

故信不足不知有此理只爲太分明焉有不信自古有死無信不立

又曰夫民至畏而且侮其不信治也明矣而要其所以不信者上不知道則無以取信於民若上誠信矣民斯從而信之故曰此上信之不足耳下焉有不信者乎

猶兮其貴言默而識之言寡其尤功成事遂巍乎成功樂奏太平百姓皆謂我自然無爲而治帝力何有

又曰離道者治如彼體道者治如此則亦可以見言爲天下

後世法矣而猶訥訥不敢輕出諸口斯不亦貫此言也哉夫亦曰道本無形不尙迹象我運此道於無爲之中迨功成事遂使百姓皆謂我自然何快如之

俗薄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太樸既散仁義乃行）智慧出有大僞（智慧聰明根塵業識）

西華帝君注曰仁義道之所分出也曷以言乎道廢而有仁義蓋道是箇渾淪的物事原無所爲仁義之名能以道御物終古只有一道那有箇甚麽仁義惟不能體此道而道廢於是乎從道之所分出者致力而天下始有仁義之名矣智慧本是美德曷以出而有僞蓋上古之人如無懷葛天渾渾噩

噩不雕不琢用不著智慧則亦無所爲奸囘自後世智慧一生而善用之則成美不善用之則爲僞機械變詐皆從用智慧來

六親不和有孝慈（六欲牽纏順性愛命）國家昏亂有忠臣（身心紊亂誠意規中）

又曰唐虞一帝均號聖人而千秋萬世獨推舜爲大孝豈放勳獨不孝乎曰無瞽瞍也舜有瞽瞍孝斯以見商周摯旦均推良相而推忠者獨及逢比豈伊周之不忠乎曰無桀紂也逢比有桀紂而忠以名更推之詩小弁知孝子板蕩識忠臣斯義可昭雪矣

還淳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忘神養虛民利百倍親賢樂利

西華帝君注曰聖與智治民者專恃乎此而易爲絶之棄之曰聖智皆不免於有爲有爲則粉飾太平之事滋而民多擾擾斯亂亂斯害矣夫何以利故必絶聖棄智而一以道運使民潛移默化而不自知利何如也故曰百倍

絶仁棄義忘氣養神民復孝慈安時處順

又曰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卽未有義而虐其子仁義乃德之分見易爲棄絶曰仁義雖是美德而三代下竊仁義之名離仁義之實者正復不少竊其名而離其實則父子之間有僞心焉僞則人倫泯矣故必絶棄仁義而一以道處之則孝慈多矣

絶巧棄利忘形養氣盜賊無有方寸太平

又曰巧以利用利以益民亦易爲乎棄絶曰巧利興則爭欲得苟或弗獲勢必相率而盜民有盜心國不可爲矣故亦棄絶之方使民不致爲盜也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使其使然䟕若自若故令有所屬應無所著見素抱樸清明在躬少私寡欲忘氣如神

又曰三者承上三項而言言此三者皆具文也具文烏足以治天下乎故令有所屬亦惟屬之於道已耳而道何在乎曰見素曰抱樸以及少私寡欲焉素乃白質未施章采樸乃

璞玉未經雕琢皆所謂一也虛也卽所謂道也

異俗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無爲何慮）

西華帝君注曰聖人未嘗廢學而所學者惟道窮理盡性至命是皆聖人之學也後世之學不然涉獵詩書求工詞賦如陸機楊雄等輩號稱博學而因學轉滋憂虞是皆知學而不知所以學也與其學之弗臧何如弗學故曰絶學無憂

唯之與阿（一氣聚散）相去幾何（所過者化）善之與惡（一念動靜）相去何若（所存者神）

又曰唯謹諾也阿慢應也同出於聲而敬怠以判此善惡之小者也若云善惡則邪正分途奚然必過爲區別所謂休休

有容者安在古人直以唯與阿善與惡相去不甚遠而一味渾而忘之不使留形迹也

人之所畏（生死大事）不可不畏（畏天知命）

又曰至人待物恆寬律己極密故夫人之所畏如畏天命畏大人畏聖言則亦從而畏之不敢高自位置也

荒兮其未央哉（沉滯聲色流浪生死）

又曰荒大也言立體如此豈不大哉其未有央乎

衆人熙熙（逐物情蕩）如享太牢（於道無味）如登春臺（縱慾無厭）我獨泊兮其未兆（虛靜待之）如嬰兒之未孩（但看嬰兒處胎時）

又曰衆人狃於所欲一得之便熙熙然如享太牢焉如登春

臺焉而我獨淡泊爲懷全無欲之念萌於中兆卽萌也是其湛然無欲一如嬰兒之在襁褓倘未及於孩也夫孩童已純一無僞而嬰兒更無僞矣故以是況之

乘乘兮若無所歸（豈解有心瀝管之計）

又曰乘乘者卽落落之謂言此心廓落不羈無離無著一若鮮所歸宿然

衆人皆有餘（不知戢斂）獨我若遺（惟恐失之）我愚人之心也哉（離種種邊名爲妙道）沌沌兮（昏昏默默）

又曰此以知言言衆逞其知識似若有餘而我獨泯然其若遺也我豈眞愚人之心也哉蓋不過沌沌渾淪而已不以才

智聰明見也

俗人昭昭（的然日亡）我獨若昏（闇然日章）俗人察察（用心分別）我獨悶悶（何須彼此）

又曰惟其然故衆人羣恃其昭昭而我獨若昏衆人皆稱其察察而我獨悶悶

忽兮其若海（不滯方隅）漂兮若無所止（離諸邊徼）衆人皆有以（衆貴有爲以用）我獨頑且鄙（我貴無用之用）我獨異於人（道不遠人人遠道乎）而貴食母（養須藉母復歸命根）

又曰言我雖昏昏悶悶而性地光明正大忽兮有若海之能容漂兮其罔所窺測也衆人二句對上以能言言衆人恃其才力皆若有所建立而我獨常處於頑鄙也道者衆之母蓋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而總歸本於道非母而何此我所以

異於人而獨貴母也曰食者嬰兒無他注向只知食母之食達人之歸根於道母亦若是焉

虛心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大包六合)惟道是從(細入微塵)

玉華帝君注曰孔大也道無形象未見有容自運而爲德遂爾容納萬物人第知德之有容容而且大而不知皆歸本於道也故曰惟道是從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亘古無物了無人識)惚兮恍兮(似有如無)其中有象(若有非有)恍兮惚兮(若亡若存)其中有物(若無非無)窈兮冥兮(心與道合)其中有精(陰陽交會)

又曰德容既根於道而道何在乎恍兮惚兮而已夫恍惚不幾無象而少物乎而要之雖惚兮恍焉象固藏於其中無象而有象也雖恍兮惚焉物固寓於其中無物而有物也自無象無物之先推之成象成物之始不見恍惚而又見窈冥矣窈冥不猶是難窺測乎而其中之眞精雖不可窺測夫固已信之穩矣

其精甚眞(純一不雜)其中有信(眞實不虛)

又曰夫惟其精甚眞則其中之包羅涵養莫載莫破益以信大道之不我欺也

自古及今(萬劫無終)(常存無始)其名不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以閱衆甫(萬物始生皆禀於道)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從道受氣)以此(視聽言動非道不然)

又曰不去猶云不朽古今皆有去時一世古則一世去世閱
世而成古今所以古今皆有去時而道獨常存不去甫美也
道惟常留斯以閱衆美而範圍之不過曲成之不遺也夫衆
甫紛紛遍天地吾何以知衆甫之所以然哉以知此道而深
信之不疑耳

益謙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委曲周全枉則直大直若曲窪則盈謙下德歸弊則新晦極自明少則得易知簡能多則惑聞疑見殆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矩衆繩

玉華帝君注曰天下總是一箇理字要能體認如直與曲兩
端羣知直是而曲非也殊不知任直之過反與萬物有妨惟

曲則能通通斯和和則萬物在宥其成全者正無涯也枉者
直之反旣枉矣亦安得直而不知木工之引繩取其直也究
竟引之始直舍之則曲未見其常直也惟枉不見直而不直
中總有箇理字作骨如父子相隱雖枉正可以處州里行蠻
貊是爲不直之直其直固自多也水性就下窪下之地衆水
所歸未有不盈者也新故相乘勢也常卽於新安見有新惟
到做時由做以返新萬物成敗消長之理大類如是少則得
者卽一以貫之之謂雖少而貫通常自得也苟厭少而騖多
將荒唐滑稽之論皆得而惑之矣是一者介寂感之交主危
微之界怳惚窈冥無離無著而所謂曲全枉直六事皆從此

一中分出故聖人獨抱此以爲天下法式焉

不自見故明(莫見乎隱)不自是故彰(莫顯乎微)不自伐故有功(無伐善功自歸)不自矜故長(無施勞能不危)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我尚自忘何况非我)

又曰聖人抱一如是可謂明矣而究不自以爲明也彼目能見物不能自見自見爲目則反不明故不自以爲明明斯遠也而由是不自以爲是人必是之人是之則明彰矣不自伐其功人必以功歸之功益著矣不自矜夸其長人必卽其長而欽之長愈永矣凡此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是皆所謂不爭也夫惟不爭天下亦孰能與之爭哉漢高帝鴻門不與項爭而垓下遂無有與之爭者此類可推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性不可窮)豈虛言哉(正非虛妄)誠全而歸之(歸本復初)

又曰通章主意原在首句故末亦單結言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語哉無曲弗全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皆全也欲全萬物而有不歸之於道卽有不歸之於曲也哉卽如人之一身五臟六腑以及四肢皆曲而是身賴以常全則曲而能全更瞭如矣

虛無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希音妙聲)

玉華帝君注曰希言卽簡言之謂道重雖默以簡爲貴世人弗知此道而煩稱博引不適於中多致牽强非自然也惟聖

人希言適合自然雖淡而愈旨也

飄風不終朝（狂則不久）驟雨不終日（躁則徒爲）孰爲此者（是誰主宰）天地（兩間而已）天地尚不能久（乾坤無非幻化）而況於人乎（法禁躁妄）

又曰自辰至巳曰終朝自旦至暮曰終日言夸鬬之徒牽强求合其言不可以取信譬之飄風驟雨不過陰陽一時亢伏之氣不終朝終日而旋止也夫此爲飄風驟風雨者爲誰乃天地也天地亢伏之氣且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故從事於道者（順理合轍）道者同於道（通乎物也）德者同於德（忘乎我也）失者同於失（齊得喪也）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逍遥無累）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隨在有得）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順其自然）信不足焉（吾斯未信）有不信焉（因惑生疑）

又曰惟其然則道尚矣故從事於道者道則同於道德則同於德失則同於失同於道則樂得道矣同於德則樂得德矣卽不幸而同於失則亦道中之失耳故有所失則亦樂居此失也此卽某幸有過之意言道之可樂可貴如是而人乃疑之道根淺而信不足故也惟信不足益以不信矣

苦恩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躁進無功）跨者不行（欲速不達）自見者不明（不能晦德）自是者不彰（不能謙下）自伐者無功（不能克己）自矜者不長（不能含容）

玉華帝君注曰跂翹足也跨如跨馬之跨兩腿崩開之謂言

足利於立腿利於行此其常也腿足之能事也苟或矜其足力而加之以跂雖立危矣焉能常立更或恃其腿力而加之以跨雖行艱矣焉能遠行此亦猶夫視而明者一自見則反不明學而彰者一自是則反不彰擁有功者一自伐則反不見功澤可長者一自矜則反不能長矣驕盈之害大類如是其於道也餘食贅行(仁見為仁智見為智)物或惡之(念起是病不續是藥)故有道者不處也(不怕念起惟恐覺遲)

又曰由是以觀道尚平易不貴隱怪總以適中為主所謂君子中庸也譬如飲食適可則作息自如多食是為有餘而反傷脾胃矣更如行走以輕便為快設使多帶重贅之物則身

體不便而轉艱於攸往物或惡之者言此二事皆眾人之所惡有道之士則亦焉能取是哉

象元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混沌開先)先天地生(萬化生乎身)

玉華帝君注曰此物字指道而言混渾也先天地生言先天地而有而天地即生於其中也是即道生天地之謂

寂兮寥兮(湛然常寂)獨立而不改(超然常存)周行而不殆(運化無窮)可以為天下母(養育羣生)

又曰凡物有聲道無聲也常寂然焉凡物有形道無形也常寥然焉惟其寂寥故能獨立無所依附而未有天地之先及

既有天地之後彌綸布濩莫之變改周流於前古後今奉行者第見其善不見其殆此道所以爲天下之母也乎

吾不知其名（不可形容）字之曰道（因物立名）强爲之名曰大道（無邊）大曰逝（無著）逝曰遠（無盡）遠曰反（收拾歸來）

又曰渾沌太無道何所名乎吾不知其名也而第見萬物皆由之弗越則亦字之曰道而已又見天地皆生於其中萬物總無以加之大何如也則不得不强爲名之曰大道矣道既大則未有不逝者逝者如斯亦同此意積新成故由故返新往者有來來者又往皆所謂逝也道既逝矣而有不遠乎遠曰反者言道雖大而逝雖逝而遠苟能反而求之吾心則道

卽在是何大且遠之有

故道大（太虛無象）天大（同乎無始）地大（同乎無終）王亦大（參天兩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上無復色下無復淵靈地獨存玄之又玄）人法地（牧養品類效坤德也）地法天（容載萬物承天施也）天法道（生成宇宙助道化也）道法自然（清靜虛無因自然也）

又曰庸流昧於道本只知世上有三大曰天也地也王也而不知域中有四大焉苟由本以推之末由流而溯其原則王人雖大且必取法乎地地與雖大且必取法乎天天可謂大無外矣而亦必取法乎道道雖大無外矣而作爲者非道自然者乃道也故道亦必法乎自然自然之道無形無聲無朕無爲不可以名者也名之曰道曰大猶是强而已矣

重德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心爲萬物之宗靜爲躁君道爲一身之體

玉華帝君注曰天下輕重之數靜躁之分夫人而知之也而輕必借麗於重躁必待鎭於靜則未之有知故直揭之曰重爲輕根言有重者鎭壓中央而以駕輕車便無顚覆之患非輕之根而何靜爲躁君言能主靜寂然不動而以應萬事始見感通之神非躁之君而何躁卽動也

是以聖人終日行日行火候不離輜重時運河車雖有榮觀無所貪著燕處超然心超物外

又曰聖人惟知此道所以終日行之而不離乎輜重以重爲輕根故也雖有榮觀言熱鬧場中雖光榮足炫而本然淸虛之體故自超然不亂以靜爲君故也

奈何萬乘之主心君而以身輕天下戀有貪生輕則失臣輕動搖精躁則失君躁妄亂神

又曰言道既尙靜尙重如是世之人主所當奉若不違奈何撫有萬乘而以身輕天下也哉故君輕則遊豫逸樂無節鮮克勵精圖治臣庶知其不足以輔則望望然去之輕之故也不知道有重也夫君輕且失臣而況臣之躁乎臣躁則急功謀利而少協恭和衷之忱君知其不可以用則鞶帶以褫之者躁之故也不知道在靜也旣以責君而兼以勵臣君臣交

勉於道嚴矣哉

巧用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以心知心)善言無瑕讁(以性覺性)善計不籌策(以神合神)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合神於無)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合無於道)

玉華帝君注曰車馬輪轅周行必留轍迹此物勢之必然者也而本道以行則不少留夫軌迹善行也繁稱博引矢口易招愆尤此興戎之所致戒也而準道以言則不予人以瑕讁焉善言也思前想後圖謀必事籌畫此人情之所必爾也而依道以討則自然中款無所用籌策也善計也推之於閉不用關鍵扃固而不可開非善閉而何充之於結無繩約而物束不克以解非善結而何是皆所謂道也卽所謂道之自然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視人猶己)故無棄人(均氣同體)常善救物(與物混成)故無棄物(隨機利物)是謂襲明(定能生慧)

又曰夫行善言善計善如是而倘不可以救人救物乎哉能救人則天下無棄人矣能救物則天下無棄物矣故曰聖人云云襲沿襲也相沿不絕之謂言庸流域於耳目物我之間恒分畦畛猶坐井觀天焉得爲明惟聖人視人猶己欲立立人且甯不立己必欲立人欲達達人亦甯不達己必欲達人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如傳燈之相續不絕其明大矣遠矣不

謂之襲明而何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見賢思齊)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而內自省)不貴其師(道無可學)不愛其資(心無可用)

又曰襲明如是是非善人也乎善人者不善之人所師以取法者也不善人者正善人所資以施教者也而究之人日遷善而弗知何人之力則亦安知有師之足貴乎道化自然及物而並非有心鼓舞振作於其中則亦安知有資之足愛乎

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雖智大迷(屏智如愚)是謂要妙(任運天然)

又曰聖人善救人物如是其智可謂大矣而體立於無爲用運於無心淡泊渾穆雖智猶如大迷是卽大智若愚之謂而道之所以爲道者要妙卽在乎此矣

反樸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凝其神)守其雌(入无穴)爲天下谿(萬脈歸元)爲天下谿(深矣妙)常德不離(造次於是顚沛於是)復歸於嬰兒(能受無用)知其白(養性)守其黑(保命)爲天下式(是法是則)爲天下式(節候)常德不忒(分毫不爽)復歸於無極(完此太虛)知其榮(心廣)守其辱(體胖)爲天下谷(空諸所有)爲天下谷(虛中)常德乃足(身外無餘)復歸於樸(太易無極)樸散而爲器(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聖人用之(知有此理)則爲官長(設教化人)

故大制不割(混沌而無剖析)

玉華帝君注曰雄雌卽先後之謂雄居先雌居後也人情莫

不爭先而恐後乃爭先者易蹶反不如後者之穩步焉聖人
非不知其雄也而甯守其雌谿卽深谿之谿言聖人守後而
不務先其德足以感孚天下天下歸之如衆流之趨深淵是
爲天下之谿矣雖爲天下谿而聖人不以衆歸自矜也猶是
抱常德不以離冲虛恬淡絕無嗜慾雖大人猶然赤子故曰
復歸於嬰兒白黑卽明暗之義白其明也黑其暗也人情莫
不尙明而恥暗乃尙明者察察多傷反不如暗者之韜晦焉
聖人非不知其白也而甯守其黑式卽法式之式言聖人守
暗而不務明其德足以爲範天下天下則之奉以爲式雖奉
爲式而聖人不敢以自伐也猶是守常德而不忒泯聲色同

寂寥不滯形象仍返本始故曰復歸於無極至於榮辱尤其
較著者也人情莫不好榮而惡辱乃至於榮者辱旋及之反
不如安辱者之自得也聖人非不知其榮也而甯守其辱謙
冲善下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如天下之空谷然夫惟如天下
之谷則無所不容無所不納常德於以足矣而究之有爲仍
無爲也樸者性始之名性始無爲故曰復歸於樸樸無也復
歸於樸是有不終有仍返於無矣道樸散而爲器是無不終
無復趨於有矣無者天地之始也有者萬物之母也譬如人
君既已建其有極又分設官長以會其極大制宰制也割割
裂也君令臣共以此宰制天下而何割裂之有哉

無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欲行此道）吾見其不得已（道本無爲）

玉華帝君注曰帝世之有天下揖讓得之非取之也四方風動黎民變之非上爲之也若將欲以力取天下而從而作爲於其間是爲失道已矣通不得已言二者皆弗得於道矣

天下神器（心之所居）不可爲也（爲有妄心即驚其神）爲者敗之（爲傷自然）執者失之（執非通變）

又曰天下大器也曰神言有神默相之是則神器之大擁此者皆當抱樸守雌不可以有爲也一侈志於爲則粉飾太平徒滋紛擾反以敗國一著意於執則拘虛膠固鮮所通變不

惟得之適以失之矣

故物或行或隨（念茲在茲）或噓或吹（思無邪）或強或羸（善用其心）或載或隳

是以聖人去甚（過猶不及）去奢（道常如此）去泰（道無不足）（精思此理）

又曰總之道尙自然故物或有翼之以行者或有步焉以隨者或呴而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而可栽者則或從而載也可傾者則或從而隳也雖應用不同要皆因物付物順其自然而已何所庸我之侈然恣肆而貪求之無厭也乎是故聖人甚則去之奢則去之而泰亦並去之也

儉武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道與心合）不以兵強天下（善勝在於不爭）其事好還（歸根復命）

玉華帝君注曰治世有道本道發爲文德武功非所尙也且兵爲凶器淫佚之事上帝惡之苟或侈志於兵自使天下肝腦塗地則出乎爾者必反乎爾若齊之湣王楚之靈王秦之始皇梁之武帝皆獲殺身之禍故曰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心兵所起）荊棘生焉（神狂心荒）大軍之後（情欲馳驅）必有凶年（氣神皆耗）

又曰此更推言兵強之害言終日用師則農業妨而田疇不治荊棘叢生不特此也殺氣過旺有傷天地之和則災祲流行運所必至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固不卜而早定也

故善者果而已（定力所到）不敢以取強（忘我而已）

又曰果決也言善爲治者絕不談兵從不好強其於四方六合總以仁義化之禮樂綏之迨綏之不得化之逆命則不得已取決於一戰阪泉涿鹿之師是果之明徵也而究不敢恃以取強自詡用兵之如神也

果而勿矜（待之以靜）果而勿伐（默而守之）果而勿驕（存之以和）果而不得已（用之以虛）果而勿強（自然虛無）

又曰人特患無是果耳誠有是果則必能不自矜張不自誇伐不自驕盈間用其果皆出於勢不得已而初不自以爲強也

物壯則老（心爲物移）是謂不道（性爲心蔽）不道早已（永失眞道）

又曰善者用果而不尙强夫何以故蓋恃强則逞壯逞壯則易折大過之上六大壯之上六其明鑑也譬如物之發露太過精華難要於久灼灼之華早發者則必先萎此物壯之未有不老者也苟或只知强壯之足憑而不知老敗之將至則是昧乎盈虛消息之道矣是之謂不道不道之念其不可不早已也夫已止也息也

偃武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以心勝物終莫能勝）物或惡之（爲物所誘）故有道者不處（不離生死而離生死）

孚佑帝君注曰戰危事也勇逸德也兵凶器也雖有佳兵實爲不祥故曰不祥之器且窮兵必妨農業多傷性命類干天地和氣凡物無不惡之是以有道者斷不以是爲得計而安以處之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主柔）用兵則貴右（主剛）兵者不祥之器（凶器逆德）非君子之器（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不得已而用之（欲求合道乃不合道）恬澹爲上（常寂）勝而不美（求欲凝神神乃不凝）而美之者（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是樂殺人（用心一處無事不辦）夫樂殺人者（絕欲）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凡百從儉）故吉事尙左（東木主生）凶事尙右（西金主殺）偏將軍居左（省心）上將軍居右（全神）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若論此事如喪考妣）殺人衆多（六賊兵息三尸自焚）以悲哀泣之（心死神存）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孤光獨照）

×88

又曰夫惟有道者不處佳兵所以君子居則尚左而用兵則尚右尚右者示不敢專制之意誠以兵爲不祥而非君子之器其間或用之者勢出於不得已也蓋其本道致治總以恬淡無欲爲上若兵之凶器則雖獲勝於人不可爲美而以此爲美者是以殺人爲樂矣如之何其可哉昔孟子語梁襄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樂殺人者宜乎難得志於天下也推而至於凡事之吉凶則吉居左而凶則居右矣是亦儀禮祥車曠車以分左右之義卽如行師將之偏者何反居左將之上者何反居右此其中有二義焉一則謙而不欲自尊大也一則退而不欲樂殺人也雖勇居上勢故甯右而毋左焉夫

居上勢而處右則不見可忻惟見可憫是視兵勢之如喪也故卽以喪禮處之如秦穆夫人披髮登臺而請晉惠非以喪禮處之而何所以殺人衆多屍橫遍野目不忍見耳不忍聞此猶得竊欣其得志乎悲哀泣之而已所以君子於戰勝不以爲吉轉以爲凶而徹樂不懸食旨弗甘多以喪禮處之者良以兵固不祥之器也夫喪非不祥者乎以不祥之喪處不祥之兵禮也

聖德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應化無方)樸雖小(至微)天下不敢臣(道爲萬化之君)侯王若能守(抱一)萬物將自賓(賓服從德)

孚佑帝君注曰首篇云可道非常道可名非常名以道不可以道名也故此章直曰道常無名然終於無名則天下又安知有道乎是有樸在不可名而猶可名者也夫所謂樸者何性也性之爲體寂焉渺焉則亦似乎小矣而天下究不得而域之所謂不敢臣也彼智者可以慧使勇者可以力使藝者可以才使皆可得而臣之若樸則有而仍無無而又有恍兮惚兮則亦奚從而臣之哉然雖不可臣而樸則卷之藏於密放之則可彌六合者也侯王若能守此樸而不改則本是以默運潛移無爲成化萬物皆自賓服矣

天地相合乾坤交感以降甘露一點落黄庭人莫之令而自均一氣和太和

又曰露者天地和氣之所積而流也潤於有形而實施於無聲人君以樸理天下成於有象而實本於無爲其與天地之降甘露不爽累黍故物被無聲之露莫之令而自榮則民沐無爲之化亦莫之令而自均也

始制有名立法制度名亦既有因器制名夫亦將知止淡然自足知止所以不殆知止而後有定

又曰始制卽所謂樸也言道本無名而強爲名之以樸則是始制有名矣夫道既有名勢必日趨於有日趨於有則已與物勢將從風而靡若水之狂瀾無所底止而極意於有全失夫無矣失無則失樸矣故曰名而無則道隱名既有矣則亦

當知止以復歸於無也誠能知止將還原反樸而何殆之有哉

譬道之在天下（心之在我）猶川谷之於江海也（在止於善）

又曰更取而譬之道在天下萬物從而歸之猶江海無意於衆流而川谷之水必從而注之也

辨德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外觀其物物無其物）自知者明（內觀其心心無其物）勝人者有力（勇敢於道而化）自勝者强（自眞積成力久）

孚佑帝君注曰智者分別之謂不知人則是非邪正將何以辨是亦已之累德則知人尚矣然人苦不自知不自知而徒知人尤累德也故知人者第謂之智而自知斯謂之明也猶之恃我勇力以取勝於人僅可謂之有力耳終不若君子尚義不尚勇力而敬勝義勝以自勝者斯謂之强焉

知足者富（安貧樂道）强行者有志（有志者事竟成）不失其所者久（觀其所以命基愈固）死而不亡者壽（妄滅照存）

又曰人情多不知足得一冀十得十冀百得百冀千得千冀萬迨强求之終不可得久併其得者而轉失之貪之爲害故也誠能知足則不求富而富矣衛公子荆可風也人類不能自强遇艱深卓絕之事便推諉不敢向前無志故也苟能勉强以行仁義則謂之有志矣所者何性也即樸也吾心之所

以爲心也離而去之無以爲心卽無以爲性亦卽無以爲生夫安能久惟常抱此渾樸之物葆而不失其所則雖形體或壞而精英自足千古不亦歷久而弗衰乎夫體道能歷夫久則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可以無死卽或死之而腐壞者軀殼吾之精氣神終未之亡也譬如蟬之脫殼蛇之脫蛻其若死者殼與蛻也而蟬之爲蟬蛇之爲蛇究未嘗亡也夫既云死矣而仍不亡脫殼尸解者流也不生亦不滅是也非壽而何

任成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充滿八極）其可左右（取之逢源）

孚佑帝君注曰汎水中之高地也道立於高又極於清濁

環繞有似於江之汎故以是況之惟道居高而下視則以一本散爲萬物而左宜右有無非道所充滿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大道無生不免於生）功成不名有（實無所得）

又曰道可左右如是其爲萬物之母可知既爲物母則物皆恃之以生母能生物則母亦任之而何辭第道尙虛無如是生焉弗辭勢將日趨於有而不可道者可道矣不可名者可名矣道固如是乎而不知功雖成不名有也生者自生道猶是恍惚寂寥而已彼滯於無者類辭物而不生滯於有者類生物而居功皆不可以爲道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道能育物忘其所自）故常無欲（常守眞空）可名於小（語小含宏）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人能虛心道自歸之可名於大何所不容是以聖人終不為大粟中藏世界故能成其大誠不可量

又曰道惟不辭不有故於萬物雖愛養之而不自為主其不自主者以湛然無欲故也惟常無欲是自居於小矣道雖不自以為主而萬物或知而歸之雖大未云大也惟萬物受其陶鑄而不知誰氏之力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是日遷善而究不知有主皡皡熙熙大何如也雖不名大而大之名必歸之究之聖人終不敢自以為大也惟不自以為大而大實有所難揜而無容辭者故曰能成其大

仁德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允執常靜天地悉歸

孚佑帝君注曰象道也大象即大道也道本無象而象以名之是為無象之象故曰大象執之者奉持不失言奉道以往行之天下可也

往而不害道無鬼神獨往獨來安平泰心安性平性平神泰

又曰夫往者利害之交也只求利往而有妨於物非往之善者也惟奉道以往而於物各無所害萬物得所可謂安矣萬物洽情可謂平矣四方風動可謂泰矣非執大象以往而能如是乎

樂與餌從心不踰矩過客止邪念自絕道之出口淡而有味淡乎其無味無味之味

視之不足見（道無形）聽之不足聞（道無聲）用之不可既（道無盡）

又曰道之入人淪肌浹髓非徒悅其耳目口體已也苟第悅其耳目口體則猶之樂與餌矣彼作樂以娛耳目作餌以頤口體客過之悅其聲色臭味未有不從而止車者迨樂闋而餌盡則又終已不顧矣若道之出口則淡焉其無味不若有味之餌也視之則不見聽之則不聞不若有聲有色之樂也而推而用之擴而往之則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窮者道之大何如乎欲不名之以大象得乎

微明章第三十六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一闔一闢）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一動一靜）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若存若亡）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舍用得宜）是謂微明（幾微先兆）

孚佑帝君注曰噏合也張開也將欲噏則先張之必張而始能噏也以此推焉將欲弱其兵必先驕其心如晉文退舍以驕子玉是也強驕也且將欲廢其事必先示以興將欲奪其地必先與以賄如晉獻賂虞以取虞地是也以上四者有似管仲孫武之謀會大道而顧若是第仲武任術君子任理任術則流於詭譎任理不失其光大此所謂哲人知幾知幾其神之謂是語微明者明之深而微也八之字俱指物言

柔勝剛弱勝強（柔弱常和　用剛必敗）

又曰齒剛易折舌柔長存聖人之所以欲噏先張欲弱先強

欲廢先興欲奪先與者以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故也

魚不可脫於淵(心不離乎道)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可與立不可與權)

又曰魚以水爲宮亦依水爲勢當其浮沉於淵鼓鬣揚鬐雖强有力者莫之能勝魚固居剛矣迨脫淵而陸則失其所恃而生殺一聽乎人不又剛卽於柔乎是故聖人無時無處不出於柔而天下之剛者卒莫能勝此大明之終始而國之利器也國之利器惟有道者自喻之而不可出而喻諸人也

爲政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無爲爲道妙)而無不爲(有作是根基)

孚佑帝君注曰無爲者道也然終於無爲則宇內亦安知有道故無爲者其體而有爲者其用究竟爲之而仍無所爲故謂之常無爲也卽謂之無不爲也可

侯王若能守(心主於道)萬物將自化(萬化自然)化而欲作(一念欲起)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要知眞一處當使六用廢)

又曰是無爲者可卷可放若現若隱或卽或離非色非聲冲漠無朕極矣然爲侯王者若能守此無爲則德運於無形功積於弗知萬物將資焉而自化矣第物化而我不與之俱化斯不失無爲之體每見世主因物振興遂亦從風而靡狃於已然冀其未然忘其本然流弊鮮所底止惟當其化而欲作之時終以無名之樸鎭之庶乎有以爲者仍是無以爲也是

之謂無爲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我好靜而民自正）不欲以靜（知者不敢爲）天下將自正（爲無爲則無不治）

又曰夫無名之樸能鎮有爲之化樸其不可欲也耶然存一欲樸之心則仍趨於有矣故樸雖美而初不以爲美而欲之要其所謂不欲者無他直是主靜而已靜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終虛無而自然也靜以無爲而凡有皆從此生天下亦安有不定者哉

論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德大無上不曰有德）是以有德（和氣流行德合天地）下德不失德（有所窒礙）是以無德（與道相違）

孚佑帝君注曰上德即無爲之德也無爲之德雖有以化化生生而究未有心於化之生之是不自以爲德矣惟不自以爲德而化生於其德者無弗歸之是不德而有德矣若從事於有爲而兢兢抱德以執之雖亦利及於物而德滯於有非德之所以爲德也則謂之無德也可

上德無爲（法道安靜）而無以爲（無所事於心）下德爲之（逐妄）而有以爲（迷真）

又曰上德固無爲矣然或無爲而有所以尚不得謂之無爲也惟無爲而並無所以則混虛太空胥冥而不可窮至於下德已不免於爲矣乃爲之而且有所以是其爲者乃其所以

者也其所以者即其所爲者也相提並論何啻霄壤欲不名
以上下得乎
上仁爲之施仁及物而無以爲本無作爲上義爲之以物爲心而有以爲流而忘返
又曰德既分上下矣豈仁與義獨無有上下乎曰仁義則下
德矣此而更下不可言也第仁義既同於爲而上仁何以爲
而無爲上義即何以爲而有爲耶曰仁主宅內義主發外宅
內則慈祥愷惻運於一心可以爲之而不見此仁之所以能
無爲也若發外則因物調劑稱物平施利在於爲固難泯張
弛之迹也此爲之而所以有爲也乎
上禮爲之以禮齊物而莫之應終不能齊則攘臂而仍之自昧其天
又曰由仁義而推之禮禮更不逮仁義矣故仁義有爲禮尤
有爲爲之所以冀物之應也迨爲之而不應則更設刑罰以
約束之是强之也强其可以爲訓哉仍即訓强
故失道而後德不能神其神失德而後仁不能性其性失仁而後義不能心其心失義而後禮已失其眞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已非自然
又曰由此觀之德者道之次也仁者德之次也義次於仁而
禮更次於義故失道而後尚德失德而後居仁失仁而後由
義失義而後制禮後其道德仁義無庸議也惟是禮則雖與
仁義齊名而溯道之源攷德之始探樸之賦固無所爲禮也
自失德失仁義而忠與信皆無復存於是乎制爲禮法以約

東萬物而順之則治稍或强之則離德離心縱使粉飾其文而虛詐日生國不可以爲國矣故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求奇不實愚之倡始

又曰大道本虛虛則空空則靈靈則神聖人玄覽萬物如鏡之澄澈物來畢照無所用識以識之也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間或億逆微中獨於幾先則是謂之前識夫前識不亦分道之華乎而道尙樸不尙華也其自矜爲華者予智自雄者也恃其識而不識者正多罟擭陷阱愚我者正難逃睹故雖曰道之華而實愚之所自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還淳返樸處其實不居其華韜光檢欲故

去彼取此捨妄從眞

又曰道厚於德德厚於仁仁厚於義而禮爲最薄此厚薄之大較也而道則樸實自明前識則雖華仍暗何去何從大丈夫其必有以處此矣故曰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去彼取此所端有道矣

法本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得一萬事畢天得一以淸晃朗太玄地得一以寧河海靜默神得一以靈混然成眞谷得一以盈絪縕有餘萬物得一以生自然發育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泰然安國

孚佑帝君注曰道不可名一則道之名也而亦卽道之體是

一者天地之樞鬼神之宗萬物之祖帝王之本人第見天之清而不知其得清者有此一也第見地之甯而不知其得甯者有此一也至於神則稱靈谷則能盈推而及於萬物之生總皆稟這箇一而各擅其所有就是世之侯王亦必得此一而始可正帥乎天下也貞訓正

其致之一也至誠天無以清將恐裂移星易宿地無以甯將恐發龍蛇起陸神無以靈將恐歇陰陽失候谷無以盈將恐竭閉塞不通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和氣耗散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國家危殆

又曰是一也得之則天地神谷萬物侯王無弗位無弗育卽無弗治反是而無此一則推而致之害有不可勝言者天無

此一而不將裂乎地無此一而不將發乎發卽發洩太盡也神無此一而不將歇乎谷與萬物無此一而不將竭與滅乎更使侯王無此一而享貴高之位天下不將由此蹶乎蹶卽詩方蹶之蹶顚覆也天地豈易裂發而為此云云者甚言一之為貴耳

故貴以賤為本神者性之基高以下為基性者心之本

又曰賤與下俱指道之一言道非賤也亦非下也而恍惚杳冥無形無聲不見可貴不見可崇則名之曰賤也可名之曰下也可而居貴與高者實不能舍之而他歧違之而或越也故貴則以賤為本高則以下為基

是以侯王心也自稱孤寡不穀無所用其用此其以賤爲本耶惟道爲身非乎豈不然哉

又曰夫以無能名之道而謬名以賤漫名以下不亦輕視此道乎而不知非也侯王之尊猶道之大也而其自稱則以孤寡不穀自謂然則非有味於此而以賤爲本耶抑非也耶

故致數車無車混合不欲琭琭如玉不有其有落落如石冥然自全

又曰故就其一而推致之無以生有也有而終無也猶之數車者若輪若蓋若軫與轉則歷歷若可數之而旣附之於車則第見爲車而已不見所爲他也故數車而仍無車卽車之一端思之可知道不著意想不落形迹不滯於貴也亦不淪於賤也正非如玉之琭琭止貴而不能賤也石之落落止賤而不能貴也道之一何無方而無體哉

去用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神一出便收來弱者道之用致柔氣凝

孚佑帝君注曰反卽物極必反之反亦卽反而歸者之反誠者物之終始無其始妄見有終而無其終曷以反始況無名天地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反則無名而道無爲不終無爲也故見爲反而動已伏於其閒此反所以爲動之用且道無爲則杳渺寂寞亦云弱矣而卷之則藏放之則彌化化生生並行不悖並育不害皆此無爲者以有爲也故曰此道之

用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象非有爲有）有生於無（無形本無是無）

又曰卽此觀之可見天下之物皆從有生無此有安得有萬物而是有非本有也俱從無極生來向無此無則亦安有此有哉有其可名者也常道也無其不可名者也非常道也

同異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聞非耳聞一聞便悟）中士聞道若存若亡（無處著力兩可生疑）下士聞道大笑之（因恫信不及只爲太分明）不笑不足以爲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瑶華帝君注曰道不可道也而亦有其可道不可名也而亦有其可名雖可道之可名之而聞之者卒鮮卽或聞之彼且

將道其所道名其所名矣夫惟上士一聞是道便知道雖虛無而實在吾身中勤勤焉服膺勿失奉之於胸卽佩之於身也降此而中士則若明若昧或信或疑可出可入道有時存卽有時亡也更降而下士則不知有道矣設有詔之以道者彼且大笑之以爲不足信也夫笑不幾於畔道也乎然惟聞之而笑斯足以爲道不笑不足以爲道也大道非庸流之所能識也

故建言者有之（因理見道）

又曰昔之達人曾有味於道味而堅論以建白者其言歷歷有之則吾亦樂取而列焉

明道若昧（不昧本來）進道若退（為道日損）夷道若類（不生分別）

又曰其建言者何一則曰以此身而明道初不自知其明也雖明而若昧焉再則曰以此身而進道亦不自知其進也雖進而若退焉夷平也類卽等類之類建言者又曰道無險阻亦無奇特本平也而以吾之身平易行去若皆與衆共知共行而若類焉

上德若谷（包含萬物）大白若辱（素以為絢）廣德若不足（惟恐不及）建德若偷（常懷此念一照一用）質眞若渝（應變無方）

又曰建言者又歷言曰以此道而形為德德則上矣上則實矣而其心不自知其德也蓋有如空谷然以其德而表為白

至潔也孰克污之而其心不自以為白也蓋有若污辱然層而累之德日以廣廣其不可自據乎而其心不自知其廣也猶若有不足焉德至於廣亦云建矣而其心不自知其建也尚有若偷惰然偷訓惰言德至於廣且建是非無所藉而能然也蓋由其天質之眞純一不雜方能造是境界是其眞質不大可恃乎而其心不自知其眞也殆有若愚魯然渝與愚通

大方無隅（不露圭角）大器晚成（道在萬物先成於萬物後）大音希聲（叩之卽應）大象無形（無所名相）

又曰德積於身則此身無弗尊且達矣建言者又歷言曰德

備於躬直方大矣豈不可以駕馭羣倫而有德者不露圭角也雖大方而無隅焉隅稜角也且德備於躬棟樑之大器也豈其不可向榮而早發乎而韜光養晦必待晚以成焉徑寸之材不至於晚未克蔽日而干霄也以德而發爲聲秩秩德音萬物將取則矣而聽之寂然猶是大樂之無聲也蓋龍虎吟嘯從不輕發非若蛙蠅之聒聒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德未有無象者也而積而愈斂不落聲色究何所象乎蓋太素之質純白不受采也

道隱無名（無所指說）夫惟道善貸且成（能化其化而不自化）

又曰凡若此者皆所謂道而道不可名是蓋隱而無爲者而

由無爲以邀於有爲則能推其有餘以貸不足而萬物賴之且相與以有成也道之大何如乎非上士曷克知之亦曷克體之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虛無生一氣）一生二（一氣判陰陽）二生三（陰陽成三才）三生萬物（三才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背止其後覛聽居前）沖氣以爲和（稟於中和）

瑤華帝君注曰一者純一不雜不二之謂所謂太極是也然當無始之初並無所謂一自有道而一始生焉有無極斯生太極也自太極判而爲兩儀一以生二矣由兩儀以列三才則二又生三矣自三才奠而天生之地生之人生之繁然不

可紀數矣故物生於三則各稟其血氣而旣負其陰又抱其陽陰陽交會無所爲知識乖侮變詐也渾然寂然不過冲氣以爲和而已矣冲卽冲漠之冲冲漠之氣不滯於無不滯於有自然而然非和而何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一無偶眾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爲稱（自處謙柔）

又曰孤寡不穀微詞也賤且小者也言性旣冲氣以爲和則可小可賤而無庸高自貴大矣乃庸眾不識是性而偏惡夫賤且小者嗟乎何不思之甚乎彼孤寡不穀之稱非賤且小者耶而王公大人曷爲以之自稱耶

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得去弱用強）或益之而損（推之必還去剛爲柔）人之所教

（無一亦無二）我亦教之（唯道而已）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常逢敵亡）吾將以爲教父（不善善人之資）

又曰凡此者蓋以道何夫損故也然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可損則勢必轉而益迨益之又益以至於無可益勢又將轉而損損益之道盈虛之道卽有無之道也識得此道則與眾何好亦與眾何惡人教之吾亦從而教之矣和光同塵可也倘舍柔而務剛是強梁也強梁者乖侮是居倘得其死幸也乎故惟是道虛而不盈無而不自損而不益柔而不剛吾將籍之以爲立教之祖焉父音甫祖也

徧用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大道虛無有用馳騁天下之至堅軟能勝堅無有入無間貫金透石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以有契無

瑤華帝君注曰堅卽剛也堅與柔有與無各相對待故柔者堅之反無者有之反夫人而知之也而用之則有道倘不知柔能克堅而遇剛仍以剛克其不折而敝者少矣惟舉至柔者以馳騁乎至堅則堅旣不損柔亦不靡何克如之且或不知無能生有而以有捍有其不至紛而亂者鮮矣惟根至無者以趨夫有則無不終無有不終有而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有無相生斯稱無間則可知道總歸本於無無爲斯以有益也

不言之教默識潛通無爲之益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天下希及之民鮮久矣

又曰總之道本立於無形而非有所作爲運於無聲而非有所昭示而不聲者若提其耳不形者若策其躬是所謂不言之教無爲之益也聖人行之而天下卒希有及之者矣中庸謂惟聖者能之其斯之謂乎

立戒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名遂身退身與貨孰多利多害巳得與亡孰病得寵思辱

瑤華帝君注曰此名字卽榮名之名不作可名之名解言榮名雖可慕而或不自重其身以弋浮名是先失其身久必並其名而亦失之從可知身重而名輕也故曰名與身孰親擁

貨以自封是亦肥身之計而身之所以爲身者貴德以潤之不在貨以豐之也一失其身身且不有安用是貨故曰身與貨孰多貨與名皆非切身之物也誠能不慕榮名不殖貨利而終日只知有道則道在我而得矣反是則亡夫道宜得也不宜亡也得之較亡其孰病乎有識者可憬然悟矣

甚愛必大費（溺於情欲必喪其本）多藏必厚亡（累於貪故必失其眞）知足不辱（大圓覺滿）知止不殆（應如是住）可以長久（無量無邊）

又曰世人爭名騖利皆愛之一念階之也苟或注意於一物而從而爭之騖之務求而得之勢必盡其所有而求之則不至於大費不已而多藏以爲富者悖而入必悖而出得之多

則攻之眾欲不至於厚亡也能乎夫惟有得即足足無盡也知足則有盡素位而行苟完苟美而不妄希不可必得之遇夫何辱焉登高防墜臨深防陷急流而勇退焉哲人所以見幾作也如是者謂之知止知止則不蹈於危殆矣而尙不可以長久也哉

洪德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自勝）其用不敝（韜光）大盈若冲（自默）其用不窮（登虛）

瑶華帝君注曰天下物之成者久則未有不敝而要其所以敝者以其有成之之迹爭用之勢流於敝若道之大成不若此也雖有成之之形而無成之之心常若缺焉亦如其無成

不自滿假夫何敝而盈者天地鬼神之所惡也器盈則覆不利攸往惟道有盈之之理而無盈之之心雖大盈猶若冲虛而無物焉夫虛則靈矣靈則四會而五達其用亦安有窮乎

大直若屈（順道）大巧若拙（無為）大辯若訥（忘言）

又曰類而推之曲則能全不尙直也任直過則多折故有道者不自處於直而委曲周旋之中禮常若屈而不克伸焉雖屈而直正大也至於巧則初不自以為巧也自以為巧其巧必勞故若拙焉不巧之巧巧斯大矣而闡揚道德則需辯有道者初不敢自逞其辯也自逞其辯其辯必窮故若訥焉不辯之辯其辯大矣

躁勝寒（清者濁之源）靜勝熱（靜者動之基）清靜為天下正（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又曰向使成而不缺盈而不冲以及直而不能屈巧而不安拙辯而不欲訥是猶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矣彼躁能勝寒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又不能勝寒偏於一邊非中道也一失中則紛紜擾攘全失清靜之體矣故必清靜以正天下斯為得之

儉欲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情歸性）卻走馬以糞（意馬閑靈苗秀）天下無道（性逐情）戎馬生於郊（意馬狂心地荒）罪莫大於可欲（一念易動）禍莫大於不知足（迷己逐物）咎莫大於欲得（豈可更添一物）故知足之足常足（鴻鈞賦予不為貧）

瑤華帝君注曰尙書云稼穡艱難詩雅云稼穡惟寶則可知農事乃有天下者之亟務而窮兵黷武最足以妨農業是故有道之世寓兵於農屏却戰鬬田獵而馬無所用一時民得三時無害遂致力以糞田焉苟或無道則戎馬生於郊圻民不聊生尙何糞田之有要其戎馬之生總緣於僉壬敗類逢君之惡慫可欲者以相招而人君不以有天下自足且必欲得而甘心焉則其禍患有鮮所底者故以可欲者誘人其罪大矣而不知自足爲其所誘而必欲得之迨至得禍慘酷伊誰之咎乎太上曰禍曰咎蓋深切以警人也由是論之足有何盡貪得者緣於不知雖日求足而究不克足惟知現在處

即是足則無入弗得斯常足矣

鑒遠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潛心）知天下（智周萬物）不窺牖（墮肢體黜聰明）見天道（離形去智）其出彌遠（神遊萬國）其知彌少（心包太虛）

瑤華帝君注曰易之同人曰出門同人昌黎伯曰坐井觀天斯二說者均與不出戶不窺牖之論相左而太上當日乃爲是說者爲性之渾全而言也蓋人同此心心同此道此一人之心即千百人之心即萬億人之心本是心以運之四海融於一室故無庸出戶而知之也天之道即人之道喜怒哀樂陰慘陽舒恆相配待人身所以爲一小天地也川流敦化之

德而卽本吾德以德之則天道瞭在爾室亦奚俟窺牖而始見乎世人不知道在目前而遠以求之惟其出求之彌遠則其知道也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明鏡當胸不見而名寶劍在手不爲而成一毫不動

又曰道之渾全如彼心之光瑩如此光瑩者渾全之用也聖人無方無體何慮何思其所知者不待行而始知其能名者不待見而始名則其所成者蓋亦無事於爲而爲之利已溥矣惟無爲斯以有爲有爲未有不自無爲運之也無爲之爲亦安用出戶而窺牖也哉

忘知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爲道日損空諸所有納此一無損之又損皮毛剝盡惟有眞實以至於無爲恬淡虛靈無爲而無不爲自然萬化

瑤華帝君注曰損益二字在孔子爲經世者說則取益而戒損在太上爲出世者說則取損而忌益如人或昧於道本而逐其末以學之博聞强識采實摭華黽勉旣深聰明就廣非不勤且專也然亦第謂之益而已苟一日知道而去其妄心收其放性處處俱從本原上探求舍多識而會一貫若是者方謂之損然知其當損從而損之是猶有心於損之也惟損之又損以至不自知其損則是無心損矣無心者卽所謂無爲也惟無爲而溥博淵泉無非道所充塞則亦無不爲也已

故取天下常以無事［無心是大還］及其有事［物來斯照］不足以取天下［棄天下如敝屣］

又曰道在損而無爲則亦何疑於治天下乎天下雖至廣大天下之人雖極繁多而將欲取天下之人從而化之使皆從而歸之則常貴於無事無事者潛移默運而耕田鑿井帝力何有之謂也若夫張皇補葺潤色太平而風卽於浮情流於僞天下相率而浮僞之則亦安克取天下而化之也哉

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不以我爲我乃見心中心］以百姓之心爲心［人我之心同乎一性］善者吾善之［與我同然］不善者吾亦善之［各返其正］德善矣［同乎德化］信者吾信之［消息天然］不信者吾亦信之［誰非德此道］信矣［全其智信］

瑤華帝君注曰道無心也道生天天無心也天生聖人豈其獨有心乎故曰聖人無常心無常心者無成心也惟無成心而卽以百姓之心爲心矣曷以見其以百姓之心爲心蓋百姓有善卽有不善有信卽有不信妍媸美惡之分途也人類雖分聖人之心無分故於善者從而善之於不善者亦從而善之善不善在人而吾所以善之之心未嘗渝也德可謂善矣信不信在人而吾所以信之之心未嘗變也德可謂信矣德之善德之信則亦安用夫常心哉

聖人之在天下惵惵［毋不敬也］爲天下渾其心［忘所以然］百姓皆注其耳

目(一有成心是有分別)聖人皆孩之(任其自然)

又曰聖人雖不以善惡信僞分別人品而天下之人偏以善不善信不信相挾相攻紛紛穰穰迄無甯日聖人用是憂之慄慄焉慄慄即惴惴也爲天下渾其心於相忘在天下之人方注其耳目以聆聖人之獎讓以窺聖人之予奪而不知聖人之待天下全無所好亦全無所惡如嬰孩之純一無僞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也故曰皆孩之

貴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日圓月缺)生之徒十有三(初三生魄十五乃圓)死之徒十有三(十六虧至廿八喪魄)人之生(亦如月然)動之死地(水火相違)亦十有三(水成數六火成數七)

瑶華帝君注曰死生亦大矣而性固無生死也人出入之則有生死矣故能知性以見性見性以復性超出乎嗜慾攻取之外則從此長生假若昧失本性離卻眞性陷溺恒性日入乎紛華靡麗之場則自趨於死地矣出生入死其明較也人能去妄求誠守眞抱樸此鍊形住世者也生之徒也可生之道十有其三焉倘或緣情逐境耽滯於聲色貨利之中則是狥慾以喪生矣而謂非死之徒乎取死之道亦十有三焉生死之義明白昭雪若此而有人既已知夫生之之道及物來誘之遂將素所知者頓忘而徑趨於慾海則其動而之死地者亦十有三焉夫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生而動之

死地亦十有三三三並而爲九而性止一性性之數恒少何不敵慾數之多乎

夫何故人月相似以其生生之厚同天地之一氣

又曰是非無因也以庸衆愛生貪生之厚故耳過於生生之厚自必趨於死之途矣

蓋聞善攝生者無忿慾陸行不遇兕虎內省不疚入軍不避甲兵何憂何懼兕無所投其角身非我有虎無所措其爪我亦忘我兵無所容其刃此心自若

夫何故本無生死以其無死地生死特一氣之聚散

又曰庸衆厚生而不免於死也如是若所聞善攝生者則不然善攝生者本無生者也故在陸而行則不遇兕虎焉其入

軍陣則不避甲兵焉非不遇兕虎也兕角無所投之虎爪無所措之則有若不遇也亦非不避甲兵也兵無所投其刃則有若不避也伊何故哉以聖人本無死地也聖人何以無死地以其無生也不有生亦安有死乎是所謂不生不滅不溺不焚不凋不殘之謂

養德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元皇祖炁德畜之化生諸天物形之在天成象勢成之在地成形是以萬物一切有象莫不尊道而貴德皆從道生

妙法元君注曰道生天地何況萬物故凡自無而有者皆道生之也第道能生之不能畜之於是乎賴德德者道之所積

而流者也並生並育非德充周於其中固難言咸若其性也道生即常無以觀其妙德畜即常有以觀其徼耳顧道雖生之德雖畜之而必有所附而斯形假如天地間無物亦安所知爲道之生見爲德之畜乎故形道之生形德之畜皆物也有物則有勢凡剛柔之相取燥濕之異宜動靜之互根隱顯之殊途相推相積而成者又勢爲之也物形勢成此特其末耳流耳由末以溯本從流以探源則總不離乎道與德也道之尊何如乎德之貴何如乎尊則師保承之貴則王侯奉之萬物共稟道德即莫不共知尊貴也

道之尊德之貴（越古超今）夫莫之爵而常自然（生成道體受命於天）

又曰道德尊貴若是是豈有大於道德而從而爵之者乎曰非也此天爵也子輿氏所云之良貴也自然而生物亦自然而畜物則亦自然而尊且貴夫安得從而爵之

故道生之德畜之（稟其精含其氣）長之育之（遂其形字其材）成之熟之（權其成量其用）養之覆之（作其和護其傷）生而不有（內無其心）爲而不恃（外無其形）長而不宰（遠無其物）是謂玄德（合道）

又曰道之自然若此則本自然以及物而或從而生之或從而畜之或從而長之或從而育之以至於成且熟也養且覆也似皆出於有心而道固無爲也無爲則無心而成化矣雖生之而不自以爲有也不有則不恃爲一　如其無爲於以長

立萬物之上全不自謂有宰制之能如是者欲不謂之玄德能乎蓋德介有無之間雖形未形不可名無亦不可名有是德而玄者也德至矣

歸元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道生一）以爲天下母（一生二）

妙法元君注曰始即無名天下之始無極也自無極而太極無不終無而有矣有非即有名萬物之母乎惟母能生萬物然不有箇始母從何有故曰天下有始方以爲天下之母也

既得其母（二生三）以知其子（三生萬物）既知其子（夫物芸芸）復守其母（各復歸其根）沒身不殆（常存）

又曰子者母之所生也天下未有無母之子道生萬物則得萬物之母矣得其母則凡充滿於宇宙者皆道生之子也以母知子何事推求第子母有相顧之義倘子日逐於馳騁而全缺定省溫清之道雖博得箇爵祿以榮親而母之精神念慮已隨其子消耗無幾勢不將淪於殆乎彼滯於有而不復反於無者何以異是故曰既得其子則必仍完守其母方不至殆厥終身也

塞其兌（寡言惜氣）閉其門（收視返聽）終身不勤（不勞而治）開其兌（出內境）濟其事（外境入）終身不救（永絕道根）

又曰兌者悅也門即理欲之門言母既當守如是則當從事

於淡泊清靜而無所用其滋擾矣天下紛紜類起於心之多悅而理欲之交不克貞耳惟塞其悅之之心閉其理欲之門相與於無相與則終身克全於道而不勞是爲不勤反是而不惟塞之轉以開之不惟閉之反以濟之將攻取日深陷溺日甚旣失其母並害其子此其人之終身倘可以救援也乎

見小曰明（虛中則明）守柔曰强（剛中則强）用其光（照燿金庭）復歸其明（聖日聖月）無遺身殃（心無一塵）是謂襲常（直下承當）

又曰恒情每重大而輕小而不知小即大之階涓涓不除遂成江海炎炎不滅遂至燎原是皆忽小之明徵也塞而閉之是以其所見之眞謹而守之倘不謂之明乎凡事退後視有

如無而絶不與物爭得失其柔甚矣然惟柔斯能不傲不傲而倘不謂之强乎人生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味皆所謂光也以神運之不以欲滯之便謂之用其光聖人塞兌閉門非全絶意於物第以神運之用其光而已矣雖用其光又不欲使光之盡洩也仍聚其精以還本明之體如知子守母之謂故能復歸其明而不使少有滲漏以遺身殃如是則不溺不焚不凋不殘而得以常生常明相續而不絶矣襲訓續

益證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未舉先覺）行於大道（一念而已）惟施是畏（一理而已）

妙法元君注曰夫道無爲則無所爲知卽無所爲行雖無知而知自存雖無行而行自在則亦不言而物化焉介猶忽也言使我忽然有知於道而以所知見之於行則設施建立非不卓卓可觀而民之望其治者已莫不心乎惕惕矣所謂善政民畏之是也

大道甚夷周道坦易而民好徑思無邪

又曰此民字作人字解夷平易也言大道本至平易平則不嫌於迂濶百年莫殫累世莫盡可也而人情鶩於近功欲速以求有濟則不惜闢徑以圖之矣夫好徑而期欲速其流弊尙有窮乎

朝甚除心欲正田甚蕪性明倉甚虛神靈服文綵黃庭內人服錦衣帶利劍執劍百丈舞錦旛厭飲食何不食炁太和精財貨有餘但得歸復法金寶積如山是謂盜竽其盜機也非道也哉於道何有

又曰有如賢良在位朝則以之欲速勢必聽譖諂而疏賢良善人其盡除矣深耕易耨田則以之欲速勢必揠苗助長而田反荒蕪不治矣陳陳相因倉則以之欲速勢必急功趨利耗竭盈儲而倉反空虛無有矣凡若此者皆好徑之害也由是以推則凡爲人上者總當黜華崇實端本舍末如衛文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可也若好服文綵喜帶利劍貪饕飲食擁財貨以自封則是盜之竽而已夫竽樂器之長所以聲樂者

也竽作而衆音皆作人君以盜倡使民亦以盜和何以異此是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如是而尙不謂盜竽乎哉

甚訓甚

修觀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不出乎道）善抱者不脫（不離乎道）子孫祭祀不輟（此道常有）

妙法元君注曰夠建非常以期百世之基乃未幾而建者或從而拔之夫何故建未善也攀援鞏固以爲依附之資乃未幾而抱者或從而脫之抱未善也及身弗支而何况於孫子夫惟本道以立基址善建矣本德以爲依據善抱矣不惟不拔不脫而世世守之子孫於以相繼而不輟也豈不信乎

修之於身其德乃眞（築基鍊精）修之於家其德乃餘（鍊精還氣）修之於鄉其德乃長（鍊氣還神）修之於邦其德乃豐（鍊神還虛）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鍊虛合道）

又曰由是推之善建善抱總不外修其德而已矣德修於身則德乃眞矣德修於家則德乃餘矣德修於鄉則德乃長矣更進而修於邦修於天下其德有不豐且普乎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也

故以身觀身（心中心）以家觀家（性中性）以鄉觀鄉（神中神）以邦觀邦（道中道）以天下觀天下（無中無）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不無中無）以此（反求諸身）

又曰此字指身言以身觀身此身同此德同也以家觀家此

家同此德同也以鄉觀鄉以邦觀邦此鄉同此邦同此德同也夫家鄉與國既皆可以執此例彼豈天下獨不可以觀天下乎天下至廣也吾何以觀之哉曰即以此身而知之也以天下觀天下猶以身觀身也豈身可以觀身而天下獨不可以觀天下乎

玄符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抱道）比於赤子（無心大還）

妙法元君注曰厚即純一無僞之謂赤子知識未開渾然在抱秉厚無踰於此而體道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道自無爲我自無心其含此厚德默運潛行蓋有如赤子焉

毒蟲不螫（無畏）猛獸不據（無憂）攫鳥不搏（無慮）

又曰天下禍患之來非無自也總緣人有以召之如逐於有爲涉境多則戕賊以嘗試者亦多而或毒蟲螫之猛獸據之攫鳥搏之皆勢所必至者也若含德厚則我且無爲無爲而災害奚至則可不慮夫毒蟲猛獸攫鳥也矣據作噱音吸

骨弱筋柔而握固（神完）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全）精之至也（杳冥）

又曰且含厚而比於赤子更自有說赤子之骨弱也其筋亦最柔也而所握則常堅固而不易開當是時冥然無知寂然鮮動不知有牝焉知有牡即又焉知牝牡之有合然雖不知而其峻作矣是峻也與形俱來有根於無者也是先天之所

秉乃精之至者也含德厚者可援此例之峻音裴赤子之陰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性全和之至也恍惚

又曰氣傷於和過號卽必嗄赤子不然雖終日號啼而其嗌固未見有啞是非赤子之能不啞也謂其雖號而不傷氣和之至也氣和則嗄安從生而又何疑於含德厚者耶

知和曰常常寂光中知常曰明慧光明照益生曰祥靈源不竭

又曰由是以觀則和爲貴矣和卽所謂柔也牝也卽所謂無聲無形之物也人特患其不知耳誠知之則道在是德亦在是而常爲道德之人不失常存之理時時奉而守之則始自

明誠者久且誠則明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苟或旣不知和又不知常而益以生之夫大道無生安用益生益之則反賊之矣欲免於祥也得乎祥訓妖猶亂訓治也

心使氣曰强氣動則剛物壯則老人欲太盛謂之不道喪亂本眞不道早已眞不立妄不空

又曰人知和則心靜心靜則氣常柔反是而使之則氣妄作而肆是謂之强梁也且强梁用壯剛過易折卽或不折亦必易敝幾見自古英雄常留天壤也耶故用壯而老皆非守柔守虛無名無爲之道是所謂不道也不道之事何不當早已也哉已止也息也

玄德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默識）言者不知（口頭三昧）塞其兌（內榮）閉其門（外衛）挫其銳（無爭）解其紛（總持）和其光（慧生）同其塵（離垢）是謂玄同（一貫）

妙法元君注曰道可言傳亦不可以言傳其可以言傳者迹也散殊也不可以言傳者體也一本也是惟知者識得道之來能無始無名而從無始而始無名而名總可以默守之故常不輕言夫道若捃摭一二擁座拂塵鑿鑿大言謬自以為知道而不知者固已多矣此兌字指口言與上不同而門指喉舌言亦與上異言道在無言是必塞止其口而閉其出納之門挫其輕躁之銳氣解其纏結之紛紜而有光不耀用是

和之雖塵弗避用是同之若是者可謂同矣而塞與閉挫與解和與同皆還於自然而無心以出之所謂玄也故曰玄同

故不可得而親（釋迦參禪未已）亦不可得而疎（太上學道未濃）不可得而利（伏羲究易未了）亦不可得而害（孔子夢奠方終）不可得而貴（道者心體心者道用）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一切皆盡眞當獨存）

又曰事之操於人者人得主之而我不為政孟子云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是也若知道而默抱道而處則人不得親之夫親極必疎既不得親則亦安從而疎之耶推之於利害貴賤均無弗然此道之所以不落聲色不著形象渾渾噩噩為今古之重寶而見貴於天下也乎

淯風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神凝）以奇用兵（心明）以無事取天下（性了）

妙法元君注曰事出於平易者爲正出於權術者爲奇而出於無心爲無事故撫國不事張皇不矜振作而與民共者同此膚常使盡人能知能行則是以正治之矣而準此以用兵則勢有不能欲不以權術行之未克濟事故曰以奇用兵而欲胥天下從而化之使皆歸向於我正不貴乎要結招徠以有事也默化潛移而已故曰以無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得道）天下多忌諱（居移氣養移體）而民彌貧（此心易失）民多利器（念念伏躍）國家滋昏（此性不明）人多伎巧（性靜性逸）奇物滋起（心動神疲）

法令滋彰（以心用心）盜賊多有（百念愈熾）

又曰以正以奇以無事斯三者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言卽以此道而知之也倘一出於有事則無論紛更多端卽所爲忌諱之事正復不少上多忌諱則爭言祥瑞惡聞災祲而閭閻疾苦壅於上聞民欲不貧也能乎利器卽權術也上好粉飾太平則質直鮮所投合而人爭以權術償之久之君日以驕臣日以諂上下相蒙而國家欲不至於昏亂也得乎由是而遞降焉人多技巧猶其有權術也夫技巧曲藝之事似於國有利無害而不知一倘技巧則凡可矜可怪之物羣爭搆之尤而效之而奇物滋起矣更由是而上焉文網日密爰書

日甚法令滋擾使下民手足均無所措則賦黃鳥鴻雁者其
不相率而爲盜賊也幾希矣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不倚權謀）我好靜而民自正（不用利器）我無事而民自富（不貴奇貨）我無欲而民自樸（身修國治）
又曰凡若此者皆有事以致之也若準無始之道以致治夫何有斯弊哉聖人知其然也而一準無爲以立其本根無爲則靜而少事而蒞躬行已全然無欲則民或從而化之或從而正之而以務本業不趨浮僞其富也必矣質直好義承上意旨其樸也必矣夫有事積弊若彼無事獲效若此則亦何憚而不無爲讓聖人以獨至哉

順化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昏默）其民醇醇（渾厚）其政察察（明見秋毫）其民缺缺（日以疎薄）禍兮福之所倚（損者益也）福兮禍之所伏（禍福無門惟心所召）孰知其極（無有邊際）其無正耶（道無形體）正復爲奇（心不可測）善復爲妖（不可知識）人之迷（昧其本性）其日固久（無始以來）

妙法元君注曰道尙渾厚不尙精明惟渾厚者無爲無爲而民自化一涉精明則有爲矣有爲則缺陷者必多故其政悶悶者其民必醇醇也其政察察者其民必缺缺也且從事於有爲者不過欲獲福而免禍耳而不知禍福雖是兩端實則一事當其有禍而福已倚於其中矣當其有福而禍已伏於

其內矣禍福相乘罔所止極而昏昏者卒弗知之豈天下竟是一禍福之天下而無大道以正之耶要之正不終正正之復流而爲奇善不終善善之復返而爲妖人之迷弗悟者只知有福而不知禍已隨之只知有正與善而不知奇與妖已隨之嗚呼其蔽錮爲日固已久矣正復之正卽上以正治國之正善卽祥瑞之祥不作善字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圓通）廉而不劌（清靜）直而不肆（中正）光而不耀（沖虛）

又曰凡物方者必割廉者必劌直者必肆光者必耀惟聖人於無極而有有極而無無之理識得十分透亮知極者必有返時故方而不至於割廉而不至於劌直而不至於肆光而不至於耀歸本於無注德於柔守貞抱璞而超出乎禍福奇正妖祥之外省卻多少經營煩惱何等安閒而從容以中道也

守道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存心養性）莫若嗇（以天理勝人欲）夫惟嗇（儉從約易從簡）是謂早服（先得此理）早服謂之重積德（有所操持）重積德則無不尅（復禮克己）無不尅則莫知其極（無所不用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靜極見眞種）有國之母（眞一來投）可以長久（神與道存）

妙法元君注曰嗇簡也柔也虛而無也世之治人者必從事於鋪張事天者必致力於昭格往往紛更滋擾而不知治人事天總莫若以嗇處之蓋人之心卽我之心以我之心治人

是以心治心也我之心卽天之心以我之心事天是以心印心也而運於無形不見作為之迹嗇之至矣下民化之卽根於其嗇而來是其輸服固已久矣非早服而何早服上之重積德以致之也德卽所謂嗇言重積德則德之所運風流而令行無弗尅而治之尅訓治既無弗治則莫知其極矣莫知其極則德徧羣黎不事聲教而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尙不可以有國也邪第有國必得其母有國之母嗇也柔也虛也無也是卽不可名之道也以道治天下是以母育天下也而尙不享祚於長久也哉

是謂深根固蔕（深息固精）長生久視之道（虛空消殞道炁常存）

又曰凡物根不深者則易撥蔕不固者則易敗若本道以治之道之入人深者蓋固結而不可解矣是之謂深根固蔕而不惟治國且能長生壽已以壽人壽人以壽世於以悠久而博厚博厚而高明也倘所謂長生久視之道非耶

居位章第六十

治大國（虛生明空生慧）若烹小鮮（治心亦易）以道涖天下（道不遠在身中）其鬼不神（陰魔俛首）

妙法元君注曰此二語於孔子武城之說相反適所以相成割雞焉用牛刀言小邑不必以大道治之此言治大國若烹小鮮言不知烹小鮮之法則不可以治大國也此何以說曰

治大國不可煩烹小鮮不可撓撓則鮮者易爛煩則政治多擾夫是以取譬而喻世之所以重鬼神奇鬼神者以鬼陰之靈神陽之靈幽明胥待命焉 若以道涖天下則聚精於至精之中秉靈於至靈之始無精也而有精無靈也而有靈此其洞洞屬屬神爲何如彼鬼亦第安於不識不知之天無所用其神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幻盡覺圓）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心境兩忘）夫惟兩不相傷（形神俱妙）故德交歸焉（道德感通）

又曰世人所以重鬼之神者以其能傷人也若以道治天下鬼神聽命則非惟鬼不傷人其神亦且相囿於大道而不致傷人矣是非神之不傷人也良以聖人治本於嗇守要於柔心而無心爲而無爲與天下渾渾悶悶全無作爲以害之是

能不傷人矣聖不傷人而謂神忍傷人乎是之謂兩不相傷矣而神不傷人總由於聖不傷人以致之聖人之德何如也天下德之從而歸之且以德神歸神者亦併而德之歸之是交相歸也故曰交歸

謙德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上善若水）天下之交（眾高從下）天下之牝（眾剛從柔）牝常以靜勝牡（靜爲躁君）以靜爲下（無爭）

光𤣥帝君注曰自來任世者動曰必爭上流而不知上極必

下迨上而下下不可爲矣太上則教人以下自居而有國者尤當下也故篇首卽曰大國者下流蓋國大則人歸之者眾猶水下則就之者多是大國本擅下流之勢而撫國者又能屏卻驕盈安處恬淡無侈大無張皇冲而守之抑而持之則是願處於下流矣所以然者天下酬應之交尙柔而不尙壯天下之牝皆性生於柔者也人而涉世接物以柔自處正不殊於牝也蓋牝之柔緣於靜牡則好動而不能靜此牝之勝牡端在於靜而靜非他也冲也抑也卽所謂下也人不知下豈其不知靜乎故曰以靜爲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容納）則取小國（靜定）小國以下大國（處順）則取大國

存理

又曰是下也保國之良策也大國小國均不可離者也大國而下小國則取小國之心而服之湯事葛文事昆夷是也小國而下大國則能取大國之心而悅之勾踐事吳太王事獯鬻是也

故或下以取（小必歸大）或下而取（大必納小）

又曰凡若此者或本此下以取人或守此下而見取於人可知柔能克剛柔之極正剛之極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神者萬化之主）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心者大道之源）夫兩者（卽心是道）各得其所欲（自當其分）故大者宜爲下（除垢止觀）

又曰且大國沃野廣饒帶甲千萬他何所欲不過欲四海歸心而同在吾胞與之內兼畜之已耳小國截長補短方五六十他何所欲不過欲撫我愛我吾甯入而臣妾之謹事之已耳大國欲之小國歸之小國欲之大國納之是兩者各得其所欲矣而得其所欲者非有他術也沖也抑也下也撫大國者亦何憚而不下也哉故曰大者宜爲下

爲道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奥（造化玄微）善人之寶（一點源流）（眞金天造）不善之人所保（人各有心）（昧道）何棄

（謹持勿失）美言可以市（巽語能說）尊行可以加人（力行近仁）人之不善（昧道）何棄之有（道亦在）

光垣帝君注曰天地間散見於事物之中而可以範圍乎人者固自甚多然特其門堂已耳非奧也惟道介有無之間不絕聞見而究不落聲色則是幽深而玄遠方可云萬物之奥也善人性而有之如驪龍頷下之珠本自生成非寶而何若不善人有而失之然苟能尋蹤覓跡取已失者求而得之約而守之亦未嘗不可以束身於寡過是非其所恃以保者乎夫善者寶之不善者保之則是道公共之道也本道而發爲美言可以爲市於世奉道而尊行之亦可加之於人胥天下而化之在良材固成大器卽楛者亦不至棄於無用也道不遠人人之不善夫何棄之有哉

故立天子心君置三公神氣精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世之所貴不如坐進此道我之所寶

又曰道之可寶如是則凡智愚貴賤均以道爲楷模是雖貴如天子尊如三公駟馬盈朝拱璧炫采而擁彼靡麗無裨於身心也何如日進於道日達於上乎故曰不如坐進此道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完我本無不曰求以得求則得之有罪以免耶純一如初故爲天下貴用和爲貴道斯爲美

又曰是道也非始重於今而從古貴之者也彼古之所以貴此道維何不曰求則得之而凡有罪之物可以汚我者悉從而免之耶天下患在不可得與不可免耳而今則得之免之道之可寶何如乎故曰爲天下貴

思始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不擾其心事無事不鑿其性味無味不驚其神大小多少縱橫順逆報怨以德修行無咎

光垣帝君注曰大道原麗於無無卽道之原也人惟趨於妄斯攻取多而作爲起道則不然苟能深味乎此則不必從事於爲無爲可也不必致營乎事無事可也亦不必備嘗乎味無味可也本此無以立體則任彼大小多少而總以無爲處之雖極之於所怨而物有致怨之事我無蓄怨之心不見可怨怨亦何報追至渾忘我仍以德待之是所謂無怨也而無

怨實根於道之無也

圖難於其易抱一爲大於其細執中天下難事必作於易仁者先難而後獲

天下大事必作於細積精累氣以成眞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聖不自聖故能

成其大身等虛空夫輕諾必寡信易悟易疑得易失多易必多難大迷之下必有大悟

是以聖人猶難之不可說破故終無難欲其難自得

又曰人倘不識無爲之道則必從事於爲而爲於其難者遂

致輕夫易爲於其大者遂致怨夫細矣而不知易者難之引

也細者大之階也故圖難則必於其易者先圖之爲大則必

於其細者先爲之由易而難斯不難矣由細而大斯不大矣

天下之難事大事皆未有不從易與細以致力也夫大事旣

作於細則第求其細可矣聖人知之所以終不爲大也不爲

大而大自在其不成者幾希矣推之易言與輕爲似若兩途

實同一轍彼輕諾者易言之故也而已信之實矣輕爲者視

事一切皆易而正惟多易其跋前疐後者難止不少是以聖

人雖由細以幾於大而此心惵惵戛乎其難蓋臨事而懼之

衷也究之愼終如始固無入弗得矣夫何難之有哉

守微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安靜自得其未兆易謀臨事謀始其脆易破防危慮險其微易散道心

惟微爲之於未有未發之中治之於未亂發皆中節

光垣帝君注曰安者無事之時暇豫之居諸也而安每卽於

危者以人恃其安而放之故安不終安要之其安原我所應獲是在於守而持之耳持之固自易也事幾已露每難圖維當其未兆尙在寂感之交於此致力謀孔易矣譬之於物質久而堅急難攻錯若當其脆破可立致何易如之而積重者難返勢大者難圖當其微未至於重且大也從而散之夫亦易易所謂先事之圖必在幾先之哲也故爲之於未有者尙無所有也清其源也上也治之於未亂者已有而未亂也塞其流也次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微至著）九層之臺起於累土（登高自卑）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行遠自邇）爲者敗之（道不可窮）執者失之（道不可得）是以聖人無爲

故無敗（與道合一與千古不朽）無執故無失（與神合無與萬世常存）

又曰聖人之所以致防於未然者以小宜謹而微宜愼也蓋小者大之基微者顯之機維彼合抱之木不始於毫末之萌糵乎九層之臺不始於累土之逐加乎千里之行不始於足下之步趨乎夫小必大微必顯近必遠也歷歷如是則是未兆之先無所庸其滋擾矣而逞妄以爲之者必至於敗膠執以自信者必至於失聖人則不若此也知道在於無而卽以無爲安之以無執化之夫何敗與失之有故曰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民之從事（不知自然）常於幾成而敗之（不謹於始鮮克有終）愼終於始則無敗

事初心不昧永無危殆

又曰彼聖人之無爲無執不可望之於凡民也彼民圖於吉染薇於聰明狃於僞妄其從事也每於事幾之已成而始加圖謀究之勢已逼近雖極力挽回不克旋轉毎十無以救其一此敗之所以類然而要之人情多致謹於始而於終則疏忽之若果能愼終於始先後一致亦胡至以敗事聞哉

是以聖人欲不欲欲人之所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尊德樂道學不學學人之所不學復衆人之所過反本以輔萬物之自然與時偕行而不敢爲愼獨戒懼

又曰古之聖人知其然也故衆人有欲聖人不諱言欲而不欲之欲乃其欲也夫以不欲爲欲亦安貴難得之貨也乎衆

人有學聖人不諱言學而不學之學乃其學也夫以不學爲學尙不可以轉衆人之過而免之也乎復轉也夫其所以不欲不學者道尙自然正無事乎欲與學也萬物皆稟是自然之道而卽以無欲無學者輔之而弗敢爲焉此聖人之以無爲立隆於天下萬世也夫

淳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在明明德將以愚之不使其有知

光垣帝君注曰三皇而後堯舜禹湯文武均號先覺先知惟先覺則以所覺者覺人惟先知則以所知者知人總欲使民歸於明而已矣究之於道無涉也道在於無爲也故古之善

爲道者不欲使民趨於明將以愚之使民常安於無知無覺之中庶幾僞妄不作而渾渾噩噩我得端居而默拱矣

民之難治（心亂）以其智多（動則易昏）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覺亦有念）

又曰上古之世無懷葛天民風何等湻厚何等渾樸御世者不煩而自就理三代而下世風澆薄人情洶僞蓋苦於難治久矣而要其難治之由實緣於多智智則譸張爲幻奸宄叢生而文網雖密不足以羅之矣夫民旣以智而難治則智其當絕也明矣尙可以智爲之倡乎苟以智治之則不惟不愛國且害國矣非國之賊而何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道之以德其民有餘）知此兩者亦楷式（道貴若愚行爲世法）能

知楷式（抱虛守中）是謂玄德（教父）玄德深矣遠矣（愈覓愈深愈求愈遠）與物反矣（不與萬法爲侶）乃至於大順（逆行順化）

又曰誠不以智治國則渾淪無爲國之福也彼以智則賊國不以智則福國知斯二者尙不可以爲楷式也乎要之楷式非他無爲之德也玄也夫德謂之玄則至深矣至遠矣與物相反矣何言之世人尙智聖人尙玄反而用之者也尙智則徇欲忘理而多逆尙玄則默運潛移而自化順之至也故曰乃至於大順

後已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心爲萬法之王）以其善下之（虛而能容寂而不見）故能

爲百谷王異派同歸是以聖人欲上民使人知道必以言下之示之以無欲先民使契乎道必以身後之能忘其心

光垣帝君注曰江海巨津也而百谷朝之以其王也要其所以爲百谷之王者以其勢處於下衆流歸之書曰江漢朝宗於海非善下而能王若是乎聖人有悟於江海卑人之不可據上也而必以言下於人其下愈卑而下者上之已高不可仰知人之不可漫先也而以其身後之其後彌遠而後者先之已軼不可追究之聖人非有意於下之後之也道本如是則其居上與先者固卽存於下之後之中也道也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道大處前而民不害性空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中心悅而誠服以其不爭不與物競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自然無礙

又曰第上矣先矣而居上者勢患重民居先者勢患害民聖人雖上而不自尊貴何重於民故民亦不苦其重雖居先而不自謂無前故不害民而民亦不受其害於是乎翕然歸之羣焉戴之共推以爲有道而絕無厭棄之心悅而誠服莫敢不亨王矣而要其不上而下不先而後皆此不爭之心與天下相忘故也語云仁者無敵聖人旣不自處於爭則凡爭者不惟不忍與之爭且不能與之爭矣此道之所以貴下與後而聖人則之者也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惟道獨尊）似不肖（如愚）夫惟大故似不肖（無可擬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可比便小）

光垣帝君注曰天下之至大者莫道若矣聖人奉道以爲依歸則天下之至大者亦莫聖人若矣世人大道則亦因大聖人故皆謂之大然雖謂之大而竊疑其渾漠相處絕不見有震動恪恭若一無所肖者然故雖大之而又以爲似不肖也夫既大之而又不肖之亦何畸輕畸重之若此耶然無足怪也不肖始大大實似無可肖也故曰惟大似不肖若肖矣而於禮樂刑政之閒斤斤以求合沾沾以急功則是驩虞雜霸之爲蓋渺乎其細久矣

我有三寶持而寶之（道不可離）一曰慈（專氣如嬰）二曰儉（少私寡慾）三曰不敢爲天下先（退藏自牧）夫慈故能勇（其力大）儉故能廣（其量深）不敢爲天下先（心廣）故能成器長（體胖）

又曰夫聖人之所以大而不落聲色者以其有三寶故也持此寶而重之則揮絃就理何事作爲是即王天下三重之謂三者何一曰慈慈忍也謂慈忍而斂也其二曰儉儉約也儉約而不敢肆也三則曰不敢爲天下先即以身後人之說也人特患失此三寶而不能慈且儉以先人耳果能慈忍而有濟則以有守發爲有爲勇何如也果能儉約以自斂則能發必自能收廣何如也果能不敢爲天下先則後人者必居其

前不以力强而强固已多矣是渾樸之器也卽大成之器也成是器而與天長存可矣

今捨慈且勇逐物捨儉且廣貪嗔捨後且先急欲求成死矣不見乎道夫慈以戰則勝仁者無敵以守則固靜以待之天將救之惟德是輔以慈衛之守位曰仁

又曰聖人三寶若是今或從而反之捨慈以就勇也捨儉以就廣也捨後以就先也是三者皆有取死之理其不入於死者幾希今且就慈一端言之小不忍者亂大謀臨事懼者无祇悔慈忍則不敢輕敵而量敵故以戰則必致勝且慈忍則必內謀之密外謀之周而敵乘無隙守何固也蓋是慈也天所與也天將救人於塗炭之中恒開廣聖心之慈以爲斯民之衛乃聖旣衛民而被其慈者亦從而衛之慈之可寶何如也而信與不先可例推矣

配天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慈和善戰者不怒寶泰善勝敵者不爭安穩善用人者爲下小心翼翼

光垣帝君注曰士戰士也行列之中以怯爲勝惟能怯斯以勝敵而不恃夫赳赳桓桓之武也善戰者以義制兵可進則進不注於進可殺則殺不注於殺而無所用其怒而善勝敵者恒以兵爲不得已之爲雖戰而有矜心初無所尙其爭也至於用人之善亦初無他術也冲而抑之約而斂之善下而

已

是謂不爭之德（好是懿德）是謂用人之德（天理自見）是謂配天（高明）古之極（大道乃明）

又曰言此不武不怒不爭而善下也皆德也德而不自有其力者也德烏在是卽不爭之謂也而不自有其力則且以用人之力矣渾渾而蕩蕩噩噩而巍巍是尙不可以配天而與古爲徒至極而無以復加也哉

玄用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託已設義）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任他爲主我爲賓）不敢進寸而退尺（分寸之間進退火候）是謂行無行（莫慘於志鎖卸爲下）攘無臂（不得已而後起）仍無敵（一陣交鋒定太平）執無兵（兩枝慧劍埋眞土）

光垣帝君注曰道德尊經八十有一篇其言兵者數篇非好談兵也所以甚惡用兵而垂戒也此篇通體雖是說兵實以喻道讀者勿以文害辭辭害義也用兵有言猶云古之用兵者曾有是說主則制敵之謂客則應敵之謂制敵則尙武尙爭應敵則不過敷衍應酬期無敗覆而已故善戰者不敢爲主而爲客也進寸則其進無幾而已居然進矣若退尺則退之惟恐不遠者也不主而客不進而退皆所謂守柔守虛而無或強與實矣凡軍行者必有行列而攘臂以爭之因敵以仍之持兵以執之若爲客與爲退則不陣而行之如無行也

不爭而攘之如無臂也不戰而仍之如無敵也不勇而執之如無兵也退而爲客其知道乎仍就也詩云仍執醜虜是也

禍莫大於輕敵（守城野戰要防危）輕敵則幾喪吾寶（恐喪吾家無價寶）故抗兵相加（縱横順逆没遮攔）哀者勝矣（飲酒戴花鬼神哭）

又曰由此觀之兵者禍也用兵而輕敵尤禍之禍也故禍莫大於輕敵一輕敵幾喪失吾寶矣寶卽上篇三寶之寶如是而奈何獨恃力以尙强乎故當抗兵相加之時能時切哀矜之心者方爲愛人之至而不欲勝人常制勝矣誠卽用兵之道以悟立身之道道不遠矣

知難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惟心而已）甚易行（惟道而已）天下莫能知（不知無心）莫能行（不知大道）

光垣帝君注曰天下平平近淺淡之處卽精深微妙之所存道本平近淺淡者也以此道而發爲言吾言甚易知以此道而見諸事吾事甚易行耳易知則宜盡人能知矣易行則宜盡人能行矣而天下卒莫能知與行者何哉以平近淺淡之不足知不足行故也而求之於精深微妙則反失其知與行嗚呼其亦不思甚矣

言有宗（物有本末）事有君（事有終始）夫惟無知（冥然）是以不我知（夫復何有）

又曰由是論之與其言之無稽何如簡默之爲貴也言本有宗離乎宗者非言也與其行之不軌何如樸率之爲貴也事

必有君背乎君者非事也我知宗而言之易我知君而行之易世人不知宗與君因以不知我是皆人之無知也人既無知則亦安能知我乎宗君卽主宰之謂

知我者希孰是知音則我貴矣孰肯承當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衣錦尚絅韞櫝而藏

又曰夫人不我知患在我乎亦患在人乎是惟知我者希則我愈尊貴矣神聖之詣豈尋常之耳目所能窺其萬一者哉所以古之聖人闇而章簡而文溫而理美在其中外觀不耀其被褐也若不異於尋常者流而所懷之玉則固已抱寶弗拭彌斂而彌越也

知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眞知不知知病妄知

普鍊帝君注曰大道廣大精微卽知之猶恐膚末何況無知是則知者求道從入之途也第知則知矣而不可存一知之心著一知之見故凡能知而不自以為知者最上乘也若徒得其膚末而於道全未深知則亦不知之類而詡詡自謂有知則是病而已矣

夫惟病病惟恐有知是以不病終無妄知

又曰由是觀之不知而以為知是生人切己之病也誠以此病為病則必能日求其所未知者以底於知之盡而欿然若歉一如無知方與道相符契則亦何病之有

聖人不病塵淨先生以其病病一念不存此性乃見是以不病三界惟心一切惟識

又曰企此者其惟聖人乎蓋聖人無予智之病者也而不病由於病病則是道無爲聖人之知亦無知無無無有無有有無有此其所以德契鬼神而靈關朗照也其不病職是故耳

愛已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不能究心大威至矣生死事大

普鍊帝君注曰人之有性本自挺然高出物表雖無威可畏無儀可像而位天地育萬物正有大威者存第人昧於吾性之貴而以死生得喪之故橫於胸中則凡有操生死之權握得喪之柄者鮮不俯首而畏其威而所性之威反不克立苟

能一死生齊得喪不見有威可畏將鍊形以鍊神鍊神以鍊性而超出乎死生得喪之外則大威固不求而至矣

無狹其所居身藏世界無厭其所生無勞爾形無搖爾精夫惟不厭洗心滌垢是以不厭神自居之

又曰大威如是則可知性地廣濶人當即其廣濶而安宅焉而無容狹隘其規模也不知者逐於紛華靡麗從而狹其所居不亦可憫之甚乎夫不知而狹固失性矣其有知之者以紛華靡麗之害性而以爲此害性之物總緣此生以招之而欲絕其物因並厭其所生夫生亦不可少也倘皆厭生宇宙間無人類矣聖人知之而既不狹其所居亦不厭其所生夫

惟不厭是以雖往生於世而所性沖然萬物樂附初無有厭斁於天下也故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虛能生白)自愛不自貴(人人本有箇箇不無)故去彼取此(去彼見貴取此知愛)

又曰恒流每苦不自知卽或自知亦不能不亟於表著每苦於不自愛卽或自愛則未有不侈然自尊者是皆昧於大威者也大威有不見之見有不貴之貴者存聖人知其然也是以自知而不自見自愛而不自貴故去彼取此彼指狹居厭生言此指不見不貴言去取之間嚴於彼此如是

任爲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除妄念)勇於不敢則活(守雌抱一)此兩者(能殺能活)或利或害(禍福昭然)天之所惡(貴無所用)孰知其故(天道無知)是以聖人猶難之(堯舜其猶病諸)

普鍊帝君注曰勇者美德也而人恒以敢敗之遂致美者不美故負此勇而濟以敢心則捐生輕鬬勢將不免於殺反是而勇以不敢之心處之則守柔守怯動出萬全希不存活者矣此兩者或利焉或害焉乃常理也然天下間有因敢而活不敢而轉死者類出乎常理之外人不克解則搔首以問天而天之好固不可知卽天所惡亦無從而知其故也是以聖人有見於天道隱微而猶難乎其測度焉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自然神化)不言而善應(動應以時)不召而自來(負陰向陽)

繟然而善謀無爲而成

又曰要之天道大公至正不怒而威隱而顯神而靈不遺不禦者也所以凡物尚爭不爭則不克勝而天則無所爭也乃萬物無弗聽命其善勝也固已多矣天不惟不爭也而亦不言雖不言而應之者無有或爽時行物生曾有愆乎曾有窒乎且不惟不言也亦無所用其召抑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蓋不召而已臨在上質在旁矣而且與地並其大生廣生之功生日月生星辰生山水其爲人謀也無弗周緻蓋又繟然而善焉繟即聯絡不絕之謂

天網恢恢何物不在此道之中疎而不失此道常在萬物之內

又曰夫旣不爭不言不召繟而謀也天之於物亦何周密而無閒乎乃或有因一二死生得喪之事稍出常理之外者遂以爲天之網恒多疎也而不知徼倖者不可常彰報者恒在道書曰惟天聰明詩曰日鑒在茲天之網蓋恢恢廣大而無或有逃其鑒察者福善禍淫雖疎而究未有失也

制惑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念死道全奈何以死懼之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普鍊帝君注曰民情所惡者死也曷言乎不畏曰謀生之計過也聲色貨利凡可以厚生者有其得之雖至死亦不恤夫何畏死之有而在上者不知其不畏死也且多方設死以懼

之而不知其所設者皆民之所甘蹈者也如之何其以死懼之也耶

若使民常畏死惟貪生不知死而爲奇者素隱行怪吾得執而殺之妄能殺心孰敢誰肯

又曰若使民知養生衞生之道則必常能畏死不自戕賊其生而其中或有越乎道德而爲奇淫者則吾得執而殺之殺之正所以畏之也殺一人於以畏億萬人也孰有敢蕩越心志而甘害其生者乎

常有司殺者殺心爲司殺能絕有念

又曰司殺者天也言民有取殺之事而司殺者從而殺之是天本欲殺之也我卽奉天命以殺之非我殺之仍天殺之也

夫代司殺者殺他心雖同我不可代是謂代大匠斲纔生思惟勞而無功夫代大匠斲者事物之來情慮之及希有不傷其手矣輕弄命實後必有災

又曰若天未欲殺而我從而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之矣殺不在天而代殺者殺也是猶代大匠以斲之矣夫大匠善斲者也善斲者自無或傷代而斲之鮮有不傷其手者代斲而且傷其手豈代殺而不自殺其身乎感應篇云殃必及身此之謂耳

貪損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人不知道以其上食稅之多以其心之念不已是以饑所以不知道民之

難治（人之不得道）以其上之有爲（以其心之事不停）是以難治（所以不得道）

普錬帝君注曰國之大計在農民之大本在食而往往不免於啼饑者以上之賦稅過多而妨其食也稅其食即奪其食也夫安得而不飢斯民共秉是性則亦共秉此道從令如流固其所也而往往梗頑之不克治者良以上昧於無爲之化而多方作爲以震動之則民亦相率而趨於紛紜不克靜矣不靜而尚可以治乎故曰難治

民之輕死（人之不合道）以其求生之厚（以其心之情不盡）是以輕死（所以不合道）

又曰即此推之順治者則未有不重其死者也乃有不以爲重而輕之者何哉蓋以求生之厚苟有可以利生雖陷危亡而弗恤故視死如歸或從而輕之矣則甚矣生之途即死之途也身既陷於死矣雖厚亦何以爲生哉

夫惟無以生爲者（勇於忘我）是賢於貴生（所以得道）

又曰夫惟無以生爲者不存一生之念不設一厚生之想而可以生可以無生全不知有其生則是忘生以生而生之所全多矣豈不賢於彼後生以貴生者哉

戒强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水結成冰）其死也堅强（冰消即水）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水流元在海）其死也枯槁（月落不離天）故堅强者死之徒（死者之本）柔弱者生之徒（生者之基）

普鍊帝君注曰大道尙柔柔者虛無之作用也而柔之中有至堅者存故柔爲上人之生也能味乎此而立身一出於柔弱則精氣神結而不散其死也必能堅強而不至與草木同腐蓋萬物草木之生也亦未嘗不柔脆而死卽至於枯槁者無所以爲柔者也君子鑒於齒敝舌存則知堅強以自負者有取死之道死之徒也柔弱以自處者有生之理生之徒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心雜則道愈遠）木強則共（念頭不已心則愈雜）強大處下（沉淪之木）柔弱處上（升騰之象）

又曰夫堅則必折強則必死故凡用兵不知守柔而恃強以爭則必不能取勝譬之於木柔穉者工師弗貴若自拱抱以逮干霄不謂不強而斧斤之入羣然代之則是其強徒以供人之斬伐已耳由是觀之強大者必折柔弱者多全然則必折者不居其下乎多全者不居其上乎至理彰彰如是而人乃貴堅強而恥柔弱抑獨何耶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心性有力）

普鍊帝君注曰道不可名其可名者天也道不可見其可見者天也而可名究不可名可見卽不可見則不得不竿譬而喻之其道殆有如張弓者然

高者抑之（省思慮）下者舉之（奮精神）有餘者損之（絕嗜欲）不足者補之

（養沖和）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虧盈益謙）人之道則不然（反是）損不足以奉有餘（負其所愛忘其自然）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損已益人）惟有道者（傚天）

又曰曷以言乎猶張弓也蓋弛弓者弣角張弓者弣筋總以端平正直爲準故於高者則從而抑卑者則從而舉於其有餘處則不得不損以汰於其不足處則不得不與以益凡此抑之舉之損及與之是皆張弓之道而卽以取譬於天之道何弗然也蓋天道至公天心最慈其於人也類損有餘以補不足若人則私而多忍者也損益之數恒與天反每多損不足以奉有餘焉而要之人道之所以異於天者以其有已之見存也有爲已有餘爲已餘遂不甘持以與人此其所以去

道恒遠夫孰是能舉已之有餘以奉天下者乎是必爲有道者能之而去道遠者固不克稍及其萬一也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存心無心）功成而不處（率性忘性）其欲不見賢邪（損之又損）

又曰旣舉有餘以奉天下則亦道可恃而名可處矣乃有道之聖人多爲之而不自恃雖功成而不敢處夫何故以道固無爲無名者也無爲無名則是無賢也道旣無賢賢烏乎見然則聖人之不欲見賢豈非體無爲無名之意也耶

任信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人之生也）莫過於水（人之心也）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棒打不開）其

無以易之（情念死矣）故柔勝剛（心有力則情念自消）弱勝強（心無爲則天道乃見）天下莫不知（人人具此衷）莫能行（人人昧此理）是以聖人言（聖人知之）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藏心不見一身之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藏身不靈萬法之先）正言若反（正言合道而反俗）

普鍊帝君注曰傳云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是天下之最柔弱者莫過於水而貫金觸石穿巖潰山上邱阜下江河其攻堅強也往無弗克莫有能與爭勝而從而易之者則是弱能勝強柔能勝剛其明較也天下人亦莫不知之而究莫能行之宜乎蹈死於堅強者比比也而要之人之所以不爲柔弱者以柔爲受垢之階而弱爲不祥之德也是何未奉教於聖人

乎故聖人云受國之垢則是謂社稷主矣受國之不祥則是謂天下王矣乃聖人正言之而世人每以柔爲垢以弱爲不祥與聖言恒有相反抑獨何哉

任契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嗜欲殺身）必有餘怨（情念不斷）安可以爲善（何以見道）

普鍊帝君注曰聖人與人同自道生厥有恒性性卽道所賦也識得此性大同均可渾然相與而旣無所爲德亦安有所爲怨此聖人之所以出而與天下渾也而不知者謂人情之多怨皆因不能和之之故於是從而調和其大怨焉第和則和矣而怨之之心終未嘗忘也強以和之一時暫釋踰時又

將復然其不至有餘怨也少矣是安得謂之善和其怨者乎是以聖人執左契（正念現前）而不責於人（勿與勿競）故有德司契（以心契心執其信約）無德司徹（自非寂照何能渾然）

又曰契卽交劵合同之類彼此各藏其半有事則取以相合而爲憑者也言世人之所以解怨不解者緣於昧性以求妄而馳逐於名利之場無有人從而默化之也惟聖人淡泊以明性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與人相安於無爲相渾於無心使天下盡去妄以求復性迨性復而妄捐莫不曠然自得油然相與而怨無從生是猶之聖人執其左契而人皆以右契來合兩兩相印初未嘗有責於人也而感者不介而孚矣此所

道藏輯要　道德經解　九十四　心集一

謂有德則司契而無德者家爲之喩戶爲之曉盡人而召之盡人而止之雖通徹以治理不終勞苦而罔功乎是之謂無德則司徹也徹訓通

天道無親（靈光獨耀逈脫根塵）常與善人（無得無失）

又曰聖人司契如此則其有契於天心也明矣惟天虧盈惟天福善大公至正固無所爲疏而亦無所爲親也善則是與而已矣天不與聖人而將誰與也哉

獨立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大智光中）

普鍊帝君注曰此章是太上治世心法本領俱寓於此太上

生當文勝之時急欲返之於質故竊願得小國而寡民者一治之是亦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謂亦卽如有用我其爲東周之意

使有什伯（可養）人之器而不用（其國太平）使民重死（一念不生）而不遠徙（念念在茲）雖有舟車（三車來往）無所乘之（實無來去）雖有甲兵（負甲持符）無所陳之（六根清淨）使民復結繩而用之（信是道之源）

又曰有國有民將何道以治之曰將以愚之而已後世覺民於智民智一生萬妄將作而負才者恃才厚生者輕生不馳逐於商賈卽肆志於甲兵而古處之風杳矣惟常使之相安於無爲卽有什伯人之才器而不表見以求用於當時亦使之囿於方隅重於性命而不肯輕去其鄉雖舟與車莫不供給而無所遷徙則亦莫有乘之者矣雖甲與兵罔弗具備而舍强就弱則亦安有陳之者乎允斯治之則是書契徒爲滋擾正不若太古之初結繩而治之者古道爲堪復也

甘其食（味道之腴）美其服（受道之庇）安其居（處道之安）樂其俗（樂道之和）

又曰民風渾噩若是亦安有所爲衣食之甘美也乎又安有所爲居俗之安樂也乎而不知食難盡甘見以爲甘則甘之矣其食固自甘也服難盡美見以爲美則美之矣其服固自美也居難盡安而俗難盡樂見以爲安與樂則安且樂之矣其居其俗固自安也樂也四其字要理會蓋卽渾噩之民所

自有也與不改其樂其字同義

鄰國相望（心心相照）雞犬之聲相聞（照見五蘊皆空）民至老死（灰心絕念）不相往來（如如自在）

又曰對國而言則有鄰言民苟甘食美服安居樂俗如是則共處於不識不知之天而無所用其周旋矣故雖相望有鄰國相聞有雞狗而爰居爰處得安生業彼此無求無與雖至老死可以不相往來則澮風沕穆省卻多少紛更滋擾治國之道無踰於此

顯質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淡而不厭）美言不信（甘而悅人）善者不辯（訥言敏行）辯者不善（巧言易以招尤）知者不博（守元得一明理達根）博者不知（通於物務事多則惑）

普鍊帝君注曰信誠實也誠實之言有根本而無枝葉固不足以悅人之耳未見美也而不美實有至美者存若多事美言或秩秩或娓娓是誠美矣而言不由中徒滋圭玷亦安取是不信為哉推之於善果有美之在中焉用辯論以自炫而喋喋好為辯給者是佞而已矣未見為善也況大道只要能知知則貫貫則該其焉用博苟沾沾於多學而識自謂能博究之窮大失居其所知固甚黠也不可謂之知也

聖人不積（聖道運而無所積）既以為人已愈有（如鑑之照而不疲）既以與人已愈多（如井之汲而不竭）

又曰夫所貴乎不美不辯與不博者以道一而已也聖人知其然常抱此一以自守而不多積以求炫於世要其一可卷而藏卽放而彌者也本此一以爲人是卽以已所有者爲之也而取之不窮已愈有焉本此一以與人是卽以已之多者與之也而用之不匱已愈多焉

天之道利而不害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之守位曰仁

又曰於此而更悟天之道矣天能利人亦能害人而能害不害惟物是利焉此天之所以爲天也道也於是而更悟聖人之道矣天下能爲者未有不爭而能爭不爭爲運於無爲是聖之所以爲聖也亦道也道在不爭道在不害而歸本於不

積不積則亦不博不辯不美焉道本沕穆仍還他一箇沕穆知聖者其天乎則天者其聖乎噫太上之言道也至矣蓋蔑以加矣

太上道德經解後跋

余少學時與釋者佛印遊頗得禪機三昧嗣後凡見梵典罔不了然心胸間而於道德之學則未之有得也迨後以黨籍見謫嶺表時與木石鹿豕居遊一日登迴鶴峯見有黃冠拍板唱歌而來向余長揖曰公學富矣亦曾見道德尊經乎余曰嘗讀之能解道德尊經乎余曰略解之黃冠因哂不置謂余曰解則解矣略解何言也倏忽不見因悟黃冠乃異人而未叩其姓名閱兩載恩詔回京師黃冠之言未嘗一日忘每欲將道德經研窮作注而政務紛擾迄無成就嗣得余弟子由敬注尊經一帙繙閱之餘不覺起敬起羨以爲此注一出當無復有出其右者而

今乃見八洞仙祖合注異體同心同心同筆同筆同妙分明八洞之文如出一人之手倘所謂合同而化者耶自有此注而諸注可無庸矣自有此注而尊經益昭垂不朽矣余忝列仙末既獲見宏文而捧誦之因詳述所由而敬跋之蓬萊大吏列仙領班蘇軾敬跋

太上道德經解後跋

道德尊經乃洞眞祕典非至人莫能窺其奧非至義莫能闡其文人人皆知是經之義以靜爲本以虛爲用以無爲爲爲以無事事事事運在玄牝妙在谷神而其實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舉凡家國天下之要身心性命之本以至萬理萬事萬物萬殊皆莫踰焉是猶太極然範圍億天而不外任人各証境界自別千變萬化統於一極天地因之以運行日月因之以昭明時序因之以和順聖佛因之以統同任舉一義總含無量義此

孚佑上帝所以於分疏之外又有闗義之作也昔

觀音大士云道無名法卽道卽道卽法

太上云專炁致柔此卽是正法得此法道在斯專者一也致者極也專一其炁動靜無紛則靜之又靜斯可致極於柔者少有不專則靜而不靜非柔而近於剛矣非道也非法也爾法子古修須體此三昧　宏教恩師云

菩薩慈訓仙佛合乘此爲無上法語可卽此爲尊經注可卽此爲功修寶要知逐日講求只

菩薩一爲點出經中一言便徹上徹下無妙不入斯眞師一義含無量義証也爰敬述之爲全經注腳廣化弟子惠覺謹誌

太上道德經解後跋

嘗攷古今注道德經者不下八百餘家然或空論義理或附合金丹要皆專主所見未能洞會本源夫

太上爲大道之祖萬法之宗一切佛仙賢聖皆從此出正如日麗億天容光必照大者見大小者見小蓋自乾坤開肇而代代化身初三皇時爲萬法天師中三皇時號盤古先主又爲有古大先生后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華子女媧氏時化身號鬱密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子人皇軒轅時化身號廣成子少皞時化身號隨應子顓頊時化身號赤精子帝嚳時化身號錄圖子帝堯時化身號務成子帝舜時化身號尹壽子夏禹時化身號眞行子商湯時化身號錫則子特未有誕生之跡至商十八王陽甲十四年分神化炁寄胎與玄妙玉女八十一載至商第二十二王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誕跡於楚之苦縣瀨鄉曲仁里母降左腋攀李指姓名耳字伯陽號曰老聃是爲后天老子在商湯爲守藏史在武王時爲柱下史至周昭王二十三年西出函谷關令尹喜留至福地著此五千言今得

孚佑上帝逐句詮解妙徹玄微著字無多選言居要又得

八祖合注理無不賅義無不貫平正通達一洗從前支離附會之說眞堪與經並垂萬古矣今同人共將全書宗正重加釐訂

小子校繕是經謹跋識數語於簡末云純陽法嗣正化子恩洪

太上道德眞經四子古道集解序

僕草澤無名之野人也素不以進取介意及冠之後酷嗜恬淡之樂究丹經卜筮之術至於晚年讀古人書披閱諸子探賾聃經之奧章章有旨可謂深矣遠矣因觀諸家解註言多放誕互起異端朱紫殽亂殆越百家失其古道本眞良可歎也獨莊列文庚四子之書迺老氏門人親授五千言教各著撰義與相同其餘諸解紛紜肆辯徒以筆舌爲功虛无爲用了無所執又豈可與四子同日而語哉僕昔隨仕嘗遊京都得參高道講師略扣玄關盡爲空性之說不能述道之一二內省不疚深造其道而自得欲以極世欲之多蔽悼聖道之不行又恐膠疑泥惑之

流黐起蜂喧之議故摭其四子引其眞經集爲一編以破雷同之說因目之曰四子古道義又述經史疏十卷以相爲之表裏今幸苟完是論非當恃其臆說不惟新當時聞見抑爲千古之龜鑑也請好事君子幸無哂焉偃息之暇因援筆而直書之旹

大定十九年己亥歲元日古襄寇才質謹序

後序

竊聞莊列文庚者迺老氏之門人高弟也當此周時皆親授五千言教探道德之奧旨捨四子之外其孰能與於此哉今之諸集解義多浮誕了無所執各尙異端百無一當尙辭者逞於談辯遺於體要玩理者拘於淺近昧乎指歸是以大道隱於小成固閉而不能開久屈而不能伸由是天下莫不以空性爲科邪說爲惑皆不能反于正道也今古襄寇志道者多聞博識有生知自然之性自㓜及冠心不掛細務不以名利爲急酷嗜恬惔之樂然而經史不輟於涉獵諸子之中僻好道德二篇閱及舊注背義者多故慨然篤志累日滋久不捨晝夜遂成一編之書

以論道德之根本然猶不肯恃已所長輙引莊列文庚爲證庶息天下未達者之謗議也迺目之曰四子古道義十卷或隨經辯注或總章定名纂違義者有一百餘家譏改本者近八百餘家尊上古結繩之化述聖人體道之規誚尙怪以遺眞鄙泥空而失治門目備次章句有歸鬼神之說斥之於無稽方術之事屏之於不用其道之功用燦然靡所不載可使後之宗風者開卷見道而不勞聰明昔孔子推高老氏之言故嘗歎之猶龍以其變化不測可謂玄德深矣遠矣驗之於古考之於今俾人甚易知甚易行爲萬世之龜鑑者不據是論余何言哉於戲聖道之興信有時乎業得觀高論醉眼豁然如披霧而覩光明益天

之未喪斯文也謹援筆直序跋之卷尾姑以讚先生之用心耶

時大定二十年庚子歲正月上元日鄉貢進士滹源繁時劉謂

庭直序

太上道德眞經四子古道集解

古襄寇才質集

道可道章第一

此章南華經言天地無爲不言之教者古之所大也而三皇之所以共美也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無爲而已矣古者大道不稱大辯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後世孰知不言之教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夫道無爲天地不言之大教矣天常無欲無爲自化無教言也

道可道通玄經道原篇曰夫仁義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無常之行故道可道也**非常道**洞靈經曰後世仁義禮樂人事小成之道曰可道之教飾辭政敗非常道也**名可名**通玄經曰書學者人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詐僞不知於道夫著於竹帛之書鏤於金石之言可傳於人者非藏書也故名可名非常名也**非常名**洞靈眞經曰後世多誦方書或學技藝通說之言曰可言之言翦巧綺濫非常言也**無名天地之始**通玄經曰無名則無形大道無形卽靜而無爲大常之道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此之謂天府大道無教也**有名萬物之母**通玄

經曰有名則有形天地有形卽靜而不言大常之言不言之言芒乎大哉此之謂天府天地無言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南華經曰有天道焉無爲而尊天道也天地大智無爲閑大道無爲自然之妙也**常有欲以觀其徼**南華經曰有人道焉有爲而卑人道也人學小智有爲閒間人道有爲而徼倖也通玄經曰有爲也則傷而徼來也**此兩者**通玄經曰循天者與道遊也隨人者爲俗學也南華經曰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同出**南華經曰合異以爲同通玄經曰聖人從事於教同心而同歸**而異名**南華經曰散同以爲異通玄經曰後世五帝三王殊事而異路五帝異道而覆天下三王殊事因時而變而異言也**同謂之玄**通玄經曰上古聖人與天同心與道同體謂之無爲玄妙大道矣**玄之又玄**南華經曰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衆妙之門**通玄經曰道者一立而生萬物故萬事之根皆出道之一門南華經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其來無跡其往無涯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此章通玄經言聖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無

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是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大道無爲天地不言之教萬物自化不用小成美有爲言民惡不善也

天下通玄經曰後世無道治天下天下之賊也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治上有爲也下亦有爲也**皆知美之爲美**通玄經微明篇曰後世知學淺於道矣古不知學深於道矣今之知學外於欲矣古不知學內於性矣後世孰知知學爲不知道古不知學爲知道乎故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斯惡矣**通玄經曰夫道不可以聽聞聽聞非道乃學也道不可以明見明見非道乃學也道不可以辯言辯言非道乃學也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南華經元始曰古不知學深於道矣今知之學淺於道矣弗知內性知學外欲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古弗知學乃知乎道後世孰知不知之知乃知道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斯不善矣**南華經曰夫道不可以聽聞聽聞非道乃學也道不可以明見明見非道乃學也道不可以辯言辯言非道乃學也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通玄經曰人君之道有無相生也**難易之相成**通玄經曰古者以正教化易而必成後世以邪教化難而必敗捨其易必成從事於難必敗難易相成也

故長短之相形通玄經曰古者民童蒙長短不相形後世有爲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通玄經曰古者民童蒙高下不相傾輕重均則衡不傾無偏覆也後世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南華經曰大人之教若聲之於響通玄經曰如響之應聲上唱下和也**前後之相隨**南華經曰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通玄經曰如影之像形前後相隨也**是以聖人**通玄經曰大道之本在於法天上聖法天法天者法天地之道也虛靜無爲是謂天地**處無爲之事**通玄經曰古王道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通玄經曰古王道者行不言之教**萬物**南華經曰今計物之爲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故曰萬物**作而不辭**南華經曰天不產而萬物育地不產而萬物化**生而不有**通玄經曰道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此之謂神明無爲之道也**爲而不恃**通玄經曰道成物也莫見其所爲而萬物成此之謂神明無爲之道也**功成不居**通玄經曰不居者無爲也無爲則不居無名無言也大道無爲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夫唯不居**通玄經曰不居者即處無爲不動無言也**是以不去**南華經曰道之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

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

不尙賢章第三 此章南華經天道篇言古者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是以太古聖人之治天下虛心實腹乃無爲也常使民無知無欲不敢有爲不尙賢貴貨無爲則治也

不尙賢 南華經曰上古大道至德之世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 **使民不爭** 通玄經下德篇曰後世人之情性皆願賢已而疾不及人願賢卽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古者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卽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尙賢使民不爭 **不貴難得之貨** 通玄經上義曰古者爲國之道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 **使民不爲盜** 南華經曰古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也 **不見可欲** 通玄經曰古聖不見可欲心與神靜乃無欲也 **使心不亂** 通玄經曰後世人君好色弗使風儀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故治人者愼所以感之沖虛經曰後世君淫民淫古聖淡然無欲而民自樸 **是以聖人之治** 通玄經曰爲治之本務在無爲是以聖人之治虛無寂漠修自然之道淡然無爲而天下治 **虛其心** 通玄經曰其聽治也虛心得道聖人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不足故能成其賢者者不長 **實其腹**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則胷腹充實而嗜欲寡也 **弱其志** 通玄經曰其聽治也弱志得道志弱事強安靜不能不慮而得 **強其骨** 通玄經曰古者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卽合於神明無爲之道神明得其內者五藏寍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堅強而不匱無所不逮 **常使民** 南華經曰古者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治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 **無知無欲** 南華經曰古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則民素樸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南華經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爲無爲** 通玄經曰爲無爲事無事知不知也南華經曰帝王之務在於無爲 **則無不治矣**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淡然無爲而無不爲也淡然無治而無不治也

道沖章第四 此章南華經言夫道沖和之氣和養萬物也無所不在是處有之在螻蟻蠢物無不養育

何其道下挫其銳邪在瓦甓土石無不成就何其道愈甚散其紛邪在稊稗草木無不生成其道愈下和其光邪在

屎溺糞壤不揀穢汙同其塵也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天象乃誰氏之子象帝之先天象道之氣也

道沖通玄經曰大道陰陽和氣澄清而用之通玄經微明篇曰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或不盈通玄經曰道者和氣沖而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南華經曰天道沖和之氣生成萬物也無所不在是處有之挫其銳通玄經曰夫道挫其銳者無暴惡也解其紛通玄經曰夫道解其紛無爭亂也和其光通玄經曰夫道和其光者無怨逆也同其塵通玄經曰夫道和其塵同塵穢也湛兮似或存通玄經曰天以之清湛然澄靜吾不知誰之子南華經曰吾不知其誰氏之子象帝之先南華經曰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形道之子孫而以有形天地子孫可乎仲尼曰可有形先天地生者皆物邪物於物者道非物物

天地章第五

此章南華經知北遊篇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古聖人者原天地無爲之美達萬物自然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無爲之謂也不教仁義小成有爲多言之事以百姓爲草狗隨聖人之風聲自然偃化天下治也

天地不仁通玄經自然篇曰天地之道以德爲主道爲之命物以自正至微其內不以事貴不須禮而莊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五行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以萬物爲芻狗通玄經曰天地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聖人不仁通玄經曰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死者無怨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爲極是謂天德故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以百姓爲芻狗通玄經曰百姓聽上如草從風其於化也若風之靡草天地之間南華經曰地籟則衆竅是也夫籟者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吹萬不同而使其自然也咸其自取萬物怒號者其誰使耶其猶橐籥乎南華經曰人籟則比竹是已風唯無作作則萬物鳴號動而爲聲也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猶吹人籟比竹管籥之聲乎虛而不屈通玄經曰上聖法天虛靜無爲治天地之道也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是謂天地也動而愈出沖虛經曰唐之治天下遊

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唐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謠言乎童兒曰古詩也**多言數窮**通玄經曰後世民知書而道衰知數而德衰任數者勞而无功書數者人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許僞不知於道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沖虛經曰齊魯多機巧有善書數者**不如守中**通玄經曰爲教之本在去小㦸體道者佚而不窮神化無爲天下相應微矣此所謂天地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後世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大道無爲天地不言之教矣

谷神章第六

此章南華經言大道無形有情鬼神帝生天生地天得一氣清虛主其運也地得一氣安盅處其用也故天地谷神不死是謂陰陽玄牝造化之神玄牝陰陽之門戶是運天地根天則綿綿若存地則用之不勤道天地之根也

谷神不死沖虛經曰天地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四時爾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沖虛經曰大道常生常化無物不生無物不化陰陽爾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沖虛經曰大道陰陽疑獨其道不可窮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沖虛經曰天地四時往復其際不可終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沖虛經曰綿綿若存通玄

經曰大道至神綿綿若存故能天運南華經曰天其運也**用之不勤**沖虛經曰用之不勤南華經曰地處用也通玄經曰用之不勤故能地墆

天長地久章第七

此章南華經則陽篇言大道者氣之大者也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天地無私也故能長久是以古之聖人將欲禪位爲帝者奉天至公無私覆載也天下長久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耶故成其私

天長地久南華經曰天無私覆無不覆也地無私載無不載也**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通玄經曰大道者氣之大者也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天地無私也故能長久**以其不自生**南華經曰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長焉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故能長久**通玄經曰天地無私去也無私就也故能長久**是以聖人**沖虛經曰唐召於舜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南華經曰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後其時**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先以後爲主聖人法道之退者所以自後

也後以自安而身先通玄經曰退則故能先此天地之所成也以退取先矣外其身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大以小爲本聖人法道之小者所以自卑也卑以自衞而身存通玄經曰小則故能大此天道之所成也以亡取存非以其無私耶通玄經曰古者聖人與天地相保公正無私故能成其私南華經曰上古聖人無私德也其無私德其無私福

上善若水章第八

此章通玄經道原篇言夫水之爲道也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與天地共同是謂至德水柔近於道夫上古聖人法天善道若水之上善

上善若水通玄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水善利萬物通玄經曰夫水之爲道也上天爲雨露萬物不得不生又不爭通玄經曰水流不爭疾去而不遲處衆人之所惡通玄經曰澤及蚑蟯而不求報故幾於道通玄經曰水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水柔近於道居善地通玄經曰水之爲道也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心善淵通玄經曰水廣不可極深不可測與善仁通玄經曰水則富贍天下而不既德言

善信通玄經曰夫水有餘補不足任天下取與政善治通玄經曰夫水息耗滅益過於不誠事善能通玄經曰大水利貫金石强勝天下動善時通玄經曰夫水稟受萬物而無先後夫唯不爭通玄經曰夫水所以能成天地至德者以其綽約潤達也故無尤矣通玄經曰夫水之爲道也百事不得不成長極無窮遠淪無涯大苞羣生施百姓而無費

持而盈之章第九

此章通玄經言末世天子公侯而志驕用心奢廣不可長久驕奢亡國也南華經曰古聖毀志之勃富貴驕奢二者勃志也不動胷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爲而無不爲也

持而盈之南華經曰盈則溢矣不可自滿也不如其已通玄經微明篇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南華經曰銳則挫矣不可自驕也不可長保通玄經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沖虛經曰揣利害不如其已金玉滿堂通玄經曰古者聖王處大滿而不溢故能長久末世滿溢者亡莫之能守通玄經曰處大不溢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末世不能守之失天下也富貴而驕通玄經曰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末世

富貴驕奢者亡**自遺其咎**通玄經曰富貴不以明自鑑而能無爲非而不亡者寡矣**功成名遂**通玄經曰天地極則反盈則損日月是也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而況於人乎**身退天之道**通玄經曰主驕則恣恣則極物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道然也

載營魄章第十此章南華經天道篇言夫虛靜柔弱平易無爲純粹素朴此六者道之形體也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慮息心焉休則虛靜無爲而天下治無不爲也是故太古神人眞人至人聖人道人德人人體之以虛靜柔弱平易無爲純粹素朴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神聖至眞之人無爲守天下故能長久也

載營魄抱一通玄經曰太古神人體道虛靜曰虛無者道之舍也虛者中無載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君通於一而萬事畢南華經曰神人者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之謂神人**能無離乎**南華經曰古之人內直善道無爲其一者與天爲徒今之人外曲禮敬有爲不一者與人爲徒**專氣致柔**通玄經曰太古聖人體道守柔

弱曰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柔弱者道之用也積柔成剛積弱成強不積而成未之有也南華經曰聖治者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能如嬰兒乎**南華經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無爲守其內而不爲其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有爲爲其外而不守其內**滌除玄覽**通玄經曰太古至人體道守平易曰平者心無累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平易者道之素也平易恬淡此天地之平也南華經曰至人者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物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之謂至人**能無疵乎**南華經曰古之人無爲治其內而不有爲治其外今之人有爲治其外而不無爲治其內**愛民治國**通玄經曰太古道人體守無爲曰無爲者守靜也守靜能爲天下王清靜者道之鑒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所謂無爲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謂其私好不害於公道邪欲不傷於正德故常虛而無爲見素抱樸不與物雜謂之曰無爲**能無爲乎**通玄經曰古之人味道不舍也今之人舍道不味也釋道而任學者危棄德而用才者困**天門開闔**通玄經曰太古眞人體道守純粹曰純粹者道之幹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靜而與陰同閉動而與

陽同開能至於無淫樂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樂極矣此眞人遊純粹之道也南華經曰古者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純粹而不雜此養神之道也純粹之道唯神是守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能 體純素謂之眞人

能無疵乎通玄經曰今上觀眞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 恥 澆薄不淳

明白四達通玄經曰太古德人體道守素樸曰不憂不樂德之至也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智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容道將爲汝居瞳子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眞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南華經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 此 謂德人之容

能無知乎通玄經曰上古之人明白人素無爲復樸大正不險故民易道至忠復樸民無僞匿今後世之人以聰明爲治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爲智者苦心而無功

生之畜之通玄經曰此六守者先王所以無爲守天下故能爲大道生畜無爲之君是謂玄德

生而不有南華經曰生而不有

爲而不恃南華經曰爲而不恃

長而不宰南華經曰長而不宰

是謂玄德通玄經曰太古聖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不發號令移風易俗其惟心行神化無爲也孰知不言之教不道之道芒乎大哉後世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無爲之道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此章南華經馬蹄篇言善意古之善治天下者規矩不然古者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人民淳樸無上巧焉後世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而陶匠善治埴木生其巧僞此亦後世治天下者教土木之工巧僞之過也古者白玉不毀孰爲圭璋純樸不殘孰爲犧樽故殘樸以爲器後世工匠巧作之過也洞靈經曰古者至治之代輿服純素則人不勝羨嗜欲希微而服役樂業矣治國之宗也後世衰末之代輿服文巧則流俗炎慕人不忠潔而恥樸貴華矣夫恥樸貴華之謂浮浮者亂國之梯也故後世五帝創作車室三器恥樸貴華矣

三十輻共一轂通玄經曰上古爲國之道工無淫巧其車素而不雕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通玄經曰後世工爲奇巧車輿極於雕琢歷歲不成無益於用有益於費埏埴以爲器通玄經曰古者爲國之道工無淫巧其器素而不飾當其無有器之用通玄經曰後世工爲奇巧器用遂於刻鏤歷歲不成無益於費鑿戶牖以爲室南華經曰古者巢居穴處謂之有巢氏晝食橡栗暮栖木上當其無有室之用通玄經曰後世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洞靈經曰時事不襲奪之以土功是謂大凶冲虛經曰齊魯多機巧有善土木者故有之以爲利通玄經曰今器有形者逐事也逐事者成器也故有功以爲利利器喪道也無之以爲用通玄經曰古道無形者作始也作始者樸也故無名以爲用用樸不器也

五色章第十二此章南華經言古者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末世人也孰能得無爲哉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於形也傷身損性亦愚癡哉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㥧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取捨亂心使性飛揚羽旄之容色之末也鍾鼓之音樂之末也口徹爲甘味之末也此五末者皆生民損命之大害也此戒末世王者好聲色禽荒失天下也

五色令人目盲通玄經九守篇曰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南華經曰目觀錦繡彩艷之色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五音令人耳聾通玄經曰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南華經曰耳營鍾鼓管籥之聲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五味令人口爽通玄經曰三曰五味亂口使口生瘡南華經曰五臭薰鼻困㥧中顙五味濁口使口厲爽口兼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通玄經曰四曰取捨亂心使性飛揚馳騁田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衰世之主刳胎焚郊覆巢毀卵焚林而畋竭澤而漁鳳凰不翔麒麟不遊冲虛經曰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

君欲放生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如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通玄經曰末世求貨者爭難而爲寶珠玉貴而天下爭衰世之主鑿山石挈金玉剔蚘蝂消銅鐵萬物不滋**是以聖人**沖虛經曰今天下之人皆迷於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通玄經曰爲正之本在去聲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不顧後患者邪氣也**爲腹**通玄經曰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悅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口鼻不知所欲皆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不爲目**通玄經曰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鼻香五臭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故去彼取此**通玄經曰故去彼取此天殃不起得於此者忘於彼則咎去福來

寵辱章第十三此章南華經言古聖去志之勃名利榮顯二者勃志也不動胷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爲也唐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寄託天下也舜以天下

讓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況乎戰國亂世之君爭名競利忘身滅國者榮貴患身也可以讓王寄託天下尊生貴身故能長久

寵辱若驚沖虛經曰名者賓也身者實也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趍名而已有名則尊榮名亡則卑辱尊榮則逸樂順性者也卑辱則憂苦犯性者也**貴大患若身**沖虛經曰夫守名而累身將恤危亡之不殺豈徒逸樂憂苦之閒哉**何謂寵辱若驚**南華經曰榮辱立然後覩所病敢不愼乎**寵爲上**通玄經道原篇曰富貴有名有名者尊寵也高賢爲上矣**辱爲下**通玄經曰貧賤無名無名者卑辱也卑賤任下矣**得之若驚**通玄經曰利爲福始利與害同門**失之若驚**通玄經曰福爲禍先禍與福同隣**是謂寵辱若驚**南華經曰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何謂貴大患若身**通玄經曰今之春秋以爲大患者利害禍福不可不察也**吾所以有大患者**通玄經曰志有所欲忘其所患**爲吾有身**通玄經曰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

患**及吾無身**通玄經曰不求名則無患不求利則無害**吾有何患**通玄經曰身以至爲本富貴其寄也**故貴以身爲天下**通玄經上仁篇曰古之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名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生之所由來遠矣而輕失之豈不惑於名利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矣**若可寄天下**南華經曰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犬馬珠玉皆不受狄人之所求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人臣奚爲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愛以身爲天下**南華經曰古之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若可託天下**南華經曰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於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捨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所欲得爲君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此章沖虛經天瑞篇言昔者聖人因陰陽虛無之道以統天地之有形夫有形天地者生於陰陽無形之道則天地有形從道陰陽無形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故太易者神之始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天地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混沌混沌者言天地相混沌而未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大道道無形埒謂之自然若能太古造化天地之始陰陽混沌是謂太極大道之綱紀爲八十一章之首焉

視之不見名曰夷沖虛經曰太初者氣之始也視之不見通玄經曰太初有名視之不見其色是謂虛無之氣實出於虛無色而使天地色焉**聽之不聞名曰希**沖虛經曰太易者神之始也又曰太極聽之不聞通玄經曰太極有名聽之不聞其聲是謂陰陽至神有生於無無聲而使天地聲焉**搏之不得名曰微**沖虛經曰太始者精之始也搏之不得通玄經曰太始有名搏之不得其形是謂微妙之狀形生於微無形而使天地形焉**此**

三者不可致詰通玄經曰大道陰陽靜而無體無色無聲所以論道不可言也道無問問無應南華經曰道無
問問無應不可言也心困焉不能知口闕焉不能議故混而爲一沖虛經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言天地氣形質具
而未相離謂之混沌通玄經曰天地未形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南華經曰夫道無形在太極之
先而道不爲高在太極之下而道不爲深繩繩不可名通玄經曰道至大者無形狀樸至大者無度量復歸
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通玄經曰道者陰陽和氣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
惚南華經曰無有之道視無狀貌杳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色聽之而不聞聲摶之而不得形是謂恍惚虛無之道通玄
經曰天道恍惚無際遠不可止近無所終是謂大道之經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南華
經曰太清之道其始無首其終無尾無始終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南華經曰冉求問於孔子曰未
有天地可知古始之道邪仲尼曰可古道猶今天地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能知古始沖虛經曰昔者聖人因陰
陽虛無之道以統天地之有形天地者生於陰陽虛無之道是謂道紀沖虛經曰則天地有形從道陰陽無形而
生故有太易有太極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是謂道紀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此章通玄經守弱篇言古者三皇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虛則正其
盈則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則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狹德施天下守之
以讓武力勇毅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此七者先王所以無爲守天下故能長久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
不盈是故弊不新成上古聖人善治天下者無爲之道七守謙也

古之善爲士者通玄經上仁篇曰古之善爲天下者微妙玄通通玄經曰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
其德而無爲也玄通大治而無不爲也深不可識通玄經曰無爲而無不爲也故爲天下有容夫唯不
可識通玄經曰能得其容無爲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故強爲容通玄經曰故爲天下容曰豫兮其若
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隣儼兮其若客渙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曠兮其若谷此爲天下容豫若
冬涉川通玄經曰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不敢行者退不敢先守退讓也猶若畏四隣通玄

經曰猶兮其若畏四隣者恐四傷者守柔弱不敢矜者**儼若客**通玄經曰儼兮其若客者謙欽敬也謙欽儆者自卑下尊敬人也**渙若冰將釋**通玄經曰渙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敦兮其若樸**通玄經曰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自虧缺不敢全也**曠兮其若谷**通玄經曰曠兮其若谷者不敢勝盈也不敢勝盈者見不足不敢自賢也**混兮其若濁**通玄經曰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明清也不敢明清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通玄經曰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通玄經曰沖以虛之徐盈**保此道者**通玄經曰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成全見不足故能賢處濁辱故新鮮服此道者不欲盈**不欲盈**通玄經曰古者三皇有誡之器名曰宥巵其虛則正其盈則覆**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通玄經曰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道無為而無不為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此章南華經言古士不尊引而壽無不忘心養神也無不有道守靜也此天地之道聖人無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靜無為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聖人休慮息心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年壽長矣故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此養神之道也夫道無為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彭祖得之於道上自有虞下至五霸凡八百歲矣太上老君得之於道五百餘歲莫知其所終古聖守靜延命千歲也

致虛極通玄經道原篇曰古聖賢治身而賤治人幾於道矣故曰致虛極也守靜篤也**守靜篤**通玄經曰守靜篤無為者守靜也沖虛經曰莫若虛莫若靜虛靜者得其居也**萬物並作**通玄經曰萬物並作春生夏長也**吾以觀其復**通玄經曰吾以觀其復秋收冬藏也**夫物芸芸**南華經曰春氣發而百草生萬物芸芸動也**各復歸其根**南華經曰正得秋而萬寶成各復歸其根靜也**歸根曰靜**通玄經曰草木之有根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南華經曰草木之倒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病然靜可以補病皆搣可以休老寍可以止遽**靜曰復命**南華經曰今已為物也欲復歸其根不以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通玄經曰太古眞人呼吸陰陽而羣生莫不仰其德以和

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復命曰常**通玄經曰至伏羲神農軒轅氏昧昧懋懋皆欲

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順而不一**知常曰明**通玄經曰五帝唐虞之世總領天地綱紀四時調和

陰陽于是萬民莫不悚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亂三王夏殷之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眞**不知常**

通玄經曰施及周室淳散樸離道以爲文學之僞險德以爲禮樂之行智巧萌生祖學以疑聖華誣以脅眾天下澆漓**妄**

作凶通玄經曰五霸戰國諸侯背畔民人以攻擊爲業災害生禍亂作舉兵爲難攻城濫殺使陣死伏尸數十萬老弱饑

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也**知常容**通玄經曰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爲萬物皆容

乃公通玄經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則捨公就私背道而任欲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公乃王**南華經曰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王乃天**通玄經曰清虛者天之明也**天乃道**通玄經曰清靜者道之鑒也洞

靈經曰虛者道之體靜者道之地**道乃久**通玄經曰虛靜之道天長地久**歿身不殆**通玄經曰養命之本

在於虛靜南華經曰大無爲治於天下小無爲養於身命

太上章第十七

此章通玄經言古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爲其美在和其失在權後世之道

曰無法不可以爲治不知禮義不可以爲法法能殺不孝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

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措而不用夫三王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古道淳樸而無

盜心哉教不可苟去苟自治不知一人無爲之本而救之以刑政之末無以異於鑿渠以止水抱薪以救火名之曰

益多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無爲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

太上下知有之通玄經自然篇曰太上神化昔者三皇養化無制令而民從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刑措而

不用治之本也朝廷蕪而無爭訟之迹田野辟而無兵革之僞故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通玄經曰

其次五帝有制令也使不得爲非而無賞罰**其次畏之侮之**通玄經曰其次三王主刑賞平刑而罰暴利賞

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信不足**通玄經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

令外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有不信**洞靈經曰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上不勤明也**由其貴言**通玄

經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古聖人爲能知權言之必信期於必當**功成事遂**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爲隣無爲而無不爲**百姓謂我自然**通玄經曰信君子之言也忠君子之意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聖賢之化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大道至德之世赫胥氏之時民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淳樸有忠孝也及至三王懸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大道廢而有仁義六親不和也然後五霸屈折禮義以臣天下之刑智慧出而大僞國家昏亂也而民乃始踶跂好智爭歸巧利不可禁止也此亦三王仁義小成巧智教民生賊詐之過也三王刑政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仁義三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非久常之道也

大道廢南華經曰古者大道至德之世端正而不知以爲仁相愛而不知以爲義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故五帝道散而爲人德**有仁義**通玄經曰三王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南華經曰三王之治天下名曰仁義有爲治之而亂莫甚焉仁義舉賢則民相賊不足以厚民子有殺父也**智慧出**通玄經曰五霸道狹後任禮智任智者中心亂爲智慧者則生姦姦俗亡國之風也**有大僞**南華經曰五霸禮樂偏行則七國戰兵天下亂矣禮樂任智則民相盜不足以厚民臣有殺君也**六親不和**南華經曰六親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有孝慈**南華經曰古者大道至德之世孝子不諛其親子之盛德也事親則慈孝**國家昏亂**南華經曰廷無忠臣國家昏亂諸侯之憂也**有忠臣**南華經曰古者大道至德之世忠臣不諂其君臣之盛德也事君則忠貞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此章通玄經言古者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後世之民知書而道衰知數而德衰知契券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小巧害正小能害道小辯壞治苛慘傷德古者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樸民無僞匿其作文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爲姦僞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夫察於刀筆之跡者不知無爲治亂之本智詐萌生盜賊多有上多欲則下多詐以書智生患以書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清也難矣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無爲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故曰我無事

而民自治

絕聖棄智南華經曰而且悅聖邪是相助於民藝也悅智邪是相於民疵也故曰絕聖棄智天下大治**民利百倍**通玄經曰書學者人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巧僞不知於道民僞亂矣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南華經曰而且悅仁邪是亂於民德也悅義邪是悖於民理也**民復孝慈**南華經曰攘棄仁義民反孝慈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人含其德則天下僻矣**絕巧棄利**南華經曰而且悅禮邪是相助於民技也悅樂邪是相助於民淫也悅聰邪是民淫於聲也悅明邪是民淫於色也**盜賊無有**南華經曰仁義禮樂舉賢任智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正晝爲盜日中穴壁故曰絕巧棄利大盜乃止**此三者**南華經曰民智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智不足則詐詐僞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責上好巧智也**以爲文不足**南華經曰尚文華滅質博學溺於心智民始惑亂於華誕無以反其質性不足以厚民**故令有所屬**通玄經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人生學還自賊各以所好還自爲傷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以學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難

矣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故捨聖智廢仁義外賢能滅事故禁姦僞則賢不肖齊於道矣**見素**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清靜之治者質眞而素樸虛靜而無爲見素抱樸不與物雜**抱樸**南華經曰古者聖人明白入素無爲復樸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少私**南華經曰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寡欲**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漠然無爲而民自化淡然無欲而民自樸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此章通玄經言末世立太學而教之此其治之技能也得道則學失道而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此其學也失道而任學者危棄德而用才者困以聰明爲治者勞心而不明以巧智爲治者苦心而無功上多學則下多事上煩擾則下多亂以學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者也難矣

絕學無憂通玄經道原篇曰書學者人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詐僞不知於道故絕學無憂南華經曰絕學捐

書無憂患矣**唯之與阿**南華經老子問南榮趎曰子自楚來乎南榮趎曰唯智以之言問乎狂屈狂屈曰唉**相去幾何**通玄經曰末世九流爲學者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爲治猶持方柄而內圓鑿欲得宜適難矣**善之與惡**通玄經曰古之爲道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相去何若**南華經曰古者必先道德智謀不用必歸其天無爲而治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人之所畏**通玄經上仁篇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閒善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不可不畏**通玄經曰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洪之民自攻其後而歸神農氏故曰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通玄經曰末世無道治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爲讎不可得也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洞靈經曰末世人主之用人也貴耳聞之聰目見之明口可道之言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者敢矣**如享太牢**通玄經積誠篇曰修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學而不厭所以持身也**如登春臺**洞靈經曰末世人君之用人也貴耳聞之聰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明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口可道之言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我獨怕兮**洞靈經曰古者聖王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聰目不見之明口不可道之辯而百姓無爲暢然自理矣**其未兆**南華經口學者學其所不學也至於道矣**如嬰兒之未孩**通玄經曰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不言之用者變乎大哉**乘乘兮若無所歸**通玄經曰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事不知所乘動不知所止謂之道**衆人皆有餘**通玄經曰衆人之學役聽而不聽視而不明言而不信行而不治爲而不成**而我獨若遺**通玄經曰聖人之道愚芚不聽而聽不視而明不言而信不行而治不爲而成**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通玄經曰下士衆人之學古者聖人所不爲也**俗人昭昭**洞靈經曰末世以耳目聰明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人皆攘奮以賣譽**我獨若昏**洞靈經曰古之以心慮無爲取人者宧少而政清人皆靜正而勤德**俗人察察**洞靈經曰末世澆危之代務取可問可見可言之材吏攘奮以賣譽則刑之而不畏鳴呼人主豈知之哉**我獨悶悶**洞靈經曰古者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言之材吏靜正而勤德則不言而自化鳴呼人主豈知之哉**忽若晦**南華經曰古者聖人心若死灰晦晦昧昧無心所謀乃無爲也**寂兮**

似無所止通玄經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惟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衆人皆

有以南華經老聃曰人皆取先堅則毀矣人皆求福銳則挫矣我獨頑似鄙南華經老聃曰我獨取後受天

下之垢我獨曲全苟免於咎我獨異於人南華經老聃曰人皆取實已獨取虛以深為根以約為紀無為而笑

巧而貴求食於母南華經曰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此章南華經至樂篇言夫道無形而生天地之有形也芒乎芴乎而

無出有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察其道始生而本無生而本無氣而本無形雜乎芒芴虛無之間虛變而有神神

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故曰窈冥無形中有精焉其精甚眞中有四時

之信乃道眞精之信也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通玄經曰大常之道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舒卷兮與陰陽俯仰兮道之

為物惟恍惟惚通玄經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恍恍惚惚惚兮恍其中有象通玄經曰惚兮

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惚其中有物通玄經曰恍兮惚兮其用不詘兮窈兮冥其中有

精通玄經曰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其精甚眞通玄經曰必得陰陽和氣之精天地萬物方能生成其中

有信通玄經曰夫道無形其中有信南華經曰夫道有情有信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自古及今其

名不去通玄經曰四時為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以閱衆甫通玄經曰道者立而生萬物故萬物

之惣皆閱道之一孔萬事之根皆出道之一門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通玄經曰陰陽四時

生成萬物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此章南華經天地篇言古之畜天下者一人無欲而天下足一君無為而

天下化一主淵靜而百姓定通於一萬事畢是以古之聖人枉曲弊己之能抱守一君之無為治天下之法式萬物

自化少則得治不自矜伐於多能也

曲則全通玄經曰屈者所以求伸也屈寸以伸尺君子為之枉則直通玄經曰枉者所以求直也小枉而大直

君子爲之窪則盈通玄經曰古之善爲君者法於江海窪下以成其廣服此道者不欲盈也弊則新通玄經曰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少則得通玄經曰凡古之人事欲少也所謂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事少者約所守也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多則惑通玄經曰凡今之人能欲多也所謂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廢置曲得其宜能多者無不治也所求多者所得少而不知失故無道以理之法雖多足以亂是以聖人通玄經曰古者君通於一則萬事畢古能知一則天下無一不知後世不能知一則天下無一能知抱一爲天下式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執一無爲君執一則治無一則亂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羣治然而戰戰慄慄日愼一日是以無爲而一之成道也所守甚約所治甚廣不自見故明通玄經自然篇曰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通玄經曰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通玄經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通玄經曰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通玄經曰古之善爲君者無爲不爭故莫能與之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南華經曰素樸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古之所謂曲則全者

豈虛言哉通玄經曰古君道者非所以有爲也所以無爲也智者不以得爲事仁者不以位爲惠可謂無爲一矣誠全而歸之南華經曰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此章通玄經言末世天子諸侯以天下一國爲家以萬物爲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卽氣實而志驕譬猶飄風驟雨不可長久是以古之聖人執柔弱不敢飄風暴雨故能長久象天無怒從道爲善天下長久也

希言自然通玄經曰善怒者必多怨憔隨天地之自然而能聽理飄風不終朝通玄經曰江海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驟雨不終日沖虛經曰夫江海大溢也不過三日飄風驟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孰謂此者天地通玄經曰飄風驟雨行强梁之氣天地尚不能久通玄經曰飄風暴雨不終日尚不能久而滅而況於人乎而況於人乎沖虛經曰不妄喜怒賞罰不阿南華經曰古者聖人去德之累喜怒也不動胷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爲而無不爲也故從事於道通玄經曰是以聖人法天爲善弗爲凶怒

而成其德故能長久道者同於道南華經曰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德者同於德南華經曰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失者同於失洞靈經曰當責眾人之惡者視己善乎哉通玄經曰喜怒節則怨不犯也怒出於不怒怒無作色是謂計得同於道者道亦得之通玄經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近近之則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物而不藏勝物而不傷同於德者德亦得之通玄經曰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故善者以弱爲强轉禍爲福積石成山積水成河積德成王不積而成未之有也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沖虛經曰然喜怒豈妄發哉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也信不足洞靈經曰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有不信洞靈經曰夫人不相信由政不主不勤明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此章南華經言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道故此楊朱墨翟師曠離朱工倕曾史巧辯聲色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師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綵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且夫屬其仁義雖通如曾史屬其五聲雖通如師曠屬其五色雖通如離朱屬其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聰明於道善於德也吾所謂善者善道無爲而已矣且夫失性有五聲色臭味取捨此五事者皆生民喪命之大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聲色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於道也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巧辯聲色之惑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跂者不立南華經曰駢拇枝指旁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出乎性哉而侈於德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跨者不行南華經曰附贅懸疣多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駢之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自見者不明南華經曰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自是者不彰南華經曰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自伐者無功南華經曰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

是已**自矜者不長**南華經曰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其於道也曰**南華經曰故此楊朱墨翟曾史師曠離朱工倕皆多駢小成聰明聲色巧辯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餘食**南華經曰彼古正道而正性者不失其性命自然之情故合於道者不為多駢而枝於德者不為旁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合自然之正也今小成聲色斷續人之性者也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聲色之憂悲也**贅行**南華經曰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古者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藏其聽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智則天下不惑矣人藏其德則天下不僻矣**物或惡之**南華經曰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小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故有道者不處**南華經老聃曰余愧乎道德不行故不取於小成楊墨之邪說也是以莊子上不敢為仁義小成之操而下不敢為楊墨淫僻之行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此章沖虛經天瑞篇言道無形埒變而為一氣一氣九變而成混沌

混沌者天地形變之始也故有物混成陰陽開闢先天地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道生天地也

有物混成通玄經道原篇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謂也**先天地生**南華經曰夫道無形生天生地先天地生者也**寂兮寥兮**通玄經曰惟道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獨立而不改**通玄經曰陰陽道者獨自一立而生萬物自古及今未嘗變易**周行而不殆**通玄經曰天運地墆四時為紀綱剛柔相成萬物乃生**可以為天下母**南華經曰道之所在無乎不可通玄經曰以天為父以地為母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吾不知其名通玄經曰吾強名之名字之曰道為**字之曰道**洞靈經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道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形類布置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為物府不為事官无為功尸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通玄經精誠篇曰道本無聲聖人強為之名以一大為稱**大曰逝**南華經曰夫道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逝曰遠遠曰返**沖虛經曰夫道遠自太古返至今日年數故不可紀天長地久不可窮也**故道大**通玄經曰大道陰陽者氣之大者也位居天外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包裹天地而無表裏空洞覆載周無所硋**天大**通玄經曰天之有象者形之大者也**地大**通玄經曰地之有形者形之大者也**王亦大**南華經曰

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域中有四大南華經曰又何知天地之足以窮四大之域而王居其一焉通玄經曰天明日明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王法地南華經曰莫富於地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地法天南華經曰莫神於天通玄經曰地承天萬物形天法道通玄經曰夫道至神幹旋天運南華經曰夫道無形覆載天地而不爲巧道法自然通玄經曰道者自然之妙也南華經曰夫道無形自本自根自然之本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此章通玄經言末世天子公侯而志驕而以自要尊貴卽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爲而自輕躁而多欲輕躁失本亡天下也

重爲輕根通玄經曰上古聖人無爲而化者持重而不輕也持重以制輕天下皆寍靜爲躁君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清靜之德者閑靜而不躁也處靜以持躁天下皆安君根本也是以君子終日行南華經曰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君子所以治國賢人未嘗過而問勞佚焉不離輜重南華經曰君子爲政豈敢輕乎雖有榮觀通玄經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燕處超然通玄經曰君子之道靜則下不擾下不擾則民不亂奈何萬乘之主通玄經曰萬乘之勢以萬物爲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而以身輕天下通玄經曰萬乘之勢自輕則功名不成輕則失臣通玄經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者也若爲而自輕則失君本躁則失君通玄經曰卽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躁而多欲縱欲失本

善行章第二十七此章南華經言帝王之德配天地之無爲此乘天地之道馳萬物之自治而用人羣無爲之道也道德之本在於上立要在於一人無爲而天下治常爲五善無爲之要以救人物天下皆善是謂要妙五善救民也

善行無轍跡通玄經曰古者聖人無爲教不下堂而化行四海不行而自治行而無跡也善言無瑕謫通玄經曰後世待言而使命其於爲治難矣古者不言之命古聖人所以爲師無一言而大動天下其惟心行無爲也不

言而自往事而無傳**善計不用籌算**通玄經曰王通於一而萬事畢聖人無爲無智慮也不謀而自當不慮而自得**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通玄經曰古者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刑措而不用不令而自禁**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通玄經曰古者聖人不施法令風俗移易其唯心行道也不行而自制南華經曰古者約束不以繩索後世待繩約而固者是寖其德也**是以聖人**通玄經曰上古聖人無爲明照天下執道之要秉要以救衆**常善救人故無棄人**通玄經曰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故人無棄人洞靈經曰救弊貴於省事**常善救物故無棄物**通玄經曰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故物無棄物洞靈經曰救弊貴於一令**是謂襲明**通玄經曰道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積微成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通玄經曰人主者民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善用道者乘人所資以立功以其所不能託其所能所治甚衆所居甚要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不祥**不貴其師**通玄經曰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捨而爲非者寡矣**不愛其資**南華經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也**雖知大迷**通玄經曰古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惠不大愚末世雖知小學大迷於道**是謂要妙**通玄經曰治衆之本在於一要天下安寍要在一人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道惡乎隱而有眞僞皆因後世五帝道隱於小成以僞其道而不眞矣古者大道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仁義禮樂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則民素樸素樸而民性淳質而自治矣及至後世五帝蹩躠懸贅爲仁踶跂駢拇爲義而天下始疑惑於書學小成之僞矣澶漫淫聲爲樂摘僻邪僞爲禮而天下始分離爲律歷聲色之器矣是故後世五帝大道樸散造書利器爲書器也

知其雄南華經曰五帝知其雄造五聲也通玄經下德篇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聲可聞者可得調也調五音矣**守其雌爲天下谿**南華經曰古者五聲不亂孰爲六律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通玄經曰古之善爲君者法於江海無爲爲天下之谿其德不

離是以至人不見可欲心與神處靜而體德動而理通 **知其白** 南華經曰五帝知其白造五色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別五色矣 **守其黑為天下式** 南華經曰古者五色不亂孰為文彩守其黑為天下式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通玄經曰古者至人之治虛無寂寞修自然之道漠然無為而天下和 **知其榮** 南華經曰五帝知其榮造律歷也通玄經曰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見也大可覩者可得而量也量曆數也 **守其辱為天下谷** 南華經曰古者白玉不毀孰為珪璋守其辱為天下谷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江海江海無為為天下谷其德乃足不分爭而財足聖人淳樸而不散淡然無欲而民自樸 **樸散則為器** 通玄經曰及至五帝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修禮樂則德遷而為偽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者也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南華經曰古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情性不離安用禮樂後世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五帝之過也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南華經曰狶韋氏得之於

道以挈天地無為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之道神農氏得之於道以火德王黃帝得之於道以登景雲之天下 **故大制不割** 南華經曰是以一人之斷制天下譬之猶一覘夫唐虞知賢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賊天下夫唯割也外乎賢者知之矣

將欲章第二十九

此章通玄經言末世天子諸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下無長久得在時不在爭不在道不在聖土凝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夫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神化廟戰之權夫好兵者未嘗不敗爭戰者未嘗不失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傷故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七國兵爭亡天下也

將欲取天下 通玄經曰國不欲貪竟得得在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仁義則得 **而為之兵爭** 通玄經曰夫欲名是有而為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 **吾見其不得已** 通玄經曰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以求

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若無德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卽危道也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洞靈經曰天下之神器也帝王之重位也不可為也通玄經曰天下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通玄經曰夫好名者未嘗不中善游者溺各以所好反自為傷故曰為者敗之也執者失之通玄經曰夫爭利者未嘗不窮善騎者墜各以所好反自為傷故執者失之故物通玄經曰禍福同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或行或隨沖虛經曰或長或短或呴或吹沖虛經曰或美或醜或強或羸沖虛經曰或怡或厲或載或隳沖虛經曰或是或非是以聖人通玄經曰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凝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去甚通玄經曰為強之本在於守弱是以聖人守柔弗強故能成其王天下長久去奢通玄經曰節用之本在於去奢是以聖人去奢侈也不敢驕奢故能長久去泰通玄經曰去驕之本在於虛無是以聖人去驕泰也不敢驕溢故能長久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此章通玄經言七國人臣舉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於前兵

革之所起天下大亂好勇危亡之道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鳴鐸以身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武勇因強梁死辯士因智能亡人有橫死非命而亡以寡犯眾以弱凌強兵共殺之好兵危亡之道也今七國亂臣好兵鬭戰天下大亂也

以道佐人主者通玄經曰古者人臣理國家治境內行道德布德施惠此為上也不以兵強天下通玄經曰古者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措其威不用兵強天下其事好還通玄經曰戰國用兵而自容邪人諂而陰謀遽而驕主而用其亂人以成其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通玄經曰七國舉兵為難路無綏步田無立苗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通玄經微明篇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通玄經曰甲兵之利不足以恃強不敢以取強通玄經曰古者勇於不敢則治果而勿矜通玄經曰古者守柔弱不敢以自強故能矜果而勿伐通玄經曰勇於一能未可廣應於治也果而勿驕通玄經曰古之勇者不以力為暴可謂一於道矣果而不得已通玄經曰敵來加已不得已而用是果而勿強通玄經曰古云守柔弱者生之徒也天下活矣物

壯則老沖虛經孔子謂子路曰由能勇而不能怯通玄經曰武勇以强梁死辯士因智能亡**是謂不道**通玄經曰人有橫死非命而亡以寡犯衆以弱凌强兵共殺之兵强不道不道早已**不道早已**南華經曰不恬不愉非道也非德也不道早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此章南華經言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太子悝患之請莊子說止王之好莊子見王曰臣有三劍唯王所用王曰願聞三劍莊子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也天子之劍匡諸侯天下服矣諸侯之劍四封之內無不賓服矣庶人之劍一旦命絕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謂大王薄之王乃茫然自失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所處也論兵有六凶終非吉事不可常用也

夫佳兵者通玄經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祥之器**通玄經曰好用兵器逆之至也**物或惡之**

通玄經曰兵殘天下萬民騷動殺戮無罪民之所讎**故有道者不處**通玄經曰君子務道德不重用兵也**君子居則貴左**洞靈經曰陽德居左**用兵則貴右**洞靈經曰陰刑居右**兵者不祥之器**通玄經曰故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通玄經曰兵者非君子之器非君子之寶也**不得已而用之**通玄經曰用兵有五二曰應兵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兵應兵勝此天道之所成也**恬淡爲上**通玄經曰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恬養智恬愉無矜而得乎和**勝而不美**通玄經上仁篇曰兵殺傷人勝而不美兵莫毒於憯乎心鏌鋣爲下**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通玄經曰戰國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通玄經曰春秋舉兵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去雖大必亡**不可得志於天下**通玄經曰故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求者不能立其功**吉事尚左**南華經曰夫道有左左陽也**凶事尚右**南華經曰夫道有右右陰也**偏將軍處左**南華經疏云左陽主生**上將軍處右**南華經疏云右陰主殺**言以喪禮處之**通玄經上仁篇曰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

哀泣之通玄經曰戰敗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此章通玄經言上古行道德者天祐之地助之鬼神輔之四夷歸之景星見祥雲布黃龍下甘露降醴泉出嘉穀秀芝草生連理枝鳳凰集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海不波湧河不滿溢日月星辰不失其度風雨時順五穀豐登此古行道神明感應嘉祥十瑞也

道常無名通玄經道原篇曰古道無名者無言也言者作始也作始者始作結繩之樸也無樸雖小通玄經曰古人之道心欲小也志欲大也心欲小者禁微欲也志大者無不治也所持甚小所任甚大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小足以治天下不敢臣南華經曰古者大道至德之世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素樸而民性得自治矣侯王若能守南華經曰古者帝王以無爲爲常萬物將自賓南華經曰無爲而無不爲萬物自化天地相合以降甘露通玄經曰陰陽和合甘雨時降民莫之令而自均通玄經曰不言之令古聖人所以爲師雖無一言天下萬民化始制有名通玄經曰後世小成有名者有言也有言者遂事也遂事者成書學之器也名亦既有通玄經曰今人之道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所見大者所知小而不知失故無道以理之法雖大足以亂夫亦將知止南華經曰知止乎其所不知至知止矣知止所以不殆南華經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譬道之在天下通玄經曰故道之在天下譬猶江海不爲也猶川谷之與江海通玄經曰江海不爲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此章南華經言古者聖人毀志之勃貴富顯嚴名利此六者勃志也不動胷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爲而無不爲也是以古之聖人有知人之智自知之明有勝人之力自勝之強有知足之富強行之志有斯六德也生有德業不失其所之久死有令名不亡永傳之壽故名六德久壽也知人者智

知人者智通玄經曰知賢之謂智智大於知人知人則無亂政自知者明通玄經曰愛賢之謂仁敬賢之謂禮勝人者有力通玄經下德篇曰勝人者有力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

自勝者强通玄經曰自勝者强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知足者富**通玄經曰足用之本在於省倫㷊不須財而富**强行者有志**通玄經曰古者不以賤爲危不醜窮無人非**不失其所者久**通玄經曰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死而不亡者壽**通玄經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名聲傳於後世何往而不壽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此章南華經言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帝王之德配天地之富貴此古聖人乘天地之富貴馳養萬物而用人羣愛養之道也經不爲大萬物歸之故能成其人下之大遵道養民也

大道汎兮南華經曰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其可左右**通玄經曰大道無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趍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爲左右相爲表裏**萬物恃之**南華經曰夫道韲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以生而不辭**通玄經曰夫道者萬物恃之以生莫知其德**功成不名有**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莫知其德**愛養萬物而不爲主**通玄經曰大常之道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帝施稟受而不益貧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南華經曰刻彫萬物衆形而道不爲巧作不爲自成**而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通玄經曰大常之道化成而不宰洞靈經曰道者不爲謀府不爲事官其功至妙不爲功主**是以聖人**通玄經曰是以聖人以道汎愛愛下故能成其大**終不爲大**通玄經曰古之善爲君者法於江海江海愛下終不爲大百川歸之故能成其大**故能成其大**南華經曰夫道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此章南華經言上古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爭競之心此大道之世至德之隆也執道安泰天下太平也

執大象通玄經曰執道者德全德全者聖人之道也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無爲爲之而合乎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天下往往而不害**通玄經曰古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下和平治之本也**安平泰**南華

經曰古者智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本也**樂與餌**南華經曰甘其食樂其俗**過客止**南華經曰安其居通玄經曰古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無由相過**道之出口**通玄經曰夫道不可以辯言言而非道也古道不言而治**淡乎其無味**通玄經曰夫道者淡然無欲漠然無爲淡兮無味不慮而得**視之不足見**通玄經曰夫道不可以明見見而非也任目而明視者勞心而不明待目而照見其於爲治難矣視知其明謂之失道古者不視而見**聽之不足聞**通玄經曰夫道不可以聽聞聞而非也以耳聽治苦心而無功待耳而聽聽其於爲治難矣聽之所聞謂之失道古者不聽而聽**用之不可既**通玄經文子問曰王者得其百姓歡心爲之奈何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乎無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此章南華眞經胠篋篇言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賊不得聖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知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故掊擊緘縢扃鐍之聖智縱捨斗斛權衡之盜賊而天下始治矣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斗斛權衡之器生盜竊也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南華經曰後世雖重聖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竊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南華經曰後世聖人生智而大盜起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南華經曰古者聖人而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事後世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以竊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南華經曰後世聖人若智不死大盜不止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是謂微明**通玄經微明篇曰道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先敬小微然後大明**柔弱勝剛強**通玄經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柔而能剛弱而能強始於柔弱成於剛強積柔成剛積弱成強**魚不可脫於淵**南華經曰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苦之故禽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若泉乾涸魚相處於陸地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能救涸不如相忘於江湖魚相造乎水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南華經曰後世聖人者天

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之聖智生盜竊也若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珠玉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賊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後世聖人利器教民之過也聖人不厭樸不如相忘於道術人相造乎道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不可以示人**南華經曰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不可以示人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此章南華經言夫一道無爲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是故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無爲於道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大德而已矣古者無爲自化天下大治也

道常無爲通玄經曰無爲者道之常也**而無不爲**通玄經曰大道無爲萬物自生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南華經曰君子臨蒞天下莫若無爲也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萬物將自化**南華經鴻蒙謂雲將曰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化而欲作**通玄經曰民欲作動者信令殊也不誠心於道令勤於上不應於下**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通玄經曰古之聖人以道鎭之在上無爲民化如神**無名之樸亦將**

不欲南華經曰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不欲以靜**通玄經曰古之善爲君者無爲也無爲者守靜也守靜能爲天下王**天下將自正**通玄經曰人反清靜物將自正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此章南華經智北遊篇言上古聖人行不言之教無爲而天下治故三皇道不可致五帝德不可至三王仁可爲也商周義可虧也五霸禮相僞也七國兵相亂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兵夫禮者五常之末道之華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通玄經曰上德篇曰高莫高於天也天道無爲尊高聖人法之天下定矣天道上德也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通玄經曰下莫下於地也人道有爲卑下君子體之天下亂矣人道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通玄經上仁篇曰上古三皇上德無爲者天下歸之**下德爲之而有以爲**通玄經曰後世五帝下德有爲者四海歸之**上仁爲之而無以爲**通玄經曰三皇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爲之而有以爲**通玄經曰商周上義者一國歸

之上禮爲之而莫之應通玄經曰五霸上禮者一鄉歸之**則攘臂而仍之**通玄經曰七國無此道德仁義禮五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則攘臂而仍之天下大亂**故失道而後德**南華經曰五帝失道而後用德德不可至也**失德而後仁**南華經曰三王失德而後用仁仁可爲者也**失仁而後義**南華經曰商周失仁而後用義義可虧也**失義而後禮**南華經曰五霸失義而後用禮禮相僞也**夫禮者**通玄經曰末世爲禮者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淺行之則薄得福夫禮者實之文也南華經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夫禮者道之華也**忠信之薄**通玄經曰末世修仁義則正一國修禮樂則正一鄉德薄者小**而亂之首**通玄經曰五霸用禮爲兵主爲亂首南華經曰夫禮者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通玄經曰古之爲道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則厚得福盡行之天下服**道之華**通玄經曰古者修道德則正天下德厚者大也**而愚之始**通玄經曰五帝用德道先稱古雖愚而德有餘南華經曰古者至德之世其行徐徐其覺于于**是以大丈夫**通玄經曰是以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

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見則內修其本不外飾其末道德無爲也**處其厚不處其薄**通玄經上仁篇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生亂爲薄於道德也老子曰爲仁者必以人道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人事取與論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徧竭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贍萬民驕奢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人情而附故薄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通玄經文子問師曰後世仁義禮何以用兵刑爲薄於道德老子曰古者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道德淳厚不用兵刑也後世德性失然後用仁義仁義澆薄用兵刑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通玄經曰故去彼取此天殃不起得於此者忘於彼則咎去福來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此章通玄經言太古聖人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所以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也言其運天下之心得天下之力也後世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而失天下也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古者聖人天下數譽而不益善至譽无譽得至道之要也體天无譽天下長久也

昔之得一者沖虛經曰道無形將一氣九變復變而爲一一者天地人物形變之始也**天得一以清**

南華經曰天無爲以之清**地得一以寍**南華經曰地無爲以之寍**神得一以靈**南華經曰夫恬淡寂實虛靜無爲者此養神之道也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年壽長矣昔廣成子得之於道千二百歲而形容未嘗衰**谷得一以盈**通玄經曰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谷河海之源淵流而不歇**萬物得一以生**南華經曰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洞靈經曰古者侯王不貴其儀不乘其譽可謂有識者也**其致之**南華經曰致一則不二**天無以清將恐裂**通玄經曰天二氣則成虹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地無以寍將恐發**通玄經曰地二氣則洩藏陰不能常**神無以靈將恐歇**通玄經曰人二氣則生病形勞而不休則歇神用而不已則滅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斃矣南華經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神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竭則滅矣**谷無以盈將恐竭**通玄經曰溝池涝則溢旱則枯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塞**萬物無以生將恐滅**通玄經曰物之生也草木英華物之死也草木枯槁**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通玄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貴若高危滿溢不能長久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通玄經符言篇曰人有三怨不知之乎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通玄經道原篇曰聖人謂孤寡不轂歸其本根自**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通玄經曰志弱而事强託小以包大聖人法道之損者所以自賤也損則大天下長久此天道之所成也**故致數譽無譽**南華經曰上古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天下數譽而不加善惡識所以貴哉至譽無譽矣**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通玄經符言篇曰古者無爲尸名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於無名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爲而寍者失其所寍即危無爲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故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此章南華經言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陰陽交通成和而萬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盈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

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夫天地寒暑乃道陰陽之動用生死萬物之有無也

反者道之動通玄經曰陰氣勝變爲陽反者道之動也**弱者道之用**通玄經曰陽氣勝變爲陰弱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通玄經曰天地之道有無相生萬物化也沖虛經曰萬物生化出入化機常生常化**生於有**通玄經曰萬物動而與陽同波萬物生也沖虛經曰萬物有生皆出於機而常生也萬物生者不得不生終者生之必生者也**有生於無**通玄經曰萬物靜而與陰同德萬物化也沖虛經曰萬物有化皆入機而常化也萬物化者不得不化生者化之必終者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言惡乎隱而有是非皆因周學言隱於文華故有儒墨之是非儒墨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周世天下儒墨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術學亂於天下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乎隱於儒學諸子有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夷齊屈原之所好也有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孔子

孟軻之所好也有語大功立大名理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兼功并者伊尹周公之所好也有就藪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閑暇者巢父許由之所好也若夫古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無不忘心清靜也無不有道無爲也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無爲之道聖人清靜之德天下大治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通玄經曰上古法天無爲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清靜無爲是謂天道也**中士聞道若存若亡**通玄經曰中世尚賢形教尚賢者疑惑之原也中世守德而不懷道道滅而德興**下士聞道大笑之**通玄經曰下世任臣才學任臣者危亡之道也下世繩繩唯恐失學南華經秋水篇言北海若謂河伯曰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於學以笑道無爲之少不似爾河伯自多於水以笑北海之少乎夫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井之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夏之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學之教也今爾出於涯河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何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

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海之流不可為量數而
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
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方存乎見少又奚敢以自多計
四海之大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豈足為大乎計
中國之多在海內也不似稊米之在太倉豈為多乎計人物之
多在九州也不似毫毛之在馬體豈足多乎五帝之所連三王
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大小各有限矣以其至
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
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夫
自細視大者不盡豈不自失乎
不笑不足以為道
南華經辯
士公孫龍
問於魏公子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
離堅白窮眾口之辯以笑莊子之言茫然異之公子牟隱几大
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坎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大
與夫子奚不來入觀之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
是逡巡而却告蛙語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
之高不足以極其深於是坎蛙聞之適適然自驚規規然自失
觀於莊子極妙之言爾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坎井之蛙與子
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
亦小乎往矣公孫龍口呿而不
能合舌舉而不能下乃逸而走
建言有之
南華經盜跖謂孔子
曰且吾聞之古者耕

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兵殺之心此至德之隆天下太平也然
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唐虞作立
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凌弱以眾暴寡湯武
已來皆亂人之徒也豈足貴尚哉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
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澆薄
不淳失其古樸天下為亂矣
明道若昧
南華經曰古之士內直
道善無為者與天為徒
今之士外曲禮敬
有為者與人為徒
進道若退
南華經曰古之士無為治其內而
不有為治其外今之士有為治其
外而不無
為治其內
夷道若類
南華經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無為守
其內而不為其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
有為守其外
而不守其內
上德若谷
通玄經曰古之士味道不捨也今之士
捨道不味也釋道而任學者危棄德而
用才
者困
大白若辱
通玄經曰上古之士大白若辱明白太素無為
復樸今下世之士以聰明為治者勞心而不明
以智慮為治者
苦心而無功
廣德若不足
南華經曰上古之士盛德若不足
通玄經曰上士廣德若不足也今
士不達眞道者雖智統天地明辯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
猶無益於天下夫察於刀筆之跡者不知無為治亂之本
建德若偷
通玄經曰上古無為者即無事累無累之人即天下為
形影相隨無為矣下世之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

雷霆之聲耳調金石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學有所志則大道有所忘**質直若渝**通玄經曰今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羞恥不治也**大方無隅**通玄經曰上古之士道至大者無規矩後世以仁義禮樂爲規矩而知規矩之所用者能治人上用規矩者下亦有規矩之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治矣**大器晚成**通玄經曰上古之士德至大者無器用大正不險故民易導後世小辯害道小能喪德夫通於一學察於一能可以曲說未可廣應於教治也**大音希聲**通玄經曰上古之士道至大者無音聲至終復樸民無爲匿後世小善破治小技喪樸夫辯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未可廣應於治教也**大象無形**通玄經曰上古之士樸至大者無形狀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智故無好憎是謂大通**道隱無名**南華經曰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其孰能不僻學唯古至智厚德至人乃能游道於世而不僻學順人無爲而不失己性彼教不學於智承意於道不僻於學通玄經曰幽隱玄默無爲而治不知所爲而功自成者聖人之道也**夫唯道**通玄經曰所謂古眞人者性合乎道也治其內不治其外以遊天地之根芒然彷徉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

不載於心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逍遙無爲也天下自化此眞人之遊純粹素道**善貸且成**南華經老聃謂陽子居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爲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不有顯名使物自喜立乎不側而遊於道無有者也古者至人立於不貸之圃道遙無爲也不貸者無出也不推於物矣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此章通玄經言大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強欲剛者必以弱守之積弱成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太古聖人以道鎮之而損沖氣守柔弗強故功名自化故能成其王南華經曰古聖毀志之勃嚴惡二者勃志也不動胷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爲而不爲故作是章戒王稟道謙和也

道生一通玄經九守篇曰天地未形窈窈冥渾而爲一寂然澄清者道也道生一天也清微爲天**一生二**通玄經曰一生二地也重濁爲地**二生三**通玄經曰二生三人也精氣爲人**三生萬物**通玄經曰三生萬物粗氣爲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萬物負陰而抱陽**通玄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英**沖氣以爲和**通玄經曰沖氣以爲和和居中央是以胎卵生於中央南華經曰萬物以形相生九竅者胎生

八竅者卵生沖虛經曰沖和氣者爲人**人之所惡**通玄經曰小人情性皆好強而惡弱好剛而惡柔而不知失**唯孤寡不轂**通玄經道原篇曰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守謙損也**而王公以爲稱**通玄經曰古者聖人日損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謙功德不衰天道然也**故物或損之而益**通玄經符篇曰德少而寵多者識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益之而損**通玄經曰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人之所教**南華經曰儒曲禮敬者所教謙損也**我亦教之**通玄經曰柔弱者生之徒也柔弱爲上**強梁者不得其死**通玄經曰末世而志強梁之氣故不能久強梁者死**吾將以爲教父**通玄經曰剛強者死之徒也剛強爲下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此章南華經天道篇言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純粹素樸者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萬物之本也明此無爲以南面陶唐爲君也明此無爲以北面虞舜爲臣也聖王以此無爲處於君上帝王天子之德也老聃以此無爲處於臣下玄聖素王之道也逸士以此虛靜退居而閑遊江海山林之士服士入以此恬淡無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故老聖言吾是以得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無爲有益也

天下之至柔通玄經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馳騁天下之至堅**南華經曰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夫水之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無有入於無間**通玄經曰無有入於無間南華經曰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出無本入無竅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吾是以知**南華經曰老聃無爲處於臣下玄聖素王之道也**無爲之有益**通玄經自然篇曰天地之道無爲而備不求而得吾是以知其無爲而有益也**不言之教**南華經曰上古聖人行不言之教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故有不言之教無爲而心成者也大道不稱大辯不言**無爲之益**南華經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無爲爲之謂天無爲言之謂德上無爲也[illegible]下亦無爲也**天下希及之**通玄經曰有益之本在之無益故無[illegible]治有益於亂者玄聖不爲[illegible]於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此章南華經言不仁之人而貪富貴名利之患反以害其身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聘之許爲相莊周謂楚使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爲乎子亟去無汙我有國者羈終身不仕自快無爲之道焉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不受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於名利豈不悲哉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名利喪身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故作是章焉

名與身孰親南華經曰伯夷叔齊鮑焦介子推此四子者重名輕死**身與貨孰多**南華經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龍逢斬比干剖長弘胣子胥靡此四子之賢是好名利者也而身不免乎戮**得與亡孰病**南華經曰此其伯夷叔齊比干子胥之屬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是故甚愛必大**

費通玄經曰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武勇因強梁死辯士因能亡**多藏必厚亡**南華經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剝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桂漆有用割剝亡身而不知櫟樹無用之用得終天年**知足不辱**南華經曾子曰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養志者忘名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知止不殆**沖虛經曰不貪貨何羨利不貪貴何羨名此之謂順民南華經曰名利二者勃志也不動胷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爲而無不爲也**可以長久**通玄經曰璧瑗之器礛𥓌之功也鏌鋣斷利砥礪之力也狡兎死而獵犬烹高禽盡而良弓藏敵國滅而謀臣亡功遂身退天道然也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此章南華經言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八卒雖衆其主惟君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是以太古聖人大巧若拙大辯若訥體道清靜無爲爲天下之正教其用無窮故能長久故作是章焉

大成若缺通玄經曰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道至大者無規矩**其用不弊**通玄經曰清靜者道之鑒

也清虛者天之明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大盈若沖**通玄經曰天正不中鉤地直不中繩德至大者無鉤繩**其用不窮**通玄經曰無為者道之常也無為為之之謂天天德而已矣**大直若屈**南華經曰古者天下有常然常然之道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南華經曰古者天下有常然之德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南華經曰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辯若訥**躁勝寒**通玄經曰陽氣勝變為陰故巧不可盈**靜勝熱**通玄經曰陰氣勝變為陽故辯不可極**清靜為天下正**通玄經曰古聖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此章通玄經上義篇言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時有危亡平亂為民除害也以危為盜矣赤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今七國無道貪叨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則制之以兵革戎馬生於郊天下大亂也

天下有道通玄經精誠篇曰夫古之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暗行於道者能有之也**却走馬**

以糞通玄經精誠篇曰却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天下無道**通玄經曰春秋天下無道則亂為兵主**戎馬生於郊**洞靈經曰今春秋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眾不可捨本事末以為戰也**罪莫大於可欲**通玄經曰罪莫大於無道爭小敵不勝其心謂之忿兵故忿兵敗此天之道也**禍莫大於不知足**通玄經曰禍莫大於無德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兵故貪兵死此天之道也**咎莫大於欲得**通玄經曰咎莫大於無德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眾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兵故驕兵滅此天之道也**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通玄經曰古者養生知足即罪不累也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此章通玄經言古者人君教不出戶以知天下之治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於官長天下治也後世令出彌遠天下煩亂知治彌少者不修本身也是以古之聖人無為修本身正不令而行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天下自治也

不出戶知天下通玄經精誠篇曰古者教不出戶以知天下治者此言精誠無為發於內也南華經曰古之人

無為治其內而不治其外不窺牖見天道通玄經曰不窺於牖以見天道此言神氣清靜動於天也其出彌遠通玄經九守篇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者此言精神有為不可使外淫也南華經曰今之人有為治其外而不治其內其知彌少通玄經曰精誠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其知彌少南華經曰今之人有為守其外而不為其內是以聖人通玄經曰不令之本在於正身不行而知通玄經曰古聖人修本身不令而禁不施而仁不行而知不見而名通玄經曰古聖人修本身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見而名不為而成通玄經曰古聖人修本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三皇民結繩而無文若此之時天下太平則至治矣此為道之治也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而聽學曰某處有賢者贏糧而趨學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故兵馬足跡接連乎諸侯之境車軌轍結連乎千里之外天下大亂此為學之亂則是上好學知之過也夫好智之亂天下也自三王以下者尚文學是矣捨夫種種淳樸之民而悅夫役役勞學之佞釋夫恬淡無為之道而悅啍啍華

誕之意啍啍華誕之詞末學縱橫已亂於天下矣

為學日益通玄經曰周世博學多文不免於亂今以小學為教不得大道清明立聖專守文法其於為治難矣為道日損南華經曰古之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南華經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南華經曰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通玄經曰無為而無不為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取天下常以無事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取天下而無事省事之本在道日損及其有事通玄經曰木生蟲還自蠹人生事還目賊各以所好反自為傷以學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撓水而欲求清也難矣不足以取天下不足以取天下通玄經曰位高者事不可煩事煩難治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此章通玄經言後世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有為政刑不守道也古者聖人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誠通其道雖無一言天下萬民與之皆化者求之一人善信於道太上神化也故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保民如赤子天下皆歸矣

聖人無常心通玄經曰古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以遠四海矣**以百姓心爲心**通玄經曰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善者吾善之**通玄經曰古者聖人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不祥教不下堂而匡天下民化遷善者求之一人之已善也**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通玄經曰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退而自責**信者吾信之**通玄經曰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賢聖之化也古者聖人教不下席而匡天下民化如神者求之一人之已信也**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通玄經曰古之君人者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退而自責**聖人在天下**通玄經曰治民之本務在安人南華經曰古之君人者見一人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慄慄爲天下**通玄經曰古者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見天下有害也憂若有喪**渾其心**通玄經曰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百姓皆注其耳目**通玄經曰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聖人皆孩之**通玄經曰上視下如子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視上如兒視下如子必王天下視上如父必正天下視下如弟卽不以難爲之死亡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此章通玄經言今七國君臣出生入死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骨滿野勝敗兩亡兵爲死地非善攝生徒也蓋聞古之善統攝其生徒者無甲兵之死地可謂善矣今七國甲兵爲之死地也

出生入死洞靈經曰有人於兵能生死人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生之徒十有三**通玄經曰人有橫死非命而亡以寡犯衆以弱淩强兵夭殺之**死之徒十有三**通玄經曰善兵者殺各以所好反自爲傷殺人一萬自損三千**人之生**洞靈經曰人之情性欲生而惡死**動之死地**通玄經上仁篇曰兵殺傷人故曰死地**亦十有三**沖虛經曰兵爲死地而戰死者大半**夫何故**通玄經九守篇曰夫七國之民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何故也皆因兵殺之爾**以其生生之厚**通玄經曰故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沖虛經曰其齊欲攝生亦不假禽獸熊羆虎豹爲其幟而智於人也**陸行不遇兕虎**南華經曰夫水

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

入軍不被甲兵南華經曰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

兕無所投其角南華經曰古者至德之世禽獸成羣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不傷人也

虎無所措其爪南華經曰古者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是故禽獸可攀援而窺不害人也

兵無所容其刃通玄經曰古者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措其威

夫何故通玄經曰夫古者强不掩弱眾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天者何故也皆因太平無兵戰矣

以其無死地通玄經曰古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下太平以其無死地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此章南華經言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故道長乎性德乎命夫道德者以天地為大爐造化為大冶以陰陽為炭四時為候陶鑄萬物者也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金石不得不鳴為藏道氣也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刻彫萬物眾形而道不為巧作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不見其形是謂之天門天不產萬物育地不長而萬物化天地無為也而萬物無不為也道生萬物也

道生之通玄經曰夫道者所以相生長也不生不長萬物不能遂長生之長之此之謂大道生萬物也

德畜之通玄經曰夫德者所以相畜養也不畜不養萬物不能遂成畜之養之此之謂天德養萬物也

物形之通玄經曰天運四時雨露時降生萬物也

勢成之通玄經曰地厚載物含藏應用養萬物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通玄經曰物生者道也物長者德也道存生德之安形道德者萬物之父母也

道之尊德之貴通玄經曰夫道者民之所尊也德者民之所貴也

夫莫之爵通玄經曰天下之所尊爵者道也南華經曰道之所在聖人尊之物敢不敬乎

而常自然南華經曰天地之道莫之為而常自然

故道通玄經曰天道為文地道為理陰陽為紀四時為使命之曰道甘雨以時五穀蕃植萬物生成

生之畜之通玄經曰春生萬物萬物春分而生生之畜之

長之育之通玄經曰夏長萬物萬物正夏而長長之育之

成之熟之通玄經曰秋收萬物萬物秋分而成成之熟之

養之覆之通玄經曰冬藏萬物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養之覆之南華

經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鑿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生而不有**通玄經曰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此之謂神明無爲之道也沖虛經曰故萬物有色者有道色色者萬物色之所色者彰顏色矣而道色於萬物之色者未嘗顯其顏色此道無爲之職也**爲而不恃**通玄經曰大常之道萬物恃之以爲其長物也不見其所長而萬物成此之謂神明無爲之道也沖虛經曰故萬物有聲者有道聲聲者萬物聲之所聲者聞音聲矣而道聲於萬物之聲者未嘗發其音聲此道無爲之職也**長而不宰**通玄經曰大常之道化成而不宰莫知其德此之謂神明無爲之道也沖虛經曰故萬物有味者有道味味者萬物味之所味者嘗滋味矣而道味於萬物之味者未嘗呈其滋味此道無爲之職也**是謂玄德**沖虛經曰夫道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官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夫道無知也無能也道無爲也而萬物無不知而無不能而無不爲也是謂玄德無爲之職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此章南華經言天有六極五行無爲而治帝王無爲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辨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守道無爲而天下治也

天下有始通玄經自然篇曰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古聖人能知所以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道爲之命無事與言乃無爲也**以爲天下母**通玄經精誠篇曰天子以天地爲品以萬物爲資功德至大勢名至重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南華經曰天地無爲也**以知其子**南華經曰而無不爲也**既知其子**南華經曰大道無爲而無不爲**復守其母**南華經曰上守無爲而物自化**歿身不殆**通玄經曰無爲之本務去聽明閉四關止五情卽與道淪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及於眞道歿身不殆**塞其兌**通玄經曰上古聖人大道無爲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恩慮直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害也故精留於口卽其言嘗集於心卽其慮通動天下無爲不言而公不慮而得**閉其門**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大道無爲耳聽而不以聽目明而不以視忘而不爲智而不務故精存於耳卽其聽聰存於目卽其視明動天下無爲也不聽而聽不視而明**終身不**

勤通玄經曰故閉四關卽終身無患四肢九竅不生欲病是謂眞人**開其兌**通玄經曰後世小成有爲開其兌以口言以心慮巧辯矯世俗也**濟其事**通玄經曰後世小成書學濟其事以目視以耳聽聰明矯世俗也**終身不救**通玄經上禮篇曰末世爲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人何則不本其心之所以欲而禁其目之所欲不原其耳目之所以欲而防其樂之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塞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通玄經曰古聖人以道蒞天下守微妙者見小也見小故能致其明是故聰明廣智守之以愚先王無爲守天下故能長久也**守柔曰強**通玄經曰上古聖人以道蒞天下守柔弱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是故多聞博辯守之以訥先王無爲守天下故能長久也**用其光**通玄經下德篇曰後世用其光是謂重傷**復歸其明**通玄經曰後世復歸其明重傷之人無壽類也**無遺身殃**通玄經曰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以老以喪其天年而已夫飾其外傷其內壯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眞**是謂襲常**通玄經曰古者聖人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智故無好憎大通無爲何往而不成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此章洞靈經言近古已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淫邪者多敦方退靜者少姦邪出言感於忠正遂使天下之人交相邪淫而不正矣古者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末世天子奇異大臣恠僻則鬼神之術至神怒者非不事神也淫祀勝神愈怒民好邪經事鬼禱也天下淫祀風俗妖邪破家失業也

使我沖虛經曰仁義益衰民性益薄此道不行**介然有知**通玄經曰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悅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知慕之**行於大道**通玄經曰悅道者衆用道者寡慕道者多行道者少**唯施是畏**沖虛經曰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大道甚夷**通玄經曰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民甚好徑**通玄經曰民甚好於邪徑事鬼神也淫祀勝神愈怒**朝甚除**洞靈經曰爲治之本務在安人若時事不襲奪之以土功是謂大凶沖虛經曰齊魯多機巧有善土木者**田甚蕪**洞靈經曰人捨本事末古者聖王之所以治人者先

務農人農人則樸樸則易用則邊境安人農則童童則少私愛而公法玄通玄經論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帝親耕后親織以爲天下先是故耕者不强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衣食饒裕姦邪不生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倉甚虛**洞靈經曰農攻食工攻器商攻貨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通玄經曰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服文綵**南華經曰末世所樂者美服好色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以教民俗縫衣淺帶澆薄不淳**帶利劍**南華經莊子說趙文王好劍曰臣有三劍惟王所用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今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匹夫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已於是文王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不厭飲食**南華經曰末世所樂者滋味音聲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財貨有餘**南華經曰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貪貨而取利**是謂盜誇**南華經曰凡此七經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愛意絕體而貪此不亦惑乎沖虛經曰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匿焉**非道也哉**通玄經曰淳化之本在去華巧南華經曰智巧者華不足以定天下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此章通玄經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家敗國無道德之故也若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愼守不失若縱欲怠情不能愼守其亡無時使桀紂循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古之善建者不拔善守者不失故子孫祭祀不輟善守不絕天下長久也

善建者不拔通玄經曰古之善建者不拔言建之修德無爲無好守謙儉也洞靈經曰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卜世三十**善抱者不脫**通玄經曰古之王者處大滿而不隘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居高不驕所以長守貴也洞靈經曰文王之德紂不能害夢敵之壽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子孫祭祀不輟**通玄經曰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其於此矣**修之身其德乃眞**通玄經微明篇曰士庶有道則全其身故曰修

之身其德乃眞南華經曰古者五官殊職庶人自正自修治之美也修之家其德乃餘通玄經曰古者大夫
有道不失其家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南華經曰大夫自正自修治之美也修之鄉其德乃長通玄經曰
古者州郡有道不失其鄉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通玄經曰古者諸侯有道不失其國
故曰修之國其德乃豐南華經曰諸侯自正自修治之美也修之天下其德乃普通玄經曰古者天子
有道長有天下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南華經曰天子自正自修治之美也故以身觀身南華經曰末世五者
不修失莫大焉庶人不修失其身也以家觀家南華經曰大夫不修失其家也以鄉觀鄉南華經曰州郡
不修失其鄉也以國觀國南華經曰諸侯不修失其國也以天下觀天下南華經曰天子不修失其
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通玄經曰不失國本在乎善守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
其基而增其高者覆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此章南華經曰馬蹄篇言上古大道至德之世其民童蒙若赤子也

其行塡塡不知東西其視顛顛不知昬明當是時也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不害人也烏鵲之
巢可攀援而窺不傷人也禽獸不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盜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含德之所致
矣沖虛經曰太古之時禽獸與人同居與人並行五帝三王之時禽獸始驚散亂矣逮於末世禽獸隱伏逃竄以避
其難通玄經曰及至末世道衰德薄人爲賊也禽獸蟲蛇皆爲人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上古含德之厚性比赤
子無利害之心古樸長壽也
含德之厚通玄經曰古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恬愉無矜而德平和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沖虛經曰含其德以
通乎物之所造比於赤子通玄經曰古者至德之世其民童蒙如三月嬰兒不知利害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矣南
華經曰衞生之經能兒子乎終日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身槁木之枝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人災物害
也毒蟲不螫通玄經精誠篇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當此之時蟲蛇無不有其尾毒藏其螫毒
不螫人也含德之所致矣猛獸不據通玄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其德生而不殺當此之時猛獸無不有其

爪牙走獸之羣可係羈而從不害人也含德之所致矣**攫鳥不搏**通玄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其德生而不殺當此之時禽鳥無不有其爪距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不傷人也含德之所致矣**骨弱筋柔而握固**南華經曰兒子終日握而手不掜同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是至人之德矣**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南華經曰兒子動不知所為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精之至也沖虛經曰嬰兒之全**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南華經曰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和之至**知和曰常**通玄經下德篇曰上古重生重生輕利無所害神有壽歲矣故曰知和曰常沖虛經曰上古赤子嬰孩之性也悉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知常曰明**通玄經曰後世輕生重利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曰知常曰明**益生曰祥**沖虛經曰其在童幼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通玄經曰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沖虛經曰其在少壯也則血氣飄溢欲慮充焉物所攻焉德故衰焉通玄經曰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沖虛經曰其在老耄也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通玄經曰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耗以老**是謂不道**通玄經曰人有夭死非命而士薄賤其身病共殺之非恬愉者無以明德故人強非道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不道早死**不道早死**沖虛經曰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焉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此章南華經言古之道德有蔽塞在於諸子是以九流聞其異端之風而喜悅之以繩墨自矯以備世之急毀古之道德不與先王同夫為天下以養民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焉害民之士者矣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囿域於物失其道者也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槁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誇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不為害也九流塞道書學繁亂也

知者不言南華經曰古士無為無思無慮始知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南華經曰下士有為因貴言傳書為形名聲色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塞其兌**通玄經下德篇曰古士塞其兌其言也訒大辯若訥**閉其門**

通玄經曰古士閉其門默聰明也大巧若拙**挫其銳**通玄經曰古士挫其銳去健羨也無兵器矣**解其紛**通玄經曰古士解其紛無爭亂也天下安靜**和其光**通玄經曰古士和其光無怨逆也**同其塵**通玄經曰古士同其塵無爭怨也**是謂玄同**南華經顏回曰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此謂坐忘通玄經曰萬物玄同無是無非**故不可得而親**南華經曰仁義之士貴際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不可得而踈**南華經曰禮教之士敬容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不可得而利**南華經曰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通玄經曰夫怨者逆德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可得而害**南華經曰勇敢之士樂殺兵革之士樂戰通玄經曰兵者凶器也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可得而貴**南華經曰不以貴為安不恃勢而尊不榮通無天怨**不可得而賤**通玄經曰不須財而富不以賤為危不醜窮無人非**故為天下貴**南華經曰古者毀志之勃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不動胷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為而無不為也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此章通玄經言春秋五霸智詐萌生盜賊滋章上下相怨號令不行

夫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上多禁則下多撓上多求則下交爭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無為為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五霸兵刑生賊亂也

以政治國通玄經上禮篇曰以政治國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末治而攻人之亂是謂以火應火以水應水同莫足以相治名之曰益多**以奇用兵**通玄經曰以奇用兵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饑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何往而不勝**以無事取天下**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取天下而無事也**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通玄經曰事繁難治法苛難行**天下多忌諱**洞靈經曰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天下膠戾矣俗無忌諱則抑閉開舒而歡忻交通矣**而民彌貧**通玄經曰食者人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王者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故羣生遂長萬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菓秋蓄蔬食冬取薪蒸以為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今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

器通玄經曰堅甲利刃不足以恃强**國家滋昏**通玄經曰人君好勇使民鬬爭國家多難其下必有刼殺之亂矣**人多技巧**通玄經曰人多智能奇物滋起**奇物滋起**南華經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爲失焉且以巧鬬力者太至則多奇功刻核太至下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法令滋章**通玄經曰治國有理不在文辯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盜賊多有**通玄經曰智詐萠生盜賊滋章**故聖人云**通玄經曰法能殺不孝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末世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古道淳樸而無盜心哉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無爲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爲而民自化**通玄經道原篇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故上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通玄經曰我無事而民自富故上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通玄經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故上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通玄經曰我無欲而民自樸故上無欲而民自樸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此章南華經駢拇篇言自三王已下者天下何其仁義規矩鉤繩囂囂

囂然雕琢於人之正性也且夫三王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正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正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古者天下有常然之道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之固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是其政於辯察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勞而無功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奚足以濟世哉三王政察民弊也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通玄經上禮篇曰鄷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厚且清也魚鼈蛟龍莫之歸焉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麿庇故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通玄經曰後世爲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則大裂之道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通玄經曰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隣故曰禍兮禍所倚福兮禍所伏**福兮禍所**

伏通玄經曰三王明淺然後任察任察者下取善以事上則蔽夫察於刀筆之跡者不知無為知亂之本為察者則生亂亂俗亡國之風也**孰知其極**通玄經曰禍福利害非古聖人莫之能分故曰孰知其極**其無正邪**通玄經曰古者以正教化易而必成後世以邪教化難而必敗**正復為奇**洞靈經曰近古是來天下正直者寡政省一則民淳樸蒼生正可化不可刑也**善復為妖**洞靈經曰近古是來天下姦邪者眾政煩苛則民姦偽當責眾人之邪者視己正乎哉**民之迷其日固久**通玄經曰後世以小成仁義為規矩而知鉤繩規矩之所用者能治人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鉤繩不能正曲直上用規矩者下亦有規矩之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治矣**是以聖人**通玄經曰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則下多詐上煩擾則下不定不知一人無為之本而救之以刑政之末無以異於鑿渠以止水抱薪以救火名之曰益多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是以聖人事省而治求寡易贍所修者本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四者誠修正道治矣**方而不割**通玄經曰道德篇曰古者御之以道方而不割則民附化南華經曰古者有常然之道方者不以矩**廉而不劌**通玄經曰古者養之以德廉而不劌則民服也

南華經曰古者有常然之道圓者不以規**直而不肆**通玄經曰無加以力直而不肆則民足儉南華經曰古者有常然之道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光而不耀**通玄經曰無示以賢光而不耀則民淳樸南華經曰古聖不思慮不豫謀光而不耀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貴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富歲人富貴而嗇儉可謂有德者也民儉國久也

治人事天通玄經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基厚則城固民富則國豐**莫若嗇**通玄經曰古之聖人以道蒞天下嗇儉損缺者見少也見少故能成其廣可以長久**夫唯嗇**通玄經曰人君之道儉以養生**是謂早服**通玄經曰儉則民不饑**早服謂之重積德**通玄經曰積德成王積石成山積水成河不積而成未之有也**重積德則無不克**通玄經曰善為政者積其德積德而民可用也**無不克則莫知其極**通玄經曰上古聖人去奢守儉故能長久**莫知其極可以有國**通玄經曰古之聖人不敢奢驕守儉故能

久有國之母可以長久通玄經曰民者國之根也儉者人之本也是謂深根固蔕通玄經曰人主之有民猶木之有根木大者根深則蔕固長生久視之道通玄經曰民根本也國枝葉也根本深壯枝葉茂盛

治大國章第六十此章南華經言吾師乎吾師乎韲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古者聖人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道不傷民天下和樂與民和樂也

治大國南華經曰上古聖人明白於天地無爲之德者此之謂大宗大本宗本於道與天和者也與天和者謂之天樂故知天樂者無天怨也若烹小鮮南華經曰聖人所以無爲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民樂故知民樂者無人非也以道蒞天下南華經曰上古聖人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此之謂與天和者也與天和者謂之天樂故知天樂者無物累也其鬼不神南華經曰古者聖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此之謂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民樂故知民樂者無鬼責也非其鬼不神南華經曰古者聖人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與天和者也其神不傷民通玄經精誠篇曰太上神化無言而神化有言也則傷民非其神不傷民通玄經曰無言之神化者化裁無言不傷有神人之神性者也聖人亦不傷民通玄經曰民無爲而治有爲也則傷無爲而治者爲無爲之道也夫兩不相傷通玄經曰爲者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傷民也故德交歸焉通玄經曰古知天樂者聖人之心無爲以畜養天下天下和樂也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此章通玄經言戰國天下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卽氣實而志強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上執維堅強作難結怨久不爲和天下大亂故交結國靜罷兵不爭天下太平也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通玄經曰故道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柔弱則勝仁義則得天下之牝通玄經曰古者聖人爲天下牝故能長久牝常以靜勝牡通玄經曰用兵

取勝之道以治待亂以靜待動以牝待牡不可先動也**以靜爲下**通玄經曰是以聖人執雌牝故能立其雄曰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守靜道拘雌節柔弱以靜安**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通玄經曰以大事小謂之變人**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通玄經曰以小犯大謂之逆天**故或下以取**通玄經曰小弱有道不爭而得**或下而取**通玄經曰強大有道不戰而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沖虛經曰小國吾撫之若賴兵權滅亡可待**小國不過欲入事人**沖虛經曰大國吾事之是求安之道**兩者各得其所欲**南華經門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故大者宜爲下**通玄經曰上古聖人卑謙清淨者見下也見下故能致其高矜者不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聖人之治也治外乎必先治內無爲清靜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後世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之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勞而無功不如三皇坐行此無爲之道不勞而自治矣進道不勞也

道者通玄經曰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爲四時分爲五行各得其所命之曰道**萬物之奧**南華經曰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善人之寶**南華經曰且道者庶物得之者生爲事順之者成通玄經曰天下莫易於爲善所謂爲善者則靜而無爲適性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眞無變於己故爲善易也**不善人之所保**南華經曰且道者庶物失之者死爲事逆之者敗通玄經曰天下莫難於爲不善所謂爲不善者澆薇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也**美言可以市**通玄經曰先教以道次導以德可以誘善**尊行可以加人**通玄經曰簡勸不聽卽加之以威刑**人之不善何棄之有**通玄經曰如此嚴識不善何有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故立天子**通玄經曰古之立天子者以立天下之道反本無爲虛靜自化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民強掩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爲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置三公**通玄經曰古者一人之明不偏周海內故置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絕國殊俗不得被澤又立諸侯以教誨之**雖有拱璧**通玄經曰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唐瘦癰舜黎黧禹胼胝非欲貪祿慕位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

於庶人思慮不困於是求聽而不勞者未之有也**以先駟馬**通玄經曰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自賣管仲縛束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四體不勤於是求贍而不勞者未之有也**不如坐進此道**通玄經曰古者三皇教不下堂而化行四海無一言而大動天下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生之已能以神化者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通玄經曰古者君臣上操約少之事下效易為之功君臣不相厭行之久遠也洞靈經曰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欽儉守職太平立致矣**不日求以得**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江海江海無為能取百川歸之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坐天地之道無為而備不求而得**有罪以免耶**南華經曰古者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則自治矣**故為天下貴**南華經曰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此章南華經言應帝王無為之治有虞氏不及泰氏泰氏無為其臥徐徐無寢夢也其覺于于無思慮也其智清信而不詐也其德甚眞而不偽也未始其道入於非人有虞氏有為其猶臧善仁義以要求人人心為善亦得人心詐偽而未始仁心出於非人古者聖人能為無為之道無事無味不為難也

為無為通玄經曰為無為事無事也南華經曰道遙無為也**事無事**通玄經曰事無事知不知也南華經曰逍遙乎無事之業**味無味**通玄經曰古之人味道不捨也今之人捨道不味也**大小**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大以小為本道大以小為成古聖人法天無為柔弱微妙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多少**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多以少為主道多以少而成古聖人法天無為以道蒞天下損缺其明者見少也見少故能成其美**報怨以德**通玄經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患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矣**圖難於其易**通玄經曰古者以正教化易而必成後世以邪教化難而必敗**為大於其細**通玄經曰事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言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通玄經曰人皆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難成其道矣**天下大事必作於細**通玄經曰以博奕之日間道聞見深矣易而不難小而不大**是以聖人**通玄經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行而治不為而成是以天心動化精誠為教者二

皇無為也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江海江海無為無不為而百川歸之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通玄經曰言而不信施而不仁行而不治為而不成是以外貌有為者五帝三王不精誠於道也多易必多難通玄經曰後世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人之上也難矣是以聖人通玄經曰事者難成易敗言者難立易廢是以聖人之所留心於道明者之所獨見於無為也猶難之故終無難通玄經曰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敗惡惑之所致上無為也下亦無為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此章通玄經言末世之人邪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

身則偽不聞道者無以反一不通德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好於邪則易易而忘其本即好於邪水之性欲清沙土穢之人之性欲正邪言害之知其已好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已欲無所用雖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以為天下笑者未嘗非已所好也故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如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已萬物變為塵垢無所用矣故曰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其安易持通玄經曰智慮邪正者禍福之門也其未兆易謀通玄經曰動靜公私者利害之樞機也其脆易破通玄經曰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其微易散通玄經曰積正成福積邪成禍為之於未有通玄經曰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至不可不慎也後人皆知禍發救患不知慎微使患不生夫使患不生易施於救患難治之於未亂通玄經曰道者慎小微大禍不滋今人不務慎微使患不生而務禍成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為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為法無方可救合抱之木生於毫末通玄經曰十圍之木始於把毫末漸長積小成大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通玄經曰百仞之臺始於下累土成山積微成廣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通玄經曰跛鼈千里跬步不休積近成遠為者敗之洞靈經曰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為汙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邪甚者不見正道之可好末世人夭者非不為術也巧術甚人愈短通玄經曰夫好事者未嘗不窮好邪者未嘗不失各以所好反自為傷故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洞靈經曰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為汙夫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鬼甚者不見神明之可好末世神怒者非不祀神也淫祀勝神愈

怨通玄經曰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怨為天下笑未嘗非好欲也故曰執者失之是以聖人通玄經曰今天下之人邪於神鬼孰能正之治在道不在術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無為故無敗通玄經曰好於淫祀不顧後禍者邪氣也故曰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通玄經曰未世執於鬼神不顧後患者邪氣也故曰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通玄經曰禍福之起微而不可見小人不知禍患之門動而陷於罪不慎微好也慎終如始則無敗事通玄經符言篇曰官敗於失政孝衰於無終患生於執為病在於不慎故慎終如始無敗事也是以聖人通玄經曰聖人見其終始不可不察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其華侈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其非禮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欲不欲南華經曰古人欲者欲其所不能欲也至欲於道矣不貴難得之貨通玄經曰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學不學南華經曰古之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至學於道矣復眾人之所過通玄經曰古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以輔萬物之自然通玄經曰古之聖人者性合乎道也不學而知不覩而見不聽而聰自然之道也而不敢為南華經曰古者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此章南華經言上古大道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民樸易治也

古之善為道者南華經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非以明民通玄經曰至忠復樸民無偽匿將以愚之南華經曰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則易治矣民之難治南華經曰今周學智巧文華不足以定天下民難治矣以其智多南華經曰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故桀紂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今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通玄經曰是故以智為治者任一人之才難以持國為智慧者則生姦姦俗亡國之風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通玄經道原篇曰古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南華經曰去小智而大智明矣亦楷式通玄經曰以文智慮

爲治者苦心而無功獨任其智失則多矣好智窮術也以智生患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清也難矣知其治之本者去巧智而已無爲自化**常知楷式**通玄經曰今欲學其道不得清明玄聖專守文籍必不能爲治矣**是謂玄德**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唯同乎大和持自然應者爲能有治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通玄經自然篇曰上古聖人與天地相保公正修道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通玄經曰其與物反矣注云長處不智故謂反矣**然後乃至大順**南華經曰與天地相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此章通玄經言上古聖人以道鎮之退而勿有法於江海不爲其大功名自化故能成其王人之情性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讓不在爭是以古之聖人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人者先自弱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爲取後之爲先即幾於道矣德施天下守之以讓

先王所以守天下故能長久法海讓王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之王者通玄經自然篇曰欲海潅下百川歸之能成其廣**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通玄經曰江海因下爲之天池即淵德魚鼈歸焉故海不讓東流大之至也**是以聖人**通玄經曰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辭讓者見下也見下故能致其高矜者不立南華經曰昔者堯舜讓而帝之湯武爭而王之白公爭而滅之**欲上人以其言下之**通玄經道德篇曰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天下必效其歡愛莫不推讓**欲先人以其身後之**通玄經曰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進其仁義而無苛氣**是以處上而人不重**通玄經道原篇曰是以處上而人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處前而人不害**通玄經曰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雖絕國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愛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通玄經曰即天下樂推而不厭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爲天下貴**以其不爭**通玄經自然篇曰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爲下也此海潅下不爭百川歸之故莫能與之爭故道不以雄

武立在天下推己不在於自取不爭故莫能與之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通玄經曰常人之道多者不與

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以其不爭於萬物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此章通玄經言夫道者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日月以之行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禽以之飛獸以之走麟以之遊鳳以之翔以卑取尊以亡取存以退取先夫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上古聖人守柔弗強退而勿有不敢驕奢功名自化故能成其王可以長久三寶廣大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通玄經曰我道無為無所私受也似不肖通玄經曰我德含愚而容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無為處不肖之地故為天下王若肖久矣其細也夫通玄經曰古者聖王聰明智慧守之以愚無為而天下治我有三寶通玄經曰我道有三寶以卑取尊以儉取廣以退取先保而持之通玄經曰夫道者以其保之一曰慈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大以小為

本卑以自衛二曰儉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多以少為始儉以自固三曰不敢為天下先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先以後為主後以自讓夫慈故能勇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法道之卑者所以自下也卑則尊此天道之所成也儉故能廣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法道之儉者所以自少也儉則廣此天道之所成也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法道之退者所以自後也退則先此天道之所成也今捨其慈且勇通玄經曰末世人性好強而惡弱而不知失強梁者亡捨其儉且廣通玄經曰末世人性好奢而惡儉而不知失驕奢者亡捨其後且先通玄經曰末世人性好先而惡後而不知失爭先者喪死矣通玄經曰勇強之本務在卑弱廣用之本務在儉約爭先之本務在謙退三者既失國家喪亡夫慈以戰則勝通玄經曰故道不以堅強勝在天下自服不在於自取柔弱則勝以守則固通玄經曰末世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固善守者無與禦天將救之通玄經曰天之道損盈而益寡洞靈經曰道德勝則鬼神助可謂有德者也以慈衛之通玄經曰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

善爲士者章第六十八

此章南華經言魏武侯謂徐無鬼曰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君兵如鶴列於麗譙門之間陣無以徒驥於錙壇之宮豈爲偃兵古者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不以謀勝人不以戰勝人今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和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爲修胷中之誠以應天地無爲之情而不攖撓天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天偃兵哉古之善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用賢不爭天下太平也

善爲士者不武洞靈經曰甲兵不足以恃強**善戰者不怒**通玄經曰古善用兵者畜其怒怒畜而威可立也**善勝敵者不爭**通玄經曰善戰者無與鬬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善用人者爲之下**通玄經曰古善用人者若蚈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夫夏后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賢父也不以小惡妨大美夫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是謂不爭之德**通玄經曰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德者也**是謂用人之力**通玄經曰愛賢之謂仁敬賢之謂禮**是謂配天古之極也**通玄經曰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此章通玄經言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兵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兵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兵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兵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之道也今戰國亂臣賊子用兵輕敵掩襲不備先僭致禍也禍莫大於輕敵

用兵有言通玄經上禮篇曰以奇用兵奇逸爲勞奇飽爲飢奇靜爲動奇治爲亂奇後爲先何往而不勝後者勝矣**吾不敢爲主**通玄經曰先唱者窮之路也**而爲客**通玄經曰後動者建之源也**不敢進寸**通玄經曰屈者所以求伸也**而退尺**通玄經曰屈寸以伸尺君子爲之**是謂行無行**通玄經曰舉兵以爲人者衆助之以自爲者衆去之**攘無臂**通玄經曰衆之所助雖弱必強**仍無敵**通玄經曰衆之所去雖大

必亡**執無兵**通玄經曰古者懷制勝利於不戰而罷兵也諸侯賓伏此用兵之上也而**禍莫大於輕敵輕**通玄經曰武勇以强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而知勝不能以智不知其敗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廣應**敵則幾喪吾寶**通玄經上德篇曰老子觀影而知持後後動者未嘗失宜故聖人曰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後者爲上**故抗兵相加**通玄經曰閭敵國之君有暴厲其民者卽舉兵而臨其境而敵相當欲交兵接刃後者勝矣**哀者勝矣**通玄經曰所謂後者聖人守靜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功大靡堅不能與爭也後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此章沖虛經言商太宰見孔子曰邱聖者歟孔子曰聖則邱何敢然則邱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邱不知太宰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邱弗知太宰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邱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周之人太史老聃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可謂大聖人矣故老聖曰吾言大道無爲之化也

吾言南華眞經曰老聃明白於天地無爲簡易之德者此之謂大宗大本大宗師也**甚易知**通玄經曰治大國者道不可小國地廣者制不可狹王位高者事不可煩治民衆者教不可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大較難爲之智曲辯者難爲治故無益於治有益爲亂者聖人不爲也無益於用有益於費者智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甚易行**通玄經曰河以透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夫通於一技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未可廣應於治要也道之言曰芒芒昧昧與天同氣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无一焉者亡故不言而治無事而化是以天心動化无爲者也故有道以治之法事少足以治無道以治之法事多足以亂**天下**通玄經曰末世天下民甚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不能知行也**莫能知**通玄經曰末世小學蔽德不能知也南華經曰古者德固不小識後世小識傷德不能知也**莫能行**通玄經曰末世小善塞道不能行也南華經曰古者道固不小行後世小行傷道不能行也**言有宗**通玄經微明篇曰言有宗事有君至言去言**事有君**通玄經精誠篇曰言有宗

事有本至爲去爲夫唯無知通玄經曰末世小學爭魚者謀逐獸者趍淺之人所爭者末矣夫唯不知是以不我知通玄經曰末世小道失其宗本技能雖多濡沫淺涸不如寡言害眾著偁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是以不我知知我者稀沖虛經曰西周之人太史老聃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可謂大聖人矣則我者貴通玄經曰幽隱玄默無爲而治不知所爲而功自成者聖人也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唯神化爲貴是以聖人南華經曰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被褐懷玉通玄經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在淵而岸不枯道在中而形自治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此章南華眞經言道不欲雜雜學士多多則擾擾則亂亂則憂患斯

起憂而不能救其書學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趣私內外相舉姦者在位賢者隱處古之道德有蔽塞在於諸子之書是者儒家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雜無治其言也繁亂不中於用墨家墨翟禽滑釐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墨子稱禹道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勞苦名家宋鈃尹文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以爲無益於天下法家彭蒙田駢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於死人之理公孫龍縱橫辯者之徒能以辯服人口不能以辯服人之心皆書學乃智教民僞端而縱之放僻邪淫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也獨任巧智失則多矣好智窮術也以智治國國之賊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學還自亂上多學下多事上多事下煩亂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無爲治之本者去火而已無爲自正今諸子之書邪說姦言爲天下繁亂之弊也

知不知上通玄經符言篇曰古士善用道者無爲自化終無害也故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通玄經曰今士不知道者有爲自亂福爲禍也故曰不知知病夫唯病病通玄經曰下士眾人皆知書學利利利學爲病而不知病病是以不病南華經曰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有病者能言其病愼不病乎聖人不病南華經曰然其病病者猶不病也以其病病南華經曰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能除有病之病而不病矣是以不病通玄經曰惟古聖人知道病之無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此章通玄經言上古聖人以道鎮靜守柔弗強功名自化故能成其王人之情性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與不在來自愛故能成其貴愛民來王天下皆歸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沖虛經曰而欲人尊己不可得道也人不尊己何危辱及之矣**無狹其所居**南華經曰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囿唐虞之宮湯武之室德漸下衰漸狹其居**無厭其所生**通玄經曰治大國者道不可小地廣者制不可狹帝王不得人民不能成天下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沖虛經曰法度在身稽考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是以聖人**沖虛經曰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自知**通玄經曰來民之本務在自知當責他人之非者知己是乎哉**不自見**通玄經曰是以聖人弗強故能成其王**自愛**通玄經曰仁莫大於愛人愛人則無怨刑**不自貴**通玄經曰是以聖人自愛故能成其貴**故去彼取此**通玄經曰故去彼取此天殃不起得於此者忘於彼則咎去福來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此章通玄經言七國用兵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也

肆一人之意忘海內之患此天倫所取也民之所讎天之所誅故勇於敢則殺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天網恢恢而不失也

勇於敢則殺通玄經道德篇曰末世戰國有利害之心本有殺意故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沖虛經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古聖人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者非無其殺意也未若聖人本無其殺意也夫無其殺意也未有愛利之心也遂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不敢殺也若然無殺意者無地而為君無官以為長是天下莫不願安利之故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或利或害**通玄經曰好勇危亡之道武勇以強梁死**天之所惡誰知其故**沖虛經曰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通玄經曰天下莫易於為善所謂為善者則靜而無為故為善易也天下莫難於為不善所謂不善者篡弒矯詐非人之性故為不善難也**天之道**通玄經曰人之道損盈而益寡鬼神之道驕溢不與**不爭而善勝**通玄經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明召種黍者不獲穀樹惡

者無報德不言而善應通玄經曰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得而誅之不召而自來通玄經曰夫天道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不召而來不去而往繟然而善謀通玄經曰天道坦坦去身不遠苟向善雖過無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天網恢恢洞靈經曰禁網疏闊則易避而難犯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疏而不失通玄經曰戰國勇敢者殺戮無罪民之所餘天之所誅也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此章南華經言五霸驟而語刑名賞罰安能治人此有知治之刑具非知治之要道可用刑具於天下不足以用安道於天下矣末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也重爲任而罰不勝也危爲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則觸禽窮則啄人窮則詐此之謂也故五霸法煩刑峻則民生詐上多事下多怨求多則得寡禁多則勝少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無爲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清靜自正故五霸虐刑自執罪人而殺之也代有司殺人希有不傷其手矣

民常不畏死通玄經曰五霸嚴刑峻法不足以爲威殺戮不足以禁姦奈何以死懼之通玄經曰

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筆楚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若使人常畏死通玄經曰五霸法煩刑峻則民生詐上多求則下交爭求多則得寡禁多則勝少而爲奇者通玄經下德篇曰末世之民飾智詐上犯邪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則觸禽窮則啄人窮則詐此之謂也吾得執而殺之通玄經曰古善爲政者積其德積德而民可化今爲刑暴者則生亂亂俗亡國之風也孰敢通玄經曰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思也常有司殺者殺通玄經曰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行所以禁君使不得橫斷也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通玄經上仁篇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捨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中理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通玄經曰人君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

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以代大匠斵者希有不傷其手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此章南華經言周學好智而無道則天下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禽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鮮垢同異之變多則俗亂於辯矣自古及今桀紂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今周學民巧難治也而作是章焉

民之饑通玄經曰民有饑色非命天亡饑殍而卒以其上食稅之多通玄經曰且民之爲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以食或時有水旱災害之患以奉上求卽人主愍之矣是以饑通玄經曰末世貪夫暴君涸魚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是以民饑民之難治南華經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其上之有爲通玄經曰後世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治上多欲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以學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難矣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是

以難治通玄經曰上有爲也下亦有爲也書學開民僞端而縱之放僻邪淫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也是以難治人之輕死通玄經曰民有輕死非命而亡樂得不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其求生之厚通玄經曰末世暗主求下不量其積取民不裁其力男女不得耕織之業有旦無暮君臣相疾以奉上求力勤財匱是以輕死是以輕死通玄經曰上好取而無量卽下貪財而無讓民貧苦而紛爭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南華經曰古者上則重生重生則輕利後世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責上好貨不貴生也是賢於貴生通玄經九守篇曰夫唯無以以生爲者卽所以得長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此章通玄經言戰國用兵殫天下之財賭一人之欲禍莫深矣肆一人之欲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民之所讎天之所誅故兵強則滅堅強者死之徒也豈不滅矣

民之生也柔弱南華經曰人之生和氣聚爲生其死也堅強南華經曰人之死氣之散也氣散則死萬物草木生也柔脆通玄經曰物之生也草木英華其死也枯槁通玄經曰物之死也

草木枯朽**故堅强者死之徒**通玄經道原篇曰堅强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通玄經曰柔弱者生之幹也**是以兵强則不勝**通玄經曰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守之積柔成剛積弱成强觀其所積以知存亡故兵强則滅**木强則共**通玄經曰木强則折革强則裂**强大處下**通玄經上德篇曰老子仰視屋樹退而因川樹强木則居低屋大材則居下**柔弱處上**通玄經老子曰樹小條則居高屋弱材則處上譬若積薪小者爲上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此章通玄經言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卽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饑寒之患其憯怛於民也民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卽天下無哀民後世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古有道之君者能養鰥寡孤獨法天濟民也

天之道通玄經曰天之道損盈而益寡**其猶張弓乎**通玄經曰弧弓爲射非弦而不能發天之爲射無弓必中**高者抑之**通玄經守弱篇曰天之道而抑高也**下者舉之**通玄經曰天之道而舉下也**有餘**

者損之通玄經曰天之道損有餘也**不足者與之**通玄經曰天之道補不足也**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通玄經曰天之道損有餘奉不足地之道損高而益下**人之道則不然**通玄經曰人君之道則不然不同天道損益也**損不足**通玄經曰且民之爲耕也妻子老弱仰之以食水旱災害稅斂難輸**以奉有餘**通玄經曰人主取民以奉上求之有餘矣**孰能以有餘奉天下**通玄經曰末世貪主暴君涸魚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饑寒孰能奉不足矣**唯有道者**南華經曰古者聖人老弱孤寡爲意皆有所養**是以聖人**南華經曰古之人其備乎育萬物澤及百姓**爲而不恃**通玄經曰天地之道萬物恃之以爲莫知其德**功成不居**通玄經曰天地之道萬物功成不居莫知其德**其不欲見賢**通玄經曰聖人虛心無有也見不足也見不足故能成其賢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此章通玄經言海不讓潦水以成其大山林不讓其枉橈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若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

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民沈溺而不憂者君非賢主也守職死難人臣之職也末世羣臣效誠者稀不用其身也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是以古之聖人效法水之柔弱含垢忍恥受言納諫爲天下之主者效水納垢也

天下柔弱者莫過於水通玄經道原篇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通玄經曰夫水之爲道也利貫金石强淪天下**莫之能勝**通玄經曰夫水之爲道也行不可得窮極微不可得把握**其無以易之**通玄經曰夫水之爲道也擊之無瘡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薰淖約流循不可靡散**故柔勝剛**通玄經上德篇曰老子見舌而守柔齒堅於舌而先斃之**弱勝强**通玄經曰積柔成剛積弱成强不積而成未之有也**天下**通玄經曰末世人之情性皆好强而惡弱好剛而惡柔而不知失不能柔弱也**莫不知**通玄經曰君子察實無信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莫能行**通玄經曰諫而不聽君不明也**是以聖人**通玄經曰古之善爲君者法於水之柔弱柔弱微眇故能成其高功行自化**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通玄經曰古者聖人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譽世非之而不加沮**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通玄經曰古者聖人

使人誹謗於己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止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正言若反**通玄經上仁篇曰後世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求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此章通玄經言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爲不善也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則和與民同守則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末世行有召賊言有致禍無先人言後人已附之耳流聞千里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此勸戰國和其怨言罷兵不爭天下太平乃爲善矣

和大怨通玄經微明篇曰古者和大怨有德司契不爭爲善也**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通玄經曰戰國無道作難結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爲不善也**是以聖人**南華經曰古之聖人其備乎和天下**執左契**通玄經曰陰害物陽化物聖人之道依陽天下和同依陰天下怨惡**而不責於人**通玄經曰其怨大者其禍深畜怨而無患者未嘗有也**故有德司契**通玄經曰積德成王積石成山不積而成未之有也**無德司**

徹通玄經曰積怨成亡積水成河不積而成未之有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通玄經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與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此章南華經胠篋篇言昔者大道至德之世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結繩質樸天下太平則至治矣

小國寡民通玄經符言篇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隨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家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洞靈經曰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本教也勸民農地產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通玄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其德生而不殺當此之時無利害之心天下太平雖有舟輿無所乘之南華經曰古者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雖有

甲兵無所陳之通玄經曰黃帝之治天下理日月之精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辨男女明上下田者讓畔道不拾遺使民復結繩南華經曰昔者三皇之世民結繩而用之而用之南華經曰上古大道至德之世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治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甘其食南華經曰古者之民晝拾橡栗甘其食也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美其服南華經曰古者之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美其服也故命之曰知生之民通玄經曰古者其衣煖而無飾安其居南華經曰古者之民巢居穴處暮棲木土安其居也故命之曰自巢氏之民通玄經曰古者太平兵馬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革車軌轍不結乎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樂其俗南華經曰古者樂其俗通玄經曰古者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樂其民俗隣國相望南華經曰古者隣國相望山無蹊隧澤無舟梁鷄犬之音相聞南華經曰古者雞犬之音相聞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民至老死南華經曰古者民至老死通玄經曰古者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得保命而不夭也不相往來南華經曰古者之民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不相往來此德之隆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此章南華眞經言古之道術有在於無爲是者老聃聞其道風而喜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老聃曰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毁矣銳則挫矣無爲也而笑巧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救文巧蔽也

信言不美 通玄經曰古者大道至忠復樸民無僞匿 **美言不信** 通玄經曰後世之民知巧務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小能破道苛削傷德 **善者不辯** 通玄經曰古者大正無爲不險故民易道洞靈經曰知而不辯謂之道道以安人 **辯者不善** 通玄經曰後世之民知書而道衰小辯害正且洞靈經曰知而辯之謂之識以治人南華經曰且夫辯之必不惠 **知者不博** 通玄經曰古者至治無事優游故下不賊 **博者不知** 通玄經曰後世之民知數而仁衰小成害治南華經曰且夫博之不知 **聖人不積** 南華經曰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無爲四辟虛靜於帝王之德者其物自爲也昧乎無不靜者矣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聖人愼所積 **既以與**

人 南華經曰既以與人己愈有通之經曰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 **己愈有** 沖虛經曰堯治天下游於康衢聞兒童謌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既以與人** 南華經曰既以與人己愈多通玄經曰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徙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愈多 **己愈多** 沖虛經曰堯喜問兒童曰誰教爾爲此謌言乎兒童曰古詩也民皆鼓腹謌謠 **天之道** 南華經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利而不害** 通玄經曰日出於地萬物蕃息雷之動也萬物啟雨之潤也萬物解 **聖人之道** 南華經曰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人之心靜也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天下靜矣 **爲而不爭** 通玄經曰大人施行有似於道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無述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有眞何往不成

太上道德寶章翼卷上

白玉蟾眞人　章句
復圭子程以甯闡疏

道

李淸菴曰道之可以道者非眞常之道也夫眞常之道始於無始名於無名擬議卽乖開口卽錯設若可道道是甚麽旣不可道何以見道可道又不是不可道又不是何如卽是若向這裡下得一轉語參學事畢矣其或未然須索向二六時中興居服食處囘頭轉腦處較勘這個巍巍的活潑潑的不與諸緣作對應是個甚麽校勘來校勘去校勘到校勘不得處忽然摸着鼻孔通身汗下方知道這個原是自家有的歷百劫以來不曾變易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道行住坐臥不離這個況覆載之間頭頭物物都是這個亘古亘今只是這個生天生地只是這個至於日用平常動靜作息只是這個一切有形皆有敗壞惟有這個常在天地虛空亦有敗壞只有這個不壞只這個雖鐵眼銅睛覷不破爲甚覷不破只傷他不會覿面相逢縱饒覿面相逢也是蹉過且道蹉向甚麽處去不得亂走畢竟作麽會淸菴向這裡分明擧似只是欠人承當倘遇知音剔起眉毛薦取咄昨夜江頭新雨

過今朝依舊遠山看

德

德之一字亦是强名不可得而形容不可得而執持凡有施設積功累行便是不德也只恁麽不修習不用功死如槁木待德之自來終身無德也這個德字愈求愈遠愈執愈失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又云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只這兩句多少分明只是欠承當若是個信得及的便把從前學解見知聲聞緣覺一切掀倒向平常踐履處把個損字來受用損之又損損來損去損到損不得處自然玄德昭著方信無爲之有益經云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又云玄德深

矣遠矣會麼不離當處常自然覔到知君不可見

經

經之一字亦是强名聖人爲見世人隨情逐幻嗜慾迷眞中心業識之擾攘靈地無明之熾盛是以天眞喪失橫夭傷殘不能復其本元於是用方便力開善誘門接引羣迷使歸正道故著書設教强名曰經經者徑也眾所通行之大路也雖然讀是經者却不可泥在語言三昧上亦不可離了此經向外尋求須是向自己分上着意把這五千遺言細細咀嚼點點畫畫不要放過忽然嚼得一句半句透這一部經都在自已方信道開口不在舌頭端到這裡打開自己寶藏把出自

已經來橫拈倒用不惟這一部經至於三十六部尊經一大藏教典從頭徹尾轉一遍只消一喝都竟還委悉也麽平地起風波靑天轟霹靂諦聽諦聽諦聽

體道章第一

道○如此而已可道非常道可說卽不如此名強名曰道可名非常名謂之道已非也

無○卽此是道名天地之始道生一是天地之始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有名萬物之母一無生萬有萬有歸一無○生生不息故常無虛心無念欲以觀其妙見物知道知道見心○無心則自然運化常有守中抱一欲以觀其徼微音竅身有生死心無生死此兩者萬有一無一無亦無無中不無同出而異名萬法歸一心本空同謂之玄道非欲虛虛自歸之人能虛心道自歸之玄之又玄虛裏藏眞無中生有衆妙之門悟由此入用之無窮百千萬法皆從此出

復圭子曰此章總言道之體用及入道工夫也老君之學全在於此其五千餘言所敷演者惟演此一章已耳儒之所謂道者路也以日用常行言老之所謂道者直指本體言公同子曰第一道字大道也第二道字卽大道非口道之道分別在一可字凡人驟觀第二道字謂口道之道既有可口道之道則必有不可口道之道矣是可道與不可道二也既爲大道豈容口道稍涉擬議便非尋常日用常久不壞之道復圭子曰道之一字且不可強加況又可強名之乎名以名此道也而不知道無以名爲也造化密移四時默默中行百物默默中生必欲歸名於道豈萬古不易之常名乎無能生有故

無爲天地之始者道也道生天地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無極是也有彰乎無故有爲萬物之母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統體一太極是也以上數句皆指造化之渾淪大道而言故常無欲以下則近指人身道妙而言令人知修道也於二觀字可見故常無二字作一句欲以觀其妙太上謂我尋常日用安心於無要以觀其道之妙處常有二字作一句欲以觀其徼徼卽妙中之孔竅也太上謂我尋常日用安心於有要以觀其道之竅處竅生於妙有欲生於無欲此兩者於不見中親見於親見中不見其出同特其爲名異耳旣名爲妙又名爲竅則雖有欲而實未嘗有欲故同謂之玄凡達

而無所至極者其色玄故以名道玄不足以盡之不但絕有無之名抑且離玄妙之迹故曰玄之又玄玄生仙生佛在是生天生地在是生人生萬物亦在是豈非衆妙之門乎此一章已盡全部道德之旨又曰有無名而後有有名凡名不永者有名爲祟故也常者久而不變之謂渾而無奇之稱旣曰常又曰玄所以益明常之不可易不可加也聖人特常之至者耳　程俱論曰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嘗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故西方聖人其所示現設爲乘者三演爲分者十二一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

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君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迪後世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已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　筆乘謂太上實非舍有以求無苟舍有以求無則是有外更有無安得為無蓋當其有時實未嘗有乃眞無也故不滅色以為空空卽色不捐事以為空事卽空不然其所謂無者為對有之無而所謂有者為對無之有亦惡得謂之常無常有哉噫安得知常者而與之一論此

李清菴曰予謂無欲者無心作為自然也有欲者有心運用工夫也無為則能見無名之妙全其性也有為則能見有名之徼全其命也有與無性與命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有無交入性命雙全也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卽無欲觀妙之義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卽有欲觀徼之義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卽玄之又玄之義也所謂欲者欲人之不可之謂

可道必名名必有知故次之以天下皆知

養生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求爲美名斯惡已不得美名○不美是惡之因皆知善之爲善求爲善人斯不善已反爲惡人○善是不善之因故有無相生無必生有有必生無難易相成先難後易先易後難長短相形道本無形自相長短高下相傾天旋地轉本無高卑聲音相和一風所鳴萬籟相應前後相隨往古卽今來今卽古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貴乎自然行不言之教道寓於物萬物作而不辭無必生有安得不生倘若不生安見長存○忘物生而不有無非幻妄○忘形爲而不恃今日今日而已○忘情功成而不居豈可以夢爲實忘成夫惟不居忘外而不忘其內也是以不去一我自存

復圭子曰大道無名原無美惡亦無善不善自混沌鑿而美惡分因有善不善蓋至美不美至善不善美中藏惡善中寓不善非天下所得而知也故人之所謂美且善者豈眞美且善哉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之謂有無相生合抱之木起於毫芒百尺之臺濆於蟻穴是之謂難易相成人知臨短以爲長不知卽短以爲長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非長短相形乎高者不可使卑卑者不可使高一定之高下也若天道高而下降地道卑而上升非高下相傾乎空谷傳聲聲應氣求一淸一濁遞爲抑揚則聲音相和也古以今爲後而隨前來亦以今爲前而隨後往則前後相隨也已上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六者皆自有爲而致也惟聖人洞知其故已雕已琢復歸於朴處無爲之事以道而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而教也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作而不辭忘

物也萬物並生生而不有忘形也如造化雖能有所作爲而不自恃其能忘情也如四時雖有成物之功而不自居忘成也夫惟不居其功是以生成之功歸天地參贊之功歸聖人天地也聖人也一也功豈去天地聖人哉○碧虛子曰美善生於妄情以情之所好爲美情之所惡爲惡縱已妄情非惡而何以已之所是爲善以已之所非爲不善縱已是非安有美乎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此謂止於實當也夫聖人豈無美善葢美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若以美善化天下使知其美之爲美葢未盡善也

知則善惡互生難易對陳勢必爭尚賢德故次之以不尙賢

安民章第三

不尙賢（爲子當孝爲臣當忠）使民不爭（飽不思食○忘我）不貴難得之貨（黃金與土同價）使民不爲盜（如意無他）不見可欲（耳目之間心實在焉）使心不亂（去卽奐同○忘情）是以聖人之治（纂）虛其心（是）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河上公云愛精重施髓滿骨堅）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纂）（○識訣者恐懼）爲無爲○則無不治（是）

復圭子曰尙賢好名也名爭端也若上不好賢則民自然不

爭貴難得之貨好利也若上不好利則民自然不盜伯夷死名於首陽爭名也盜蹠死利於東陵爭利也豈非上之人所尙在名所貴在貨哉苟上者不見名利有可欲則民亦各安其志而心不亂矣非閉目而不見也謂天下無可欲者動其中耳是以聖人之治以下虛心實腹弱志强骨八個字分明是指點金丹大道教人下手處蓋人之不能入道者緣心上不淨一團名利牽扯心不虛也方寸幾何莫非嗜欲所塡塞則元精元氣元神不存爲一空殼而腹不實矣虛心二字談何容易心必如太空任浮雲之往來而太虛之體自若如是則元精元氣元神固而腹始實矣心猶體也所以宅神君氣

統精而志則心之發竅處也志强則心未免外馳骨力必受其損故弱其志而後能强其骨所謂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天下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棖也慾焉得剛則骨弱矣嘗使民無知無欲是復歸於混沌也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不敢鑿其混沌矣爲者始於有作人難見也無爲者及至無爲始知也則無不治者大修行人以身爲國以精不動搖謂之民安神氣充裕謂之國富而國胡不治之有　蘇註尙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

未嘗遺於野而不用賢也獨不尙賢耳未嘗委之地而棄其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所欲而槁木死灰也獨內不存諸心外不遺其跡而已矣呂註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虛其心而腹實則嘗使民無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嘗使民無欲也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尙而貨非上之所貴則爲之非所利故不敢爲也夫唯如此則爲無爲而無不治矣

尙賢尙貴則爭欲之心起矣惟聖人治之以虛故次之以

道沖而用之

無源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太虛同體　或不盈虛中　淵乎似萬物之宗心也

挫其銳斂神不露鋒芒　解其紛止念　和其光藏心於心而不見　同其塵混心於物

湛兮似若存存神於無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惟道爲身

釋德清曰此讚道體用微妙而不可測也沖虛也盈充滿也淵靜深不動也宗依歸也謂道體至虛其實充滿天地萬物但無形而不可見故曰用之或不盈謂道體淵深寂寞其實能發育萬物而爲萬物所依歸但生而不有爲而不宰故曰似萬物之宗　沈蛟門曰銳則有觸紛則多端光則有分別塵則渾然無跡大道摧挫芒銳而無圭角解釋紛結而無繫

累和戢光耀而無英華惟混世同俗並居雜處而不自表潔湛然澄徹非存非非存泰定之中天光自燭眞一之妙洞在目前其沖虛如此吾不知誰之子而能臻此化境其亦象先天一氣統帝之元耳復歸於朴　復圭子曰挫銳解紛和光同塵皆是太上生平受用妙處他日點化楊朱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亦是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之意學者知此體認工夫則處處有着落而入道不難矣

沖虛淵靜爲萬物所宗尋其宗先乎天地故次之以天地

虛用章第五

天地不仁（無心）以萬物爲芻狗（任其自然）聖人不仁（以天地之心爲心也）以百姓爲芻狗（向自忘我豈有他哉）天地之間（心也）其猶橐籥乎（運而不息）虛而不屈（用之無窮）動而愈出（純亦不已）多言數窮（如何說得）不如守中（盡其在我）

王純甫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是太上自危自戒之言也蓋道本不可言而斥之以不仁道本不可名而狀之以橐籥知者固得意而忘言矣不知者不覩其眞而徒爲嘵嘵也則吾說窮矣中也者中也虛也無也不可言不可名者也守此而心思路絕言語道斷其何窮之足慮太上著書談道而其言若此則其不得已之心爲何如也後世學者果不得於芻狗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土芥斯民之意且曰申韓慘刻原於

道德也自史遷已然況其他乎此卽多言數窮之一驗也太上葢預知之矣　復圭子曰猶似也槖卽皮鞲乃鼓風鑄物之器籥卽管籥乃承氣出音之器用之則伸不用則虛以自處置之而不以爲屈故曰虛而不屈若用之則觸動其機而風生愈出愈有故曰動而愈出葢道原自虛中來豈涉言詮渾然無跡豈落象數故多言數窮卽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謂也併芻狗槖籥之喻皆贅談不如守中者吾守中而歸於忘言斯包含無窮乃得之矣　嚴君平曰芻草也謂束芻爲狗古人用以祭祀除祓不祥用已而棄之言當用之時不甚愛及乎棄之亦不爲憎也天高而淸明地厚而順甯陰陽交

通和氣流行泊然無爲萬物自生焉天地非傾心移意市恩施澤而有以爲也此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明王聖主非竭智盡能顯仁示德而有以爲也此所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也

槖籥含虛而不屈者由其神也故次之以谷神

成象章第六

谷神不死此心本無生死是謂玄牝同此一天一陰一陽○玄牝之門念頭動處○一闔一闢是謂天地根惟心綿綿若存只是如此無休無歇○用之不勤無爲而已○無物不成用不勞也故曰用之不勤

白眞人曰谷者天谷也神者一身之元氣天之谷含造化容

虛空地之谷容萬物載山川人與天地同所禀也亦有谷焉其谷藏眞一　宅元神是以頭有九宮上應九天中間一宮謂之泥丸又曰黃庭曰崑崙曰天谷其名頗多乃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元神居之故謂之谷神神存則生神去則死日則接於物夜則接於夢神不能安久而自定性入自然無爲妙用未嘗至於勤勞迫切故曰用之不勤即此而觀則玄牝爲上下二源炁母昇降之道明矣世人不窮其根源便以鼻爲玄口爲牝則玄牝之門又將何以名之孫眞人曰腎之前臍之後大腸左小腸右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也玄關即是玄牝出入之門天地未判父母未生鴻濛之初乃是先

天眞一之炁耳　釋德淸曰牝物之雌者即所謂萬物之母也用即出入之樞機謂道爲樞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沈蛟門謂生天生地皆由此出故謂之門謂之根非玄牝之外又有門門之外又有根也綿綿之義有三至柔也至微也至長也若存者不可謂之存不可謂之非存也至人無惰故無勤凡人有作必有輟愈勤則必有不勤者繼之天一日一周而未嘗勤行一度斯至人所謂用之不勤也　薛蕙曰自古爲玄牝之說者往往不本谷神而別爲異說皆非老子之本旨也史記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至哉言乎蓋即谷神之說也嘗爲之說

曰謂之谷則非有也謂之神則非無也又曰谷神之可見者特其因應焉耳雖曰可見而不可見者存焉是何也葢可見者皆彼萬物之跡而非其本體也顯其因應之妙用藏其虛無之實體此谷神之所以爲神也非通神明之德者孰能識之

綿綿不絕得天地之根故次之以天長地久

韜光章第七

天長地久(湛然無爲)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心亦如此無爲)〇以其不自生(此心長存)故能長生(本無生滅)是以聖人(我也)後其身而身先(無乎不在)外其身而身存(今古如此)非以其無私耶(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故能成其私(我即

天地天地即我以其無我故能成我)

釋德淸曰此接上章用之不勤之義也言天地以不生故長生以此聖人忘身故身存也意謂何物長久惟天地長久然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私其生其次則聖人長久是以聖人體天地之德不自私其身以先人忘我也則人樂推而不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　復圭子曰聖人有軀殼之法身有元神之眞身聖人不養形而養神者以軀殼有壞這個不壞耳後身後此法身也而身先者則此眞身透有無乘虛空而超乎萬有之上也外身外此法身也而身存者則此眞身入水不溺入火不焚而與天地並存也衆人皆後而聖人獨

先衆身皆亡而聖身獨存無乃似私乎不知聖人恥獨爲聖人無私也而人盡自暴自棄不肯學聖人故覺聖人私其道於已而成其私耳其實何私之有　薛蕙曰身先身存是成其私也原其所以致之顧由於後外其身而無私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夫聖人之無私初非有欲成其私之心也然而私以之成此自然之道耳如欲成其私卽有私也未有有私而能成其私者也　程俱曰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今一受其形而人則認以爲已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

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愈病其不爲中道夭者亦幸矣老君之旨如此而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益反以有其生爲累有其生者且尤老君之深戒而謂其外於道而求生未之思耳

聖人後身外身柔順利物故次之以上善若水

易性章第八

上善若水（性猶水也）水善（不爲物所忤而已）利萬物而不爭（初何心哉○隨方逐圓）處衆人之所惡（於我何有）故幾於道（心亦如此○河上公曰水性與道同）居善地（無所擇也○捨

高就下心善淵有所養也與善仁無分彼此言善信眞實應物正善治無往不正○治穢濁而不染平高原而不勞事善能無爲而無所不爲○隨方逐圓不與物逆動善時與時偕行夫惟不爭方寸不競○不與人逆故人不爭故無尤亦不以爲福也○無尤則上善矣

釋德淸曰此言柔順之德無往而不善也上最上謂謙處不爭之德最爲上善譬如水也故曰上善若水水之妙在利萬物而不爭不爭謂隨方就圓無可不可惟處於下世人皆好高而惡下惟聖人能藏垢納汙處衆人之所惡幾近也無往不善故幾於道　蘇子由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成形故其理同道

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旣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道體虛無貴不盈而善持故次之以持而盈之

運夷章第九

持而盈之無欠無餘不如其已放下身心揣而銳之貴欲無爲不如長保謹而不失

金玉滿堂儉視儉聽裕然有餘莫之能守終日如愚○河上公云嗜慾傷人財多累身富貴而驕潛心勿用自遺其咎寂然不動何咎之有○一涉驕奢必致禍患○功成名遂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身退天之道退自有餘○天地合德○全是謙卑遜順之義

復圭子曰此接上章上善若水之義持捧也盈滿也已止也不如弗持也揣揣摩也銳思慮精銳也不可長保即人之不可謀者天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爲不善況盈而不持銳而不揣者乎金玉非世上黃金白玉乃吾身神氣精之三寶金液玉液是也曰滿堂猶滿身人人本具個個圓成儒佛盡人可作而莫之能守元神元氣元精琢喪殆盡所存者僅後天之神氣精耳知玉液金液還丹誰乎若富貴而驕止知推金積玉而不知自喪本來之金玉勢必自遺其咎併世間之金玉亦莫能守矣四時之運得序者進成功者退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猶不能常盈況於人乎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分明是指點富貴之人當退而修眞訪道物色高人推究天道○白眞人曰有人要識長生訣只是搜尋造化根古者虛無生自然自然生大道大道生一氣一氣分陰陽陰陽爲天地天地生萬物則是造化之根也謂富貴之人最難省悟故有此一段議論○劉師玄曰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易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救人謂非必

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外物盈滿銳心富貴不若抱一無咎故次之以載營魄抱一

能無章第十

載營魄安心抱一○能無離甚處去來專炁致柔純清絕點○二物渾成如母攜嬰能嬰兒混然一片○純一不雜得返朴還淳滌除玄覽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塵淨鑑明能無疵身心如一愛民治國怡神養氣能無爲無念無爲無思無慮○不動不搖道泰時清天門開闔心地開明能無雌有無一而不二○出入不矜不伐明白四達一理獨物能無知終日如愚○黜聰屏智和光同塵生之畜之一心所存包含萬象○斡旋四德長養羣情生而不有心同太虛爲

而不恃智周萬物○忘其所自長而不宰泰然無我是謂玄德○○姤眞人云爲而無爲應事無跡謂之深玄之德

復圭子曰此章太上明明發洩金丹大道世儒不讀丹書未聞秘訣而欲以吾儒經史諸子百家解道德經是以凡見而窺仙俗骨而測佛地下人而談天上事此必不得之數予請以所得道家之膚見而洩其一二可乎載如車之載物也營營衛也載營魄軀殼載之也此凡人之所同至抱一能與營魄而不離則神人之所獨呂祖云精神氣血歸三要南北東西共一家一卽丹也抱一則精化爲氣氣化爲神神化爲虛矣此不二法門長生久視之道然必自調息始見鼻中氣出

入如烟烟象微微消成白久之而息微是專氣致柔也先天祖氣惟嬰兒完全學人養氣能從後天以復先天如嬰兒乎此是鍊精化氣工夫玄覽卽同謂之玄玄字也大道既不可名又豈可覽乎玄覽者見解也稍著見解卽爲大道之疵纇矣故必滌除玄覽渾然粹白能無疵乎此爲鍊氣還神工夫身爲國心爲君精爲民愛民者愛此精氣也精氣不虧分毫已滿一升六合之數乃得藥之時有作有爲之事後來工夫純熟民不期安而自安國不求治而自治能無爲乎及至無爲衆始知也此爲鍊神返虛工夫天門卽泥丸宮也神人之所棲又謂之天谷至於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則純陽而無陰矣然自然有一點如霧如電之陽入玄門透長谷而竟上泥丸有開無闔不是道有闔無開亦不是道霎時霹靂一聲忽爾天門頂破眞人出見大神通如是則四大虛空皆我光明所燭而已不有其知斂神歸光復歸於虛空非能無知乎此爲鍊神合道工夫生之畜之者天地也天地有生成而不有之以自私天地有作爲而不恃之以爲能宰者總也天地有長養而不宰之以自居天地之玄一聖人之玄也玄德卽玄門爲聖爲賢者此玄也成仙作佛者此玄也是之爲玄德天地與聖人同此玄同此德也　朱子曰專氣致柔看他這個是甚麼樣工夫專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柔之極處才有一

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愚謂朱子之說甚善老子之學
天下莫能行者此其一也
有專氣致柔之和則物歸如輻之輳轂故次之以三十輻
共一轂
無用章第十一
三十輻如三十日是也共一轂一月足爾當其無月大月小有車之用雖是月小亦成一月○轂空車得行心空神得止埏埴以為器陰陽往來而成造化當其無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有器之用閒有不及亦見天工○器空諸物受心空道眼開鑿戶牖以為室萬象森羅同乎一天當其無神不守舍五官失衞有室之用聖愚同性忘內逐外故有之以為利得此父母之身為用無之以為用存吾厥初同然之理無內無外

釋德清曰此言世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意謂人人皆知車轂有用而不知用在轂中一竅人人皆知器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器中之虛人人皆知室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室中空處以此為喻譬如天地有形也人皆知天地有用而不知用在虛靈無相之心是知有雖有用而實用在無也然無不能自用須賴有以濟之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利猶濟也老君之學要卽有以觀無若卽有以觀無則雖有而不有是謂道妙此其宗也　沈蛟門曰車也器也室也皆有也天下所賴以濟者也故曰有之以為利車之受軸器之受物室之受明皆無也三者所賴以濟者也故曰無之

以爲用 按古者一車三十輻法一月數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衆輻共湊之埏和也和土以爲器無轂中受軸處器中之虛處戶牖之空處其有之以爲利人皆知之而無之以爲用非老君不能發其妙也一部莊子多言無用之用

上章發明虛用虛其用則不爲色聲諸根所惑故次之以五色五音

檢欲章第十二

五色 青黃赤白黑 令人目盲 其機在目志之所之○眼被色瞞 五音 宮商角徵羽 令人耳聾 貪外喪內○耳被聲誘 五味 甘辛酸鹹苦 令人口爽 忘其自然○口被味瞞○ 馳騁田獵 心猿意馬 令心發狂 不定身心無所歸着○心爲境移 難得之貨 金玉何用 令人行妨 所寶

惟心惟心守一○意爲物轉 是以聖人爲腹 其樂也內○內境不出 不爲目 耳隨聲走眼被色迷 ○收視返聽 故去彼取此 見色明心聞聲悟道

釋德清曰此言物欲之害教人袪欲之行也意謂人心本自虛明而外之聲色飲食貨利本無可欲人以爲可欲而貪之眼淫於色而失無色之色故盲耳淫於聲而失無聲之聲故聾舌淫於味而失無味之味故爽心則流逸奔境而失其正定故發狂行則貪逐貨利而失其正操故有妨惟聖人知量知足爲腹者實其腹也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不爲目者舉一以包四也羅綺千箱不過一暖食前方丈不過一飽其餘皆榮觀而已故聖人爲腹不爲目去外面之紛華取

在內之眞實

爲腹不爲目忘我之事故次之以寵辱若驚

厭耻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無榮無辱此心泰然○寵是辱先貴大患若身思患預防○身爲患本貴重也何謂寵辱貴賤貧富寵爲下人之所惡得之若驚苟非吾之所有○居安慮危失之若驚雖一毫而莫取是謂寵辱若驚於我何有何謂貴大患若身安危累吾心得喪累吾性吾所以有大患者心之不甯身之不安爲吾有身有我則有身無我則無身及吾無身湛然一天我亦非我吾有何患忘我忘世天眞自然故貴以身爲天下心猶君也身猶天下則可以寄天下百年如過客萬物如逆旅愛以身爲天下能治其身亦猶治國乃可以託天下可以久而不失

復圭子曰此上下文雖議論疊疊而所重不過及吾無身一句看得破則上下文如劈竹矣古之達人驚寵若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重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何謂寵辱若驚蓋爲人上者寵人爲人下者寵於人寵雖與辱對辱無得失而寵有得失故寵爲下苟一旦得失驟至未有不驚駭者何謂大患若身人生大患有二非人道之患卽陰陽之患遭此患者則此身爲之累也及吾無身非無眞身也解脫此肉身則二患不能入卽白眞人所謂天地雖大能役有形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合有氣不能合無氣是無身乃超世之事爲一已不爲天下也若經世者亦必先有已而後

有天下彼不貴重其身而爲塵勞所役則自治且不暇安能寄天下不愛惜其身而傚精殫神則保身且未遑安能保天下此所以貴以身爲天下貴以其清虛恬淡之身愛以身爲天下愛以其富貴不與之身寵而不有其寵貴而不有其貴如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乃眞可以寄託天下者也　陸希聲曰若以得失動其心物我存乎懷則寵辱不暫甯吉凶未嘗息安足爲天下之正居域中之大乎惟能貴用其身以爲天下愛用其身以爲天下者則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夫如是則得失不在已憂患不在身乃可以大位寄託之此大道之行公天下之心也　張洪陽曰寵辱若驚是忘名

的事貴大患若身是忘形的事忘名而心不驚忘形而身不累至矣

非順道無形者不能無寵辱故次之以視之不見

贊玄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身中之心○大象無形視不可見）聽之不聞名曰希（心中之性）搏之不得名曰微（性中之神）此三者不可致詰（不可以說說惟當以意會○河上公云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求之以神）故渾而爲一（○同歸於一而已矣）其上不皦（性無體○莫見乎隱）其下不昧（神無方○莫顯乎微）繩繩兮不可名（綿古亘今昭然獨存○非一色也不可以五色分非一聲也不可以五音辨非一形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復歸於無物（○見物便見心○藏身處沒蹤跡）是謂無狀之狀（心無形相○道無形狀能與萬物作形狀）無物之象（性無形象○一無物象而

與萬物形象是謂忽恍神無去來○親見中不見迎之不見其首其來非今隨之不見其後其去非古○言無窮無極而長存執古之道本無圓成○無爲以御今之有本無生死○無爲之道總攝萬有能知古始古卽今今卽古聽其自古自今○無爲是謂道紀如是如是○無爲之道因無彰有

復圭子曰至色無色其名曰夷着視不得至聲無聲其名曰希着聽不得至形無形其名曰微着執摶不得此三者口不能言又安可詰問一分爲三三復合而爲一所謂大道體虛超乎聲色名相思議之表天處上而明地處下而暗萬物處中而繩繩不絕惟此混然一者在上而不加明在下而不加暗在中繩繩生萬物而不可名終復歸於無物而不可知所謂藏萬物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藏萬物無狀而天下之狀從此出不見中親見是謂無狀之狀無物而天下之象從此出親見中不見是謂無物之象總之視不見聽不聞摶不得若忽若恍其起無首其卒無尾本無圓成本無生死果能執古無爲自然之道以御今世之有爲聽其自古自今自今自古能知古始所出之自而不遷其德是謂道紀如是如是 薛蕙曰古之道卽無也觀其對今之有而言意可見矣曰古者非在今始有也今之有謂今天下之事古始卽古之道人之應物不知本源之無物而惑於外物以自累此世之通患也惟執古以御今者以無事爲眞宅以有事爲廬事雖萬變

而在我之不變者常一也道紀者道之綱紀蓋天下之事其本在此故也昔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操易事少而功多劉向曰道家秉本執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二子之論可謂善矣惜乎其有所未備耳何者世俗之儒大抵謂老君棄人事之實獨任虛無而已斯言也衆皆以爲信然而未知其大不然也老君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蓋任虛無以應事曷嘗棄事而獨守其虛無哉然則老君之學非不應事也第其所以御之者在不悖其虛無之本耳觀老君之旨若此著明而古之善言老君者未嘗舉以爲說

以解世俗之惑豈非不備者哉夫學者之患在考其文而不通其意今老君之言較然若此而論之者乃如彼則於考文者固已疎矣況其深遠之意乎

能知道紀便爲善士故次之以古之善爲士者

顯德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明心見性微妙圓通允執厥中深不可識吾道一以貫之不可得而聞也〇清靜光明視不得見夫惟不可識惟精惟一故強爲之容謂之道也皆無心爲豫兮若冬涉川得處徹骨猶兮若畏四鄰君子慎其獨儼兮其若客無不敬渙兮若氷之將釋心聞神悟敦兮其若樸終日不違如愚曠兮其若谷庶乎屢空臆其則屢中〇空中渾兮其若濁心與道冥〇不垢不淨是也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澄之不清撓之

不濁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昔既不生今亦不滅保此道者道不假修但莫汙染不欲盈道無窮心無盡夫惟不盈有成亦有敗道本無成無敗○沖虛故能敝潛龍勿用不新成蟆作如如早是變了也

復圭子曰今之爲士者昭昭揭日月而行惟患人不知古之善爲士者獨不然藏器韜光去粗而微微極而玄玄極則無所不通其精深也不可得而測吾於其不可測處而强爲之形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猶豫行不進貌冬涉川謂不敢遽進畏四隣謂不敢妄動儼若客儼謂肅然可觀若客謂謙退不敢直前渙兮若冰將釋渙者解散釋者消亡謂氷泮易溺如恐陷也以上四語皆畏愼之至至人應世之象

敦兮其若樸如木未雕無文飾也曠兮其若谷曠空也谷虛無不受也渾兮其若濁藏垢納汙和光同塵也此三語皆混沌之意至人混世之象蘇子由曰中民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止而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安之滅性也則久而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不欲盈不使之盈也天下之物有新則有敝有敝則有壞而不敝者鮮矣夫惟不盈則新敝成壞無所容心是以亘古亘今能與天壤俱敝不見其舊而壞安見其新而

成聖苟學道之士慕其新成則與道異矣非大成之道也故

曰大成不缺其用不敝

能與天壤共敝者沖虛之善士也故次之以致虛極

歸根章第十六

致虛極（忘形）守靜篤（忘心）萬物並作（忘物忘我）吾以觀其復（回光返照見天地心）夫物芸芸（身外無爲）各復歸其根（洞見本來無生無滅靈光不昧）歸根曰靜（○返本）靜曰復命（我無生死我不能無生死我能生死我本無生死）復命曰常（常光見前如如不動）知常曰明（心死方得神活魄滅然後魂昌）不知常（道不可以須臾離也）妄作凶（一念所形無非幻妄○得道則吉失道則凶悟道則仙迷道則鬼）知常容（其大無外○大無不包）容乃公（其小無內○公正無私邪魔自退）公乃王（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凋）王乃天（本有之天理無不通）天乃道（一炁之始萬象之祖曷有終窮）道乃久（道即心心即道○無盡）沒身不殆（心無生死道無往來○天地雖變這個不壞）

復圭子曰虛靜者乃道之本體得道之人捐情去欲五內清淨如浮雲雖往來而太虛之體自若其虛極矣致即致中和之致主心言而心中之性原靜也前念靜後念不靜未守靜也即靜之中猶有纖微倚着亦是守靜不篤也故必虛而又虛靜而又靜然後可謂之致虛極守靜篤也並作猶言並生也吾不觀其作而觀其復觀復者在易爲雷在地中在十二辟卦即爲十一月之復卦在堯夫則爲月窟天根在玄門則爲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在禪門則爲本來面目凡人止知觀泰觀乾不知觀復任其至剝至坤純陰而命終矣不知

物雖芸芸枝葉扶疎而終各歸其根夫春生夏長皆動時至歸根則靜矣乃觀復之時是謂復命矣物能歸根復命者松栢青青百千歲而不朽何爲人獨不知歸根復命乎歸根是得藥事復命是得丹事太上明以大道指點世人先哲註道德經皆夢中說夢常者常常如此人至死日曰無常故復命曰常可與天地同久人患不知此常道耳能知此常道曰明明者不啻明見致虛守靜之理歸根復命之竅且明從日從月一陰一陽之謂也若不知常明之道而妄作行旁門者必凶知常容即一粒粟中藏世界洞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也容乃公即仙佛之欲度世人甚於世人之求仙佛也人王主宰天下天王主宰造化公乃王所謂跳出陰陽之外陶鑄造化而不爲造化所陶鑄也王乃天我心即天心天乃道我道即天道道乃久我命即天命沒身即解脫也萬物有壞這個不壞何殆之有白祖曰形中以神爲君神乃形之命也神中以性爲極性乃神之命也養形中之神以合神中之性此之謂歸根復命也

知常之人道同太上故次之以太上

湻風章第十七

太上心之精神是謂之聖下知有之萬物皆有此理其次親之譽之有物生天地無名本寂寥〇可親可譽便不自然其次畏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〇知其畏敬其次侮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全無忌憚信不足不知有此理只為太分明有不信平常心是道不用生分別○前行後必隨猶其貴言倘何言哉功成事遂此理素存此心素有百姓皆謂我自然圓陀陀光灼灼淨躶躶赤灑灑

復圭子曰太上謂太上之世結繩而治也下民不知親已不知疎物僅知上之有君長而已是愛憎之心尚未起此無為而治也其次有為而治以恩結民故民始知親之譽之乃驩虞氣象其次以法令繩民民格面而不格心第知畏之其次令繁禁多未免凌侮生焉而爭奪起矣信不足焉始由君不信其民石不信民便不信其君上下不相信而猶貴言語以相籠絡人此必不得之數孰若執古御今以太上自處以無事治天下功成事遂百姓皆謂帝力何有於我哉自然而已無論無畏侮併親譽亦不知也

大道無為親愛畏侮之情生以致大道分裂故次之以大道廢

俗薄章第十八

大道廢自昧固有之心本來之性有仁義非其本眞智慧出終非本然有大偽即不自然○智慧聰明根塵業識六親不和自相分別有孝慈益所當然國家昏亂生死岸頭身心茫然有忠臣到此方知有所養也○莫若常和莫若常治

復圭子曰大道無形即道亦不得已而強名也安有仁義自仁義之名立人爭趨之世與道交相喪矣故曰大道廢有仁

義道無雕琢安有智慧自上用禮樂法度以治民皆智慧也智慧一出輒有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者併智慧竊之故曰智慧出有大偽道既無仁義智慧又安有孝慈與忠名哉大道乾坤為父母編民為赤子渾然而已自六親不和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後孝慈見大道之世君曰俞臣曰都君曰吁臣曰咈安見其所謂忠自國家昏亂是非顛倒而後忠臣顯蘇文定曰堯非不孝而獨稱舜堯無瞽瞍也伊周非不忠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還淳章第十九

大道廢而仁義彰智慧出而大偽作故次之以絕聖棄智

絕聖（任其天然）棄智（寂然無念）民利百倍（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絕仁（聽其自爾）棄義（遑恤其他）民復孝慈（安時處順）絕巧（忘機）棄利（泯慮）盜賊無有（心兵不起方寸湛然）此三者（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以為文不足（使其使然孰若自然）故令有所屬（應無所着洞然無我）見素抱樸〇少私寡欲（見素抱樸）

復圭子曰此承上文國家昏亂來其將何以教之蓋聖智卽智慧也上人恃聖智以治天下而天下人以大偽亂聖智不利孰甚焉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大道包羅仁義亦無親疎自分別以仁義而民反失其眞性故絕仁棄義以還大同而民亦歸於孝慈機械也計較也總之為巧利也吾以巧利生心則五賊盜其內而泰宇不甯奸宄尤而效之所謂兵莫憯

於志故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聖智仁義巧利之三者盡文飾也皆絕而去之是質有餘而文不足故令天下專屬於樸素自然少私寡欲矣如是則大道可存而不廢其庶幾大道之世乎

尙仁義聖智而大道始廢故次之以絕學無憂

異俗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無事無為無思無慮唯之與阿一氣聚散相去幾何所過者化善之與惡一念動靜相去何若所存者神○古今間隔離道甚遠人之所畏生死亦大矣不可不畏死生事大無常迅速○善惡可畏荒兮其未央哉流浪生死沉滯聲色○俗人恐學力未至聖人恐損之未盡衆人熙熙守眞之志不堅逐物之情易蕩○嗜欲無厭如享太牢於道無味○饑思啖牛如

登春臺恣縱情欲我獨泊兮其未兆事氣致柔能如嬰兒○澹然無欲如嬰兒之未孩冥冥然而無所知寂寂然而無所為乘乘兮若無所歸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衆人皆有餘不知戢斂而我獨若遺惟恐失之○貪務者常憂忘機者常樂我愚人之心也哉離種種邊沌沌兮離空亦空昏昏默默俗人昭昭耳目所娛內眞已喪我獨若昏終日如愚○俗人見識於外聖人藏明於內俗人察察用心不已勞神不止我獨悶悶若有所思實無思者○俗人心細聖人量大忽兮若海道無邊際漂兮若無所止一心自如萬物無着衆人皆有以一人之心有限萬機之事無窮我獨頑似鄙身如槁木心若死灰○衆人皆有能聖人獨無能我獨異於人道不遠人人自遠道○不與萬法為侶而貴食母大道一而已矣○貴在味道○返本

李息齋曰學不至於無所學非絕學也道以無得為得學以無學為學使道而可得皆仁義也使學而可學皆名數也故

聖人以無得爲得道以無學爲眞學故絕學無憂若未至於無學則未免有得此遺彼之憾學無時可息矣同爲應對唯恭而阿慢其相去幾何同爲離性善之與惡其相去何若唯阿善惡毫釐有異得失遽相懸如此可不致畏於幾微哉生死事大人雖知畏而不思避畏惟至人非徒知之且實畏之勿使無常一旦臨也不可不畏敢曰今尚未央而可荒哉

沈蛟門曰衆人溺於所好心憒乎內目眩於外如享太牢之滋味如登春臺之美麗至人深究其妄自守其中淡然泊然不動不兆若嬰兒百日之前含德未孩之際心融形釋如虛舟之泛泛木葉之飄飄不知風之乘我我之乘風而若無所歸也世人徇其所知自謂餘財以爲奢餘智以爲詐至人糠皮名利心如虛空無乎不忘故曰若遺終日如愚不虧其神故曰沌沌兮而無分別世人用神於外昭昭若揭日月而行至人靈光內燭披褐懷玉故曰若昏世人嚴明苛刻見察淵魚至人窈窈冥冥似知不知故曰悶悶海之爲物無涯無岸至人之心不滯方隅離諸邊徼故曰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以用也衆人貴有用之用而至人獨貴無用之用形若槁木而心如死灰故獨頑似鄙

復圭子曰嬰兒在母腹中惟以母爲食既離母體猶然食母也及其漸長食世味而已能知貴食母者天下有幾人哉非鍾天地之間氣超出名利之

奇男子度越凡塵之偉丈夫必不知也此母乃先天眞一之炁原在母腹中來也至十六歲而母炁完後漸琢耗而母炁幾亡矣大修行人果能食母以復先天之炁則築基在此結胎解脫亦在此學人不可不知釋德清曰此母字指虛無大道能生天地萬物是道爲母而物爲子食乃嗜好之意衆人背道逐物如棄母求食於子聖人忘物故獨求食於母　王純甫曰絕學無憂豈誠莽莽然無所用其心哉葢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

我獨異於人德之大也故次之以孔德之容

虛心章第二十一

道藏輯要

孔德之容（大無不包）惟道是從（細無不入）道之爲物○惟恍惟忽（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若存若亡人莫可測）忽兮恍兮（卽心卽道）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卽道卽心）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心與道合）其中有精○（○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此卽眞空而後實有也）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心無所始亦無所終）其名不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歷劫長存）以閱衆甫（萬物之中惟道爲大）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五行之中人爲最靈）以此○（○以此審知萬物皆道之精炁所生非道則不然也）

復圭子曰首言道不可道又不可名無爲天地之始無之以爲用恐人認道爲虛無故此章專言無中之有以破衆虛之障道無形容一可形容卽屬之德然知德容則道亦可從而識矣道之狀若何恍似有也居有非有忽似無也居無非無

有無難定矣然且無象之中似有物象故曰忽兮恍其中有象爲萬物法象也恍兮忽其中有物爲萬物體質也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純一不雜也其精甚眞不事粉飾也其中有信大無外小無內遠徵天地近取身心無一不應驗也自古及今天地長存則此道亦長存故其名不去閱歷也甫美也衆甫指天地萬物稱衆甫者見物無非道之義然者所以然也吾何以知衆甫之所以然哉知之以此道耳　薛蕙曰閱者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喩道猶門萬物皆由此而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爲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言衆甫一一由道而往道則不與之

俱往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衆甫可謂至多吾所以知其然者以其同出於道得其母則知其子矣

曲全枉直窪盈敝新接上章孔德之義也

益謙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性不可窮○委曲從就於人全自本眞不爲外物所虧　枉則直神不可測○枉者曲己而伸他則能直也　窪則盈心不可盡○謙則受益　敝則新以心盡心○悔則自新　少則得以性窮性○取少棄多從簡得易　多則惑以神測神○事繁則亂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心即性性即神神即道○一能總衆　不自見故明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不自顯己之明而用人之明其明乃大　不自是故彰多少分明　不自伐故有功心上工夫何分彼此○忘其功則存其功　不自矜故長寸心不改終古長存　夫惟不爭守柔忘我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我尙自忘

何況非我古之所謂曲則全者性不可窮豈虛言哉是眞實語誠全而歸之一念

既正無往不正〇不自見以下皆謙退之義謙則無爭無爭則全歸本然之樸矣

復圭子曰曲與全對枉與直對窪與盈對敝與新對得與惑對嘗觀草木含芽人生始胎何其曲也而他日枝幹完百骸備必委曲方周全豈非曲則全乎一陽初復於地下鬱而不伸者枉也先儒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發散則直遂矣地窪下水聚之人謙下德歸之故曰窪則盈物久則敝敝極更新時久亦敝敝極自新故曰敝則新少與多反得與惑反乾易知斯無不知坤簡能斯無不能學有專業道有專門可不謂少則得乎夫道不欲多多則雜財多惑於所守學多惑於所聞可不謂多則惑乎是以聖人不務多而務少一則少之極

矣見素抱樸少私寡慾致虛守靜歸根復命皆抱一事也爲天下式則欲人人如我之抱一矣抱一者嘗與道俱不自見而因人之見斯無所不見故彰有功而不伐故天下歸功有長而不矜故天下稱長總之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爭端也一人安能與天下爭不見不是不伐不矜則不爭矣天下人莫能與不爭者爭以上四者皆曲則全之道不惟於今爲然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不全於全之日眞所謂曲則全也夫全非獨自全也內以全已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還故吾抱元守一可以爲天下式矣李息齋曰

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枉則直窪則必盈儆則必新少則易得多則易惑此盈虛消息之至理聖人所以能爲萬物宗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而因人之見不自是而因物之是不自有其功而因人之功不自矜其長而因人之長惟其立於物之獨而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循理而動求其不全不可得以未嘗不全而又能致曲以養之其全之也至矣是謂誠全而歸之

不矜不伐不爭持重希言故次之以希言自然

虛無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無可說得飄風不終朝有爲者也○狂則不久驟雨不終日何可長也○躁則不長孰爲此者天地終不可久也○是誰主宰衆所共知天地尚不能久天地萬物無非幻妄而況於人乎惟此心爲實餘者卽非眞○不可躁暴故從事於道者了心而已○不當如風雨之卒暴道者同於道無思卽道一體同觀○德者同於德爲無爲○不生二見失者同於失忘所忘○無有分別同於道者○道亦得之○我同於道道亦同我同於德者○德亦得之○我同於德德亦同我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我同於失失亦同我信不足焉自信不及有不信焉日中逃影疾走渴死○惟知道者不以得失疑道

呂吉甫曰此接上章不爭之義聽之不聞名曰希言而知其所以言則言出於不言而聽之不聞矣故曰希言希言者以道言也故曰自然飄風驟雨成於暴戾非出於自然也天地

為之而不能終朝終日人之言不出於自然則多而數窮宜矣　復圭子曰人當安靜希言不當如飄風驟雨希言卽是道惟聖人從事於道妙契玄同與有道者同於道有德者同於德豈惟不作道德想亦不作得失想故可同有道德者樂得亦可同無道德者樂失得失渾然而已世人見不到以道德分曹得則喜而失則悲嘵嘵多言何爲哉此無他以自信不足所以人不信耳

證前二章飄風驟雨自見自是矜伐渾是私意私不能久故次之以跂者不立

若恩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心如牆壁乃可入道跨者不行心性無染體露眞常自見者不明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自是者不彰不可以聲色求不可以名相見自伐者無功百念雲消而風止寸心霜降而水涸自矜者不長眞靜妙明虛徹靈通其在道也〇曰餘食贅行仁者見之以爲仁知者見之以爲智物或惡之曾起是病不續是藥故有道者不處也不怕念起惟恐覺遲

釋德淸曰此承上章多言者不能持久猶跂跨之人不能立行跂足跟不著地也跨闊步而行也蓋跂者止知要高人一頭不知不能久立跨者止知要出人一步不知不能久行以其欲速皆非自然以此二句爲下四句之譬喻耳自見謂自逞己見自是謂偏執己見此一曲之士於道必暗而不明自伐謂自誇其功自矜謂自恃其能此皆自私好勝之人不但

無功而且速於取死此道中本無是事故曰其在道也如食之餘如形之贅此人之所共惡而有道之士以謙虛自守必不處此故曰有道者不處以其不能合乎自然也

上章有道不處故發明處道工夫曰有物混成

象元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有物混成寂兮寥兮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明然獨存周行而不殆無窮無盡可以為天下母能生天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無邊大曰逝無着○無有疆界逝曰遠無盡○無有邊際遠曰返無住○收拾得來故道大○天大同乎無始地大同乎無終王亦大心君也域中有四大上無復色下無復淵靈照獨存玄之又玄而王居其一焉即心是道人法地有所

依據○河上公云氣和種得五穀土滋掘得甘泉地法天一靈妙有法界圓通○湛然不動自然生育天法道○○清虛密運道法自然○道如斯而已

復圭子曰此發揮大道之妙而為有道者之所處也當混沌未鑿果孰主張是實有一物混成完具徹上徹下周流磅礴先天地生寂兮無聲可聞寥兮無色可見獨立無匹常存不改殆盡也危也一氣周流而無窮盡天地萬物皆從此中生故曰可以為天下母此物至玄至妙吾不知將何以名之字之曰道己不得已強為之名曰大其有限量乎大曰逝無有執滯逝曰遠無有邊際遠曰返收拾得來杳出八荒之外而逐之不遠返入靈府之內而潛之益深周而復始遠而復近

歸而求之人心足矣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故道大而後天地大也有天地而後有王故王亦大也域中有四大道與天地王是也而王居其一此王非天王人王乃身中之眞君王主於一身是也　玄同子曰備閱諸家註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浮泛帶過似未愜當愚以謂地有眞炁則能時其生長成熟厚重悠久人則之而成道故曰人法地天有眞息則能序其寒燠溫涼風雷雨露地則之而成歲故曰地法天道有眞常則能圓其虛靈妙有澄湛眞空天則之而成運故曰天法道自然者則○如此而已道亦○如此而已故曰道法自然雖有地天道之序而無階便是精炁神之分而

合一人能抱一則精化爲氣氣化爲神神返合虛卽是人法地人法天人法道而人自然之妙境也歟

不離錙重克復擔荷燕處超然轉物而不爲物轉以明上章法道之義

重德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心爲萬物之宗靜爲躁君道爲一心之體○龍靜能變化虎躁乃天亡是以聖人得道之士終日行持心抱一不離錙重惟恐喪失○不敢輕爲雖有榮觀無所貪着燕處超然心超物外○居常靜重奈何萬乘之主心也而以身輕天下戀有貪生輕則失臣情慾所使躁則失君無所持守○貪榮取辱

河上公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華輕

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夭虧是以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榮觀謂大庭燕處后妃所居超然者不染不着也奈何萬乘之主恣情徇慾而以身輕天下乎王者輕淫則失臣治身輕淫則失精王者躁動則失君位治身躁動則失其精神也　李宏甫曰有錙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爲輕何也以重爲之根也嘗燕處則雖榮觀而不爲躁何也以靜爲之君也故輕則失重根躁則失靜君　復圭子曰鉛性沉重而喜墜汞性輕飛而喜升以鉛制汞是以沉重而制輕飛內丹結矣故曰重爲輕根身靜則氣定氣定則了命心靜則神全神全則了性而一了百了矣故曰靜爲躁君是以得道之聖人終日行者行火候也錙重卽河車北方正氣號曰河車載金上升度我還家不離錙重者時時河車運轉以鉛制汞是重爲輕根也雖有榮觀者大庭廣衆之中無欲以觀其妙所謂眞空不空也燕處卽入室也有欲以觀其竅燕處超然而不染所謂眞色不色也是靜爲躁君也萬乘之主指主持丹道者言借來喻修道者之身貴重如萬乘也以天下視天下則天下重以身視天下則此身重奈何萬乘之主視此身輕於天下乎鉛重爲君汞輕爲臣此身輕搖其精則汞飛而臣失矣靜爲躁君而躁不能君靜汞既躁而飛鉛必走而墜矣此章語

語皆金丹細味惟在學者煉已立基以體貼之耳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猶跂跨風雨之喻總結二章法道體道之說續下章善行之義

巧用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以心知心）善言無瑕謫（以性覺性○開口不在舌頭端）善計無籌策（以神全神○一徹萬融）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合神於無○善能守道者外想不入內想不出無關無閉無出無入）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合於無道○全無繫累）○是以聖人（心一而已）常善救人（視人猶己修己安人）○故無棄人（凡關有生均氣同體）常善救物（見物便見心見心便見道○隨機利物）故無棄物（心超物外而不外物○賢者拔之愚者教之）○是謂襲明（睿可作聖定能生慧）故善人者（正己處物）不善人之師（物自物我自我）不善人者（不可離生死而求心亦不可脫心而離生死）善人之資（生死自生死此心自此心）不貴其師（道無可學心無可用）不愛其資（寒灰枯木）雖智大迷（一念萬年屏智如愚）○是謂要妙（與道合眞）

復圭子曰此章言聖人善行大道過化存神之妙夫人以行為行車行有轍步行有跡惟以不行為行者行滿天下無身過此之為善行夫人以言為言言而盡道恐有瑕言不盡道恐有謫惟以不言為言者言滿天下無口過此之為善言用籌策以揣世務未免得此而遺彼吾大其心以體物無籌策而天下之籌策不能外計孰善焉仗關鍵以固精神者可閉亦可開吾空其心以忘物無關鍵而天下之關鍵不能過閉孰善焉恃繩約以聯屬人情者易聚亦易散吾悠其心以成

物無繩約而天下之繩約不能踰結孰善焉民吾同胞也無擇人而救無棄人而不救斯爲善救人物吾與也無擇物而救亦無棄物而不救斯爲善救物襲掩也禮記裘外加衣謂之襲裘則襲明還是掩明而不露也況上文無轍迹等語皆是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的光景一般聖人視善與不善爲一間故善可爲不善師師者法其儀的也視不善與善不甚相遠故不善可爲善人資資者資藉其攻玉也若不貴其師無善可爲也不愛其資無過可改也雖智大迷即大智若愚之謂非襲明者能之乎此之謂無善無不善師資兩忘天下之妙曷以加此

守雌守黑守辱不見自己之明接上章雖智大迷之義

返樸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神也守其雌性也爲天下谿心廣體胖高大萬派歸源○不白爲天下谿深妙常德不離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復歸於嬰兒無念知其白性也爲天下守其黑命也爲天下式空即合無尊氣致柔爲天下式見聞知覺盡皆空寂常德不忒道在萬物準定不差○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心也守其辱我也爲天下谷但可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爲天下谷虛中常德乃足身心自如身外無餘○湛然圓滿復歸於樸大易無極此則性全如樸散則爲器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萬物之樸散則爲器用道散則爲神明流於日月分爲五行聖人用之知有此理則爲官長知有所畏○設教化人故大制不割心同虛空虛空非心

王純甫曰天下之事固有時而當用剛有時而當用明有時而當用貴此常人之所以必知雄知白知榮也然剛不制於剛而制於柔明不藏於明而藏於晦貴不基於貴而基於賤是剛也明也貴也物之末也子也柔也晦也賤也物之始也母也此聖人之所以守雌守黑守辱也而天下之母歸之矣其子焉往所以爲谿爲谷爲式而天下歸之　復圭子曰此一章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十二字乃徹上徹下語也學道者得之則可以出有入無而長生久視有德者得之亦可以獨往獨來而登道岸顧人所得之淺深何如耳聖人知天下之不可上也而下之知雄守雌也是謙下如深谿常

德不離無時不然也復歸於嬰兒併雌雄亦不知矣知昭昭之不勝其冥冥也以養晦知白守黑也是潛德可模常德不忒溫而理也復歸於無極併黑白亦不知矣知繁華之不堅久也而去華就實知榮守辱也是藏垢納汙爲天下谷常德乃足知足不辱也復歸於樸渾然不雕併榮辱亦不知矣若樸散斯雌雄黑白榮辱分而道器亦分矣聖人用之以治世也則有官長而尚雄尚白尚榮矣并大制也故大制不割猶然守雌守黑守辱復歸於嬰兒也無極也大樸也愚前所註皆吾儒眼前之理未得老君之神若以老解老則刀圭入口羽翰自生更請伐骨洗髓可乎道家陽丹一粒産於坤宮則

雌矣然雌中之雄是謂大雄故聖人知雄而守雌我沉而彼浮爲天下谿也皆不離日用尋常之德至復歸於嬰兒則純陽矣白者金精西兌也母隱子胎尋軆於坎黑者水基北坎也金生水水中有金故聖人知白守黑神明自來凡學道者誰不是法是則乎常德即守雌之德不忒者火候分毫不爽也復歸於無極者完此太極之軆也五行順行金常克木五行顛倒金伐木榮釋氏謂忍辱仙人漆園吏云香從臭裏出甘從苦中來聖人知榮而守辱似谷之無所不容而常德無欠無餘火候足也渾然如樸之未雕復歸於一所謂及至無爲眾始知也若樸散爲器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矣聖

人知此理官天地而府萬物未免有所制作故大制則不然不失本來面目而豈肯割裂剖析以傷混沌哉

無爲則無敗無執則無失接上章守雌守辱之義

無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欲行此道吾見其不得已道本無爲天下神器心之所居不可爲也無作無止無任無滅爲者敗之道本圓成○貪他的着他的執者失之愚者逐於外賢者執於內聖人皆僞之吾亦非聖人故物或行或隨念茲在茲或噓或吹思無邪或强或羸善用其心或載或隳精思此理○有此便有彼切忌隨他去是以聖人我也去甚過猶不及去奢常道如如去泰道無不足○去爲者執者之敝而以自然輔自然

玄同子曰丹經皆指身爲國精爲民則天下亦國也言天下

之道卽言治身之道也聖人以清靜治身以無事治天下此太古之世醇厖之民固可無爲而治也及至世降道漓禍生變起若獵犹之作祟蚩尤之興戎則其爲之也吾見其不得已不得已而爲之之心亦大彰明較著於天下矣但天下雖大號爲神器人神好靜而以有爲擾之則神不甯矣故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道本不著而妄爲著之者必敗道本圓通而固執逐之者必失凡物一切或行於前而不知隨者之在後或嘘之欲温而不知吹者之已寒知今日之强而不知他日之羸知前車之已載而不知後車之且隳種種變幻皆有爲也惟聖人能於不得已之時爲無爲去甚也能於不得已之時欲無欲去奢也能於不得已之時執無執去泰也無論治身與治天下無二道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尙兵武接上章去奢去泰之義

儉武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道與合心不以兵强天下善勝在於不爭其事好還歸根復命○恃兵强者禍必不遠師之所處心兵所處荊棘生焉心荒神狂大軍之後心與物馳事與心戰必有凶年情慾馳驅神氣昏耗故善者果而已矣定力所到不敢以取强忘我而已果而勿矜靜以待之○莫誇高大高而必危果而勿伐默而守之○莫自取美美極必變果而勿驕存之以和○傲人人傲欺人自欺果而不得已用之以虛○以理止敵濟難非求勝人果而勿强虛無自然物壯則老心爲物移○草木壯極則枯人壯極則衰强者不可以壯是謂不道性爲

心所蔽不道早已神爲性所窒○永失眞道

呂吉甫曰人主者無爲也佐人主者有爲者也取天下不能無事而欲以强勝天下未有不反乎爾者也　蘇子由曰楚靈齊滑秦皇漢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至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況以兵强者耶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不敢以取强故果而勿矜去甚也果而勿伐去奢也果而勿驕去泰也果而不得已無心之果也果而勿强自然之果也豈敢以取强乎哉若夫壯則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

老死以兵强天下者壯矣能無死乎　復圭子曰此章先哲皆從人道上看猶之可也惟白祖師俱以大道註之濬其源也弟子敢不揚其波乎身爲國心爲君人主也故學道者欲以道佐心君自有上善若水至柔至弱之道守雌也守黑也守辱也不以兵强天下不露鋒芒也其事好還好返本還元也歸根復命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心兵起處靈地荒蕪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魔軍馳騁精氣耗散也故上善雖至柔果而已者弱其志强其骨也釋氏之金剛道家之鐵漢也不敢以取强卽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也果而勿矜去圭角也果而勿伐忘功德也果而勿驕化意氣也果而不得已無容心

也果而勿强任自然也總一果而已也總一不敢以取强也直爲壯曲爲老師老必潰物壯則老老者必死是謂不道不知佐人主攝生之道心地荆棘生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已止也不道早已者有道則長存無道則早已自然之理也

不以兵强天下故次之以佳兵不祥之語

偃武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以心勝物物終莫能勝○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之器故不當修飾物或惡之爲物所誘故有道者不處不離生死而離生死是以君子居則貴左忘心主柔○用兵則貴右任眞主剛○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非君子之器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非君子樂用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欲求合道乃不合道○不幸用兵以自守護○恬淡爲上寂然○渾然一寂寞無爲之境勝而不美欲求凝神神乃不凝○兵者是不好之事也○而美之者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是樂殺人用心一處無事不濟○要其功名肆其剛勇○夫樂殺人者絕慾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凡百從儉○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故吉事尚左不可師心○左陽生位也凶事尚右當爲心師○右陰殺位也○偏將軍居左省心○主生故居左陽上將軍居右全神○主殺故居右陰言以喪禮處之若論此事如喪考妣殺人之衆六賊之兵已息三尺之火不焚以悲哀泣之心死神活○傷已德薄不能以道化民而害無辜之人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孤光獨露○明君子貴德而賤兵因不得已而追不善也

復圭子曰此章大旨全在恬淡爲上與不樂殺人也夫人一身不出陰陽二端兵乃我之陽神能戰退羣陰是殺已也已私殺得盡方有陽而無陰矣夫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

兵然兵可用也不可佳也愈佳則愈爲不祥之器矣以之自治乃心兵也不鋒刃而利不器械而威何惡於兵倘佳兵藉器宜爲物之所惡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法天之左行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用兵則貴右法日月之右行兵家用正爲陽用奇爲陰用兵之道無出陰陽而已矣兵者不祥之器形而下之之謂也是境殺心則凡也非君子之器以君子之器則道也形而上之之謂也是心殺境則仙也不得已而用之以自治惟以恬淡爲上無私可攻無欲可尅渾然一寂寞無爲之境界不必戰勝而自然清靜待戰而後復此本體便爲下德而不美矣若以戰勝爲美便有樂

殺人之心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以尚兵器而不尚道器也若君子之器則不樂殺人而樂自殺如下文自知者明自勝者强是也故吉事尚左取東方之生氣凶事尚右取西方之殺氣偏將軍居左乃東方木處柔而聽令也上將軍居右乃西方金處剛而制殺也言以喪禮處之以悲哀泣之者哀其勝人而不能自勝也戰勝以喪禮處之何也蓋用兵不勝則喪國幸而得勝所喪元氣亦多矣理欲交戰不勝則喪心幸而得勝耳目口鼻非吾有亦喪我矣非無爲也總未若恬淡爲上不戰而勝之爲美也蓋靜中行持左進陽火陰極生陽陽中有陰陰反爲主陽反爲賓非得眞人口訣未易

解也

君子所貴恬淡無爲乃道之常故次之以道常無名

聖德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河上公云道能陰能陽能弛能張能存能亡故無常名也樸雖小亦甚大天下不敢臣道爲萬化之君侯王若能守守一萬物將自賓心爲主物爲客天地相合身心如一以降甘露大道得矣和氣所致○民莫之令而自均心無病而身自安心無爲而神自化始制有名道也是樸散而爲器也名亦既有心也○羣有盡含此樸夫亦將知止性也○依止於道樸○不使遷流知止所以不殆命也○知止則不循名而逐末譬道之在天下心之在我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一歸一而已○千枝萬葉共一本根

復圭子曰常道不落擬議故無名以其未雕未琢故謂之樸

以其曰希曰微故謂之小而天下不敢臣夫何故天地資之以始萬物恃之以生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與所自生哉匹夫得道尙能使其所居之地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也侯王若能抱樸而守一則靜爲動君一爲萬主萬物有不賓服者哉天地相合水火交也以降甘露神水入華池也民莫之令而自均言人人可能第人身之天地不合安望其甘露降哉樸尙無名若樸散爲器始制則有名矣道也誠知無可適有則有亦可以之無是故貴知止止者鎭以無名之樸也知止則不隨物遷澅然自足危殆安從生譬道之在天下樸不能不散而爲名水不能不分而爲川谷顧名立而知止非樸亦

復於樸川谷分而爲江海江海非源亦復歸於源然則道雖無名遠取諸物不若近取諸身川谷卽人泥丸宮之瑤池也太淵池也津液之山源也江海卽人之氣海也曲江也華池也丹家所謂氣歸元海壽無窮是也

證前二章用兵之戒知人勝人明於外不若自知自勝存於內

辯德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不爲物所轉也 自知者明以心合道○見於內也 勝人者有力久於其道而化自成 自勝者强眞積力久○勇於不敢則活 知足者富何物非道○貪亦樂也 强行者有志有志者事竟成始終不殆 不失其所者久也性常存 死而不亡者壽也神不死○眞一常存○天行健君子當自强不息

復圭子曰此章八句一主一賓一淺一深不得一概穿鑿而以妄見强解也知人者智見於外也不過識人之善惡優劣而已自知者明見於內也非返聽無聲內視無形者不能也勝人者有力勇於敢也不過膂力血氣之剛而已自勝者强勇於不敢也非克己復禮中立不倚者不能也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可不謂知足者富乎子貢之請息冉求之自畫由無志也若顏子之請事斯語自强不息可不謂强行者有志乎從業則無成無恆則不永若不爲事變不爲物遷基址堅固方爲不失其所者久也死則死

矣何以又曰死而不亡丹經云心死則神活魄滅則魂昌此死乃形死仙家解脫是也若眞精神則不死不生此所謂死而不亡者壽也又云道氣長存是也然而平日工夫皆從自知自勝自强有志不失其所積累而來志於道者不可不知大道爲萬物所恃以生而不辭接上章不失其所者久之義也

任成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心無方所廣大悉備○其可左右了無所知○可左可右無有限量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大道無生不免於生萬化自生大道無生○所過者化功成不名有實無所得愛養萬物道能育物而不爲主忘其所自○道無偏私故常無欲而不爲主可名於小矣道雖小含萬物萬物歸焉人能虛心道自歸之而不爲主尚自不見乎我將何有於我哉○任運自然可名於大矣何所不容是以聖人心也終不爲大粟子藏世界芥子納須彌故能成其大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

李息齋曰大道汎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卽取之左右逢其源之意萬物非道不生而道未嘗辭其勞萬物非道不成而道未嘗名其功萬物非道不養而道未嘗自以爲主復圭子曰大道無名著一道字已爲强名吾從無欲處觀之道無欲故能使萬物各厭其欲則無小不大而名於小可矣吾從萬物歸焉而不爲主處觀之道忘主故能使萬物各得其主而大無不包而名於大可矣第化育有到不到而參

贊之功無不到卽聖人亦不知其到也此此終不爲大卽丹經及尋其根源一粒如黍大是也故能成其大卽丹經會得坎離基三界歸一身是也

大道汎兮乃極廣大而盡精微故次之以執大象天下往

仁德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萬物歸焉往而不害道無鬼神獨往獨來安平泰心安則性平性平則神泰○萬民遂萬化安也樂與餌從心不踰矩過客止邪念自絕道之出口淡而無味淡乎其無味無味之味○無聲無臭視之不足見道無形聽之不足聞道無聲用之不可既道無盡

釋德淸曰無象謂之大象大象無形而能入衆形有形者無

不歸聖人執無我以御天下故天下莫不往以其與物同體也萬物恃之以生無往而不利故云往而不害然忘於物者物亦忘之故物各得其所無不安物物相忘而無競故無不平暖然如春故無不泰○復圭子曰此承上章末句來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歸往之矣不害猶並育而不害也天下各得其所欲而來各厭其欲而往安也平也安平之極則泰矣○玄同子曰樂與餌餌者凡聲色貨利靡麗繁華可以移人志而樂人心者皆餌也吾執大象以往尙有何物可以餌吾衷而樂其餌耶卽有餌吾者吾姑以樂與之彼邪幻之過客當自銷形滅跡於無象之

外止而不前所以執大象之道淡若無味而無味之味爲大味視若無形而無形之形爲大形聽若無聲而無聲之聲爲大音變化無方廣大無際而用之不可旣故能成其大

用之不可旣者乃微明之利器也卽翕張強弱廢興與奪之妙用

微明章第三十六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一闔一闢將欲弱之必固强之一動一靜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若存若亡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舍用得宜是謂微明幾微先兆

復圭子曰此章止以柔弱勝剛強一句爲主 翕聚也張大也開擴也心體不先開擴致廣大則不能翕聚而盡精微此所以欲翕而先張也弱之挫其銳也强之鼓舞其精神使不倦也工夫必先有作有爲方能造到專氣致柔此所以欲弱而

先強也廢是廢耳目墜肢體黜聰明也興是興其師旅出我之陽神戰退羣陰而後百念消融則欲廢而安得不興乎奪是奪造化之權盜天地之氣與是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則欲奪而安得不與乎其理甚明而其機極微此之謂微明夫人神至柔也神能入金石而無礙入水火而不溺不焚天下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故曰柔弱勝剛強人範圍於陰陽之內猶魚之在淵而不可脫淵國之自操其利器而不可示人以利器也聖人則跳出陰陽之外如龍之躍淵變化而不測也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敢有貪天功以爲己力者無有哉○呂知嘗曰天之道物之理人

之事其勢未嘗不如此者也於張知翕於強知弱於興知廢於與知奪非知機者孰能與於此哉故曰是謂微明然則能翕張弱強廢興奪與之者無形而柔弱者也爲其所翕張弱強廢興奪與之者有形而剛強者也則柔弱之勝剛強明矣人之不可以離柔弱猶魚之不可以脫於淵魚脫於淵則獲人離於柔弱則死之徒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於無間非器之最利者乎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回運動當在於無形之際安可使知其所由來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柔弱勝剛強正爲無爲之常道故次之以道常無爲

爲政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用之不可旣）而無不爲（何所施而不可）侯王若能守（心生於道）萬物將自化（萬化自然）化而欲作（一念欲起）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盡知眞一當使六用處廢）○我行道德人亦道德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道常無爲）不欲以靜（而無不爲）天下將自正（身心一如爲無爲則無不治）

沈蛟門曰道常無爲者其本體也而無不爲者其妙用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惟無物然後能物物故貴無爲也王侯無爲而萬物將自化惟無爲之不能耳胡患不化哉顧自混沌鑿而侈肆生情竇漸開繁華日增固欲有所作爲矣聖人於是提防之鎭以無名之樸凡一切有爲之法如可

爲可貴可欲可制之名皆卻而不敢爲修玄默以鎭之久則無知者無欲有知者亦不敢爲而妄作之心自靜矣夫無名之樸亦難言矣聖人内忘抱樸之念外化抱樸之迹夫是之謂眞無欲夫是之謂眞靜故天下各正其性命之常上無爲而下亦無爲此所謂無爲而無不爲之常道

太上道德寶章翼卷下

白玉蟾眞人　章句
復圭子程以甯　疏

論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無著是以有德不自有其德下德不失德有所窒礙是以無德與道相違○病其執著上德無爲無所事於心而無以爲何所爲也下德爲之逐妄迷眞而有以爲道無可爲○以德求感便有作爲上仁爲之以心合道而無以爲寂然不動上義爲之以物爲心乃昧所見而有以爲流而忘返上禮爲之道法自然而莫之應去道違矣則攘臂而仍之自昧其天○以禮齊物物終不能齊攬以勢力愈見不齊故失道而後德

不能神其神失德而後仁不能性其性失仁而後義不能心其心失義而後禮已失其眞○以儀文玉帛爲禮比義又下也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已非自然前識者道之華○棄實得虛而愚之始也不可以知知知卽不知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還淳返朴○不求識而求道居其實不居其華收視返聽故去彼取此回光返照○去虛華取敦朴

李元素曰上章云道常無爲故次之以上德不德上德無爲故合道下德有爲不合道仁義猶近德可爲近道之階禮者純是作爲多不實以禮齊物物轉不齊盡有爲終有失也執之不失亦可漸入佳境自仁義而返德自德而返道直造無爲也前識者智識也智識者失道之始故曰道之華有道者

不處洸蟯門曰至人無爲去知與故循天之理不言而如神不規規爲仁義禮而仁義禮時出而不窮應物而無形是謂未始出吾宗上德也得無所得者也惟無所得是以有德也自此而下一涉於心思作爲可名可稱之境若仁義禮者皆爲下德僅能合於守道不失德而已自有得之之名而太朴始漓全體始析其去德也遠矣是以無德又曰道無在而德有在道降而爲德德無跡而仁有跡德破而爲仁仁無別而義有別仁壞而爲義義無飾而禮有飾義衰而爲禮謂之上仁上義上禮非假之者也而弊猶至此又況其假之者乎故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忠信在中不言而飲人以和是

以父子之間其禮朴而不明特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禮者盛揖讓之容繁登降之節倡則必其應施則必其報一有不答則起而相校故禮立而文行實意衰矣實意衰故人懷輕鄙狙詐之心而亂從起矣前識所謂智也仁義與禮皆從此出故特揭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忠信而已矣何以禮爲居其實不居其華道而已矣何以前識爲追蹤上德而返自然之朴終不忍舍此而取彼也凡老君之言皆爲明智者辨非與守管籥繩墨者論也故其道爲至道其文爲秘文仁義禮有偏言而道德無偏言仁義禮之名有方而道德之名無方也論大道莫先於道德爲其名

渾成而無端論立教莫先於仁義禮爲其名切近而眞實失道而爲德失德而爲云云者猶陰祖而爲父降父而爲子云云耳老君詳於上而畧於下明大道之源而息支離之弊將令子子孫孫常以祖宗之心爲心顧子孫衆多老君之言可行於有道之器不可行於凡品是以孔子之教必詳於下使中人以下亦可以循規蹈矩而不爲惡至於性與天道子貢之傳亦云不可得而聞者此也○復主子曰吾儒言道有天人太上言德有上下上德卽天道也不自見德是以無往而非德下德卽人道也執著於德僅不失而已反與自然不合是以無德上德無爲本體清淨也而無以爲併制作亦不事

其結繩之世乎下德爲之澡雪其精神而有以爲則法網漸多其三代之世乎仁則德澤及於民矣第上仁雖有作爲而卒歸於無爲王者之風也義則裁割斷制之意矣第上義亦涉意氣而不免多事五霸之風也德有上下而仁義無上下上禮者制禮之初也有應者必有不應者至於攘臂而仍之禮斯下矣吾遡其源道降而德德降而仁仁降而義義降而禮夫禮原以止亂不知者以爲撓澆爲漓息紛爲恬甯知繁文勝而矯僞生雍容盛而武備衰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前識原以破愚不知者以爲宣揚大道化暗爲明甯知眞實喪而浮華顯智識開而尋奸出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乎

夫華者不實實則厚華則不厚妄有大丈夫而不處厚乎欲處厚者所當黜禮去識而後大道可幾○薛蕙曰程子有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竊謂老子此言所以究道德之終始而著其厚薄之漸也語其始則一本而已及其終也去本寖遠而德寖異矣誠豈分而爲五而泮然不相合哉且老子之言本爲易見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謂之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子之言不爲不明豈程子偶未之思乎又議者咸曰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具也老子之學乃欲棄仁義絕禮法使其說行天下惡得

不亂乎至於後世士果有尚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天下化之遂以大亂如晉人者是已其禍出於祖述老子之道故也議者之云旣不足以知老子之指亦未能盡知晉人之弊也常謂晉人本非老子之學其亂天下蓋有故矣夫老子之學所以棄仁義絕禮學而豈徒哉其棄仁義將以宗道德也其絕禮學將以反忠信也如晉人者吾見其棄仁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吾見其絕禮學矣未見其反忠信也自太康之後迄於江左士大夫務名高溺晏安急權利好聲伎其貪鄙偷薄極矣若夫尙淸談嗜放達猶其小者耳晉室之亂凡以此也老子之書曷嘗有是哉老子之言曰大白若辱

務名高乎强行有志溺晏安乎少私寡慾急權利乎不見可欲好聲伎乎若畏四隣嗜放達乎多言數窮尚淸談乎以此觀之與老子之書若方圓黑白之相反安在其祖述老子之道哉玄同子曰嗚呼三教相成猶如鼎峙固不可互相訾議也自三代之季以至戰國臣弑君子弑父亂臣賊子書於春秋者炳炳又自秦漢以及五代唐宋興亡隆替不可勝紀其間秉阿衡之任據公孤之位假行仁義禮學於朝堂之上乃窮凶篡移人社稷極惡亂亡人家國殆有甚於晉人者歷代史書又其炳炳如此則程朱爲一代大儒謂宜統爲持論曰某朝祖述孔子其敝若彼某朝祖述老子其敝若此矣而不

知皆奸雄之巨者竊堯舜湯武伊周之迹而行其莽操懿師禪逆之禍也若輩之罪天人共忿豈孔子老子大道之過乎此千古定案亦千古快論奈何釋此不議而謬指尚淸談之一晉遂藉爲口實以互相訾議哉嗚呼拒楊拒墨乃戰國不得已之孟子而入此出彼豈吾輩體三聖之素心況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老子之黨無毁儒之肺肝也

去彼取此者去其末而取其本也本者一也故次之以昔之得一

法本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我是何人）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

〇谷得一以盈〇萬物得一以生〇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〇其致之一也昔之得一者天無以淸將恐裂天法道〇星辰失度地無以甯將恐發地法天〇山岳崩摧神無以靈將恐歇道法自然〇歇者消滅無靈谷無以盈將恐竭大道一而已矣萬物無以生將恐滅故去彼取此〇和氣耗散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一點不動萬化自然故貴以賤爲本神者性之基高以下爲基性者心之本是以侯王心也自稱孤寡不穀無所用其用〇自卑自下此其以賤爲本耶惟道爲身非乎故致數車無車無我不欲碌碌如玉不有其有硌硌如石冥然自全〇自卑昇高不忘危也數車之名件無一名車者數我之一身無一名我者轂轅一則名車四大合一則名我也

復圭子曰昔是何時乃未開闢之時一是何物卽混混沌沌

其中有精環之而爲太極直之而爲一一卽道也此一先天地而不老苐得其一以淸一以甯者非天地乎則一之徹上下也此一運神谷而不滯苐得其一以靈一以盈者非神谷乎則一之透隱顯也此一體萬物侯王而不遺苐得其一以生一以貞者非萬物與王侯乎則一之充宇宙也分言之有淸者甯者靈者盈者生者貞者之異合而言之其致之則一耳大哉一乎天可淸而不可裂地可甯而不可發天地不壞卽一不壞也神可靈而不可歇谷可盈而不可竭神谷長存卽一長存也萬物可生而不可滅侯王可貞而不可蹶萬物侯王不轂則一不轂也白祖師註昔之得一者云我是何人

潛玩此四字昔之得一者如此如此則今之得一者必不讓天獨淸地獨甯而不裂不發也必不讓神專虛谷專盈而不歇不竭也必不讓萬物偏生侯王偏貞而不滅不蹶也吾將一以貫之無貴無賤無高無下無本無末無大無小無精無粗其致之一也甯有彼此耶不觀王侯至貴也百姓至賤也百姓散於下則王侯孤於上非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乎大修行人以身爲國心爲君精爲民然初入門必先從積精起是貴以賤爲本性者天也常潛於頂命者海也常潛於臍先性則水中捉月先命譬之萬里遠途有路可通故曰高以下爲基是以學道者未得必不憚艱苦以求得既得當懷無

所得之心而不敢露卽侯王自稱孤寡不穀之意也況道原不可道分散之則爲仁義禮而不名爲道猶零數車上之物則爲衡爲輪爲輻而不名車也得道之人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曰不欲琭琭如玉硌硌如石然則至人將奈何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而已矣非玉非石爲天下璞

反者道之動接上章貴以賤爲本之義也

安用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以性全神弱者道之用以心全性天下之物生於有以我全心有生於無以無我爲全我

復圭子曰造化順行六陽六陰循序而進成功而退皆動中

之靜惟是建坤之月陰已極矣造化將返而一陽潛萌非道之動乎道體無大不包無小不入本至健也而其用不然陰符云天地之道浸寒暑不驟更百昌盡凋而歲寒有松栢非其用弱乎天下之物生於有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已有生於無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已無必生有是故貴其反反者反無爲有也有生於無是故貴其弱弱者不與物爭先也若主持丹道之士知順爲人而逆爲僊返者逆也每於亥子之間鶩動河車勾引腎水中金氣心中木液逆流至天谷氣與神合然後下降黃房所謂乾坤交媾罷一點落黃庭則道之動也凡學者剛心猛氣化而不有一味用柔含眼光凝耳韻

調鼻息緘舌氣世尊教我觀鼻端白初見鼻中氣出入如煙煙相漸消鼻息成白心開漏盡諸出入息化爲光明其用何弱如之天下之物生於有有欲以觀其徼也有生於無無欲以觀其妙也○又曰有象非爲有無形未似無有無俱不立猶是墮偏枯無有有無中得趣方知鬍子深髭鬚

有無相生之道非上士不能無疑故次之以上士聞道

同異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如無手人欲行拳也中士聞道○若存若亡啞者得夢○且信且疑似行不行下士聞道○大笑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不笑不足以爲道○徇迹不徇理故大笑之不知道無跡也故建言有之因理見道明道若昧不昧本來○含光匿

德進道若退爲道日損瞻前顧後○夷道若類不生分別和光同衆○上德若谷包含萬化大白若辱大無不包○不皎皎以自異○廣德若不足惟恐不及盛德容貌若愚○君子建德若偷常懷此念一照一用○密而不露質直若渝不自以爲我大方無隅神無方大器晚成道生於萬物之先而成於萬物之後大音希聲無所知覺發之有時○大象無形無所名相道隱無名無所可說夫惟道○善貸且成能化其化而不自化○善藏其用

復圭子曰太上言道多言天道而此章曰勤而行之則就人道說矣一陰一陽之謂道了性了命之物是也聞非耳聞之聞乃心聞也上士卽上根之士一聞大道便不憚勤苦忍辱而行之自祖師何以爲無手人欲行拳也意者恐其有法無財乎中士聞道若存若亡疑信相半也下士一聞下性了命

之說乃替旁門冥修枯坐反指盜天地奪造化知妙知竅者而非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卽知我者希則我貴之謂皆至人之所身親歷也故建言有之建立也前人之立言也以下十二句皆建言明道若昧如隱也進道若退日損也夷道若類不自是也上德若谷虛能受也太白若辱與塵同也廣德若不足行者無也建德若偷偷墜也用不勤也質直若渝渝變也善作用也大[illegible]無隅不露圭角也大器晚成無欲速也大音希聲非耳得聞也大象無形非目得見也道隱無名復返其樸也已有餘而濟人之之謂之貸得其貸者可濟其事謂之成夫惟道貸萬物而萬物不知其貸與成此之謂善貸

且成〇陸希聲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內者也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處道器之間故聞道而疑信相半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惟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也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苟不為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為道矣夫體道者與日月合其貞明而其光不耀斯明道若昧也與天地合其易簡而其用不可為典要斯夷道若纇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返於玄妙斯進道若退也常處卑下而終不可踰斯上德若谷也常居混濁而終不可污斯太白

若辱也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畜萬物而不顯其功斯建德若偷也復其性以御其情斯質直若渝也正乎內而圓乎外斯大方無隅也以若拙之匠陶甄天下而不為近功斯大器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事無事莫覩其用斯大象無形也為無為莫識其體斯道隱無名也夫惟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知其德可見道之深遠實與常情相反此上士聞之所以勤行中士所以致疑而下士所以大笑不信其能若此耳

上士勤行其道故次之以道生一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虛無生一炁）一生二◉（一炁生陰陽）二生三㊂（陰陽合而生三才）三生萬物㊂萬物負陰而抱陽☰○（成象於天成形於地）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㊂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一切有象謙者受益滿者必溢）人之所教（無一無二）亦我亦教之（惟道而已）強梁者（心念所起形滅不停）不得其死（不能致於無我之地）吾將以爲教父○（聖人設此戒教人令人克己行謙見不善而自省）

復圭子曰此先從天地之道說到人道上去道卽無極也虛無生一炁卽太極也一生二兩儀也二生三三才也凡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植物則背寒向暖而

沖氣運乎其間故曰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稟氣於中和也一之名可尊亦可卑尊之則爲無對卑之則爲孤寡不穀不穀不善也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爲稱者欲其貴而不忘賤高而不忘下以損爲益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謂去弱爲強去柔爲剛也我亦教之謂去強爲弱去剛爲柔也夫強梁之所以爲益也而不得其死所損滋大此雖恆言至理存焉人以爲教我亦以爲教豈徒以爲教而已哉殆尊之爲教父則不善人善人之資乎

強梁者不得其死剛暴之宜戒也故次之以至柔

徧用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道也）馳騁天下之至堅（物也）我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言之教○（天何言哉）無爲之益（益治身則益神氣治國則益萬民○清靜自然）天下希及之（衆人昭昭我獨悶悶）

李元素曰上章孤寡不穀至謙也故次之以至柔謂柔弱勝剛强損中有益損之又損以至無爲不言而可信無爲之益世希及之馳騁役也○蘇子由曰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如水之浸潤貫金透石是已是以聖人惟無爲故能役使衆强出入羣有○嚴君平曰有爲之爲有廢無功無爲之爲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

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殊異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道德無爲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自然之驗也○復圭子曰以有入有則相觸而有間若以無入有則細無不入入者不知受入者亦不知何間之有以其虛也人悟虛無之有用則知無爲之有益矣

無爲之益謂有爲有損名與貨皆有爲者也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立戒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不可使之親）身與貨孰多（不可使之多）得與亡孰病（不可使之病）是故甚愛必大費（溺於情慾必喪其本）多藏必厚亡（累於貪故必失其眞）知足不辱

大圓覺滿知止不殆應如是住可以長久無量無邊

呂吉甫曰烈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於殘生傷身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所得者名與貨而亡其自有之良貴與本來之眞富則得與亡孰病乎○復圭子曰人盡知身可愛也而所甚愛者名與利必大費圖名謀利之精神人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邱墓故生有攻刼之憂死有發塚探柩之患人生以得名利爲榮者必以失名利爲辱吾知足而自身圓滿名不可加利不能榮何辱之有以名成利遂爲安者必以爭名爭利爲殆吾知止而自身常定不以名利爲安以忘名利

爲安何殆之有若而人者逃名利齊得喪屛愛惡超榮辱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與天壤相敝可也

親身則知足疎名則不辱道成如缺故交之以大成若缺不求全也

洪德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自晦其用不敝韜光大盈若沖自然其用不窮澄虛

大直若屈順適大巧若拙無爲大辯若訥忘言躁勝寒清者濁之源靜勝熱動者靜之基清靜爲天下正心無其心是謂大同○人能常淸靜天地悉皆歸

復圭子曰此章見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夫天下之物小成者易成亦易敝而天道損有餘以補不足是大成若缺也

留不盡之精神以還造化斯造化之生成愈用則愈不倣小盈者易盈亦易窮而天道惡盈而益謙謙虛也沖也是大盈若沖也保有餘之消息以佐太虛斯太虛之闔闢愈用則愈不窮至於直也巧也辯也皆世人之所重而不知小直不屈其直可折而大直不直所謂能大屈者必能大伸也小巧不拙其巧必勞而大巧不巧所謂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拙也小辯尙口其辯立盡而大辯不辯所謂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也且躁生火也慾勝則火熾而勝寒靜生水也理勝則水降而勝熱君子與其暴躁而慾日長毋寧靜定而理日長乎故聖人守其清靜卓乎若鋏若沖之氣象也爲

天下正則其用不敝不窮矣此之謂以不勝爲勝○呂知常曰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敝以不虛爲盈故盈必有虧以形求之名成者虧以數求之物極則反聖人安於大成而不卹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沖支離其形而德沖於內謙沖虛儉而常有美餘隨物之變循理而行委蛇曲折不徇一途所以大直存乎其中匪雕匪琢非篆非刻因物之性自然而成所以大巧存乎中非法不說非道不言辯忘所辯不容其喙所以大辯存乎其中心虛境靜清亦有餘清極則瑩靜極則徹靈通十方無礙蓋心清靜則身清靜一身清靜則多身清靜多身清靜則盡山河大地清靜故曰清靜爲天下正

清靜爲天下正故次之以天下有道有道則自然清靜

儉欲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知有此心郤走馬以糞忘其所爲天下無道不知有此戎馬生於郊情欲交戰罪莫大於可欲一念易流禍莫大於不知足迷已逐物咎莫大於欲得豈可更添一物○殺身之本故知足之足有情無情同此一理常足矣人人具足個個圓成○欲心止意大定豈有禍咎

李元素曰上章爲天下正故次之以天下有道有道則清靜清靜則天下正天下正則罷兵事務農事故曰郤走馬以糞無道則不清靜不清靜則天下不正天下不正則用威武施征伐故曰戎馬生於郊曰罪曰禍曰咎皆欲心所致故結句云知足常足以修身言之清靜則欲心止欲心止則意大定故曰郤走馬以糞不清靜則欲心不止欲心不止則意馬狂故曰戎馬生於郊○復圭子曰天下有道情歸性也吾心之意馬郤而不馭則靈苗自秀所謂郤走馬以糞也天下無道性逐情也吾身之意馬狂心地荒是戎馬生於郊也凡若此者皆緣心不清靜嗜欲生心見空成色罪之魁也一念欲生種種諸欲不知止足也禍莫大焉欲之不止勢必欲得未得患得既得患失心瘁神疲戎馬馳於四郊荊棘生於畎畝矣此無他不知足之故也待足而知足無足期矣故知足常足者即邵子詩云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是也奚

必外來之名利多寡為足不足哉夫苟知之當使我身之三寶勿令虧失而常足也則簞瓢亦足矣

有道之士知內不知外故次之以不出戶知天下

鑒遠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潛心知天下智周萬物不窺牖黜支體斥聰明見天道離形去智天何言哉○其出彌遠心見太虛其知彌少神遊萬國外事有限○是以聖人不行而知明鏡當空不見而明寶劍在手不為而成○

李元素曰不出戶知天下言有道之士知內不知外接上章之義知內不知外則無所不知見內不見外則無所不見若只知外見外而忘其內者知見淺狹矣○復圭子曰聖人道

全德備學貫天人天下有萬人而無萬性吾自知其性則一人之性千萬人之性是也何必出戶而後知天下哉知非淺淺之知有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之意天道不外陰陽昇降日月運行而已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不窺戶而可見者以在天之天即在人之天天之性命即人之性命天人甯有二耶見非鑿空之見有盡心以知性知性以知天之意若必待出戶而後知天下則足力之所及其知甯有幾必待窺牖而後見天道則目力之所到其見甯有幾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一粒粟中藏世界也不見而明戶居龍見淵默雷聲也不為而成不動一毫成正覺者也中庸

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類此

不出戶知天下內知之學也故次之以爲學日益

忘知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爲道日損（空諸所有納諸所無〇漸漸減損）損之又損（皮毛剝落盡惟有眞實在）以至於無爲（空寂）無爲而無不爲矣（萬化自然〇若到此地則無有不能者也）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心不在物無物無心〇事向無心得）及其有事（物來斯照）不足以取天下（棄天下如敝屣〇有心更不得有爲終有盡）

復圭子曰古之學道者出於一學卽所以學道也今之學道者出於二學主於擴聞見增智識爲學日益精進也主於黜聰明滅情欲爲道日損恬退也豈惟情慾着不得當損之也卽智識是金玉屑心中亦着不得當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可損矣無爲而無不爲則心與道合道與虛合何所不虛乎然則天下孰有之虛空有之也虛空孰有之無事有之也聖心無事道器兩忘取天下而置吾太虛之中天下不爲大我心不爲小倘有一事纔着纖塵妄足以納天下於方寸〇李息齋曰爲學所以求知故曰益爲道所以去妄故曰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曰益者所以爲日損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眞全則無爲矣至於無爲則凡有爲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爲之至雖取天下而有之尙猶不見其事若以有事取之取一物尙不可得而況於取天下乎

上章無事取天下故次之以聖人無常心隨機應變不逆民物之情

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不以我為我乃見心中心〇任用無方）以百姓心為心（人心我心同乎一性〇隨機應感）善者吾善之（與我同然〇從而為善）不善者吾亦善之（亦與吾同〇使之反善）德善矣（同乎自然）信者吾信之（萬神即一神萬氣即一氣〇從而為信）不信者吾亦信之（吾不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德信矣（誰非此道）聖人在天下惵惵（無不敬也惵惵競競業業）為天下渾其心（忘其所以然〇殊途同歸）百姓皆注其耳目（任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復圭子曰夫人咸有一定之成心而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任物之來妍媸皆其自取先無常心也蓋百姓雖愚合之則聖故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上古之世善與不善同途也信與不信同轍也自後世分析太明善者善不善者愈不善信者信不信者愈不信斯亦無為貴聖人矣是以聖人有道於此提善不善之綱而無善不善之目不善亦化為善德善矣持信不信之衡而無信不信之權不信亦化為信德信矣惵惵競競業業也聖人在天下惵惵為天下渾其心乃已離已琢復返其樸也即百姓注耳注目有分別心而聖人無分別想任其善不善信不信而皆孩之視如孺子之可教是以百姓之心為心也而百姓安得不以聖人之心為心乎〇又曰

孩赤子也大人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聖人視百姓皆赤子則所以愛百姓者無所不至卽釋氏云我不輕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之謂也晩近以詐僞視民欲天下之渾其心必不得之數矣○李卓吾曰百姓有善不善而聖人皆善之百姓有信不信而聖人皆信之夫聖人曷常有善信之心哉一以百姓之心爲善信故也是爲同德之善而非一人之善同德之信而非一己之信故曰德善德信也夫天下之人各一其心也久矣聖人則合天下之人而渾爲一心百姓皆注其耳目以我觀彼以此觀我各相是非不可一也聖人見此不喜見彼不怒一以嬰兒遇之是以彼亦不矜此亦不慍釋然

皆化而天下定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也如此此太上治世之大旨所以能無爲者哉

無常心則渾然應變皆孩之則冥其生死故次之以出生入死

貴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月圓月缺之類忿欲乃生死之門○生之徒十有三月自初三生魄至十五乃圓故曰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月自十六斷至二十八喪魄故曰十有三人之生亦如月然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前半月其上旬之十日自初一至初三乃十日之三日其月始生後半月其下旬之十日自二十八至三十日亦十日之三日其月已死夫何故蓋人與月相似以其生生之厚同乎天地之一焉耳○害生於恩蓋聞善攝生者無思無慮陸行不遇兕虎忘形入軍不披甲兵忘

我兕無所投其角身非我有虎無所措其爪我亦非我兵無所容其刃生死者特一炁之聚散〇不厚其生焉能有死夫何故是如此以其無死地此心自若本無生死〇身非我有死奈我何

復圭子曰此章本為攝生而發出與入對死與生反凡人出乎生則入乎死聽造化為出入而不能自制其出入故亦聽造化之生死我亦不能自為生死非善攝生者也太上悲憫衆生方生方死而不能尋一無死地步因為指點生死之道昔蘇子由云以十言之三等人各居其三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死不生之道一而已矣太上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耳予曰一即末句無死地是也無死地則長生矣顯天

下之人而觀之柔弱者生之徒能懲忿則火下降窒慾則水上昇是水火既濟者生也水數六火數七七六一十三故生之徒十有三強大者死之徒起忿則無明火熾上升縱慾則苦海波翻下降水火未濟者死也水六火七亦合一十三故曰死之徒十有三又有一等人知重生而不知生生之道所謂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陽過盛則火烈而水涸腎竭矣陰過盛則水溢而火滅心竭矣水火偏枯亦不出七六一十三數故曰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何言乎動之死地蓋生生可也而生生太厚則愛之而反為害所謂害生於恩也出生入死所不免也人之大患以其有

身故兕虎可傷兵刃可戕善攝生者善無有身忘我也任其
行任其入至於不遇兕虎不被甲兵則忘物矣角爪無所投
措兵刃無所容受所謂無身亦無患矣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是知死者生之寄生者死之寄也我既得無生之理又何有
入死之地十有三之說解者紛紛惟水火六七之數爲是白
祖師箋註作月魄生死上講乃丹家正理未聞道者不解也
非天仙引度龍沙會上人安有福德獲此妙解哉愚請發明
白祖之說於後出生上半月之月入死下半月之月尚書曰
哉生明又曰哉生魄哉始也生明初三日也生魄十五日也
自初三至十五恰十三日故曰生之徒十有三自十六一陰

生月魄始喪二十三二陰生月魄漸喪二十八三陰純月魄
盡喪自十六至二十八恰十三日故曰死之徒十有三以上
皆就月說至人之生句以下方借月說到錬丹者之身上去
丹經云望前則血氣滿滿而藥力全望後則血氣減而藥力
少以月生死之理而驗人身血氣之盛衰與月不異故曰人
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太上言九留一不言此一卽一陽
也丹也人能欲見此一卽於人身方寸之地求之故曰坤地
由是坤下添一陽則爲震卦初三也震下添一陽則爲兌卦
初八也兌添一陽則爲乾卦十五也爲進陽火乾下而抽一
陽則爲巽卦十八也巽下又抽一陽則爲艮卦二十三也艮

卦又抽一陽復爲坤卦二十八也爲退陰符乃人身進退抽添火候之妙用夫何故月受日陽氣以生以其生生之厚猶未也聞善攝生之人潛行不溺則陸行有何兕虎入金石不碍則入三軍安用甲兵乘虛如履實則以角爪投措乎虛空虛空必不受以兵刃加臨乎虛空虛空必不容所謂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是也凡人以氣生者氣盡則死至人以性生者也性在虛空無來亦無往夫何故以其無死地道家謂之不生不死釋氏謂之不生不滅常考丹經大修行人以丹田爲日以心中元性爲月日光自返照月蓋交會之後寶體乃生金也月受日氣故

初三生一陽丹既居鼎吾心覺一點靈光或隱或現至初八而二陽產矣丹之金氣少旺元性少現則遍體生明矣月到望而三陽純元性盡現則光不在內不在外而此身如在虛空矣常能如此而金丹且半十六爲一陰產矣性歸於命之始也至二十三日而二陰產矣乃性歸於命之二也至三十日而三陰全矣乃性盡歸於命也方其始也以命取性性全矣又以性安命全丹之士纔見此物分明遂收於鼎器之中所謂性命雙修者此也蓋金日色月性也月明實本於金金之性者出於日月鍊愈堅萬刼不壞火日氣金入火而復其元性可以鍊成至寶號爲金液還丹

無死地乃生之以道也故次之以道生之

養德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神也○道爲萬物資生之主）德畜之（性也○元始祖炁化生諸天）物形之（心也○有形皆稟道氣而生）勢成之（我也○陰陽相偶四時相因）是以萬物（物也）莫不尊道而貴德（忘物）道之尊德之貴（忘心）夫莫之命（忘性）而常自然（忘神）故道生之（神全）德畜之（性全）長之育之（心全）亭之毒之（我全）養之覆之（物全○如是體道治國治身可也）生而不有（無心忘機）○爲而不恃（無爲忘情）○長而不宰（無我忘物）○是謂玄德（道也）

復圭子曰道爲天地根故萬物非道不生道生之虛無沓冥爲物之祖即元始祖炁是也然非德不畜畜長養也太和氣氳爲物之母即化生諸天是也物形之在天成象勢成之在地成形物既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觀其成物之功故知其道無位而尊無名而貴乃道體之自然又非有以命之者故曰莫之命而常自然若王侯之尊則受命於天卿相之貴則受命於君可稟命而得者亦可奪之而失豈常然耶道可以兼德德不可以兼道故以下皆言道稟其精謂之生含其氣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諒其用謂之毒作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生而不有忘機也爲而不恃忘情也長而不宰忘物也是謂玄德合道也○李息齋曰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以

至於勢長莫不以道德爲主道之尊德之貴至於此極矣然
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於物也莫之命
而常自然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亭毒以至於養
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
施不求報是謂玄德

道生德養資物有始故爻之以天下有始

歸元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道生一以爲天下母一生二既得其母二生三以知其子三生
萬物既知其子夫物芸芸復守其母各復歸其根○知末守本沒身不殆歸根復命○常在
塞其兌聽乎無聽內境不出○閉其門視乎無視外境不入○終身不勤無爲○不勞而治

開其兌神若出便收來○內境出濟其事惟欲是就○外境入終身不救永絕道根見小曰
明虛中則明知幾知微○守柔曰強剛中則强○軟能鍊堅用其光以心契心○物來斯照復
歸其明以道合道○放去收來無遺身殃心無一塵是謂襲常是謂之道○是乃眞常大道
復主子曰首章始字母字兼天地人物而言此章始字母字
近取諸人身而言夫無始之先不惟無人且無天地是無極
也無能生有天下乃有始矣所謂太始是也即太極也道也
純指理說以爲天下母母亦道也便着炁上說先天眞一之
母炁是也人得先天眞一之炁以生在母腹僅一兩及生身
之後每歲先天之炁長一兩至十五歲而先天之炁共十六
兩而爲純乾之體矣此炁原我固有何以曰得不知十六歲

以後乾體破而成離必取坎塡離而後能得彼先天眞一之炁即眞鉛也得者得到我腹中以知其子子乃子氣即我後天之氣眞汞也此知不徒知先以兎髓而制烏精耳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者何也此守非空守先天炁與後天炁打成一塊後伏烏精以擒兎髓勿使復失也所謂守於坤而採藥守於乾而運火也久久如是則結胎在此脫體亦在此形骸雖沒道炁常存夫何殆之有太上恐人不知入門下手故又云

云塞兌神在心而舌不聲也閉門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鼻不香而魄在肺也塞兌閉門四字乃徹上徹下工夫終身用之可矣夫人有怠始有勤終身不怠則不勤矣若開兌而不能塞內者出也日日涉世以濟事外者入也終身憧憧雖有道者不能救其沒身之苦矣小細微也明字曰陽而月陰惟見極細密者方知陰陽精微之理而爲明明天道也守柔即專氣致柔之柔弱其志之謂也曰强强其骨也又外柔而內剛明人道也用其光用日之光也以月爲藥之丹而採取必接月之盈虧以日爲火之候而動靜必俟日之出沒復歸其明者丹成則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而歸其明於一已若旁門便孤陰不生孤陽不成無常一旦臨身輙爲身殃豈可如此學道者能接陰陽以修道非奇行也是謂襲人間日用常行之道可以長生而沒身不殆矣奚啻無

遺身殃哉○又曰兌與門入身上下孔竅之通稱參同契云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可見閉下門爲尤緊要

上章襲常謂密用常道也故次之以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益證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一念而已行於大道一我而已惟施是畏一理而已○識法者恐大道甚夷一道而已○坦平而民好徑思無邪朝甚除心不正○宮室修治田甚蕪性不明○靈地無苗邪僻有位倉甚虛神不靈○靈寶空竭服文采好榮華○樁點帶利劍貪嗜慾貪嗔並與厭飲食不知有淡泊○饑思啖牛渴思飲海愈食愈不足財貨有餘舍此道而逐物○合眼方休是謂盜夸人欲勝天理非道哉於道不然○三毒擾攘

復圭子曰太上原是上德上德無知也無爲也天下上德者

有幾人故不得不談下德之事下德則有知有爲矣介然猶忽然也使我介然有知以行此大道惟施是畏已有所施則彼有所受喪莫大焉行大道之時分明是恍惚之中尋有象杳冥之內覓眞精安得不惟施是畏哉故對境忘境眞邑不邑非知道者孰敢言之大道本至平至易而民好徑走旁門以求速効欲得大道必不得之數也朝早也除去也朝甚除不知火候矣田甚蕪靈地茅塞矣倉甚虛腹內不實矣外猶服文采炫人帶利劍以降魔積飲食財貨而無所用之夸詡張也是謂盜夸誇以誨盜卽慢藏誨盜之謂也所以蔵爻歌云苦是慳財並惜寶千萬神仙不肯來是也豈道也哉○蘇

子由曰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有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爲迂遠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爲事夸以誨盜哉

上章使我介然有知有知則道心堅固故次之以善建不拔

修觀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不出乎道○根深善抱者不脫不離乎道○蒂固子孫祭祀不輟以道常存○綿遠修之於身心也其德乃眞眞心○修身以全眞修之於家性也

其德乃餘眞性○齊家自寬裕修之於鄉神也其德乃長眞神○長久爲尊修之於國道也其德乃豐眞道○治國豐亨修之於天下空也其德乃普眞空○時亨道泰故以身觀身心中心○內有一塵其德不眞以家觀家性中性○有一不順其德無餘以鄉觀鄉神中神○有一不化其德不長以國觀國道中道○有一不善其德不豐以天下觀天下空中空○有一小人其德不普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空中不空以此○

復圭子曰凡物有形可建者則可從建處而拔之惟修道者不建以迹而建以神斯之謂善建不拔有形可抱者亦可從抱處而脫之惟修道者不抱以人而抱以天斯之謂善抱不脫至人在當時猶能使物不疵癘而年穀豐熟豈弈世而下道氣長存而祭祀之者不如子孫之不輟耶蓋善建非虛建

也善抱非空空而無所據也亦以修之於身鍊精還氣鍊氣還神鍊神還虛鍊虛合道所謂心無其心其德乃眞天地間獨有此眞長存不壞耳其誰得而拔之脫之耶號曰眞人身眞則其餘皆眞而家也鄉也隨其所修之親疎其德必至於乃餘乃長也身眞而國也天下也隨其所修之廣狹其德必至於乃豐乃普也故以身觀身不獨眞人有德可修身凡身之皆可修也猶之以家觀家人盡家也以鄉觀鄉人盡鄉也以國觀國人盡國也以天下觀天下人盡天下也吾何以知天下不異於國國不異於鄉鄉不異於家家不異於身哉亦以夫人之身同也德同也特患不知修耳使人能如眞人修

德以修身則幻身悉眞身矣何擇鄉邦與天下哉吾所以知其然者以此身眞故也○河上公曰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子孫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恤卑幼化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爲長者修道於國君明臣良仁義自生禮樂自興其德如是乃爲豐厚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捷如影响其德如是乃爲普博然而皆從鍊心修身始故心正身修身修家齊家齊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矣

善建者不拔德之厚也故次之以含德之厚

玄符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抱道比於赤子無心○純一不雜毒蟲不螫無畏○赤子無害於物物亦不能害也猛獸不據無憂攫鳥不搏無慮骨弱筋柔而握固神全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凝神精之至也杳杳冥冥○赤子不知男女陰陽故能全其至精終日號而嗌不嗄性全和之至也恍恍忽忽○氣全而柔和知和曰常常寂光中○此天混然知常曰明大光明理○不怕念頭起只怕覺照遲益生曰祥靈源不竭○益則有損心使氣曰強真一常存○氣動則剛物壯則老人欲太盛○剛則易折是謂不道喪失本真○是大錯不道早已真不立妄不空○喪失天真○益生使氣二句自祖作正講至物壯方反說李祖則一直反說下姑兩存之

復圭子曰上章言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人之真者莫如赤子故此章言含德之厚厚即敦厚之厚比於赤子赤子混沌未

鑿不識不知至人亦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耳赤子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故毒蟲不螫不知其螫也猛獸不據不知其據也攫鳥不搏不知其搏也骨弱筋柔而握固不知其不勝任也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其精全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其和全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常也赤子以和全真衆人以利為貴故用和為常道知常不變守之自明此含德之厚者也○沈蛟門曰峻赤子陰也嗌咽也嗄咽嗌破而聲嘶也無欲而自作精有餘而非心也終日號而嗌不嗄聲不嘶心和而氣不傷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天以沖氣與人而人保和之以為性命之常惟此和耳五倫具備曰和夫人於身和則德

冲而合眞於國和則化周而祚承處衆和則合禮行師和則有功和之義大矣哉此知和知常而全德自明也祥者吉凶之先兆也人一受形素分已定非理益之必致凶祥莊子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强梁甚矣强梁者死之徒致虛守靜則道也道乃久歿身不殆致實剛强則物耳物壯則老豈道也哉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已止也坐待速斃而已惟含德之厚者和全精復與天爲一長生久視之道也

含德之厚則能緘默了悟忘言故次之以智者不言

玄德章第五十六

智者不言(玄德)〇貴知不貴言　言者不智(玄德)〇口頭三昧雖出生死　塞其兌閉目見自己之目　閉其門收心見自己之心　挫其銳觀我非我　解其紛觀物非物〇無爭無競　和其光觀心無心　同其塵觀空非空〇無我無人混同一體　是謂玄同聖凡一體〇至玄至妙同然之理　故不可得而親釋迦文佛參禪未已〇忘情　亦不可得而疏太上老君學道未濃〇忘形　不可得而利伏羲究易未了〇忘物　亦不可得而害孔子夢奠方終〇忘機　不可得而貴道者心之體〇忘有　亦不可得而賤心者道之用〇忘無　故爲天下貴〇〇一志忘盡眞常獨存乃玄妙同然之體

復圭子曰大道渾淪原無知與不知亦不涉言與不言第入之所得有淺深是以有言有不言耳道非無欲不能觀其妙妙不容言故知道妙者必不言非有欲不能觀其竅竅惟心

心相授故輕於洩漏者必不知斅夫道既不可言矣而非不可行也故聖人自有體道之工夫與其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塞其兌也與其多視亂色多聽亂聲不如收視返聽閉其門也道不露鋒芒挫其銳是可方可圓也道不掛障礙解其紛是冰融凍釋也道無我相和其光是被褐懷玉也道無人相同其塵是呼牛即牛呼馬即馬也以上數者皆在不言而躬行之中其道至深其理至玄其德大同是謂玄同若而人也不知身之為道道之為身指身為道可指道為身亦可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即不離也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寵辱不驚也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榮枯不染也況疏

原自親中致既不得而親之又安得而疏之害原自利中來既不得而利之又安得而害之賤原自貴中藏既不得而貴之又安得而賤之故為天下貴貴重也貴其平親疏齊利害一貴賤渾然一眞人也世之學道者苟不能超乎親疏利害貴賤之外而思得道也必不幾矣

知者不言得其正也故次之以正治國

湻化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凝神〇不偏不倚以奇用兵明心〇權變之道以無事取天下了性吾何以知其然哉得道以此道也天下多忌諱居移氣養移體而民彌貧此心易失〇在處觸法治生愈巧則愈拙也人多利器念念伏耀國家滋昏此性不明〇法日增

而亂日起人多伎巧性靜情逸奇物滋起心動神疲末伎所遷○法令滋章以心用心盜賊多有百念愈熾故聖人云如是如是我無為而民自化神之所化不用權謀○我好靜而民自正性之所正我無事而民自富心之所富不貴其貨○我無欲而民自樸我之所樸○草上之風必偃

復圭子曰正者道之常也奇者道之變也無事者道之眞也以正教為治則足以立國之經以奇謀用兵則足以應時之變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惟體道恬愉無心順物自然而天下歸之矣上古之民忘帝力而不知其所為何忌何諱後世民動觸忌諱避諱之不暇而何暇治生哉故彌貧古之人有什百人之器而不

用車輿無所乘甲兵無所陳其治益醨後世為符璽以信之人併符璽而竊之制五兵以防暴客人併五兵而盜之所以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李息齋曰我以巧示民則民多伎巧伎巧既勝則奇物妄得不滋我以法治民則民亦竊法以自便上下相蒙則盜賊安得不多聖人示以無為示以好靜示以無事示以無欲天下各得其所示者報之故曰德猶風也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復圭子曰大道本無為也清靜也無事也無欲也安有正與奇哉第修道者不盡上德也以身為國精為民吾愛惜其精神而不耗散是以正治國也奇陽敵也吾之陽神戰退羣陰而不令三尸六賊竊據於中是

以奇用兵也天下大也何物大於天下虛空是也非無事不能虛空非虛空不能藏天下聖心無事故能取天下而納於一掬之中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道而知之一粒粟中藏世界是也夫天下人之所忌諱者死滅也乃動觸忌諱而死滅之期益促非民彌貧乎血氣用事者利器也不知利器乃戕性之斧斤愈令人愈暗而心迷情上生情者伎巧也不知伎巧乃戕性之么魔愈令人形逐而神馳勢心猿拘意馬者法令也不知法令乃招盜之淵藪愈令人三尸猖而六賊熾然則聖人將奈何我無為而民自化鍊精還氣也我好靜而民自正鍊氣還神也我無事而民自富鍊神還虛也我無欲而民自樸鍊虛合道也何以謂之富虛空中無所不有也何以謂之樸樸者渾然其未雕也精為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樸者所謂水銀一味周流遍歷諸辰是也

上章無為無事使民自化寬大之治也故次之以其政悶悶其民醕醕

順化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天然○無為寬裕 其民醕醕自然○寬民富 其政察察使然○有為嚴謹 其民鈌鈌不然○人貪婪而不足 禍兮福所倚禍福無門惟心自召 福兮禍所伏損者益也○忽福則禍必至 孰知其極無有邊際 其無正道無體惟正可守○正復為奇心不可測 善復為訞道不可識心實難防○ 人之迷昧其本性 其日固久無始以來有生以後 是以

聖人我也方而不割圓通廉而不劌空寂〇渾厚勝物而不傷直而不肆沖虛〇能曲全而不狂直光而不耀中正〇含畜其光天下化成復歸其明〇王弼曰此皆崇本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

復圭子曰上行下效捷如影響天道好還無往不復悶悶猶昧昧似不明也醕醕是渾厚似無知也察察是吹毛求疵察見淵魚也缺缺是民不聊生欠缺處多也政悶悶者無得在我而有得在民故其民醕醕卓乎有古風政察察者所得在我而所失在民故其民缺缺救死不贍也政悶悶而民醕醕是禍兮福所倚政察察而民缺缺是福兮禍所伏始若爲禍孰知終反爲福始若爲福孰知終反爲禍可見禍福無正㫐由在人也正者反以爲奇善者反以爲訞是人之顚倒錯亂

不知禍福之正非禍福本無正也自聖王既沒後之爲政者大抵以道化爲迂濶而甘心於刑名鍥薄之術矣民之迷其日固久豈不信然是以聖人則不然方而不割寓正於通也廉而不劌藏淸於渾也直而不肆眞正英雄從戰競中來光而不耀如珠藏澤媚玉韞山輝也以此治人則政悶悶而民醕醕以此自治則至陰肅肅而至陽赫赫此皆從本息末不攻而復之也攝生之道無出此矣

事天

政有寬嚴民由禍福禍福倚伏天人之閒故次之以治人

守道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以天理勝人欲○存心養性莫若嗇儉視儉聽儉思儉爲夫惟嗇儉從約易從簡是謂早服先得此理妙秉機先○早服謂之重積德有所操存含德之厚○重積德涵養則無不尅尅人欲求天理無不尅克己復禮則莫知其極道如空虛廣大悉備○莫知其極道即心也可以有國性與道合天理在我○有國之母神也可以長久神與道存○生生不窮是謂深根固柢天崩地裂此性不壞長生久視之道虛空消殞此神不死

復圭子曰聰明睿知天也視聽思慮人也吾之視聽思慮無內擾治人也聰明睿智無外馳事天也嗇者有餘不盡之意嗇則能有而無能實而虛宜其可以治人而事天嗇又有而不用之意一嗇則無所不嗇如耳儉聽目儉視口儉味鼻儉

嗅心儉思是也早不遠也服者服也復返本還原也嗇則返本還元纔嗇便復也早復則思慮寧靜而故德不損故謂之重積德若己損而後嗇僅足以補失耳德愈積則神愈凝神凝則吾心純是一團天理理淨則欲自化故曰無不尅無不尅則故吾全而我身渾然一太極矣故曰莫知其極國身也可以有國則身始爲吾有矣祖炁是人之母炁爲有國之母也能嗇則不但可以有國而又得其祖炁是得其母也可以長久矣人身上丹田泥丸宮棲神也非後天之神乃先天之元神也下丹田水精宮藏精也樹根深則不拔人以精全爲根深非後天之精乃先天元精也中丹田黃庭宮藏氣也花

蔕固則堅實人以氣全爲固蔕非後天之氣乃先天之元炁也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柢音帝木之直根也神全爲妙合妙合虛也虛則合道究鍊虛合道爲聖諦第一義即釋家最上一乘之法〇清菴李祖曰接上章其政悶悶之義治人事天莫若從儉以國言之省刑罰薄稅斂以身言之省言語節飲食以心言之省思慮屛視聽盡其心養其性可以事天也

事天積德有國之母故次之以治大國

居位章第六十

治大國盡其心者知其性若烹小鮮治心亦甚易〇不敢妄動以道莅天下道不遠在身中

〇清靜無爲其鬼不神無妄〇陰魔傀首使剛暴無所施其能非其鬼不神幻盡圓覺其神不傷人心境兩忘物我一空〇邪不干正使強梁無害物之心非其神不傷人爾爲爾我爲我〇不恃威網聖人亦不傷人於我何有〇大制不割夫兩不相傷心復何故〇形神俱妙上下以德相交故德交歸焉性道而已〇道德感通

復圭子曰治大國是治身也身有性情有精神先要全其性完其本來面目而不以人爲害之恐傷性也若烹小鮮者不敢妄動恐傷鮮也以道莅天下欲人人不戕其生不賊其性無干陰陽之和是聖人與天地同心究鬼神感其明德方爲聖人用而不自用安見其神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吾幻盡而眞全則陰魔亦化爲陽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神即

我之分神也鬼屈而神伸聖人出有而入無是兩不相傷也形神俱妙故德交歸焉前則聖人與鬼神合其德也

德交歸者能謙能下故以大國者下流次之

謙德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以大就小天下之交以小就大○衆高附下天下之牝無大無小○衆剛附柔牝常以靜勝牡以靜制動以靜爲下無事○衆動附靜以靜下人故大國以下小國不競則取小國靜定歸心○小國以下大國處順此理則取大國固存○容於人也故或下以取靜心或下而取止觀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神者萬化之主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心者道之源○理順承上夫兩者即心是道○上遜下順各得其所欲神亦道性亦道○各當其分故大者宜爲下除垢止念○更宜謙下

復圭子曰此章全是借勢喻道柔勝剛靜勝動天下自然之勢也亦理也道也吾且以其勢言之上善若水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大國者下流不擇細微無上人之心則可以合天下之交牝之道常以靜制牡以靜下人所謂靜爲躁君是也大國能下小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大國則大國納之旨作大呑小小呑大說亦可或大國以下而取小或小國因下而取大夫既已稱大國矣復何加哉不過欲執牛耳爲盟主示廣大以明得意兼畜人而已小國欲修職貢以事大國免侵淩豈無覬釁而動之念哉此兩者各求得其所欲大國德之則委心聽命不德則轉事他人若大國失一小國天

下因之攜貳豈大國之福哉故曰大者宜爲下此聖人執謙卑以自牧處上而下下處下而益下以此道而修身心愈下而道愈高身愈退而德愈進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此大者宜爲下之意也

大國謙下抱胞與之道故次之道者萬物之奧

為道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心者造化之源善人之寶一滴真金源流天造〇至尊至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善人之所保人各有心此心常存〇皆賴此道美言可以市至言如寶〇足以悅眾尊行可以加人道可貴人之不善昧道何棄之有道亦在〇亦可使之反善故立天子心也置三公神氣精也〇作之君作之師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世之所貴不如坐進此道我之所寶〇道尊德貴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在我本然不曰求以得不離乎心〇見成有的有罪以免耶純一如初〇復還全體故為天下貴道者萬物之奧

蘇子由曰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奧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唯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自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爲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爲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

不如進此道之多也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
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污也○復圭子曰道生萬物
有萬物而道斯顯舍萬物指道而道益與奧玄也深也玄深
而不可窺非有道者安能測其奧妙耶善人學道者也道不
外性命善人以此爲寶而珍重之故終爲我有不善人囿於
道者也非斷喪其眞實即輕弄其命寶安可不保之而勿失
耶所以不知道者惟無善言與尊行爲之導耳夫一言之美
且可以示訓而人無不悅從者一行之善且可以遵行而人
無不加敬者況此大道人皆可修豈因其不善而遂棄之耶
故學仙須是學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端遍訪仙師倘得其人

立爲天子以主持丹道惟其命而奠之爲也古云眞仙易得
伴侶難求又要廣覓雲朋選上根利器三人爲伴侶是置三
公也三公謂太尉司徒司空主佐天子理陰陽視萬民廣教
化者也資之以調和鼎鼐爕理陰陽以輔佐主持丹道者同
登彼岸如天子之三公也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古
者進謁必有以先之駟馬陳於外而執拱璧以先入故曰拱
璧以先駟馬立天子以下四句乃古語古人以拱璧駟馬爲
極貴重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者見璧馬爲輕
而此道爲重所以然者何也此道人人本具是以求則得之
有罪謂陰陽之患得道則個個圓成而逃出陰陽之外非有

罪以免耶故拱璧駟馬非貴重也惟得此奧妙之道始爲天下貴耳故曰道者萬物之奧也

得道之奧者爲天下貴無爲之效也故夾之以爲無爲

恩始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心也○藏神於神事無事性也○藏心於心味無味神也○藏形於形其味幽長大小多少總在其中○倒行逆施○報怨以德心不外物○所施惟德不知有怨圖難於其易抱一○其微易散爲大於其細執中○涓涓易塞天下難事道也必作於易此心○從微至著天下大事神也必作於細此心○積小成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不自知其大小○不自聖而入聖之得則易喪故能成其大性等虛空夫輕諾必寡信易悟則易疑易多易必多難大迷之下必有大悟是以聖人猶難之不可說破故終無難欲其自得○得之難失之難

李息齋曰爲無爲則已不勞事無事則人不煩味無味則物不費也所謂大小多少者以形言也聖人遊於形器之外故大小多少等而爲一夫大小多少尙等而一之又況於恩怨報施之間乎吾所謂施者惟德而已豈知其有所怨豈知其有所報者哉既無恩怨報施之別又無大小多少之異其於天下之故豈有心於爲之哉事必求易大必由細自易而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而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也惟其無心於事故未嘗先事而期於物豈若世之小夫已未爲而先諾事未至而多易先諾則

必寡信多易則必多難聖人於事未至則嘗若難之非難之也不以我必於物故若難之惟其難之故終無難○復圭子曰萬物皆有爲有事有味而主張此有爲有事有味者非有也無也惟聖人得道之奥能以無而藏有爲無爲不擾其心也事無事不鑿其性也味無味不驚其神也方且齊大小一多少渾報施平怨德謹易中之難愼細中之大以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也夫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而聖人終不爲大也何物大於天地虛空是也聖心至虛故能藏天地於虛空而成其大也世之易於諾者必難於信況學道大事從旁門按摩吐納存想閉息諸家皆

易遇而難成是以聖人鍊金液還丹須要洞曉陰陽深達造化方能追二炁於黄道會三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和合四象始得玄珠有象脫胎神化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呂祖云東華木姓老仙翁獨坐長房未有功忽遇西王金聖母蠱丹一粒便騰空所謂難遇而易成者是也

聖人猶難之宜持安於易故次之以其安易持

守微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道可恃　其未兆易謀道可思○謀始　其脆易破道可悟　其微易散道可一○圖大於細　爲之於未有不知其始○防於未然　治之於未亂不見其尾　合抱之木如道也　生於毫末防微杜漸　九層之臺如道也　起於累土從微至著　千里之

行如道也始於足下在我自到○遠起於近為者敗之道不可窮○貴在自治執者失之道不可得是以聖人無為與道合一故無敗○千古不朽無不克無執與神合無故無失萬世常行○善抱不脫民之從事不知自然○有所施設常於幾成而敗之有為者亦有敗○不謹其始焉得其終慎終如始知此心則道心則無敗事無為者無成敗○初心不昧焉得有敗是以聖人欲不欲無為○欲人之不欲不貴難得之貨道無玄妙學不學無事○學人之不學復眾人之所過覺空覺滿○人之所過過聖人之所復也以輔萬物之自然與時偕行而不敢為性空○識法者恐

復圭子曰眾人逐於物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惟修真志士正心於安靜之始抑情於未芽之初易持易謀也攻人欲於弱植之時消塵垢於涓滴之間易破易散也安也未兆也而持之謀之則是為之於未有矣脆也微也而破之散之則是治之於未亂矣此所謂圖難於易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道之變化基於致曲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道之高明根於無息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道之高遠發於卑近也此所謂為大於其細也以上皆謹始之事以下復言慎終之事道不涉造作稍加人為未有不敗者道不涉方隅稍涉膠執未有不失者惟聖人無為故無敗善建者不拔也無執故無失善抱者不脫也民之從事不免有為有為則有成敗矣慎終如始則無成敗惟一有恆而已天道有恆則長久聖人有恆則無息修真有恆我即道道即我心即道道即心與天壤俱敝可

也豈有敗事者哉是以聖人非無欲也欲人之所不欲衆人之所賤聖人之所貴也若夫難得之貨有不欲矣聖人非無學也學衆人之所不學衆人之所過聖人之所復也若夫因循之學有不學矣復卽復禮之復復者復其常也若能復則過歸於無過矣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亦欲人人如吾之欲不欲學不學而無爲也○李息齋曰譬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於無爲之中自然而爲於無積之中自然而積纍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有意爲之卽爲敗之有意執之卽爲失之由其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吳幼淸曰愼終如始又承

上章終無難與終不爲大二終字而言始雖以爲難至終而不以爲難始雖不敢以爲大至終而自以爲大則事幾成而敗於終者有矣故必愼終如始始以爲難而終亦以爲難始不爲大而終亦不爲大則終無敗事

上章無爲無執而不敢爲故以古之善爲道者次之

湻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我也非以明民不使其有知將以愚之昏昏默默○其政悶悶民之難治心亂以其智多靜而易昏動則易散○其政察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覺亦是念○導之以智其民不足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無所覺知而已○導之以德其民有餘知此兩者亦楷式道貴如愚愚中不愚○寬則得衆盡法無民能知楷式守沖抱虛是謂

玄德教文合道○玄德深矣遠矣道為萬化之宗與物反矣道在萬化而非萬化○我貴德物貴智德與智相反然後乃知大順萬物出乎道而入乎道○逆行順化

劉仲平曰不以智治國開天者也以智治國開人者也開人則鑿鑿則失於太察其民所以不厚而鈌開天則順順則行其所無事其政所以不嚴而治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楷模也式法也當知智者為賊不智者能為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也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天也與天同德也下徹曰深傍周曰遠反乃順也溫公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復圭子曰此章分明是為治身而發非言治民也觀首句古之善為道者一

句便知宗旨非以明民不可使知之也將以愚之即前塞其兌閉其門之謂也夫人目淫於色耳淫於聲一身精氣不保而難治者非無知識之民乃民明而智多之故耳身猶國也心猶君也故以智治國曰鑿一竅而渾沌死非國之賊乎不以智治國已雕已琢復反其樸而元精完非國之福乎此兩者相提而論知之非難眞能知為難故能知不以智治國為楷式是謂玄德可以為天地始者此也可以為萬物母者此也深矣遠矣即玄之又玄之謂也豈物之所可倫乎蓋物情尚智而順乎物者逆乎道也大道若愚而與物反者與道合也行日蹈水火不傷入金石不碍足徵善為道者以至大順

之境矣

善爲道之士卑以自牧乃至大順故以江海爲百谷王矣

之

後己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心所以能合道）以其善下之（虛而能容寂而不見）故能爲百谷王（心爲萬物之主）是以聖人欲上民（使人知道）必以言下之（示之以無○自退自謙之意）欲先民（使契乎道）必以身後之（先忘其心克己自治）○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道大○民忘其勞）處前而民不害（性空○民忘其死）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與物無碍○中心悅服）以其不爭（不與物競）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我之自然）○天下和平

復圭子曰攝生之士以養氣爲主中丹田卽氣海也仙彥曰欲得長生須久視久視於上丹田則神長生久視於中丹田則氣長生久視於下丹田則形長生然而神卽火也氣卽水也又曰凝神入氣穴氣歸元海壽無窮也人身以氣海爲衆竅之所歸附亦猶江海以善下爲百谷之所朝宗卽上善若水之義也善爲士者沈潛不露以下爲上寓先於後克己復禮也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天下歸仁也天下樂推而不厭猶百川之歸附於江海也水流而心不競故疾而不遲聖心與物無競故天下亦莫有與之競者○呂註江海之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則能爲天

下王者亦善下之而已有玄德者乃所以下下之道也莊周以爲以此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而舜之在下則曰玄德升聞則玄德者固聖人所以處下之道也以處下之道而居人上乃所以下之也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爲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惟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民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爲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爲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

下莫能與之爭者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爭之量其道最大故以天下皆謂我道大次之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道大性空○萬物惟尊）似不肖（如愚）夫惟大○故似不肖（默默○似個甚麽）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不可分別○纔可比便不大）我有三寶（道尊德貴）保而持之（道不離我）一曰慈（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仁惠）二曰儉（少私寡慾○節約）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忘其所以忘我○謙退）夫慈故能勇（其力大○無不克）儉故能廣（其量深○無不備）○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心廣體胖○無有不服）○今舍慈且勇（逐物○逞强）○舍儉且廣（貪嗔愛慾○逞而且縱）○舍後且先（急欲求成○恃强粱）死矣

不見乎道○死之徒夫慈仁也以戰則勝身心不動以守則固靜以待之○仁則能守天將救之其應亦然○惟德是輔以慈衛之乃與道合○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守位曰仁

復圭子曰此章是太上自描寫其道德非泛泛言也愚於千百世之下猶能想象於千百世之上不啻謁太上於羹牆間也似如也肖像也不肖愚也夫天大地大天下皆謂我道大似天地不知我其如愚也哉夫惟道大故我似不肖道也若以我爲肖道我其細也夫非大也夫道尊而德貴大無不有我特有道之三寶而已寶而持之非富貴也非金玉也亦非玄之又玄也一曰慈體天地生生之心保全性命如履冰也二曰儉法天地收斂之意愛精神如捧盈也三曰不敢爲天

下先效天地謙虛之德守遜讓而未遑也夫惟眞慈者屈於理而不屈於欲無欲故剛能勇也惟眞儉者嗇於妄而不嗇於誠無妄故裕能廣也惟眞謙者怯於悻悻自好而不怯於以道器自任任重故成其爲器長也若如世人舍慈而勇可謂勇乎舍儉而廣可謂廣乎舍後而先可謂先乎秖死耳夫慈以戰則勝所謂戰罷方能見聖人也以守則固所謂大小無傷兩國全也倘毫髮差殊戰不勝而守不固天猶見憐而多方以護衛之覽其慈也悟眞篇云大藥修之有易難也知由我亦由天若非積行修陰德動有羣魔作障緣○董思靖曰此假用兵以明道貴在於守慈也或云若以人身言之則

邪念多於敵國利欲勝於鋒銛盍亦寡欲以至於無欲以全其所寶乎

以慈衞之故次之以不武不怒以明不爭之德

配天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慈和善戰者不怒寬泰善勝敵者不爭安穩謙讓○善用人者爲之下小心翼翼○卑遜是謂不爭之德順帝之則○至謙是謂用人之力天理自見○至柔是謂配天此心爲大○至慈古之極大道乃明○合道

蘇子由曰士當以武爲本而行之怯若以武行武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我出於爭則未必勝矣

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爲用誠能下之則天下之人皆吾用也○釋德淸曰此章言聖人善於下人以明不爭之德釋上三寶之意也一章主意只在善用人者爲之下一句乃假兵家戰勝之事以形容其慈乃不爭之至耳○復圭子曰士戰士也戰士必武必怒必爭兵家之常也善爲士者獨不然不武非全無武也所謂兵莫慘於志而鏌鋣爲下也不怒非全無怒也所謂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不爭非全無爭也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皆非正意主意在善用人者爲之下一句無論行兵治國必出此道分明欲學道者亦當着心爲之下所謂識浮沉明主客是也若乾上坤下正位

則爲否而萬物不生乾下坤上則爲泰是天在上而用在下也聖人身處人上而心在人下百姓不識不知忘帝力於何有是謂不爭之德先師而後臣跪拜而後推轂是謂先下人而後用人之力故不勞聰明而天下治天之道不爭而勝無爲而成聖人德合於天故曰配天此上古極致之道故曰古之極

接上章不武故以不敢爲主而爲客次之

玄用章第六十九

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忘我)不敢進寸而退尺(不敢有所爲○謙退)是謂行無行(爲無爲○不武)攘無臂(事無事○不怒)仍無敵(守無守○不爭)執無兵(味無味○爲下)禍莫大於輕敵(見聞知覺常下心息○勇於敢則殺)輕敵則幾喪吾寶(照見生空○梁者死之徒)(强)故亢兵相加(我自我物自物)哀者勝矣(一曰慈○仁人之兵天下無敵)

釋德清曰此章多在用兵上說故不得老君之意觀首一句乃借用兵之言至輕敵喪寶則了然是釋上慈字以明不爭之德耳○旲幼清曰用兵有言是用兵者常有是言也爲主如春秋征伐之盟主也爲客如春秋諸侯應援之師也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不爲首兵但爲應兵故不敢近進寧於遠退進戰者整其行陣攘臂而怒前進就敵執其兵刃仍就也不行則雖有行如無行不攘則雖有臂如無臂不就則雖有敵如無敵不執則雖有兵如無兵雖動干戈而猶之無動

干戈未嘗有殺人之心而無失吾寶者也輕敵樂戰則吾心
與物相刃　卽戰勝何獲焉故兩兵相加有哀憐勿喜之心者
先勝蓋天將救之以慈衞之哀者得人故也〇復圭子曰此
章借用兵以明火候也大修行人入室行持鼎鑪在前彼為
主浮也我為客沈也所謂用將須分左右軍饒他為主我為
賓是也昔大禹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分寸之間天仙相傳
之火候也行火如行兵故謂行無行如無手人能行拳故曰
攘無臂如敵在前而非眞敵故曰仍無敵提起我身中無刃
鋒芒劍故曰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勸君臨陣休輕敵是也
輕敵則喪吾寶恐喪吾家無價珍是也亢者逆也順則彼為

客而我為主勝在彼也哀者慈也悲也亢兵相加木愛金順
義金戀木慈仁故哀者勝矣

哀者勝謂仁慈自然無敵故次之以易知易行

知難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心而已）甚易行（道而已）天下莫能知（不知心〇信不及也）莫能行（不知道〇力不及也）言有宗（無為〇開口顯道）事有君（無念〇舉動見道）夫惟無知（寞然）是以不我知（我卽是我尚復何有〇見不明）知我者希（知我則知有此理〇孰是知音）則我貴矣（我亦非我道亦非道）是以聖人（知我無我）被褐懷玉（終日如愚〇內蘊道德外行卑下）

復圭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豈以聖人皆人所不能知不
能行耶不知太上所言所行皆性命之正理日用尋常甚易

行而易知者胡人莫能知而信不及莫能行而趨旁門乎一部道德經或正言或寓言或顯言或隱言總之殊途而同歸故曰言有宗天下窺其宗者誰乎或藏正露奇或闡常含變或緣天證人或因外表內總之百慮而一致故曰事有君天下得其君者誰乎此易知易行有宗有君八字括盡金丹之旨學者當先於易知易行上歸根復命又於易知易行內覓宗覓君斯得深根固蒂之道矣夫道即我也知道即知我矣奈何世無知道者安望其知我乎要之我之道原平易非貴也第物以希為貴知我易知易行者希則皮以我有宗有君為貴矣是以聖人被褐和光同塵也懷玉我有三寶也如被褐而不懷玉所謂鼎內若無眞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鐺斯亦無為貴聖人矣

接上章吾言甚易知以見聖人眞知之妙也

知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吾所謂知知與不知不知之知乃是眞知不知知病知知一字不圓○不知道而言知者是妄知夫惟病病病在於知○惟恐有知是以不病塵去光生○終無妄知聖人不病無念之念亦復如是○知如不知以其病病一念不存此心乃見○忘其所知是以不病三界一切○無所不知

復圭子曰聖人之於大道果且有知乎哉先說無知則不能入道後說有知則不能得道聖人始以無知遣其有隨以不

知遣其知萬法歸無無亦不立非上而何世人於虛空之中橫生意見淸靜之內忽起山河揑目生花迷頭認影不知中之妄知爲病也久矣若知妄知爲病而病其病則妄知之病瘳矣聖人所以知知不知而不病者以其病其多知是以不病也

不知知病所以無忌憚故次之以民不畏威也

愛已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人不能究心○無忌憚　大威至矣死生大事無常迅速○自作自受　無狹其所居神無方○毋離淸靜而行躁欲所謂居天下之廣居　無厭其所生性無滅○棄謙後而任威權　夫惟不厭道無盡○不自厭　是以不厭心無形○人不厭道道不厭人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

見○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聖人不放肆其情　自愛不自貴無法可設無道可得○推已及人不自厚生　故去彼取此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復圭子曰傷生之事非一而縱情者必亡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名利之韁小威不畏死亡立見大威至矣居處也厭足也人生往往以高梁大廈之室爲居非窄也百年易足之生爲壽非促也甯知我淸靜無爲身藏法界心包虛空可狹其所居乎甯知我謙後不盈生者易滅而生生者不滅可厭其所生乎我不厭其生愈久則愈有全生之道生亦不厭我長存則長有延命之術是以聖人自知葆光不表表示人以見於外自愛韞玉不切切貪生以貴於人內有自知自愛之

實外無自見自貴之迹所無者所去也所有者所取也

民不畏威故次之以勇於敢則殺也

任爲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有力於翦除妄念也○強梁者死之徒勇於不敢則活有力於守雌抱一也○柔弱者生之徒此兩者能殺能活或利或害吾道如劍不能持者傷鋒敗刃○有殺有活天之所惡貴乎無所用○造物不容孰知其故道本空相○知則不敢是以聖人猶難之道易知而不易於行心易悟而不易於了○不敢輕示天之道吾心而已不爭而善勝無爲○不與物競物莫能勝不言而善應無憶○大音希聲和之則應不召而自來無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坦然善謀無無亦無○任用自然無所不克天網恢恢何物不在此道之中○包羅無外疎而不失此道常在萬物之內○雖疎濶物莫能逃

沈蛟門曰夫見義爲之之謂勇自勝之謂強至人之所謂勇勇於慈勇於仁耳勇於敢則不慈不仁殺機既動安能庇其身勇於不敢則慈仁得之安得不活其身此理之常也然天下事亦或以敢而反生或以不敢而反死世人疑之遂謂天道無知人之所以失懽於天而天之所以惡人者雖聖人猶難言之非難言難爲人一一言也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知其已悉天道之難知也雖然天豈終難知哉不與物爭於一時而勝之以久不諄諄與人言而應之如響不待禱求請召歙然來格坦然平易不迫而其經營謀度之處非人思慮之所能及王法雖密猶有幸而逃誅者天網疎濶恢恢大矣

豈但漏吞舟之魚然要於終而必勝之吉凶禍福毫釐不爽天豈不可知哉〇復圭子曰此章是太上教人學道工夫始入門時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祖師云斬魈滅魅多長生故勇於敢則殺殺是殺妄念也及其有所得後專氣致柔能如嬰兒用力於知雄守雌所謂魄滅魂昌故勇於不敢則活活是神活也此兩者一以剛爲剛一以柔爲剛或毫髮不差則無往而不利或對境着境未免有傷而損害矣雖曰天道福善而忌盈然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道之成與不成不敢必也惟有積功累行而已中人之難難於一刀兩斷聖人之難非敢也猶以勇於不敢爲事所謂知之非難而行爲難善始

非難而克終爲難也況中人乎欲明入道先須識天道不爭而善勝是不勝以人而勝以天吾法之而氣化也不言而善應是不應以口而應以事吾法之而念化也不召而自來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吾法之而神存也坦然善謀任用自然無所不克吾法之而神化也何物大於天虛空是也何物容乎虛空聖心是也故天網恢恢大也造化雖密能包有形不能包聖人之無形疎而不失密也陰陽雖妙能役有氣不能役聖人之無氣人生至此縱橫自在升玉京朝帝闕方爲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日也學道如是常不快哉

勇敢則殺常不畏死故炙之以民常不畏死

制惑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此念不化此道不全○肆情逐妄奈何以死懼之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若使民常畏死只知貪生不知有死而為奇者死生亦大矣吾得執而殺之安能殺其心哉孰敢其心使之自殺常有司殺者殺心為司殺能絕百念夫代司殺者殺我心與他心雖同不可以我心代他心也是謂代大匠斲絕生思維便成擬議夫代大匠斲事物之來情慮之反希有不傷其手矣謹者不言言者不知

張耒曰夫人之生不殺於衽席飲食疾病則殺之於盜賊刑戮者過半矣是人之死實未嘗知畏也而畏民者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苟畏死耶則吾取奇袤者而殺之宜民孰敢為奇以取戮也然而為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民也明矣○

沈蛟門曰萬物生於天而殺於天惟天司生亦惟天司殺人與人等耳無殺人之權也人而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代司殺者殺譬以拙工而代大匠斲鮮不傷其手矣烏能不殺其身哉○復圭子曰人生於天地間死其身者常有而死其心者不常有夫民非犯人道之患即犯陰陽之患而死者不畏死也吾奈何以死懼之凡學道者先須鍊己鑄劒劒成萬里誅妖一電光也若民果畏死而外道旁門是為奇者吾得執無刃鋒芒劍而誅之然而不能殺其心也孰敢殺之哉此一劍也常有司殺者我心之天君是也自鍊而自殺其妄念則心死神活矣他人不能代我殺也如有代我殺者是代大匠斲

無益於我而反傷於彼矣○薛蕙曰朱太祖道德經序曰朕自卽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臣人執我見一日試覽羣書有道德經一卷見其文淺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但金丹之術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君之謂矣

民不畏死起於饑寒故以民之饑次之

貪損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人之不知道以其上食稅之多以其心之欲念不已是以饑所以不知道民之難治人不得道以其上之有為以其心之事不停是以難治所以不得道民之輕死人之不合道以其求生之厚以其心之情不盡○貪欲無厭是以輕死所以不合道○不顧危亡夫惟無以生為者勇於忘我○不厚其生是賢於貴生所以得道○不自生故長生

李息齋曰上多取則下貧上有為則下亂必然之理也我欲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安得不輕死聖人之於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為豈肯厚吾之生而奪人之生哉是之謂賢於貴生○復圭子曰知道之民虛其心實其腹今上以食稅之多致民之饑則民心實而腹虛與我無

欲而民自富者異矣得道之民弱其志强其骨今上以其有爲致民之難治則民志强而骨弱與我無爲而民自安者異矣有道之世民安其居樂其業而無夭傷今爲求生之厚而輕死是以形骸爲重性命爲輕與我好靜而民自正者異矣蓋以生養生反所以賊生善攝生者先要殺三尸斬六賊併世人厚生之事一切屏去所謂不求生而自長生其賢於貴生遠矣

民之難治輕死因上傷和氣下多剛暴故以人之生也柔弱次之

戒强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水結成冰一團和氣○其死也堅强冰消即水○和氣散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水流原在海○和氣全其死也枯槁月落不離天○和氣絕故堅强者死之徒死者生之本○剛暴殺身之本柔弱者生之徒生者死之基○柔和養生之根是以兵强則不勝心離則道愈險○恃强則敗木强則共念頭不已心則愈雜○木剛則折强大處下誰使之念起心離○沉淪之本柔弱處上入道之基○昇騰之象

蘇子由曰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强之病太和存焉則事無堅强之累兵以義勝者非强也强而不義其敗必速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强大○復圭子曰此章總見大道無能生有積柔爲堅積弱爲强柔弱者有之初也堅强者有之終也有還歸無人

物生死皆借有形者以喻無形之道學人當先究人物生死柔弱强大上下之理方知以柔弱為入道之基人之煉去堅强之重濁者盡化為輕清然可以出有入無騰雲駕霧長生而不死矣〇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强人不得君王强木不得處上共音拱拄也拄音主荀子曰强自取拄兵强者則敗亡常為弱小之所乘木强者則支拄常為眾木之所壓此說為是更得本文正意

柔弱者謙之道也天道好謙故爻之以天之道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心之性性之神)其猶張弓乎(有力〇稱物平施)高者抑之(省思慮)下者舉之(奪精神〇損上益下)有餘者損之(絕嗜慾)不足者與之(養沖和〇裒多益少)天之道(心也)損有餘而補不足(生處使熟熟處使生〇虧盈益謙)人之道則不然(亦心也〇)(反是)損不足以奉有餘(貪其所愛忘其自然〇損人益己)孰能以有餘奉天下(要在忘我〇損己益人)惟有道者(忘心〇傲天)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忘性〇損)功成而不居(忘神〇損)其不欲見賢(忘忘亦忘〇損之又損)

沈蛟門曰弓人調適弓幹使之和平則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天道平等虧盈益謙故曰天之道猶張弓也人之道則不然裒聚貧賤之財以益富厚取之盡錙銖而不遺用之如泥沙而不惜損不足以奉有餘與天道異矣誰能與天合道損有餘以奉不足其惟有道者乎是以聖人常出其身以任

事雖爲而不恃其能雖成而不居其功此損之至也損已至故天下樂推而不厭雖不欲見賢不可得也謂我心本不欲見賢人自以我爲賢矣○復圭子曰有一歲之天道有一月之天道有一日之天道修行人未明人道先須辨天道天道先要從一月日月盈虛消息上察起而後人身一陰一陽之升降可按也愚幸得遇眞人與聞大道甫悟太上天道其猶張弓之說人間之弓必損有餘以補不足易知也天上之弓月出庚掛於庚酉之方一陽居下其弓張於月之初三日乎月見丁掛於丁未之方二陽居下其弓張於月之初八乎月盈甲掛於甲卯之方三陽象乾其弓引滿掛於十五之日皆

爲上弦之弓滿則謂之有餘有餘則當損十八月掛於辛戌之方損一陽而初下一弦矣二十三日月掛於丙午之方又損二陽而弦下一半矣二十八月掛於乙辰之方微陽將盡以象坤卦其弓已弛而不張自望以至晦皆所以損此月之有餘以補來月之不足修鍊者能月月行持進陽火退陰符如天道之補損周而復始此之謂性命雙修何憂不仙乎何爲人道不然一身之中所不足者陽也有餘者陰也反以情識損元陽而長羣陰孰肯損陰之有餘以奉不足之陽哉惟有道之聖人始而效天道之張弓有作有爲而不恃其勢既而功成無作無爲而不居其功所謂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聖

人殆一天道也○李息齋曰裒多以益寡者天之道也裒寡以益多者人之道也惟聖人能以己有餘而奉人不足故其能及萬物而不恃其能功蓋天下而不居其功利澤施於天下而不欲見其賢雖有道者而後如此

不欲見賢謙柔之德也故以水德次之

任信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人之生也人之心也而攻堅強者欲不死者莫之能勝心無生死○棒打不開其無以易之情念死矣○無物可比故柔勝剛心有力則情念自消○屈己者勝弱勝強心無為則天道乃見○軟能蝕堅天下莫不知人人有此理莫能行人人昧此理是以聖人言聖人知之受國之垢藏心於心而不見也○海納百川是為社稷主○受國之不祥藏神於神而不露也處眾人之所惡是為天下王○正言若反蒼天中更添冤苦○與物相反與道相合

河上公曰今夫水置之圓中則圓置之方中則方止之則止決之則行然而大者能懷山襄陵高陵為池深谷為邱者皆是物也其細則磨鐵礪玉皆以水貣是攻堅固者無以易之不可輕易也水能滅火弱勝強也齒先舌敝柔勝剛也天下莫不知柔弱長久剛強易折也莫能行恥謙卑好強粱也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若江海不逆小流則能長保其社稷為一國主也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君能引過自任代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有天下而王也正言若反者正言合道而

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〇復圭子曰上善若水五行以水爲本水能沉金漂木尅火蕩土此天地之水也其攻堅强信莫能勝也若人身之水腎也腎水足則五臟皆不受侵腎水竭則心火熾尅肺金金尅肝木木尅脾土死矣故大修行人寶此腎水如寶金河車轉運晝夜不敢暫留停所謂因燒丹藥火炎下故使黃河水逆流水能上行則火自下降是柔勝剛弱勝强也人人皆能知人人不能行何也好堅强之故也而聖人不然甯爲柔弱毋爲堅强未得道時忍辱含污如玉在石中何垢如之甘魔受難如金遭火試何不祥如之既得道後忽然眞人出見小則不失本來之面目是

謂社稷主也嬰兒積漸變化大則分爲億萬之陽神是謂天下王也垢與不祥衆人之所惡是以正爲反惟有道者能直受之而不以爲反也

水之受垢衆惡皆和故次之以和大怨

任契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嗜慾殺身必有餘怨情念不斷安可以爲善何以見是以聖人執左契正念見前〇誠信及物而不責於人不爲物移不與物競〇一味克己故有德司契以心契心以道契道〇性靜情逸無德司徹自非寂然何能混融〇心動神疲天道無親靈光獨耀〇逈脫塵根常與善人無得無失〇惟道是從

復圭子曰怨可和也必君父之仇方爲大怨不當和而亦和

之怨雖解而心尚存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爲德善和大怨而不免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哉不如責己恩怨兩忘契符合也喻至誠之能使人符信也聖人執左契於己而不責人之報我有德於人可忘也人有怨於我不可不忘也至誠而不動者有之矣然盡其誠而可契於己非有德者不能若無德則司徹徹明也怨德大明不以厚道自居也豈知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善人卽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之人也○吳勁清曰執左契不責於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爲劵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於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主財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王元澤曰史記云

操右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爲受責者之所執徵謂執左契者已不責於人待人來責於已有持右契來合者卽與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怨者有心於爲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靜中觀物而任其自然也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待物徹通也古者助法周改助爲徹法恐八家私田所收之不均故八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八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慮其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和大怨者恐善人受害有心爲之亦如司徹者有心於爲力弱之家恐其所得者寡耳

執左契謂以道感民則自然契合無爭奪也故次之以小國寡民言知足而不貪也

獨立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大圓鏡中使有什百可養者也人之器而不用其國太平使民重死一念不生而不遠徙念茲在茲雖有舟車無去無來無所乘之實無去來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不爭善勝六根清靜○使民復結繩而用之這是道之源○反朴甘其食味道之腴美其服受道之庇安其居處道之安樂其俗樂道之和隣國相望心心相照○對境無心雞犬之聲相聞照見五蘊皆空○外境不入內境不出民至老死厭心絕念○終身在道不相往來如如自然○忘其彼此

復圭子曰人身首戴大圓大國也心君獨處一腔小國也止有君而寡民何也一身之中惟神氣精而已神即心也內有精氣外有耳目口鼻手足肢體屏而不用即使有什百人所造之巧器妄足以役吾神哉眞君高拱清靜澹然寂寞無爲之上故能役使百體從令護衛眞君於方寸之中氣不耗精不漏耳目口鼻手足不妄馳所謂重死而不遠徙也夫有形之舟車其駕馭猶有限也無形之舟車瞬息千里萬里而莫知操縱金刃之甲兵其揮霍猶易折也無刃之戈矛生於一掬倏忽誅夷兼併而莫能禁遏今眞君旣住無生國裏雖有舟車能引人往來而實不往不來無所乘之也眞君好靜無爲雖有甲兵以斬邪魔而實無邪無魔無所陳之也所謂心

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惟神遊上古作葛天無懷之民復結繩之風所食者無味之味何其甘也所服者無色之服何其美也所居者空中之樓閣何其安也所同者太和之俗何其樂也○玄同子曰所比隣者徹上下周傍之國無不心心相照而無所往也所聞者雞鳴犬吠之聲無不耳耳相通而不滯於聞也蓋吾眞君五蘊皆空六根淸靜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卽至老死而其玄玄眞湛之性如如自然之體已超乎靡麗繁華之外久矣安見其往來哉大哉眞人無聲無臭至矣

以上八十章皆至道至言非徒悅視悅聽故次之以信言

顯質章第八十一

不美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艮藥苦口 美言不信不得動着口頭三昧○ 善者不辨○無分別相 辯者不善父母所生口終不為汝說○妄生差別 知者不博○頭頭總是 博者不知只在目前○物物有得 聖人不積○不增不減 既以為人賊來便打 已愈有○用之不盡 既以與人與物相接○客來須省 已愈多○普濟無窮 天之道○生生不已 利而不害時淸道泰○無所不利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則天之行慈仁儉約

呂知常曰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淡而能久美好之言甘而悅人其猶醴也酌而易竭故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於心者尙行而不尙口守樸素也山有玉掘其山水有珠濁其淵巧言易於招尤取愆故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道者明於理而達於根得其一何必博乎博者通於物務於事所謂多則惑也故曰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及貧也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聖人演道德以爲人人受其益而德愈彰如鑒之照而不疲分浮贏以與貧貧受其賜而財愈有若井之汲而不竭故曰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曰利而不害聖人之守位曰仁故曰爲而不爭○復圭子曰此章結局以天道

聖道並言分明太上以天道自處纍纍五千言可不謂美乎不辯乎不博乎不爲人乎不與人乎然人嘗察其孰爲逆耳孰爲悅心在信不信則美不美分矣察其孰爲守中孰爲尙口在辯不辯則善不善分矣察其孰爲抱一孰爲馳騖在博不博則知不知分矣凡人有一長必積而私之聖人有道公之於人是不積也然此道人人本有聖人特爲一指點耳而未嘗分我之所有也故曰既已爲人已愈有此道個個圓滿聖人特成人之美耳而其實不損我之故物也故曰既已與人已愈多亦有天道運而不積之意夫天道好生卽有時而殺之而不害其生生之心故曰利而不害聖道不外慈儉不

敢爲天下先之三寶卽有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不敢爲主而爲客之諸說皆是信言眞美不美眞辯不辯眞博不博未嘗積大道而私之於一己其五千言皆以爲人也與人也而太上之道何曾見其減乎迄今與天並高百姓蒙其利而無害

道邁千古爲

三教祖

百王師誰敢與之爭道而馳乎學人有能得其旨趣之一二上則爲聖爲仙爲佛次亦可以超凡解脫而不作塵埃中人矣況有苦志潛心太上之道又不惜貪財不憚艱辛以求之者乎他日必遇龍華會上人同飲刀圭羽翰自生而爲大丈夫

功成名遂之日也有志之士當念茲在茲而不頃刻忘矣

清菴李祖曰信言不美忠言逆耳也美言不信巧言令色也眞實之言淡薄虛妄之言華飾善爲道者無分別故不辯善辯者致爭之由故曰不善眞知者光而不耀故曰不博廣博者明見於外故曰不知聖人損其所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故曰不積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眞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旣故曰爲人愈有與人愈多天地大德曰生故曰利而無害聖人守位曰仁故曰爲而不爭只這末後一章總發八十章之蘊也經云可道非常道可名非常名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希言自然淡乎無味進道若退

明道若昧廣德若不足大白若辱曰希曰夷惟恍惟忽大音希聲大器晚成正言若反已上等語雖不美聽其中有信故曰信言不美可道可名可見可聞持而盈之揣而銳之金玉滿堂善之爲善美之爲美樂之與餌聲味俱美以上等語雖美於聽終不實也故曰美言不信若訥若拙若愚若樸若屈若昏不尚己賢不貴奇貨儼兮若客敦兮若樸曠兮若谷渾兮若濁知白守黑知榮守辱不自見不自是不自矜不自伐以上皆不辯之善也尚奇務貨自高自大自見自是自矜自伐勇於敢嗜於欲不畏威不畏死不知足不知止强知前識昭昭察察以上皆不善之辯也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

道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不言而信不見而名無爲而成以上皆知者不博之謂也知物知人知內知外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開其兌濟其事舍儉且廣舍後且先不知爲知皆是妄知以上皆博者不知之義也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不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絕巧棄利少私寡欲見素抱樸損之又損以至無爲去甚去奢去泰無知無事無欲以上皆不積之義也至於曲全枉直窪盈敝新萬物歸之萬民化之天地合之廣施博濟不窮不敝不殆不危用之不可旣此爲人愈有與人愈多之義也天之道生成運化利物平施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復之無

所不利至公無私惟德是輔不言善應不召自來高者抑之
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一切有情無不覆幬此
利而無害也聖人之道守雌抱一處柔行謙和光同塵後已
先人同於道同於德同於天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不責於人善貸且成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小國寡民自
以爲足使民返樸忘其彼此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皆不爭之
義也只這不爭二字八十章之要也若是信得及的把這不
爭二字爲日用久久純熟則自然造至混元之境眞常之道
至是盡矣象帝之先妙明本體得矣且道不爭二字作麼會
咦放倒門前名利竿着

太上道德眞經章句訓頌序

太上老君道大而德宏守約而施博藏大用於無用之地寓無不爲於無爲之中超乎太極之先而不爲古行乎三極之後而不爲今得其高明者曰天得其博厚者曰地日月得之以代明四時得之以錯行山川得之以流峙洪者纖者高者下者飛者潛者動者植者各得其一而爲萬物靈於物者爲人舉不能出乎範圍曲成之外吾求其故而不得强名曰道非聖人無以有此道非經無以載此道是故道難聞因經而後聞道難見因經而後見誦是經者倘有得於無爲之緒則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安民可以措天下於太平雖然此特其粗耳南華經云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非耶若夫性根命蔕交攝互融妙有眞空微言顯說險語稜層則孤峯絕岸至味澹泊則元酒大羹其澄涵則鏡裏之花其窈沈則水中之月可以默契而不可以言悟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跡求自非別具隻眼與老君相見於寥廓惚恍間者未易影響其萬一也吾祖正一眞君兩承神馭下降西蜀親授至道發五千文言外之旨無餘蘊矣家世守之蓋千數百載嗣成藐焉傳嗣累奉德音以遵行太上老君經教爲祝釐第一義是以每於三元開壇傳籙告祝之餘必卽此經敷暢之使在壇弟子及慕道而來者如魚飲水各滿其量然四方萬里人人提耳而誨之日亦不足矣爲老君弟子而不知

老君之道猶終日飽食而不識五穀終夜秉燭而不識火也不惟自負其身豈不深負聖朝崇尚經教之意哉以是不自揆輙繹其義以為章句非敢自謂得老君之旨然使吾門弟子與夫尊德樂道之士得而玩之倘有悟入則金丹不在他求而至道吾所固有功成行滿法身不壞亦務內事耳所謂千載而下知其解者猶旦暮遇之也凡我同志可不勉旃至治壬戌夏五月

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太玄子張嗣成再拜稽首謹序

重刊道藏輯要

太上道德眞經章句訓頌

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太玄子張嗣成訓頌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何形象强名之說得分明說又非無有有無相造化只於理氣究眞機噫未悟非無非有若爲常道常名從渠自感自胎成這箇了無形影

道者何理與氣耳因於無者理著於有者氣有此理道所以名有此氣道所以形理常於無而神故自然而性氣常於有而空故自然而命天地萬物無能逃者譬諸路焉造於此必由於此故有理必有氣有氣必有形形則爲天地萬物所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也理之所以爲理氣之所以爲氣又可得而道可得而名哉是則非無非有有不可得而易所謂常道常名者也天地之始以理言萬物之母以氣言常無欲則寂然不動所以觀未發之理常有欲則感而遂通所以觀方發之氣同出異名又玄衆妙皆理氣二者相爲無有無耳曰妙曰徼曰門又所以示學者進修之地於是究之則萬有芸芸亦孰離理氣性命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小異從來害大同更無對待是虛空當春物物皆生意那去尋他造化功咦到此全無可說教吾何處安名偶逢堯舜話昇平祇是夢中光景

不尙賢章第三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聖人之治何如使無生其心耳人皆遊乎其天我則何有乎已咦餓時喫飯困時眠天下本來無一事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一無何所窒凡有悉歸藏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淸涼無處逃明月世界大茫茫悠然認得我我卽是虛皇咦可笑幾年看影子只今水鏡一齊忘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萬有自用舍芻狗祭則用祭已則舍所以用舍者時適然耳非人有好惡之心容其中吾奚容吾

心譬如一呼吸有與風相尋妙當空洞際氣感何其神毋勞嚼碎舌吾斯體吾眞咦相與者忘惟其仁之至故能不以爲仁能不以爲仁故能相忘所過者化萬語千言何者非假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

怪怪奇奇理氣形是虛而實互相生元來天地一物耳妙應无窮是我靈咦此是生身處此是朝元路伏雌化作木雞土釜何勞封固谷言虛空虛空則神理也玄牝有生生之理焉所因也謂之門有開闔之義陰陽具焉有陰陽所以有天地萬物是則形矣夫其未形本乎虛空故其用之能無窮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如何逃始終獨能長久奪元工能知性命人人壽莫道神仙非至公咦知性存神知命順烝無心之私乃爲至理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此處柔能勝至剛自然之用妙無方碧潭照見原來面不待

滄溟看渺茫咦到得滄溟更妙淸宵萬象虛涵天下同雲雨
露華池一點長甘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滿傾剛折少前知代禪元來有四時明月淸風眞受用乃知
堯舜得其遺咦天心戒盈溢人道貴謙虛妙得天人一無慚
圯上書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炁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

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
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四大假合托乎靈明順以保之沖然無營內視何有天下自
甯出入之機審動與靜衆眩其聰我則若瞑不有其功不聖
其聖體用自然斯眞性命咦眞性命只在斯不可窺不可違

魂魄合而爲人抱一者守此性也所謂致柔玄覽無爲無雌無知不有不恃不宰皆所以言抱一之道本乎自然者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
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
用

青天何蕩蕩萬象無不容頑然一塊土有井便泉通咦莫言二物大乃在虛空內更於何處著虛空原來不出吾身外無空也車空能載器空能盛室空能居此言天地之空之用推而大之也又言不出吾身外者心也斂而小之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有形爲我累而況目耳口虛心與實腹所以明去取咦此是人人入道途斂華就實著工夫何時飽飯渾無事內外俱忘彼此殊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爲寵辱寵爲上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爲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托天下

寵爲辱之先貴乃患之大視之何用驚此身亦爲外可與知者道所以自貴愛天下一遽廬寄托或有在咦此言有身患之的天下於吾又何益若吾身在已忘吾許子風瓢從淅瀝近而求之吾身貴矣身外者不足係焉即身求之吾與身同爲二而身乃吾病矣許子能忘天下於風瓢動心焉是猶未能忘身也是猶未能忘身也其視吾喪我之南郭子綦又何如哉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不聞乃真聞不見乃真見不用執柴頭不吹火自現無始便無終今古歸一串從渠千萬變只是本來面咦識本來面提正法綱分明便是虛皇稽首十方皈嚮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若客渙兮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惟其有諸內所以形諸外外內何容心所以無不解惟其靜以待所以動與對優哉有不有所以常常在咦常在不在不在不壞不色不空不奇不怪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回無障礙不通風葉落林空歲歲同虛靜當年曾說破氣歸元海壽無窮咦惟氣性微吾惟靜知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風日和霜雪多人心喜懼時節過懷哉誰家老擊壤去之千載猶聞歌咦惟堯舜禹氣象少異盛衰相因天地如此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

忠臣

無三皇無五帝三王不興五伯不起也無瞽叟與商辛此時好觀天地始咦更於天地始妙觀未始前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渾沌本來無七竅倏忽毀勤爲渠鑿誰知變裏毒還生毒殺元氣天不覺咦二有析一小有妨大惟其有心斯爲心害氣則專運元則無對收視返聽惟吾所在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大道相忘一之勿二譬如嬰兒惟事乎乳偃然泛兮曷有於彼柔其長也萬擾迭起外內得喪斯學累矣夫惟絶學者復何累妙哉妙哉復天地始咦爲學喪眞眞已喪返眞須向學

中求人前說夢休全信莫枉癡人白了頭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惟無有空惟空有神惟神有氣惟氣有精空氣相入實有不物靜以攬之妙變汩汩咦上藥三品神炁精從死而有自然成世間萬物皆如此不信神仙浪得名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

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能有誠誠則全誠之所至無不然儒家者流誰說異向來問禮已千年咦無極太極無名有名惟誠與一無有之眞曲全枉直窪盈弊新少得多惑自然相因闇然日章的然月亡損之斯益謙尊而光此乎歸哉議則粃糠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言至自然皆有實譬諸天地得其常非常非實非長久萬得同歸一理藏咦非言不言其索窮已非假不變飄風驟雨斯同其同孰異於異化哉誠乎無往不至（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言本非道言不時則不信不信則不誠不誠則不常矣飄風驟雨天地之變變固不能久理勢然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務高者不知足之揚躁進者不知步之濶有其有者不化跡

其跡者長物咦夫道損又損無我將何求唐虞等餘食天地一贅疣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有其物妙哉混成內外天地化化生生求之不得强名而名孰能反之人物之靈靈其自然毋執以形咦欲望崑崙頂上頭層層樓上架高樓眼前自有崑崙在指向傍人得見不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至哉坤元重靜而已非重行馳非靜觀蹝行以非行處以不處以御天下不過法地咦春來柳絮擅飛揚只道東風作主張去去更無歸著處枉教天地大茫茫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無所容其力則無以窺其隙有所施其德則有以同其得兼取乎人者無所偏自矜於己者有所惑噫元造非著相聖人亦何心春和花藹藹海納水深深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吾身妙於嬰兒天地妙於無極道體妙於大樸觀其妙知其微剛而能柔明而不燿貴而自卑斯執其要噫大樸散天地器執其要用天地

道本無體强謂之大樸大樸又果何如哉散而求之天地萬物之始固有兒其未始之妙是謂無極斂而求之吾身之生猶有存乎未生之妙是謂嬰兒嬰兒有形之妙无極无形之妙然則大樸之妙在於有無之間有而無無而有所以爲道乎人爲物靈體道知道行道倏焉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知而行之方也不離不忒乃足皆曰常德者道體而德用也知此則造化吾握中物耳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無爲而爲所以收無得之得無心而心所以御無跡之跡天

地尚不知吾之裁成則又孰知其爲帝力哉執天之行玩物
之化自然而然智力皆假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
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
道不道早已

大德曰生止戈爲武一念之非傷天地烝哉作善降之百祥
上帝臨汝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
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
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
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
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備而不用者全師征而無戰者上勝易其位者非吾所崇悲
其功者亓之深警哉金籙九眞三示戒慈悲不殺是眞符憑
君莫說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

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微而能尊者理感而必應者烝散而有名者形執而不復者器哫出乎器復乎虛廓乎萬有之一初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守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自知自勝有深功篤實剛純守此中九竅百骸皆幻妄無今無古是眞空哫明乎靜安乎境以有其性不聽於命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惟其無所係故無以窺其爲無以窺其爲故無不可違乃知己大而物小惟不自大者能之哫天地萬物惟形是礙大不可小小不可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

妙象無無象妙樂無聲妙餌無味妙用無能自歸自止自生自

成咦吹龍笛擊鼉鼓紫駞之峯出翠釜萬蟻千蠅暫時聚若
何淨洗三生塵贈汝長流一杯水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强魚不可脫於淵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對待相因理之必至全吾之用柔之而已魚忘於淵民忘於
利忘而不忘所以爲治咦人居理氣間譬如魚在水不自知
其然出入有生死因之以順理柔之以守烝至寶存諸中天
地一終始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
鎭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自然而然者天之行齊而不齊者物之情執其行得其情而
返之以無形之形寂兮寞兮無臭無聲亦孰使夫天淸而地
甯咦觀水還知道用微微波已盡又風吹不妨小立待其定
自有人人照見時

曰常爲而無爲曰功成不居不爲主不爲先曰柔曰靜曰復曰自然曰損又損是皆一經本旨所以爲求道之方也五千言文意本相連貫河上公分爲八十一章其旨固自有所在然於中出乎强勉分析不斷者亦可見讀者因其析以求其全則自悟入矣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皇道詘帝德失王霸雜仁義禮智相繼出萬語千言文勝質陽致長生陰致物瓦石成金丹似橘五行顛倒元氣濟方士紜紜皆技術唉自從開闢以來盡閱棚前傀儡饒他愈出愈奇一解不如一解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甯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天之運以能强地之載以能息神以變而無方谷以虛而受益萬物之雜遝以自然侯王之勢御以自抑純然以順二之則遊石不可玉玉不可石可石可玉是謂全德唉空烝相摶

怪怪奇千形萬象出無涯自然之用各自用妙處誰知一貫之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有靜此有動有體此有用有無相循環譬如覺後夢咦無則神神則性空則炁炁則命互相體用相動靜孰脫死生離感應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明者見之從而明昧者見之從而昧人之習識自有殊道之體用無不在不自賢其賢不爲天下專不自有其有不爲天下首惟其推有以及無故能生天地之大適天地之久咦道本虛無合自然信疑俱未得其全莫隨識習分人品且可相忘未笑前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炁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

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太極名兩儀形三才成品物行卑其稱虛其盈所以全其生咦靈者以神生者以炁虛而順之可侔天地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矣

天地內外炁盤礴金石以凝以銷爍了無形跡與縫罅物自生成不知覺咦繩鋸木斷水滴石穿默而識之妙合自然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失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高毀至貨殖盜謀一得一失循環無休惟氣血肉壞不可復悲哉營營胡不內燭咦有身俱是患身外復何求識得無形寶無身更自由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天道地道人道妙用一以謙虛寒暑自然來往湛兮萬有歸無咦生天成地內外此炁大哉用乎能空而已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戰馬賤於糞壤耕牛到處農歌衣食家家自給愼毋好大貪多咦人欲之萌由不知止不幸而得禍有可畏宛西一馬白骨萬里輪臺之詔何嗟及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爲而成

環足跡窮目力事物茫茫轉無極一時靜定自然靈洞見毫

毛了胸臆咦治亂興衰陰陽變化歛之一身無有違者順氣養神潛神養眞眞眞成道合萬古長春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眞學自然不問不辯非損無益惟益能損損之不已人欲盡矣天下之善皆吾樂取咦學道勞心已是魔學仙學法更如何誰知眞學原無事學得其時事轉多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

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在天下惵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耳目聖人皆孩之

不執於此者道之從無分於彼者德之容民吾同胞物與吾盡使其心歸赤子噫人物無拘含容一致萬物生生誠哉天地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生死常理不離乎數十有三分自生自死過於求生反入死地又有其三死數六矣生三死六合而九具不死不生惟一而已一為坤元一為乾始以全吾神以斂吾炁神炁空無一而不二物我俱亡何傷何累噫 一二相依不少離隨之生死數難逢不於炁外觀天地夢裏誰知說夢非 天地人物內外皆不離乎炁炁聚則成形炁順斯能生所謂養生亦順其炁而已養生之道以其厚自奉養乃有以傷其炁而致死矣吉凶悔吝生乎動動之效四吉僅一焉故知道者慎乎動明乎靜靜則定定則久久則復復則知所謂一而為不死不生之徒矣是蓋神炁空無之妙生死兩忘出入無間外物於我奚有加焉明乎靜知其所以靜而靜之也非若數息呆坐頑然以為空者使其頑然以空則又妄能外炁以觀天地哉然陽氣虛陰氣塞陰常盛陽常抑事之成常難事之敗常易晴明之日常少冥晦之日常多於三生六死槩可見矣是非其本然皆人事有以致之天地萬物之氣於吾身未始一息不相通養生者可不

慎動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无形而尊以出萬有者道无名而貴以育衆生者德千形萬狀巨細雜遝者物往古來今屈伸消長者勢尊其尊貴其貴无所不施无所不被而不自知其所以是謂之至理噫道生德畜亦何心妙處无无跡可尋更好兩忘尊與貴任他瓦礫與黃金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旣得其母以知其子旣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天地之先父母之前有始未始是謂一元爲父而母造化出焉知出而復斯神之全神全不雜明光相一外想不入內言不出皎然見之靑天白日不造不化奚有乎物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知用知藏知變知常仙則鼎湖冶則陶唐噫其粃糠死而不忘噫此是朝元第一方頂心直上見虛皇闕旗祭竈皆成技捉虎擒龍枉發狂此修鍊頓悟直造者與第五十九章積功累行者雖然入門爲異雖

然及其成功一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執夫事而必於用舍夫正而趨於邪治其末而失其本厚其身而肥其家是皆自盜其所有乃不知惜而仍夸喚渡海駕橋終費力好花無實謾逢春莫將捷出矜才智盜取吾家無價珍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創業惟艱守成不易宗廟饗之一世萬世身修家齊德效之始鄉國天下推之而已修眞存神修仙養氣小而蛇魚大而天地一視同然孰外乎此喚兎殺烏烹死不還寶珠深蟄海無瀾若何識得靈通破好向魚龍化處觀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

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五畫純陽未六時乾元獨用一嬰兒无形可見何傷害有祖深潛要執持和在精中宵待姤常而明處本非離自然妙得長生理久候抽添莫强爲姨陽德爲乾五畫皆天陰存二四自然而然赤子之用精烝之全自無死地物何傷焉陰存不感陽徙彌堅性不聽命何千萬年

此修鍊存陽神之方也自天一生水至五生土乾五畫純陽之用六則地成一陰形矣存而不用外之也然合而言之六數爲陰析而言之則又爲一數陽復於是終而始也二四爲陽中之陰用而不用者也姤則一陰在下離則二陰居中故深絕之精和之至常而明者皆純乾獨用之效所謂

神光一點自照終始細入毫毛大超天地炯然長存洞知洞視者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鋭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子綦隱几囘也如愚迦葉微笑異途同歸無人我想親疎何殊死貪懼想利害何施無榮辱想貴賤何拘默識直悟希夷而微是謂艮貴斯天之徒咦收斂神光寂似無眾人皆醉啜其醨箇中識得无同妙活捉神龍任汝騎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垂衣裳而民自化者治之正舞干羽而苗自格者兵之奇取天下於無事者存乎揖讓致天下於多事者惟其自私噫萬古萬萬古君民同一機欲存皆是事靜後便無爲正失爲刑罰奇流入詐欺何人天地外觀月夜中時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无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民風有渾漓政化有寬急禍福非無端人心自難必汨汨千萬變如夢不可執至人攬元爇保抱蟲始蟄以有藏於無妙用常不失洞然幻化外見此未始一噫禍福无非自己爲見乎四體有先知細將人事參天理認取純誠欲動時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推吾身以外及者治人之方歛吾心以內守者事天之則因其實而爲虛不盡用之謂嗇由是而復本由是而積德以能無能而能以極无極之極故有國者治人之施而有毋者事天而得既得其毋子不待索性根命蔕灌溉凝植壞二烝以爲絲化萬有而莫測固將觀天地之終窮而逍遥乎無方之域咦此是朝元第二方蓬萊不在海中央伏雌莫爲寅風動胎蚌還分夜月光修眞學道則一而入門有不同此則審動靜之機明藏應之理守之以待自然而然所謂積功累行而滿三千者是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

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若烹小鮮者求水火之宜以調陰陽也其鬼不神者用以陰柔而隱夫陽也其神不傷人者陽亦未嘗不用而能不顯其剛也聖人亦不傷者參贊裁成以保和太和也咦獨陽不成獨陰不生生成萬物陰陽合凝用剛則折柔久是能剛內以守柔外以行事天法地人所以靈裁成妙合天地清甯返之一已萬有包并示以槁死存吾剛明綿綿不亡朝乎太清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

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以大事小者仁也以小事大者智焉仁者樂天而能普智者畏天而能全普則天下效其地全則一國安其天合大小以同得斯謙下之自然咦川河汩汩幾時休海大如天凝不流看得靜中元自動陰陽交處互相柔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故為天下貴

以無形而藏萬物者謂之奧知其所貴而有之者謂之寶籍之以生而不知者謂之保故有不善而後見其善有不美而後見其美有不尊而後見其尊是皆相因以為用又奚去取之足論崇之以位聘之以禮夫惟賢者之是資爲若反求於自己復眾妙而取之在一念之更耳咦道何可說亦何為執使三公坐論之九萬里天同看月妙哉善惡未分時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

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无難

有心非心著相非相自然而然無怨德想圖難於易爲大於細惟幾惟損執其要矣駟馬莫追一言之許愼之愼之克有終始暁日出事卽生舌存味相覓大小與難易汩汩交出入天地有不定孰是無事日㗖然吾喪我何者眞得失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无失民

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見天下之幾而後有以成天下之務知天下之微而後有以消天下之變得失有可決於幾之先智力有不能於微之顯是故愼終而如始彼舍而此取者所以輔相時行物生之造而順夫自然之理耳暁索裘莫待雪霜寒木鑽猶能透石磐事向無心還自得畫蛇添足便多端

古之善爲道者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

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於大順

智流則假愚近乎眞假其自賊推以賊人眞則返樸民化以淳於是取則天下歸仁唉秦以智愚黔首不知黔首愚秦識得眞愚髣髴君其問諸漢文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自卑莫如海天下之水趨之自損莫如聖人天下之民歸之水趨之則有以盡地利民歸之則有以得天時故卑者尊之資而損者益之基是皆藏有於其無亦孰知其所以爲哉唉謙尊損益道之餘觀海當知造化機試看銀河在天上尾閭元有逆流時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

以慈衛之

道大無象有則小矣夫惟三寶天下以治慈以民生儉以民富不敢爲先守常安事惟守惟安所以長器廣則相資勇則趨義捨此取彼戒哉以死推而復之長生久視天道無親惟善是與噫三寶人共有有之在乎人非慈曷守氣非儉曷嗇精擾擾爲之先曷以存吾神神存精氣合繹繹勿或惰勿戰亦勿守自然成吾眞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不武者以保其身戰不怒者以平其氣勝不爭者其功能全下於人者其善樂取合天德以同歸蓋古人之極致噫保身平氣雨雖艱更信全功取善難水火相和龍虎伏人天合處卽金丹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仍無敵攘無臂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不主而爲客者妙在乎應以退爲進者惟守諸己行無行者不動其心仍無敵者因之於彼俾一割以要功賤匹夫之疾

覸悻然者自喪其慈惻然者有勝之理咦八十一章三論兵
知兵妙處有長生乾坤萬物皆同體勝敗元來只兩平

吾言甚易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
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易知易行者吾之言莫知莫行者所謂道夫惟道故有宗而
有君譬諸玉則可貴而可寶咦萬有芸芸皆是道道行何者
不由之人人自有懷中玉妙在无言與不知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

是以不病

知之爲不知者自謙不知爲知之者自昧能病自昧之爲病
是則知害而不害夫惟生知之謂聖復何病乎不知而乃病
衆人之病者此其所以爲聖聖而愚愚乎咦有若無實若虛
儒之格言未得謂得未證謂證釋之戒示合二者以歸之亦
奚分乎其異同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
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君慈民愛愛則不畏不畏之愛大威斯寄容之如天安其居

矣養之如地樂其生矣上下不厭感應一理知不自見愛不
自貴以晦爲能以謙爲美去彼非道惟此道取治人修眞無
往不至咦內養剛陽外順之自然心廣體安舒於中認得眞
知愛信有長年住世書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
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
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暴其氣者死之機持其志者生之理夫何二者之必然而有
或害而或利葢不求天之變者如彼又孰知天之常者如此

故涓滴以之石穿淵默以之雷厲寒暑以之自然智慮以之
不滯蕩蕩乎奄萬有而無拘雖一毫之微不能外矣咦惡盈
惡殺死非道入死入生皆是機提取大綱歸掌握任他常變
總死違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將執
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
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人未知愛生常若不畏死使其生以樂安有死不畏司殺無
非天有罪斯殺矣所謂代司殺殺之以私意譬如代匠斲傷

手乃必至傷人卽自傷天道有還理咦起心傷處已傷心及
至傷人并及身身外子孫猶不免一回念後便歸仁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賦歛重萬腹空智術用萬息動嗜欲無窮厚吾奉入死求生不知痛何如清靜兩相忘飽飯饑無民自重咦嗜欲之生如晝忽暝萬累雜遝日與心競去之何方以省以定清靜之道斯其要領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故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柔弱者氣之温和堅强者氣之肅殺温和則陽之虛肅殺則陰之塞虛則所以存魂神塞則所以復體魄孰知夫死生之非徒而適乎造化之不測咦陰體柔弱用剛强陽體剛强用柔弱五行顛倒小技耳萬物死生歸掌握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

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天道何如以弓爲喻取其既張不久必馳高者必抑下者必舉有餘必損不足必補以弓推之事物一理人胡不天而乃反此孰知其然是則是取惟聖不聖所以聖矣咦天道如弓有弛張循環二炁爲誰忙若爲認得中間鵠萬有和弓一併忘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

勝剛弱勝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此處專言德貴常常能柔弱勝剛强納污自下方成海成海工夫在久長咦水以柔勝人孰不知莫能行者不能常之積善納廣不已而持德成道合天地皆歸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怨不可生亦不可和和無窮兩仍其禍生怨在彼責報在此執契之譬有責報理可責不責惟德是取有德執德是謂

司契徹者轍也循環之謂喻以司徹怨怨不已天道無私惟

善是與善不責報天斯報矣噫萬有俱無萬慮俱忘怨何有

德符名人人皆善從何與太古青山只歷青 徹亦作轍 書者徹子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因夫無用之用而以自適其適道並行而不悖物並育而各得常相忘者其心不相往者其跡邈哉聖人之懷已矣百里之國噫道本無為俗本淳山川民物古猶今青牛一去死消息誰識當年用世心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言美則華言信則樸辯者有爭善者無惡貫一則知務多則博聖人無積處以主之為人愈有造物之機與人愈多淵泉之時不害之利不爭之為惟天惟人一而不二萬事以宜萬物以備大哉道乎于以終始噫非言非道道非言辨博誰知

妙不傳人法者天天法道道何所法法自然然

太上道德眞經章句訓頌終

太上道德眞經集註序

道常無言不得已而有言言之費也從而言之費之費者也言固可廢乎曰不可也以藥治病非上醫也方病而奪之藥雖盧扁莫爲也葢老子一書自列氏莊氏已陰立訓傳而自爲一家者也至漢相曹參用其言有驗世益尊信之文帝時有河上公者乃始泄道之蘊名爲註釋自是之後有鄰氏傅氏徐氏劉氏晉魏以來獨王氏最顯唐玄宗又改定章句刻石渦口廟中而世之言道德經益繁宋興專守一道曰仁其治以慈儉不爭爲本幾若委靡不振而實參用老子家法故當時君臣於此書頗盡心焉耜雖不敏亦覃思有年矣常患註釋之繁而矛盾迭興

復憂流派之廣而門戶各異求出世者多鄙薄於治世之常經思治世者復忽畧於出世之妙旨於是合本朝註釋之書畢力纂集尊御註於其首列諸子於其下凡分一十二卷其佗如河上公王弼所著已載陳景元纂微茲不復詳吁亦多言矣乎然世方憒於其道我又吝於其言則道益晦矣此經以自然爲體無爲爲用治世出世之法皆在焉如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此治世之法也如生之徒十有三死而不亡者壽此出世之法也若夫秦漢方術之士所謂丹竈奇技符籙小數盡舉而歸之道家此道之緒餘土苴者耳學者當於此而有悟焉則鑿開混沌剖破藩籬以之治世則反樸而還淳以之出世則

超凡而入聖然後知孔老無異法天生二聖人迭爲賓主以道

詔天下後世其功至不淺也惟我同志相與勉之紹定己丑重

九日鶴林眞逸彭耜謹序

太上道德眞經說序

史記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裴駰注云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司馬貞索隱曰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高帝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苦音怙張守節正義云括地志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今眞源縣也厲音賴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

禮記曾子問鄭氏注曰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疏云老聃即老子也索隱曰說文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正義曰聃耳曼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曼無輪故世號曰聃

周守藏室之史也

周本紀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注云韋昭曰伯陽父周大夫也唐固曰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後漢書竇章傳注云老子爲守藏史復爲柱下史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

孔子世家曰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予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又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孔子世家曰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又家語曰及去周老子送之曰請送子以言孔子曰謹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益三千焉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

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注云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眞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莫知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老萊子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注云徐廣曰實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周本紀曰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王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老子無爲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

太史公曰樂臣公學老子史記樂毅傳曰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注云一作巨公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皇甫謐高士傳云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號曰河上丈人亦曰河

上公又葛玄河上公注老子序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文帝時結草爲庵於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解數句遣使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卽駕從詣之河上公卽授素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此則所疑自解予注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言畢失公所在因號曰河上公云

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漢書曹參傳顏師古曰蓋古盍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曹參世家曰孝惠帝元年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冬十月上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見續資治通鑑長編

又淳化四年閏十月丙午上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爲以至於無爲無爲之道朕當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陽宓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黃老之道也參知政事呂端等對曰國家若行黃老之道以致昇平其效甚遠宰臣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民撓之則亂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願陛下漸行清靜之化以鎭之見續資治通鑑長編

又上讀老子語近臣曰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所益治身治

國之道並在其內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云善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其術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見國朝事實升皇宋類苑

眞宗咸平二年上謂宰相曰道德二經治世之要道明皇注解雖粲然可觀王弼所注言簡意深眞得淸靜之旨也因令鏤板見國史道釋志

仁宗天聖四年正月玉淸昭應宮使王曾請下三館校道藏庫經從之上因言其書多載飛鍊金石方藥之事豈若老氏五千言之約哉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迺治國淸靜之道也

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十月庚寅上諭宰執曰賀允中問朕好道之意朕謂之曰朕之好道非世俗之所謂道也世俗修鍊以求飛昇不死若果能飛昇則秦始皇漢武帝當得之矣朕惟治道貴淸靜苟侈心一生雖欲自抑有不能已者故所好惟在恬淡寡慾淸心省事所謂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斯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見皇宋中興紀事本末

孝宗淳熙戊戌程大昌以講官侍淸燕嘗從容奏及道本恭得聖訓孔老元無二道韓愈析之非是嘗親製原道辨首以賜大昌見程大昌易老通言序

宋解經姓氏

政和御注

碧虛子陳景元字太初建昌人出家爲道士入天台山師事張無夢妙得老莊之旨博學多聞藏書數千卷當世名公多從之游自號碧虛子熙甯中屢膺召見進所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 賜號眞靖大師

涑水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温國文正公

頴濱蘇轍字子由眉山人自號頴濱遺老謚文定公

臨川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荆國文公

王雱字元澤荆公之子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門人號曰陶山先生

劉槩字仲平開封人

劉涇字巨濟簡州陽安人自號前溪自荆公下至此總名崇甯五注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字希蘊女道士世號曹仙姑 賜號清虛文逸大師道眞仁靜先生

達眞子馬蹄山人不著姓氏

三峨了一子李文恕蜀人

陳象古名在黨籍中

葉夢得字少蘊姑蘇人自號石林翁

清源子劉驥字德稱泉州人

晦菴朱熹字元晦建安人自號晦菴一號紫陽子文公

黃茂材字少譽福州連江人自號海濱居士

程大昌字泰之新安人文簡公

林東字子晦福州閩縣人自號三山樵子

木來子邵若愚錢塘人

太上道德眞經集注

宋鶴林彭耜纂集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御注曰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眞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者杳然難言非神口所能辨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之自悟爾謂之無爲自然也

涑水司馬光曰世俗之談道者皆曰道體微妙不可名言老子以爲不然曰道亦可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謂道也名亦可強名耳然非常人之所謂名也

潁濱蘇轍曰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爲義而禮不可以爲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在禮爲禮在智爲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

臨川王安石曰常者莊子謂無古無今無終無始也道本不

可道若其可道則是其迹也有其迹則非吾之常道也道本無名有可名則非吾之常名蓋名生於義故有名也

葉夢得曰道無物不可得而名聖人無意於言剴己苟欲言非名之則無以顯其道故存其不可道不可名者以爲之常而設爲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以寄其非常此老氏之書所以作也

淸源子劉驥曰道言其體名言其用可道可名猶百家衆技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不該不徧非眞常也

黃茂材曰常之爲言長也久也道與天地相終始其爲長久豈人所能言哉若使可得而道可得而名則是世人之見何足以爲常經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惟有一而已何以與名對老子之意欲詳以長久之道示人者耶

本來子邵若愚曰大道者至虛至靜無形無名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以語言及此無始無終常在不改之道自虛無始化一氣因有一氣之跡是故可道既云可道則非常存之道既有一氣之名則非常存之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御註曰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爲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爲萬物之母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名者指其道而言之也夫眞化未作無可强名但妙本之始旣降渾淪之樸將離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之也天施地化孕養萬物亭之毒之如母養子故曰有名萬物之母夫大道杳冥豈係乎有名無名哉聖人立教以明本迹之同異爾

涑水司馬光曰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於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有

潁濱蘇轍曰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爲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

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無名謂道本無名非有非無不涉器位所謂生天地始萬物者也分靈散景降在人身則爲神性大道虛寂次道者德也德者得也萬物得之而成是生眞一一者有名之始而沖氣爲一謂之太極太極生天地沖氣委和降於胎中積者爲形妙者爲息是謂命也人生天地中天地無爲因人顯用三才備矣萬物成矣故曰母

葉夢得曰昔者佛氏蓋嘗爲色空之說自無適有謂之色色出於無則雖色而未嘗不空自有入無謂之空空反於有則雖空而未嘗非色色與空雖黃帝神禹不能窺其間矣聖人

亦何心焉卽有以爲有無物而非有故以有名爲萬物之母天地亦由之而生卽無以爲無無物而非無故以無名爲天地之始萬物亦由之而隱

淸源子劉驥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方其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天地之始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及其旣有萬物則有形之可名故有名萬物之母

黃茂材曰天地之始其果無乎若其果無孰從而始無名非無也不可得而名之故爾及其旣有其果有乎亦强爲之名耳經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又曰有物混成皆强名也母者謂其能生物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先天地後及萬物其言次序如是

程大昌曰天地也者總司造化開闔往復在域中旣極其大矣而老氏又卽天地之上別立一目而名之曰無且曰此之無者可以名爲天地之始也諸如此類皆儒流疑以爲虛夸無實者也然而易之兩儀卽天地也而生兩儀者實爲太極太極也者非天非地而能該天地以立於是時也無儀可倣無數可數而聖人且以易其名而命以爲無也凡老子之謂無約其旨歸則與太極正相應也名雖異而理正同也又曰老氏之形容此有凡三易其名而實同一理借數言之則爲一二者可以生萬而未至爲萬也倣形而言則爲像對器而言則

爲樸曰象曰樸又皆可以爲形爲器而其形器未及凝結者也是故上之已不爲無而下之未至爲物則此之謂有者無古今彼此之問而常爲物生之祖也

本來子邵若愚曰未現一氣已前無形無名之時此卽天地之始此不可言之道緣有一氣之名爲生萬物之母此可言之道乃知我身從一而有人能以一爲法悟入而見大道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御註曰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皦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徼有無二境徼妙寓焉大智並觀乃無

不可

碧虛子陳景元曰欲者逐境生心也妙者要也又微之極也徼者邊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徼又歸也夫虛無之道寂然不動則曰無欲感孕萬物則曰有欲無欲觀妙守虛無也有欲觀徼謂存思也常謂眞常卽大道也無欲有欲卽道之應用也

涑水司馬光曰徼邊際也萬物旣有則彼無者宜若無所用矣然聖人常存無不去欲以窮神化之微妙也無旣可貴則彼有者宜若無所用矣然聖人常存有不去欲以立萬事之邊際也苟專用無而棄有則蕩然流散所謂有之以爲利無

之以爲用也
頴濱蘇轍曰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徼則精而不遍矣
臨川王安石曰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非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更出迭入而未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爲以觀其妙常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徼徼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聖人雖有動靜以常爲主有欲謂聖人之動徼者邊也夫以無窮之妙以觀有際之物何止邊徼無不照矣
葉夢得曰惟聖人爲能超乎有無之外而游乎有無之間我欲求之於無故觀之於空而妙者在焉莊周之所謂覩無者天地之友是也我欲求之於有故觀之於有而徼者在焉莊周之所謂覩有者昔之君子是也
黃茂材曰經言不欲寡欲可欲多矣今若曰無欲有欲則與經之言相符然無欲謂之常可也有欲謂之常可乎曰自有

物以來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皆因於欲生復生生育有盡時故有欲亦謂之常人知無之出於道而不知有之亦出於道遂欲屏心息慮入山林遠妻子流而入於釋氏空寂之說夫豈知有無同出於玄者哉

程大昌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卽器也器卽道也特所形有上下而非判然二物也此之妙徼卽易之道器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註曰道本無相孰爲徼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舍妄求眞去眞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

耳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也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舉八之言相爲終始

續讀齋曰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與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至同一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無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兩者謂無欲與有欲靜爲體動爲用靜合於無動合於有動靜殊名皆本於道同會於玄暫異

衆同也玄謂淵嘿無象又玄謂通變無極或入於機或出於機開闔陰陽出入無有故曰衆妙之門

淸源子劉驥曰學者當自有以入無由微以至妙原始要終未嘗不同故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者天之色所謂遠而無所至極者也玄之又玄則神之又神深之又深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虛無同其體與混元同其功萬物之妙皆由此出故曰衆妙之門

黃茂材曰南伯子葵問女偊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

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夫道愈微而愈有愈窮而愈不可盡女偊九聞而至疑始玄之又玄可見於此所以爲衆妙之門也歟

林東曰由徼以之妙本末一致表裏相須故同出而異名而皆謂之玄玄者如天之正色言遠而無極也所謂幽深微妙道法自然者也東坡衆妙掌記以爲道一而已妄有衆耶又以旣謂之妙雖衆可也此謂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御註曰道無異相孰爲美惡性本一致孰爲善否世之所美

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善與不善奚擇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美善生於妄情凡人以情之所好爲美而情之所惡爲惡縱已妄情非惡而何以已之所是爲善而已之所非爲不善縱已是非妄有美乎夫聖人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

穎濱蘇轍曰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

陸佃曰美至於無美天下之眞美也善至於無善天下之眞善也眞美斯離天下皆知美之爲美眞善斯散天下皆知善之爲善

劉涇曰妙名立則美善生矣徼名立則惡不善生矣

葉夢得曰不有惡也夫孰爲美不有不善也夫孰爲善美生於惡則美亦惡矣善生於不善則善亦不善矣

清源子劉驥曰混沌未判萬象同體二炁既分物物爲對既謂之美純樸已殘必有惡爲之對既謂之善則情性已離必有不善爲之對

黃茂材曰天下之所謂美不足以爲美天下之所謂善不足

以爲善然則何以爲美且善知乎此者可與入道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註曰大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爲對此六對者孳變所交百慮所生殊途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擧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爲以經世其易也若無

爲而遂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六事者因矜美善動入有爲有爲既彰偏執斯起偏執則殘賊互生物失其性

涑水司馬光曰凡事有形迹者必不可齊不齊則爭爭則亂亂則窮故聖人不貴

潁濱蘇轍曰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

臨川王安石曰有之與無難之與易高之與下音之與聲前之與後是皆不免有所對唯能兼忘此六者則可以入神可以入神則無對於天地之間矣

陸佃曰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以言乎其終始此勢之然也

劉涇曰得者失之失焉者得之得失無端相生之類也水者不可□生者舟巧拙無端相成之類也冥陵朝菌壽天無端相形之類也王公乞人貴賤無端相傾之類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無端相和之類也嬰孩少壯老耄死亡無端相隨之類也

清源子劉驥曰美或爲惡善或爲不善是猶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此六對者可否相因終始反覆非天下之至正也昔之所是今或以爲非之今之所是後或以爲非之經所謂正或爲奇善或爲妖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御注曰處無爲之事莊子所謂無爲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爲則有成虧言則有嘗然曾未免爲累豈聖人所以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物之所不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爲非拱默也謂聖人美善猶忘況復矜夸自然民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云處無爲之事理契言忘故曰行不言之教

穎濱蘇轍曰當事而爲無爲之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

王雱曰夫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雖事而未嘗涉爲之之迹雖教而未嘗發言之之意故事以之濟教以之行而吾寂然未始有言爲之累而天下亦因得以反常而復樸也夫惟

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烏能擾之哉

陸佃曰夫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將以使人冥於眞善混於眞美復歸於樸而與天地造物爲友者矣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在己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

黃茂材曰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天下事物莫不皆然聖人與人混處其中亦豈能捨是哉其處事也無爲而爲其行教也不言而言

程大昌曰此章之指正惡夫好尚外形而人得倣以爲僞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

不去

御註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姸醜畢現若谷傳聲善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爲巧故曰爲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己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碧虛子陳景元曰作動也聖人在宥天下無事無爲故百姓

耕而食織而衣含餔而熙鼓腹而遊樂其性分而動又萬物自生卓然獨化不爲己有羣品營爲各適其性不恃己德功成事遂道洽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夫聖人功同造化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名忘己不以寶位爲己有故民莫覺莫知是以其道不喪其德不去也

潁濱蘇轍曰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向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王雱曰形名已降莫不代謝惟道無體物莫能遷聖人體道

故充塞無外而未嘗有物應接萬變而未嘗有心如是則[illegible]

以迹然之事攬以爲己功而固有之哉夫然後離六對之境

絕美惡之名超生死流處常住法也持此心以涉道則動容

雖萬變育充滿之累乎

道貴任靜先生曹道冲曰辭拒也聖人之道猶太空萬物動

作焉而往來於其中任其自爲未嘗辭而不受納而久留生

而不有不以能生爲己有

葉夢得曰萬物作吾與之作而不辭生吾與之生而不有方

其爲時固不自恃遺然功成吾何認而居焉此聖人所以由

乎道而經無名也

不尙賢章第三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註曰尙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爲盜日中穴阫不尙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覬覦故曰不爲盜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上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下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憤亂僨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

道不醜窮則孰爲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人君之謙下靜不矜尙己之賢能則民之從化如風靡草柔遜是守何有爭乎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難得之貨爲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靜民務耕織藏金於山捐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心矣可欲者謂外物惑情令人生可尙愛欲之心也而曰不見者非違絕不見也謂不以見爲見而爲無爲也若乃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尙愛欲之心者是不爲色慾所染則性源淸靜恬澹而復其眞一矣

涑水司馬光曰賢之不可不尙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長亂故老子矯之欲人尙其實不尙其名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尙之爾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爾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爾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

臨川王安石曰尙賢則善也不貴難得之貨爲盜惡也二者皆不欲何也蓋善者惡之對也有善必有其惡皆使善惡俱忘也世之言欲者有二焉有可欲之欲有不可欲之欲若孟

子謂可欲之謂善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是不可欲之欲也

葉夢得曰民失其性不夸於名則溺於利尙賢名也貴貨利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故舉是二者以見吾不示之所欲得則烏有亂其心者哉

黃茂材曰不見可欲非閉其目而不之見也物之交於吾前而動於吾心者甚多將不之見其可得乎惟能見其無有可欲之處然後不足以亂吾心毛嬙麗姬天下之美也而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

欲

御註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齅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贍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尙貨之足貴哉志者心之所之骨者體之所立志强則或徇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徙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返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

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强其骨

清源子劉驥曰虛其心者物我兼忘也實其腹者精神內守也物我兼忘則欲慮不萌而志自弱矣精神內守則形體充實而骨自强矣弱其志則貴乎無知强其骨則貴乎無欲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也

黃茂材曰老子之道深戒乎强今强其骨何也戒乎强者惡其與物爭也强其骨者自强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御註曰辯者不敢騁其詞勇者不敢奮其技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益其眾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恝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爲出於無爲而已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之道虛无自然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其爲出於不爲自然之妙用無不治矣此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御註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爲無形故不盈冲者中也是謂大和莊子曰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

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羣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羣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冲虛也中也或不定之辭也又常也淵深靜也兮者深歎詠道之辭也明此冲虛之道不虧不盈體性凝湛深不可測故謂之淵也夫不測之理非有非無難以定名故寄言似也羣生日用注酌湛然體含萬象善惡斯保動植咸歸故爲萬物之宗

潁濱蘇轍曰夫道冲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渺吾知

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臨川王安石曰道有體有用體者元氣之不動用者冲氣運行於天地之間其冲氣至虛而一在天則爲天五在地則爲地六蓋冲氣爲元氣之所生旣至虛而一則或如不盈似者不敢正名其道也

陸佃曰道者用之以冲則雖遍法界而不見其盈深不可識而爲萬物之宗師言或似者言之不敢正也列子所謂疑獨莊子所謂疑始是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或者疑問之辭也道貴通流而不絕不以定名而絕其變通之妙故云似不盈疑似不自盈滿

而虛己者也淵者水之性言其淵澄不動似是萬物之宗祖也

陳象古曰沖和也道有沖和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雖如此而不自盈滿言其不可測度准量也淵深妙之旨也宗主也道無作無爲於萬物而萬物因沖和之氣以生故曰似萬物之宗

黃茂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沖者陰陽和氣也而用之或不盈者虛故能應也淵兮似萬物之宗者靜可以宗羣有也

程大昌曰沖者盈之對謙沖幼沖大盈若沖沖氣爲和皆以不極乎盈爲義或之者疑之也似之者不敢主言也或不盈

者非誠有所缺少也疑之而已萬物之宗則無之未出爲有者是矣不盈者未能遽及乎無也則似之而已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御註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是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也湛兮似若存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

穎濱蘇轍曰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

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

臨川王安石曰銳者火之形紛者絲之形挫其銳圓成也解其紛靜一也和其光不皦於上同其塵不昧於下

程大昌曰銳才智之外形而有芒角者也紛事之節目繁會而盤錯者也莊子之謂膠膠擾擾者是也塵者在地非土在空非氣以配世事則其浮游汙雜者是也銳挫紛解則應物而不見其功光和塵同則混俗而無以自表乍而觀之道若不屬斯人矣徐而察其湛然無雜者則道未嘗不在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碧虛子陳景元曰吾者老氏自稱也象似也我觀至道杳冥冲用不測匠成萬物今古常存道既無祖無宗誰敢言孫言子彷彿深思似出乎天帝之先矣

臨川王安石曰吾不知道是誰所生之子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也帝者生物之祖也故繫辭曰見乃謂之象帝出乎震其道乃在天地之先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有象之大者莫大於天故爲有象之君故曰象帝杳冥生眞精眞精生冲氣冲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惟道自然非物能生故云吾不知誰之子似是象帝之先也

黃茂材曰吾不知其誰氏之子象帝之先卽道是已道本無
名或謂化工或謂造物或謂象帝之先皆强名也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御註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
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
之束芻爲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
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
不仁謂無情於仁愛非薄惡之也

潁濱蘇轍曰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
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爲狗設之於祭祀盡
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
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也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
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

臨川王安石曰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有愛也有所
不愛也愛者仁也不愛者亦仁也惟其愛不留於愛有如芻
狗當祭祀之用也盛之以篋函巾之以文繡尸祝齋戒然後
用之及其既祭之後行者踐其首跡樵者焚其肢體天地之
於萬物當春生夏長如其有仁愛以及之至秋冬萬物彫落

非天地之不愛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天地聖人至仁而不自以爲仁故曰不仁

黃茂材曰天地之於萬物無傷而已任之自遂聖人之於百姓無擾而已任之自生任之自生故民無不生任之自遂故物無不遂此其爲仁甚大若無顧愛之心故謂天地聖人不仁申韓之學遂竊以爲刑名其慘刻甚矣問之則曰聖人治天下無所顧愛其說蓋起於此豈不失老子之意哉

程大昌曰結芻爲狗當祭則用已事而棄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天地之生化萬物而遞相代謝實其似之苟有心於

爲仁其將孰爲乎爲此則妨彼利一而遺百其爲仁亦勞而小矣概運一氣與物爲時使根性與之相直者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自息而天地若無預焉此不仁之仁也聖人無心而用大正以取法於天地也是故未嘗曲愛一人而無一人不受其德也莊子用此推之而曰至仁無親當使我忘天下而天下亦自忘我此正不仁之仁概加被亶而世人不知其德者也非眞相忘也

林東曰老氏之於道其能游戲三昧者乎說者以不仁乃所謂深仁如於乎不顯乃所爲深顯王者不治夷狄乃所爲深治豈有天地聖人以不仁稱之言天地聖人則當以深仁目

之此俗儒之淺於理者之所云

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御註曰槖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

碧虛子陳景元曰槖以鼓風吹火者也籥笛也言天地之間虛空無爲生物無私以喻聖人之心虛廓淵靜應世不逆若槖之懷風籥之含聲應用不絕而終不可屈也以況聖人無私無心而不事變利也

潁濱蘇轍曰槖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爲機巧極矣然槖籥則何爲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

而愈出耳

王雱曰槖籥虛以應物感則應應而不藏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虛而不屈者其體動而愈出者其用

淸源子劉驥曰言天地則人在其中矣

晦菴朱熹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

黃茂材曰虛无體也故不屈動不已也故愈出悟芻狗之說則可以忘形骸知槖籥之理則可以鍊精炁

程大昌曰槖冶韛也籥其管也槖也者吸氣滿之而播諸冶

鑪者也管也者受此吸而嘘之所以播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註曰愼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涑水司馬光曰能守中誠不言而信

潁濱蘇轍曰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淸源子劉驥曰天地得一氣之妙而運行不息聖人得一氣之妙而升降無窮其道杳然難言哉若求之於多言則泥古人之糟粕弊精神於蹇淺非徒無益也故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守中者內保之而外不蕩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守之於中如天地橐籥之無心自然運用以其有眞君存焉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碧虛子陳景元曰河上公章句谷者訓養也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夫人能淸靜虛空以養其神不爲諸欲所染使形完神全故不死也若觸情耽滯爲諸境所亂使形殘神去則何道之可存哉

涑水司馬光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天地有窮而道無窮故曰不死玄者言其妙牝者萬物之母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沖和而太上此陰陽之宗天地之祖今術家以口鼻爲玄牝非也

淸源子劉䮄曰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眞言人身中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府也下有靈谷關元藏精之府也天谷者元宮也乃元神之室性之所存是神之要也聖人則天地之要神守於元宮氣騰於牝府神氣交感自然成眞眞合自然與道爲一而入於不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天也牝地也人之形體法象天地所以靈樞以天谷泥丸元神之室爲元宮以絳宮關元精氣之府爲牝府玄牝者神氣之所要會也

晦菴朱熹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谷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

黃茂材曰谷體虛虛能養神神常存故不死谷神之道妙不可傳乃從而爲之說曰是謂玄牝玄者妙道之門牝者生物之祖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潁濱蘇轍曰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潁濱蘇轍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綿綿者冲和不絕之謂道貴無迹謂之有則滯謂之無則頑故曰若存

黃茂材曰綿綿相繼之謂也綿綿若存所以形容不死之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今乃用之不勤何也勤者有時而不勤用之不勤者無適而不勤與道合矣其爲勤莫大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御註曰天穹窿而位乎上經爲日月緯爲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爲山嶽融爲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隤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生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烏能長生

涑水司馬光曰凡有血氣之類皆營爲以求生唯天地無爲而自生

潁濱蘇轍曰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

王雱曰天地之不自生非利乎長久而然道固如此而已所謂長久者亦瞬息之間耳唯覆載傾陷而未嘗壞者乃其眞也

陸佃曰貪生者不生遺生者不死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不生者生之本

黃茂材曰萬物莫不資天地以生而天地實未嘗生之人自生人獸自生獸禽魚自生禽魚草木自生草木天地何與焉生生者不生萬物所以代謝相仍不生者不死天地所以長久不己人能同於天地豈有不長生乎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註曰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所以治其身亦天地己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無爲身在廟堂而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載均養無私大有處謙不敢爲天下先其百姓欣戴樂推而不厭故先又能忘功忘名外身寡欲其天下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存

潁濱蘇轍曰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

王雱曰聖人雖聖而形與物齊唯體天道而不爭適能獨異

於衆使其立已而與衆敵則匹夫匹婦皆足以勝之

劉涇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猶之不自生也身先身存猶之長久也後身謂屈已外身謂忘我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後其身而身先退已進人爲衆所推爲後而反先外其身而身存齊生死者不爲生死所累外形骸者不爲形骸所礙

淸源子劉驥曰人處天地之中與天地分一炁而治所以不能與天地同其長久者以其有爲有欲貪生太厚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不敢有爲外其身而不敢有欲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是謂後其身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外死生遺禍福是謂

外其身後其身而不先外其身而不存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與道同久則身不期先而先不期存而存

黃茂材曰後其身所以處世也外其身所以體道也今有人焉卑遜廉退鄉里推之朝廷高之則夫離形去智遺世獨立必能長存亦可知矣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註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地生育萬物而聖人外已全民皆不以

仁恩自恃豈有自私之心乎實無私也無私故能長久以其
長久故始能成其私也
潁濱蘇轍曰道則然耳
劉涇曰天地不自生與聖人之後外其身皆無私也然天地
以此長久聖人以此存則皆成其私也
黃茂材曰人皆亡已獨存物皆夭已獨壽非私乎
程大昌曰不自私者乃所以遂其私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御註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

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
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曰上善若水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人虛懷無欲應變隨時不逆諸緣處善
忘善故曰上善水能方圓凝釋深淺浮沉順道涵虛咸有其
理惟至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
臨川王安石曰善者可以繼道而未足以盡道故上善之人
若水矣
劉涇曰易曰繼之者善莊子曰離道以善皆謂自道而降莫
近於善
淸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亦去道未遠故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

御註曰融爲雨露萬彙以滋凝爲霜雪萬寶以成疏爲江河聚爲沼沚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以利萬物孰善於此善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汙受垢不以累乎其心故於道爲近幾近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水蘊三能之近道天無水則陽旱地無水則塵飛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去實歸虛背高趨下壅之則止決之則行聽從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人之情惡處下流好居上位而水則就卑受濁令物潔白獨納汙辱故曰處衆人之所惡此三能也

潁濱蘇轍曰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柔弱者俗之所恥汙下者俗之所惡水性獨異於俗

黃茂材曰水有上善一小善七利物不爭處衆人之所惡上善也人能體此可幾於道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人所居善執謙下化及鄉黨如水在地

善就卑下滋潤羣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洞鑒幽微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善行仁慈惠及天下如水膏潤無不霑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景物姸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格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羣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時變冬凝夏液不差

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

潁濱蘇轍曰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劉涇曰善以處下爲居水以就下爲地在善則得水之地故曰居善地善以安靜爲心水以深靜爲淵在善則得水之淵故曰心善淵善以教人爲與水以利物爲仁在善則得水之仁故曰與善仁善以不欺爲信水以行險不失爲信在善則

得水之信故曰言善信善以正己正物爲政水以激揚清濁爲治在善則得水之治故曰政善治善以同心爲事水以圓方而不滯爲能在善則得水之能故曰事善能善以爲動水以冬凝春泮爲時在善則得水之時故曰動善時言上善當如水以不爭爲善也以不爭爲利乃能兼此七者而爲天所祐人所助也何過之有乎

黃茂材曰其小善七居善地者瀦而爲澤也心善淵者靜可以鑒也與善仁者濟物之功博也言善信者其流聲不息也政善治者可以濯垢汙也事善能者因器而爲方圓也動善時者冬凝春則泮也此七者能其一亦可以爲善人而未若

不爭之爲上不爭故無尤

程大昌曰八十一章其申言不爭之益者凡六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其一也欲上人而下之欲先人而後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其二也天道不爭而善勝三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四也戰而不武勝而不與是謂不爭之德五也與此之不爭無尤者凡六也夫其謂爭者非必至於鬬且戰也彼己匹對兩不相下斯爲爭矣天之陰陽至神而無著也然常以冬夏二至而爭蓋己居其地者未退而方來待代者欲前此之謂爭故爭者對起而不退聽之謂也有待乎道者則不然矣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御註曰盈則溢矣銳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馭滿而沉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不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嚴君平曰富貴之於我猶登山而長望也名勢之於我猶奔電之忽過也

穎濱蘇轍曰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尙安有盈循理後行尙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

葉夢得曰道欲其不盈爲其盈而持之則必覆不若無所執而聽其虧之爲愈也道欲挫其銳幸其銳而揣之則必折不若無所度而長保之爲愈也盈不持則無喪己之患銳不揣則無敵物之憂

黃茂材曰道無執也而欲其虛持而盈之其可乎道無體也而欲其圓揣而銳之其可乎此皆在於非道非道早已又安能長保

林東曰道之爲道惡盈而好謙惡銳而以不露圭角之爲尙

假使於盈而能持於銳而能揣不若無盈無銳之安且久也
盈與銳非道中物以其易溢易折非安且久之理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註曰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嚴君平曰金玉之於身而名勢之與神若
氷若炭勢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穢也利者身之害也養神之
穢積身之害損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以爲利失之
以爲害則彼思慮迷而趣舍悖也
黃茂材曰金玉如所謂被褐懷玉非世間金玉也富貴如所
謂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非世間富貴也古之人有所得於中

天下事物不足以動其心重內而輕外貴己而賤物故易至
於驕晉嵇康之徒相與淸談崇尚玄妙非無得於道而以陵
人傲物卒至於禍宜乎老氏以爲戒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御註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日中則昃月盈則蝕物之理也
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不累於物無
復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
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大功旣成顯名已遂而不知休退者何

人哉且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獵狗烹勢使然也惟體天道之盈虛知進退存亡者至人哉

黃茂材曰功者無功之功非世所謂功也名者無名之名非世所謂名也功成名遂而身退觀諸四時之序亦可以見天道老莊列子范蠡四皓安期生東方朔古之有道者也史皆不載其所終豈非道成而退人莫得而知耶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御註曰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時之行寒暑往焉心有天遊六徹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又天一生水於物爲精地二生火於物爲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竊嘗申之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象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已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內存乎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

物俱化豈不惑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道家以陽神曰魂魂樂其生陰鬼曰魄魄好其殺魂則遊魄則靜白虎通曰營者營營不定貌故謂魂為營也舊說曰載乘也營魂也又謂營護陽氣夫魂為陽精魄為陰靈陽精喜動逝故仙書有拘留之術陰靈喜浮惑故仙書有制伏之法使其形體常乘載陽精陰靈抱守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離永保長年矣夫道之抱一如鑑之含明明豈離鑑乎此教人養神也今解曰能無離乎者老氏審問之辭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雖以魄為舍而神

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以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真人深根固蔕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

王雱曰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為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常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竊嘗論曰人之既死有升沉之異良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於淪乎幽陰化為異

物也若夫神完之人雖魄之陰滯精與神爲一而無所不至矣聖人之死曰神不從魄也其始也亦載魄而已

陸佃曰魂爲陽陽爲動魄爲陰陰爲止魂者神之佐其動有變而無化魄者精之輔其止有化而無變故魂言遊魄言營遊魂以言其變營魄以言其止載營魄所以外運抱一所以內守也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魄所以致運抱一所以致守而內外常合而無離矣

劉涇曰人之生諸陽爲魂諸陰爲魄各有名象而藏於肝肺之間下士知之上士見之精與神相依以生而並精出入者魄也與神往來者魂也此篇言載營魄營卽魂是也黃帝曰

動以營身謂之魂易曰遊魂爲變莊子曰其魂不疲皆爲魂主經營動作爲一身之運爲魄則並精出入主化成變而已今百骸九竅具吾形者魄之屬也使非魂以營之則與行尸何以異乎魄不可以無魂猶月不可以無日魄待魂而成營月待日而生光此言魂之用而曰營言魄之體而曰魄也載謂以形載也形車也魄與魂車之積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形體本無知覺以其載負魂魄故有動作魂爲陽利於淸虛魄爲陰好於營爲雖大槪謂之魂魄而老子獨言魄者以陰魄好營營於慾故也

葉夢得曰人之生也以心藏神以腎藏精以肝藏魂以肺藏

魄而後形體立精神之運形體不能拘而魂魄者所以守其形體者也魂出乎陽故升而上者散而無不之易謂之遊魂魄出乎陰故沉而下者滯而不能去老氏謂之營魄營者有方之言也善攝生者常使陽勝陰陰不能撓陽故魂每載魄而與之俱

晦菴朱熹曰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今所謂營者字與熒同而爲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

魄抱一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但爲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以營爲魂則固非字義而又并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粗爲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爲處以營魄爲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爲神以魄爲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爲魄之所載洪慶善亦謂陽氣充魄爲魂魂能運動則其

生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爲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神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沉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爲强陽所挾以馳騖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而不自知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御註曰易曰乾其靜也專楊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僨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己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强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致柔以復性古之道術無乎不在

碧虛子陳景元曰舊說曰專一也任也氣者沖和妙氣也又自然之氣也夫人卓然獨化禀自然沖和妙氣氣降形生自無染雜若乃專任沖妙知見都忘使氣自純和形自柔弱不爲衆惡所害是得嬰兒之全和也此教人養氣也

潁濱蘇轍曰神不治則氣亂强者好鬭弱者畏不自知也

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
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爲柔實之極爲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
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
氣致柔能如嬰兒極矣

王雱曰人生有三曰精曰神曰氣精全則神王神王則能帥
氣矣神衰而不足以帥氣則動作不常使人陷於非道孟子
曰志者氣之帥也楊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歟帥懦而衆
悖則帥必亡馬怒而御疲則車必敗神不能專氣則喜怒哀
樂惟氣所爲流陷越佚理固然也古之士無不曉此苟未及
此則當淸心以防之孔子所謂三戒皆防氣也門人獨顏回

能專氣故曰不遷怒氣之暴在陽而陽之發者莫暴於怒於
怒可以無遷則非專氣而何人生本具聖質氣佚而不能專
故自壯以往離道彌遠能抱一則神王神王則氣柔氣柔則
眞全所以與嬰兒同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

陸佃曰蓋內守者氣之所以致專外運者氣之所以致柔其
守致專其運致柔而其德比於赤子然后其心可以疏瀹
其神可以澡雪而照之於天萬法俱空而無一法之累也故
言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心旣散辭氣亦蕩流問爾能專守
一氣通於無間與物不逆柔而至順復命全眞如嬰兒在胎

中乎

陳象古曰氣爲動用之先柔爲剛强之本

晦菴朱熹曰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豪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舊說曰滌洗也除遣也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夫人當洗滌塵垢除遣五情內外清虛心照萬事瑕疵之病瑩然不生此教人修心也自此上三事約人修身自此下三事勸人治國也經曰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也今解曰能無疵乎者言人欲要洗心除垢冥察內外之事當能自省己躬無有疵瑕之病乎

潁濱蘇轍曰聖人外不爲魄所載內不爲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

臨川王安石曰滌除洗心也玄覽觀妙也如月之明如珠之瑩能無疵乎

劉涇曰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爲學道之根故無離以言養精如嬰兒以言養氣無疵以言養神也

陳象古曰滌如水之濯也除如掃糞穢也玄覽於是可全矣無疵玄覽之要妙故又教之以不可以有疵瑕也

淸源子劉驥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則滌除萬念而玄覽妙理何疵之有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舊說曰愛民者當愛民如赤子臨政不可苛虐賦役不可傷性治國者當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業而安其生斯無爲之化也今解曰能無爲乎者言人君欲愛養萬民令不傷天性治國務農使無繁細常能淸靜無爲乎

潁濱蘇轍曰旣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所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

臨川王安石曰愛民者以不愛愛之乃長治國者以不治治之乃長惟其不愛而愛不治而治故曰無爲夫無爲者用天下之有爲有爲者用天下之不足然老子方言其反本而曰愛民治國者何也葢老子爲言其反本遂自道而起教所謂吉凶與民同患是也不惟老子之言若是凡古之聖人皆如此也

劉涇曰莊子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愛民仁也治國政也王侯之事不能無爲視以芻狗則得之

淸源子劉驥曰老氏方言其反本而繼之以愛民治國何也葢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聖人以心爲君以身爲國以氣爲

民無為而尊君之道也心無為而尊於上萬氣自行百骸自治保氣所以愛民全形所以治國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黃茂材曰夫學道而至於無為豈一日之積哉抱一矣致柔矣玄覽無疵矣然後可以至於無為儻未能是而強欲至於無為之地夫是之謂坐馳去道益遠國譬則身也民譬則神也愛民治國與其身同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御註曰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啟閉不違乎時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常

隨人未嘗勝物而嘗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厭能為雌於是乎在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陰陽陰陽生萬物死萬物生死由之而往來故謂之天門開謂散施闔謂歛斂開則生成闔則衰滅雖生萬物而未見其生生者雖死萬物而未見其死死者生生死死而莫見其形得不謂之自然乎能體自然者其唯大人乎夫大人量包宇宙氣含陰陽所為雌靜則生死王衰不入於胷中雌靜者自然之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國者當以雌靜是守

臨川王安石曰夫萬物由是而出由是而入故謂之天門有

開闔則有動靜有動靜則有雌雄惟其守雌以勝雄守靜以勝動故曰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劉涇曰成人事者必因天道故此言天門莊子曰天門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葢天道主變愛民治國因諸天而已何事於雄不得已則亦應焉而已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開闔者變化之道雌靜者畜養之德

黃茂材曰天門顖門也今嬰兒腦顖中開闔不住修眞至此可以上通天道故謂之天門雌與牝同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潁濱蘇轍曰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心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則應之而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

黃茂材曰無知者無所不知猶人開眼而覩無所不見何嘗曰吾有見焉有見有不見謂之眼病有知有不知謂之心病自抱一凡六進而後進於無知是以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長有以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註曰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爲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言修身治國能行上六事卽如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自成而已德之養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而已夫萬物卓爾獨生聖人豈有乎哉羣類各自營爲聖人何恃乎哉且物自長養聖人安能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冥極是謂淵德也王雱曰淵德者有德而不知其主乎幽冥也

王雱曰玄爲妙體德之至也昔舜在側微書稱玄德蓋至德常在於無思無爲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雖生成在我任其賦命不尊而有之雖雕刻衆形造化萬物不恃其能長養於物不主其功潛被嘿通不自彰顯故曰玄德

陳象古曰生則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也育則養之以冲和之氣得遂其自然生死也育之之功治天下之所育也萬物生之以奉己而不以爲有故亦爲而不恃長而不宰矣玄德運之在心不彰於外是也

黃茂材曰經凡兩言此矣前者所言道也（是第二章）今之所言德

也道降而爲德德之妙者復與道合故謂之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註曰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爲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當其轂中空虛輪得以轉行車中空虛人所以載其上故其空無之處是有

轉行容載之用也埏和也埴粘土也謂工人範和粘土陶成形器取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盛受諸物之用也鑿穿也半門曰戶門傍窓謂之牖古者穴處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爲戶牖居室也取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存出入之用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三者皆於外有以成形內虛而受物虛因有以能受有假無以爲用

清源子劉驥曰扁鵲言人身中有五藏眞氣之所會五藏各有六氣故有五六三十之會原猶車之三十輻也流轉不息通於一樞猶三十輻之共一轂也聖人知變化之樞機假有

爲之形體以身爲爐三宮爲鼎造化於虛無恍惚之中如所乘之車所用之器所居之室在有爲體在無爲用

晦菴朱熹曰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眾骨所會者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

黃茂材曰有有中之有有無中之有無無中之有其用無窮有中之有其利甚博輻轂以爲車埏埴以爲器戶牖以爲室此則有中之有民之賴其利也博矣雖無車而有車之用雖無器而有器之用雖無室而有室之用此則無中之有至人達士資其用也無窮今參同契黃庭經多載是說蓋有所由來矣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潁濱蘇轍曰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陸佃曰有無相用不可以一偏故無無則不足以用有無有則不足以見無以有爲利則或至於止以無爲用則用常至於無窮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有者適時之利無者眞常之用在

人身則駕御主持神與炁也無者虛妙之神炁也有者凝滯之形骸也心運以氣隨假形以爲利氣動以形隨假神而爲用此二者有無之相須也

清源子劉驥曰有以爲利無以爲用世之昧者唯罔捨身之道未達即身之妙此老氏所以引車器室而詳喻之也是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形體毀則無以保神所以貴乎形神俱妙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碧虛子陳景元曰五色之設黼黻文章别尊卑之飾斯則五色之用也而後世爲錦繡之麗青黃悅目逐物外遷傷精喪明不能徹視無色之色非盲而何五音之設金石絲竹通天地之氣斯則五音之用也而後世作鄭衛之聲淫哇悅耳耽營不已蕩性塞聰不能冥聽無聲之聲非聾而何五味之說鹽梅調適養人之體斯則五味之用也而後世有熊掌之嗜芻豢美口饕餮無厭濁神穢眞不能內嘗無味之味非爽而何爽亡也差也失也田獵者國之常禮以講武事示民時也天子諸侯每歲三田一爲乾豆祭祀宗廟也二爲賓客交二國之好也三充君之庖食以時也時之不田則曰不恭不以

時則謂之暴夭物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若不遵法度馳騁逐境禽荒無節暴物傷農登崖踰險旬月不返心神發亂非狂而何夫金銀珠玉難得之寶貨人若貪取無厭罙求不已則道行妨傷而身多勞辱也嚴君平曰五色重而天下盲五音調而天下聾五味和而天下喑田獵興而天下狂珠玉貴而天下勞幣帛通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也五音者塞耳之椎也五味者斬舌之鉞也田獵者狂惑之帥也遠方之貨天下之所以道也難成之物天下之所以微也凡此數者變而相生不可窮極難明而易滅也難得而易失也殃禍之閻而危亡之室也求之以自賊而居之以自殺也此上

戒君王而下訓兆民也

潁濱蘇轍曰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方其有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

劉涇曰人之身竅肝爲目竅腎爲耳竅脾爲口而與五色聲味同爲死生此大患也而愚者見色不見其害猶弗見也聞聲不聞其患猶弗聞也嘗味不嘗其患猶弗嘗也故見作盲聞作聾嘗作爽是作之也非疾也疾則虧其體而已見聞嘗性固有在焉莊子曰屬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屬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屬性乎五味雖通如

俞兒非吾所謂藏亦以係物失已而已受患爲先故耳次目受患爲深故口次耳又內狂其心外妨其行則吾身之患備矣馳馬從禽此兩者能亂人之陽以動其心以至於發狂者而彼反資以爲樂黃帝則曰狂之病妄行不休其說是也妨害也行所以行已難得之貨使人昏於同利則爲害大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五色炫亂視極則損明五音喧雜聽極則損聰爽者失也人皆縱嗜好之常情失恬淡之眞味故眞人漱玉池以飲津固靈根以含氣也畋獵者極其精神以瞻望困其氣血以馳騖是使心志散亂猖獗發狂害物傷和莫甚於此亦如世俗奔逐情慾趨走聲利失志沮氣然後休息貨者非賦分之所有妄求徼取是謂難得與人善行有

所妨礙

黃茂材曰所貴於目者爲其見道若不見道與盲無異非蔽於五色而然乎所貴於耳者爲其聞道若不聞道與聾無異非淫於五音而然乎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若以肥甘爲美又安知其所謂淡然者今人嚥納津液久而自不愛食五味蓋得於此馳騁畋獵固未至於狂而以淸靜無爲者觀之豈不爲狂昔韓退之論擊毬之害曰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垂於胷臆之間而以之顚頓馳騁其危哉夫稍知道者視金帛珠玉如糞土然何至於尙貨蓋非此之謂也當是時神農

本草黃帝素問己行於人間將必有食芝之餐玉養丹竈之說老子以爲是皆身外難得之物無益於生妨人多矣不若求之吾身之爲易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御註曰八卦坤爲腹以厚載而容也離爲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爲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潁濱蘇轍曰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畋獵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爲病而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人爲腹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於內者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守綿綿之氣以實腹去察察之視以養明也

陳象古曰爲腹則實其腹也內藏其明者也不爲目則防其外境之侵鑠我也彼外也此內也是聖人之所取舍也

淸源子劉驥曰聖人不爲聲色五味畋獵貨財所惑所以爲腹不爲目也腹者有容於內目者有見於外聖人收視反聽還元復命治其內而不治其外求諸己而不求諸人所謂明者非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

得者非得彼也自得而已故去彼取此

黃茂材曰腹易厭足而目好尙無窮故學道者欲收視欲內觀欲默照其不爲目可知此者此道也亘古及今惟有此道捨此皆非道也故云去彼取此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御註曰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爲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爲累則患莫大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寵者謂富貴慶賞諸吉也辱謂貧賤刑罰諸凶也夫達道之士以形骸爲逆旅生死如贅癰不榮通不醜窮知軒冕之去來乃外物之寄託豈有寵辱係懷而可驚但哉此謂中人耳中智之士則處安而慮危得寵而知辱故皆如驚者戒愼之深也夫心之感動異於震驚故謂之若驚世俗趨末則驚辱中智覩本故驚寵貴者尊愛之稱大患者軒冕寶貨外物養身之屬也且至人知身非我有而尙外之況尊愛他物乎今世之人謂軒冕寶貨可以資生故貴之如身而不知身之與物皆是大患之本不足貴也

陸佃曰寵所以爲辱貴所以爲患何也曰寵之與貴皆外物者也外物非吾所有而有之此所以爲大患大辱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以寵辱爲重甚於性命

葉夢得曰寵辱者視寵猶辱也貴大患者以貴爲大患也驚者猝然遇之而駭者也身者憂患之所從生而不欲有者也常物之情得其所欲則順而安非其所欲則逆而駭故世不驚於寵而驚於辱寵之過必辱辱之復必寵視寵猶辱而若驚者知寵之必有辱也貴者人之所尊也貴賤無常分有貴而賤者爭生滅無定形有身而偶者敵視貴爲患而若身者知貴之必有賤也

黃茂材曰寵人所榮也在道則爲可辱貴人所欲也在道則爲可患自古以來因寵貴之極陷於禍敗者何可勝數譬之犧牛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求爲孤犢而

不可得則夫所謂寵貴者豈不可辱可患乎

何謂寵辱寵爲下

碧虛子陳景元曰開元御本作寵爲下言人得富貴慶賞者恃寵而驕盈則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爲辱本故曰爲下河上公本作寵爲上辱爲下於義完全而理無迂濶皇甫謐本亦作寵爲上辱爲下言以得爲上失爲下也

潁濱蘇轍曰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辱爲下者是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固爲下矣

陸佃曰可得而寵者下也

劉涇曰寵人者爲上則寵於人者爲下矣孟子曰趙孟之所

貴趙孟能賤之矣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御註曰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拒故至人不以得爲悅其去不可圉故至人不以失爲憂今寄去則不樂受而喜之是以得失累乎其心能勿驚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世俗據其富貴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達得失之非我故皆驚懼也中智之士知禍福循環得其寵榮必有悴辱故戒之持勝如失之驚也

臨川王安石曰得失若驚此寵之所以爲辱也

黃茂材曰寵於人則服役於人其得也在人而不在我故得

亦驚其失也在人而不在我故失亦驚夫在我者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又何有於得失哉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註曰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劉涇曰前章言五色聲味馳騁田獵難得之貨交攻其內外

所謂大患也而患本於有身無是身則無是患矣而身者委形於造物則安能必無哉今乎天下之貴則事天下之事將擅行以悅人蔫目以憂世其患可勝言哉莊子曰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世俗不知寵爲致辱之大患而返貴重致辱之患如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御註曰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能爲親認而有之皆惑也體道者解乎此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人所以有大患者謂其有身也且人之

身無羽毛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而貪生太厚者動入死地若能外其身不以身爲身忘其心不以心爲心冥乎造化同乎萬物使行若曳枯木坐若聚死灰則向之寵辱大患何緣及之又曰無者忘也外也或以無身爲滅壞空寂者失老氏之宗旨矣

潁濱蘇轍曰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貴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交攖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

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我因何能致大患爲有此身爲致患之本又何況身外更有不能捨棄重於身者乎
清源子劉驥曰人之有身飢渴寒暑生老病死莫非患也故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所謂無身者外生死遺禍福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謂入於天若然者體合大道心同太虛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御註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聖人體道天下樂推而不厭

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賊以困於物者若可託而已
涑水司馬光曰夫貴重天下者天下亦貴重之愛利天下者天下亦愛利之未有輕賤殘賊天下而天下貴愛之者也故聖人之貴愛天下所以貴愛其身也如此則付以大器必能守之
潁濱蘇轍曰人之所以驁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凡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陳象古曰恃貴有己而爲天下非寄天下之要也恃愛有己

而爲天下非託天下之要也故曰若可寄若可託言者則不可寄不可託之義也

葉夢得曰不貴其貴而貴其身雖得天下而不敢執視之猶逆旅兹非可以寄天下者乎不愛其寵而愛其身雖有天下而不敢任處之猶蘧廬兹非所以托天下者乎

黃茂材曰人不知貴其身者以天下爲重而以身爲輕爾故不知貴其身人不知愛其身者以天下爲大而以身爲小爾故不知愛其身老子之道以身爲天下可貴可愛者皆在身彼天下特其外物故可寄托焉

林東曰達人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有身者以其不

能忘身也忘身則無身而亦無患若舜有天下而不與堯之非心黃屋則幾矣貴與愛寄與托則一意辭勢互換然耳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形之形天地以生謂之夷無聲之聲五音以始謂之希無緒之緒萬端以起謂之微此皆先賢舉其進道之方也若夫能忘其視聽冥其循搏混一都無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潁濱蘇轍曰此三者雖有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

而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為視為聽為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為一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大象平夷無色可見大音希聲嘿不可聽沖妙無形虛不可執三者謂希夷微也皆無質象不可以器位分之故復混為一非視聽把執擊搏之能知似隱似見或存或亡不可究詰亦若萬籟一風而異聲七竅同氣而殊用思不可推言不可議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夷則無色故視之不見希則無聲故聽之不

聞微則無形故搏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詰隨事強名夫道一而已故混而為一

黃茂材曰此章論眞有也眞有雖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則近於無老子慮夫人之溺於無而不知其有於是為之別白而言曰是道也分之則為三夷希微是也合之則為一混然者是也是皆眞有非無人不能知之乃謂老莊為虛無之學豈足與語道哉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御註曰形而上者陰陽不測幽而難知玆謂至神故不皦皦言明也形而下者一陰一陽辨而有數玆謂至道故不昧昧

言幽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形色之物皆有涯分惟道超然出於九天之表處陽而不明存乎太極之先而不爲高矣使其學者居上與日月齊照而其光不皦故曰其上不皦沉然没於九地之外處陰而不暗流乎六極之下而不爲深矣使其學者在下與瓦甓同寂而其明不昧故曰其下不昧

涑水司馬光曰皦明也道之昇萬物以生而不可見道之降萬物以息而未嘗亡

潁濱蘇轍曰物之有形者麗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忽爲在上明而不曜倐然在下幽而不晦

陳象古曰皦明白之稱也昧隱暗之稱也不皦謂道行於己不自明其功也不昧謂道施於物不可隱蔽於其理也

黃茂材曰此又論無之非無也其在上也人見其皦而非皦其在下也人見其昧而非昧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御註曰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其幽明之故豈貌像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故復歸於無物

潁濱蘇轍曰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爲有

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也

清源子劉驥曰繩繩兮綿綿不絕運用無窮不可得而形容

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御註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猶如太虛含蓄萬象而不睹其端倪猶如一性靈智自若而莫究其運用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若日月之去人遠矣以鑑燧求焉而水火自至水火果何在哉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亦猶是也

潁濱蘇轍曰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皆非

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恍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註曰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周流無端故無首尾

陳象古曰不可致詰故如是

清源子劉驥曰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

黃茂材曰此又論無有之非無有也既謂惚恍矣烏有其首之可迎烏有其後之可隨雖無其首與後也謂無其中可乎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其中何也物與象

是也由此此以言無有之非無有可見矣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御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無地者或蔽於道之動而憑其強陽師陰而無陽者或溺於道之靜而止於枯槁爲我者廢仁爲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不可致詰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無執之以馭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者此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

碧虛子陳景元曰古道者無形無名天地之原萬物之宗也即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之道也老氏使其治身治世者持執上古無爲自然之道制馭即今有爲煩撓之俗歸乎淳風復乎太始使各正性命不遷其德是謂知道之綱紀也

陸佃曰能知古始古者今之所出始者終之初莊子所謂無端之紀是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綿古不移道也見機而作事也治身者執古之道謂人之靈物與造化齊生不泯不滅今之有者身也受之於陰陽得之於父母貸一氣以有生本五行以成質執守神用攝御身形是謂執古之道不失御今之有不虧古謂先天之道始謂萬物之宗能知道者是謂執物之紀而總之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之眞以治身緒餘土苴以治天下

國家所以御今之有也能知古始則知道之大原故是謂道紀

黄茂材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故可執而御謂道爲非有可乎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此五太者時之所謂古而道之所謂始人能知之可以爲道之紀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御註曰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

潁濱蘇轍曰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在世間人不以爲異

黄茂材曰齧鈌王倪蒲衣子南郭子綦支離疏王駘與夫子祀子輿子桑戸之徒皆古微妙玄通之士人不能識故謂莊子寓言焉嘗商周之季士之被褐懷玉隱居田肆不肯出而攖於世網者何時無之但無所紀見知論語載楚狂接輿荷蓧丈人長沮桀溺今皆謂無是人可乎嗚呼人固難知有道之士尤其難知此經所以謂其不可識

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御註曰天之高不可俄而度地之厚不可俄而測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而已强爲之容豈能眞索其至

碧虛子陳景元曰恐後世無以爲師法故强爲說其容狀指陳表儀謂下文也

陳象古曰顯教示信若不强爲之容恐來者不可學也

黃茂材曰夫有道之士雖爲難識天與之形道與之貌亦可見其髣髴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御註曰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事若冬涉川守而不失己若畏四鄰易所謂以此齋戒者是也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爲器曠者廣之極心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不劌雖以爲廉不矯激以爲異渾然而已故若濁與修身以明污者異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豫猶豫也言有道之士順從自然而舉事退藏輒加重愼雖履坦途常憂沒溺如寒沍之月揭涉長川其心豫然恐下沉於不測之淵也又履虛無而不敢有爲故出處而深思猶然而畏愼謹於去就而慮幽明之司察如世人避禁而畏四鄰之窺知此戒之深也儼然端謹而心無散

亂如賓對主人曷敢造次其無事無爲也夫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意消故田子方師仰之李含光居於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微激賞之此可謂能儼若客也外雖矜莊而內心閑放若春冰之釋渙然泮散凝滯都亡敦者淳厚貌樸者質素貌又形未分曰樸有道之士天資淳厚而質素之材未嘗分散其語默恬和而無文飾也曠者寬大之稱谷者含虛之竅有道之士德純厚而不顯器寬大而含容任善惡之去來而不撓於懷有如空谷之應答而嘗虛也雜波流曰渾不分明曰濁有道之士內心淸靜而外雜波流若濁水之不明曷分別乎妍醜也已上七事治國則民不識不知復乎太古修身則和光同塵冥乎至道

穎濱蘇轍曰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無所不敬未嘗情也知萬物之出於妄未嘗有所留也人僞已盡復其性也虛而無所不受也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

臨川王安石曰雖然亦不可不反諸本也故敦兮其若樸而守之以素也故曠兮其若谷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然而其道亦不可得而別也故混兮其若濁而已矣此所謂善爲士者也夫豫也猶也以至於混而其若濁也皆所爲不可識而強

爲之容也

陸佃曰以其先事而慮常迫而後動故曰豫若冬涉川以後事而慮常以防而後居也故曰猶若畏四鄰以其雖以迫而後動防而後居而其心常儼之若客渙若氷將釋者散而不凝於物也敦兮其若樸者其體無乎不圓也曠兮其若谷者其體無乎不虛也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然後冥之以無知混之以無覺故曰渾兮其若濁

劉槪曰猶豫皆疑而不敢進之辭也以其不爲物先故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以其不爲事主也故儼若客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建德若偷爲善不伐豫若履氷愼

之至也猶若畏鄰容之至也

葉夢得曰豫者先事而戒也古者謂大象爲豫物大則見之者早而冬涉川亦理之所易見而戒者也故先事如之猶者後事而猶疑也猶亦獸名畏人而善登木畏人登木可矣無人登木者疑也四鄰吾所親狎可以無畏而猶畏故後事如之儼若客莊也渙若氷將釋舒也氷者時而後散不遽毀其堅者也將以臨民不可以不莊故容張之也孔子享禮有容色退而燕居不可以不舒故渙孔子居不容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弛之也敦兮其若樸足於己者實也曠兮其若谷受於物者虛也雖然是皆其表吾終日豢而不知斂則物得

以窺之矣故終之以渾兮其若濁潔而與眾異易濁而與眾異難

淸源子劉驥曰豫者圖患於未然若冬涉川不得已於事也猶者致疑於已事若畏四鄰退藏於密也儼若容者望之儼然寂然不動也渙散也散其留滯混然融和如列子之心凝形釋骨肉都融是也故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者敦厚無華若混沌之始樸曠兮其若谷曠蕩無邊若天谷之至虛渾兮其若濁者和光同塵渾雜如濁與修身以明汚者異矣此七者皆古之善爲士者所爲可謂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所以深不可識也此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無人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眾庶也

晦菴朱熹曰儼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容殊失本旨又曰舊讀儼若容止作容字嘗疑此或非老子意後見一書引此乃以容字爲客字於是釋然知老子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容韻釋脗若符契又此凡言若某者皆有事物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爲主而無與於事故其容儼然耳

黃茂材曰豫兮若冬涉川踐履必加敬也猶兮若畏四鄰常若有臨於其左右前後也儼若客居處不敢慢也渙若冰將釋形氣無留滯也敦兮其若樸初不見其圭角也曠兮其若谷其中足以容也渾兮其若濁處俗而不違於俗也皆其道

德之容睟然見於其外使人愛慕之不厭若乃晉人之風達頭跣足不拘繩檢終日酣飲疾呼大叫自以爲曠達豈足言此哉

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久以動之徐生

御註曰易曰來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靜止爲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爲功而有爲於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怵迫之情遑遽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爲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碧虛子陳景元曰言世俗之人誰能如有道之士心同淵泉卽其濁以澄而靜之則徐徐復其淸矣誰能如有道之士支離其德當其安以久而動之則徐徐全其生矣

潁濱蘇轍曰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淸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淸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

黃茂材曰大道汎兮初無定名若以爲濁靜之則淸若以爲安動之則生所以能與物爲無窮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御註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人無積亦虛而已保此道而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者亦已小矣故不欲盈經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碧虛子陳景元曰言人保守此徐清徐生之道者善能謙以自牧而安其虛靜夫惟不盈者再舉獨有至人不矜恃盈滿故能常守弊陋薄惡雖有新成之功亦能持勝不動更求進嚮復增上善不住小成斯乃聖人之深趣也

王雱曰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為用萬世而不敝以其無敝無新不成不敗故也敝生於新敗生於成士雖成道而常若敝敗則終無敝敗矣苟得道之初矜其新

成則與道異意非大成也經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此篇句句有序以至於成成而若敝則盡之矣

陳象古曰盈滿假之謂也志自滿假道隨而汙故不可盈古人行道其弊不生今人若能如古豈有新成之弊哉恐其奉道之不至也故無弊者其要在於不自盈而已

黃茂材曰盈對虛而為言蔽匿也藏也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其不欲盈可知夫物新必有故成必有壞無新也孰故乎無成也孰敗乎夫如是可保此道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御註曰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篤者力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於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潁濱蘇轍曰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邱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爲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以虛爲虛未極於虛也以靜爲靜

未極於靜也虛靜兼忘是爲篤極

葉夢得曰知虛之爲虛而致之未必能致於虛猶有實以爲之對也知靜之爲靜而守之未必能守於靜猶有動以爲之別也故致虛必極守靜必篤守虛極則無虛是爲眞虛守靜篤則無靜是爲眞靜

黃茂材曰虛靜之境要在純熟致虛不極則不可得而虛守靜不篤則不可得而靜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御註曰方其並作而趨於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非止於人而萬物之並作未有不始於寂然而發於無形及觀其復也盡返於杳冥而歸於無朕以全其眞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謂寂然至無也

潁濱蘇轍曰極虛篤靜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爲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

臨川王安石曰復本也萬物並作吾能觀其復非致虛極守靜篤者不能與於此

陳象古曰物極則復復者自靜故可以觀又曰萬物雖多安能離吾之道哉

黃茂材曰人與萬物同生一根惟虛而靜則能觀其復復初也物之根也名爲觀物實以自觀

程大昌曰物之從枯而苗壯長者是其作也華實皆泯津歸於根則其復也老氏借淺以明賾也虛者物莫之能昏靜者物莫之能誘故其接物易以有見也對奕之智常不及旁觀之明而操舟失港凡岸立之人往往皆能指其曲折故由動觀動或反與之俱而據要觀妙者必其心不徇物乃始能之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御註曰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出乎震相見乎離則芸芸並

作英華發外說乎兌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宅
碧虛子陳景元曰芸芸茂盛貌或作云云動作貌
潁濱蘇轍曰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譬如華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
陸佃曰芸芸者所謂幻化也各歸其根者所謂空性也幻化有滅而空性無壞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萬物紛紜動作既極必返於本不假至人用意裁制
淸源子劉驥曰聖人使人息其愛欲之念歸乎虛靜之本復其性命之源譬如萬物生於根而歸於根也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潁濱蘇轍曰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爲靜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臨川王安石曰命者自無始以來未嘗生未嘗死者也故物之歸根曰靜靜則復於命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復於元命返於天眞
陳象古曰本自淸靜因物有遷也
黃茂材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窮理也歸根曰靜盡性也靜曰復命至於命也

復命曰常
御註曰復命則萬變不能遷無間無斁與道爲一以挈天地以襲氣母
碧虛子陳景元曰能悟之者則行住坐臥不離乎是
潁濱蘇轍曰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夫物或興或衰或生或滅皆爲造化之所陶鑄性道常然晝不能明夜不能晦復性命之道則知眞常
黃茂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可常存矣

知常曰明
御註曰明道之常不爲物遷故足以鑑天地照萬物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猶悟也曰明或作日明言日益明達
潁濱蘇轍曰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御註曰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而不知復茲妄也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不悟常道者反以神變爲妖長生爲誕虛極靜篤爲空曠歸根復命爲滅亡不知强知不識强識易所

謂不常其德或承之羞故曰不知常妄作凶

潁濱蘇轍曰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

黃茂材曰常之爲道至微至妙非夫明智玄通之士則不能達秦漢以來方士爭言神仙之術陷於禍敗如徐福欒大之徒皆妄作者也老子知其凶之必至

知常容

御註曰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不容

潁濱蘇轍曰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陳象古曰妄於天理不復爭競何有而不能容乎

清源子劉驥曰知常則與天地合其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

黃茂材曰眞常之道大無不包知之者必有容宇宙之量

容乃公

御註曰無容心焉則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何私之有

潁濱蘇轍曰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尚誰私乎

清源子劉驥曰有容德乃大如天地之無私覆載也故曰公

黃茂材曰容有容宇宙之量則無已無人無物皆冥於一

公乃王

碧虛子陳景元曰既能包容乃於己無私則襟懷蕩然平夷而至公矣既公平無私則德用周普天下輻輳無有不歸往者矣

潁濱蘇轍曰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

黃茂材曰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王乃天

御註曰在上而無所不覆者天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人既歸往天將祐之

潁濱蘇轍曰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

臨川王安石曰王者人道之極也人道極則至於天道矣

黃茂材曰王者與天爲徒也

程大昌曰王之能容也無擇而無棄即天之不頗其覆者是也

天乃道

御註曰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潁濱蘇轍曰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

臨川王安石曰天與道合而爲一

黃茂材曰天法道者也

道乃久沒身不殆

御註曰道者萬世無弊庶物得之者昌開百聖而不窮蔽天地而不息

劉涇曰所謂自古固存

黃茂材曰道者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故曰道乃久得道則可久矣而曰沒身不殆身又可沒乎曰身者有形之物安得不沒身沒而謂之久何也其死而不亡者乎其形化而心不與之然者乎

林東曰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悠久無窮雖沒吾之身而未嘗危殆有以見體道之君子與道周旋雖久而安也其源出於

致虛之極守靜之篤也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御註曰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淡泊焉無忻忻之樂而親譽不及無悴悴之苦而畏侮不至莫之爲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太上者謂大人也大人卽太古無名號之君也所謂上德不德者也其德無上可加故曰太上雖有君位而不以尊自稱任物自然而各正性命故其教無爲其治無迹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道但知

有君上而已謂帝何力於我哉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上古純質雖知有君簡靜無為上下恬淡各安其所

葉夢得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下知有之知其臨我者吾君而已民未見德則莫知何有於我也

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

御註曰澤加於民法傳於世天下愛之若父母故親之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此帝王之治親譽之迹彰而大同之道虧矣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侯有問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

陪臣有竊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故侮之

清源子劉驥曰其次以有為治天下其德可親其功可譽故親之譽之不能兼忘天下也又其次則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又其次則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侮之

黃茂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今也太上之道乃知而有之是未能至於相忘也故為下其次親之譽之親之者以其貌譽之者以其言夫道豈聲音笑貌為哉又其次畏之侮之畏之者畏其高而難行侮之者侮其近而無甚異其去道益遠矣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御註曰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此至信也商人作誓
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心之有孚之謂誠言而可復之謂信且
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今旣權詐聿興欺罔並起君
信不足於下故下有不信之心而應其君矣夫上之化下也
如止水明鑑之接形容而理無差焉王弼曰夫御體失性則
疾病生輔物失眞則疵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
道也

潁濱蘇轍曰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惟不自信而加
之仁義重之刑政而民始不信矣

淸源子劉驥曰於是愚智相欺上下相疑天下每每大亂罪
在好智以其信道之心不足所以有不信之禍也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自親譽而下已喪其太上無爲之化而
不能復其淳古之風猶其貴重言教執守陳迹以爲化方雖
然失道遠矣不猶愈於忽言不信而致犯上作亂乎夫有道
之君垂拱而居無爲故功業成而不有矣憺默而敎淸靜故
事務遂而忘知矣民皆淳樸無所妄爲謂我之自然而然也
故親譽畏侮之心於何而有哉

葉夢得曰號令教戒無非言也欲以是爲信可乎上不以情

示之下下亦不以情報之上上下交相疑而不信其哀爲已甚而人猶以其言爲貴末流之弗悟也如此將以反之必使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自然雖欲親譽之而不能則可以復乎太上之世矣頌堯之德曰蕩蕩乎無能名巍巍乎其有成功而本之於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何爲者哉穹然在上而物無所歸德則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者乃所以謂我自然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徒貴聖人之言不知聖人之道聖人以道莅天下使民遷善遠罪日改月化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故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此太上之治也

林東曰猶者遲而難之也其貴言之謹也如此蓋以言之不輕出諸口必欲取信於民而無待於告諭也如所謂太古塗民耳目非繆悠荒唐之說乃使民不役於耳目其效見於心之相信云爾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御註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遠矣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見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碧虛子陳景元曰仁義生乎不足是猶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潁濱蘇轍曰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義見矣

淸源子劉驥曰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圭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黃茂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老子方將攊去人累而與造物者遊故不言仁義非惡仁義惡夫徇仁義而不知大道者楊子雲乃謂其搥提仁義非也老子雖不言仁而好言慈雖不言義而好言果果者義之異名慈者仁之殊號

程大昌曰莊子曰至德之世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夫至德之世卽大道未廢之時也端正相親其爲仁義也大矣特未立此名則亦不著其迹故道見而仁義不見焉耳自有易以來掫法立則凡陰陽剛柔之效乎事者聖人因其實而命之曰如是而爲仁如是而爲義仁義立而道之無者皆著於有如元氣播於陰陽人知其爲陰陽而不復見其爲元氣矣莊子固嘗明言之矣曰道德不隱安取仁義由其言而推之則分大道以爲仁義信其破全爲殘矣

智慧出有大僞

碧虛子陳景元曰理勢然也

潁濱蘇轍曰世不知道之足以贍足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偽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潁濱蘇轍曰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黃茂材曰六親不和而後舜以孝名國家昏亂而後比干以忠顯大道既裂儒墨相攻而後老子之書出使天下常如太古鴻荒之世吾知老子昧昧然莫知其影響何書之可作哉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御註曰道之與性一而不雜離道為德是名聖智絕而棄之與道同體則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溥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河上公曰五帝畫象倉頡造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也莊子曰去小智則大智明經曰以智治國國之賊

潁濱蘇轍曰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為以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不勝其害矣故絕聖

棄智則民利百倍

臨川王安石曰所以返樸也

達眞子曰大道廢故能舉其道者則爲聖能知其道者則爲智是聖智因道廢而名也方道無不舉則聖之名可以絶道無不明則智之名可以棄道於天下無不舉無不明則民無不利者也故曰民利百倍又名聖者爲其有不聖也名智者爲其有不智也

淸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之眞以治身則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聖智仁義猶當絶而棄之況其他乎

黃茂材曰古之士也從事於道是非都忘有無俱遣悠然樂

於放曠之野聖智無所施況仁義乎仁義無所用況巧利乎夫如是故一身妙用隨取而有故曰民利百倍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御註曰民將反其性而復其初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其於孝慈也何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是欲人全其性命

潁濱蘇轍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爲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爲之也故絶仁棄義則民復孝慈

黃茂材曰孝慈民之性也累盡性復故曰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御註曰爲機變之巧有欲利之心是皆穿窬之類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擿玉毀珠焚符破璽使民樸鄙而盜自止

潁濱蘇轍曰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爲盜而賊盜不得則不行故絕巧棄利則盜賊無有

葉夢得曰利富之也孝慈教之也盜賊禁其爲非也而不知天下由是而愈亂

黃茂材曰戕天和而伐本眞者一切銷去故曰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御註曰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及其弊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眞而日淪於私欲之習老氏當周之末方將袪其弊而使之返本故攘棄仁義絕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擯彼其心豈眞以仁義聖智爲不足以治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救文者莫若質故令有所屬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

涑水司馬光曰屬著也聖智仁義巧利皆古之善道也由後世徒用之以爲文飾而內誠不足故令三者皆著於名而喪其實

潁濱蘇轍曰世之貴此三者以爲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

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
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
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爲
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
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

黃茂材曰三者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皆性外事特其文爾
不足以爲道故令有所屬者屬於道也

程大昌曰其屬之之地卽樸素而節私欲者是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臨川王安石曰不言守素而言見素不言返樸而言抱樸不

言無私而言少私不言絕欲而言寡欲蓋見素然後可以守
素抱樸然後可以返樸少私然後可以無私寡欲則致於不
見所欲也

陳象古曰少私寡欲絕棄之機要也

黃茂材曰至道無華樸素而已所見者素其見無非道矣所
抱者樸其抱無非道矣私可以無何少之云欲可以絕何寡
之云見素抱樸爲上智言少私寡欲所以誘進中下之士者
也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御註曰任其性命之情而樂故無憂

碧虛子陳景元曰今之學者糟粕而已矣所言絕學者非謂其絕滅不學也謂守其自然之性也

潁濱蘇轍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其所未聞積之不已而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至人無學我卽道也卽我是道又何學也理暢無虧又何憂也

達眞子曰凡學者學其所未至也未至其道則心不能無累有累所以有憂也既至其道則心無累無累所以無憂也道

至於無憂故無所用學焉是以言絕學無憂

葉夢得曰不學則道無所入見道則學無所用

清源子劉驥曰方其為學則日益聞見理有所未窮意有所未得能無憂乎及其為道則日損無視無聽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則樂天知命故絕學無憂

黃茂材曰天地萬物之理欲以一人之智窮其所不可窮其憂多矣

林東曰捨本性而外求道則有所謂學皆外也惟於絕學則無有憂者率性而自得非學此又學彼之憂勞乎其心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註曰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為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

碧虛子陳景元曰唯者恭應也唯聲低所以為恭為禮阿者慢應也阿聲高所以為慢為野夫以名教言之則唯恭而阿慢以理論之皆應聲也今為善者無近名名極則害身為惡者無近刑刑極則殘生故善之與惡非道之實乃外物耳既皆外物則相去奚異哉古本作美之與惡如上章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潁濱蘇轍曰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為恭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而言矣而況善惡之相反乎夫惟聖人知萬

物同出於性而皆成於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實泯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

劉涇曰莊子曰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何則善惡之間不能以寸近取諸身則唯應阿應同出一聲何以唯為恭以阿為慢善惡之殊何異此乎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同為應答何爭恭慢造善為惡皆是勞心

達眞子曰唯阿者因其世薄而分之也善惡者因其眞喪而別也方世之薄人生其慢焉則以唯者為恭阿者為慢方眞之喪則能修者為善不修者為惡然改阿為唯非不能也是

不爲也故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改惡爲善者非不能也是不修也故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黄茂材曰莊子亦嘗以藏穀亡羊發明此理學者宜致思於善惡不到之處何物可名若直以爲惡與爲善同是率天下而入於惡非老子意

程大昌曰唯爲主善阿爲導諛

林東曰善與惡不翅霄壤今謂之相去何若急欲惡人之復於善如唯阿之相去幾何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註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至人冥心妙道絕學無憂雖忘善惡於胷中必順唯阿於形外既而身處人間世豈不修其德乎故唯阿之禮不得不遵善惡之戒不可不畏其惟蘊道之深者乎

潁濱蘇轍曰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爲吾亦爲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於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於物者其心而已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全身遠害安得謂之不畏

黃茂材曰人有所畏亦有所喜畏其所畏而不喜其所可喜何也人之所畏烏可不畏若其所喜吾亦從而喜之則是同於流俗

荒兮其未央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央中也止也

臨川王安石曰道之荒大而莫知畔岸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此老君處世之時所覩之事也

達眞子曰如田之荒以其爲草所蔽人之性爲物所蔽固不異此

葉夢得曰此非言之所能窮故曰荒兮其未央哉

黃茂材曰荒如禽荒色荒之荒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碧虛子陳景元曰世人因學致僞逐境失眞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心目所經外境方盛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碧虛子陳景元曰孩笑貌

潁濱蘇轍曰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登春臺囂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黃茂材曰衆人慕樂如此我則怕然不動

乘乘兮若無所歸

碧虛子陳景元曰乘乘若虛舟之東西而無所歸止

臨川王安石曰乘乘若無所歸者以其游心於無何有之鄉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乘萬物而游無所係著

陳象古曰乘乘厚重貌守眞抱樸滿而不盈

清源子劉驥曰嬰兒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乘乘兮如虛舟之東西

程大昌曰衆人舒泰如亯備味如覽勝會我方揣切其未嘗發見者如嬰兒之從駭而冥無所知甚言不曉世人趨樂之故也故繼之曰乘乘兮若無所歸宿也

衆人皆有餘

御註曰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碧虛子陳景元曰饕餮富貴之間謂其心有餘樂

潁濱蘇轍曰衆人各自以爲有餘

劉涇曰性無餘欠所謂有餘皆分外也

陳象古曰有餘自盈滿也

我獨若遺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軒冕之去來如寄故獨忽之若遺忘耳

劉涇曰若遺非誠遺也以不足愛吝爲懷而已不學者所謂誠遺也至人非不學蓋緣俗學滋蔓特可以絕救之耳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人皆自謂我有餘而我獨遺忘若無物也

葉夢得曰認之則有餘棄之則若遺

黃茂材曰眾人皆有餘其盈溢於富貴驕奢如此我則若遺且如愚焉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註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玆謂大智

穎濱蘇轍曰若愚而非愚也

劉涇曰眾人務學作智我獨絕焉則愚人而已

程大昌曰純純乎無所能解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御註曰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爲明而其明也小察察以爲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人而傲睨於一世之間則惽然若亡而存悶然若鈍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昭昭光耀自衒貌察察嚴明貌悶悶寬裕貌或作惽惽昧昧貌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穎濱蘇轍曰世俗以分別爲智聖人知羣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眾人昭昭極智慮而察物惟恐其

不顯不彰不知不聞也我獨若昏我獨事事不知若昏愚而無識者也察察謂盡物而不容也

黃茂材曰俗人昭昭以其好於聲名我則昏昏俗人察察以其競於機巧我則悶悶

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

御註曰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變動而不居道之利用

碧虛子陳景元曰莫測其深故曰海而又應變之道莫定其方若流波之漂揚而似無所止著一本作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言至人容儀忽然晦昧似其尸居其心寂靜無所繫縶故似無所止亦通

達眞子曰澹者泊然而大也飂者曠然而通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御註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古者謂都爲美謂野爲鄙

劉涇曰以用也衆人之學所謂有用而已亦安知無用爲有用哉頑鄙是也鄙野也野人不學無用故也

黃茂材曰高才絕智孰不求爲時用我獨頑似鄙凡此數者不喜其所可喜自足於道而已

程大昌曰甚言世人趨末而不知有本也

林東曰衆人皆以才智爲世用而我獨頑鄙無益於世以見衆人離道爲甚遠而我之體道爲甚謹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御註曰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萬物資焉有母之意惟道之求此所以異於人之失性於俗

碧虛子陳景元曰或曰老氏以和光同塵爲務此篇何獨彼我之說云云曰此豈至人之本意哉蓋不得已而言之也夫至人所行何嘗有異自是世俗動靜相反因垂言立教故有彼此之云爾

頴濱蘇轍曰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爲宗譬如嬰兒食於母而已

劉涇曰嬰兒以母爲本道本也學末也此所以異也然聖人不尚異而獨異者此篇主絕學爲辭方俗學之溺如此則非異俗無以救俗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衆人求物於外我獨食氣於內氣爲母神爲子神不離氣氣不離形子母相隨綿綿上下久而自定閉之非也此簡易攝生之要也

達眞子曰衆人所求者以外不以內以末不以本是反求食於子而不求食於母也

陳象古曰異於人不同衆人之所學故也

黄茂材曰母者道也經曰有名萬物之母是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御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體同焉皆得所以顯其道

潁濱蘇轍曰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也

臨川王安石曰孔德孟子所謂盛德是也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蓋惟道是從則孔德之容矣

葉夢得曰德之爲言得也道不可見而德有可得故道無容而德有容

林東曰失道而後德德則有形容之可見也况於盛德之容乎况於衆有之美者乎凡此之容此之美皆自道出道雖不可形容乃著見於孔德之容衆有之美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御註曰道體至無而用乃妙有所以爲物然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况惚者有數之可推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爲物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者杳然難言故眡聽不能聞見何物

之可謂耶今言物者葢因强名以究妙理故曰有物混成亦稱道之爲物也恍似有也在有非有惚似無也居無非無居無非無乃卽空是色也在有非有乃卽色是空也

臨川王安石曰道非物也然謂之道則有物矣恍惚是也

陳象古曰恍惚不可定名之謂也

黃茂材曰恍者陽也惚者陰也道惟陰陽而已不謂陰陽而謂恍惚者升降消長之理交感契合之情恍恍惚惚不可指名惟心能得之故其字從心

惚兮恍兮中有象兮恍兮惚兮中有物兮

御註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恍惚之中象物斯具猶如

太空變爲雷風猶如大塊化爲水火以成變化以形鬼形是謂道妙

碧虛子陳景元曰象者氣象也物者神物也卽莊子所謂眞君今之所謂性者也

陸佃曰太始者形之始故曰其中有象太素者質之始故曰其中有物

葉夢得曰恍惚非二境象物非二類也

淸源子劉驥曰恍惚者在有非有在無非無惚兮恍其中有象經所謂大象無形者是矣恍兮惚其中有物經所謂有物混成者是矣恍惚之中有物與象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御註曰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精者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云甚眞一而不變故云有信

碧虛子陳景元曰窈兮深遠貌冥兮寂默貌其中蘊乎純粹之精畜乎自然之信其精非僞故曰精其化應時故曰信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寂然無形今感之立應信莫過此春生秋煞夏炎冬凜未嘗差忒答響若谷現形如鑑豈不謂之信也

黃茂材曰陰陽至妙窈冥難覩陰中之陽是謂陽精陽中之陰是謂陰精故曰其中有精陽之精者爲眞陽陰之精者爲眞陰故曰其精甚眞陽生於子陰生於午時日晷刻必至無差故曰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御註曰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停甚眞之精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故能閱衆甫之變而知其所以然無思也而寂然無爲也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爲之端起而功業之迹著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潁濱蘇轍曰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

去故能以閱衆甫之變也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於變聖人之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陸佃曰生者有生生者自太易至於太素所謂生生者也然生生者未嘗生未嘗無故能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也所謂其名不去常名是也夫衆美者有生而吾體不生衆美者有化而吾體不化故能名以閱之也莊子曰神奇復化臭腐臭腐復化神奇神奇者衆甫也

清源子劉驥曰亘萬世而無弊充一性而常存故曰不去衆美之變日逝而不停甚精之眞常存而不亡所以披閱衆甫之死生終始也

黃茂材曰經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名卽道也故爲萬物之母時雖變而無常名常存而不已甫美也天地之大人物之衆昆蟲草木之微莫不具有此美捨此皆非道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賢之士鉤深致遠廓然見獨而蟠屈才能未嘗顯耀者故欲遠害而全身也故曰曲則全聰達明察曉辨諸物有大功業立大名聲心直如猛矢志端如朱絃常枉己屈伏而不自伸者此則大直之士也故曰枉則直人以

謙卑為本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蓋設象而會意也夫陵原川谷之變高下之不常也川谷窪下則水流而滿之陵原高峻則雨剝而頹之人之謙下則眾仰德而歸之以致其光大也夫自尊則眾毀而辱及之以致其危亡也故曰窪則盈且人有賢才而能支離其德弊薄其身則眾其樂推而其道日新矣故曰弊則新夫少者簡易之謂也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西升經曰子得一萬事畢又曰丹書萬卷不如守一故曰少則得夫多者博學之謂也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列子曰路多岐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庚桑子曰萬人操弓共射一鵠鵠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

生無不傷經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此並戒其多也故曰多則惑道生一一者道之子謂太極也太極即混元也亦太和純一之氣也又無為也夫聖人抱守混元純一之道者謂復太古無為之風也經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以此可明矣自曲則全下六事尚有對治之迹此云抱一無為可以兼包之故為天下式

潁濱蘇轍曰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與物不迕故全也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而天下之至直也眾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弊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道一而已

得一則無不得矣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

臨川王安石曰方則易挫曲以應之此所以能全也直則易折故枉以待之此所以能直也海者常處於卑而為百川之所委故窪則盈無春夏之榮華秋冬之彫落故弊則新少者復本則得矣多者有為則惑矣

王雱曰至人沖虛其行如水無心於物不與物忤故常全也此篇大旨與莊子養生主相類

陸佃曰蓋其周旋動止於物無忤與之俱往故謂之曲物之

變也而天理之在我終於完而無缺故謂之全

達眞子曰己雖全也常自以為曲所以求全不已則卒至於全矣是則所謂曲則全也己雖直也常自以為枉所以求直不已則卒至於直矣是則所謂枉則直也猶德雖盈也常自以為不足則若其窪知雖新也常自以為不明則若其弊以若窪之心不已其求則卒至於盈是則所謂窪則盈也以若弊之心不已其求則卒至於新矣是則所謂弊則新也少則約多則詳以道散則適於多道聚則歸於少是以少則得得其道也多則惑惑其道也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抱一則不離於道為天下式

陳象古曰一者不雜不亂可以曲可以全可以枉可以直可以窪可以盈可以弊可以新可以少可以得可以多可以惑夫小者大之端暗者明之漸理當然也故聖人抱一於數則有增於象則有容不自滿假先見未萌天下若取以爲式則人人合於道矣

葉夢得曰曲則全窪則盈少則得理也即其體而言之也枉則直弊則新多則惑勢也極其變而言之也曲則不忤故全窪則不滿故盈少則不夸故得此理之必至者也枉非以求直而枉之極必直弊非以求新而弊之反必新多非以求惑而多之罪必惑此勢之不得不然者也理勢之相成或更爲

終始或迭爲得失紛然其不可窮而聖人獨能濟之不與之俱變者抱一也前言魂魄之合而曰抱一者一之存乎己者也今言理勢之雜而曰抱一者一之總乎物者也一則萬法之所從出故以爲天下式

黃茂材曰世皆曲吾與之爲曲故能保其全人皆枉吾與之爲枉故能養其直莫不欲盈也孰自處於窪吾能窪乃所以爲盈莫不欲新也孰自期於弊吾能弊乃所以爲新爲道日損損則少其入道也近故得爲學日益益則多其去道也遠故惑曰全曰直曰盈曰新曰得曰惑散之則六斂之則一通乎一萬事畢又何有於六乎故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註曰不弊於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不私於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人皆取先已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若是者常處於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四事皆無為之職夫聖人無為何嘗顯見己之才能則天下自然稱其明矣故曰不自見故明河上公曰聖人雖明不以自見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故能明達夫能用天下之目者亦不自顯見之意也音訓雖

異而其旨畧同矣且聖人虛靜何嘗自是而非人蓋彼我都忘則天下自然稱其是而其德彰矣故曰不自是故彰且聖人恬澹何嘗自伐取其德美則天下自然稱其功業矣故曰不自伐故有功且聖人寂寞何嘗自矜大其賢貴則天下自然稱其有道而長存矣故曰不自矜故長

潁濱蘇轍曰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臨川王安石曰不自見乃無所不見故常明不自是乃無所不是故常彰不自伐則善不喪故有功不自矜則不有能故能可久矣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者書曰汝惟不矜

天下莫與汝爭能

達眞子曰如自見其全則以爲全足於已更不求其全由是故全或至於不能明如自是其直則以爲直足於身更不求其直由是故直或至於不能彰唯不自見其全也常以爲求全之不足若是則全終至於明也唯不自是其直也常以爲求直之不足若是則直終至於彰也推此二類凡有於己者皆不自足於已如雖有功也不自伐其功故得其有功已雖長也不自矜其長故能得其長蓋聖人不自滿假凡在於此也

葉夢得曰見字當讀爲見乃謂之象之見夫惟得一故雖晦

其迹不自見而反明雖藏其用不自是而反彰不伐而有功不矜而能長亦由前之爲曲全窪盈者天下之理同也是以復終之以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爲萬物之變非吾所能孰及其既定物亦莫能與我競此不爭之效也雖萬物無不可爲爭心苟存則雖一法無所容措

黃茂材曰至人之處於世未嘗有我也無我故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矜夫然故與物無爭而物亦莫與之爭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天下孰能與之爭乎不自見而明不自是而彰不自伐矜有功而長亦其自然之理夫何容心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御註曰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為盈無充滿之累知弊之為新無夸耀之迹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聖人獨抱守純一無為何嘗更有爭競之心哉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蟲獸尚爾況於人乎然而上古有此曲全之語豈今日之寓言哉人能行之誠有全德之美而歸之於身此再三勸勵之深旨也

潁濱蘇轍曰世以直為是以曲為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歸復於性則其為直也大矣

葉夢得曰知此則循其本而反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吾誠先得其全而後歸於道則由枉而下為可知矣

黃茂材曰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全於酒猶若是況全於天乎古之至人天以其全付之還以其全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御註曰希者獨立於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列子所謂疑獨是也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不從事於外故言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希者疏也易曰吉人之辭寡

涑水司馬光曰知道者不言而喻故曰自然

穎濱蘇轍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旣此所謂希言矣

臨川王安石曰多言數窮故希言則自然

陸佃曰夫物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者謂之自然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言教出則爲迹未能因於物情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任自然之理

達眞子曰道不可聞故聽之不聞則名曰希希者冥其聲之謂也

葉夢得曰此章明言不足以得道欲得道者必卽道以求之而道之不行世始有方術之士各以其一曲誣怪詭譎違理而叛道雖幸或見不旋踵而亡矣

濤源子劉驥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言則聽乎無聲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自然也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

況於人乎

御註曰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自化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於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風驟雨則陰陽有繆戾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碧虛子陳景元曰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氣之廣者莫極乎陰陽陰陽相激天地交錯尚不能崇朝終日何況人處天地之間不似毫末之在馬體乎而敢縱愛欲任喜怒趨取速亡不亦悲乎

潁濱蘇轍曰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

而後止若夫陽亢於上陰伏於下否而不得泄於是爲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出於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爲不若詭辭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飄風驟雨謂不常也而況人心豈能常也

葉夢得曰夫言之不足尚如此

黃茂材曰道無可言自然而已自然則久飄風驟雨非其自然故不能終朝日況於人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所法也回轉而及自然自然之功豈易到哉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

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從爲也順也言人爲事當從順於道希言

愛氣永保天和豈可若飄風驟雨而不久長也

潁濱蘇轍曰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

辭志於仁猶若此而况志於道者乎苟從事於道矣則其所

爲合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所爲然

必有得於道德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聖人從事於自然之道不强物情

道者同於道有道者可與語道德者同於德謂彼此俱造於

德則可與語於德也失者同於失鵂鶹與梟皆以夜爲書則

難與辨其謬失也

葉夢得曰非失之云能得道也因其失而正之亦可以得乎

道也

黃茂材曰道至大也有從事於此道則同於道德則同於德

失則同於失譬之海廣無不容大無不納物之在其中也無

不各得其欲故道者曰吾得之德者曰吾得之失者曰吾得

之失旣以爲失矣又焉得曰失道而後德則德也者非失而

得之乎失德而後仁則仁也者非失而得之乎失仁而後義

失義而後禮則義與禮也者非失而得之乎夫是謂之大同

信不足有不信

碧虛子陳景元曰仙道貴生鬼道貴終蓋各以類應也是以信乎道者得其道信乎德者得其德不信於道輕忽於德故道亦不應德亦無稱舉之天下豈有信之者哉

潁濱蘇轍曰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夫惟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

達眞子曰信道足則於道無不信也信德足則於德無不信也

陳象古曰言亂而理寡故人不之信

黃茂材曰至道甚微信者寡不信者多老子重言及此憫世人之愚而欲其信也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註曰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冒進之夫跂望非分欲求寵榮雖苟得之有若延頸舉踵何能久立乎

涑水司馬光曰心有所屬故不能兩存

潁濱蘇轍曰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為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亦若是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跨謂不內不外跨其兩端不一於道也

達眞子曰跂者非立之常跨者非行之常而皆性之强矯非動之自然者也

黃茂材曰跂而欲立必不能立跨而欲行必不能行

程大昌曰足之履地爲立跂則騰踈以爲高隨足力所及而更迭以進是之謂步跨則展布以示濶貪新失故且將弁其能行能步者而失之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御註曰泰色淫志豈道也哉故於食爲餘於行爲贅

碧虛子陳景元曰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

涑水司馬光曰皆外競而內亡

黃茂材曰自見其見不可與明自是其是不可與彰伐者無功矜者不長此皆性外事

程大昌曰露才揚己之謂自見曰予既已知則爲自是誇其勞者爲自伐眩其能者爲自矜凡此數者不獨足已自當又且廣己造大課其所有甚狹而無助故不明不彰無功不長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凡物尙惡之況有道之士乎

葉夢得曰智之不明未必皆能惡也故曰物或惡之惟有道者不處豈必知道而後能辨也

程大昌曰見是伐矜有道者不肯指以為居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註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理湛然而常存故謂之有物真道萬派而莫分故謂之混成然而混成不可得而知萬物由之以生故曰有物混成也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經曰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莊子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皆標道之大體也

潁濱蘇轍曰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善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

陳象古曰混成大道之喻也道無定象天地有形因道而生故先天地之義昭矣

葉夢得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生兩儀者易也然不

直言易而設爲太極於中者蓋言易之生初不可以正名故假太極以見則易與太極固未之有分也謂太極爲生兩儀則有易居其上謂太極爲生於易則未見太極之有間故寄之曰有則易爲無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則天地生於混成而混成者亦自有所生也然不顯言其生而虛生生者於上亦以生生者不可以正名

黃茂材曰有物果何物也先天地而生天地者也

林東曰有物混然而成則包含萬象圭角不露皆所以想像道之體質也必也先天地而生言是道之有自來也遠矣或以爲道在太極之先則非止在天地先也亦言其來也遠之意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御註曰寂兮寥兮則不涉於動不交於物湛然而已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萬物恃之以生

碧虛子陳景元曰杳冥空洞無象無質故曰寂寥大塊卓然無物可比妙道廓然何物偶對故曰獨立物雖千變萬化出生入死而妙道未嘗遷故曰不改且道之用也散則冲和之氣徧於太無歛則精純之物藏於黍粟周流六虛應用不窮故曰周行而不殆夫物無大小皆仰於道得之則全離之則

殖生之成之咸有所賴故曰可以爲天下母

穎濱蘇轍曰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於羣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

達眞子曰致虛極則曰寂廣遠極則曰寥此有物混成之體也

陳象古曰母取其始生萬物也

葉夢得曰寂寥之中獨立而周行者彼亦不過動靜之兩閒爾學者多不能明寥之義與寂同爲靜非也古者謂大風之聲爲寥吹萬竅而怒號者寥能覆之則安得爲靜乎寂言靜也寥言動也惟寂故能獨立而不改惟寥故能周行而不殆

此其所以能母天下者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御註曰運而不留故曰逝應而不窮故曰遠歸根曰靜靜而復命故曰反道之中體方名其大則徧覆包含而無所殊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動者靜作者息則反復其道不離乎性易所謂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凡物之大皆有邊際惟道之大無窮無極往無涯畔故云大曰逝愈逝愈遠莫究其源故云逝曰遠雖遠出八荒之外逐之不逮而收視反聽湛然於方寸之閒若鑑之明應而不藏故云遠曰反反復也

潁濱蘇轍曰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强爲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不可名字而强名曰道也道非大小既强名之不可不謂之大矣逝者往也道不止於大又能逝而徧於萬物既以謂逝則無往不周雖曰遠未嘗離本故曰反

淸源子劉驥曰不可得而名故吾不知其名以其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以其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强爲之名曰

大自大而求之則測之益深窮之益遠故曰逝自逝而求之則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故曰遠雖遠至六合之外無窮無盡然反求諸己不離乎方寸之中故曰反

林東曰字曰道强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不特如是其大大則直塊然一物矣大而又能逝逝而遠遠而又反則非泛然無統虛無荒唐之說甚矣反之一字見大道之道與吾儒不隔蠅翼或者不可以老氏孔子差殊觀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

御註曰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

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碧虛子陳景元曰王者黔黎之首不敢與天地道爲比故云亦也域中有四大者謂道天地王也域者限域也夫道大包宇宙細入秋毫或超象外或處域中自地而上皆屬於天蒼蒼者之謂也天在地外地處天內王者人倫之尊居九州之間此皆處於域中故曰域中有四大也而又王者參天地之道而兼萬物之權於四大之中預其一焉莊子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故曰王居其一焉

潁濱蘇轍曰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不足大也然世之人皆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無不化育故曰大無不覆燾故曰大無不持載故曰大人者三才之一非君何以統制域者謂限制之名雖有名而無邊際之實範圍萬物者也凡言天則造物可知矣凡言地則成物可知矣凡言王則人道可知矣靈秀智力莫出於人而王統之大也

淸源子劉驥曰王亦大者王指人心而言之經所謂心爲國王五藏王是也人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俯仰之間再撫四海恍惚之際經緯萬方亦可謂大矣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此使人知自貴自愛而不陷溺其良心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戒王者當法象二儀取則至道而天下自然治矣夫王者守雌靜則與陰同德其所載無私是法地也又不可守地不變將運剛健則與陽同波其所覆至公是法天也復不可執天不移將因無爲則與道同體其所任物咸歸自然是法道道自然此謂王者之法天地則至道也非天地道之相法也宜察聖人垂教之深旨不必專事其空言而已矣

潁濱蘇轍曰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人與地近形著而位分故法則於地而知剛柔之分地靜而承順法則於天清明剛健崇高至極而未能混於無形故法於道也道無可法自然而已

達眞子曰道也者固無所法也以其相因而相成相繼而相用固若其法爾王者能盡人道以人道之施爲則應於地故人法地也以地道之化養則應於天故地法天也以天之運用則應於道故天法道也以道之充塞則應於自然故道法自然也然則有物混成之初信以爲天下之母矣

太上道德眞經集註

宋鶴林彭耜纂集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御註曰重則不搖奪而有所守故爲輕根靜則不妄動而有所制故爲躁君

潁濱蘇轍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鎭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爲根躁以靜爲君

臨川王安石曰輕者必以重爲依躁者必以靜爲主

葉夢得曰重輕在身必有所本故以根言之靜躁在心必有所制故以君言之木之生自拱把至合抱必有根焉然後枝葉有所賴不深其根而豐其末末勝則木必拔矣故身不可以不重心之物爲火炎上而善緣炎上則愈進善緣則莫知已非有以制之則必熾躁者動而不知守者也故心不可以不靜

黃茂材曰輕躁之人不可進於道重則其本固故爲輕根靜則其主安故爲躁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御註曰靜重以自持則失之者鮮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以履畏塗而無患

碧虛子陳景元曰輜屏車也又大車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輜重謂保身之寶隨而資用不可須臾離也

達眞子曰如君子雖終日行不離輜重者蓋非輜重則不可行是則輕本於重也

清源子劉驥曰君子之處己貴乎重靜戒乎輕躁故終日行不離輜重謂如輜車之重不敢容易其行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註曰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有榮盛可觀之事不能移其志游觀榮樂無所係著

清源子劉驥曰榮觀在物燕處在己不以物易己不以美害生超然自得於物外取足於身而已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倡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頴濱蘇轍曰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臨川王安石曰臣者佐也君者主也靜爲動之主重爲輕之

佐輕而不知歸於重則失於佐矣動而不知反於靜則失其主矣

王雱曰人主以天下爲根不可以一身故輕之

陳象古曰王者治天下之大當守其重處其靜以鎮輕浮以杜僭躁不可以欲之所縱身之所貪輕忽妄動而忘治天下之道

淸源子劉驥曰歎人不知貴愛其身殘生傷性動之死地是猶處萬乘之尊居大寶之位輕身躁動不顧天下者也輕則妄動故失臣躁則擾民故失君聖人重而不輕靜而不躁所以無爲而天下治

黃茂材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其能持重也雖有榮觀宴處超然是其能守靜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人身中自有一天下萬乘之主指心爲言君者心也臣者肺爲相傳之官肝爲將軍之官膽爲中正之官膻中爲臣使之官倉庫官脾胃是也傳道官大腸是也受盛官小腸是也作强官腎是也三焦者決瀆之官膀胱者州都之官失君心亂失臣五臟六腑亂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算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潁濱蘇轍曰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無口過萬物之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筭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

臨川王安石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故無轍迹巵言日出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故無瑕謫六合之內萬物之間不能逃其數故不用籌筭萬物不得其門而入故無關楗而不可開

達眞子曰善行者以道爲行者也以道爲行故行於內而不行於外是以善行無轍迹善言者以道爲言者也以道爲言故言於正而不言於邪是以善言無瑕謫也善計者以道爲計者也以道爲計故計於心而不計於物是以善計不用籌筭也心處於道不爲外物之所入是以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也心聚於道不爲外物之遷離是以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

清源子劉驥曰以其不爲而爲故善行無轍迹之可尋以其道之出口故善言無瑕謫之可累以其通於一而萬事畢故善計不用籌筭以其形全精復非愛慾所能誘故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以其神凝氣定雖天地不能犯故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黃茂材曰行不違道故無轍迹言不失中故無瑕謫善計不

用籌筭一可以知萬也何用籌筭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其精固而不泄也何用關楗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者陰陽之氣自然相合也何用繩約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御註曰襲者不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而不曜

碧虛子陳景元曰常善者謂蘊其常道善達自然之理也襲明者聖人密用其常道而能明悟任物也

潁濱蘇轍曰彼方執筭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我歸乎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

生死爲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則可謂善救人矣

葉夢得曰常之爲言無時而不然也救之爲言廹而後應之不廹則不强施也

淸源子劉驥曰非特聖人有是心也人物皆有之方其以僞喪眞以物易性則固有之眞性暗而不明鬱而不發聖人常善救之而無棄使之歸根復命收視反聽室虛而純白生宇定而天光發如燈之明相傳襲而不絕故是謂襲明

黃茂材曰凡此皆人身中物修之而至爲之而成經曰恍兮惚其中有物人誰不具此物迷而不知爾聖人善救之無棄

人亦無兼物使之自明而已故謂之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御註曰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也然後知善之爲利

碧虛子陳景元曰故立天子置三公此將以教不善之人也故曰善人不善人之師設有不善之人善人亦資取役使以漸化導之經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此以德化攝伏不善人爲資給役用也

達眞子曰善人者得此五善之人也不善人者失此五善之人也得此五善之人可以救其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也

失此五善之人故善人取以爲戒故不善人善人之資也然則不善人因其善人之襲已則得其師善人因其不善人之襲已則得其資是皆因襲而明也

清源子劉驥曰善人者因其善而師之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因其不善而改之故善人之資

林東曰善人爲善可師也見不善而不爲之是可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與不善彼是兩忘無容心焉則何貴愛之有此聖人所以大同於物道之要妙不睹衆善無所用智七聖皆迷無所問塗義協於此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聖人雖游心於自得之場不可不立其師資也雖立師資復恐貴尚其師怜愛其資泥於陳迹不至達達故再舉不貴其師不愛其資者夫人雖因師之發蒙尋其至理出自天性是曰獨化故伯樂不能馭駑駘爲騏驪良匠不能伐樗櫟爲棟梁將使人忘其企慕然後可造至道之極故列子之師老商友伯高而得風仙旣而曰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內外盡矣此眞忘其師資者也聖人雖知小夫執滯言教必以此言大爲迷謬然而垂訓上士使彼我俱忘乃至言要妙之道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

不貴其師聖人非特吾忘天下亦使天下忘我又曰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喻也

達眞子曰苟不貴其師則不善者不知修不愛其資則已善者不知戒若是則雖有智者亦入於大迷矣況其不智乎然能以是推之則得其道之要妙也

黃茂材曰以善爲師以不善爲資貴其師猶爲人情所同愛其資是何心哉至人淡然無所貴愛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雖有智者於此大迷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

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御註曰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於柔靜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爲天下谿谿下而流水所赴焉益不用壯而持之以謙則德與性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白以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合無有一疵天下是則是傚樂推而不厭故爲天下式正而不妄信如四時無或差忒若是者雖終難窮未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爲天下式者復歸於無極極中也有極者德之見於事以中爲至無極者德之復於道不可致也爲天下谷谷虛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常體復歸於樸乃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自以爲稱故抱樸而天下賓

碧虛子陳景元曰雄尊顯也強梁也先也雌卑微也柔弱也退也夫有道之士知己之尊顯出人之先縱之則強梁生而禍患至矣乃處身卑微守其柔弱謙退下位而天下歸服其德如水之流入深谿既心守如谿是能保其常德不離於身

去剛躁之欲心復性歸於嬰兒也嬰兒者喻其泊然沖和是非都泯也谿者水注川曰谿有道之士知己之心宇如谿則虛室生白昭昭明了乃守其淵默持之自晦使光而不曜此可為天下之法式矣人既模楷法式者是見其常德無所差忒德不差忒將與道冥極也極者言其深不可窮極也人所歸服而楷模法式是已之尊榮在民之先當守其卑辱持勝自污而受垢若此則天下歸心如水之投於深谷夫器長如谷是內德充足德充而無名則復歸於道樸也樸者謂隱材器而藏用也谷者水注谿曰谷

穎濱蘇轍曰雄雌先後之及我者也白黑明暗之及我者也

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闇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闇之切明闇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為不若知而不為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皆將歸之如水之赴谿矣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超闇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迹也故眾明則之以為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用未能窮也故曰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誇妄已

盡處辱而無惱嗾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樸

達眞子曰蓋性復於嬰兒然後造於無極造於無極然後反於樸固其入道之序也德之不離然後不忒德之不忒然後乃足固其入德之序也爲衆有所歸若其谿然後爲天下式旣爲天下式則嚮嚮爲一已之所容然後爲天下谷固其所至之序也蓋有常性然後有常德有常德然後有常道其序也

淸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在人爲精陰中之陽也故謂之雄地二生火在人爲神陽中之陰也故謂之雌知其雄者保其

精也守其雌者存其神也純粹之道唯神是守守而無失與神爲一虛無自然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如水之注谿不召而自來故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則德與性合而不離故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嬰兒者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所以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故知其白守其黑也知白守黑則慧而不用寶智若愚定慧相資智恬交養守道之精杳杳冥冥守道之極昏昏默默純虛無之體成自然之眞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故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則德與性合而無差忒故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無極者無窮無極同於大道與道爲一聖人抱道之眞不

以物易己不以美害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大白若辱盛德
容貌若愚故知其榮守其辱也知榮守辱則納汙藏垢無所
不容如谷之虛無所不納故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則反歸與
空與道合體故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者道之大全謂如混
沌之始樸一元之初生也

黃茂材曰夫道虛無恬淡清靜無爲超然出於萬物之上謂
之雄可也何以爲雌謂之白可也何以爲黑謂之榮可也何
以爲辱蓋道欲退藏非有所貶雄於世雖知其雄乃自處以
雌雖知其白乃自處以黑雖知其榮乃自處以辱故能爲天
下谿可以行也爲天下式可以法也爲天下谷可以容也夫

道至大求之者多各從其所入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
嬰兒孰爲嬰兒非道乎此自其德之不離而入於道者也爲
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孰爲無極非道乎此自其德
之不忒而入於道者也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孰爲
樸非道乎此自其德之乃足而入於道者也惟道難言言之
不足至於再三又使其音韻句讀相協可以諷詠於口而不
忘老子之意所以開示後人何其詳且至耶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御註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
守焉道則全天與人合而爲一器則散天與人離而爲二道

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
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彰
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役於道樸則淪官冥視之不見聽之
不聞此乃體冥眞理者也若於治道則當散而為器河上公
曰萬物之樸散則為器器用若道散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
五行也夫人與心之散則為念慮念慮一動則百行彰而庶
事生庶事者材器也故聖人就其材器因其賢能而用為百
官之元長故能大制群物任之自然而不割傷也
穎濱蘇轍曰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為器以應萬物將如人

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離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陸佃曰樸者言其合也器者言其離也渾則合合則為樸割
則離離則為器器者樸之反也故聖人割而用之則為官長
故大制不割
劉概曰大制不割所長而不失是也蓋無為而用天下則大
制不割矣大制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吾以為之孚守雌未
及乎守黑守黑未及乎守辱守辱則玄之又玄
道眞仁靜先生晉道沖曰倚待自註曰制度之大者無裁割
之迹有山東劉正叟者以道沖此言說於王雱雱乃註在經
中今復別注曰大制天地之造物也物自隨性而成不假裁

製也

達眞子曰凡制物以割者使然也今大制天下而不割則道任乎自然矣

陳象古曰樸散爲器有用有形之至也官長治爲器之主也總其器之大小任其材之長短入用則合任過則離皆自然之道也豈假聖人强力以割之哉

黃茂材曰樸者道也渾然而已散則爲器聖人體道而用之物莫尊於道故爲官長夫以道制天下者何用割爲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已死也老子以謂非徒失道必見其不得死

潁濱蘇轍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爲之則不可得矣

黃茂材曰取天下者湯武是也吏易武又一天下而欲爲之其不自得亦可見矣一人之身爲物之所侵冦者甚多欲取其身於聲色紛擾之塗置於淸靜自得之場而乃爲之則是自亂也

程大昌曰因其理之當然循而行之不敢參以己意是之謂

以天下爲天下而非己之敢任也若屈當然之理而自出操縱是取天下而爲之者也故知其決不能遂也不得已者欲取而不遂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七竅鑿而混沌死鞭策威而馬力竭豈非爲者敗之乎而又執而不移自謂聖治非惟喪於至理亦將自失其眞故曰執者失之

潁濱蘇轍曰凡物皆不可爲也雖有百夫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爲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蓋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淸源子劉驥曰天下神器謂天地神明之器人之形體法象天地化契陰陽乃神器也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則以人滅天以故滅命吾見其不得已黃帝南望而元珠遺七竅始鑿而混沌死故不可爲也爲則有敗執則有失

黃茂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不可執也至於人身獨非神器乎目何爲而視耳何爲而聽手足何爲而動皆其神爾古之人能養其神超然獨存謂之神人是豈可爲可執也歟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

去奢去泰

御註曰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或噓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羸若五行之王廢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於時而制於數固未免乎累唯聖人爲能不累於物而獨立於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又聖人覩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故無益生無侈性無泰至遊乎宇內而已若是則豈有爲者之敗執者之失乎故曰繁文飾貌無益於治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八事謂外物不可必也甚奢泰皆過當

越分因茲甚奢泰致其爲之故老氏之特垂深戒

潁濱蘇轍曰陽陰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噓而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然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知其不可逆而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爲之至也堯湯之於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於敗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裁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

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臨川王安石曰安於所安則能去甚以儉爲寶則能去奢以不足自處則能去泰矣

陳象古曰此過常踰分之謂也如是者何由爲之執之不知其要故也

清源子劉驥曰譬如萬物之理有行則有隨有噓則有吹有强則有羸有載則有隳物之變化何常之有唯聖人體道之常無古無今與道爲一而合於自然去甚去奢去泰則體道之自然而養其心矣

黄茂材曰凡物或行而前或隨而後或噓之則煖或吹之則寒或其勢强或其力羸或始而載載安也盛也或終而隳其行也其噓也其强也其載也近於太過其隨也其寒也其羸也其隳也近於不及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務適其中而已經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程大昌曰甚也奢也泰也則不可不去而未至於已甚已奢已泰則置之勿論曹參從蓋公學黄老而曰不擾獄市以爲獄市姦人之所容也而擾之則姦人無所容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

御註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

潁濱蘇轍曰聖人用兵皆出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强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愍秦始皇漢武帝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臨川王安石曰明則人報之幽則天報之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人報之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者天報之也

劉概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故孔子對衞靈公之問則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葉夢得曰古之善用兵者毒天下而民從之亡國而不失人心蓋知禍之端不在我非以是爲强也

黃茂材曰使其勝之事且好還況有不勝者乎

程大昌曰課其酬復其斃人乃以自斃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註曰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違天時故有凶年

潁濱蘇轍曰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强天下者耶

黃茂材曰師之所處田事廢故荆棘生大軍之後和氣傷故有凶年兵之爲人害如此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

御註曰以强勝人是謂凶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兵之害物也人神共惡之然而明王聖主未嘗去者其所自來上矣庚桑子曰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也故以道輔人主者當守雌靜不敢以兵强天下若爲敵所侵不得已而應之故曰善用也果猶勇也言善用師者勇於濟難而已矣

潁濱蘇轍曰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

臨川王安石曰用兵者不過勝而已故曰善者果而已果者勝之辭也

程大昌曰果似强而非强强以力果以理揆之以理而不可已乃斷然奮行無能沮遏之者是之謂果若理未可動雖兵力百倍亦可輕舉此果者所以不肯爲强也老氏之論兵也慈哀恬澹如不欲有兵然則敵之至殆將不忍與鬬而以何立國故此章論果凡其開許用兵者惟此一路也其曰不敢以取强焉言善其事者一果之外勢可以强亦不敢爲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

潁濱蘇轍曰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爲勿强也

程大昌曰矜者自揚其能也伐者自夸其功也驕者謂敵爲不足畏也此三者皆出於嘗戰而勝乃始有之故從而戒之曰果可爲也矜伐驕皆不可爲也兵家之語曰難與慮敵而有識者則又曰有道之主能持勝皆慮其狃勝而銳於自恃則向焉迫不得已之果遂將轉而入於怙力之强也故老氏逆以爲戒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草木之生也柔脆其壯極則枯落人之

幼也柔弱其壯極則衰老以喻用兵壯武則雄力暴興暴興則敗矣既敗則不得謂之有道夫非道之事不可法則而行是知不如早止也故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驕迫不得已而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亦非恃力好戰也治身解曰人之枯槁因不行道不行道者早死而已矣

潁濱蘇轍曰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唯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强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道貴於生兵戰殺傷是謂不道既

知戰非保生之道早已謂宜早止

黃茂材曰兵强者必敗物壯者必老皆爲非道不能長存

程大昌曰使哀詔而棄輪臺在未築朔方之前則文景之富庶不虛耗矣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曰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潁濱蘇轍曰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是謂不處

達眞子曰佳兵者兵之善者也佳兵者不祥之器言其驚異

於常矣以佳兵驚異於常雖飛潛竄伏之物猶且惡而避之而况有道者乎故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言不處心於此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御註曰左爲陽而主生右爲陰而司殺陽爲德陰爲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恬淡爲上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怨之所歸禍之所集也

臨川王安石曰夫戰非得已也非得已則雖勝猶不足以爲善勝而爲善者樂致人於死矣此所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左陽也陽好生右陰也陰主殺老子再言不祥之器是戒用兵

黃茂材曰有道之世民各安其居樂其業物無有害之者何嘗識兵革當是時也有人言兵豈不惡之指爲不祥之器至於不得已而用之志在恬淡非樂於殺人此其與吾養生之說有以異乎無以異乎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

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御註曰易以師爲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左爲陽主生故居常則尚左吉也右爲陰主死故喪禮則尚右凶也禮記檀弓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夫上將軍專殺則處右偏將軍不專殺故處左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爾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兵行即殺非喪者何

葉夢得曰易以聰明睿智而不殺者謂之神武季康子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孔子告之曰子爲政焉用殺夫雖無道而亦不可殺戰勝而處以喪禮宜也

黄茂材曰夫兵之不可去者以盜賊敵國之爲人害非兵不除而不善用者殺人之禍乃甚於盜賊敵國故此凡三致意焉皆戒於用兵而不及於盜賊敵國然則有道之士虛無恬淡無所慕悅又何慮於外物聲色之慾有以害吾也哉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御註曰道者天地之始豈得而名樸以喻道之全體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道之全體不離於性小而辨物莊周所謂其有眞君存焉道足以爲物之主則物自賓服萬物而不以威刑幾是已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上下與天地同流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淸下及太甯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涑水司馬光曰侯王守道則物服氣和民化

潁濱蘇轍曰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爲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

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粃糠可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沖氣升降相和爲一而降甘露胳然被於萬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如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

臨川王安石曰道常無名矣名者强名之也樸者道之本而未散者也小者至微而不可見者也樸未散則雖小足以爲物之君樸散則爲器器則雖聖人足以爲官長而已故曰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陸佃曰樸者藏於無名之域而與神明居與造化遊所以爲天下貴者也豈復有加之者哉故曰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

王者萬物之主而萬物之所視而效者也苟爲寄於萬物之上而守之以無名之樸則萬物將自賓而人與天地之和應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所謂天地之和而人莫之令而自均所謂人和也夫惟以道致平而人與天地之和應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樸非器位名數無上下之定分先於品物故不能臣之苟能抱樸守眞無爲拱嘿萬物自服天地交泰甘露乃降和之至也甘露效祥人莫能使之而然上下交感陰陽之氣自和矣

淸源子劉驥曰道之眞常天地之始造化之先不可得而名故謂之樸樸以喻道之大全所謂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

雖覆載天地彌滿六虛然反求諸己不離乎方寸之中可謂眇乎小哉故言樸雖小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窈兮冥兮難測難識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故天下莫能臣乃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守而勿失與道爲一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故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甘露者天地之和氣也人莫之令而自均出於自然也

黄茂材曰樸亦道也道無名謂之樸皆强名也域中四大而道爲先孰能臣之古之侯王無有不知道者天地合而降甘露和氣所致也人身中陰陽之交感水火之相濟蓋亦有不約而同者均同也

程大昌曰雨之與露皆天地交感之氣而澤之所被均與不均則不同也東州之澇西州之暵通天下觀之未嘗或能周徧也此固不得不云交感若夫露也者不與雨同矣無遠無近無希無驟亘四時有之雖甚旱而淵谷皆竭其莫夜之滋濡厭浥輕細均齊天下如一此蓋天地騰降而有常者也故老氏取象於均而求原於合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碧虛子陳景元曰始者道也無名也道常無名也有名者萬物之器用也夫道始無名能制御有名之物是謂樸散則爲

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名器者亦盡爲王者之所有名分旣立尊卑是陳不可越乎上下故亦將知所止足能知止足者是自知曰明旣明且哲豈有危殆乎河上公本作天亦將知之言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知之隨註解釋義理相通

涑水司馬光曰聖人得道必制而用之不能無言雖以有名教民亦務簡要勿令滋彰

潁濱蘇轍曰聖人散樸爲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臨川王安石曰名者非道之本也以其始有所制則於是有名矣論語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以其有所制也故名隨

之故曰始制而有名有名矣不止則用有時而竭身有時而殆故堯老而舜攝也故曰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王雱曰名迹旣立則名將遂而不反枝葉橫生源流派別而性命爛熳矣故始制有名當卽知止而終無爭奪之危制者判樸成器之謂

陸佃曰天下之名吾皆得而有之故曰始制有名名亦旣有然而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故曰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初以無名之樸制於有名之器使高卑不亂名分以定各有所屬過此已往近於煩細事成患

念亦當知其止息矣不盡慮以憂人亦休心而適己息念保
身終身不困
陳象古曰天地既判名從此制必有資始資生之繁豈無名
而可言乎物既眾而名既多在知止以御之不知止則物窮
而塞所以危亡之幾生焉
清源子劉驥曰體道至此始制有名始謂道也其道能制御
有名之物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也既有其實必有其名雖
和光同塵毋近於名而名自彰故名亦既有既有其名若不
知止則捨己從人以實名聲於天下而失其本心知止則恬
然自足於內淡然無求於外故不殆

黃茂材曰始制有名自無而始適有也處羣有中不知所止
將逐物而忘返其危矣哉故莊子曰吉祥止止
林東曰聖人散樸以為器因器以制名雖勢所必至又豈徇
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故能知止而不至於危殆正所謂大
曰逝逝曰遠遠曰反之意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御註曰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
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莅何為哉因性
而已矣
潁濱蘇轍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

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江海水之宗川谷水之派異流終返於源百慮同歸於道

黃茂材曰人之於道如川谷之赴江海無有不至惟其不知道之所在故有橫流絕港之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御註曰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之事知人而已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爲構日以心鬬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人善惡而分別之之謂智故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是謂適人之智而已矣而不自知者也自知而默守之之謂明故曰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是謂自適其明而已矣此可以超乎智之上也

穎濱蘇轍曰分別爲智蔽盡爲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智以達外但能知人明以照內自

靈於身

葉夢得曰自知者見性知人者未必能見性爲智而已智者有别乎外也故見性而後爲明明則無所不照也

清源子劉驥曰知人則有見於外故曰智自知則反照於內故曰明

黃茂材曰人之情僞無窮吾之智有限烏得而盡知之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也知能自知孰能逃吾所知故智不如明

程大昌曰莊子曰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不自見而見彼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此則智明之辨也

林東曰智則不無於窺伺揣度而明則如日月之容光必照者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御註曰至人尚德而不尚力自勝而不務勝人智者若愚勇者若怯此勝人也而所恃者力勝己之私以直養而無害

潁濱蘇轍曰力能勝人而不能及我我能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强矣

道眞仁靜先生曾道沖曰勝人者謂有形質才力勝己謂能勝於情欲性正而神强

陳象古曰智與力行於外者也明與强行於內者也明則省

己無遺强則進道有漸

葉夢得曰自勝者克己勝人者未必克己爲有力而已故克己而後爲强强則無所不敵也

淸源子劉驥曰智足以知人則能勝人而不爲人物所惑故曰力明足以自知則能自勝而不爲情欲所使故曰强

黃茂材曰有力者可以勝人力所不及烏能勝人吾能自勝不與物爭强莫甚焉

知足者富

碧虛子陳景元曰謂止其欲也

潁濱蘇轍曰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而

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則是終身不能富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貧若富也

陳象古曰得一不求二自足於心所以爲富不在多也

葉夢得曰求富者終無已也苟以爲足則簞食瓢飲亦可以爲富矣

淸源子劉驥曰既有勝人之力又有自勝之强則知取足於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其有萬不同之富何以加焉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亦此之謂也

黃茂材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人而知足其用無窮故謂之富

強行者有志

御註曰自強不息斯志於道

碧虚子陳景元曰強行者謂勤而行之也

穎濱蘇轍曰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

臨川王安石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故強行者有志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大道雖遠強行不息日進日近不覺與道混而爲一凡有志者無事不集

黃茂材曰自強不息所以體天行健非有道者孰能之

林東曰有志於行則凡物莫能奪其志而自強不息之效可與天同其健

不失其所者久

御註曰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與時推移與物轉徙者可暫而已

涑水司馬光曰得所則安

穎濱蘇轍曰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外安其分內存於道未有不久者也

陳象古曰得其所則安於道安於道則可久

葉夢得曰所者人之所安也人之所安莫大於道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所猶存在道變通不窮則無所不在隨所在而

安之孰不可爲久者所謂道乃久也

黃茂材曰新故相代變化不停吾能不失其常故吾往而新吾至是爲長久

死而不亡者壽

御註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之未始異於生故其形化其神不亡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極非壽而何

涑水司馬光曰身沒道存

穎濱蘇轍曰死生之變益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

臨川王安石曰聖人死而不亡者無異於生故曰死而不亡者壽

王雱曰賢人死曰鬼盡其道以反眞者也聖人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也愚人死曰物雖生猶死耳盡道養形之人雖形體萬變而眞性湛然無所終極可謂壽矣此至於命者也

陸佃曰言死生之未始有異也夫唯死生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矣蓋蜩之甲已死而其蜩未嘗亡蛇之蛻已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有眞者雖死不滅也

又曰佛氏之不滅與此同意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形骸有極妙者長存

陳象古曰死不可免形氣澌盡有生者之常也其不亡者因自知自勝知足强行不失其所而有守焉此爲壽之實也非世人百歲之所可同日而語

淸源子劉驥曰四肢百體將爲塵垢死生終始將爲晝夜以其入於不死不生而死生無變於己故死而不亡者壽非深造於道者孰能與此

黄茂材曰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忻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夫如是又烏有死生哉

本來子邵若愚曰形雖死而性不亡處於不生滅之鄉萬劫常存者是謂壽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御註曰汎然無所繫故動靜不失往來不窮左之右之而無不可

碧虛子陳景元曰汎汎乎滿乎太空而無所繫著者其惟道之體乎或可於左或可於右皆逢其原而無所不周者其惟道之用乎

穎濱蘇轍曰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

王雱曰汎然不倚一物故用之無所不通

葉夢得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易之言道以陰陽而老氏

之獨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則為之陰陽者誰乎故於此特以左右見之左陽也右陰也大道汎兮其無所倚故自陰而之陽則可以左自陽而之陰則可以右

林東曰一說以左右為佐佑說老氏書有輔萬物之自然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潁濱蘇轍曰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為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已

臨川王安石曰萬物之資貸以生則亦恃之而不辭矣功成

而不居巍巍乎其有成功蕩蕩乎民無能名是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萬物雖繁道皆以無為之妙而成之不以其多而拒之裁成萬物不以為能

陳象古曰不言己之能生也不自有其成功也

葉夢得曰萬物由乎其間則恃之以生者吾固不得辭非我也陰陽也及其功成吾亦不得名之有矣名且不得而況於實乎

黃茂材曰萬物之生非道而何故不可得而辭生物之功亦為大矣功成而不居其功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

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曰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常無欲與物交故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爲主鼓舞乎羣衆而莫窺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爾

碧虛子陳景元曰杜光庭曰聖人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功於天又可名於大矣決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盛業可大聖德可久以其不爲大故能成此尊大矣修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物來斯應鑒物斯廣不均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兼濟之德仁逮蠢動未始爲私衆善歸宗不爲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可以契上眞之大道矣

潁濱蘇轍曰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

王雱曰有意於主則反與物對惟其主萬物而未嘗有意乃所以充塞無外而莫能離夫道之爲物方其小也未嘗不大方其大也未嘗離小但覩者各得其迹而已要而言之非小非大不可言傳可以意得自大則有其大有其大則小矣唯

其非大而强名以大則眞大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不自爲大終爲萬物之宗不自爲小終爲天地之祖

陳象古曰物由道生不自爲主其施甚廣無欲觀妙乃道之幾可名於小其樸若全萬物歸己之恩不自恃其功沖而用之物莫能測故可名爲大

黃茂材曰道無大小自吾無欲以觀之則謂之小自物不知所主以觀之則謂之大聖人體此以游於世豈不爲大乎然未嘗有自大之心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川之文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御註曰象如天之垂象無爲也運之以健無言也示之以文聖人之御世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而民歸之如父母故曰執大象天下往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羣生不傷萬物不夭民雖有智無所用之何害之有安則無危亡之憂平則無險陂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臨川王安石曰大象者道之喻執其大則爲萬物之所歸向吾能順性命之理受之而不逆故往而不害能安則能平能平則能泰善安然後至於平平然後至於泰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無象者大象也母之於子也未有

母處而子不往就之也物來附德猶子歸母不害其所利則相蓄養和平而安泰也

達眞子曰大象者道之象也然道不可執聖人體之固若其執爾聖人體道則爲天下之所歸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者歸往之謂也莫足以傾則曰安莫足以險則曰平莫足以否則曰泰

葉夢得曰大象猶大物也恍惚之間有物有象其藏深矣不可名以大執而示物然後其大者見焉天下始得從之而往吾雖受之而未嘗見其有物則雜然共處各安其性命之情並行而不相悖固未有能害之者也是以不失其居則安不違其分則平不逆其情則泰

淸源子劉驥曰象者物之始見去道未遠故以喻道大象者無象之象虛無之眞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故執大象天下往經所謂太虛內神六合朝眞亦此之謂也以至萬物之精華無極之物皆來歸之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利而不害爲而不爭故往而不害安平泰安則安於性命之情平則定乎內外之分泰則交通成和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

黃茂材曰道本無象孰得而執然必有主之者故天下往焉往者謂其無往而不在也太古之時有羲皇在上天下之民

含哺而嬉鼓腹而遊無日不在乎道之中可謂安平泰矣又豈有害者哉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舉喻也夫音樂之和人必爲之少留餜餌之美客必爲之暫止樂之佚也耳滿而過焉餌之飫也舌味而爽焉客之止也主倦而厭焉夫法之初興民皆親之譬之及其獘也則民畏之侮之莊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此言法之用也隨世汙隆滯而久之理必敗矣既敗豈有往而不害者哉既受其害則奚足言其安平泰也夫樂佚餌飫則過爽隨焉大法一獘則畏侮彰焉若夫道之出言淡然無味所謂信言不美也淸靜無爲則民樂其性故含哺鼓腹而遊乎混茫則不知其所之矣豈有和悅之聲甘美之味而審聽咀嚼哉

穎濱蘇轍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闋餌盡彼將捨之而去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臨川王安石曰夫五味之於口五聲之於耳世皆沉溺而不知反者以其悅之於口耳之間也唯道之於口則非味而常

淡然耳惟其不悅於味而視道之無味不悅於聲而視道之無聲則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而其用不可盡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樂者音樂也餌者飲食也旣就而歸附樂所以和其心食所以養其形內外得所雖過客亦留而不去而況其素來處者惟道深遠久大其言簡淡初聞甚淡久之味在其中矣非玄覽莫能見非聽幽莫能聞雖無近利久而用之始知無盡

黃茂材曰張樂設餌過客且止聲色嗜欲之能悅人如此若夫道出於口則無味視於目則無色聽於耳則無聲然人能得而用之其用無窮豈外物可比哉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御註曰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一章先賢解之多端皆不條理其說或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或引國家權變爲辭近乎縱橫之說此乃與陰符天機合矣在乎高識變通者審用爾

穎濱蘇轍曰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之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

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

臨川王安石曰天下之人常爲陰陽轉徙而不知反故欲張者必歙欲强者必弱知雄之爲動而當守其雌知白之爲明而當守其黑故處之以歙則天下之張皆歸之而不爲彼之所歙持之以弱則天下之强皆歸之而不爲彼之所弱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故知機者謹密也

陳象古曰張極必歙强極必弱興極必廢與極必奪自然之理也

淸源子劉驥曰物盛則衰物極則反乃消息盈虛之常理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日月尚爾況其他乎此天之道

黃茂材曰凡物有歙有張有弱有强有廢有興有奪有予造化者未嘗容心於其間如日月寒暑相爲往來當其張也必有歙之者焉當其强也必有弱之者焉當其興也必有廢之者焉當其與也必有奪之者焉

御註曰其未兆爲微而其理甚著賢人覩而衆莫知

是謂微明

涑水司馬光曰知微之明

臨川王安石曰非見機者不能與於此

達眞子曰自其張之微而明其有歙自其强之微而明其有弱

黃茂材曰此理雖明達之者少故謂微明

　林東曰人當見微而知著是謂微明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穎濱蘇轍曰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於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

　達眞子曰剛勝柔強勝弱形器之然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道用之然也

　清源子劉驥曰剛強所以勝人勝人則有時而力屈柔弱所以自勝自勝則無往而不勝

　黃茂材曰柔未嘗求勝剛也而剛者常不能屈故曰柔勝弱未嘗勝強也而強者常不能加故曰弱勝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註曰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不可脫於淵聖人能窮海內而無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而天下治

　碧虛子陳景元曰國家之權謀泄漏於民下則小夫得以玩弄况奸雄乎

　穎濱蘇轍曰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

托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為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也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於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唯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眾人共之者哉

臨川王安石曰魚之為物深潛退伏而藏於深淵之中而不可脫於淵聖人之利器常隱於微妙而不可離於樸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淵者魚之所以存身脫則有鈎網之患道者人之所以生失者必有禍患之憂又利於國之器藏而以息盜機豈可示於外也

葉夢得曰聖人之於天下也蓋亦有運之者焉而不可以示人謂之利器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得而制之脫淵之病也是故聖人藏其用而不盡古者謂是為神故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自伏羲至於文王因時之變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使斯民由之而不知者皆是物也是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雖吾孔子亦云不知是而一二以暴之則民必有伺其間而奪之者此三代而下所以詐偽萌生而卒無以勝之者歟

黃茂材曰庖丁為文惠君語解牛之妙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吾聞庖丁之言得養

生焉由此觀之魚豈可脫於淵國之利器豈可以示人魚脫於淵必制於人國之利器示人必奪於人皆非善刀而藏之者也

林東曰魚脫於淵而處陸則死人不可以捨福而趨禍國之利器以示人則謀動干戈而有傷乎物則亦取禍之道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之常也湛寂不動故曰無為應物而動物皆自用故曰無不為夫侯王若能常以虛為心亦以無為身持守而不撓者故萬物將自從其化也經曰我無為而

民自化

黃茂材曰道惟無為故能無不為若其有為則其為也小矣侯王守此可以使萬物化萬物之化非道孰能然今云將自化者生而不有為而不恃衣被萬物而不為主也歟

化而欲作吾將鎭以無名之樸

潁濱蘇轍曰聖人以無為化萬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為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僞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益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鎭之庶幾可得而止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旣化而泰民性過於泰則動作流蕩復以無名之樸鎭靜之民不可得而名狀之矣故定

達眞子曰化而欲作道之散也無名之樸道之聚也以樸則無名固知化者有名也以化而欲作固知樸者不作也由是知鎭以無名之樸者使有名復歸於無名有作復歸於無作蓋以反本之謂也

清源子劉驥曰性靜謂之神神靜則萬化安心動謂之情情動則萬化亡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故吾將鎭以無名之樸天眞之性道之大原不可得而名故以樸爲喻鎭以無名之樸者必靜必清守性之眞惟寂惟寞體道之原居杳冥之

內在恍惚之中離形去智不識不知物我兼忘與道爲一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御註曰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無爲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穎濱蘇轍曰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於胸中則失之遠矣

葉夢得曰靜者盡性而至命者也天然天下不期而自正矣

莊周曰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其知靜哉

清源子劉驥曰莊子所謂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經所謂我好

靜而民自正皆此之謂也

黄茂材曰樸雖無名若存諸念則是未能無欲也古之至人非特於物也無欲其於道也亦無所欲淡然自守淸靜無爲天下各自正其性命而已吾何欲焉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御註曰孔子不居其聖而爲聖之時乃所以有德謏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德有上下

此聖賢之所以分歟離形去智通於大同仁義禮智蓋將僞之而弗得故無以爲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故有以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德者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常得而無喪利而不害物得以生謂之德也且道有淺深故德有上下所謂上德者至德也至德者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以其含光匿耀支離所爲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咸曰我之自然而已矣所謂德全者也故曰是以有德

谷神子曰上德不德與道同也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澆散因循任物物保其安天下稱之歸美於己雖其德不喪已遠

於至德也夫有上德者性受自然之至妙命得元氣之精微神貫天地明並日月無思無慮而心自無為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為以用也故無用已為也不為而自得也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夫言下德者降於上德者也性受自然之平淡命得元氣之純和神配陰陽明效日月民皆仰戴咸共樂推麟鳳見而嘉祥來歌謠彰而有以為也故曰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涑水司馬光曰我無為民自化無以為猶言無用有為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强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為而有以為之則猶有為也唯無為而無以為之者可謂無為矣其下非為不成然猶有以為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

陸佃曰知之者不如忘之者得之者不如冥之者上德者忘之者也故曰上德不德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事於為也下德有為而有事於為也

劉概曰上德無為而無以為此心迹俱無為者也所謂真空是也真空者聖人所以極高明而其崇以效天者也下德為之而有以為此心迹俱有為者也所謂妙有是也妙有者聖人之所以道中庸而其卑法地者也

陳象古曰不德者謂不自矜其德故人仰其德而歸之不失

德者謂自矜其德而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人觀其所爲而輕之安可更以德言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葉夢得曰道無上下上亦道也下亦道也雖稊稗瓦礫之微而道無不在是以上經言道論其常與非常而已德則有體履之爲行施之爲政在得爲得在失爲失在吉爲吉在凶爲凶故不得不辨其上下德雖道之降然去道未遠猶有通乎道而不自爲德者故曰上德者不德而有德過是則認德而忘道有役其身以求之惟恐其不獲者而德自是微矣故曰

下焉者不失德而無德無爲者道也德能體之而有無敢欲爲之心德猶在焉至於爲之而有以爲則每下矣

淸源子劉驥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爲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同乎無知其德不離與道爲一而不知道之在我也故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德者不知有德離形去智同於大通無問其名無窺其情物故自生若彼知之是乃離之以其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也故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出於自然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故無爲而無以爲下德出於使然不思則不得不行則不至故爲之而有以爲

黃茂材曰道與德相去一間[illegible]中之謂道不偏之謂德由之

謂道不已之謂德道如嬰兒之未孩德如其始孩謂之立德者其妙不可窮也謂之常德者愈久而不亡也謂之上德者非人所能及也皆足以合於道上德不德無爲而無以爲非道而何至於下德則去道遠矣

林東曰上德近於道故不認德而爲德是以有德下德則勤勤於德如恐失之所以無德此德之眞者非以勤執而得之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御註曰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無以爲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爲乎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義其用多矣則忿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起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爵之不中兩國爲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尙其患之小者聖人厚於仁而薄於義禮以履之非所處也故上仁[illegible]以於德上義則有以爲上禮則有莫之應者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至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爲也爲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失滋衆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仁者博施兼愛皆可爲也可爲而無偏

私故言上仁有心濟乎羣品故言爲之功成不居事遂不宰故言而無以爲夫義者宜也有所宜必有所虧處於事類而無所不宜故曰上義有宜有利故爲之其所爲者皆由裁非斷割而行以爲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攘臂謂攘除衣袂以出臂也仍引也夫禮者履也謂履道而行辯上下定貴賤謙恭和柔使無爭心斯禮之本也故稱上焉玉帛交馳威儀相答擎跽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故爲末焉莊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古聖制禮使人定心氣整容貌故曰爲之然而中下之士喪本崇末曲說煩多不能應答故曰而莫之應此失禮之徼者也而有悖

然作色奮臂仍引指陳去就爲爭競之端故曰則攘臂而仍之又失禮之甚者也

涑水司馬光曰立制度以强民民不肯從則用刑以威之仍引也字或作扔

穎濱蘇轍曰仁義皆不免於爲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强之强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作而無術矣

程大昌曰仁義禮無異道禮卽仁義之形諸文爲度數者也非別有一禮也老氏旣賤仁義則仁義之形而每下者至於有條可畫有數可數者固其所賤也

林東曰或以前識繼於禮之後以爲智炎之說老氏尚謂禮爲忠信之薄故不言信其於智則有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非如三綱五常之敍至於仁義禮上者止此尚何下之足言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御註曰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

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僞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爲鑿揣而銳之敝精神而妄意度茲謂前識前識則徇末忘本故爲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爲愚之始億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厚而不薄實而無華非夫智足以自知反其性本而不流於事物之末智其孰能之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忽道德仁義而專以禮教爲用者豈非

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若乃尊道德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而不治哉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忠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此足以見老莊之旨於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豈有忽棄者乎夫修崇禮教者智也智爲先見故曰前識識既先物姦能忘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乎若乃藏識藏智何思何慮則反其質素而爲大賢矣且禮煩則亂智變則詐此必然之理也大丈夫者剛健純粹有道之士也文中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見

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夫如是則所處自然樸厚而居於上德不置身於澆薄煩巧也居則忠信而誠實曷嘗華綺而詐僞也是故去彼禮義之淺末取此道德之大本者也

涑水司馬光曰忠信禮之本也守其文忘其本則巧僞橫生矣世有臆度屢中人或謂之智而多言數窮未免於愚

潁濱蘇轍曰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粲然而其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聖人立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爲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

心冥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爲明而不知至愚之自是始也世之鄙夫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禮者束以名教加以恥辱剋意強說僞而失眞禮者詐僞而忠信之誠薄矣忠信既薄豈不犯上而姦諂故爲亂之先也不待自然先造智謀預爲機術以在道爲華非眞實也亂眞役念求明而反愚也大丈夫有道之士也處純厚而棄浮薄絕華僞而居其眞實遠者彼也近者此也近者求諸已遠者求諸人不強知他事而自取已眞

黃茂材曰古今一時也萬物一物也無有前後之異人以智強推測之或得其一二則自矜耀以爲有先見之明而不知其愚莫甚焉何則用智者見物而不見道苟不見道謂之愚可也所謂大丈夫者爲其有高世之見而不徇於流俗者也以禮爲忠信之薄不處而處於厚以前識爲道之華不居而居於實非有高世之見而不徇於流俗者能之乎去彼取此者道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御註曰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二抱一則不離守

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耦之者故確然乎其上者純粹而不離隤然乎其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眾故得一以爲天下正自天下以至於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甯侯王之所以爲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一者元氣也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得物者也唯道集虛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天者純陽之氣且天得之故能剛健運動穹窿廣覆垂象清明萬物資始地者純陰之質且地得之故能信順柔弱磅礴厚載安甯不動萬物資生神者妙萬物以爲言且神得之故能通變無方反覆不窮正直靈響應物無盡谷者谿之絕深且谷得之故能氣運水注盈滿不竭萬者數之大物者形可見且物得之故能生生成成而不歇滅侯王者人主也且侯王得之故能永有大寶無思不服而爲天下平正夫上五事能致清甯靈盈生者皆由君道正之使然也正者得其沖一之謂也

涑水司馬光曰一者道之子物之祖也故莫不賴之以成功以事言之常久不已所謂一也

穎濱蘇轍曰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爲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淸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爲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

陸佃曰入於一道將得出於一道將失一者有無之界也列子曰一者形變之始莊子曰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天尊地卑故言天而地次之天地之間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者不可知之神也故神次之萬物盈於天地之間所以生且死者聽乎神而已故言谷而萬物次之侯王者所以法夫四者而以寧萬物者也故侯王次之

達眞子曰道之混同則歸於一故得一者得其道之混同者也

陳象古曰一者大道之妙用也致至也至其妙用之理也

葉夢得曰前既離道爲德以迹觀之蓋析而有二矣恐天下遂認其二而不知其一者未嘗亡也故於是復極言之一者何也莊周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此道之將判萬物總焉而不能外者也故曰道生一一生二自是而往巧歷所不能算矣其在易自天一而降積之爲天地之五十五衍之爲大衍四十九而所謂一者終藏而不見豈非散於天地萬物之間無往而不在人無得而窺之者歟是

以自天而淸至侯王之貞槪而論焉未有不得而能立者

黃茂材曰夫盈於天地之間何可以數計皆不離乎一物始於一一卽一也一生二二卽二一也二生三三卽三一也三生萬物萬物卽萬一也自此推之至於恆河沙數卽恆河沙數一也故知乎一恆河沙數可得而知其致之寧非一乎

天無以淸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

御註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爲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爲變失一以滅故也

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萬物之上無以爲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蹶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以者致誡之辭也陰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之不足君德之衰微也地震者陰氣之有餘臣道之失職也已上雖敍天地等事會歸戒於侯王侯王尚爾況黎庶乎

穎濱蘇轍曰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谷不得一未遽竭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蹶也然其極必至於此耳

陳象古曰裂則不全發則不靜歇則不久竭則易崩滅則不繼蹶則不安皆失道所致也

葉夢得曰不幸而失之爲裂爲發以至爲蹶雖天地之大亦不能自存也此雖未必然而理則有是故以將言之

黄茂材曰天無一必裂地無一必發神無一必歇谷無一必竭萬物無一必滅侯王無一必蹶不言必而言將恐者是一未嘗無也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

御註曰賤者貴之所恃以爲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覩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王侯以爲稱知所本而已侯

王所以貴高而不蹶其以此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貴者豈可以自貴哉必由賤者所奉然後貴耳高者豈可自高哉必緣下者所戴然後高耳孤寡不穀凡此三者皆人之鄙惡而侯王以爲稱謂者蓋卑以自牧不矜其尊貴若此豈非以賤爲本耶

潁濱蘇轍曰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下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昔之爲此稱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

陳象古曰是用賤下之道者也自謂孤寡不穀謙之至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

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非乎者不可以爲非也

黃茂材曰夫是一也非特貴者有之賤者亦有之非特高者有之下者亦有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道烏乎在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孤寡不穀未爲賤也

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御註曰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強而不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於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所以無譽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

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眞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上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開元本作故致數輿無輿者言就數輿則有輪轅箱軸等羣材之名無有名爲輿者合之則輿矣就國求之則有士農工商等萬民之號無有名爲國者合之則爲國矣然則怨羣材而輿何以成之棄萬民而國何以存之此重誡侯王之愛民也有道之君不欲顯耀琭琭如玉冥心韜光落落如石此能守沖一之道爲天下正者也

潁濱蘇轍曰輪輻蓋軫衡軛轂轊會而爲車物物可數而車

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為車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為天地耶侯王將以貴為侯王耶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者而或莫之知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琭琭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逹眞子曰致人之以言尚已者謂之譽凡處至貴則有貴之譽處至高則有高之譽且處至貴至高莫不致譽之速數也侯王雖得致速數之譽心得其道之一忘貴而同賤忘高而同下常若其無譽也故曰故致數譽無譽琭琭者玉之貌也落落者石之貌也玉也石也堅確而不易者也玉者貴之譬則侯王也石者賤之譬則孤寡也玉之貴也不能同乎石之賤石之賤也不能齊乎玉之貴至道之人得一於心者以至貴同至賤故不欲琭琭如玉以至賤同至貴故不欲落落如石非道之得一於心者孰能與此

黃茂材曰致就也就車數之為輪為轂為衡為輿無有名為車者故成為車此河上公舊說也玉德之美也石質之堅也而不欲如之何也琭琭落落可得而名爾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御註曰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強弱相濟歛藏於冬而蕃鮮於

春水之性至柔也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則有無之相生若循環然故無動而生有有極而歸無被蔽於莫為溺於或使豈道也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反者覆也變也虛靜者物之本物之將生先反復虛靜之原及其變也出虛靜而動之是先反而後動易之復卦剛反動而順以行是以出入無疾此之謂也弱者道之用既反虛靜為道之動則柔弱雖靜實道之用也有一也一者元氣也言天下之萬物皆生於元氣也元氣屬有有光而無象雖有光景出於虛無虛無者道之體也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又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

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是故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涑水司馬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穎濱蘇轍曰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强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强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以毋制子而未聞有以子制毋者也

臨川王安石曰言反不言靜言弱不言强言動則知反之為靜言弱則知用之為强

葉夢得曰此猶以論夫一也自其多者數之則一者其反而萬物由之以運則道之動也自貴與高者觀之則一者其弱而萬物資之以立則道之用也夫如是知天下之物生於有則天地至於侯王者是已而有生於無則一固存焉於其間也

清源子劉驥曰經云虛無恍惚道之根萬物共本道之元反於此者離道以善故爲道之動體於此者至弱而强故爲道之用

黃茂材曰無生有有生物凡物之生莫知其所以然人能求其所以生者還以自生豈不長生乎

林東曰道本靜矣反之得非動乎天下之物生於有益有天地以生之非生於有耶有生於無則無者道也此道之或反或弱而主於生物非有生於無乎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御註曰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眞積力久至誠不息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其於道也一出一入焉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與明也故笑夫道無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莊子曰大聲不入於俚

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上士者受性清靜恬淡寂寞虛無無爲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聞乎道也超然而入以至於大妙而人觀其迹眞以爲勤行者也實無勤行也斯所謂天然縣解矣中士者受性中庸世之不用也則思欲就藪擇處閑曠吐故納新熊經鳳騫導引養形壽考保神而已矣及乎世之用也則思欲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殺身爲仁爲治而已矣此之謂若存若亡也下士者受性濁辱目欲眡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聞其恬澹寂寞無爲則大笑而非之若不爲下士之所非笑則不足

以爲淸眞上道也

涑水司馬光曰非常之道道固非常人所知

穎濱蘇轍曰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爲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可謂上士也哉

黃茂材曰上士聞道了然無疑故勤而行之中士聞道未能盡信故若存若亡下士瞢然無所知故大笑世之上士無幾中士不可多得所謂下士比比皆是此道所以難明也歟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纇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碧虛子陳景元曰夷平也纇絲之不勻者夫絲之無纇乃織者之所取有纇則紡者之所棄也夫上士襟懷坦夷平一與物無際而能支離其德若絲之有纇不爲世用也河上公本作類言大道之人坦蕩平夷隨類參同不自分別也上德之人無爲無事心同虛空高下莫測有若深谷無所不容大白者雪霜之謂也若雪霜之潔白而無所不到雖瓦甕汙溷之處施而無擇有道之士豈異於是故處於濁世統白獨全而

不雜染也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疎見遠遺畧小節如智識不足故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陸希聲曰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者也此言陰德密行也夫建立陰德之人不顯其功畏人之知故若偷竊耳吳筠元綱論曰功欲陰過欲陽功陰則能全過陽則易改此之謂也渝變也色不明也質眞者純素也夫純素之士動無文章如五色之渝淺光華不發也開元御註曰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謂束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湼不淄大方也而能和光同塵行不崖異無隅也故曰大方無隅貸施與也夫歎美獨有此妙道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善以沖和妙氣施與萬物且成實而復於自然也嚴君平曰道之爲化也始於無有終於無終存於不存貸於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也陸希聲曰夫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其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潁濱蘇轍曰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道之所遇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於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惟其所遇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纇爲不平然而道至平而趣高下

不一至人與世浮沉曲全其道不特異其迹故若有瑕纇也德之上者其虛若谷似不盈矣世俗爲高潔之行以顯於名有道之人至潔白而混於汙辱之間至德不耀故若不足

葉夢得曰明而若昧夷而若纇進而若退者中智之所疑也上德者若谷不自有其德也大白者若辱能納汙也廣德者若不足所以能有進也建德者若偷不見其用力則疑於惰也質眞者若渝不知其有常則以爲或變也大方者無隅不示人以形也大器者晚成不使見者速也大音者希聲不使得以聞也大象者無形不使得以見也道之隱於無名者每如此不可以一端求是以能推其餘以與人而萬物莫不貸

之以成也

黄茂材曰夫爲道者用心於內不暇顧其外世人不足以知之故雖明道乃以爲昧雖進道乃以爲退雖夷道乃以爲纇上德乃以爲谷谷不盈也大白乃以爲辱廣德乃以爲不足建德乃以爲偷質眞乃以爲渝求其方則無隅不知其爲大方求其器則晩成不知其爲大器求其音則希聲不知其爲大聲求其像則無形不知其爲大像下士所以每大笑之夫道隱無名知者固少然善貸萬物而不遺全生養命足以成功而有餘未有如道者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御註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天一而地二二次之水生而火次之精具而神從之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於三三才具而萬像分矣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巧歷不能計

碧虛子陳景元曰道者虛之虛者也無之無者也然之然者也混同太無冥寂淵逼不可名言者也然而動出變化則謂之渾淪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相離散必有神明潛兆於中神明者二也有神有明則有分焉是故淸濁和三氣噫然而出各有所歸淸濁和者三也是以淸氣爲天濁氣爲地和

氣爲ノ三才既具萬物資生故曰三生萬物

涑水司馬光曰道生一自無入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濟以中和

潁濱蘇轍曰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爲偶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雖有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爲和蓋物生於三而三生於一理之自然也

陸佃曰道生一一者蓋太極也一生二二者陰陽也二生三三者沖氣也有陰有陽而陰陽之中又有沖氣則萬物於是乎生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此顯道之始其理至微其言至玄自悟始得不可以言傳而象比故曰太極生陰陽陰陽生萬物

陳象古曰一謂樸之始也二天之體也三地之形也天地既判萬物遂生情欲之繫不能守一矣

葉夢得曰此蓋明道分而爲二雖裂而爲陰陽而一陰一陽亦不離乎道之所一是故道生一而陰陽各得其一惟一乃能爲二故陰陽配而爲二三具而一存乎其間則爲三三散而爲和氣以生萬物則萬物亦得其三之一以抱負乎陰陽是終始未見一物之外乎一也

清源子劉驥曰道生一一氣一氣運轉而生陰陽二氣二氣變化而生天地人三才三才既具萬物資生

晦菴朱熹曰道卽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耦三乃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爲三也若直以一爲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與列子易變而爲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耳不得爲非數之一也

黃茂材曰知其所以常存而不滅者然後可以語長生道生一矣一之中而道常存一生二矣二之中而一常存二生三矣三之中而二常存三生萬物矣而萬之中三常存人與萬物同生者也誠能思之則其所以生我者非三乎所以生三者非二乎所以生二者非一乎所以生一者非道乎故知道者常存而不滅不知道者墮於數數盡而止烏能以長生

林東曰道生一至於三而止卽莊子所謂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是也物生於三三生於一理之自然者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御註曰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子所以日入而息陽融而亨萬物抱焉聖人所以嚮明而治必有陰陽之中沖氣是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負背也抱向也夫動物則畏死而趨生植物則背寒而向煖物之皮質周包於外皮質陰氣之所結也故曰負陰而骨髓充實於內骨髓陽氣之所聚也故曰抱陽

沖和之氣運行於其間所以成乎形精也夫沖和之氣盛全則形精不虧而生理王也沖和之氣衰散則形精相離而入於死地也

涑水司馬光曰萬物莫不以陰陽爲體以沖氣爲用

臨川王安石曰字說沖氣以天一爲主故從水天地之中也故從中

陸佃曰道家謂之沖氣醫家謂之胃氣故五臟之脉無胃氣則死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形質者有而礙故曰陰神氣虛而靈故曰陽沖氣以爲和形假神而動神托形而用形與神非沖氣則不能和於內外之用

陳象古曰陰陽道之妙用也負則在外抱則在內沖而用之不失其和也

清源子劉驥曰沖氣者自然中和之氣非陰非陽不離陰陽可以調和陰陽然天下之至柔也是猶孤寡不穀名之至賤而王公自以爲稱

黃茂材曰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此言天地之陰陽至於萬物之陰陽亦然陽必負陰陰必抱陽陰陽合而沖和之氣生

程大昌曰列子曰淸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

爲人言能虛中以承清濁之會者是其和之得以成體者也

張湛釋之曰陰陽氣徧交會而氣和氣和而人生也此其爲說是二之交焉而三三之徧焉而萬者也說者并沖爲和則失之矣

林東曰負陰之靜而屬於背故曰負陰耳鼻目口在前皆陽動者也故曰抱陽抱則在前也陰陽氣沖合而爲和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御註曰物罔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行而不失其和者其惟聖人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乃所以有王公之貴耳

穎濱蘇轍曰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眾大然王公之尊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王公自以爲稱以至尊至高故取最下最薄而稱之也

黃茂材曰水處人之所惡而幾於道孤寡不穀亦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爲稱道亦有可惡乎所謂在瓦甓而愈甚者也然亦何惡之有

林東曰人所嫌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且安得而有抗爭此氣之沖虛合而爲和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御註曰木落則糞本損之而益故也月盈則必缺益之而損
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物有能減損情欲而不自矜伐卑以自
牧以謙受益如王公稱孤寡不穀之損故有尊貴之益也若
俗物則不然唯好盈滿饕餮富貴而危敗及之
涑水司馬光曰滿招損謙受益皆所以去甚泰就中和
臨川王安石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唯其益謙故損者乃所以
爲益唯其虧盈故益者乃所以爲損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御註曰以强勝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教則異乎

此强梁者有我而好爭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爲戒故將
以爲教父
碧虛子陳景元曰上之强梁者則失羣下之心而覆亡無日
矣下之强梁者則爲衆所加而顚躓可待矣不得其死謂不
得其壽終也老氏觀俗之失道將以爲後世法知謙損柔弱
者必吉貪暴强梁者必凶書之垂誡以爲教父父先也本也
涑水司馬光曰亦我教之爲衆教之父
穎濱蘇轍曰世以柔弱爲損强梁爲益不知其非也故將使
天下之教者皆以此教之曰不見强梁者之不得其死乎强
梁妄之極也人知强梁之不免於死則知妄之不可爲知妄

之不可爲而後可與語道矣故曰吾將以爲教父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人莫不謂自己之所見爲是而教人使從亦我須當教人而於義宜然而後教之
黃茂材曰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情物理古今皆然當是時儒墨各自名家其爲道雖不同而其教人未嘗或異至於以强梁爲戒尤老氏所尚故曰吾將以爲教父雖然其教人者止於是矣而其妙有不言之旨父不能傳於其子子不能受之於其父豈可得而教人哉
程大昌曰此謂强梁者不得其死古必嘗有是語而時人已有師之者矣故引人言以證已教而曰人之所教我亦義教

之言不止我之立教獨出於此也既已表發其語而又尊之以爲教父
林東曰人之所教者亦我以理義論而教之故强梁者去强梁而免死吾將以爲教父我主其教得以制其子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御註曰柔之勝强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於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茲所以爲有益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天下者汎舉

也馳騁猶奔競不息貌

王弼曰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道而有益於物也

涑水司馬光曰太山之溜穿石形之細者無若微塵然不能入無隙之物唯無有乃可以入於無間

穎濱蘇轍曰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爲故能役使衆强出入衆有

淸源子劉驥曰經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無爲者寂然不動

天下之至柔也無不爲者感而遂通馳騁天下之至堅也以至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天下之至堅其孰能當之無有者道也無間者虛空無爲也經所謂人能虛空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故無有入於無間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廣乎其無不容淵乎其不可測故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黃茂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無有爭之爲患也古之眞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無有形之爲累也人能用其至柔造於無有何堅之不攻何往之不入斯二者非夫無爲之功不能至焉

程大昌曰謂柔能勝剛者非曰直致而可以必遂也彼以剛

來此不與抗常自處於雖弱而待其有隙之可乘列子固嘗喻之以水矣莊子又嘗喻之以風矣此二物者非不能極其馳騁也然使水而礙山風而觸石其能入乎則馳騁者有時而不得常遂也若夫超有而無也者生生化化而無所於待運道物物而莫之或攖則豈守柔待間者之所能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御註曰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爲之益不虧其眞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賓無爲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觀天道之自然而謹身節用飭容儀以悟物故不言而其教行若乃有爲則滯迹損物既而無爲

則利益甚多故知淸靜簡易之道誠南面之至術則天下希及之也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黃茂材曰載籍以來立大功建大業其著見於有爲之跡世有人焉至於不言之教無爲之益至人君子修於方寸之間及其成也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之表非夫有爲之功所能髣髴其萬一故曰希及之矣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御註曰非所親也非所多也

潁濱蘇轍曰夫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於名與貨乎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身與名何者爲親而棄身成名可謂至愚者也身止有一而世間財貨至多物常多於身而一身與多物爲敵身先盡而物與貨尚多

陳象古曰身者道之本

黃茂材曰天下之所謂名者皆其外物而乃欲亡吾身以爭之是亦不知親疎者乎天下之所謂貨者何可勝計而乃欲役吾身以求之是亦不知多寡者乎

得與亡孰病

御註曰烈士徇名貪夫徇利其所得者名與貨而其亡也乃無名之樸不貲之軀病孰甚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虛名浮利得之若輕羽而性命形神亡之若泰山達人校量誰者是病

涑水司馬光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

潁濱蘇轍曰不得者以亡爲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又有甚於亡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得則憂失已失又何憂也

陳象古曰得不安於亡也

黃茂材曰使其得之不過名也貨也而其亡者身也

程大昌曰名之不親於身也貨之不重於身也人皆知之然徇物失我者常不暇恤是特不能權其輕重焉耳老子於此

以身名貨三者參觀而槪評之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人能用此語也對而思之則輕重之衷昭昭然黑白分矣莊子用其說而伸之曰廢一手以得天下韓侯不爲委隋珠以彈一雀世所共笑則輕重益明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黃茂材曰費非謂費其貨財也而費精神之爲損大亡非謂亡其蓄積也而亡性命之爲禍厚凡此數者利害得失灼然甚明而人不思

林東曰愛之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至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知足不辱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辱莫大於貪

程大昌曰知足之富決不受辱

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陳象古曰雖不欲長久其可得乎

黃茂材曰古之人知止足之戒無如漢之二疎辭榮還里保其天年而終可謂長久矣乎曰二疎爲免於殆辱則可以爲長久則未可

程大昌曰無辱無殆故可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大辯若訥

御註曰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故其用不敝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爲聖之時

碧虛子陳景元曰大成謂全德之君子如大塞酌之而不竭明鑑應之而不疲故曰其用不敝盛德大業者謙沖而不驕富貴滿堵者虛儉而不奢所用豈能窮匱大直者謂隨物而直彼含垢而不申其直不在己故若屈也大巧者謂因物性之自然而成器用不造爲異端故若拙也

涑水司馬光曰物成必毀盈必溢理之常也有道者雖成若缺雖盈若沖故不弊不窮

潁濱蘇轍曰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弊以不虛爲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成而不卹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沖是以成而不弊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臨川王安石曰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

陸佃曰大成不見其足故若缺大盈不見其溢故若沖大直不見其伸故若屈大巧不見其力故若拙大辯不見其給故

若訥

清源子劉驥曰道無成虧故謂之大成道無盈虛故謂之大盈不有其成故若缺不見其盈故若沖成必有虧以其若缺故其用不敝盈必有虛以其若沖故其用不窮大直者直而不肆故若屈大巧者不爲而成故若拙大辯者不言之教故若訥

黃茂材曰苟不知道其誰肯以屈拙訥自處哉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御註曰陽動而躁故勝寒陰止而靜故勝熱二者毗乎陰陽而不適乎中方且爲物汩方且與動爭烏能正天下惟無勝寒之躁勝熱之靜則不雜而清抱神以靜天下將自正

碧虛子陳景元曰躁動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物極則反故夏至則一陰生乎其中矣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以衰死明躁爲死本盛爲衰原夫至清者在濁而物莫能滑亂至靜者處動而事莫能溷撓且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辯則有不弊不窮若屈若缺若訥以對之惟清惟靜則可以持眾事而爲天下之中正者也莊子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也

潁濱蘇轍曰成而不缺盈而不沖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

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淸靜不染於一非成非缺非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爲天下正矣

達眞子曰春與夏則萬物動之時也動之極則有寒之者至焉故曰躁勝寒是躁勝之時必有寒也秋與冬則萬物靜之時也靜之極則有熱之者至焉故曰靜勝熱是靜勝之時必有熱也此理之必然矣皆出於勝極之所致也惟大成猶若缺大盈猶若沖大直猶若屈大巧猶若拙大辯猶若訥皆無其勝極之心也心無勝極則淸不爲物所汚靜不爲動所誘若是則心之所造其有不正哉故曰淸靜爲天下正

葉夢得曰春秋傳曰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淸靜之爲天下正正其直者也

黃茂材曰有天之寒暑有人之寒暑墮脂折膠天之寒亦甚矣而躁則勝之爍石流金天之暑亦酷矣而靜則勝之乃知人身自有一宇宙其寒暑足以勝天之寒暑若其知道淸靜自然則可同於太極爲天下正何止於勝之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御註曰以道泊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其田疇而已强陵弱衆暴寡雖彊界不能正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卻屏去也糞治田也郊交也言二國相交之境也天下有道謂時之泰也兵甲寢息人多務本戸競農桑屏去走馬之武功而歸治田之常業天下無道謂時之否也強弱相陵人皆失業習尚戰爭自然戎馬生於郊境之上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去走馬以息戰民耕桑以糞田內若意馬不馳丹田自實如不務道而好兵則戎馬生於郊野達眞子曰走馬者亡戰之馬也戎馬者備戰之馬也國之戰敵皆棄道徇欲所致之然也天下有道無所事於戰敵故卻其走馬則同於糞壤天下無道有所事於戰故戎馬生於郊清源子劉驥曰莊子所謂野馬塵埃以馬喻氣也楊子亦言

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歟氣之盛衰繫心動靜心靜氣正心動氣奔有道之士其心旣靜其氣徐清其息自滅從滅至無凝然自定故卻走馬以糞糞者糞其根本謂其歸根反本也天下無道忘道逐物其心旣動其氣自奔嗜慾氣邪妄想氣亂故戎馬生於郊莊子所謂坐馳亦此之謂也

黃茂材曰至治之世以道莅天下何用走馬卻以糞宜矣及其有事且急也非戎馬無以遏亂畧乃使生於近郊蓋有不得已焉如人日衰疾病間作捨醫藥不可夫攝生者而至於用醫藥其於道不亦遠乎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

常足矣

御註曰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禍亂作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犯法爲罪夫人有欲愛之心者則非理貪求奔馳而不反是故逐秋毫之微者失太山之重爲罪之因莫重乎可欲也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者不照也禍害也可欲者於貪求之中尚有數耳不

知足者凡經歷於目而無一可捨滿不知損亡敗及之故禍孽之發莫大乎不知足也咎殃咎也物之經目猶有限也天下之物見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己而靡有孑遺者此無道之甚也小則害身大則喪國得不戒哉

潁濱蘇轍曰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必戎馬之所自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故無不足也

臨川王安石曰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足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萬物常至於足而有所謂不足者以其無足心也得道者知其足心足財故曰知足之足常足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不知足者足亦不足知足則不足

常足

達眞子曰罪者人加也禍者鬼責也咎者天伐也人之罪未深於鬼禍鬼之禍未深於天之殃咎也凡無道徇欲者必致乎此知足者足於道而不足於物足於內而不足於外是以舉無不足也故知足之足則常足矣若是則奚有罪禍咎之及已哉

淸源子劉驥曰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故罪莫大於可欲若不知足則攘奪誕謾無所不至故禍莫大於不知足欲得則所欲必得恣縱之甚殃咎尤大然此三事不過衣食適身充口之外皆是餘物故繼之以知足知足則定乎性命之分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何禍咎之有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黃茂材曰人有三患可欲也不知足也欲得也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知之無適不足

程大昌曰可讀當如許可之可人之有欲者不加制遏顧乃自恕自許以爲無害者也世人縱欲而不知足者未必不幸於一勝所欲旣遂則秦人盡兼天下而還以兵亡是其禍也漢文帝之罷露臺也自言其心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及其謝諸將用兵則又曰朕能勝衣冠念不到此故雖拊髀歎頗牧飲食念鉅鹿而十萬橫行可樂之言終不

聽也武帝繼之奢侈踰於古初郡縣亘乎四夷而哆然未厭也由後世言之文帝爲足乎武帝爲足乎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知天下之有耆老憐其子知天下之有穉幼夫如是又何出戶而知天下哉

涑水司馬光曰得其宗本

潁濱蘇轍曰性之爲體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

陸佃曰萬物皆備於我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

葉夢得曰雖山河不能爲之礙況戶牖乎

黃茂材曰天地萬物其道一也

林東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天下之心何難知之有所福者善所禍者淫天之道何難見之有此其不出戶亦可知不窺牖亦可見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御註曰去道彌遠

涑水司馬光曰去本逐末

潁濱蘇轍曰世之人爲物所蔽性分於耳目內爲身心之所

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戸牖之微能蔽而絶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遠愈迷

葉夢得曰有不能達則播糠眯目天地且爲之易位

淸源子劉驥曰離靜而動故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碧虛子陳景元曰蓋由得之於身心而施之萬事

涑水司馬光曰至理不易

潁濱蘇轍曰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

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契理卽知何必親見

林東曰亦道在邇而求諸遠意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矣

御註曰學以致其道始乎爲士終乎爲聖日加益而道積於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曰損

潁濱蘇轍曰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

臨川王安石曰爲學者窮理也爲道者盡性也性在物謂之

理則天下之理無不得故曰日益天下之理宜存之於無故曰日損窮理盡性必至於復命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者復命也然命不亟復也必至於消之復之然後至於命故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然無爲也亦未嘗不爲故曰無爲而無不爲

陸佃曰爲學日益此智者也爲道日損此仁者也損之又損之至於無爲而無不爲聖人也智者所以窮理而將以增其所無仁者所以盡性而將以減其所有故有日損若夫聖人則所謂至命者也無所不有故無日益無所不益故無日損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損者減也世之學求之於外外事

紛葩故尚於多知博聞日加其能以遊名利之場道之學者其志在內內事簡直故貴於息心養氣日踐其事以遊道德之鄉勞役精神氣血皆以削除減之損之以至無爲無事

陳象古曰學者有漸從少至多故日有益道成則藏其用秘其明故曰日損

黄茂材曰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欲日益忘其所知而後可以言道故道欲日損益者易進損者難忘損而未能忘其損未爲損也損之而忘其損乃可至於無爲之地

穎濱蘇轍曰無所不爲而不失於無爲矣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以道自治無心而天下自服法以係之力以率之智以籠之威以加之故有不服之者天下者通言萬物也

達眞子曰無心則無爲無爲則無事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蓋其無心及於無爲無爲及於無事故也

穎濱蘇轍曰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於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爲故無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黃茂材曰深於道者爲無爲事無事若其有事豈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御註曰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統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已此之謂以百姓心爲心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體道無爲虛心待物物感斯應應其所感感既不一故應無常心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乃聖人無常心也

穎濱蘇轍曰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爲形在方爲方在圓爲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

姓之心以爲心

臨川王安石曰聖人無心故無思無爲雖然無思也未嘗不思無爲也未嘗不爲以吉凶與民同患故也

黃茂材曰有常德有常道何獨無常心有常德有常道所以處己無常心所以處世天下之人如此其不一也而使其心皆如吾之心豈不繁然亂哉故聖人不以己之心爲心而以百姓之心爲心欲與天下大同也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御註曰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自爲同異豈德也哉

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眞僞兩忘是非一致是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所以誠信而喜之

穎濱蘇轍曰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善之信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哉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爾善吾豈不以爲善而爾自不善吾亦善之爾信吾固信之爾雖無信吾亦信之

黃茂材曰善其善不善其不善則所善者寡矣信其信不信

其不信則所信者狹矣天下之大人物之衆孰善孰不善孰信孰不信聖人未嘗有棄物之心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未嘗有疑物之心故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夫然則吾心之中無適而非善信是爲德善德信

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御註曰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故所以爲己則慄慄然不自暇逸所以爲天下則齊善否同信誕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聖人作而萬物覩故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矜憐撫奄若保赤子而仁覆天下

碧虛子陳景元曰慄慄憂勤貌又不停貌渾者無分別也陸希聲曰聖人在天下惵然應彼物感未嘗少息而其心渾然與天下爲一未嘗自有所爲故仲尼之所絕者有四謂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是以能無可無不可無爲無不爲也河上公本作怵怵王弼本作歙歙注傾也聖人以無爲德化不逆萬物之情故百姓被其聖德而各遂其能明者爲眡聰者爲聽皆傾注其耳目以傚聖人自然之法而聖人冕旒垂目黈纊塞耳不勞身於聰明不察物於幽隱撫念蒼生皆如赤子甯忍以事騷撓惟孩之而已矣

穎濱蘇轍曰天下善惡信僞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僞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慍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王雱曰惵惵者恐懼之意聖人以天下爲心所以建立萬法天下以聖人爲心所以歸復大道心者能覺知分別而聖人務使人復於無知故曰渾心也一本作歙歙歙歙收斂之意亦通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聖人忘言不得已而惵惵垂誨欲

令天下之心渾合爲一至言皆注知於百姓耳目冀其開悟哀憐愚昧之至也聖人欲令其去澆競皆返孩稚之樸此聖人視赤子之至誠如是

達眞子曰惵惵者恐畏之謂也聖人之在天下常恐畏其人之不善欲使之皆善常恐畏其人之不信欲使之皆信故善者應不善者亦應信者應不信者亦應故爲天下渾其心則此所謂無常心也若是則百姓皆注其耳則莫不聽也百姓皆注其目則莫不視也百姓視聽皆一仰於聖人者何哉以聖人皆孩之也故曰聖人皆孩之

陳象古曰言百姓隨教順治未有所能如孩童之就乳不難

率也

黄茂材曰謂之聖人出而與民同患者也天下之人孰不注其耳目今也惵惵然渾其心無所是非無所好惡可以使民由之而不知孩者未有知也

程大昌曰若嬰兒之未孩則孩也者又嬰兒之稚者也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則赤子也者取其方爲嬰兒而眞淸尤爲未散者也百姓既注其耳目而聖人遂求有以復其赤子之初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御註曰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天機自張與出俱生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

碧虛子陳景元曰未出乎域中者也

涑水司馬光曰出生地則入死地

潁濱蘇轍曰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碧虛子陳景元曰徒類也生之徒謂攝生者之類也死之徒謂趨死者之類也十有三者韓非曰四肢與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死焉夫善攝生者目不妄眡於采色耳不妄聽於淫聲鼻不妄嗅於羶腥口不妄言於非道手不妄持於凶器

足不安履於邪徑動靜倚然諸惡莫犯此乃長生之徒也趨死者目亂於采色耳耽於淫聲鼻因於穢膻口美於非道手便於凶器足捷於邪徑動靜沒溺諸吉無有此乃近死之徒也夫生死之原皆係此十三事矣孫登曰天地之物有生之類順理者寡逆理者衆故十分之中順理者三耳夫生不以道死不以理順生者尠則逆死者多故死之中順命者三耳或解云三業十惡能制伏者長生之徒放縱者近死之徒以理推之九竅四肢最長

涑水司馬光曰言十八之中大約柔弱以保其生者三剛強以速其死者三雖志在愛生而不免於趨死者亦三其所以

愛生而趨死者由其自奉養太厚故也

潁濱蘇轍曰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趨於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也

臨川王安石曰有求生以惡滅者生之徒十有三是也有求滅以惡生者死之徒十有三是也有生無冀於死者動之死

地亦十有三是也惟其不悟眞滅眞生是以不脫輪迴故曰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修生者若奉黃老之道求長生不
死者也亦十中或有三得之死之徒若奉釋氏修無生寂滅
之道亦十中或有三得之旣不達黃老長生之旨又不悟釋
氏無生之性故其數終則死而枉縱之人不得天數凡所動
作皆趨速死之地又非修無生不往不來之法皆以嗜慾動
則就虧神損道之地十中亦有三以此而自致傷夭之者
三㦲了一子李文烱曰夫坎水子位在人爲腎宜實而不宜
虛元陽復還之生門也離火午位在人爲心宜虛而不宜實

衆陰剝陽之死尸也是以人能修坎則生役離則死故攝生
者悟精氣之生身在乎坎妄念之喪神在乎離故自少至老
一周十二辰消而從坎重復卽生之徒十有三重陽而再益
火滅而益嘗也不善攝生者莫知生理役用從離妄念縱慾
故自少至老亦一周十二辰消而自離再姤卽死之徒十有
三重陰而再損嘗竭而益火也
葉夢得曰十有三四肢九竅是也老氏蓋嘗以有身爲大患
矣而昧者不察梟於有身之患皆無能外此十有三物之間
使能知其非我有則超然乃立乎形骸之外豈出入之所得
名然而沉迷轉徙自壯至老日化而至於死非特不知生而

且其動而趨焉者未嘗不之於死地也則亦以是十有三物
而已
黃茂材曰坎爲水水數六離爲火火數七凡十有三也
林東曰出於胚胎則爲生體魄入地則爲死雖有生死而九
竅四肢生死俱焉一身之中上七竅而下二竅兩手兩足故
謂十有三也然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蓋以自戕自賊動與惡
會而自趨死地亦十有三
本來子邵若愚曰老子以十分爲率而言之生之徒十分中
有三分死之徒十分中有三分又有民之緣求養生動之死
地亦十分中有三分緣生之徒心著有死之徒心著無民之
生心著境三者心有所著皆居生死之地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御註曰不知身之爲大患
穎濱蘇轍曰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則死之徒也人之所賴
於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
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碧虛子陳景元曰諸惡害其有情而不損其無心
穎濱蘇轍曰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安有死地哉
達眞子曰凡言攝者皆非己所有也能齊死生則以生爲假

攝而已

陳象古曰外境之來於我何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遵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道者虛無之體德者自然之用道體虛無運動而生物物從道受氣故曰生之德用自然包含而畜物物自德養形故曰畜之凡動植之類皆本道而生因德而養物質方具故形之物既形矣則隨四時之勢而成之道降純精而生物之性德含和氣而養物之形道可以爲父德可以

爲母由此而言萬物無有不尊仰於道而貴重於德也爵者錫命也世之所以尊貴者皆因王者之爵命萬物咸被道德生成之功而尊貴若父母者是道德非假於爵命而常自然有所攝伏也

穎濱蘇轍曰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爲德牧養羣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以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爲勢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

王雱曰德者道之分物者德之器勢者物之理道尊而德卑德貴而物賤尊者如父貴者如金玉命於天則爲天子命

於天子則爲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矣惟道在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爵之故常自然也

清源子劉驥曰萬物之尊道而貴德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不可得而尊故不可得而卑不可得而貴故不可得而賤所以莫之爵而常自然也

黃茂材曰道有常尊不待物而尊德有常貴不因物而貴非如人爵者也人爵尊貴出於使然道德尊貴自然而已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註曰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於道道者萬物之奧也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斂藏而道與之成出乎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若有機緘不能自已道實冒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自翹蠉動之物得不尊之貴之乎道之生乎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養乎萬物若恃其爲則居其功矣長育羣材成熟庶品養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

臨川王安石曰此三者皆出於無我故謂之元德

黃茂材曰道之與德相爲用也始言其道之大終言其德之

元元者妙也非妙不足以繼其道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御註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窮物之理而不累於物達道之徼而不失其妙則利用出入往來不窮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而無危殆之患

碧虛子陳景元曰成者子也生者母也子者一也一為沖氣乃道之子所謂道生一也一為道之子道為一之母道為真精之體一為妙物之用既得其道體以知其妙用體用相須會歸虛極夫人既知其妙物之用而復守其真精之體體用冥一感應不窮然後可以無為而無不為故能沒身不殆矣

潁濱蘇轍曰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

臨川王安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陰陽之中有沖氣沖氣生於道道者天也萬物之所自生故為天下母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則得以返其本也故曰復守其

母也

達眞子曰萬物以天地爲始天地以道爲始是天下之始莫不始於道也唯天下莫不始之於道所以爲天下之母也凡萬物之所資生者母也凡萬物之所資息者子也以道爲母則天下資生於道者皆子也是以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矣以其有復歸於無以其動復歸於靜則有之者無終窮動之者無危殆故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言體道之反本者能然也

黃茂材曰天下之生林林如也推其始必有生之者焉經曰有名萬物之母此其始生者也故爲母萬物其子也得其母而守之則是生我者常存而我生者不失矣故能不殆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碧虛子陳景元曰兌目也緘無厭之目則諸境自絶矣門口也杜多言之口則眾禍莫干矣諸境自絶則嗜慾之源塞眾禍莫干則云爲之路閉如是則恬澹安逸而終身不勤若乃不守母道者開其愛悅之源而弗塞則嗜慾之情長矣通其云爲之路而弗閉則禍患之事濟矣如是則憂苦危亡而終身不救也

王雱曰兌悅也人悅則形開矣故爲兌兌則物入之矣門者精神之所出也外見諸理形開以受之而復出精神與之爲

構則擾擾萬緒自此始矣故當塞兌閉門常守其母也塞兌閉門以外應物則酬酢萬變而用常有餘兌開物入而復貫精神用以濟事則以內徇外逐物往矣一溺此流誰能救之哉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兌澤也在人爲口與舌禍福樞機不可妄發門謂語言視聽情念也吉凶之應出入於此故閉之也有道者掩扉塞兌終身不勞

清源子劉驥曰經所謂閉塞命門保玉都是也內景不出外景不入其氣自定其神自眞其神既眞則性入自然與道爲一以挈天地以襲氣母而入於不死不生故終身不勤若開

其喜悅之源而弗塞濟其愛慾之事而弗閉則物誘於外而情動於中氣亡液漏精散神去所以役役不見其成功故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御註曰小者道之妙見道之妙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柔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者自勝而已故無不強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爲光攝用歸體則智徹爲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照而明未常虧所以神明其德是也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守柔弱則物不能加可謂強矣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矣光者智照也智者外照故外照而常用照物之用[illegible]者慧主內故內照而常靜靜則為己之體夫智照出則[illegible]反則歸理是以用歸體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不役智以[illegible]而守慧內照復歸[illegible]之未萌而歸子母之元故無殃是謂襲常用[illegible]道者也

潁濱蘇轍曰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者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臨川王安石曰見小曰明者微而見之則可謂之明見於大則不足以謂之明故曰見小曰明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故曰守柔曰強用光復歸其明者蓋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言強則知柔之為體言明則知光之為用唯其能用其光復歸其根則終身不至於有咎而能密合常久之道故曰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陳象古曰常人忽於小而重於大千雲之木起於葱青千里之塗始於足下此見小之義也預識先知非明而何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此柔弱勝剛強之義也光者照

於外者也明者內自照者也用其光則知其子是也歸其明
則復其母是也
黃茂材曰漢世尚黃老有父老者獨深得其道蓋公諸人皆
不及也惜乎史失其名龔勝之死有父老來弔甚哀旣而曰
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自夭天年非吾徒也遂
趨而出莫知其誰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碧虛子陳景元曰畏其不合於古道也
潁濱蘇轍曰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

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有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介然謂凝寂不動長守大道無爲
而已凡有所爲者雖曰善動至人之所畏也
達眞子曰介者纖介之謂小有知於大道猶唯施是畏況大
有知者乎
清源子劉驥曰知之淺矣使我介然有知己非道之妙若有
所施爲則尤非自然
黃茂材曰夫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力行無所施設作爲今
有介然有知是以智知之行於大道是以力行之唯施是畏
是有所設施作爲不亦可畏乎

林東曰使我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唯於施爲闇而無不致其畏謹則不至於好邪徑而求捷速不至於捨本而逐末如下文所謂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御註曰道夷而徑速欲速以邀近功而去道也遠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是以崎嶇迷惑不達

涑水司馬光曰道本簡易由人之好鑿故失道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修身之道自然綿綿實爲至理而學速求必得故方術之家紛然自作

清源子劉驥曰好由捷徑以失眞道所謂甚易知甚易行而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也哉傷嘆之詞也唯施是畏其在茲乎

涑水司馬光曰失道之國好察近而遺遠逐末而忘本故視其朝若修治而察其民實貧困又取非其有謂之盜德薄位尊智小謀大危亡將及曾不自知乃更矜誇以爲得意服美不稱積實無厭故曰盜誇所以有此誇者豈非本欲行道而更鑿以致失哉

臨川王安石曰此逐末也猶人趨邪徑而棄大道也

達眞子曰失大道而由小徑者以事務比之則如朝甚除而日用田甚蕪而荒塞倉甚虛其畜積而反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以爲資財有餘是不務修其本而反矜施其末也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御註曰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抱一以應萬變故不脫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特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涑水司馬光曰不拔者深根固蔕不可動搖不脫者民心懷服不可傾奪不輟者享祚久長

潁濱蘇轍曰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惟聖人知性之眞審物之妄捐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

臨川王安石曰善建者德建也能德建則不拔矣善抱者抱一也抱一而不離則不脫矣能建德抱一則德之盛故盛德百世祭祀祭祀者見於愈遠而不忘故曰子孫祭祀不輟

陸佃曰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故曰善建者不拔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故曰善抱者不脫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深根固蔕是謂善建抱本守眞是

謂不脫先利於身次及於物又以正直淸廉仁愛之道遺於後世故慶及子孫積德繼美祭祀不絕矣

葉夢得曰出而有立故謂之建入而有守故謂之抱出者有本故不可拔入者有常故不可脫夫如是則立者雖遠而愈長守者雖近而愈久譬之於己非特及其身而已垂之子孫祭祀不輟其事我者無時而可亡也

黃茂材曰夫道獨立而不改以是而建則爲善建故不拔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以是而抱則爲善抱故不脫不拔不脫非特可持當年雖傳後世可也故曰子孫以祭祀不輟

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

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御註曰修之身其德乃眞所謂道之眞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其土苴以治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眞也在彼者特其末耳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爲外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五者近修諸身而遠及天下也夫修道於身者心閑性淡愛氣養神少私寡欲益壽延年諸僞咸盡乃爲眞人矣

涑水司馬光曰皆循本以治末由近以及遠

王雱曰因修身之法而推之以及其外餘而後長長而後豐豐而後普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以道修身則神眞行正身正而天下化况以之治家信有餘矣施於鄉而一鄉化矣施於一國其國盛矣始自一身遍及四海

達眞子曰眞則不僞餘則不欠踰於衆則曰長足於衆則曰豐徧於衆則曰普凡得於道之謂德自一身以至一家自一家以至一鄉自一鄉以至一國自一國以至天下以道爲治則無乎不善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

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碧虛子陳景元曰觀者照察也故以先聖治身之道反觀吾身心若吾身心能體於道則其德乃眞矣老氏言我矣以知天下之民嚮道者昌背道者亡之然哉者設問之辭也答曰我以此上之所陳五事反觀照察所以知之經曰不出戶知天下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是之謂乎

潁濱蘇轍曰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不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

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臨川王安石曰身有身之道故以身觀身家有家之道故以家觀家以至於鄉國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者蓋以此道觀之也言以此者此則同於道彼則異於道同則取之異則去之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察身之損益邪正則知衆人矣察家之逆順盛衰則知他之家矣自一鄉之小至天下之大小大則殊其治一也何以知天下之然以用此道而知矣
陳象古曰見治身之道則知治己之身見治家之道則知治己之家見治鄉之道則知治己之鄉見治國之道則知治己

之國見治天下之道則知治己之天下不拔不脫由此可明矣以此者蓋用此觀身觀家觀鄉觀國觀天下之道矣
黃茂材曰雖其大小遠近之有不同而其爲德未始或異故以吾一身而觀衆身以吾一家而觀衆家以吾一鄉而觀衆鄉以吾一國而觀衆國以吾一天下而觀衆天下皆可以知之或問以吾一天下而觀衆天下何也湯問於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曰猶齊州也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以天下觀天下捨夏革其誰知之

程大昌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而自指其要領在此者以眞爲斷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註曰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含懷也夫至人純粹懷德深厚情復於性憺泊無欲狀貌兀然比於赤子也赤子者取其始生其色赤純和之至也

潁濱蘇轍曰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今夫嬰兒泊然無欲其體之者至矣然而物

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

臨川王安石曰赤子者天守全而陽不散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陸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卽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含者抱也心不偷薄其德乃厚赤子謂嬰兒也天純未散外無所營積和在中復如赤子

葉夢得曰老子既以嬰兒論道矣於此含德之厚復比之赤子嬰兒其未孩者也所保者氣而已故道似之赤子則既孩矣而未有知也故德似之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抱道懷德深厚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故比於赤子

程大昌曰含德者蘊其德於內而不形於外者也莊子謂絕滅聲律文采而人始含其聰明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後人始含其德者蓋釋此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御註曰含德之厚者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物莫能傷焉莊子曰人能虛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毒蟲者蜂蠆之類也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者虎豹之類也以爪拏按曰據攫鳥者鵰鶚之類也以羽

距擊觸曰搏夫至人神矣喈然喪偶如赤子之無心故神全而物莫能傷也

潁濱蘇轍曰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

臨川王安石曰赤子之心非有害物也無害物則物亦莫能害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稚子無心害物物亦不與爲害

清源子劉驥曰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其天守全其神無

郤物無自入焉如莊子所謂醉者之墜車雖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以其死生驚懼不入於胸中彼全於酒者猶若是而况全於天者乎

黄茂材曰今夫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者精不離而和不散爾人能養其精和之至則亦如赤子也昔有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問其術則曰吾心無逆順鳥獸視吾猶其儕也夫心無逆順所謂含德之厚也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御註曰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碧虛子陳景元曰赤子未知喜怒而拳握至堅者以其真性專一故也峻者赤子之命源也情欲未萌而陽德自動者真精之氣運行之所至也以況至人虛心無情氣運自動而諸欲莫干也上清洞眞品云人之生也稟天地之氣為神為形受元一之氣為液為精天氣減耗神將散矣地氣減耗形將病矣元氣減耗命將竭矣故帝一回元之道泝流百脉上補泥丸腦實則神全神全則形全形全者百關調於內邪氣亡於外體凝為骨腸化為筋純粹不雜而長生可致矣峻作古

本作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

涑水司馬光曰皆在其自然

潁濱蘇轍曰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手未能把持攫奪取掇心無所知而手無所用故自然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人稟五行全氣精力氣血旣盛則因牝牡發泄而嬰兒未知嗜欲無所流散而時爲跳躑伸縮頓奮之狀此謂朘作

達眞子曰骨弱筋柔而握固體之自然也不爲物屈矣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性之自然也不爲情亂矣

陳象古曰握固則無所欲得而自執也朘作則不因有爲而自動也

清源子劉驥曰德全則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則精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無執而自握無欲而朘作以一心定而萬物服精之至也

程大昌曰握固朘作非知而爲之也眞湻未散不知其然而然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御註曰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冲氣以爲和和則氣全而嗌不嗄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爲智之源和得於

天五而爲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碧虛子陳景元曰號啼也啼極無聲曰嗄又聲嘶也夫赤子終日嘷啼而嗌不嘶散者天和之氣至全也故眞人之息以踵其嗌不哇而和氣全也

潁濱蘇轍曰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終日號而不嗄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臨川王安石曰終日號而聲不嗄乃和之至蓋和者主於氣也

程大昌曰是其湻和中充嘷啼所不能變也故得取以喻和也

知和曰常

御註曰純氣之守制命在内形化而性不亡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和者大同於物故赤子以和全眞至人知和之貴也故用之爲常道

潁濱蘇轍曰和者不以外傷内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

臨川王安石曰和之爲用則常而不變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和者生理之常非別有方法

陳象古曰知此和之至可以常行而不離

淸源子劉驥曰知和則純粹不雜靜一不變而與天地爲常

黃茂材曰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此則爲復歸於嬰兒矣故

能長久

知常曰明

御註曰明足以見道者知性之不亡故也

臨川王安石曰不明則不足以知常

淸源子劉驥曰知常則朗徹見獨無古無今而與日月參光

黃茂材曰常久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非夫明志洞達天地造化之機

安能識之

益生曰祥

御註曰祥者物之先見生物之理增之則贅禍福特未定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祥者吉凶之兆也夫其受一成形而素分

已定若無理益之必致凶祥

穎濱蘇轍曰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祥祅也

陸佃曰達生之情常任於自然而不益生故能出乎吉凶之

表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但於身命有益者則爲吉祥過此

雖外美而內不善非生之祥也

達眞子曰祥者非其常也

陳象古曰保此常守此明日益日生至於盛大無凶咎也

黃茂材曰天下之人或夭於嬰孩或喪於強壯其能保百年之壽者幾何今吾益吾生而使長生不死在於天下豈不曰祥乎

心使氣曰強

御註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而不暴茲強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

潁濱蘇轍曰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

臨川王安石曰氣者當專氣致柔今反爲心之所使不能專守於內則爲暴矣此祥者非作善之祥乃災異之祥此強者非守氣之強乃勝暴之強夫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心動而使氣氣作而形隨未有動作而不求強好勝者也眞人心不動而氣自動亦若人之眠睡外務已息泯然無知而寐中手足瞤動豈心之使而動也一寐尚然況寂然在道者也

黃茂材曰以力使氣是氣也爲暴戾之氣以心使氣是氣也爲沖和之氣沖和之氣充於一身天地不能使之夭鬼神不

能使之災聲色利欲不能使之亂豈不曰强乎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物之壯也必至乎枯老心之强也必至於凶暴且道以柔弱爲用今以强壯爲心者謂之不道已止也死也言不行道者早死也已

穎濱蘇轍曰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强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臨川王安石曰惟道則先於天地而不爲壯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欲不止如何哉

葉夢得曰是以已之亦貴乎早也

黃茂材曰壯而老老而已在物莫不然若知道者可與天地相爲終始豈有已乎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御註曰道無問問無應知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齧缺問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莊子曰知北游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邱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

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覩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知終不近也

潁濱蘇轍曰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默然不言而與道同

臨川王安石曰挫其銳同其塵此文兩見蓋道德莫不皆知此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契理則忘言雖言而不能行與不知道何異兌口也緘口默行不須說也三要七竅爲身之門戶自內其散失者神氣精血機情好惡自外而入者緣境聲色滋味寒暑所失者眞所入者假故閉其門也彼方爲光顯沮之則爲怨俱與和之於己何損彼方塵垢外之則不樂故至人韜光隱德暫與同之於身何浼立者隱密不顯不自飾智矜俗獨異於衆

清源子劉驥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

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行不言之教譬如知知音者識音以絃心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知者不言不知道者以言相煩多言數窮去道遠矣善爲道者默而識之性以成之塞其兌則收視反聽閉其門則形全精復挫其銳則歸精神乎無始解其紛則體純素而不雜和其光則含光不耀同其塵則大同無己夫如是則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是謂玄同豈拘拘然自投於親疎利害貴賤之間哉

程大昌曰塞兌閉門不使衆人得見其經歷出入之地也挫銳解紛平夷而簡易也和光同塵則能降己齊物矣凡爲此皆求至乎渾兮其若濁者也彼我一觀高下無別是之謂同

同之上加元焉深而又深侶鷗羣獸幾微更不外見又諸家釋兌皆本易之兌悅爲義恐不然也詩曰行道兌矣毛氏曰兌成蹊也成蹊者孟子謂山間之蹊介然用之而成路者是也其讀如稅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御註曰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戚疎之態情僞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舍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覆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爲天下貴

碧虛子陳景元曰上交於道而不諂舉世譽之而不勸故不

可得而親暱也下交於器而不瀆舉世非之而不沮故不可得而疏隔也澹泊無欲守分知足故不可得而利誘也處卑不辱在醜不爭故不可得而陷害也爵祿不能汙權勢不能動故不可得而貴寵也矢志不屈居貧愈安故不可得而賤鄙也夫至人行此六行不榮通不醜窮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為天下貴

潁濱蘇轍曰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為親疏等觀逆順而孰為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為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為天下貴也

陸佃曰神人者不卽不離無縛無脫故不可得而親疏不生不滅無取無舍故不可得而利害不損不益無得無失故不可得而貴賤夫惟如此故能無對於物旁日月挾宇宙天地為一官萬物為一府其緒餘足以為天下國家其土苴足以治天下其糠粃塵垢足以陶鑄堯舜而天下之物豈復有加哉故曰為天下貴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未嘗與物交焉能親也不使欲厭焉能疏也不妄求取焉能利也不犯禁忌焉能害也不取榮盛焉能貴也不處卑猥焉能賤也

陳象古曰親疏利害貴賤世之所重眾人之所分別者也大

道所在名非常々不可見其形不可聞其聲況可得而親疎利害貴賤乎

黄茂材曰孔子曰吾觀老子其猶龍乎夫龍豈可得而親之疎之利之害之貴之賤之者乎既曰不可得而貴又曰爲天下貴何也蓋亦自貴而已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御註曰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眞國以正定兵以奇勝道之眞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其然猶如是也老氏自設問答言我何以

知天人之意如是哉謂下文也

潁濱蘇轍曰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用兵爲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葉夢得曰物各有所當治國者必以正用兵者必以奇國以奇治之則亂兵詭道用之以正亦未免於敗然聖人之奇豈若後世之詐哉敵至而爲之所是以其變不窮

黄茂材曰夫道無爲而無不爲正也奇也無事也非知道者孰能之推而治國用兵取天下特其緒餘土苴耳古之人有

行之者如伊尹太公范蠡張良之徒皆以此

程大昌曰正者如人之行正路也奇者如人之行捷徑也無事者本其當然而不鑿不擾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碧虛子陳景元曰忌諱謂禁令也君不能無爲而以政教治國禁網繁密民慮抵犯避諱不暇弗敢云爲舉動失業日至貧窮利器者權謀也君不能安靜而以智變爲務上下欺紿則民多權謀偷安其生包藏禍心日至昏亂伎巧謂工伎巧

妙也君不能無事而以機械爲妙志在奢淫則民尚雕琢服玩金玉奇怪異物日益滋生舍本作末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法令謂刑法教令也君不能無欲而以刑法作威民雖苟免其罪然而不足則姦宄生焉故聖人云此老氏之謙不敢自專其言故舉聖人之云或謂老氏爲周柱下史遍觀上世之遺書三墳之古文以證其必然

潁濱蘇轍曰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矣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

矣

達眞子曰有欲者外也朴之散也無欲者內也朴之聚也故曰我無欲而民自朴前曰以無爲取天下盡由此而見矣非體道之盡者孰能與此

黃茂材曰上古之時民如標枝然昧昧而行安有忌諱權謀不作安有利器宄居坏飲安有伎巧不知君臣上下之分安有法令大樸旣散人僞日長至於商周之末極矣忌諱尙而民彌貧利器用而國家昏伎巧工而奇物起法令煩而盜賊充斥聖人將欲舉天下而返於淳樸之俗亦豈有他術哉清靜無爲無所事而去其欲而已

程大昌曰其曰聖人云者古有是語而老子援以自証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御註曰在宥天下下知有之而無欣欣之樂

碧虛子陳景元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人則凋弊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悶悶如天道昏昏默默任其自然察察者政教煩細民多犯之故缺缺也

清源子劉驥曰悶悶者不徇於物而恬淡無爲也察察以智治國也

黃茂材曰昏昏默默至道之極窈窈冥冥至道之精而以察

察爲政者豈足語道哉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御註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倚伏何常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若有道之君守之以清靜任之以自然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如是則禍福倚伏於何而有

陸佃曰天之肇降生民而其福至於涫涫其禍至於缺缺豈

有他哉繫一人之政而已故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清源子劉驥曰其民缺缺則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則禍福倚伏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其無正邪

碧虛子陳景元曰禍福倚伏豈無正邪必有正耳在乎有道之君無爲無事忘形忘物而後正耳若有心爲正其正必復爲奇矣有心爲善其善必復爲祅矣謂下文也

陳象古曰言物未嘗不存於正道也

正復爲奇善復爲祅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

御註曰通天下一氣耳今是而昨非先迕而後合神奇臭腐

相爲終始則奇正之相生祇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眞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嗟薄俗不能自正自善而乃矯眞爲正逆性爲善而反爲奇爲祇迷惑不悟其所由來固已久矣

穎濱蘇轍曰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正之爲奇善之爲祇譬如老穉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正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涫涫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

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爲至矣方且自以爲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方且自以爲善而不知祇之起於其中區區以察爲明至於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

臨川王安石曰種種分別遂生妄想

黃茂材曰禍福奇正祇善之在天下如循環然孰知其極易稱惟聖人能知進退存亡況夫禍福之倚伏奇正之相生祇善之更化豈世人所能知哉故曰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御註曰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劌作穢濁穢也有道之君率性淸廉使物

之自化耳而不以己之潔白揚彼之污但使物知勸而洗除穢濁矣自此以上皆悶悶之政非察察之治也古作劌傷也言聖人廉以自淸而不以刑物使傷也

潁濱蘇轍曰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於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之所謂悶悶也

臨川王安石曰聖人無方無隅故方而不割崖岸而不畏故廉而不劌大直若屈故直而不肆用其光復歸其明故光而不耀

陸佃曰不割彼以爲方不劌彼以爲廉不肆彼以爲直不耀

彼以爲光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不以廉而彰人之穢不以潔而明人之汚

葉夢得曰民日迷於其間而弗悟聖人固當有以救之是故方而不割則有全者存廉而不劌則有貭者存直而不肆則有屈者存光而不耀則有晦者存是以閉而不盡用爲悶而不爲察者也

淸源子劉驥曰此四者皆悶悶之政非察察之治使民去智與故循天之理

黄茂材曰夏商以來士守一介不見道之大全方則必割廉

則必劌直則必肆光則必耀如伯夷叔齊尾生申徒狄之徒
而遂至於害性傷生亦可悲矣老子時爲柱下史非不方也
廉也直也光也而人莫知其爲老子者不割不劌不肆不耀
焉爾故能樂其全

程大昌曰廉者物之稜也陛廉之廉是也既曰廉則遂有芒
角鋒刃矣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
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
可以長久

御註曰聰明睿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
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睿識之任所以事天此
之謂嗇

涑水司馬光曰嗇者省嗇精神也早復者不遠復也不遠而
復不離於德可以修身

潁濱蘇轍曰凡物方則割廉則劌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
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
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
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斂藏其用
至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强

無不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而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而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

臨川王安石曰夫人莫不有視聽思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心之能思皆天也然視而使之明聽而使之聰思而使之正皆人也然形不可太勞精不可太用太勞則竭太用則瘦唯能嗇之而不使至於太勞太用則能盡性盡性則至於命早復者復於命也

王雱曰治人在乎正己事天在乎盡性惟此兩者一於嗇而

已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惟嗇者不侈於費已其去本也未嘗遠故復靜爲早德不外耗則積於內矣積於內而資納無窮則其爲積也積之又積也盡性之人蓋將生天生地宰制造化其於事物何所不能盡性則大矣大而化之則聖矣化則無窮故莫知其極

陸佃曰嗇者愛養之辭韓非所謂愛其精神嗇其知識是也蓋嗇精養神然後可以俯治人而仰事天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達眞子曰嗇於一心則必斂動而歸靜嗇於一性則必斂意而歸無心斂動於靜然後能盡心性斂意於無然後能正性

盡其心正其性者人道之盡也人道盡則固可以治人矣心靜則任其自然性正則安其固有任自然安固有者天道之盡也天道盡則固可以事天矣是以治人事天莫如嗇惟心早復於靜意早復於性則所謂重其積德也能內重其積德以至治人則人無不順以至事天則天無不符以至應萬物則萬物莫不歸以至率萬化則萬化莫不盡是謂重積德則無不克毋也者為眾子之莫不從以眾動而歸靜以眾有而歸無固不異子之從母也惟眾動而歸靜則靜之者無終窮眾有而歸無則無之者無極盡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晦菴朱熹曰早復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復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復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

黃茂材曰嗇者守於內不耗於外以之治人而人治事天而天應謂之早復復者物之初今之道家所謂返本還元是已可以成德可以勝羣物可以同於無極可以為有國之母

林東曰嗇雖有慳吝意乃儉損之理人為難治天為難事能於儉損而早復其德性之眞則可以見道既見夫道則人雖姦詐天雖難測理不難見治之事之皆基於此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御註曰根深則柢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爲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杜光庭曰修道之士嗇神以安體積氣以全和內固三關而袪萬慮百神率服衆行周圓變化莫窮享年長久固蒂於混元之域深根於無何有之鄉與夫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古本作柢本也

潁濱蘇轍曰孟子曰盡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

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

陸佃曰根在幽蒂在顯根則以言其命蒂則以言其性萬物莫足以測之之謂深惟命爲能與於此故曰深根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惟性爲能與於此故曰固蒂

黃茂材曰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於是乎在經云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其道見於易之復卦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註曰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

傷敗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
道貴清靜而民自定
潁濱蘇轍曰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
撓則魚爛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寬猛相濟生熟得中
黃茂材曰道無大小治大國烹小鮮同於一道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
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西昇經曰所謂爲道自然助之不善於祠
鬼自避之此之謂也人不作釁則祅祥何緣而興人守常德

則神變無因而傷民河上公曰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
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杜光
庭曰夫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人爲神主主安則神享聖人
以道爲治旣不傷於人鬼神感聖人之功亦不害於物兩者
交悅二德交歸
潁濱蘇轍曰聖人無爲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求內無所
畏財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神矣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
不傷人非神之不傷人聖人亦未嘗傷人故鬼無能爲耳人
鬼之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耳故德交歸之
陸佃曰神無乎不在其在人則聖而不可知者也其在鬼則

靈而不可知者也故鬼之所以不神者非無神也其神不傷
而已故曰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葉夢得曰詩頌文王之聖至於思齊曰神罔時怨繼之曰神
罔時恫豈不以鬼無所怨於人則亦無恫於人降之嘉祥而
禍災不至其有傷之者乎

晦菴朱熹曰老子謂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
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黃茂材曰有道之世人能養其神不使其鬼勝故曰其鬼不
神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寳之至也聖人之不
輕用其神亦如其劍雖曰神不傷人是亦聖人能養其神使
不傷人爾故曰兩不相傷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御註曰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蹶江海所以能為
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穎濱蘇轍曰天下之歸大國猶眾水之趨下流也

臨川王安石曰大國下流者如眾人之所惡也非君子惡居
之下流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人以謙為德海以容為量自高者
不受於物能下者為物所歸

淸源子劉驥曰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虛無者聖人之所居所謂大國也以其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至於萬物之精華無極之物自來歸之猶泉水之趨下流也經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此之謂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御註曰天下皆以剛强敵物而我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下之所交牝者以其大國善守雌牝柔

靜之德故能攝伏天下雄壯之國

涑水司馬光曰交猶歸聚也

潁濱蘇轍曰衆動之趣靜猶衆高之趣下也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

臨川王安石曰交者衆人之會能處衆人之所惡則天下之動莫不歸之矣故曰天下之交牝蓋天下之交交於牝而已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牝者母也物莫不慕其母也牝柔而靜牡剛而動常爲牝之驅役故聖人知雄守雌柔而不爭虛而處下物皆歸之

達眞子曰牝者靜也牡者動也以靜爲衆動之所歸以牝爲

衆牝之所往理固無他以靜爲下故也爲國者體此以靜制動以牝制牡故大國以下小國能屈已之勢也大國屈已之勢則取小國矣小國以下大國能畏彼之勢也小國能畏彼之勢則取大國矣以用也以取者力行而取也而取者自然而取也大國忘勢難在乎力行故曰以取小國趨勢易情之自然故曰而取

陳象古曰交謂交結而附於已者也

葉夢得曰取之爲言得其所欲之謂也

淸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在人爲精地二生火在人爲神神者陽中之陰故謂之雌亦天下之牝也聖人知雄守雌以陰

煉陽陰極則陽生無爲之妙天地之要變化之機也故牝常以靜勝牡焉以靜而爲之下靜則羣動趨之下則衆高赴之天下常勝之道也

黃茂材曰大道非徒下之而已雖曰下之其終也必有以勝之必有以取之牝柔也靜而處下然能勝牡此非下之而終有以勝之者歟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湯事葛是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勾踐事吳是也此非下之而終有取之者歟故曰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亦其自然之理本於無心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御註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

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為下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大國得小國則益盛小國得大國則遂安各遂所欲大者能先下之則小者歸故宜下

陳象古曰大國恃強鮮能下下今獨言大者宜為下明所難也

黃茂材曰夫有所欲於人而不能下人則不得其所欲大國欲兼畜人小國欲入事人能下則得不能下則不得至於道固無欲然欲至於道是亦為有欲也大者道也故宜為下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

太上道德眞經集註

重刊道藏輯要

太上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十五

道者萬物之奥第六十二

宋鶴林彭耜纂集

道者萬物之奥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也者包括無外萬物資始最深最奥爲庶品之根本無有逃其術內者

潁濱蘇轍曰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奥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

清源子劉驥曰西昇經云道深甚奥虛無之淵言道爲萬類之淵藪無物不蘊藏也莫神於天道實覆之莫富於地道實載之天地之大尙不離於覆載之內況其他乎

黄茂材曰物生於三三生於二二生於一一生於道則道也者豈不爲萬物之奥乎

程大昌曰道之播而出也爲有有之又出也爲形形具而物有其質及其在人則德仁義禮皆是物也故物者道之邊際而道者萬物之蘊奥也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碧虛子陳景元曰善人謂上士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鍊質資神固守妙本以爲長久之寶也不善人謂下士也下士聞道而大笑之及其忤道悖德履凶踐禍思欲反復元吉咸仰

道之所保庇也
涑水司馬光曰守而用之依於有道以自安
潁濱蘇轍曰夫惟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
臨川王安石曰莫非道也善人求之足以至於道不善而求之則足以免於罪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小人雖不善畧知道亦能自保其身
黃茂材曰道無善無不善善人得之爲寶不善人得之可貧以安

程大昌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反也善人寶之則不善人且將背而遠之矣而此之所寶彼亦保之其理何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釋不善人之所保也無言無行之夫倘假甘美之言自尊之行可以奪衆貨之賈可以升稠人之上又況有道者乎
潁濱蘇轍曰蓋道不遠人而人自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爲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爲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

哉

清源子劉驤曰美言可以市言市之所同知也尊行可以加於人言人之所能行也所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黃茂材曰經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美言尊行天下所謂善也未足以語道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穎濱蘇轍曰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

臨川王安石曰立天子置三公雖有合拱之璧先乘駟馬足以迎賢者之來而不如坐進此道而已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日以駟馬璧玉遍求賢俊不如端居進道則不召自來矣

葉夢得曰駟馬貴矣而先之以拱璧世必以是爲寶非吾所謂寶也

清源子劉驤曰立天子以化之置三公以佐之雖有拱璧之寶以先駟馬之車然出而治人也不如坐進此道

黃茂材曰魏文侯聞田子方之言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曰吾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然則貴爲天子輔以三公加之拱璧駟馬之榮不如坐進此道亦可知矣

程大昌曰坐之爲言安其所而不佗猶坐忘之坐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御注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求之於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者遷善愚者為哲此有罪所以免歟故道之善救者如此

碧虛子陳景元曰耶者嘆美之詞也

潁濱蘇轍曰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污也

王雱曰求以得故善人寶之有罪以免故不善人保之

葉夢得曰夫婦之愚未有求道而不得一有聞焉雖向之嘗

以為罪者可以一洗皆空則道之為貴果在此不在彼也

清源子劉驥曰古之得道者出乎天地陰陽度數之外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烏有人災

程大昌曰若其昔嘗暴棄溺於不善矣今而回心向道則亦受而誨之未嘗追咎既往也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御注曰聖人應物之有體道之無於斯二者槪可見矣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為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略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心不動則虛明虛明則衆妙可觀矣身不勞則實厚實厚則精神不虧矣口不嗜則恬澹恬澹則靈液不竭矣又解味無味者不味是非美惡之言而味大道無味之言經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爲無爲故無所不爲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報怨猶報德也

王雱曰大小多少者畏事之小如大謹事之少如多莊子曰不忽於人報怨以德者以直報怨者事也以德報怨者德也事則吉凶與民同患故種種色相一不可廢若夫德則不見

有物安得怨乎如上三事體道者也方其體道故當如此爾報怨而以德則知無所不用德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世間之物與事不過大小多少道一以貫之報怨以德仇讐怨絕報怨以怨相報無盡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在已與天地同其德與混元同其功不爲而爲不作而作自然而然也故爲出於無爲事出於無事味出於無味其道雖大而本甚小故言大小其用雖多而要甚少故言多少大小者含太虛於方寸多少者總萬有於眞一大小多少則大同於物而萬物與我爲一何怨之有此言報怨以德足見聖人仁民愛物之廣大如天地之無不

覆載所以能體道之大也

黃茂材曰道無爲也而有無爲之爲道無事也而有無事之事道無味也而有無味之味天下莫大乎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何形之小大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何數之多少雖有技心之人不怨飄瓦又何怨何德其能齊小大一多少平怨德如此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營爲於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矣嚴君平曰是以大難之將生也猶風邪之中人也未然之時愼之不來在於皮毛湯熨去之入於湊理微鍼取之在於臟腑百藥除之入於骨髓天地不能變造化不能治故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穎濱蘇轍曰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者哉

陸佃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既謹矣又當守之以謙故曰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陳象古曰易者難之基細者大之本故難易之相尋大小之

相續如循環之無端聖人知其然信其理故保小守下而已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抱道懷德不離乎方寸之中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終不爲大然方寸之中眞性之內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能成其大輕諾者其後必寡信多易者其後必多難聖人之於道勤而行之猶以爲難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終無難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御注曰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脆者堅之對微者著之對持之於安則無危謀之於未兆則不形聖人之知幾也脆者泮之則不至於堅冰微者散之則不著此賢人之殆庶幾也弃壘之車沈流之航聖人無所用智焉用智於未弃沈所謂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潁濱蘇轍曰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欲既成也故爲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

陸佃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此言造理而悟也其脆易破其微易散此言造形而悟也

清源子劉驥曰身乃神之車神之舍神之主也主人安靜神卽居之主人躁動神卽去之故其安易持患生不意禍生所忽審其未兆而謀之乘其微脆泮而散之則易矣及其禍患已成而後謀之是猶奔壘之車沈流之航聖人無所施其智巧聖人用智於未奔沈故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去其害道者而已

黃茂材曰當其安而持之不待於已危故易持當其未兆而謀之不待於已形故易謀當其脆而泮之不待於已堅故易泮當其微而散之不待於已著故易散爲於未有之前何爲不成治於未亂之際何治不濟而不謂之易爲易治者其易

可知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注曰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聖人見端而思末覩指而知歸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三者喻不見幾夫患不預防惡不杜漸其猶植木乎初生於毫末可拔而絕之及其合抱也本據乎陰巖梢侵於陽嶺青青百尋鬱蔽日月惡可伐哉又如築臺乎起土於一畚可蹴而圮之及其九層也聳百仞之高出乎中天擬邱陵之大廣乎數畝惡可毀哉又如遠行乎始登於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千里也長川渺瀰峻嶺巇嶮途險而

可畏路僻而多岐惡可還哉

清源子劉蘄曰神聖之道積習而成雖可以頓悟不可以頓進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由小至大猶合抱之於毫末從卑至高猶九層之於累土自近及遠猶千里之於足下

黄茂材曰合抱之木天下以爲大也大生於小故知合抱即毫末也九層之臺天下以爲高也高起於下故知九層即累土也千里之行天下以爲遠也遠始自近故知千里即足下也然則物之小者下者近者其可忽諸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民

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爲營爲也執執著也敗起於有爲不爲則何敗之有失因於有執不執則何失之有是以聖人稟高明之性措意不在小成而常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爲爲心自然無爲無執無敗無失幾近也言世俗之人雖從務於善事皆有始而無卒先勤而後惰常以功業近成而不能戒謹乃復亡敗也若能謹末如初始終如一則所爲無不成矣豈有敗事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潁濱蘇轍曰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積小以成大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

苗深而厚耔耘之及秋自穫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爲非爲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贅是以禍至於不救福至於不成蓋其理然也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又曰世人心存於得喪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矣故曰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陳象古曰極力有爲爲極必敗極力以執執極必失

葉夢得曰世固未嘗有成敗以吾有爲故成者必敗世固未嘗有得失以吾有執故得者必失此民之所以從事而不得

不謹者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碧虛子陳景元曰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世俗以不欲爲憂聖人以不欲爲樂聖人之淸靜節儉世俗之貪濁奢侈是以世俗之所不欲者迺聖人之所欲也故視金玉如遺土也世俗損天眞以務外學而失其分內之性聖人守自然而不學保其分內之天和然世俗以不學爲過聖人以不學爲眞學故曰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

潁濱蘇轍曰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

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於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於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爲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劉槪曰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衆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衆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衆人之所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

達眞子曰欲之所先莫甚於難得之貨學之所失莫甚於衆人之所過動不知靜爲不知止皆所謂過也聖人欲期於不欲所以不貴難得之貨學期於不學所以復衆人之所過若是則不有其爲執之蔽也故曰以輔萬物之自然

淸源子劉驥曰聖人非無欲也欲人之所不欲不以物易性故不貴難得之貨非無學也學人之所不學不以博溺心故以復衆人之所過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而已不益生不助長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故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黃茂材曰道無欲也欲不欲所以求在我也外物又何足貴天下之物各有自然之理愚者不及智者過之與其過也甯不及故刳心去智學所不學輔物自然而已何敢爲哉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注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三代而下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明民也名曰治之亂孰甚焉

涑水司馬光曰去華務實還淳反樸

潁濱蘇轍曰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於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民雖有過亦小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智則生奸愚則反朴

達眞子曰用其光復歸其明古之善爲道者欲使民復歸眞

明是謂非以明民也欲使歛明若愚是謂將以愚之也

葉夢得曰自道而降民日趨於僞不患其不明而患其明之過故聖人逆爲之防而欲以道愚之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御注曰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

碧虛子陳景元曰民之多智則姦宄生焉雖有法令而無所畏故曰難治也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御注曰法出姦生

涑水司馬光曰上下相欺

潁濱蘇轍曰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上下交相賊矣

陳象古曰用智則失其自然故喻之以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御注曰焚符破璽而民鄙樸掊斗折衡而民不爭

涑水司馬光曰王道正直

達眞子曰以智治國如莊子所謂開人也開人者賊生不以智治國如莊子所謂開天也開天者德生

清源子劉驥曰不以智治國則忘情去欲返本復樸故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楷式

御注曰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知所以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爲楷式

碧虛子陳景元曰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可爲後世楷模

陳象古曰楷式不可渝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御注曰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則與天合德深

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偶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人君常知福可任之賊可去之致黔首於富壽是有深冥之德又觀其跡與物違戾究其理則與民同歸

涑水司馬光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

潁濱蘇轍曰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矣

達眞子曰然則此者能與物反歸於道也凡以道則大順非道則大逆

黃茂材曰物皆強吾獨弱物皆動吾獨靜物皆華吾獨樸物皆死吾獨生非爲與物反乎能反於物者可以至大順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御注曰王有歸往之義君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碧虛子陳景元曰開元御疏曰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爲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江海之善下所以懷徵妙抱質樸虛空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以至天地之精萬物之靈莫不歸之經所謂執大象天下往亦此之謂也

黃茂材曰此章所以重發明大國者下流章之義以江海喻之又見其道之大而能下者也孰得而爭之

程大昌曰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有其善而能下人則天下歸之如百谷之歸江海矣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注曰易於屯之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從之也輕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者無思不服故不厭易曰百姓與能

碧虛子陳景元曰陸希聲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爲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爲德而爲百谷所歸往聖人以謙爲德而爲天下所先上夫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不厭耳所以言先上者舉聖人以勸衆人耳然則聖人之處先上者豈爭而得之耶書曰汝惟不矜故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謂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非欲上人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王雱曰聖人豈計利而爲此哉亦德而已矣德下之則形上

矣德後之則形先矣故常爲天下貴

陳象古曰孤寡不穀以言下之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以身後之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注曰肖物者小爲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其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爲大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肖似也天下之人皆言我道虛無廣大光而不燿盛德若愚無所象似猶如不賢我道虛無廣大不爲

下士所信故似不賢也若賢而使人稱美之不待於今亦已久矣若爲人所稱美其道豈足爲大耶細小也夫老子謂士成綺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此乃老氏不以賢美爲貴久矣甯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近之矣

涑水司馬光曰言異於衆人

潁濱蘇轍曰夫道曠然無形頹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爲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臨川王安石曰夫道之大則不可以名故似不肖小則可以名故若肖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達眞子曰凡以此肖彼則有形有體也有形有體則必有形體之所勝而不能爲無敵之大也唯道無形無體凡所以言大者莫能勝若肖則爲更大之所勝終不免細之名也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黄茂材曰天下惟道爲大又孰有肖似若有肖似則道亦是一物也何足以爲道

程大昌曰特不與俗肖而與道肖也爲其不與世俗肖足以見其大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

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以慈爲行勇於濟物語曰仁者必有勇謂勇於救難水火可蹈不懼之謂也儉約其用者必能廣於賑施所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必能成器用之長易曰用九見羣龍無首吉此所謂道大似不肖也

頴濱蘇轍曰道以不似物爲大故其運而爲德則亦悶然以鈍爲利以退爲進不合於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決爲賢而以慈忍爲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於勇也世以廣大蓋物而以

儉約爲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世以進銳爲能而以不敢先爲恥不知進銳之多惡於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爲器長也蓋樸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爲衆所疾故常近於死

臨川王安石曰慈則能柔柔則能勝天下之至堅故能勇儉則知足知足則常足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則物莫爲之先故能成其器長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爲衆所疾故常近於死

清源子劉驥曰夫道之至大然有三寶可以寶而持之慈以

愛物應世之寶也儉以自愛修身之寶也不敢爲天下先則挫銳解紛體道之寶也慈則果敢於濟難故勇儉則寡欲而易足故廣不敢爲天下先則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能成器長若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則剛强之徒有死之道焉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注曰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衞父兄效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碧虛子陳景元曰三寶之中慈最爲貴故徧嘆美也且慈兵入於敵之境也則人知有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

稼不穴邱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而厚歸之則人人悅之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遇美食歸降者若强弩之射深谷也如是則何必陳兵於野戰而後勝重門擊柝以爲守固哉天道福善禍淫善人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所以天將救助之者以其主將能用慈仁衛護於士卒人民也此皆道大似不肖者也

潁濱蘇轍曰以慈御物物之愛之如已父母雖爲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爲之衞矣

達眞子曰慈則衆無不歸故以戰則勝無不共力故以守則

固凡天將拯救其人者必使有慈以衞之也

葉夢得曰雖然我自處已易物無所不濟難故即三者推愛以爲先而終復明之以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是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爲慈者出而衞之此老氏之所怛然有期於天下者歟

清源子劉驥曰三寶之中慈最爲貴所以再言之慈以愛人愛人者人常愛之爲之效死可以無敵於天下故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則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爲之衞矣

黃茂材曰慈愛之人無害物之心物亦無害之者豈特戰則

勝守則固哉物無害之則可以長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程大昌曰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我能慈人且爲我勇故遇戰則勝遇守則固設有不及天且以其慈而加佑助焉去邠而岐周以興是其效也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

潁濱蘇轍曰士當以武爲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也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於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

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爲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勇而不武威而不怒不爭者勝貪先動者必敗謙下則人與爲用忽慢者人不爲力

程大昌曰老氏論兵常惡乎爭勝於兩陣之交而貴夫圖全於未戰之前正其重用人命焉耳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涑水司馬光曰德與天合自生民以來無以加也

黃茂材曰老子言兵皆有爲而發故曰是以配天古之極然非深知兵者安能言之孰論此篇之義正使太公穰苴孫武之儔亦不過此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御注曰感之者為主應之者為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

碧虛子陳景元曰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戰為本夫兵者必以先舉為主後應為客且聖人之兵常為不得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應敵而後起者所以常為客也進少而退多者是審機密用重敵之意也夫行師在於止敵貴乎不爭雖行止敵不行殺心卽無殺心卽我之師徒抱義以守故行無行

也又將奮臂而先登則若無臂而可奮以其惡殺而尚慈也夫有道之君縱有凶暴之寇妄動而來則告之以文德示之以義兵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雖有仍引之威而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敵既遠退干戈戢藏雖有持執之儀而無兵可執故曰執無兵

涑水司馬光曰主謂以强兵為己任客謂人加於己已不得已而應之

潁濱蘇轍曰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無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

有用兵之咎耶

達眞子曰不能不有其已不能不專其性莫甚於用兵也故用兵有言可以託其至道之心矣設若雖用兵之時猶不敢爲主而爲客則是不自有其已不自專其性心不事於殺伐者也不敢進寸而退尺心不勇於勝敵者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御注曰輕敵則好戰好戰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喪其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不可得志於天下矣聖人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神武不殺而以慈爲寶故仁貤天下而無不懷義貤天下而無不畏是謂常勝

碧虛子陳景元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若然者則天下皆敵也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亦吾敵也一家亦吾敵也一身亦吾敵也故王者不遺卑小之臣卽得萬國之歡心公侯不侮於鰥寡卽得百姓之歡心志士不忘於修身卽神悅而天樂然後可以全吾寶幾亡吾寶者何哉我本慈愛不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於無敵非吾志也抗舉也夫兩國舉兵相加也哀者慈愛發於哀誠之謂也則由其君之有道也若夫上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臣之節盡得事君之義則何向而不勝哉

潁濱蘇轍曰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

其所以爲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輕敵必敗之因也失計則死得計則生其所係之大者莫若於生與邦家之重非寶者何以兵相抗愛士則哀其臨敵以身視士卒不以鬭戰殺人貪功爲樂必勝也

黃茂材曰自周之衰大道不明人僞長而天眞失天下之人溺於聲色嗜慾以喪其生者十常八九故曰輕敵者幾喪吾寶老子所以再三言之不已深哀兵禍慘於兵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注曰道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已耳

碧虛子陳景元曰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又曰少則得又曰爲無爲事無事又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又曰行不言之教並是無爲分內簡易之道言則不煩行則不勞是易知易行也莫能知行者下士也

潁濱蘇轍曰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於起居飮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

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

王雱曰凡天地之難事皆起於捨本逐末與妄為構故內外交亂奇物滋出而智者不能勝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至簡至易無出於道平易逍遙何所難行以其至簡非思慮擬議之能喻故莫能知以其至近非步驟遲速之能至故莫能行

清源子劉驥曰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以其見善不明用心不剛敗道於有為喪生於多方

言有宗事有君

御注曰言不勝窮也而理為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之為主

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宗本也君主也百家之言雖殊途而同歸於理得理者忘言故言以不言為宗本萬緒之事雖異趣而同會於功成功而遺事故事以無事為君主此以不言無事為教豈不易知易行耶

潁濱蘇轍曰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跡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

劉槩曰天下莫能知吾之易而知其難者蓋有宗莫之知也天下莫能行吾之易而行其難者蓋有君莫之知也

達眞子曰天下適於詳而不能反約離其本而不能歸要故曰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爲言有宗主所謂約也事有君爲事有君領所謂要也

陳象古曰宗君強名也在知其要而已

淸源子劉驥曰百家之言不勝窮也當捨其言以求其意得意則言可忘忘言者事之宗也萬緒之事不勝應也當棄其事以求其理窮理則事無事無事者事之君也言得其宗事得其君則知一氣之動作爲變化之樞機煉形中之神修神中之眞內澄一景萬氣流行恍恍惚惚其中化物窈窈冥冥其中育精

程大昌曰宗者族之總也君者臣之總也道者事之總也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御注曰小夫之智不離簡牘雖曰有知實無知也夫豈足以知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不我知猶不知我也不知我之道大所謂似不肖也

涑水司馬光曰有知則知道矣

潁濱蘇轍曰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黃茂材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

於泳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豈非其
無知故不吾知耶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御注曰有高士之行者見非於眾有獨智之慮者見驁於民
故有以少爲貴者
涑水司馬光曰道大故知之者鮮
潁濱蘇轍曰眾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
臨川王安石曰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大笑之惟
其大笑故知我者稀惟其若存故知我者貴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知我者希則我之道不與世相往

來我乃貴矣若人皆知我則我不足貴也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御注曰聖人藏於天而不自衒鬻
潁濱蘇轍曰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耳
淸源子劉驥曰被褐則和光同塵外與人同懷玉則抱道蘊
奇中與人異
程大昌曰褐者日用之不可無舉世所共也玉者難得之貨
富者所獨也知我者稀固足以見吾道之上矣而聖人不以
自異也還以聖不可知之妙而藏諸日用共由之間以期乎
人之皆能也此孔子所謂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

者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尙矣不知知病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聖人之稟氣純粹而天性高明內懷眞知而萬事自悟雖能通知而不以知自矜是德之上也故曰知不知尙矣中下之士受氣昏濁而屬性剛強內妄機智而凡事夸大實不知道而強辯飾說以爲知之是德之病也故曰不知知病此亦所謂知者不言而言者不知也

涑水司馬光曰知之如不知則遠怨不知而強知則招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知謙而曰不知是實勝於名故

爲上不知而曰知是名過於實故爲病

淸源子劉驥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遵始得道所以至人無爲大聖不作無知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通於一而萬事畢其知出於不知故知不知尙矣衆人務多知而樂通物於不知而知之弊精神役思慮以交滅質以博溺心故不知知病矣

黃茂材曰夫深知道者與道爲一尙何有知哉此爲知之之至若夫世人未嘗知道乃自以爲知知之之病又甚於不知者焉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御注曰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涑水司馬光曰病人能自知其病斯不甚病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能知病病爲病則終不爲病聖人緣何不病聖人知病爲病終日循省是以不病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所以不病以病其病而去其病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御注曰小人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易曰何校滅耳凶

碧虛子陳景元曰大威謂死兆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夫人立身以憂畏爲本若以小惡爲無傷而不憂畏遂積之盈貫以致乎大威至而不可逃也嚴君平曰大威已至乃始爲善當是之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

潁濱蘇轍曰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於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雜然乘之終身惴慄之不暇雖有大威而無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則大威爆然見於前矣

劉概曰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衆人不知畏天之威故

大威至矣

清源子劉驥曰世俗之人不知天命不畏天威以小惡爲無傷而不知憂畏然積之足以滅身以至大威至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大威謂死兆也

黃茂材曰夫民冒險而行死亡有所不顧何威之畏不畏威則大威及之孰爲大威不有人禍必有天殃是也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御注曰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而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太和而無中道天者無厭其所生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古本作狎狎習也所居謂所居之處也厭惡也所生謂道也言畏愼之人凡居處當擇善鄰無習惡友淸靜自守使災禍莫干形全神王斯所謂畏愼之深也人不可厭惡其道當服勤盡御則可以永保元吉也若縱其欲惡厭道慢德則禍不旋踵矣

潁濱蘇轍曰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爲己守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蕞然其甚

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囿於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惟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

劉槩曰無狹其所居德之地也無厭其所生德之本也德之地盡性也德之本至命也

淸源子劉驥曰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所以畏威也居者性之宅也擴而充之無狹其所居則居天下之廣居與萬物同其情與虛無同其體生者氣之聚也寶而持之無厭其所生則含太虛之至精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曲士不

可語於道或狹其所居或厭其所生也小智自私惑於存想狹其所居者也棄有著空蔽於斷滅厭其所生者也夫道不棄人人自棄道人若不厭道道亦不厭人故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黃茂材曰無厭其所生欲其好生也夫能好生則能長保其生何厭之有

程大昌曰不厭之一語方且重複言之者其一在上其一在下也夫惟不厭者君上不厭也是以不厭者民多賴也故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聖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見以矜其能有自愛之仁而不自貴以臨物若是者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方且樂天而無憂何威怒之足畏乎聖人之所去取抑可見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若夫去彼自見自貴之憍縱而取此自知自愛之畏威得其尊道奉天之理而天道亦不厭惡於人是故威罰外消而生道內足也

頴濱蘇轍曰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自知消息損益惟道是從不自見功能求顯於世保身自愛內自修鍊不自貴其身而耀俗彼謂外物此謂自真

達真子曰所居不能無狹所生不能無厭者蓋由乎自見其自知之性自貴其自愛之心也唯雖自知也不自見雖自愛也不自貴則所居不狹而廣所生不厭而善故聖人去彼自知自愛之情取此不自見不自貴之心也

黃茂材曰知者在心見者在目故知可自而見不可自愛者在我貴者在人故愛可自而貴不可自去彼于其自見自貴者也取此取其自知自愛者也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御注曰剛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

碧虛子陳景元曰剛毅之人無所畏忌見威不懼必果無廻眎其凶頑便施誅戮雖有諫諍未嘗顧眄故曰勇於敢則殺懷道之士謹於去就檢身知退靜順柔和弗敢有爲不忍殺傷衆雖睚眦終懷慈仁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葉夢得曰勇於敢則好殺勇於不敢則好活均於必行而不可屈故同謂之勇

程大昌曰勇於敢則殺毅卽所謂强梁者不得其死蓋推其理有取死之道焉故也勇於不敢則活卽虎兕無所投其爪甲兵無所措其刃者也

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注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兩者謂敢與不敢殺與活也故意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以慈爲寶而不樂殺人也死者人倫之荼毒也凡含生之類皆惡其死也勇於果敢者殺之道也勇於慈仁者活之道也若以此義守而不變是未明天地殺生之權也今乃曰或利或害者是於殺活有所未定耶夫人

爲不善於顯明之處人得而誅戮之爲不善於幽閑之所鬼得而殺伐之此雖有大聖之慈天道之仁不能憫救也

涑水司馬光曰聖人於天道亦不敢易言之

潁濱蘇轍曰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以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爲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也

王雱曰下愚小智但見衆人之所利而不知天所惡也故下文明天道之所以然當視以爲法

陸佃曰觀之以粗理則剛强勝柔弱觀之以眞理則柔弱勝剛强故剛强天之所惡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此兩者敢與不敢然而保生者以不敢爲利謂其可活而亦有端居偶逢其禍者慕名者勇於敢捍敵而多害或有輕生而終不罹害者

達眞子曰勇於敢則勇於有爲也勇於不敢則勇於無爲也無爲則任於自然有爲則因其或使有爲之爲害莫不甚於殺無爲之爲利莫不甚於活是以此兩者或利或害也天之道任其自然則或使者爲天之所惡也且天道遠而難測雖聖人猶難之況非聖人者乎

陳象古曰勇於敢是害也勇於不敢是利也皆失其沖和之妙用也天之所惡與道違也

葉夢得曰可殺而殺則利非所當殺而殺則害可活而活則利非所當活而活則害蓋可殺者必天之所惡天道難諶人不可以知其故聖人猶難之

清源子劉驥曰勇於敢或以得生勇於不敢或以得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然要其終而盡其變然後知天網恢恢廣大雖疎而不失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注曰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迕

是謂不爭消息盈虛物與之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善勝

陳象古曰天法道故如是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道自然平施不逆萬物而萬物自尊之豈與人校其敢與不敢殺與活哉然而人自服從者不與物爭而能善勝者也所謂勝物而不傷非由其勇敢也

涑水司馬光曰任物自然物莫能違

潁濱蘇轍曰不與物爭於一時要於終勝之而已

王雱曰天爲羣物之父豈與赤子爲敵乎

清源子劉驥曰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言而善應

御注曰天何言哉變以雷風示以禍福無毫釐之差有影響之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福善禍淫之應信不差矣

涑水司馬光曰隨其順逆應以吉凶

潁濱蘇轍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

淸源子劉驥曰不言而萬物莫不受其命

不召而自來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道高遠又無言教何嘗呼召萬物而萬

物背陰而向陽春生而秋實暑往而寒來

涑水司馬光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潁濱蘇轍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夫又誰召之哉

臨川王安石曰陰陽代謝四時往來日月盈虛與時偕行故不召而自來

坦然而善謀

御注曰德行常易以知險

臨川王安石曰以其常易故坦然以其知險故善謀

潁濱蘇轍曰坦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非人之所及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御注曰聖人爲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碧虛子陳景元曰張自然之羅故曰天網縱太虛之寬故曰恢恢四達皇皇是謂疏幽明難逃是謂不失

潁濱蘇轍曰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睹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疏而不失也

達眞子曰皆其自然之所致惟勇於不敢者能同也蓋能同於天則能同於道矣

黃茂材曰四者天之道也人能順天則存不能順天則亡無謂其道闊遠可得而欺也

程大昌曰天之覆物也廣矣苟於細小之地而致察焉則效近而力狹所謂三年生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少矣正其理也夫惟總大略小則夫不能致察於初大類乎疏矣然要其終驗其大則夫一定而不爽者常可必也故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以一人而候一物者耳以天下爲之籠而雀無所逃此明於用大者之論也世之疑天者殆如夏葉有一黃落而執之以爲不繼乎陽冬枝而有一華實而指之以爲不純於陰豈其可與論大者哉屬之箕也商之賢者不聞在亡皆得伸

氣而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至於漢之武帝慕古好儒而司馬遷獨受刑辟故遷發憤於夷齊以舒其怨而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者非善人耶此以一葉焦枯而議夏以一枝華實而疑冬者也遷蓋好黃老而不得夫恢恢之大旨者也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豈執而殺之孰敢

碧虛子陳景元曰不畏死有二義達者得其常理而不畏死愚者失其常理而不畏死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樂生惡死人之常耕而食織而衣安其居樂其業養生葬死此世之常禮也夫民存常性官守常法而無枉濫皆得其死而生死得常則何畏之有逮德下衰不能無為禁網繁密民不聊生盜竊為非欺紿生亂小恐惴惴而懷驚大恐緩緩而忘死如何刑法滋深主司暴酷吏以大辟族誅之令而恐懼於良民哉畏死亦有二義養生謹慎之人畏其夭死而修德也造惡偷安之人畏其刑死而矯法也人之自然也則含哺而嬉乎淡泊鼓腹而游乎混沌雖百年之殂而不知老之將至此順化之民也今乃法令滋彰動入死地是使民常畏死夫民畏死則偷安其生偷安其生者未有不先興奇變姦詐之心而矯其

法也姦詐生而禍亂作則吾主司者得專執而殺戮之欲其
姦詐絕縱而誰敢犯之者
潁濱蘇轍曰政煩刑重民無所措其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
死懼之無益也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
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達眞子曰民之所畏者莫甚於死然所動者以愛慾所適者
以情累所以動之死地是謂常不畏死也以道言之則常不
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言雖懼亦無如之何也
陳象古曰奇邪也今以其不畏死故不敢任殺
黃茂材曰此有司之事非老子可得而代其任獨孔子爲魯

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其他奇行之民固亦不少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
不傷其手矣
御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不易之
道也代司殺者殺代大匠者斲是上與下同德倒道而言逆
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
愼惟有司之牧夫爲是故也
潁濱蘇轍曰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詭異亂羣之人恣行
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天之所棄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
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吾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

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淸源子劉驥曰然司殺者造化也萬物之自生自殺有造物者主之不假人手若以人爲代造化生殺是猶代大匠斲也代斲且不免傷况代殺乎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

御注曰賦重則民不足政煩則姦僞滋起民失其樸

碧虛子陳景元曰有爲則政煩無爲則簡易易則易從煩則難治又上有擊鮮玉食之厭則下有腐糗糟糠之美

涑水司馬光曰擾之故難治

潁濱蘇轍曰上以有爲導民民亦以有爲應之故事多而難治

黃茂材曰賦斂重而民力困故饑法令煩而民心詐故難治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御注曰矜生太厚則欲利甚勤放僻邪侈無不爲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政令煩苛賦斂重大而民亡本業矣亡業則競求寶貨而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各求養生之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驚故曰是以輕死

涑水司馬光曰求利所以養生也而民常以利喪其生

潁濱蘇轍曰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

王雱曰生者不有其生則生常全既過於厚則求欲無已觸刑蹈險覩死輕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多欲則厚於用度則不足不足則生貪心嗜好驅之飢寒迫之故輕生圖利也

陳象古曰迷於愛慾忘其患苦眾人之情也

黃茂材曰風俗驕奢而民決性命之情以爭故輕死

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貪生趨利者如羊之就屠以速其死耳

獨有外形忘生者處卑隸而不辱食藜藿而常甘雖世事之險巇亦陸沈而安穩是以有異乎貴生者也自貴其生者謂身欲安逸口欲厚味形欲美服目欲好色耳欲音聲

涑水司馬光曰外其身而身存

潁濱蘇轍曰貴生之極必至於輕死惟無以生爲而生自全矣

王雱曰此篇三事但明其一則餘二可知也

陳象古曰無以生爲道之妙也

葉夢得曰由是言之患民之難治而有爲以治之豈若無爲而使之自治恐民之飢而多稅以食之豈若無稅而使之自

食也

黃茂材曰夫言豈一端而足哉老子之道本以貴生今云無以生爲者以民矜生大厚鄭有公孫朝公孫穆二人者極其酒色之欲問之則曰生難遇將以盡吾一生之懽此言所以袪其惑耶

程大昌曰簞食瓢飲亦可以飽而必以食前方丈爲事則失於太厚也充方丈之食而推其所自來則豈其易辨也哉攫金忘人犯龍而探珠折一臂而期得國亦將甘心爲之雖水火兵刃悉皆無避則或因生生以致喪生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

御注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陽以發生爲德陰以肅殺爲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碧虛子陳景元曰民之生也含元和之氣抱眞一之精形全神王故其百骸柔弱也及其死也元和之氣散而眞一之精竭形虧神亡故其百骸堅強也無情者以氣聚散爲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爲生死開元疏曰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強則知人爲堅強之行者是入死之徒也爲柔弱之行者是出

生之類爾嚴君平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拆也故神明陽氣生之根也柔弱物之藥也柔弱和順長生之具而神明陽氣之所託也萬物隨陽氣以柔弱也故堅強實滿死之形象也柔弱潤滑生之區宅也

潁濱蘇轍曰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御注曰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共之矣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曰以濡弱謙下爲

表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兵者所謂凶險之器鬪爭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故兵強則主不憂主不憂則將驕將驕則卒暴夫以不憂之君御驕將以驕將臨暴卒且敗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夏商之裔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怨霸而遽亡王莽旣篡而旋滅符堅狠狷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敗此皆兵強則不勝之明驗也

臨川王安石曰共者不順之辭故曰木強則共

王雱曰伐而共之

逵眞子曰用兵有言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善勝敵者不爭皆意不在於强也是以兵强則不勝者此也木之强則必人共伐兵以柔弱致其勝木以柔弱致其存是以堅强可居其下而柔弱可處其上也人之立性固不異此

穎濱蘇轍曰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剛强

黃茂材曰列子載老聃之言曰兵强則滅木强則折列子之書大抵祖述老子之意且其世相去不遠木强則折其文爲順今作共又讀如拱其說不通當以列子之書爲正

葉夢得曰此有道以佐人主者所以不欲以兵强天下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

御注曰道無盈損物有盈虛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聖人之所保也降而生物則天下盈虛與時消息而丮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爲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有餘下者舉之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嚴君平曰夫工人之爲弓也無殺無生無

喻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爲主調和爲常故弓可秤而矢可行夫拨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也開元疏曰此明人道不能同天道之損益而裒多益寡也在易之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爲本也䷨損拨下益上其道上行夫在泰卦而損下益上遂變之爲損䷚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夫在否卦而損上益下遂變之爲益此聖人設卦觀象之法也開元引證深得之矣

潁濱蘇轍曰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大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

葉夢得曰張弓者挽之而後弛是亦斂之於已而施之於物者也故天道亦如之此其高下抑揚有餘不足無不中其節者其取之不在外也人反是求於外而不求於內是以每損人之不足以奉已之有餘

清源子劉驥曰天道出於自然故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出於使然故損不足以奉有餘

黄茂材曰天之道無高無下無有餘不足譬之張弓然適其平而已人則異於天以渺然之軀精神能有幾何晝夜用之役於外物無時少休豈非損不足奉有餘乎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御注曰不恃其爲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已獨若愚人皆求勝已獨曲全惟不欲見賢也故常無損得天之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奉者明聖君哲人居物之上心不忘下如卑者之奉尊而不以高貴加人也夫聖人者圓通爲智因物爲心韲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萬物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豈以已所施爲矜恃其美哉功成事遂因處其位哉夫惟不恃不處故能爲羣材之帥也

潁濱蘇轍曰有道者贍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無以堪此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有餘自奉也

葉夢得曰惟有道者爲能爲天之所爲則亦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自安乎外爾此聖人也而曰不欲見其賢夫賢且不欲見而況其聖者乎

清源子劉驥曰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道之在天下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皆往資焉而不匱有餘者損之不足者奉之循天之理與天同德使天下自然不失

其正也無自伐之心故爲而不恃無自滿之志故功成不居不持其爲不居其功故不欲見賢

黃茂材曰有道之士以太虛爲室以無何有爲鄉以日月山川爲其燕娛乘雲氣驅役陰陽飲沆瀣而食至和皆天地間物之有餘者取之不窮用之無盡將以養其精神無使不足而已非夫聖人孰能爲之然亦何嘗恃其爲之之跡居成功而見其賢耶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御注曰易以井喻性言其不改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

易之也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惟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臨川王安石曰天下之物能小而不能大能方而不能圓水則不然因地而爲小大隨器而爲方圓不失其常故曰無以易

王雱曰水方圓曲直隨物萬變而初不易已此其所以終能勝物也夫玉石堅強矣而持以攻物有時而碎者以其可易耳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柔之力甚大日以摩軋馳驟堅而強者皆不能勝之矣

陳象古曰水之爲功善利萬物入汙流下非柔而何攻堅強者恃力違順故不能勝水之柔也無以易之其理自然故不可改易

淸源子劉驥曰水且尙爾況於道乎道之爲物惟恍惟惚至柔至弱也

黃茂材曰上善若水章言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與此所言大抵略同含垢納汙水之德也雖爲天下王莫能違之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御注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水之滅火陰之制陽舌柔齒剛舌存齒亡此天下之莫不知以世俗之所共聞也而迺各師其心莫能行其柔弱之道此老氏所以重歎息故引聖人之言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人非不知而不能行者何也以其好強恥弱也

陳象古曰水衆人之所見非難知之物也莫能知則信道不明崇道不篤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言者三墳之遺文也或老氏之論也垢穢辱也言人君能含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予一人予一

人有罪無以汝萬方則民仰德美而不離散可以常奉社稷而爲主矣又人君能謙虛用柔稱孤寡不穀則四海歸仁六合宅心是謂天下王矣傳曰山澤納汙國君含垢蓋近之矣

涑水司馬光曰含垢納汙乃能成其大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社稷之主如天地之大江海之寬容垢包濁無所不可祥者善也自是則人皆非之不自善者人皆美之故王天下

葉夢得曰不祥重於垢故所受彌多所得彌大

程大昌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小人怨汝詈汝則曰朕之愆允若時是受垢也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侯王以爲稱是

受不祥也二者皆莊子之所謂謙下濡弱也

正言若反

御注曰言豈一端而已反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能行柔弱則爲王爲主尚剛强則招禍招咎聖人受垢受惡則永保元吉世俗樂美樂榮則終致災凶正言俗意如此乖反明矣

穎濱蘇轍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王雱曰此可爲智者道爾正言若反反於小智之近情而合於大道之至正也

一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皆反於俗見故曰若反

陳象古曰似反於正矣受垢爲社稷主受不祥爲天下王以言觀之則似非正以理觀之則至正矣

葉夢得曰此正言而人謂之反以其言觀之也

黃茂材曰合於道者反於俗

程大昌曰若反而實不反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御注曰復讐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故無餘怨愛人者害人之本也偃兵者造兵之本也安可以爲善

碧虛子陳景元曰怨恚也惡也相望也大怨者輕生徇死之謂也夫國君不能無爲無事謙卑柔弱而民乃多欲好爭姦詐並興怨惡相望心氣不平遂使輕生徇死之徒攘臂於道術矣而國君設教立法以繩之其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而和報其恚惡怨望也然以事和之則翻濟其怨故知有怨而和之者未若無怨而不和也徒知和其大怨而不省其大怨之所由興雖和之以至公而不免有餘怨若乃大小多少而以無心至德報之者幾乎造物哉夫聖賢本以刑政和報其怨惡奈何姦詐愈甚而怨望益多也如是則安可以爲善

潁濱蘇轍曰夫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

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
也
清源子劉驥曰爲治者不能無事無爲至於有大怨而後和
之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黃茂材曰夫人不怒虛舟不怨飄瓦以其無心而已若以爲
怨而和之是有心也安能無怨不足以爲善
程大昌曰怨之大者莫大於兩國干戈之讐矣聘會以平之
詛盟以要之皆求有以和之者也然會稽之棲厭然臣妾也
而嘗膽抱冰藏毒伺釁多歷年所迺始發見則陽浮道以示
相平者豈其可信也況夫攻奪人之城邑殺戮人之父兄借

使敵國之君遷延未肯輕動而其人民子弟含痛茹恥必且
隨事從臾以期報復者人情之常也故曰安可以爲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碧虛子陳景元曰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爲契君執於左臣
執於右爲信又陸希聲曰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
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惡不作
潁濱蘇轍曰契之有左右所以爲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
有是性人方以妄爲常馳騖於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
少亡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之使之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
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

也然則雖有大怨懟將渙然冰釋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道之則亦勞而無功矣

王雱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無事而右主權故古者分契之法如此也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耳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則聖人常受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是以終無怨莊子曰以得爲在人以失爲在已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之謂也記曰獻牛馬者操右契蓋獻者并劵以進是知左契乃受責者之所執史記曰操右劵以責事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左陽也契合也左契者天道也天

道無私民之善惡自與吉凶相契聖人非故責人而或予之或奪之但司之而已吉凶禍福皆民自爲之也故不私其恩而終無歸其怨

達眞子曰左者心之所處契者言其合也聖人執心以合道而不責於人

淸源子劉驥曰古者結繩以爲治破木以爲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契來則合所以取信

黃茂材曰道無求於世待其自至同焉者合而已譬如契有左右執其左契以待其來合者何責於人故有德司之

程大昌曰獻粟者執右契漢之剖竹爲符也右留京師左以

授守臣謂之左符其意度制作皆與此應也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御注曰樂通物非聖人也無德者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方且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茲徹也祇所以爲薇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有德者中古之君也無文書法律但刻契合符以爲信約則民自從化故稱有德也無德者謂遠古之君也德大無名物皆自然而穴處巢居各安其分故其君無思無慮朝徹而見獨不爲不恃道冥而德淵更無契可司但司其通徹而已矣故稱無德焉

臨川王安石曰司徹通於事則不能無責於人不能無責於人則不能使人之無怨此其所以爲無德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司契以天道契於臧否司徹欲以聰明盡其民情而民情安能盡之故與則爲恩不予則爲怨

淸源子劉驥曰有德司契亦猶是也有德之人眞性內明通元究微若合符契而不求之於人故謂之司契無德之人眞性未明博學多識以務通徹而不求之於已

黃茂材曰徹者通也莊子曰樂通物者非聖人也

林東曰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耳故有德之人司契如右契之合左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徹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註曰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天道無所私唯善人是與是謂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是以上善之人自然符會何用司契而責於人哉此歸于太古之風也

纂微蘇轍曰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則得之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非親而與之而善人自與福契此天道也

清源子劉驥曰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得之

黃茂材曰天無私親善則與之爲善者非特無求於人亦無求於天待其自至而已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御注曰廣土衆民則事不勝應智不勝察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老氏當周之末厭周之亂原道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文勝之弊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以小國寡民爲言蓋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至於神農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以此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國小能自守民寡能自足可以返乎太古矣

潁濱蘇轍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獘將以無爲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爾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小國民少而事務亦簡若數口之家衣食粗足無所用心又以小爲大則張大而勞以大爲小則簡靜而佚

葉夢得曰國之不能治以大視之也民之不能安以衆視之也夫孰知有以大爲小以多爲少之道乎是故國大而以大治之民衆而以衆爲之則有終身不能勝者聖人之道無他亦曰小國寡民而已普天之下不爲不廣率土之濱不爲不多而吾未嘗知其廣且多也

淸源子劉驥曰本在上末在下要在主詳在臣天下雖大其本甚小故言小國百姓雖多其要甚寡故言寡民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潁濱蘇轍曰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求用於世什伯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

御注曰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故民不輕死而之四方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徙之謂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涑水司馬光曰愛生安土

王雱曰樂生遂性故重死安土無求故不遠徙無道之世貪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爭而利欲勝乎好生未勝本衰而貪求在乎分外故編
[illegible][illegible]家知履平地而乘轍足迹交於四方

[illegible][illegible]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千金之下必有勇夫故民重利而
輕死耶小民各家給事而故樂土而不遷

陳象古曰民人各自足以全生意故重其死少欲寡求不必遠
就其利

御注曰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無絕險之
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
之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臨川王安石曰民自足於性分之內則無遠遊交戰之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水行則用舟陸行則用輿今既樂
其土不遷弗遠徙而就利民不相往來故無用大國不侵小
國守土介冑戈矛不戰安用

陳象古曰寡欲易足民共不爭故舟輿可閑甲兵可偃

淸源子劉驥曰淡然自守不相往來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恬然自足不相紛爭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程大昌曰難於就死則必樂生故無盜無盜則甲兵爲虛設
安土而無外慕無外慕則不他徙故舟輿爲長物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御注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貌言華也故不足信

碧虛子陳景元曰大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水淡則能久不美者以其質而苦也美好之言甘而滋溢其猶醴也醴甘則易絕不信者以其華而虛也

潁濱蘇轍曰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未必信

臨川王安石曰信者性也言近於性則極天下之至順故言之信者不美言之美則不能近於性矣

清源子劉驥曰信言合於道美言悅於人

黃茂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言足信於人何用美哉美則不信

程大昌曰信者誠然也用其誠然者言之無所緣飾故不美也所謂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者也美言則涉迹而文如春臺太牢皆是矣食於母而談其眞者不如此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illegible]光曰吉人寡辭盜言孔甘

[illegible]曰以善爲主則不求辯以辯爲主則未必善

[illegible]道沖曰其行實善不假辯說心行不善白

陳象古曰易自足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御注曰君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與往來當是時也無欲無求莫之爲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鄰國相望猶今郡縣之相接也雞犬之音相聞謂民豐而境近也民至老死言無戰敵而壽終也不相往來猶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也此可以同赫胥尊盧之風矣

潁濱蘇轍曰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臨川王安石曰夫德之被於民及其極也則能使民無知無欲惟知耕而食蠶而衣而不知其所以然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自耕自織不闕衣食無與無求往來何益

清源子劉驥曰古之人有連牆二十年而不相謁請者蓋進此矣

黃茂材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之意欲與天下之民同於上古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
潁濱蘇轍曰事少民樸雖結繩足矣
淸源子劉驥曰彼民各有常性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其行塡塡其視顚顚可以同於上古至德之世故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程大昌曰莊子備舉此語而致諸伏羲神農以上且推論後世之失曰今遂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是上好智之過也好智而無道則天下亂矣故夫結繩之可復也其必自民無外慕者始也則愚其智使入於無欲者又絕其外慕之本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御注曰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生故樂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君上無欲而民自樸嗜好不生民乃知足雖蔬食藜羹之糲而飽滿淡味爲甘葛衣鹿裘之粗而溫涼無文爲美茅茨蓬蓽之陋而風雨不侵爲安南炎北沍之苦而水土任適爲樂
涑水司馬光曰雖疏惡隘陋自以爲甘美安樂
潁濱蘇轍曰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

疑而巧說

黃茂材曰道無問無辯異於善何用辯哉辯則不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御注曰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者謂知其道也明於理而知根本得其要而已何必博乎所謂少則得也西升經云子得一萬事畢博者謂博通於物務於事而攻異端不知所極所謂多則惑也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

涑水司馬光曰知者不博一以貫之博者不知多歧亡羊

潁濱蘇轍曰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精粹已知而不須廣博不知要理徒謂多聞

葉夢得曰今老氏之爲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事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固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

黃茂材曰通乎一萬事畢苟知一矣何用博哉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御注曰有積故不足無藏故有餘莊子曰聖道運而無所積

涑水司馬光曰聖人不集不私無物既以爲人已愈有德智無窮既以與人已愈多損之而益

潁濱蘇轍曰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爲貴也

王雱曰聖道運乎無方而我常無滯故以至無供萬物之求積而有之所得鮮矣爲人者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因其勢而利之則吾道不虧而事業彌廣矣與人者授之以道也授之以道如天生物吾未嘗費而物日以夥既云無積故又明能淡足萬物蓋惟無積乃所以能足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體虛善應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之妙應物之求以德分人未嘗費我既以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無積故也

黄茂材曰道與天下共也非聖人已私物聖人運而無積既以爲人而在已者不加亡故曰愈有既以與人而在已者不加少故曰愈多此道所以爲善貸萬物而不遺者歟

程大昌曰此其故何也聖人者道之管也道者居於至無而萬有莫不由之以出故不待營致藏聚視之不足於見聽之不足於聞而用之無時或既莊子曰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

始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御注曰體天而已何爭之有

潁濱蘇轍曰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爲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爲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所以大過人而爲萬物宗者也

葉夢得曰抑嘗觀世之論老氏者矣自漢蓋公得其術教曹參以相齊而齊治竇太后好之施於文景而天下大安茲非其利乎然以清虛而廢實務其流遂至於亡者則不可謂無害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今所傳以

老爲老氏信斯言也孔子所不廢茲非其爲乎然有病其詭提仁義絕滅禮學以爲有見於上而無見於下羣起而非之則不可謂無爭此二言者老氏之所前知也

黃茂材曰聖人與天其道一也在天謂之利而不害在聖人謂之爲而不爭其實無二八十一章雖名道德經始終言道而已

程大昌曰此二語皆主柔而言也凡其一書皆主柔以遠所欲而其道原蓋出於天也是以篇終對而言之

潁濱蘇轍曰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爲書與其所以爲道之大略也故於終篇復言之

太上道德眞經集註終

道德眞經集註釋文序

甚矣文字之流傳而說者之不一也魯語一書以何宴所傳校之蔡邕石經已不同矣況其他乎余於老氏音釋旣集李林二家以補陸德明之未備其經之正文則專據政和御本而諸家之同異亦互見於其中合爲一書以繼篇末惟老氏以淸虛無爲爲本領其學與經生學士異固不在乎一句一讀之微然亦安有辭義之未通而理道之頓悟惟覽者互考焉鶴林彭耜謹書

太上道德眞經集註釋文

宋鶴林彭耜纂集

道可道章第一河上本作體道

徼陸德明釋文古弔切小道也邊也微妙也黃徼作竅

天下皆知章第二河上本作養身五注本作天下皆知美章

皆知善之爲善達眞清源上並有天下字斯惡已斯不善已李敗音解已居里切蘇已並作矣

傾陸去營切高下不正貌夫李音符發語之端下經並同去李羌呂切除也非來去之去

不尙賢章第三河上本作安民

使心不亂纂微心上有民字之治蘇五注葉下各有也字使夫知者不敢爲也陸知音智五注無敢字邵無也字無不治矣程無矣字

道沖章第四河上本作無源

沖陸直隆切或不盈陸盈或作滿蘇或下有似字淵兮陸河上作乎李淵烏涓切深靜貌挫陸子臥切

銳陸悅歲切紛陸拂云切湛陸直減切吾不知誰之子纂微司馬陳並無之字象帝李如字象似也帝者興益之宗發生之主又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發生之帝能兆見物象

天地章第五河上本作虛用蘇曹黃程並作天地不仁章

芻陸楚俱切狗陸古口切槖陸地各切李鞴也鼓風之器籥陸音藥李笛也運吹之樂杜廣成疏以槖爲皮囊曰籥爲囊口竹管屈陸河上作屈竭也愈陸羊主切又羊朱反數陸如字理數也又勢數也李音數頻也

谷神章第六河上本作成象蘇五注曹清源黃本並作谷神不死章

谷陸古木切中央無者也河上作谷者養也李音同上言谷之應聲如道之應物未嘗休息牝陸頻忍切舊云扶比切又扶緊切李頻忍切母也言毋養萬物

天長地久章第七河上本作韜光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黃天地下有之字程無者字 私邪陸河上直云以其無私李邪以遮切語助

上善若水章第八河上本作易性

而不爭纂微司馬曹陳而並作又 處衆人所惡陸惡烏路切五注無人字纂微司馬蘇曹陳清源黃程邵人下並有之字 故幾於道陸幾音機近也又一音祈五注達眞葉句下並有矣字 故無尤矣纂微司馬蘇曹陳清源並無矣字

持而盈之章第九河上本作運夷

持而盈之司馬持作侍 不如其已李已音以止也盈滿也言執其盈滿不如休止無患清源如作知 揣陸初委切又丁果切志瑞切 銳陸王弼作梲音銳河上作銳 堂陸或作室 驕纂微司馬作憍廣韻憍亦作驕並舉喬切 遺陸唯季切以之切林東音釋一作貽 咎陸作九切 功成陸王弼作遂又作成

戴營魄章第十河上本作能爲

戴營魄李並如字 離陸力智切李如字 闔陸戶臘切

三十輻章第十一河上本作無用

輻陸音福車輻亦是 轂陸古木切車轂也 當陸丁浪切 車陸音居又去於切 埏陸始然切河上云和也纂微司馬埏並作挻和也 埴陸市力切

五色章第十二河上本作檢欲

令陸力征切 盲陸陌庚切 爽陸差也河上云亡也李疎兩切口噱珍鮮則眞味差忒故曰爽 行妨陸行下孟切妨音方 去陸羌呂切

寵辱章第十三河上本作猒恥

何謂寵辱陸王弼下有若驚二字簡文云寵得也辱失也若而也 寵爲下纂微作寵爲上辱爲下 吾

所以有大患者 清源無者字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纂微身字下各有於字若可寄天下作則可以託天下若可託天下作則可以寄天下司馬與纂微略同爲天下下各添者字託天下寄天下下各添矣字程若可下並有以字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河上本作贊玄

夷 李如字平易之稱 希 李如字 搏 陸音博簡文補各切 微 陸細也李如字微妙之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 陸詰起吉切清源無此字 故混 陸混戶本切蘇故下有復字 皦 陸古曉切又胡老切 昧 陸梅對切李音同上暗也言道在上非明在下非暗 繩繩兮 陸食陸切又民忍切梁帝云無涯際之貌顧云無窮不可序或云寬急李如字運動不息貌纂微蘇曹陳逵眞並無兮字黃兮作乎 復 陸音服 無物之象 司馬有兩無物之象蘇作無象之象 恍惚 恍陸王弼作怳虛往切李音同林恍音晃惚李林並音忽〇纂微司馬黃曹作惚怳蘇陳逵眞葉林並作惚恍按集韻恍怳並虎晃切二字通用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河上本作顯德

夫惟不可識 纂微惟作唯後同司馬無可字 強 陸其丈切 豫兮猶兮 陸豫如字或作愌纂微蘇曹陳並無兮字 儼若容 纂微曹逵眞容並作客司馬作儼兮其若客 渙若冰將釋 司馬作渙兮若冰之將釋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纂微以下有澄字 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纂微蘇曹陳程以下有久字司馬動作久 保此道者 清源無者字 故能敝 陸王弼作蔽必世切鍾會婢世切纂微蘇敝並作弊五注葉並作是以能敝清源同上無能字司馬作是以能弊復成黃敝作蔽

致虛極章第十六 河上本作歸根

芸芸 李如字又作云云芸芸者喻萬物也以茂盛爲動以凋衰爲靜云云者喻人事也以逐欲爲動以息念爲靜義同蓋經有根字故作芸芸 各歸其根 司馬曹陳各下並有復字 沒身不殆 葉無此四字

太上章第十七 河上本作淳風

太上陸王弼太作大音太王注太上謂大人也顧云太古上德之人也其次畏之侮之司馬五注達眞葉程侮之上並有其次字陳作其次畏而侮之故信不足焉纂微司馬蘇曹陳達眞程並無故焉二字猶兮其貴言纂微司馬蘇曹陳無兮字程無此句事遂五注作名遂百姓皆曰司馬無皆字纂微蘇曹陳並皆曰作謂黃程曰作謂

大道廢章第十八河上本作俗薄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河上本作還淳

倍陸蒲罪切令陸力征切此三者以爲文不足司馬作以爲文而未足程無此字屬陸之欲切

見陸賢偏切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河上本作異俗

唯陸遺癸切舊云維水切阿李烏何切善之與惡相去何若陸去欺慮切蘇無此二句享李享

與饗同陸音烹今不取如春登臺司馬五注葉邵並作如春登臺怕兮陸作廓苦郭切河上作怕普白切林音薄靜也纂微一作魄清源怕作泊乘乘兮陸作儽儽兮力追切一本曰損益也敗也欺也說文音雷古河上作乘乘兮李乘乘食陵切運動相識貌纂微一作魁魁兮我獨若遺司馬蘇曹陳上有而字葉我下有欲字純純陸王弼作沌沌又作沌沌徒損切又徒門切簡文音頓李純純如字質樸無欲之稱纂微作沌沌昭昭陸章遙切一作照我獨若昏陳作昏昏悶悶陸如字李莫奔切寬大貌陸音如字非寬大之稱又於經不協韻澹兮其若海陸澹徒紺切古河上作忽兮若海嚴遵作忽兮若晦纂微作忽若海司馬作忽兮其若晦蘇曹陳作忽若晦葉海作晦程兮作乎飂兮似無所止陸飂力幽切梁簡文作飂敷遙切纂微飂作漂司馬作飄蘇作寂若無所止曹陳飂並作寂程作飂飂乎衆人皆有以司馬無有字我獨頑且鄙纂微司馬蘇曹陳且並作似程同我上有而字而貴求食于母纂微司馬並作而貴食母蘇作兒貴食母五注曹陳達眞葉清源黃于並作於程作而貴食於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河上本作虛心

惟道 纂微司馬蘇五注並作唯廣韻唯以追切獨也 惟 恍惟惚 陸王弼作怳況往切又呼廣切纂微諸本惟並作唯 惚兮恍兮中有象兮恍兮惚兮中有物兮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眞葉清源黃程邵並作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 陸窈烏了切冥莫經切司馬曹作窈兮冥 中有精兮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眞葉清源黃程邵並作其中有精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河上本作益謙

枉在直 陸枉音往李紆往切屈也不直一作正 窪 陸烏瓜切簡文烏麻切顧誇李烏瓜切埳也地窪則水滿喻謙德常盈 爲天下式 陳清源上有以字 見 陸賢偏切 故有功 蘇無有字 不爭 李平聲下同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葉作是以天下莫能爭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河上本作虛無

故飄風 纂微司馬蘇曹陳達眞程無故字 驟雨 陸驟狀救切蘇作暴字 天地尚不能久 五注尚下有且字葉尚上作且 而況於人乎 邵無於字 道者同於道 司馬五注無道者二字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河上本作苦恩

跂 陸王弼跂作企若賜切河上作跂李跂邱弭切又去智切林跂與企同 跨 陸苦化切 其在道也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眞清源在並作於蘇又也作者 贅行 陸贅專稅切疣贅也簡文之睿切行下孟切 惡 陸烏路切 不處也 李處昌於切居也纂微司馬蘇曹陳達眞清源黃程並無也字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河上本作象元

混 陸胡本切 先天 陸先悉薦切李音同上居無象之前曰先 寂 陸王弼作宗亦作寂 寥 陸王弼作寞河上作寥空無形也鍾作飂云空疏無質也李落消切虛靜湛然之稱 殆 陸田賴切危也 强爲之名曰大 陸强其文切司馬達眞程作强名之曰大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 蘇程處作居纂微司馬曹黃並作而王居其一

馬陳無此兩句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河上本作重德

重 陸直用切 輕 陸起政切李如字 躁 陸早報切 離 陸音利 輜 陸側其切 觀 陸古亂切 燕處 陸燕於見切李燕與陸同下昌與切纂微燕作宴 如何 纂微司馬蘇曹陳達眞葉黃程如並作奈

善行章第二十七 河上本作巧用蘇本作善行無轍迹

行 陸下孟切 轍 陸梁云應車邊古作徹者古字少也李直列切輪碾地爲轍 瑕讁 陸上下家切過也下直革切譴責也 不用籌算 纂微算作策司馬無用字陳不用作無 揵 陸其堰切李門距也橫曰關竪曰揵 善行 至 善結 司馬下並有者乎 而不可解 陳而作故 故無棄人故無棄物 葉故並作而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河上本作反樸

谿 陸苦奚切或作溪 離 陸力智切李如字與經協韻陸力智切不協 忒 陸杜得切 長 陸丁丈切林云或以音韻之學平仄見於此章

將欲章第二十九 河上本作無爲蘇清源黃本並作將欲取天下章

而爲之者 纂微蘇曹陳程並無者字 故物 蘇五注達眞葉清源黃程故並作凡 噓 陸王弼作歔音虛河上作呴許具切纂微司馬蘇曹達眞陳葉並作呴許具切 吹 李如字 羸 陸力爲切 載 陸王弼作挫作卧切搚也河上作載李載如字 隳 陸許規切纂微司馬隳作墮 是以聖人 司馬以作故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河上本作儉武

好還 陸上呼報切下音旋 故善者果而已矣 纂微司馬蘇曹達眞陳並下無矣字 取強焉 纂微司馬蘇曹達眞陳並無焉字葉作强取焉 果而勿強 纂微司馬曹達眞陳清源並上有是字黃程上有是謂二字 非道非道早已 纂微司馬蘇曹陳清源黃程非並作不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河上本作偃武

佳陸格牙切善也河上飾也惡陸烏路切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纂微司馬曹陳黃並無是以字恬淡陸上牒嫌切亦作恬下作澹徒暫切亦作惔古河上作派梁武云苦回切簡文日恬淡林或作然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無此句只作勝而不美樂之者纂微蘇曹陳程並作而美之者司馬作若美之者林樂五教切又音洛是樂殺人也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無也字樂殺人者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達眞陳葉清源程邵上並有夫字不可得志於天下矣纂微蘇曹陳清源程下並無矣字司馬不可下有以字吉事尚左司馬五注達眞葉清源上並有故字陳吉事下有者字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是以字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居上勢則四字程勢作世戰勝以喪禮處之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眞清源程邵勝下並有則字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河上本作聖德

莫能臣陸河上作天下不敢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作不敢臣侯王陸梁武作王侯人莫之令而自均李令力政切教令也下同司馬人作民由川谷之與江海也纂微司馬蘇曹陳由並作猶無也字清源黃程只由作猶五注達眞葉黃與作於林一本無江字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河上本作辯德

勝人者有力五注葉清源無有字不失其所者久邵所下有止字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河上本作任成

汎陸王弼作氾又作汎李凡范切言大道汎然無滯應彼萬象功成不居纂微蘇曹陳程並作功成不名有司馬成下有而字衣被陸衣於既切纂微蘇曹陳程並作愛養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纂微蘇曹並上無故字下無矣字程只無矣字陳作可名爲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纂微蘇曹陳程並作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矣纂微蘇曹陳並無矣字陳作可名爲大終不爲大五注達眞黃邵並作能成

其大也以其不自大葉無成字餘同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河上本作仁德

樂與餌 陸樂音嶽餌而志切 過 陸古卧切 道之出言 陸出尺類切纂微司馬蘇陳淸源黃程言並作口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河上本作微明

歙 王弼作翕簡作歙又作給河上作噏許及切黃作翕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蘇無二之字纂微司馬曹陳並作柔弱勝剛強 不可以示人 陳無以字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河上本作爲政

鎭以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達眞陳葉黃程並鎭下有之字 亦將不欲 陸王弼作夫亦將無欲簡文作不 不欲以靜 司馬不作無 天下將自正 五注上有四字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河上本作論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葉下無字作非 應 陸應對如字 攘臂而仍之 陸攘若羊切臂必寐切仍作扔人證切又音仍 夫禮者 程無夫字 而亂之首也 纂微蘇曹陳並無也字 而愚之始也 纂微蘇曹陳並無也字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河上本作法本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程無以字諸本貞多作正蓋避廟諱也 其致之一也 蘇曹陳本並無下二字 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 五注無爲字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爲貞而三字 程貞上有天下字無而貴高三字陸蹷作蹶蹇月切其月切跛廣韻蹷𧿁也僵也亦作蹷 故貴以賤爲本 高以下爲基 司馬以上並有必字 自稱孤寡不轂 纂微司馬蘇曹陳並轂作謂 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程邪上有非字無下二字 數譽無譽 陸數色至切譽逸[illegible]切毀譽也司馬蘇曹陳程並作數輿無輿李同黃譽作車 碌碌 陸音祿纂微云古作錄錄𢦏玉 落落 [illegible]作珞音洛又音歷纂微云古作[illegible]落若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河上本作去用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河上本作同異

故建言纂微蘇曹陳葉程並無故字昧陸梅對切李莫佩切昏昧也纇陸雷對切河上作類進退若道纂微司馬蘇曹陳黃程此句並在夷道若纇上質直若渝李渝羊朱切變也司馬眞作直貸李吐代切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河上本作道化

而王公以為稱清源公下有自字故物或損之而益蘇無故字益之而損蘇上有或字亦我義教之司馬無義字邵作我亦義教之强李平聲剛暴之稱父李如字祖也本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河上本作徧用

馳騁天下之至堅陸騁敕領切葉無騁字達眞堅作剛無有入於無閒李閒去聲言道體混然曾無間隙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纂微司馬蘇曹陳並上有吾字下無也字葉只無也字希及之矣纂微司馬蘇曹陳葉清源無矣字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河上本作立戒

是故甚愛必大費程無足故二字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河上本作洪德

缺陸窺悅切敝陸婢世切為陸邱物切訥陸怒忽切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河上本作儉欲

卻走馬以糞陸糞弗問切李卻與郤同朱文公糞下有車字謂以走馬載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故知足之足司馬無之足二字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河上本作鑒遠

窺牖陸窺規切起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河上本作忘知

損之又損纂微司馬曹達眞下並有之字以至於無爲邵無於字而無不爲矣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達眞陳葉黃程邵並上有無爲字纂微蘇曹達眞陳葉淸源並無矣字故取天下者纂微蘇曹達眞並作取天下程無故字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河上本作任德

善者吾善之五注吾下有亦字德善矣德信矣纂微蘇曹並無二矣字司馬五注達眞德並作得聖人之在天下纂微司馬曹陳並無之字惵惵李圖協切陸王弼作歙歙許及切一本作惵惵河上作惵惵簡文作怵司馬下有焉字歙歙固無義惵惵亦無理愚意惵惵當作慄慄危懼貌蓋字之訛也渾心陸渾胡本切纂微司馬蘇曹達眞陳葉淸源黃並作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司馬下有焉字陳無其字孩之陸王

弼孩作咳胡來切木或作孩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河上本作貴生

民之生纂微司馬蘇曹達眞陳淸源黃程並民作人動之死地亦十有三纂微司馬蘇曹陳無亦字程動下有而字兕陸徐履切李音似牛靑色一角以其無死地葉上有也字五注達眞淸源黃程下有焉字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河上本作養德

是以萬物莫不遵道而貴德程是以作故無而字莫之爵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達眞陳黃程並上有大字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河上本作歸元

歿身纂微司馬蘇歿並作沒塞其兌李塞蘇則切兌徒外切易云兌說也愛悅也言六根染着閉其門

李博計切杜絕也門禍患之門見小曰陸上賢偏切下音越襲常葉常作裳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河上本作盖諮清源本作使我介然有知章

施李平聲而民好徑陸好呼報切徑經定切纂微司馬蘇達眞陳並作民甚好徑朝陸眞遙切厭陸於豔切資財有餘纂微司馬曹陳程作財貨有餘蘇資作貨盜誇陸誇口花切纂微蘇程誇作夸邵盜作道非非道也哉李如字與歟之辭非助語司馬上有盜誇字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河上本作修觀清源本作善建者不拔章

子孫以祭祀不輟陸輟張劣切纂微司馬蘇曹達眞陳並無以字故以身觀身程無故字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河上本作玄符

含德之厚司馬下有者字比於赤子達眞於作乎螫陸失亦切又呼各切攫陸俱縛切搏陸音博握固陸握於學切葉作揶牝牡陸上頻忍切下牟后切朘陸作全如字河上作峻子和切一作朘說文子

和切又子壘切赤子陰也子子垂切精之至也纂微蘇曹無也字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陸號戶毛切嗄一邁切氣逆也又於介切李嗄所稼切纂微司馬蘇曹達眞陳並無嗌字內纂微蘇曹陳下無也字嗌音益咽也釋文喉也林嗌又一計切黃古本無嗌字而嗌不嗄莊子之文也後人乃增於老子之書今不取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河上本作玄德

不可得而親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上有故字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賤司馬上並有亦字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河上本作淳風

以正治國纂微曹陳正作政以無事取天下達眞事作為吾何以知其然哉纂微曹達眞黃下並有以此字夫天下多忌諱纂微蘇曹達眞陳葉黃無夫字人多利器司馬蘇黃人作民人多技巧司馬五注達眞葉人並作民五注達眞技作利滋彰蘇曹彰作章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河上本作順化

悶悶 李莫奔切悶悶無心寬裕之稱悶若如字則於義亦通與韻不協故不取 民之迷也 纂微蘇五注曹達眞陳葉清源黃邵並無也字 其日固已久矣 纂微司馬蘇曹陳並作其日固久清源已作以字 劌 陸居衛切 河上作害傷也纂微曹陳劌作穢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河上本作守道

莫若嗇 陸嗇生力切李音色纂微司馬蘇曹陳葉如並作若 是以 纂微司馬蘇曹陳以並作謂 早復 纂微蘇曹陳復並作服 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黃無下四字 柢 陸丁計切亦作蔕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達眞陳清源黃並作蔕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河上本作居位

若烹小鮮 陸烹普庚切不當加火鮮音仙程若作如纂微烹作亨 以道蒞天下者 陸蒞力至切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者字 不傷民 司馬蘇五注達眞葉清源黃程邵三句民字並作人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河上本作謙德

下流 林下上聲 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陸牝頻忍切李頻忍切雌靜也牡莫后切雄動也常被靜勝之纂微曹達眞陳作天下之交牝司馬以靜爲下作以其靜爲之下林下上聲 以下 陸下遐嫁切李大國以下下音同上自上而下也小國以下下如字本在物下 取 陸七揄切又七喻切 過 陸古禾切又古卧切下同 宜爲下 程爲下有之字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河上本作爲道

萬物之奧也 陸奧於六切暖也河上烏報切李烏報切言道體無外而萬物資給於奧中纂微蘇曹陳清源程並無也字 善人之寶 司馬程寶上有所字 可以市 李句美言者人悅之如市賈售物 尊行可以加於人 陸行下孟切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於字 以先 陸先悉薦切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

何也纂微司馬蘇曹達眞並無也字陳無何也字不曰陸曰子月切纂微曹陳作曰邪李以遮切疑問之辭亦作耶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河上本作恩始

天下之難事天下之大事纂微司馬蘇曹達眞陳並無之字是以聖人猶難之纂微清源程由作猶五注無難字故終無難矣纂微蘇曹陳無矣字葉作終以無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河上本作守微

其脆陸脆七歲切李危也謂脆嗜欲未堅如物危脆易泮陸泮普半切纂微司馬曹陳並作破毫蘇五注曹陳達眞清源黃程邵並作毫累陸劣被切纂微作絫故民之從事纂微司馬蘇曹陳葉清源程並無故字則無敗事矣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無矣字葉作則無事以復衆人之所過纂微司馬蘇曹達眞陳程並無以字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河上本作浮德清源黃本並作古之善為道者章

亦楷式陸王弼稽作楷嚴河上作楷李楷口駭切模也司馬下有也字常知蘇五注達眞葉清源黃程常並作能然後乃至大順司馬作乃復至於大順葉無至字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河上本作後己

善下之陸下遐稼切五注達眞黃程邵下並有也字是以聖人處上纂微司馬蘇曹陳葉並無聖人字邵以作故是以天下邵是作所莫能與之爭葉無能字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河上本作三寶清源本作天下皆謂我道大章

似不肖李肖私妙切夫惟大故似不肖李失音扶下同清源無此七字寶而持之纂微司馬蘇曹陳黃寶並作保故能成器長司馬能下有為字陳成下有其字以戰則勝五注戰作陳作正邵勝亦作正以慈衛之葉上有必字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河上本作配天清源作善爲士者不武章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河上本作玄用

行無行 陸下戶剛切李並如字行行師也行師應敵而不强爭與無行同林下行作尸剛切 攘 陸若羊切 仍無敵 陸王弼仍作扔音仍 輕敵幾喪 陸幾音祁一音機纂微司馬五注曹陳達眞邵並敵下有則字蘇葉黃敵下並有者字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則字程無故字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河上本作知難

天下莫能知 五注達眞葉清源黃上有而字 易 陸以豉切 夫惟 李上音扶嘆世人無了悟之知纂微司馬惟作唯 是以不吾知也 纂微司馬蘇曹陳葉程並吾作我無也字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稀司馬蘇曹陳黃程並作希蘇曹陳葉程並作則我者貴 被褐 陸上音備下戶葛切五注達眞林被並作披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河上本作知病曹本作知不知上章

尙矣 纂微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上無矣字達眞只無矣字 病矣 纂微司馬蘇曹陳達眞葉程並無矣字 聖人之不病 李法性本空以其能病世人强知之病是以病病體用雙泯藥病兼忘本無知法是以不病纂微蘇曹陳並無之字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河上本作愛已

則大威至矣 纂微司馬蘇曹陳葉並無矣字 無狹其所居 陸王弼狹作狎戶甲切廣韻狹音峽纂微狹作狎司馬居作安 夫惟不厭 陸厭於艷切李棄也纂微惟作唯 見 陸賢徧切李顯也 故去 陸去羌呂切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河上本作任爲蘇五注黃本並作勇於敢章

此兩者 纂微司馬曹陳上有知字蘇無此字 惡 陸烏路切 猶難 陸難乃旦切李平聲蘇猶作尤邵猶作由 坦然 陸坦吐但切平大貌河上一本作墠墠寬也纂微坦作默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繟音闡 恢恢 陸苦回切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河上本作制惑蘇本作民不畏死章清源黃程本並作民常不畏死

若使民司馬蘇曹陳民作人奇李如字吾豈執而殺之孰敢司馬孰上有夫字下有也字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眞葉清源黃程邵豈並作得而代司殺者殺纂微曹而並作夫無殺字司馬蘇葉黃程只而作夫五注只下無殺字陳上無而字下無殺字是代大匠斲陸斲陟角切纂微司馬曹陳黃是下有謂字夫代大匠斲葉無夫字司馬下有者字希有不傷其手矣司馬作希不自傷其手矣五注無矣字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河上本作貪損

饑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眞葉並作飢廣韻饑居依切穀不熟也飢居夷切餓也恐合作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纂微司馬蘇曹陳葉並無也字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纂微司馬蘇曹陳葉並無也字五注無此十五字人之輕死纂微司馬清源程人作民以其生生之厚也纂微司馬曹陳並作求生下無也字蘇葉只無也字唯無以生爲者纂微司馬蘇曹陳達眞上有夫字是賢於貴生也纂微司馬曹蘇陳並無也字葉是下有以字也作夫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河上本作戒強蘇曹黃本並作民之生章清源本作人之生死也柔弱章

人之生司馬蘇曹陳葉人並作民其死也堅強陸強其兩切舊其良切葉無也字草木之生也柔脆陸脆七歲切纂微司馬蘇曹陳並上有萬物字無之字程無也字蘇葉脆並作弱死之徒也生之徒也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葉清源並無也字共音拱黃共作折故堅強居下清源無故字黃居作處纂微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強大處下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河上本作天道

其猶張弓乎邵猶作由補之纂微司馬曹陳補並作與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纂微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功成不居纂故

司馬蘇曹陳見賢耶李見如字纂微曹陳無
並居作處耶字葉賢上有其字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河上本作任清源本作
天下莫柔弱於水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纂微司馬蘇曹陳並作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葉同上又作莫勝於水陳同上以柔之至
莫之能先纂微司馬蘇曹以其無以易之也李易如字移也改
陳葉先並作勝也纂微蘇曹陳並
上無以字下無也字柔之勝剛弱之勝强纂微司馬蘇曹並上
葉同上又無其字有故字無二之字陳
葉無二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司馬蘇曹陳葉聖人言司馬
之字無而之二字作聖
人之受國之不祥纂微司馬蘇曹葉清是爲纂微司馬蘇五注
言云源黃程並無之字曹陳達眞葉清源
黃程邵並正言若反司馬上有故
爲作謂字下有也字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河上本
作任契
和大怨者纂微曹陳葉必有餘怨葉無契李苦計切心也左爲
並無者字必字陽心屬陽以其能合

前境故徹李直列切
日契法也通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河上本
作獨立
使民有什伯之器纂微司馬曹而不用也纂微司馬蘇曹陳使
陳並無民字葉黃程並無也字
民重死而不遠徙李徙斯氏切司馬遠徙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作重復蘇葉無此一句
李繩食陵切上古之安其俗纂微司馬蘇曹樂其業纂微司馬
政清源上有故字陳黃俗並作居蘇曹陳黃
業並鄰國相望林望一作平聲纂微司馬蘇曹使民至纂微
作俗與冠蓋相望同聲陳黃並作音司馬
蘇曹陳並不相與往來源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眞葉清
無使字黃程並無與字黃程上有而字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河上本
作顯質
無積纂微司馬曹天之道五注無
陳無並作不之字

太上道德眞經集註釋文終

太上道德眞經集註雜說

宋鶴林彭耜纂集

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聞道士蘇澄隱五代之際屢聘不至召見於行宮澄隱時年八十太祖問以養生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炁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太祖說其言見東都事略隱逸傳及高道傳

鴻濛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淸虛窮老易入華山與劉海蟾种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久之入天台山眞宗召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但於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也除著作佐郞固辭還山賜金帛處士號並不受見高道傳

碧虛子陳景元師事張鴻濛嘗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薈采摭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參以其師傳授之祕集而成書熙甯中因召見進呈御筆獎諭又有所注南華經章句音義凡二十餘卷今並入藏見碧虛子傳并纂微篇序道藏目錄

廣川董逌藏書志云唐元宗旣注老子始改定章句爲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渦口老子廟中又云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七卷凡三十家其名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鳩摩羅什盧景裕劉仁會顧懽陶弘景松靈裴處思杜弼張憑張嗣臧

玄靜孟安期孟智周竇略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成玄
英車惠弼今考之新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毋丘望之湘遯其
姓程韶王尚蜀才袁真釋惠嚴惠琳義盈梁曠樹鍾山傅奕
楊上善李允愿陳嗣古任真子馮郭玄景先生楊上器韓杜
梁武帝梁簡文帝賈大隱辟閭仁諝劉仲融王肅戴詵元宗
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
陸希聲吳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所集郭象劉
仁會松靈裴處思杜弼張嗣臧玄靜竇略宋文明褚柔劉進
喜蔡子晃車惠弼此十四家不著於志按志稱道相集注四
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所增也我朝崇甯中再校

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已不復見其餘諸家僅存元宗河上
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傅奕所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李
榮賈清夷各有注說王顧等奉元宗命撰所注經疏杜光庭
又從而為廣聖義亦皆唐人並見藏室始知志所著錄猶有
未盡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蓋八九也
唐相陸希聲著道德經傳四卷其序略云夫老氏之術道以為
體名以為用無為無不為而格于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
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
故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獘於苛繳刻急王何失
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乃

為述傳以暢宗旨又云昔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貴剛尙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謂至神者矣

唐兵部郎李約勉之子也注道德經四卷其說謂世傳此書為神仙虛無言不知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

唐太宗謂傅奕曰佛道玄妙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胡中桀黠初在西域漸流中國皆是模寫老莊玄言文飾之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臨終誡其子曰老子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為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汝等勿學也見舊唐書本傳

唐憲宗顧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為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漢武帝二主受惑卒無所得上深然之見舊唐書憲宗紀

仲長子光字不曜開皇末結菴河渚閉守令謁者辭以瘖人有

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云見王績仲長先生傳及文中子注

東皋子王績字無功兄通隋末大儒也有田在河渚間仲長子光結廬北渚績愛其眞從與相近常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見新唐書隱逸傳

盧鴻一字顥然隱於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敢一以忠信奉見見舊唐書隱逸傳

貞一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

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召至都元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刋正文句見新唐書隱逸傳舊書本傳云元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刋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眞本以奏上之

宗元先生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入嵩山爲道士久之遊天台元宗遣使徵之既至問其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耳見舊唐書隱逸傳新書本傳云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劄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與舊書少異故倂錄之

班固載老子鄰氏有傳傅氏徐氏劉向皆有說傳 氏三十七篇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惜乎其書之亡久矣今世所傳老子道德經或總爲上下二篇或分八十一章或七十二章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上經法天天數奇故有三十七章下經法地地數偶故有四十四章嚴遵乃以陰道八陽道九以八行九故七十二章上四十章下三十二章全與河上公不合本旣各異說亦不同葢莫得而攷也

漢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見楊雄傳

阮籍著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爲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見太平御覽

王弼著道德經以夫佳兵民之飢二章疑非老子所作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一說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乃拜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平叔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見世說并注

阮瞻戚之子也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命辟之時謂之三語掾見晉書本傳世書作阮修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補太學博士高祖釋奠已召博士徐文

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爲之屈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見新舊唐書儒學傳

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會稽康子元及平陽敬會眞於說說籍以聞並得侍讀俄並兼集賢侍講學士始行果會眞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祕義會眞亦善老子每啟篇先熏盥乃讀見新唐書儒學傳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袵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終見五代史一行傳

太宗問汴水輦運卒有私質市者謂侍臣曰幸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師苟有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冀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僞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濟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則奸慝無所容謹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黃老之道見國朝事實

了齋陳忠肅公瓘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其序畧曰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校三館道經上因言其書不如老氏五千言

清靜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乃治國無爲之術臣伏讀神考聖訓曰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臣因考三君之行事知漢文之術得於老子而仁祖之政多似漢文今摭其說十數篇錄於后

漢文即位之始先報平勃後封宋昌以有功於社稷爲先以有德於我身爲後此所謂後其身也故天下莫得先焉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漢文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言之可用者稱善不可用者亦稱善此所謂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故德善也

漢文初登虎圈嗇夫口對無窮拜爲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如陛下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敗亂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嗇夫蓋知辯者不善而多言之數窮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又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漢文詔曰朝有誹謗之本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也其除之故

賈誼上書至於引廟諱為言而文帝嘉納可謂無忌諱矣民之所以富庶而不貧其以此乎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孝文為尉宅親家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以寵之尉宅於是下令國中奉詔改號不敢為帝此卽强之弱之與之奪之在我而已矣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丈張武等受賂更加賞賜以愧其心蓋亦取諸此也老子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與奪之必固與之

袁盎郤愼夫人坐文帝改怒為喜厚賞袁盎可謂自勝而不自是矣德之所以彰而國之所以强也老子曰不自是故彰又曰自勝者强

文帝納賈誼議切之言養臣下以節不辱大臣於是堂陛愈高

而基本愈固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何以異乎此哉老子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臣嘗謂自三代以降善治天下者無如孝文然其術出於老子故仁祖於老氏也取其簡約而神考之於漢文也謂無間然蓋老異於孔而其本則同漢劣於周而善亦可取此二聖之所以垂訓也仁祖皇祐四年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廸亦樸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龐籍對曰亦難自古然也上復曰朕記其大不記其小臣三復聖訓竊考王曾知白之所以見重於仁祖者蓋能以清靜之術著無為之化所

謂大而可紀者其在茲乎

審刑院斷絕公案仁宗喜曰天下至廣而斷刑若此有以知刑訟之簡有司無稽遲也乃下詔獎法官而付其事于史官臣竊見元豐中開封府獄空神考大喜擢知府王安禮爲右丞下至胥吏悉獲賚賞自是內外有司皆以獄空爲悅蓋仁祖以訟簡賞法官而神考以獄空擢府尹所以示仁民之意一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祖宗不以刑威懼民蓋有得於老氏講詩至匪風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鬵上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其義類此侍讀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

散非聖學之深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臣曰古之聖君當大有爲之時或創業或革弊不免有所煩也仁祖以清靜無爲之道持盈守成四十二年終始如一蓋得烹鮮之說而躬行之耳臣故曰漢文之術出於老子而仁祖之治多似漢文神考謂漢文吾無閒然則紹述之意可知也

韓絳言林獻可遣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臣不敢不以聞上曰朕不欲留中恐開陰訐之路可持歸焚之臣曰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韓絳以獻可之言聞於上一白一黑何其昭昭也仁祖恐開陰訐之路拒而不受聖

人之慮深矣遠矣昏昏然不可見悶悶然不可識此聖人之
所以爲聖人而其民之所以湻湻也
通判并州司馬光上疏請於宗室中擇人攝居儲貳臣曰唐中
葉以來人主惡聞立嗣以爲不祥之語故天下之士於國家
安危之本不敢正言司馬光以疏遠之臣言此而不隱仁祖
春秋高矣受此言而不諱老子曰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仁
祖有之又曰信言不美司馬光有之
陳忠肅公曰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又言治大
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所事於煩之也制水火之齊以熟
之而已舜無爲而治其不以此歟又曰武帝黜黃老而用儒

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其實效則不異於始皇者幾希當
此之時天下不一日而無事思慕文景不可復得然則黃老
亦何負於天下哉又曰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
成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於是父子相隨移病而歸當時賢
之後世追誦然其知止之意發於老氏 並見了齋集
歐陽文忠公修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
理皆然也然老子爲書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
又曰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爲而民
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 並見本集
潁濱蘇文定公曰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

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冥會子瞻意見道德經解後序 又曰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哉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而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而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為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合於此必略於彼矣見經注 又曰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

師孫卿而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皆陷於大戮原其所學皆本於聖人而其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不忍為夫豈其所學有以致之歟蓋老子孫卿其教之善雖與不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二子之學其所以失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毫釐之差或致千里見欒城集

陸陶山農師曰自秦以來性命之學不講於世而道德之裂久矣世之學者不幸蔽於不該不偏一曲之書而日汩於傳注之卑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復知天地之大醇古人之大體也予深悲之以為道德者關尹之所以誠心而問老子之所以誠意而言精微之義要妙之理多有之而可以啟學之蔽

使之復性命之情不幸亂於傳注之卑千有餘年尙昧故爲作傳以發其旣昧之意雖然聖人之在下多矣其著書以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而爲老子詳而爲列子又其詳爲莊子故予之解述列莊之詳合而論之庶幾不失道德之意見經注

延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譽亦未嘗毀蓋以謂譽之則後世之士溺其和光同塵之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則淸靜爲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旣不譽又不毀其可不略言故止謂竊比於我老彭見羅先生語錄

或問龜山楊文靖公時曰說者謂老彭乃老氏與彭籛非謂彭

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答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見龜山集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見語錄

榮陽呂公希哲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前坐壁上云修養家以此爲養生要術然事事保謹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見呂氏雜錄

王子韶聖美言莊子不能窺測列子列子不能窺測老子榮陽公答云莊子而不能窺測列子則孰能窺測列子列子而不能窺測老子則孰能窺測老子故善窺測列子者莫如莊子善窺測老子者莫如列子見呂氏師友雜志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書云光昔者從介甫遊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靑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

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左者右之成者毀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溫公自號迂叟常著書曰迂書內老釋一章云或問老釋有取乎迂叟曰有或曰何取曰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爲自然又云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然作無爲贊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 並見溫公傳家集

李脩公得裕諫徽宗搜訪道士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

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淸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又云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慾多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歎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見李文饒集

香山白文公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淸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尙寬儉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於天下皆可以致淸靜

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民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閤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淸靜之所致耳見白氏長慶集

東坡蘇文忠公軾奉詔撰上淸儲祥宮碑云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淸靜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眞木公金母之號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

本也方士之言未也又蓋公堂記云曹參爲齊相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並見本集

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邪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爲老氏見眉山集

張右史耒老子義曰夫人之生不殺之於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於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亟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畏死邪則吾取爲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爲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爲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又曰惟其無私邪故能成

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又送固始山人張堅序曰至柔教余以養性之妙其言曰大道甚簡守心而已守心無他守一而已靜一之極則玄通四達眞氣應之茲非意之所能測言之所能盡惟得者知之眞氣來降則百疾除而永年矣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心虛志弱而腹自實骨自强矣是道也智者得之而爲止觀司馬子微得之而爲坐忘皆一道也此皆眞人修身之要而今人忽之乃苦其形骸妄想變怪吞餌金石去道遠矣見本集

王無咎補之嘗解老子道經四章今取其二篇其一云聖人處

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心於爲與言者順萬物性命之理而已則萬物之作也吾亦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之生也吾亦與之生而不有萬物之爲也吾亦與之爲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居蓋其作也生也爲也成也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必辭何必有何必恃何必居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爲爲然後成此其序也又云老子專惡夫多言何也老氏之所明者道也道常無言然而常有言者迫不得已也以其迫不得已也故可以言以其常無言也故言之少者去道爲猶近而言之多者去道爲猶遠故

專惡夫多言也見本集

淮海秦觀曰班固贊司馬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爲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又曰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

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於圯上老人終日願棄人間事從赤松遊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兔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並見淮海集

田諫議錫尺木贊序曰龍之興也階於木也君之起也人爲階也抑有無位之聖韜光之賢以名迹相參以材能相濟如邱明之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聲教也尹喜

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也見咸平集

范文忠公鎮曰老子著書二篇言先天至陰陽相與之際文簡而理備見蜀公集

晁文元公逈曰古今名賢多好讀老莊之書以其無為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也又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雖聖人矯激太過而善利之心極於深切人能不耽耳目之娛不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並見昭德新編又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為晝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心坦然視生死而無怖見耄智餘書

旴江李泰伯曰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不能詳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妄乎見退居類藁

嵩生景迃生晁說之曰伏羲文王周公贊易之後惟老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虛務應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又曰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一篇眞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其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

不可不知乎此也又曰猶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

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

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傅奕能辨之

爾（見本集）

李昭玘曰鬼谷韓非之書推本道德時近玄旨二子安足知老

子哉其言適中爾（見樂靜先生集）

西臺畢仲游曰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

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夫謂禮爲道之華而亂之首則某

所未學然禮者固仁義之次而道德之下也後人不能以禮

治天下一寓之於法則法者又禮之次而仁義之下也（見本集）

眉山蘇籀潁濱文定公之孫也記其遺言曰公爲籀講老子數

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又曰公

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

造益妙錄錄者莫測矣（並見遺言）

唐高宗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玄

元皇帝

玄宗天寶二年正月景辰追號玄元皇帝爲大聖祖聖祖父周

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又天

寶十四載十月甲午頒御注老子并議疏於天下又天寶中

加號老子玄通道德經世不稱之（見新唐書藝文志）大中祥符六年

八月庚午詔加老君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次年春正月壬寅上發東京丙午至眞源縣戊申命宰臣王旦奉上册寶己酉朝謁太淸宮見九朝通略景德二年二月國子監直講孫奭言諸子之書老莊稱首其道淸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逍遙無爲養生濟物皆聖人南面之術也故先儒論撰以次諸經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三十卷內老子釋文三卷今諸經及老子釋文共二十七卷並已雕印頒行惟闕莊子釋文三卷欲請依道德經例差官校定雕印詔可見國朝會要天禧三年天書降乾祐山中知兗州孫奭上疏曰朱能小人妄言符瑞昔唐明皇得靈寶上淸護國經寶劵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夫老君聖人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兩都盪覆豈天下太平乎明皇僅得歸闕復爲輔國刼遷卒以餒死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明皇既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願陛下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也見九朝通略

方臘亂浙右聲搖京師中書舍人程振謂太宰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少革以順人心黼不悅時振兼太子舍人至東宮太子問焉振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爲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亦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

無事之時而徒爭目前之功非二聖人意也見九朝通略并東都事略本傳

李忠定公綱政和六年時爲比部員外郎因奏對乞解易劄子略曰恭惟陛下天縱睿智輔之以緝熙光明之學體元用妙該極象數萬幾之暇訓釋老莊之書以開悟天下之學者辭旨高妙足以發難言之意而道德性命之理燦如也夫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實與老莊之書相爲終始臣愚伏望斷自宸衷爲之訓釋以通神明之德以發乾坤之蘊又題李伯時畫老子出關圖詩云請說常無衆妙門當時關尹意何勤青牛西去連沙漠紫氣東來見瑞氛妙用不離三十輻至言都在五千文世人不解宗慈儉只欲

長生羈白雲並見梁谿集

伊川先生程頤曰道家之說更沒可闢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又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並見程氏遺書

胡文定公安國曰老氏五千言如我無事我好靜我有三寶之說亦皆至論也見語錄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

以爲其人眞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見谿堂集

道鄉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眞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而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死又曰虛其心則腹自實弱其志則骨自强並見道鄉集

康節先生邵雍曰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觀五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尙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斯之謂歟見本集觀物篇

邵伯溫曰康節先公以老子爲知易之體以孟子爲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爲西方之聖人不以爲過見邵氏聞見錄

東坡書上淸宮碑云道家者流本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淸靜無

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謝顯道親見程伊川誦此數語以爲古今論仁最有妙理見邵博聞見後錄謝氏語錄亦載

西塘鄭俠曰俠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甯讃歎之深乎曰是皆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有道則存不喜而亡不憂進退存亡一歸於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孰不一致哉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

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肖也者以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是以大者爲不肖然則欲爲道正得俗之所謂不肖者而俗之所不以爲不肖是皆未足與語夫道又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於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爲大則同乎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蓋眾方察察鬉較而錐競我獨悶悶以天下爲不足爲者宜乎其不相似故能成其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不能以寸矣故卒之不肖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不笑則不足以爲道也又曰老子曰水善利萬

物又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然則汩之隨變則臭腐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不幾於惡乎思復性者以是爲鑒知夫清且明者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汩且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漏泥與之偕而莫吾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浸寖以明潔而莫之知乎力焉又曰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汩之是以如是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鑒毛髮人之識明以其出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是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夫歸也清汩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歸也明惑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

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平均如是況於人之靈識乎又曰三代而上無有孔孟老莊釋氏之教遇帝而帝遇王而王而衰周以降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憂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耳又嘗自作大慶居士序曰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爲宗得老氏之說以明以上並見西塘集

葉夢得曰刪書斷自堯舜而易獨及伏羲神農黃帝然後知堯而上蓋有其人六經存而不論嘗試會之以心則其說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然後知伏羲神農黃帝至於堯舜世世相傳

者皆不出乎易退而質諸老氏則與易異者無幾又曰論語記竊比於我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之於儒蓋秋毫不以少亂也其拒揚墨排儀秦過於桀紂終不及老氏乃其言盡心知性以至於命則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後知老氏之書孔孟所未嘗廢又曰老氏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世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百年復有佛氏者出其辭益荒遠深妙不近人情而要其至道與老氏殆相爲表裏並見經注又曰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閒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不相反人氣散之則

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已而柔剛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以柔則專氣者乃所以爲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所謂持其志毋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養者乃所以爲柔也故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見石林巖下放言

北山程俱老子論曰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爲乘者三演爲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

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廸後世蓋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已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又曰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者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今一受其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已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愈病其不爲中道夭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此而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

死而求長生者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反以有其生爲累有其生者且猶老氏之深戒而謂其外於道而求長生乎未之思也又曰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爲道超然於生之際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生爲實來則吾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南北耶東西耶上下耶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來可乎以死爲實往則吾之所從往者宜可知矣心耶物耶人耶天耶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前不知其所起後不知其所斷貫萬古而常存者湛然也然後曉然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爲死地哉又曰衆人之見易遺聖賢之疵

難除嘗欲戕性取舍淆心眾人之過也眾人之過大而有迹故其遣之也易以覺爲礙以解爲縛聖賢之疵也微而難知故其除之也難事之過顯理之過微以物爲病顯以法爲病微然則理障法病可勝疵乎滌除元覽蓋謂是也元覽聖人之所謂獨見者也人之有是元妙之見而不除之是爲解縛滌除元覽而卽非滌除則無疵矣滌除元覽而存滌除之見是爲覺礙又曰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哉蓋人之在道道之在人猶魚之在水水之在魚也亦何生死之辨乎方其以道蒞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

乎生也如彼死也如此倘安復有靈響祟厲之爲哉又惟常善也故能救人無棄人救物無棄物有爲之善其能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爲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仕相之施其能爾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羣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並見北山集

栟櫚鄧肅曰嘗考道教之所自來其源出於黃帝其道盛於老聃其末流詭異有眞可駭者其爲家三十有七其爲書九百九十有三篇凡有天下者必崇其道論其尤者有三帝焉秦曰始皇漢曰武帝唐曰明皇是三帝者才智絕人蔑視一世窮六合之大不足以厭其欲於是浩然有御風騎氣之志煉丹飛符雜以左道自謂其法可配天地殊不知飛騰之術卒

不能濟反禍其國眞可痛哉雖然漢高祖之取天下也則張良爲最其治天下也則以曹參爲最良之道蓋慕赤松子而參之居則避正室以舍蓋公是則道家之術又若無負於天下者蓋漢高祖所以取參與良者在道之本不過於清靜恭儉無爲與民息肩而已矣而始皇武帝明皇之所尙者區區竭力以事其末故妄誕不經者得以行其志此治亂賢否所以相絕不可同日而語也夫末流滋蔓變怪百出可以惑人主而禍天下者皆非黃帝老聃氏之道（見栟櫚集）

嚴谷山人江袁曰大道窅然難言哉謂之道者蓋假以名道而實非道也五經之所言其略老聃列禦寇莊周之所言

其詳詳略雖殊皆有以明道之本（問道）又曰或問老子著書有道德篇當時所逃歟後人詮次歟余曰此不得而知也余昔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其言與今所傳大同而小異考其義一也唯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曰道無所不該而五千文所紀者可道之道耳又離而爲德恐無是義余曰道德實同而名異曰道曰德亦何所不可也曰惡有是言哉吾嘗讀五經諸子凡言道德皆有大小後先之辨不可概舉可考而知也余曰莊周言一曲之士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本於道德之不一重歎後之學者爲不幸子亦欲蹈之乎曰願聞其旨曰聞之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

之謂德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試以水爲喻夫湖海之涵浸與坳堂之所畜固不同也其爲水有異乎江河之傾注與溝澮之湍激固不同也其爲水有異乎水猶道也無乎不之而湖海坳堂江河溝澮自其所得如是也謂之實同名異詎不信然學者之於道會之以心視之以神斟酌飽滿使自足則德成而有立進德者至於德兼於道則同於初矣由是觀之道非有餘於德也道散而德彰德非不足於道也德成而道隱故聖人則備道全美君子則明道全德茲所以爲異也曰道妙無形德番有所覩乎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有成虧者昭昭於心目之間豈無所覩耶合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故曰道無常名德有定體老子之出當道術之變其立言皆以明至當之歸言雖不一如首有尾稽其至也何彼此之辨_{問德}又曰生於心者不窮是以命於身者無已死而復生生而復死始終之端如循環無窮老氏言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十有三三三而九自十言之則出乎生死者一而已一者謂何意復命之人乎士之志於道者能修身以俟之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庶幾乎可以語此_{問命}又曰或問老聃列禦寇莊周孟軻皆古之得道者也其立言各欲取信後世何自相詆忤如此聃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禦寇曰內觀者取信於身

周曰吾身非吾有軻則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或厭其身之爲患而非其有或貴其身之皆備而取之足豈不誠忤耶余曰子未之思也子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且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該而存焉者謂之身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亦謂之身身之名則一而所以爲身者殊有所謂體有所謂性老聃莊周蓋即體而言之者禦寇孟軻蓋即性而言之者即體言之則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有之則有患無之則無患故不可使之有也而所謂無者非亡夫其身之謂凡動作語默不見而已即性言之則視聽言貌思一理所該萬物皆備苟內觀焉可以取足高之於天卑之於地俯仰洞鑒

孰有不備於我者乎孰有不足於身者乎以是言之老聃莊周之言身不得不使之無列禦寇孟軻之言身不得不使之觀（問身）又曰或問何者爲息余曰循陰陽以左右隨子午以消長者是也其運如未嘗止之輪其旋如不可盡之環與元氣交通晝夜不息老子列禦寇所謂沖氣者也子知所以守息則知所以養氣知所以養氣則知所以入道知所以入道則抱一禪定固無殊致也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子歸而求之斯有得也（問息）又曰莊周言養形之士吹呴呼吸此特其淺淺者爾形神俱妙蓋本於襲氣母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不死之道本於是乎（問氣）又曰孔子曰毋意毋我老氏

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瞿曇曰毋眼耳鼻舌身意人之有生形色外具心意內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無者萬善之所歸萬法之所宗人能外息諸緣寘心於無則與道俱矣其歸一致若所謂坐忘息氣面壁果殊途哉袁字仲長三衢人嚴谷山人則其自號也養素邱園以經術教諸生紹興間大臣薦于朝召對竟力辭還里士論高之並見嚴谷集

楊文安公椿紹興間以從槖侍經筵有進讀老子講義一篇曰老子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臣聞求道於聰明智力之所及則心勞而道愈不明舍聰明智

力而求諸日用之間則簡易至當道庶幾乎可見矣任聰明役智力是弊精神於塞淺者之所為以此應物殆有未能釋然忘情者存焉故欲慈焉則失於姑息欲儉焉則失於鄙吝不敢為天下先則失於怯懦是心勞而道愈不明也審矣有道者則不然生知之妙渾然天成物之來干我者初無容心隨所遇而應之我無忮心故能慈我無欲心故能儉我無爭心故不敢為天下先其所以日用者簡易自當果非由聰明智力之所能成就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易之乾卦曰體仁足以長人坤卦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則得乎仁者有勇之說故曰慈故能勇節卦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則

得乎儉以足用之說故曰儉故能廣謙卦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則得乎一謙而四益具之說故曰不可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夫易老氏之言若合符節帝不得不帝王不得不王至仁好生神武不殺非慈耶茅茨土階惡衣卑服非儉耶不矜不伐不競不絿非不敢為天下先耶下至兩漢寬仁大度如高祖幾於慈以德化民如文帝幾於儉以柔道理天下如光武幾於不敢為天下先是則有天下者寶其慈且勇寶其儉且廣寶其後且先雖二帝三王可以追蹤而並美區區兩漢之主不足進也又曰道家者流其來最遠爰自黃帝氏作至周有老聃得其傳戰國時列禦寇蒙莊之徒和其說逮

秦漢間遂名曰黃老之學其道以虛無自然為宗以清靜澹泊為事其眞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天下中古以來蓋嘗與堯舜周孔之道並行於世而不相戾異乎所謂浮屠氏之學者也浮屠氏本出西方至漢始入中國霍去病擊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金人卽今佛像明帝夢見金人飛空而下傅毅以為西方之聖人遣使於天竺訪之以歸自是佛法始流傳於世究厥所由其與道家之學本原不同而塗轍各異曷不取道德經五千文考之其言微其旨遠其文簡而嚴其義宏以肆殆與六經相表裏非若冰炭枘鑿之不相入後世學者猥曰佛老佛老云者吁可怪哉並見共六室集

光廟在潛邸程文簡公大昌時爲宮僚嘗索其所著易老通言大昌以劄子繳納其略曰夫老子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有而罕言世故者亦非其或短於此也故師老子而得者爲漢文帝蓋其爲治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樸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則漢以大治而基業綿固者得其要用其長故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爲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爲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蓋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區區之意深望殿下採其秉要之理

而以西漢爲法鑒其談治之略而以西晉不事事爲戒則老子之精言妙道皆在殿下運用之中矣又嘗著潛藩盛德錄內一篇曰某舊得侍談凡及大道常取易繫道器與孔子下學上達之語而參言蓋道器學達可從上下立爲形容正如燒火薪能生焰是上形之道必資下形之器學乎下可以達乎上是薪雖粗實而其英華能炎能上者也六經論孟說器多而說道少是蓄薪以求生焰者也老莊之書說無多於說有是謂六經說薪已多不必贅言者也儒者之於求道自有六經宜若無籍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深助發道祕尤爲精要苟能博取當大有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虛直謂棄

捐禮樂刑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嘗有無薪而能自起火熖者耶又曰今道士修老子教者舍道本不言而及方藥祈禳等事其謬失本意又益太遠惟唐人白居易詩語能明其確曰何况元元黃帝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元元黃帝即老子也道家以老子爲教祖而八十一章自清靜寡欲之外別無一語他及如何鑿空妄云有藥有仙及祈禳勝厭等事耶恭蒙聖諭以某言爲是且明誦白詩上語全文益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要妙也並見本集又曰世之尊老氏而謂上乎五三六經疑老氏而詬其空虛無用皆不得爲知老氏者乃若老氏之高致則有在矣知道之

與而談無曲盡其妙運器以道而在有不局於有凡六經主於紀迹而不暇究言者此書實皆竭告也則論孟之所務明者於此乎加詳矣是故其書得與六經並行也凡易老通言

沈莊仲問晦菴先生朱文公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是如何文公曰徼是邊徼如邊界相似是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點不若只作常無欲常有欲看又問道可道如何解文公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文公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卒卒地便是眾妙所在

張以道問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之義文公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

文公曰多藏必厚亡老子說得也是好
陳仲亨問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今周書何緣無之文公曰此便是老子裏數句是周時有這般書老子爲柱下史故多見之孔子所以適周問禮之屬也
黃義剛問原壤看來也是學那老子文公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卻不傒地莊仲曰卻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自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卻尙要出來應世莊子卻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卻較虛走了那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文公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
文公曰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然他又只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卻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文公曰他曉得禮之曲折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得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於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

文公曰老子之術沖嗇不肯役精神又曰老氏初只是清靜無為清靜無為卻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卻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禱祈禳這自經兩節變了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又曰孟子以後人物止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若以比王仲淹則不似其細密又曰楊子雲作太玄亦自莊老來惟寂惟寞可見又曰文中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又稍有些本領若究其議論本原處亦只自莊老中來

或問晉宋時人多說莊老然恐其亦未足以盡莊老之實處

文公曰當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耳據其心下汗濁紛撓如何理會得莊老底意思

文公曰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又曰康節之學似老子只是自要尋箇寬閑快活處人皆害他不得張子房亦是如此方眾人紛拏擾擾時它自在背處萬人傑因問擊壤集序以道觀道等說果為無病否曰謂之無病不可謂之有病亦不可渠自是一樣意思如以天下觀天下其說出於老子

陳器之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文公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因舉云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大意也與孟子意相似但它是就養精神處其意自好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裏

李敬子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文公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

蔡季通云道士有箇莊老在上卻不會去理會文公曰如今

秀才讀多少書理會自家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心情去理會莊老蔡云列子亦好曰列子固好但說得困弱不如莊子問老子如何曰老子又較深厚

文公曰佛徒其初只是以老莊之言駕說耳如遠法師文字肇論之類皆成片用老莊之意然他只是說都不行至達磨來方始教人自去做所以後來有禪 以上並見文公語錄

象山陸九淵曰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為異端孔子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甚彰著夫子之惡鄉原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其排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 見象山集

苕溪劉一止行簡曰竊惟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者唯有一言曰公而已矣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蓋混而爲一非容不能公王公之稱謂其容而能公也王訓大王者之稱謂其公而能大也則是公不可不與王同德王不可不與天同道此天下之至理也見苕溪集

永嘉鄭伯熊景望曰蓋公治黃老曹相國參用於齊而稱治儒家多訾黃老言何哉吾嘗杜門終日默坐謹動作薄滋味而心和氣平百病不侵節以備其無推以散其有不妄求不過憂而老者稱者安於恬淡嘗意此理推之天下有餘地何獨數百里之齊孔孟之術豈有外是者而訾黃老言何哉蓋今

道家所談清淨者捨此而趨誕也見鄭先生憩語

劉清源曰老子之言道德偶從關令之請矢口而言肆筆而成書未嘗分爲九九章也後人分爲上下二卷以象兩儀之妙用九九八十一章以應太陽之極數見道德經通論序

黃茂材曰道與德雖有二名實相爲用不可離也今世學者乃分上經爲道下經爲德甚非作書之旨又曰易六十四卦八八之數也老子之書八十一章九九之數也老子與易相爲表裏其後楊子雲作太玄以準易亦有八十一首蓋得於此見經注

林東曰夫子與老氏垂教蓋亦互相發明夫子以仁義禮樂爲

治天下之具老子以虛無恬淡明大道之所從出要之仁義禮樂非出於大道而何而虛無恬淡乃大道之本旨也特後世之不善用老氏者或純尚清虛恬淡而至於廢務有以累夫老氏也且以道心惟微無爲而治吾儒未嘗不用老子如所謂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未嘗不用吾儒也以是而推則大道之與道一而已矣特不無本末先後爾蓋所以互相發明俱爲憂世而作也或謂老氏有絕仁棄義禮爲亂首得非與夫子背馳蓋推尊道原之所從出以仁義禮樂非不可以爲治不如以道化民而相忘於吾道之中爲上也見經解發題

劉師立自號眞靜子紹熙間人著道德經節解十六篇今取其五於右

玄之又玄謂元之始自然是也此乃衆妙之門戸首論道次論天地又以次論人心可謂盡之矣學者當默識之

玄牝玄陽也牝陰也門者二氣橐籥之門戸如前章云衆妙之門亦如語云誰能出不由戸何莫由斯道也大不可泥以口鼻爲玄牝之門謂天地根小其老子之說未有天地先有元氣是爲天地根

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必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戒之在不知止老子

之言深欲救人非謂絕人事處山林者可與入道雖居乎富貴功名之域或可勤而行之張者必歙强則必弱興則必廢與則必奪物理之自然是謂微明微明謂精微明著昭昭然可考或以權術解其義天之道利而不害若是乎

或謂孔子以直報怨今云以德報怨何也然老子教人惟欲處其柔弱與天爲徒而無所爭可以弭天刑遠人禍若以直報怨怨何由已當時孔子故有所激而言終不若以德報之爲善

觀復高士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傅奕考覈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安邱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并諸家之注多少參差然歷年既久各信所傳或以佗本相參故舛戾不一史記司馬遷云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五千餘矣今道家相傳謂老子爲五千文蓋舉其全數也見老君實錄

太上道德眞經集註雜說終

道德經釋辭序

大矣哉老子五千文也以靜爲宗以虛爲用說者專言鍊養而不知修齊治平之道纖悉具備昔吳筠曰深於道者無如五千文知言哉第其旨多隱而難於解悟其辭若反而難於融通學者每苦三四讀弗解輒卽廢閒亦有爲之釋者終局於管窺之見泥於膠柱之識奈何能發明其理也吾鄉體物子少習博士業弗售繼有悟乎清虛不欲人間事汨其心迺遯跡太和之巖日研窮斯經歷久一旦豁然通也於是出所見分章而釋之帙成持以觀不佞且求爲序不佞受而卒業則見其一言一字鑿鑿中的眞所謂以意逆不以辭害卽使老氏復出耳提面命亦不過矣若體物子者其老子之後身乎觀者得是釋而熟究之不惟鍊養可就卽齊家治國且裕如矣幸毋以玆釋與養生同日譚也

萬歷丁酉歲春上元日

賜進士第行人司行人近野子姚孟昱撰

敘道德經旨總論

太上當周衰之季民風日薄詐偽滋生失性任情離淳喪樸仁義行而大道廢隱心傷之於是駕青牛出函谷關因關尹子之請矢口而言於是乎有書目曰道德經其辭簡其意深其文五千其旨本清虛主無爲法自然務道德尚敦樸絕聖智濟仁義以清靜爲本無爲爲體自然爲用長生爲徵以至於齊家和鄉治國用兵爲緒餘而其言足以發先天之秘洩造化之機而其意使人返樸還淳以復太古之自然而其要使人返虛靜之本復性命之原如萬物生於根而歸於根也故曰五千文有清靜之道有無爲之道有自然之道有長生

之道有治世之道以至於治心養性體物知身不可作一途看其中多譬喻不可以辭而害意其中多寓言不可作真實語如其必欲盡合孔孟六經之文則有堅白異同之差矣學者當具眼觀之圓機而會其理可也

五千文不只專言鍊養蓋亦兼言治道如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致虛極守靜篤含德之厚比如赤子治人事天莫若嗇反者道之動道常無爲等章言鍊養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使我介然得位行志等章言治道也若槩以鍊養之意釋之則隘矣然非老子之旨也故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真

修之於家其德有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知聖人中心行道不遺世法老子曷嘗專以鍊養而言哉

五千文之道在乎高柔弱務慈儉去奢泰戒盈滿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致虛篤靜不逞聰察不衒智能無欲無求無爲無執去紛解煩虛心弱志專氣致柔抱一無離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不欲人之所欲不學人之所學不敢以取强不敢以取勝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主而爲客以退爲進以闇爲明以不足爲廣德以不爭爲上善以清靜虛無爲宗以沖和自然爲用以恍惚之中求至道以窈冥之內覓眞精

以無形爲大象以無聲爲大音以色味爲幻惑以財貨爲外物以根塵爲虛假以富貴爲儻來以用兵爲凶事以戰勝爲不美以柔弱爲保身之要以剛强爲趍死之機以克去己私而復性爲自强以力行其道而閑邪爲有志絕學無憂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潛仁義而彰道德去智術而反忠信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輕以重爲要動以靜爲君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後其身而不先故能在先外其身而不貴故能長存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不居天之道利而無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此五

千文之所謂道也

五千文者舉大數也如王弼本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河上公本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李淸菴本五千三百三十五字其他莫能偏舉章中或有增損一二字或差數字舛訛不一皆不必求合然其歷年之久傳寫誤耳與其七十二章八十 章之不同槩不必論學者但從經義融通其理可也如若信其所傳執一家之偏必欲求合於字之數分彼此之差者此皆膠柱鼓瑟執一不通者也司馬公有云五千言則不定指其五千字是也

古之聖王道治天下靜以修身動必順理無欲無求無爲無執順理自然不妄改作所以不言而民信不怒而民畏無爲而民治其爲道也如斯而已觀夫五千文之道誠不外乎是矣其曰爲無爲則無不治其曰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其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其曰以政治國其曰道常無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其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其曰取天下常以無事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其曰淸靜爲天下正此老子之道極深研幾聖人南面之術也若孔子者世之博大聖人一見老子言禮之要歎之猶龍而孟子泰山巖巖之儒不容纖惡亂於世吾見其拒楊墨闢邪

說排儀秦正王化終無一言及於老子者故知五千文孟子雖未嘗闢其亦莫能詆也所以司馬公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吳筠嘗曰深於道者無如五千文是也劉向曰老子秉本執要清虛以自守柔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司馬談言其旨約而易操事省而功多鼂文元以為無為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意存焉薛道衡言其牽性歸道以無為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其精微獲麟筆削未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志靜以之治國則返樸還湻白居易言其欲使世情儉樸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民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閤

而東海之政成歐陽文忠言老氏之書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蘇文忠言老子以清虛無為為宗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易何思何慮又言稽首周朝李老君雲連山水水連雲欲得是非非不得五千言外更無文蘇穎濱居穎川十年註此經四復刪改以為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為是今老矣是以為足嘗有詩云近存八十一章註從道老聃門下人錄錄者莫測也其孫籀記公遺言云公為籀講老子數篇曰高出於孟子二三等耳又云至道無如五千文傷寵山言老子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又云私意去盡然後

可以應世老子云公乃王李延平云老子之書雖未嘗釁亦未能毀毀之則清靜爲天下王之說其可毀乎呂希哲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坐前壁上云言修養家以此爲養身要術然事事保謹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身也陳忠肅云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小魚無所事於煩也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大舜無爲而治不以此歟黃茂才言老子之道將以乘雲氣而上挽無極俯視乎八荒之外人間事物不足以攖其心若數君子者皆世之明卿達儒蓋其實所有見五千文之旨也所以曹參學漢文用之而海內富庶天下至今稱之也宋太宗語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晉王沂公請校三館道經上因言其書不如老子五千文清靜而簡要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乃治國無爲之術也或曰晉尚清虛而江左日削文中子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蓋晉人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薛考功蕙曰晉人尚清虛而廢實行啫放達而遺名教故天下亂也老子所謂棄仁義者將以宗道德也老子所謂絕禮法者將以反忠信也吾見晉人棄仁義而不見其宗道德吾見其絕禮法而不見其反忠信大抵務名高溺寡安急權利好聲技其貪鄙媮薄之情極矣欲

其不亂難矣哉若老子之言曰太白若辱務名高乎强行有志溺宴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好聲技乎若畏四鄰嗜放達乎多言數窮尚淸談乎以此觀之則晉人之行與老子之言方圓黑白不相入矣有何祖述老子之道哉 一淸遯跡太和潛身巖穴越歲窮經深有感於斯文故知五千文之旨在於收斂事物之紛散而歸於敦樸之純一無爲而無不爲以復體性之自然也旨哉玄矣深矣誠爲衆妙之門矣豈止於修身復性長生久視而已哉若以其道舉之於政內以修身外以治國以無私應世以無爲治心以無心待物以無事治民以不戰爲策命諸將以省刑息事赦百司則下

民自然觀感興起不數載間其民湻湻其俗樸樸則羲軒之化復行唐虞之治可覬比隆禹文銖視湯武湻樸之風重見聖人大體復明上古聖王以道治天下何有以加於此哉百世之下有同志同氣者亦將有感於吾言信夫

余自蚤歲知學長討玄章雖則志慕淸虛心猶惑妄雖則心存至道意未釋然竟日縈縈終宵擾擾自知幻緣繫縛情見難忘於是戴黃冠披鶴氅東遊兩浙遍歷三吳忽憶母老遂幡然歸未幾慈幃見背子亦長成更歷三四寒暑始壯歲割恩離俗決志抵歷終南自湖陰沂流湘漢到五當山閱道德經八十餘家註釋言多乖劣罔合經旨互有得失罔見全書余

每讀之輒興歎不已於是參詳眾論以利其器究極玄微撮
其精要折衷諸家之說參之未發直而註之目曰道德釋辭
向隱韜中未敢輕顯丁酉春御馬監右監承虛玄段公邂逅
於京師白雲觀中不數語感合遂執弟子禮捐貲命工鋟梓
以廣其傳豈偶然哉皆宿世之因也故敘其事以誌之

萬歷丁酉季夏望日體物道人岫雲王一清敘

道德上經釋辭

體物子岫雲王一淸釋

道可道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有世間之道有出世間之道世間之道有形有名 有理有事故可道可名也出世之道無形無名視不見聽不聞故不容言不能名也常者常住不滅之意蓋其不變不易無始無終不生不滅無欠無餘本然之妙也這箇本然之妙包含無量

爲造化之本舒之則徧滿六虛無物不有無所不在卷之則寥寂無蹤不屬聲言非從名色若以聲言名色求之則愈求愈遠愈窮愈離其終不可得也吁眞常之道悟者自得盡性則明至之自見若向靜中加存養或可見其端倪若在動中見無相庶幾識得頭面恍惚杳冥元無定體有而無形極玄極妙也玄也妙也畢竟不可見不可聞不可道不可名虛無恍惚而非有也先天地以常存後天地而不滅沖靈恆存而非無也溟涬之中神化變動虛無自然而生一氣一氣之中而分陰陽陰陽交感而生萬物吾知其所以生萬物者理與氣也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有形斯有名有名便屬可道

也故知可道可名者乃太極陰陽五行萬物君臣父子政教之道之名而非眞常之道之名也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天地者太虛中一大物也古初無物天地萬物自無而有故無者名天地之始謂之先天也道之體也在內爲陰陽在外爲天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而有者名萬物之母謂之後天也道之用也無欲者未與物接虛心無爲本然之妙也有欲者心與物交隨境生識感通之機也觀者攝境歸心謂之照也妙者微不可見也徼者有從此出也常於虛心無欲之頃以觀其本然之妙但見其渾渾淪淪寥寥寂寂澄湛妙明胸中豁然無一物矣此所以爲本然之妙而爲吾

心之體也常於生心動念之頃以觀其自然之徼但見其嚮來則知物至則見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傷其心則悲痛其心則哀見善則知好見惡則知惡見利則知趨見害則知避觸處呈露不期然也此所以爲自然之徼而爲無心之用也此兩者謂有無也無欲有欲也有無者自然動靜也無欲有欲者無心動靜也靜爲體動爲用動合有靜合無言此二者同出之於常而有動靜之殊程子云體用一源是也故知無與有同出之於常無欲有欲同出之於心心卽性性卽道而無所不同是皆出之於自然故曰同謂之玄也玄者自然也自然者玄之標常之妙常不可見自然可見也玄之又玄

者妙中之妙自然而然也自然而然者莫能使之然莫能使之不然也是以聖人法道自然圓明了知不因意念覺心常照不關眼目無知而妙意行不見而諸法會以其內眞外應此感彼符如陽燧方諸之於水火也重言這箇自然立妙不由安排而其理有不可揜者蓋出之於自然不得不如此也天地之所以闔闢日月之所以往來陰陽之所以消長晝夜之所以循環天地之間飛潛動植一切物性皆自然而然也學者當於言象之外密爾參求以法其自然則心虛性寂無蔽無私徼妙雙忘無有一貫動靜同源體用不二超然圓通復乎眞常逃出陰陽脫離造化故知自然而然者衆妙之門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善惡本無妄情分別故以順理則爲美爲善悖理則爲惡爲不善循其理以待物謂之美謂之善亦常分也若有心爲美善之名則有不美不善者矣有美則有惡陰陽相因對待之義也譬如天地萬物自無生有豈能常有終必歸無而有又

生無也無生有有生無故曰有無之相生也不難無以成其易非易何以成其難因難成易因易成難故曰難易之相成也因其長以形其短為其短而形其長長形短短形長故曰長短之相形也登其高俯見其下處於下仰見其高高傾下下傾高故曰高下之相傾也非音則無以和其聲非聲則何以成其音音和聲聲成音故曰音聲之相和也瞻其前則彼固為前我為隨顧其後則我又為前彼為隨也因前有後因後有前故曰前後之相隨也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反復相因自然對待相偶雖欲間之不可得也其意蓋謂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也莫若冥心復性善惡雙忘無心

於美則無惡事無心於善則無不善也觀夫聖人之處世也順理而為未嘗不為時然後言未嘗無言物至則應何嘗以多事為畏而辭其勞也知生為虛幻而不厚其生也知事之當為不恃之以為功也此皆天理之自然人道之常分何有於我哉噫聖人雖然無容心於美惡無容心於功業而天下必以其功歸於聖人雖欲去之不可得也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

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不務道德惟以爵祿爲尚才藝爲賢則人挾才藝輕趨而倖進蓋名者爭之端也倘道德不尚才藝則小人不能逞其才何爭之有也不貴性命惟以貨財爲難得而厚藏則盜賊懷其心伺隙而窺窬蓋利者盜之媒也貴性命不貴貨財則盜賊無所用其心何盜之有也心者神之舍目者神之牖神存於內則潛之於心發於外則見之於目蓋因目之妄見而生種種分別之心起一切不正之念迷惑其性也是以聖人戒人謹於目以靜其心制於外以安其內如其非理則勿視之一切分別之心無由而起不正之念從何而興雖在可欲之中而吾心如無欲是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是以至人教人治其身心也恬憺無思而心虛矣心虛則意定意定則神凝神凝則氣聚氣聚而腹實矣退怯無欲而志弱矣志弱則無爲無爲則精全精全則髓滿髓滿則骨强矣是以至人常使民無知無欲者蓋以養其本然之至靈而反於虛也間或有當知當爲者但順其理之自然而已順理而爲雖有爲猶無爲也無爲則心虛心虛性定道妙在躬何所往而不可哉故曰爲無爲則無不治也

沖道而用之章第四

沖道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

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沖虛也和也道以虛爲體以和爲用不盈猶不滿謂適中也人惟虛其心以應物則無不中其節故無盈滿之累也淵者深沉難測虛靜之謂虛靜者萬法之宗萬善之源也挫剛戾之銳懲其忿不害其氣也解煩冗之紛去其累不耗其精也韜其光不露其耀不自衒以傷神也混濁世不汚其眞不傲物以鍊心也湛者靜而明也若存者非有非無恍惚渺漠不可定見之謂也若定以爲無周流乎天地之中無物不有無所不在禱之則靈感之則應不得謂之無也若定以爲有莫能測其端倪莫能見其蹤蹟莫知其所以然不得謂之有也

恍惚有象渺漠難求自非至人孰能擬議老君自贊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象帝之先者鴻濛混沌無象無光二氣未彰五行未立溟溟涬涬難以象求先天之謂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天地大生之仁聖人大化之仁不仁者無心於仁之謂也天地無心而化成至仁也而言不仁者謂其不私物也聖人有心而無私至仁也而言不仁者謂其不偏愛也芻狗祭品燎帛之具祭則用之已則棄之言其適用適棄皆出於無心聽

之於自然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萬民皆然也天地運一氣生養萬物生者自生殺者自殺以任其自然心普萬物而無心也聖人運一心教養百姓安其分樂其業富貴貧賤聽其自然以天地之心爲心也故知天地者乃無心之聖人聖人者是有心之天地也橐籥虛中之器有鼓納闔闢之機惟虛故能納而爲橐籥之體故動則生風而爲橐籥之用以其中虛故能生氣所以噓之而不屈愈用而愈有也夫道不可以言求也不可以數窮也若以言語象數求之則愈求愈遠愈窮愈繁不如默然忘言如橐籥中虛寂然中泊然一圓常之妙於茲可見烏可多言也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卽此意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者虛也神者性之靈也谷神者虛寂不神之神也不死者謂不昧其機也然此眞機虛寂有靈故稱妙有有而無相假名眞空妙有眞空玄牝根宗由是知之玄者虛靈之妙也牝者竅也這箇虛靈玄竅闔闢元氣體性圓通爲生化之本在人身天地之正中是造化根宗性命淵源實天地交界之所陰陽混合之處水火交媾之鄉凝結聖胎之地精神魂魄皆

聚於此自古神仙修煉內丹皆在此處所謂玄關一竅是也門者言天地萬物皆從此出也這箇虛靈玄竅總括眾妙道所從出天地從生故曰天地根也綿綿者相續不絕之意不間斷之謂也若存者恍有惚無莫能定見似存非存之謂也用之不勤者虛心無為而已虛心而神自返也無為而氣自復也神返氣復吾身之玄牝立矣由是知之谷神不死者虛心養神之喻言其體也玄牝之門者陰陽闔闢之喻言其化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者志意不分之喻言其用也此言虛心養神神得其所養而返於心心不外馳而氣自還於身身心妙合神氣歸根結成大藥謂之還丹乃不死

之道也故必用志不分沖和抱一綿綿續續以用之優游以養之不可著之於有不可失之於無不可以有心守不可以無心求以有心念之則非妙有以無心忘之亦非眞無惟相見於混沌杳冥之中相接於恍惚虛無之內無中不無乃見眞吾亦不知其所以為吾噫惟無心者則能見其眞吾盡性者則能知其眞吾此章玄奧為金丹鼻祖豈易言哉而迷人遽言之者蓋亦不得已也蓋傷仙道二百載寥寥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

私

天地形氣也既是形氣便有成壞又焉能久其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無心故長久也以道論之若天地之長久亦須臾間耳而其所謂眞常且久者有一亘古今不壞而常住者存也由是知之天地隨一氣生養萬物其生生者則未嘗生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也人之所以不能與天地同其長久者爲其感於見聞迷於覺知幻形桎梏貪生太厚情妄之心不息嗜欲之心不休故也是以聖人法天無心滅除世幻體合自然卑身以養志忘身以全眞人皆好高我獨謙下人皆自大我獨柔弱人皆爭先我獨退怯後己先人故人尊之是謂

後其身而身先也人皆貪務我獨損情人皆貴身我獨忘形人皆貪生我獨學死不有其生故無死地是謂外其身而身存也後身者屈己也外身者忘形也屈其己而不先故能在先忘其形而不有故能長存其接諸物也大公至正而無私其治諸己也明心盡性以復命與天地分一氣而治雖若無私適足以成其私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水之爲物柔弱無心歸虛去實盈科後進不舍晝夜運之則爲雨露流之則爲江河植者賴之以生汚者賴之以潔此水之善利萬物也壅之則止決之則流隨方就圓聽從於物謂之不爭也人之情喜榮惡辱好高而惡下水之性趨下處低流汚以就穢宜其衆人之所惡也若水之德滔滔東注不舍晝夜冥契恆常不息之機故喻之爲上善也人能法之可以進於道矣觀其所居則安心處下而止於靜居善地矣質之於心則澄靜虛明而能鑑物心善淵矣交之於物則利濟普徧彼此無私與善仁矣發之於言如潮汐進退不失其時言善信矣施之於政平則無聲無往不正政善治矣用以處事

則方圓曲直泛應適當事善能矣用之於時則春盈冬涸與時偕行動善時矣人能明此七善則方寸不競和順謙虛而無昧己自私之蔽惡性易而善性生勝心去而良心發退遜慈柔與物無爭蓋爭從心起以無心爲心又何爭之有也故用之而無過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章以戒盈挫銳爲喻而爲履盛滿不知止者之鑒戒也戒之哉滿則覆太剛則折勢必然也是故知盈滿難持必有傾

覆之患已之而勿持則無滿覆之累也揣治也器之鋒銳必有剸劇傷折之害愼之而勿用則無傷折之患也金玉貨帛積致盈箱滿室適足以招禍且有時而盡豈能守之而無失也若以富貴而驕人則必有盈滿傷折之患自取其咎也孰不知天道惡盈而益謙大丈夫功旣成名旣遂須知生如夢幻富貴浮雲當及時割愛跳出樊籠超然物外散誕無拘逍遙自在以順天之道以全天之與我者安乎自然頤眞保和盡性至命豈不偉哉易曰不事王侯高尙其志范蠡扁舟於五湖張子房從赤松子遊是也

載營魄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闔闢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載者如舟車載物念慮營營魄之爲也魄屬陰陰盛則害陽蓋言情熾則傷性也是以聖人教人抱元以定其性志一以靜其心常使神不離氣氣不離神神氣沖和陽純陰滅則魂載魄謂之抱一無離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嬰方生也嬰兒未有知識其志專一其氣柔和其心無妄其神不罷純一之意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覽者謂見聞覺知亦陰趨也疵疚病也洗滌見聞滅除知覺則情妄漸消塵緣漸息疑慮

消散何病之有也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民喻精氣國喻身也無爲則心虛心虛神凝神凝氣聚氣聚神和而吾之身民安國治矣天門闔闢能無雌乎天門喻心闔闢喻動靜雌者陰情也而人豈不運心應物哉但無陰私情妄以障其心耳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人之聰明仰觀俯察通照物情無幽不燭何理不明孰能終日如愚無識無知也聖人仁愛及物有生之類莫不仁而愛之蓄而養之故曰生之蓄之也知生之爲寄而不厚其生故曰生而不有也修齊治平分內事也何功之有故曰爲而不恃也雖居於萬民之上亦不知我之爲尊何大之有故曰長而不宰也此皆聖人中心行道著見爲德

人人得而見之也故知聖人之德順理而爲無有一毫人欲私智增損於事物之上一切出於自然是故謂之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古人制器尙象車輪形圓象月其輻三十一月之數也轂者虛中轄軸運輪以行地也埏埴和土成泥以爲器也戶者室之穴也牖者通明處也無謂虛也車之無轂不能運行器不中虛何以乘受室無戶牖其能出入車器室皆實有之利故

曰有之以爲利也車之轂器之虛室之戶牖虛通而爲之用故曰無之以爲用也是故凡物之有形以爲利者皆賴無形之妙以爲用也譬喻吾身有形也而其中有無形者而爲之用豈特吾身凡天地萬物皆然也胥元一曰聖人言三十輻共一轂以至於器室之論蓋使學者體物之身匪徒事於文也車器室之理先賢論之亦詳不復贅言若夫體物知身則言之者鮮體物知身之說譬頭目耳鼻口體手足共成其身雖然各有攸司乃塊一物也而其知覺運動視聽言嗅皆在於吾而求吾之一字竟莫能指其端的處豈非無位之吾而爲有數之身用哉此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也

五色令人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人之初也性無不善渾然天理而精神魂魄意之五神安藏於心冥然不見自能食能言而生識神便溺於見聞而迷其眞至於日積月累習染漸深元初鑿矣及其長也惟以名利是求聲色是好業力勝而道力微人欲熾而天理滅蓋因眼耳口心意五者爲之蠱也貪色不反以傷其神故目盲貪聲不反以傷其精故耳聾貪味不反以傷其眞爽失道味馳騁

田獵以動其意心亂發狂貴藏難得之貨心惑怖盜日夜隄妨則向之所謂五神者化爲五賊蠱我精神擾我魂魄耗我元靈魅我眞性爲我之害也是以至人教人存五神斬五賊實其腹以養氣不悅目以亂心全諸内以養其眞忘諸外以驅其妄故云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上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人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以託天下

寵謂榮寵辱恥辱也若驚者謂妄動其心然非性情之正也何謂者設問之辭也凡人莫不貴榮而賤辱故以寵爲上辱爲下也寵辱本無分別之者妄情也世俗旣以富貴榮寵爲得志必以貧賤恥辱爲失時榮寵之也得必驚而喜之恥辱之也失必驚而怒之是謂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也患者憂苦疾厄也身謂幻形非眞形也眞身無患被血肉之軀爲之累也達斯理者識破虛幻則知形非眞我悟物皆空則識外緣虛假自然忘形去累業苦潛消復何患之有也此章之意蓋謂寵辱不足驚而人自驚之身不必貴而人自貴之良由以情識妄動其心自私而貴其生若心能忘也則寵辱不足

驚身能忘也則憂患不能入若以貴愛其身之心而貴愛天下則知人卽我也我卽人也無一人不在貴愛之中無一物不在慈祥之內故可以爲天下之寄託也寄託者如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義同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道無色故視之不見道無聲故聽之不聞道無形故搏之不

得言此夷希微三者不能以言語窮詰而分別之故云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也求之於上而不見其明求之於下亦不爲其晦求之於自古及今繩繩兮如是之悠久終不見其際故不可得而名之然則歸之於無物可也反復求之於無物之地但見無狀無象之中而有至妙至眞之理又不得謂之無物也謂之有也而不見其形端謂之無也而物賴之以成若有若無恍恍惚惚終不能以爲象以爲名也繼而求之於前而不見其有始反而求之於後亦不知其有終隨迎始終而莫能見復求之於古之道古之道本無求之於無而無亦無則莫知其所以然矣然後始知此天地萬物皆自古初之

無而生今之有也能知古初之始始於無始爲道之端緒者謂之道紀也由是知之此道終不可以情求終不可以智知也以形名求之了毋可得以皦昧察之湛不可分始終不能窮隨迎莫能見以無御有生化何窮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有道之士潛修密行非人所知或有混濁世以鍊其心或有凝神氣以築其基或求侶擇地傲遊湖海或韜光晦迹藏器待時或縱酒放曠俄而沖舉或祿仕濟世倐而飛仙或積功累行施符貨藥或潛藏巖穴辟穀煉形倏往倏來隱顯莫測其迹雖與人同其心則與人異韜光隱耀返情於空人所難測故云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其可見者觀聖人之威儀應事接物之迹耳踐其迹者則知聖人之道不離日用作眞修也觀夫聖人之接物也遇事輒加戒愼而不敢輕發豫豫然若冬涉川之難斯聖人之愼謹也雖然燕居獨處常存謹畏而不敢妄爲猶猶然若畏四鄰之竊知斯聖人之愼獨也終日儼然如對大賓未嘗造次斯聖人之主敬也其心渙然如

春冰融釋斯聖人之無疑也其質渟厚如愚似訥其衷寬大
如谷中虛混俗同塵渾渾然與世爲一其迹未嘗不與人同
也孰能者勉之之辭也孰能以久濁之水止而澄之徐徐而
自淸孰能以久動之念安而靜之徐徐復其初也濁可淸也
非靜久則不得念可息也非性定則不能保此道者惟虛其
中空空然不留一物故云不欲盈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外
爲狂夫如弊敗之物無新成之可觀此聖人之微妙玄通始
終莫能識也列子居鄭圃四十年無人識者是能守弊者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
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至虛生神至靜生氣故知道從虛靜中出致者造其極也守
者設其權也虛至大無際故言極靜猶與動偶故言守靜不
篤則動亂隨之此言學者篤於靜默爲本極於致虛爲成故
可見自性之原入眞實之地觀夫萬物並生於天地間莫不
繁秀暢茂其及蒂葉脫落津液歸根故知此道出於虛而還
於虛物生於根而復歸於根也萬物歸根乃謂之靜至於靜
極陽生物復暢茂謂之復命也竊知老子以虛極靜篤而爲
歸根復命之說者蓋其使人疑妄歸眞以復其初此復命之

常也若知其常則心虛性盡而道自明也不知其常則有妄動妄作之舉悖理招凶也知其常則心同太虛何物不容也有容其德必大而無私何所不公也以公處世天下歸之可以爲王也王者之德與天契同德與天通無爲自然性成道備悠久無疆終身用之何殆之有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太古上古之世天下之民惟知有尊君而已及其後也始有親譽之意譽必生毀民僞興焉故設刑法以威之始有畏懼

之心法嚴則傷恩始有侮慢之意數者皆由在上之人去誠用智而信不足其民始疑而不信矣民之不信而難治者蓋由上之有爲不尙眞實不務德化惟以言語爲貴以煩民豈不愈重其疑而民不信宜矣莫若以不言之教無爲而治挽回太古淳風而民安俗美天下自然化也如是則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道生於天地之先涵仁義而潛智慧若任仁義而狥智慧則

離湆喪樸而大道廢矣殊不知有仁義則有奸狡有智慧則有詐僞有忤逆不和然後知有孝慈有奸邪亂國然後知有忠臣此言大道行則仁義隱大道廢則仁義彰莫若潛仁義而屏智慧則奸狡無所逞其智詐僞無所用其情六親自和民安國治則孝子忠臣不知所在反民風於湆樸復太古之自然而大道行矣此亦一時傷世思古之語也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以聖智之用行則奸佞不能遁其情莫若絶而棄之使民復

於湆化之中而利民百倍於鋤奸矣仁義之名立則忤逆不彰而自顯莫若絶而棄之則善惡而無所分別使民復於孝慈矣夫巧足以生奸利足以招盜若絶機巧之心棄貨財之利何盜賊之有也聖智仁義巧利三者見之於外所以爲文名興而實喪三者絶而棄之其文雖若不足而其實則民有所賴矣至人恐人不知其實之義故曰見素抱樸守本貞也少私寡欲去妄情也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

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忽若海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絶學者非不學也學至於無所學斯絶學也吾見今人塊然一物蠢爾無知遽云絶學無憂而言不必用心於學問此輩正如盲人騎瞎馬欲之東而往西欲往南而走北不知所從相應何日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言學者始於窮理次於盡性終於復命也故學務求理未有理不明而能盡其性亦未有性不盡而能致其命也故知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

盡心以求理然後得之未有不學而能自得者也學盡於心則無所學而理明矣理明心盡而性亦盡故知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然人之性本寂感物而動以生其心心生性遂昧矣若知得吾之性天元初無初亦無知識冥然一念不萌則此心不生而吾之性復矣性復命至故知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命者性中之妙窈然冥然不可見聞者也列子云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命也命之理微故孔子罕言之孟子難爲言而善養之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西昇經云我命在我不屬天地我不視不聽神不出身與天地同其久我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者守本根也學至於命則無所學故曰學至於無所

學乃絕學也彼以文辭術藝而爲學者學其一而遺其二得於此而失於彼惟恐見聞之不廣求之於外常苦其不足故憂也聖人足之於內而無所不知故無憂也譬如唯者應之速而爲恭阿者應之緩而爲慢皆應聲也相去不遠而其爲恭爲慢則相去遠矣順理則爲善悖理則爲惡同出於一心相去不遠而其爲善爲惡則相去遠矣其意蓋謂聖凡均之爲學也相去不遠而其爲聖爲凡則相去遠矣竊知聖人之心未嘗不與人同凡人之所畏亦從而畏之如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人之所當畏也若以此爲不足畏則肆情縱欲荒亡招殃咎而莫知其極也衆人以嗜味悅目爲樂熙熙

然躭嗜太牢以爽其口春登高臺以悅其目聖人則澹泊無爲似方生嬰兒之未孩專氣致柔如乘虛御風飄飄然莫知其所止也衆人貪欲無厭惟恐爵祿之不大財貨之不多常懷盈餘之心聖人則損情去欲遺其耳目猶恐損之之不盡沌沌然無知無識猶若一愚夫而遊於世也衆人昭昭而自衒其明察察而自逞其智聖人則昏昏而不露其光悶悶而不顯其跡恍惚如在大海之中寥寥然而不見有邊際也衆人皆有能有智聖人如頑若鄙西昇經云衆人皆知得神而生不自知神自生也自生者元妙也故知元爲化本妙是生根萬物賴之以生謂之母也由是知之聖人所以異於衆人

者爲能抱元入妙守本根也故曰而貴求食於母經云常能愛母身乃長久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者大也道不可見而德可見故以德爲道之容也有道者必有盛德之容然其動止合度威儀自然爲其胸中有大常者存故曰惟道是從也道之爲物惟恍惟惚蓋言此道恍有惚無之謂也惚兮無而無中有靈恍兮有而有中無象極言

不可定之之意也窈者微不可見冥者幽不可測言此道妙微而難爲議擬不能以知見求之之意也然恍惚窈冥之中而有象有物有精者則是無中恍若有也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極言妙有而非無也惟其無中之有而爲有中之眞卽眞空不空之謂也然此妙有前際無始後際無終亘古今不變不易而常存故曰其名不去也閱者見也衆甫者衆理萬事也吾何足以知其事理之當然者蓋以有此妙有而能通天下之理審萬事之情虛以待之順以應之則無所不知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

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己成物物自歸之不求全而自全也任己從人人自信之不求直而自直也窪下之地水必歸之謙受益也弊則必新晦必明屈必伸也少則得專一不雜故得也多則惑貪多務得故惑也是以聖人冥心意以盡性與道爲一而爲天下後世學者之式則也不以己之見而滅人之見是能兼人之善而心愈明也不以自爲是而取人之是是能同人之德而德愈彰也功成不自誇其功而功愈大也居上而不矜其長而

德愈尊也反覆言之皆不爭之目也曲己成物而物莫能與之爭任己從人而人莫能與之爭故曰天下莫能與之爭也不求自全而人全之不求自直而人直之古之所謂曲則全者其豈虛言哉是以天下之民皆賴聖人謙光布德之恩心悅誠服必以其功歸於聖人故曰誠全而歸之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得者得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自然者莫能使之然莫能使之不然也若執自然爲道則被自然之所縛耳師云說自然來不自然是也經云天地神其機則日自然自知其不知則亦日自然自然之妙惟妙於知而所以妙則自乎不知然於道則未始有以自之然之則自然之名亦强說也故知自然者神妙也神者莫知其所以神而神妙者莫知其所以妙而妙甚至有不能以言語形容不能以心思測度知其所以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名其所以名而不知其所以名則自然之名又安在哉此自然之旨也故五千文以自然爲道之極至所謂道法自然是也希少也自然二字其言雖少適足以爲造道之要也飄風驟雨天地爲之尚不能繼之以終朝終日何也爲其迅疾暴戾發泄太甚出非自然故也此章之意蓋始學者動靜語默窮達得失一切循乎自然其若自私妄動獵等躁進一旦不繼則爲飄風驟雨離道失常反爲進修之累矣吁以天地之力尚不能久何況人之輕動乎戒夫從事於道者當混心於事物以順其自然同於道可也同於得可也同於失亦可也同者隨從之意從乎道吾樂之從乎得吾樂之從乎失吾亦樂之以其得失在物吾何有焉若知其得失本無何往不樂若以得失介乎方寸者妄情也信者眞實也然此道須要見得箇眞實處釋然無疑心地方是有功若有一毫疑二之心介乎方寸則

不得謂之眞實矣故曰信不足有不信也此章言道法自然本無得失而隨世得失或得或失聽從於自然以任其所至然吾未嘗介乎得失之閒此其所以爲自然之道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跂者起其踵而立以增其高跨者開其足而行以濶其步此言好高自大者其終不能久之喻也自見者以爲天下莫我善則不能兼人之善故不明也自是者以爲天下莫我能則不能得人之能故不彰也自誇其功者猶恐人之不我知而

人反鄙之故無功也自矜其能者以爲天下莫我若而人反卑之故不尊也此言蓋爲好高好大自見自是誇功矜能者之鑒戒也如斯之人學道如將盈餘之食售人矜誇其言足而反爲識者之所厭惡求榮反辱之辭也若有道者謙虛恬退常若不足肯以此而自處之不處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有物混成渾淪無分之謂也或問此物曰此物無首無尾不變不更非無非有非形非方無餘無欠不減不增無來無去不滅不生不黃不赤不白不青無內無外無迎無將無聲無臭不低不昂寥廓太虛無象無光若有若無若存若亡用之則行卷之則藏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生於天地之先寂然不見其有寥然不見其邊亘古今獨立而長存不變不滅流通於天地萬物之中無殆無危為生生之本化化之根天地人物賴之以生故曰可以為天下母也為其無有不可得而名之故以道而表之也以其包含無量獨露無鄰強以大而名之言此道至大也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去矣自逝而求之愈

求而愈遠自遠而求之終不見其際反而求之恍在人心之中強曰道也天地人三才也皆道之所生不言人而言王者蓋其為人倫之首也而人惟知道大天大地大殊不知人與天地並立為三而王亦大故曰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也是以聖人教人篤靜法地致虛法天澹泊無為以法道清靜其心純粹其德動止中度左右逢原法自然也此言地天道三者皆有自然之妙學者當法之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此章言身心妄動而生輕躁使人以重輕繳其情也內重者則無狂妄之輕心靜者則無忿戾之躁故知輕以重為本動以靜為君也古者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輕車也後有重車以載寢食服御之物謂之輜重也而輕車終日行不與重車相離者輕以重為本也雖然宴樂於榮觀之勝境此心超然如燕居無事之時不為宴樂遊觀以累其心者動以靜為君也萬乘之主豈可妄動其身心乎身妄動尚失之輕身猶臣故曰輕則失臣也心妄動則失之重心猶君天君內擾失靜之全故曰躁則失君也

善行無轍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行所當行雖行而無迹也中節之言雖言而無過也事至順應安用智術而計度也閉息內觀雖無關鍵其可開也陰陽妙合雖無繩約其可解也是以聖人隨材用人故無棄人因時制物故無棄物常存救人救物之心而念念相續是謂襲明善者其德可法是因其善而從其善故曰師不善者其行可戒是因其惡而知其為善故曰資如其見可師者而不知

貴見可資者而不知愛雖有過人之智迷惑之大也能從其師能取其資則爲進修至要之術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知其雄守其雌者如勇力蓋世守之以柔弱也谿低下水歸之人謙下衆歸之謙虛柔弱志意恬安乃見吾之常德不離於身心如嬰兒純一和氣常全也知其白守其黑者如聰明聖智守之以愚闇也式軌則也若愚若昧不衒不矜而爲修身之軌則乃見吾之常德而不差忒復無心於無欲澹和內足也知其榮守其辱者如富貴尊榮守之以卑辱也忘其富貴降志下心則其中寬大如谷之虛無物不容乃見吾之常德充足無虧忠信質實抱樸還純以復其初也木未斲曰樸斲削然後成器樸喻道器喻法大道廢有仁義刑政之意也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者蓋言用仁義刑政以齊民也以道治天下謂之大制也不割者言道與法不相離理事無礙之意也其意蓋謂器非木不成木非器無用聖人雖然用仁義刑政皆出於無心順事理之當然無爲而無不爲道體法用道

無法有言聖人以無心而治衆情之意也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者吾見其不得已也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聖人之爲天下非取之也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起應天順人撥亂反正以安生民也天下神器不可爲者蓋以天命有在然非智力所能爲也天下好安靜而惡煩亂歸仁義而叛殘暴自然之理也若天命未革神器未歸惟以智力而强爲其禍不旋踵而至故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也故物之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呴而溫或吹而寒或强而大或羸而弱或載而安或隳而危言天下之事雖有前後溫寒强弱安危之不一而其自然之機當然之理其勢有所不可掩者然非智力之所能爲但循理之自然無爲無執順而應之以安其分可也竊嘗論之聖人之爲天下有可以取可以毋取可以取者謂得天下以治其民湯武是也可以毋取者謂佐其君以治其民契文王是也是以聖人未嘗不爲天下也惟去其過甚去其奢侈去其驕泰利天下之利而不私其利除天下之害而不要其功無事無爲萬民樂業四海慕德天下安甯然後可以安大寶守神器雖有爲猶無爲也若行一不義殺一

不享雖得天下弗爲也聖人之爲天下也如此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燮理陰陽振綱肅紀正人倫美風俗興禮樂明賞罰進賢遠奸去奢省費薄賦輕徭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常懷以靜定不戰爲策而民安國泰以道佐人主也不以兵强天下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懼夫屠毒生民故也蓋嗜殺人者人亦殺之故曰其事好旋也師之所處民失耕耘而生荊棘大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故有凶年理必然也果者剛決也或有弑君叛亂不得已以兵代天討之或有侵境擾民不得已以兵應之惟以剛毅之心決斷之也如湯放桀武王伐紂孔子誅少正卯兵萊夷之類以正撥亂天下嚮應此必勝之勢也善用兵者不敢恃衆爲强惟以剛毅慷慨之氣激厲士卒秉正誅邪扶剛植紀也討平之後不可以自矜其能自誇其功自驕其志爲懷之以不得已之心則無矜無伐無驕矣若恃其强爲國之固然非以道佐人主有勝必有敗盛必有衰勢之然也譬如物壯則老若恃其强是謂非道知其非道則

速已之故曰不道早已也此此章言人臣當以道事君不可妄動干戈戕害生靈蓋師出妨民生業殺害以傷天和殺人者人恆殺之叮嚀反覆戒人深矣

夫佳兵者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有節制之兵謂之佳兵蓋其以殺人爲事故曰不祥之器言

此不祥之器人所惡之故有道者不爲也君子居則以左爲貴用兵則尚右何也蓋其以殺人爲事故以喪禮處之右也兵者用以殺人非君子之所樂爲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恬淡者靜定無事之謂也間有不得已而用之者常懷靜定之心則無黷矣以不戰爲上策重民命也以戰勝爲不美懼夫殺人之多也若以戰勝爲美是樂殺人矣蓋嗜殺人者人亦殺之豈能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之爵本在上將軍之下而反居其左何也古人立法蓋謂用兵爲凶事故以喪禮處之也幸而戰勝以其殺人之多故以居喪之禮而處之悲哀而泣之傷其死之衆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道者虛無自然妙絕難思亘古今而不變謂之常也以其無形不可得而名之故曰無名也樸喻道小謂微也言此道微妙至高至貴天下莫不尊之故曰不敢臣也若侯王得此理以守其國則天下之民自然賓服從其化也天地相合陰陽和也有道者心和心和則氣和氣和則人和而天地之和亦應之矣以和感和天降甘露國之祥瑞和之徵也而天下之民隨情感化不待教令自然均平也天下和平始制法度示之以向善去惡之方使之有所禁止而不敢妄為也知其所止則無殆無危以安其分遂其生也夫道之在天下也無物不有無所不在如川谷之水必歸於海謂天下之理其必歸於道之意也蓋海者眾水之會也道者眾理之會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守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明公私之邪正辨善惡之是非謂之知人者智以根塵為幻假以虛靈為根本不被物累不為情牽謂之自知者明以血

氣之勇而勝人爲有力以克去己私而復性爲自强知足者澹然無欲而無所不足心有餘裕故曰富强行者剛健不息力行其道故曰有志造次須臾而弗離安心於虛返本還元與道同其久故曰不失其所守者久朝聞道夕死可矣身沒而道存死而不亡者壽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汎者充滿流行之謂大道浩然充足周流於天地萬物之中

運行不息恍然在左惚在右而無定形無定名也萬物賴之以生大道何嘗辭其勞萬物賴之以成大道不自名其功萬物賴之以養大道不自爲之主是以聖人法大道無爲之妙無欲無私謙卑柔弱可名於小言民不能見其大也及其化成天下萬物歸之聖人不以自爲尊然後始知聖人道與天通而民始尊之可名於大也愛之養之歸之大之以任其自然聖人何嘗容心爲之主無心於民而民歸之無心於大而民大之一切出之於無心以任其自至雖有濟世之德澤民之功皆吾性分中之所當爲豈可有心而爲之哉惟謙德之不足無欲無私無爲無執以順其自然而能功成事遂天下

化行此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之義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 客止道之出口淡
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 可既

大象無象視聽不得言其虛也蓋言 心應物無所往而
不利故能通天下之幾微而無所不當當則不害於理故無
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也樂與餌聲味俱美雖足以快
其心爽其口然皆外物也以其根塵幻假如過客止於逆旅
暫寄而已喻其不能久也道之出口雖然淡乎無味無色可
見無聲可聞用之則無盡也迷人運筆至此而有感焉慨而

言曰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視不見聽不聞擴充而用之神妙
無方變化倏忽可以包天地而括三才可以貫金石而入水
火可以嘯命風雷可以鞭龍作雨可以咒水草而驅邪愈疾
可以辟粒食而住世延年修之於內則聚靈爲寶超凡入聖
用之於外則調理陰陽濟人利物立神羽化其用何窮得之
者或不以鄙言爲妄也否則大笑之奈何愚人嗜色味以快
其心美其口如過客暫寄於逆旅何其小也何不遊心於大
象造乎混沌鴻濛之墟超然無外作天地間一大丈夫磊磊
落落散澹無拘豈不大快其身心也哉學者試於正心靜默
之中以求之綿綿密密以用之而無間斷力久工純自然鑿

開混沌探賾太虛則大象可執鴻濛可造矣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見其固張便知將歛見其示強便知其弱見其固興便知將廢見其固與便知將奪此兵法虛實之理權謀徂詐之術也其機雖隱微而其理亦甚明故曰是謂微明也柔弱者無爭雖有強暴莫能加之故曰柔弱勝剛強也夫魚不可脫於淵出於陸則死利器不可以示人陸其機則敗利器者謂權謀

智力之術以勝人也懷勝人之心者則人亦懷勝心以應之其必敗故曰利器不可以示人也此言人以智謀求勝而天下之智謀者眾矣其或測其機以應之則有必敗之患也是故任智謀而背道如魚之脫水則死利器示人則敗也若以道而示人人亦以道而應之我以柔弱而不爭雖有剛強亦不能加之於我如魚之不離水不以利器示人也先儒謂權謀狙詐之學皆原於此蘇張申韓皆其流此言誤矣豈不知老子之道以仁義聖智而猶病之權詐肯為乎其不待辯亦已明矣如言柔弱勝剛強利器不可以示人者極言不可用之之意然此經辭義含蓄多喻譬之言學者切不可以辭害

意而作眞實之語則有堅白異同之差矣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法自然故常無爲無爲者道之常也或曰然則春生秋殺豈非爲乎曰物之生也時至氣聚不得不生物之死也時至氣散不得不死皆自然而然大道何常爲之有或問聖人之無爲曰無爲者無心爲而爲也程明道云順理即無爲然非塊然不接人事如土木偶人召之不來麾之不去拱拳蹲踝爲無爲哉殊不知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至則照物去則

空事物之來一切循乎自然順其理而應之以輔萬物之自然雖有爲猶無爲故曰無爲而無不爲也侯王若能法而守之無欲以養心順理以應事因時制宜不逆民物久而勿失天下臣民自然感化故曰萬物將自化也閒或有妄心起情欲生宜以理而治之使則復靜靜則妄盡心空自然無欲無欲則無事矣無事無爲而民自安國自治天下自正矣

道德下經釋辭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無爲有德而不知其德其德化矣是以有德下德爲之執德而不失其德有而未化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者無心於德之謂也下德爲之而有以爲者有心於德之謂也仁者雖然有爲而其愛物之心渾然與物同體與道立符爲之而無以爲德之上也義者制事之宜爲其存心於分別爲之而有以爲德之下也禮者德之序也用以嘉會而人或不之從則攘臂引而揖之以其作爲太甚則爲德之愈下也由是知之道者自然也德者無爲而無以爲也仁者爲之而無以爲也義者爲之而有以爲也禮者作爲太甚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如莊子所謂德下衰之意老子傷世語也竊知上古之世其民湻其俗樸渾然忠信雖不主於仁義而仁義湻於其中當是時也民無

相悖安有仁也民無相棄安有義也民無相犯安有禮也及其後也離淳喪樸忠信日薄禮之所由生矣是以聖人因民之忠信日薄上下無序無序則亂故制禮以救之故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其因時制宜此作禮之由也老子豈嘗棄絕仁義禮法哉先儒以文害意以爲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詆謗至人蓋亦誤矣然他亦未嘗仔細看來前識者未萌先兆智也審權變明是非浮妄無實故曰道之華因民之愚而有故曰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常無爲而不妄爲處其厚不處其薄也常正念而不妄知居其實不居其華也去彼作爲之諸妄取此無爲之一眞故云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淸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將恐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硌硌如石

一者虛而靈寂而神無而有散之一切處斂之在方寸恆在目前而人莫識此衆生之本源萬法之主也故天虛明而淸地虛靜而寧神虛無而靈谷虛空而盈萬物虛通而生侯王

虛心以爲天下貞萬殊一本也天不虛明而淸將恐毀而裂矣地不虛靜而甯將恐動而發矣神不虛無而靈將恐息而歇矣谷不虛空而盈將恐盡而竭矣萬物不虛通而生將恐消而滅矣侯王不虛心謙下而自高自貴將恐顚而蹷矣聖人知賤爲貴之本下爲高之基故謙虛低下退遜不爭而天下推尊之此聖人之貴高也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也非乎謂不然也言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者謂之德不謂之道也夫道無貴賤無高下若以貴賤高下而分別之者非也豈不知數車無車乎車者總名也如轂如輪如輻如軾如軸如轅逐而名之則車之名滅矣

其意以車爲道數車爲德爲仁爲義爲禮爲智爲信逐而名之昭昭於心目之間德成而道隱矣殊不知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也是以至人恐人貴道而賤德故曰不欲其琭琭然如玉之貴不欲其硌硌然如石之賤則一定之名不可易也一定不易則不化是以聖人不欲之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天地萬物無有不先反其無而復有也譬如復卦一陽之動必先反純靜之坤靜極而變出靜而動靜爲動之基故曰反者道之動也學者若知反虛復靜爲動之基則弱志虛心而

爲道之用也夫志弱則心虛虛極則靜而反其本此復性之要故曰弱者道之用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天下萬物皆天地所生故曰天下萬物生於有也然而天地又安從生蓋其自無而有故曰有生於無也反靜復動者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自無而有生人生物道之動也弱志虛心者精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自有之無返本還元道之用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

大器晚成大音聲希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上士聞道心領神會釋然無疑勤而行之也中人之資可上可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故若信若疑也惟下愚之人昏傲偏執其智不足以知道其心不足以明理道聽塗說誤求盲師以迷指迷或執旁門小術或落頑空或流房中一言半句謂之口訣雖聖人以大道曉之其亦不信者下愚鈍根遮障深厚不能明了且以先入之言而爲之蠱是以信不足也非惟不信而及詆謗大笑之惟其笑方見吾道如虛空而難及也此輩正如盲人騎瞎馬豈知秦越道路之適乎經云夏虫不可以語冰蓋其未見之也井蛙不可以語天其所見者小

也建言有之者言自古立言之士有此數語也明道若昧者內明外闇默如愚也夷道若類者有教無類不分別也進道若退者抱樸守柔若退惰也上德若谷者器量寬洪能容納也太白若辱者修內忘外隳肢體也廣德若不足者有而爲無實而爲虛也建德若偷者潛修密行恐竊知也質直若渝者忘世斷緣不近人情也大方無隅者理事圓融無稜角也大器晚成者惟知明道不計其功也大音聲希者本不容言言必該衆也大象無形者韜光藏輝莫見乎隱也道隱無名者被褐懷玉莫顯乎微也以上皆上士所行下士所笑也貸者與也含已從人之意言上士器識不凡善假方便能與人

而不自與也故知能成人者未有不能自成也故云善貸且成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虛無自然而生一氣道生一也一氣之中而分陰陽輕清者運而爲天重濁者凝而爲地一生二也輕清氣也重濁形也清濁混形氣合者爲人二生三也天主施化地主長成人主

蓄養萬物賴此三者以成三生萬物之生也負陰而抱陽氣者爲陽得之於天也形者爲陰得之於地也然物之生皆背陰而陽陰陽相含冲氣和也萬物得此冲和之氣以遂其生道之常也然人之情喜榮而惡辱尊貴而鄙賤孤寡不穀者乃不美之名人之所惡而王公自稱之者損爲益之基也是以至人教人損於外以益其內故曰損而益之也若恃貴高務益於外者其必損乎內故曰益而損之也人之教人無非欲其爲善去惡與我尚柔弱去剛强之義同故曰亦我義教之也觀彼强梁之人任權勢尚詐力適以招禍必不得其善終故聖人惻之發以教人故曰吾將以爲教父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以是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水至柔也而能摧山陵之至强氣至柔也而能入金石之至堅無有者無形之有謂之妙有也無間者如無隙之謂也物之至微莫若微塵尚不能入無隙之間惟無有之妙雖天地之大包之而有餘秋毫之末貫之有餘地金石之堅入之而無礙也不言者非無言也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言又何言之有也無爲者無心於爲而無不爲之義雖若有爲猶無爲也吾由是知無爲之道誠有補於心矣然而不言之教無爲

之益本無可說順理自然其道如是之簡而人鮮及之者滯於言而妄爲之也若以必言而後明必爲而始就其所爲亦甚勞所及亦甚寡蓋其不知無言無爲之妙所以學者眾而成者寡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貨與身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貨外物也得之何忻失之何慼達斯理者得失在物不在已也溺於名利者不得則大費心力以求之是所求者輕而所失者重愛小喪大求於末棄其本也利者禍之媒多藏者

禍必大亡必厚也惟知足者識名利如幻惑不貪不戀以聽其自然知足常足何辱之有也知止者止其所當止不僭不忒而安於其分知止則止何殆之有也如是則不被外物所誘得失所病此身可長久也竊嘗論之曰名者坑人之陷穽利者喪人之斧斤名利有分非能強求而人苦不知以功名憂苦其身心以貨財焦勞其形體何其愚也不知名利爲何物身爲何物也名利外物至小也身者天之與我至大也以至大徇至小是不重其所重而惑其所輕棄其本逐其末也嗚呼名之與身孰親貨之與身孰多得之與亡孰病一息不來名分利分於我何有且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則甚愛

者有時而盡其多藏者亦有時而亡其名利者亦不能常於我有故知名不必戀利不必貪從可知矣惟知足者識功名爲儻來貨財爲外物而不貪不戀知足常足而無所不足知止則止而安其所止則無辱無危以全天之與我者安乎自然頤養天眞保合太和則性可以盡命可以至身可以長久以盡天之與我者而無愧矣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成若缺然爲未成則進修之業未可量而其所造就者必成

大常若不足其用日新何敝之有也雖盈若虛之未滿則謙光之德不可限如無若虛其用不竭何窮之有也屈已以從人而人信之不求直而自直直莫大矣巧人而拙已則天下之巧者皆我之用巧莫大矣訥於言而敏於行則天下口辯者莫能與我爭辯莫大矣躁極勝寒靜極勝熱理必然也故有道之士心無邪妄動靜一如超然出於靜躁寒熱之外故云清靜爲天下正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天下有道以戰馬糞地息兵業農也天下無道興戎於郊外征伐擾民也蓋由貪欲而動起釁生端以致殘害民命罪莫大也不知止足黷武窮兵以致身危國削禍莫大也必於欲得暴兵逞强殺人不顧咎莫大也惟知足者常足保境安民以安其分罪滅禍消而無咎矣以修鍊言之天下有道反情復性無欲無為卻走馬以糞意馬安閑靈根發秀天下無道縱情昧性念慮不休戎馬生於郊意馬馳騁性地荒蕪欲妄不止罪莫大也貪著不了禍莫大也有而不忘咎莫大也惟知止足則志有定向而心自靜心靜念止念止意安意安氣聚氣聚神凝二物均平丹道成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戶以理推之從可知矣天道雖隱陰陽變化今古常然雖不窺牖以理測之亦可見矣若以必至而後知必見而後明足跡所至其知幾何目力所及其見幾何用力愈勞而心愈昏愈求而愈不得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也由是知之聖人知不在見名不在色為不在事得之於心見之於理一切順乎自然則無不明無不知故不行而自至不見而自名無為而自成也衆人務求

於知見足跡所至而不多目力所及而不廣故知見者少也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爲學者常恐學業之不精孜孜求益故曰爲學日益也爲道者常恐情妄之不去汲汲遣欲故曰爲道日損也學者誠能去識去知則宿習漸消業火漸滅妄心漸斷幻緣漸空以至於內外兩忘動靜恆定修無所修損無所損萬緣頓息人欲盡消故曰損之又損以致於無爲也竊嘗思之人豈無爲哉但無妄爲耳是故聖人所謂無爲者無心於爲而爲之謂也

故知聖人之爲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以補萬物之自然夫子我者順以應之卽到解脫之場入無爲之域也取天下常以無事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者然天下之情好安靜而惡煩亂歸仁義而叛殘暴無事則民安天下歸之多事則民煩天下叛之此人君南面之術無爲之道也

天下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聖人無常心者隨俗而治不 民情以百姓之心爲心惟不

失其正也善者吾善之同其善也不善者吾亦以善而接之使之反善則善常不失故曰得善也信者吾信之同其信也不信者吾亦以信而待之使人反信則信常不失故曰得信也竊知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然亦甚切矣視天下之人爲一人以天下之心爲一心而無所分別故曰渾其心也而天下之人服聖人之化皆注其耳目而觀聖人威儀可範言語可法仰之如天地信之如神明親之如父母也而聖人視其民也誠恐傷之故保之如赤子愛之如嬰孩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心淸意靜生之門也心荒意亂死之戶也出入於生死之中者元神也心本無心感物而有元神化爲識神矣然人有此識神生出那許多七情六欲而煩惱憂苦所以流浪生死也由是知之人之所以有生有死者皆七情六欲十有三也生之徒十有三者窒情絶欲情欲泯則金來歸性魂魄抱一水火相濟生之徒也死之徒十有三者縱情生欲情欲熾則性隨情轉魂魄相離水火相違死之徒也故知人之生動之死

地皆情欲致然也夫何故而其然乎為其貪生太厚情欲不止故也然人之情欲莫大於貪生不有其生者則死乎無有矣故貪生為人之大妄蓋聞善攝生者無思無慮不識不知神不離根抱元入妙全其真也由是知之元妙神真天之與我本無思本無慮本無知本無識本無生本無死也學者一朝頓悟我本不生又焉有死能弘無生之心又何死之有也吁人能參透這箇生死門頭自然現出本來妙相圓陀陀赤灑灑無障無礙無憂無懼則陸行不遇虎兕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也夫何故而其然乎蓋其知得幻形虛假生死本無故無憂無懼以其無

死地雖有兕虎兵刃亦不能傷害於我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爲玄德

天地萬物自無而生道本無故曰道生之生而為有道氣流行著見於外而為德故曰德畜之成而為物物有形故曰物形之物之生剛柔相摩積勢而成故曰勢成之觀夫物之生成皆道生德畜是以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為而爲莫之致而致者自然而然理之常也故物生之

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者斯皆道之妙用周流於天地萬物之中而相爲終始也故知此道能生萬物不自以爲有能成萬物不恃以爲功能爲萬物主不自以爲大造化生物之德自然之妙於茲見矣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歸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天下有始始初無物道本無也故知物乃道之子道乃物之母也既知得物乃道之所生而人亦物物即道也人既與道

爲一應當滅情還空復歸其始而還於道雖終身應世理事圓融何往而非道哉又何危殆之有也塞其兌閉其門者天君內定精氣自還綿綿密密以行之優游安閑以養之閑時得收便收急處要用便用則終身用之而不勞也開其兌濟其事者隨境散亂逐物不反孜孜汲汲而求之紛紛紜紜以擾之靜則念慮千般動則貪求百種終身役役而不返矣小者微也言此理至微人所難知察其精微則物不能爲我蔽故明也退怯守柔則物不能爲我敵故强也光者明之發物至則照用其光也過則捨之光復歸其明矣知放知收又何殃咎之有也光明相續子母互用謂之襲常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所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使我得位行志則介然自守躬行大道南面無爲以治其國也然治國教民必自我始我無爲無事而民自正自化也施行之際常存戒慎惕厲之心而謹畏之竊恐萬民之失業百司之不職賞罰之不明黜陟之不公也政甚平易豈是難行但人溺欲自私以臺榭是務聲色是好口體是重好從邪徑而棄大道也營宮室而高臺榭則百姓服役田地荒蕪倉廩

所以虛矣華其衣佩其寶嗜美味蓄貨財厚斂於民民財是以罄矣此皆盜賊所爲而强奪其力斂其財是賈民之怨也民力困而國不治謂之非道也哉老子當周室將衰之季嫉時王之不道不得位以行志故發此傷之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聖人救世之心一也

善建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有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建立事功者其業不拔如舜禹是也懷道德者其澤長存如周孔是也而其功足以成天下之大事而其德足以爲天下之大經則國有常典報德報功爵祿其子孫而奉祀之示不忘也修身齊家和鄉治國平天下之法有道存焉或問此道曰道一而已矣一者至當也以此道修身而身修其德眞實以此道而齊家家有餘慶以此道而和鄉其德長久以此道而治國其德豐厚以此道而平天下其德普徧是故以我修身之術觀人之身修不修也以我齊家之法觀人之家齊不齊也以我和鄉之志觀人之鄉和不和也以我治國之道觀人之國治不治也以我平天下之心觀天下人之心同不同也吾何足以知天下事理之當然者但以此道一以貫之故吾不中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如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不祥使氣曰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有道之士其德渾厚其心純一故比之如赤子也赤子未有知識爲其無害物之心雖有蠆尾之毒蟲不能螫也雖有爪拏之猛獸不能據也雖有距擊之攫鳥不能搏也是故不害

物者物亦不能害之矣觀夫赤子之骨尚弱筋尚柔無執而握固無欲而朘作者精至盛也雖作無欲故能全其精號之終日而嗌不嗄者氣至和也雖號無妄故能全其氣和者神集氣凝生理之常也知其常而理自明其若貪欲以益其生者妄心也妄必生殃故曰不祥意往神往神往氣凝自然而然不關做作其若用心搬運妄動以暴其氣謂之强也是故無生無强赤子之心也益生使氣則失赤子之純一强作傷和殃必及之也血氣既盛但無思無慮無作無為以養其和者安其常也如若縱心妄作以助其長如物盛必衰壯必老也若此謂之非道也哉學者若知其非則速已之安其常以養其和則無殃暴之咎矣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知者非不言蓋道不能以言盡也若太上之守中南郭子綦之隱几顏子之愚是知者不言也若王衍之清談公孫龍之辯儀秦之佞是言者不知也塞其兌不容言也閉其門不容思也見其銳便挫之也見其紛便解之也與眾光相和兼人之善也與眾塵相同同人之德也自然與道玄同安事乎浩

浩重樓而出以泄其和以喪其眞哉觀夫日用之間動靜語默周知百為自然之機莫不與道玄同同者不期同而同無所同而無所不同謂之玄同也玄同無所不同故無親無疎無利無害無貴無賤雖欲親之不可得也雖欲疎之不可得也雖欲利之不可得也雖欲害之不可得也雖欲貴之不可得也雖欲賤之不可得也惟不可得而親疎不可得而利害不可得而貴賤者則得玄同之妙故為天下貴借使得而得之則不得謂之妙其亦不足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順理而已以奇用兵從權變也以無事取天下無事無為則民安故得天下之心也政煩多事則民亂故失天下之心也吾何足以知其治國用兵取天下之道哉但無私無欲以順其自然而已若以多事避諱而禁忌則民心不甯荒其治生而民愈貧也利器者用以勝人之技耳懷勝人之心者人亦懷勝心以應之禍亂故滋生也好伎巧而尚機事則人挾智術而競進奇物故滋多也嚴法令以禦盜賊則賊

盜逞其忿以擾民故賊盜愈多也數者有心求治而國愈亂有意安民而民彌貧蓋其不知政繁召亂之由故也是以聖人守正以治其國無事以治其民則民安其常樂其業故無禁忌無異心無機事無竊謀天下烏得不平哉是以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也我好靜而民自正也我無事而民自富也我無欲而民自樸也此引古語以釋上文無事取天下之意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醕醕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政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所迷其日

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其政寬裕無事無爲則民湻而易治其政煩瑣任智盡法則民缺缺然無措矣禍福互相倚伏莫知其極而人可不謹歟凡在患難之中若能悔過省躬戒慎恐懼邪自化爲正妖必化爲祥轉禍爲福所謂禍兮福所倚也凡在得意之中其若驕泰奢侈縱欲不反正必化爲邪善自化爲惡禍患隨至所謂福兮禍所伏也吁正則致祥不正則招殃故知治國治心者不可以不正也可不戒哉然人之迷惑失正固非一日其所由來者漸而人皆不知是以聖人防微慮漸畏民之溺也故方正其身邪者不傷之而自正清廉其德貪者不鑿之而

自廉公直其心佞者不肆之而自直韜光抱樸使人莫能見其美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家不輕費財物以節其用治人之道得矣治身不輕耗神氣以養其性事天之道得矣嗇者儉恪之意善治身者無所不嗇目不妄視以嗇其神耳不妄聽以嗇其精口不妄言以嗇其氣心不妄思以嗇其眞身不妄動以嗇其形而無所不

嗇夫惟嗇則能內安其心外閑其邪故神得返心心合於空空無所空以復其元初皆嗇之力也服卽復也早服者言其及時而復若待神氣虧損則不得謂之早復矣重積德者言人之身未有所損而又嗇養之豈非重積德乎及其用力之久積之自厚故足勝私欲而無所不克也私欲克盡性天湛澄可以治人可以事天自然與道玄合莫之爲而常自然則終身用之有無極之樂也知其極樂則造化在我道妙由心故足以爲安身立命之所矣這箇安身立命之所若人得之超凡入聖爲不難矣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小鮮小魚也治大國者若烹小魚愼之不敢輕撓撓則糜爛隨之此言政煩召亂之喻昔者聖人之治大國虛明以養其心儉約以奉其身淸愼以堅其志安靜以治其國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蓋以聖人在位鬼神不敢見精神以犯人者非其鬼不神邪不能勝正耳故知鬼神不敢干犯於人者蓋其畏正人君子之道德也聖人不忍傷其民者視民猶子也間有愚民蹈之不善聖人不因其惡而遽刑之仍以善而救之以恩而撫之使之反善也噫聖人不傷民而鬼神化其德盛

矣鬼神之不傷人其德亦盛矣夫兩不相傷皆賴聖人振好生之德惻隱之仁故天下以其功歸於聖人聖人不自以爲功質之於鬼神故曰其德交歸焉

大國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宜居下

治大國者如江海之處下流容納百川之水也大國之君謙虛善下則近悅遠來天下歸之如水赴海而交會也牝之能

勝牡者靜能制動之意也以靜爲下者言治國尙安靜之意也大國之君能謙能下安靜仁慈以撫小國小國懷德而歸之此大國以取小國之術也小國之君能謙能下安靜承順以事大國大國慈仁以撫之此小國而取大國之術也或下以取者大國以取小國之貢也或下而取者小國而取大國之心也大國之欲不過兼併小國以助其强大小國之欲不過承奉大國以求其自安故知大國小國皆以謙虛安靜之術以遂其所欲也治大國者不自高自大而驕盈惟以謙虛安靜而爲策則得天下之心國自治民自安故曰大宜居下也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道者本然之妙名狀難形竪貫無際橫亘無邊其能包囊天地故曰萬物奧也善者得之而爲修身之至寶不善者雖被物欲所賊其亦賴之以保其生也善人之言衆所知也善人之行衆所尊也人之不善物欲惑之也迷惑之者必以聖人之嘉言善行而開導之使之反善何可棄也故立天子置三

公者將以教化其民使不善者明其心復其性反其善也天子三公雖有拱璧之寶駟馬之乘聖人猶不足貴惟進修此道爲至貴也古之人所以貴此道者不日孜孜而爲已惟以汲汲而教民從其善進乎道也間有愚民蹈之不善則一人有罪我陷之也不遽刑之哀而免之以俟其改過遷善而至於道故爲天下貴也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輕諾者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聖人以無爲爲爲自然之當爲以無事爲事爲天下之正事以無味爲味恬澹之道味大小多少聖人一而視之無分別也無恩無怨何報何施惟德而已矣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者言天下之事從微至著積小成大必謹其始而慮其終若待滋蔓則難圖也然而天下之難必起於易天下之大必作於小是以聖人小心翼翼以俟終日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也然天下之事豈能豫必之哉故君子愼其言而不敢輕發者惟恐不能踐其言若輕諾者必寡信也夫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而猶不得其精況天下難事大事乎若易爲

者必多難也語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是也言不妄發懼失信也易若為難恐無成也惟其難之故終無難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安而持之則易危而持之則難事未萌而謀之則易既成而謀之則難脆薄而攻之則易堅實而攻之則難微細而散之則易盛大而散之則難善治事者防之於未然之先善治亂者治之於未亂之始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漸也既知得履霜為堅冰之始有事者當不謹其始乎然而合抱之木必自萌蘖而生九層之臺必自勺土而起千里之行必自一步而始此言天下之事自近而至遠由粗而達精之意也夫有成必有敗有得必有失是以聖人無心於為故無敗事無心於執故無失也而人常昧於幾妄為執著或成而敗之或得而失之蓋其不能謹其始是以不能善其終也若能慎終如始無執無為則無敗無失也是以聖人不欲人之所欲難得之

貨人之所大欲也聖人不欲之者蓋以外物有執則有失不欲之則不被外物所誘也不學人之所學衆人務學其事益其見聞求於外以喪其內衆人之過也聖人以無學爲學而無所不知以復衆之過也慎終如始無執無爲佐理萬物以任其自然不敢强爲之也

古之善爲士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古之善治國者不以昭昭之明察察之智以示其民但敦樸

其風淳厚其俗而教養之則民亦怡怡其心熙熙其志無願無慕以安其分則上下同德以洽雍熙之化也民之難治者良由在上之人任智術尚權力民心懷疑是以難治也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治國者若以私智治民則民亦以私智奉上上下相窺各求其利國之賊也不任智術惟以道德撫民則民亦感化而懷其德上下攸安國之福也夫用智則民亂不用智則民安此兩者大中至正之法式也常守其法而不失其德玄矣而播於遐方自然近悅遠來而歸化也噫衆人以私智自利聖人以大智利人與人相反然後始知聖人爲無我故可以造乎正大和順之域而爲民之司牧古

善士之風也

江海所以爲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以言下之欲先民以言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海處低安下寛大能容是以百川之水皆歸之故云百谷王也聖人治大國處民上而言下者蓋以聖人謙虛恬淡寛大能容故天下推尊也居民先而言後者言聖人退遜不爭先人後已故天下樂讓也雖然處於萬民之上虛心順理無

作無爲雖有賦役亦不重也坐於萬民之前省刑息事視民如傷雖有訟獄無大害也是以天下之民懷聖人寛大之量慈祥之仁莫不鼓舞踴躍樂而推戴之願其爲主事之而不厭者蓋以聖人退怯無欲外順中虛是以天下莫能與之爭也如舜居陶濱三年成邑五年成都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湯居亳文王之在岐山是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

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聖人心專志一不識不知沌沌兮如愚似訥樸樸兮若鄙若頑藏光去智守弊無爲誠哉似一大不肖之人也不肖者言其與世不相似也以世俗觀之似不肖以道觀之大肖也若世之所謂克肖者肖之小者也故曰我有三寶持之於心而爲修身治國之具能通萬物之情能濟天下之溺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柔退怯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敵故勇也儉嗇知足裕然有餘故廣也謙虛卑下衆所推尊故能成其長也如若捨慈以任勇則強梁捨儉以事廣則驕奢捨後以取先則自大天下怨之其禍隨至死之道也若以慈儉不忍人之心而征伐不戰而自勝天下莫能敵之也若以慈儉不忍人之心而自衛不守而自固天下莫能攻之也此天以斯術假手於我我以此術而衛斯民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也孟子曰仁者無敵卽此意也此經雖不主於仁義禮智而仁義禮智潛於其中如此章言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者蓋慈者仁之目也儉者義之目也不敢爲天下先禮之目也不敢爲主而爲客智之目也老子曷嘗棄絕仁義禮智哉蓋其善藏諸用耳

善爲士者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下是謂
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善爲士者文修武備息兵業農保境安民而已不尚征伐不
任勢力故曰不武也善戰者削平定亂誅暴禦寇而已戰固
因怒而起以事之當怒不得已而後應然非出於情意之私
怒而殺人故曰善戰者不怒也善勝人者安靜無事常懷不
戰之心固守封疆雖有強暴莫能與我敵故曰善勝人者不
爭也善用人者忘其自大之心振謙光之德而人悅從其必
樂爲我用故曰善用人者爲下也善於不爭故人感其德善
於謙下故人效其力斯聖人以德服人而人亦誠服之如是
則可以配天古以道化民之意然非天下後世之所能及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
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
加哀者衆矣

用兵有言言兵家有此言也啓釁起兵謂之主以兵應敵謂
之客不敢爲主者言其不敢妄動干戈殘害生民也而爲客
者迫而後起不得已以兵應敵也不敢寸進者恐其輕敵而
殺傷也而退尺者速退不戰以保全也二者皆仁慈不忍之
心不樂用兵之意吁有國者若無輕敵妄動之心常存不戰

保全之念雖在軍旅之中如無行陣之可行無臂之可攘無敵之可迎無兵之可執以其無戰之謂也若輕敵者必致於殺人則仁慈不忍人之心又安在哉是喪吾家之寶而禍莫大也噫抗兵相加未有不殺人之多哀哉傷其死之衆也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聖人之道至簡至易盡性則明非智力所能知也逍遥坦平豈是難行非捷足所能到也人之所以莫能知者物欲蔽之也人之所以莫能行者思慮隔之也百家之言不可勝窮也芟繁削冗以求其要得理斯言可忘知其無言乃爲至簡得其宗也天下之事不可勝數也解紛去煩以求其當至當理自歸一知其理一乃爲至易得其君也宗也君也吾心之主宰本然之妙所謂性也性本寂然本無知也而無所不知本無爲也而無所不爲性心之妙有如此者是以聖人知本無知故終日如愚故曰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也其未發也寂然中主無識無知此聖人之本而人鮮知之故曰知我者希也及其感物而動應變無方發必中節慮必中理無所往而不利聖人之用也人能體而行之超凡入聖故曰則我者貴也聖人內懷至美容貌若愚全諸內而忘諸外如蚌內藏珠

石中隱玉而人莫能見其美故云披褐懷玉也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生知常若無知謂之上知故曰知不知上也以不知爲知乃是妄知此學者之病故曰不知知病也若以知爲知不知爲不知則無妄而眞知矣何病之有故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也聖人知本無知故曰聖人不病也學者若知此知之妄而忘其所知則妄知之病去矣故曰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小民不知天威國法可畏竊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積小以成大必致於傾庢喪身莫之能逃故曰民不畏威大威至矣此之謂也無狹其所居居喻心神之宅也不狹謂心虛而神自住狹其所居則爲情欲所障而神馳也無厭其所生生者喻身道之寄也不厭謂性不昧而身自安也厭其所生是蔽於斷滅而著空也夫道不遠人人自遠之人不厭道道自歸之故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也是以聖人自知其心而不見

其妄自愛其眞而不貴其生去彼情障著空之幻取此無心
無生之眞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
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
而自來坦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以剛强之氣果敢爭先克敵勝人者血氣之勇死之道也以
剛決之心驅除妄念反情復性者理氣之勇生之道也二者
均謂之勇勇於果敢則殺勇於自修則活孰利而孰害哉殊
不知天道好生惡殺害人者天必殃之也自修者天將佑之

也竊知天道至深至奧莫知其故亦不易語是以聖人猶難
言之蓋以天道非言語所能及也契天之機者故不爭之而
自勝不禱之而自應不召之而自來坦坦然善與人謀之恢
恢然雖若寬廣疏濶而其感應遲速大小不同則禍福之報
人所不能逃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
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
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

爲奇不道之民不畏死而爲悖逆亂常之事雖以極刑示之

其亦不懼者縱情貪欲昧了本心所以不畏死耳惟冝民則安其分樂其業懼國法常畏死矣吁為奇不畏死之民而為悖逆亂常之事執而殺之可也孰敢常有司殺者蓋以司殺人命所繫實非細故胡得輕司殺哉蓋亦不得已也或曰悖逆亂常不道之民天之所厭司殺者代天討之乃天理之至公而非私意而言孰敢常有司殺者何也蓋代天之司殺則所殺尚在我當無歉於心乎譬如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代天之司殺殄人之命未必不傷吾之德也可不謹歟噫為奇悖逆亂常不道之民天使殺之而猶以代大匠斲必傷手之戒於此足見聖人惻隱慈祥之心好生之德矣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民之饑皆由上好貪賕賦繁役重而民力困是以饑民之難治蓋由政繁法密過用智術而民心詐是以難治民之輕死蓋由有情有欲過於自愛貪生太厚是以輕死是以聖人已生而殺生未死心先死無心於生而生自全故死不可得而有矣故云賢於貴生

人之生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故堅强居下柔弱居上

人之生也血脈周身和氣充足故筋柔肉軟及其死也血枯脈散和氣離形故肢體堅强草木之生也生氣全津液盛故柔脆及其凋也生氣散津液乾故枯槁以人物之生推之於理則堅强者爲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譬如用兵恃强必敗木强必折理必然也故知堅强者和氣散則死宜其居下柔弱者和氣全則生故爲上也由是知之剛强爲喪身之本柔弱是養生之要咦人生胡得而剛强也哉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欲見賢

經云天道減盈滿補虛空毀强盛益衰弱損思慮歸童蒙聖人之中也譬如張弓待物必因其高下而損益之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則無不中其度蓋其出之於自然故其用與天道同也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虛則居之實則去之謙必益之滿必損之缺必圓之盈必虧之善必福之淫必禍之有餘

者損之不足補之皆自然而然也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損下以奉上損人以利己蓋其出之於私意而失天之道也是以有道之士苦己以利人曲己以全物捨生以取義博施以濟衆用天下之利而不私其利安天下之民而不恃其能成天下之事而不處其功不求人以知其賢德與天通聖人之道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柔勝剛弱勝强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能爲社稷主受國之不祥能爲天下王正言若反

天下之至柔至弱而能攻天下之至堅至强天下之至堅至强反不能勝天下之至柔至弱譬水至柔也雖涯石之堅能滴而川之山陵至强也能蕩而摧之故知柔弱勝剛强天下古今不易之論也由是知之柔能勝剛弱能勝强而人非不知非不行也但人好自大而不肯謙下好富貴而不安貧賤好强梁而不能柔弱蓋其未能眞知是以莫能行也聖人有言曰受垢不以辱受屈不求伸則德量寬宏寔能容衆故天下推尊之而爲社稷主也臨難不苟免受國之不祥一人之饑我之過也一人有罪我陷之也引咎歸已故爲天下王也此皆聖人大公中正之道好高自大者挾私而不能行反以

爲難故曰正言若反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恩不及則成怨是怨生於恩也積小以成大故曰大怨也和怨者必以恩而和之以德而釋之或可解之豈能盡無怨乎蓋恩之與怨生於妄也然吾性分之中本無恩怨若以恩而和怨是猶未離其妄宜乎有餘怨矣餘怨尚有安可以爲善契者鐫玉剖木皆可爲以爲信也名曰信符用兵出使皆用之君執其左臣執其右執左契右契來則合之信之而不疑

惟知有契而不擇人故曰而不責於人也竊嘗思之聖人之待天下何恩何怨惟德是施以信待人而人自然感化故恩不結而自有怨不和而自消亦猶執左契以合右契恩乎怨乎於我何有故有德者如契之無私無德者服聖人之化亦能循途守轍而不失道路之正故聖人亦與之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車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

死不相往來

五人爲伍二伍爲什五伍二十五人爲隊四隊爲伯器謂兵器也百里之地小國也人民尚少先君創之於前子孫繼之於後無有制作之志惟安其祿位而已雖有什伯之器亦不用也而民亦安其分樂其業守其常重其死不忍背我而遠徙於他國雖有車輿無所乘之以其無遠徙故也雖有甲兵無所陣之以其無攻戰故也惟使其民返樸還淳以復上古結繩之治力田以甘其食蠶桑以美其衣守分以安其居敦實以樂其俗鄰里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無欲無求各安其業自幼至老不相往來麋鹿其心駒犢其志若此謂之至德之世熙熙然皞皞然太古之民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無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眞實之言簡淡似不美便佞之言文飾似美也善者無人我無分別與物無爭故不辯辯者好是非多分別致爭之由故不善知者言簡當事直述似不博博者溺文辭尚名數故知少聖人與世同貧而不同積故曰聖人不積以教養萬民爲心以化成天下爲念枉己以從人曲己以全物故天下愈尊

之旣以爲人已愈有推己以及人博施以濟眾故天下愈大之旣以與人己愈多天道大生之仁善利萬物而不違物之時故曰利而無害聖人大化之仁善養萬民而不逆民之情故曰爲而不爭此言聖人德與天同故於終篇發之以證天人一貫之意以曉天下後世之民明其心以盡其性而知其天則天人之理昭然於心目之間無餘蘊矣復何言哉

道德眞經註卷之一　臨川吳澄述

道經上 上篇之首句曰道可道故以道字名篇尊之而曰經他本或作道德經上則是以道德經爲一書之總名而分上下篇也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猶路也可道可踐行也常常久不變也名謂德也可名可指定也道本無名字之曰道而已若謂如道路之可踐行而道則非此常而不變之道也德雖有名强爲之名而已若謂如名物之可指定而名則非此常而不變之德也〇可道去聲而道同强其兩切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無名者道也天地亦由此道而生故謂之始有名者德也萬物皆由此德而生故謂之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常卽常道常明之常常無欲謂聖人之性寂然而靜者此道之全體所在也而於此可以觀德之妙其指德言妙以道言妙者猶言至極之善常有欲謂聖人之情感物而動者此德之大用所行也而於此可以觀道之徼其指道言徼以德言徼者言猶邊際之處孟子所謂端是也〇徼古弔切

此兩者同

此兩者謂道與德同者道卽德德卽道也

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玄者幽昧不可測知之意德自道中出而異其名故不謂之道而謂之德雖異其名然德與道同謂之玄則不異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衆妙謂德門謂由此而出德與道雖同謂之玄道則玄之又玄者故道迺德之所由以出也其妙之妙道也妙之合而爲一本者衆妙之妙德也妙之分而爲萬殊者

右第一章 此首章總言道德二字之旨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老子則以太虛爲天地之所由以爲天地者而謂之道以氣化爲萬物之所得以爲萬物者而謂之德道指形而上之理不雜乎氣者而言莊子所謂常無有也德指形而下之氣中在此理者而言莊子所謂太一也故其道其德以虛無自然爲體以柔弱不盈爲用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美謂美於他物以質而言也善謂善於其事以能而言也美惡善不善之名相因而有以有惡故有美以有不善故有善皆知此之爲美則彼爲惡矣皆知此之爲善則彼爲不善矣欲二者皆泯於無必不知美者之爲美善者之爲善則亦無惡無不善也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物之有無事之難易形之長短勢之高下音之闢翕聲之清濁位之前後兩相對待一有則俱有一無則俱無美惡善不善之相因亦猶是也相形謂二形相比並相傾謂一俯臨一仰覷相和謂一倡一和隨猶隨風巽之隨相遵屬也五者皆言其偶獨音聲不言者蓋止曰闢翕清濁則人不知其爲言音聲也言音聲則其有闢翕清濁之相偶自可知故但指言其實而不言其偶也○易以豉切 和胡卧切 屬之欲切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事而爲則有不爲者矣惟無爲則無不爲也教而言則有不言者矣惟無言則無不言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

天地亦然作謂物將生春時也辭謂言辭生謂物既生夏時也有謂有言不辭不有此天地不言之教也夫子謂天何言哉百物生焉是也

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爲謂物將成秋時也恃謂恃其能而有爲功成謂物既成冬時也居謂處其功而自伐不恃不居此天地無爲之事也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去常存也天地不居成物之功故其功長久而不去○夫音扶

右第二章聖人以不事而事故其事無所爲以不教而教故其教無所言無爲不言則雖有美有善而人不知是以其美其善獨尊獨貴而無有與對若有爲之事有言之教則人皆知其爲美爲善而美與惡對善與不善對非獨尊獨貴不可名之美善矣老子一書之中凡諸章所言皆不出乎此章之意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尙謂尊崇之貴謂寶重之見猶示也人之賢者其名可尙上之人苟尙之則民皆欲趨其名而至於爭夫貨之難得者其利可貴上之人苟貴之則民皆欲求其利而至於爲盜矣葢名利可欲者也不尙之不貴之是不示之以可欲使民之心不爭不爲盜是不亂也○見賢遍切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四其字皆指民而言虛其心謂使民不知利之可貴而無盜心也實其腹謂民雖不貪於利然聖人陰使之足食而充實未嘗不資夫貨也弱其志謂使民不知名之可尙而無爭心也强其骨謂民雖不貪於名然聖人陰使之勉力而自强未嘗不希夫賢也○夫音扶

常使民無知無欲

謂使民皆無所知不知名利之可欲而無欲之之心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謂民縱有知名利可欲者亦不敢爲爭盜之事然不敢爲則

猶有欲爲之心特不敢爾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爲無爲謂爲爭爲盜者皆無爲之之心如此則天下無不治矣

右第三章此章言聖人治天下之道而虛心實腹弱志强骨後世養生家借以爲說其說雖精非老子本旨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冲字本作盅器之虛也或疑辭不敢必也道之體虛人之用此道者亦當虛而不盈盈則非道矣淵深不可測也宗猶宗子之宗宗者族之統道者萬物之統故曰萬物之宗似者亦不敢必之辭也○冲直中切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挫摧也銳銛也紛糾結也解糾結者以觿取其銳也凡銳者終必鈍故先自摧其銳以解彼之紛不欲其銳也則亦終無鈍之時矣和猶平也掩抑之意同謂齊等與之不異也鏡受塵者不光凡光者終必暗故先自掩其光以同乎彼之塵不欲其光也則亦終無暗之時矣夫銳者必鈍光者必暗猶盈者之必溢道不欲盈故銳者摧之而不欲其銳光者和之而不欲其光也其銳其光二其字屬己其紛其塵二其字屬物舊解作一句一義者非此四句言道之用不盈也湛澄寂之

意道之體虛故其存於此也似或存而非實有一物存於此也此一句言道之體虛也○夫音扶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不知誰之子問辭也象帝之先答辭也子父母所生者象帝天也象言天有象帝言天之主宰也謂道果誰之子乎天先乎萬物而道又在天之先則天亦由道而生無有在道之先者矣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仁謂有心於愛之也芻狗縛草爲狗之形禱雨所用也旣禱則棄之無復有顧惜之意天地無心於愛物而任其自生自成聖人無心於愛民而任其自作自息故以芻狗爲喻蓋聖人之心虛而無所倚著若有心於愛民則心不虛矣○復符后切著直略切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冶鑄所用嘘風熾火之器也爲函以周罩於外者橐也爲轄以鼓扇於內者籥也天地間猶橐籥者橐象太虛包含周徧之體籥象元氣絪緼流行之用不屈謂其動也直愈出謂其生不窮惟其橐之虛而籥之化化者常俌故其籥之動而橐之生生者日富在天地之間者如此其在人也則惟心

虛無物而氣之道路不壅故氣動有恒而虛中之生出益多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猶速也窮謂氣之人而多言則其氣耗損是速其匱竭也不如虛心固守其所使外物不入內神不出則其虛也無涯而所生之氣亦無涯矣中謂橐之內籥所湊之處也〇數音朔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以喻虛虛則神存於中故曰谷神谷即中之處而守之者神也不死謂元氣常生而不死也牝以喻元氣之懦弱和柔上加玄字者贊美之辭玄牝者萬物之母也莊子所謂太一者此或號之爲靈寶後天之宗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門謂所由以出根謂所由以生虛無自然者天地之所由以生故曰天地根天地根者天地之始也莊子所謂常無有者此或號之爲元始先天之祖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謂長久不絕若猶云而也存謂神之存勤猶云勞也凡氣用之逸則有養而日增用之勤則有損而日耗言神常存於中則氣不消耗也

右第五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天地以其氣生萬物而不自生 其氣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後謂卑賤在下不求先人先謂尊高在上外謂清靜無爲不求益生存謂長久住世無私謂後其身外其身成其私謂身先身存聖人非欲成其私也而自有身先身存之効假設衆人有心成其私者言之則爲能成其私也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上善謂第一等至極之善有道者之善也其若水者何也蓋

水之善以其灌漑浣濯有利萬物之功而不爭處高潔迺處衆人所惡卑汙之地故幾於有道者之善幾近也〇惡烏路切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彼衆人所善則居之善必得地心之善必如淵淵謂靜深與之善必親仁與謂伴侶仁謂仁人言之善必有信政之善貴其治事之善貴其能動之善貴其時時謂當其可七者之善皆擇取衆人之所好者爲善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夫惟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於處下有似於水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衆人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

心有事則有尤矣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持奉之也已止也揣捶之也此章謂道不欲盈而又以銳爲比言槃水者不可以盈盈之則易至於溢不如已之而不使盈也遂言捶錐鋒者不可以銳銳之則易至於挫而不可長保其銳矣盈之則不長保其盈亦猶是也○易以豉切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世有金玉滿堂莫能守者何哉益因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耳是以功成名遂而身退乃合於天之道此言不可盈之也金玉謂富驕謂盈自遺謂由己所致非由乎人咎謂不能守之咎功成名遂謂貴身退謂不盈之者天之道虛而不盈故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前言富後言貴而富貴二字在中間一句通貫前後惟貴廼富則富之中有貴既貴必富則貴之中有富富貴二者相須而有故驕盈而不保其富是卽不保其貴也身退不盈而長保其貴是亦長保其富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載猶加也陰魄爲營猶軍營之營陽魂爲衛猶兵衛之衛營者所以居士卒也神加陰魄魄抱陽神交媾不離則如日月之終古常存矣此出世之人能存形者也專氣於內薰蒸肌骨極其軟脆如母腹之嬰兒此出世之人能存氣者也神棲於目目有所見則神馳於外閉目藏視黑暗爲玄雖玄之中猶有所覽是猶有疵也玄中所覽亦併滌除妄見盡滅然後無疵此出世之人能存神者也○離去聲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愛民治國謂君國子民用仁用智神用於外未能交媾於內然身雖有事而清靜自然形不疲勞所謂無爲也此住世之人能養形者也天門開闔謂鼻息呼吸有出有入氣分於外未能專一於內然鼻雖有息而調帖純熟氣不麄猛所謂爲雌也此住世之人能養氣者也明白四達謂目見光明周視四向目接於外未能無覽於內然目雖有見而心境兩忘無所辨識所謂無知也此住世之人能養神者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生之謂氣之未生者生之而有恒畜之謂氣之已生者聚之而無損生之者雖有所生而實無心於生之故曰不有畜之者雖有所爲而實無心於爲之故曰不恃如爲官長者雖宰夫民而實無心於長之故曰不宰此所以爲玄妙不可測之

德也〇畜(敕六切) 長(知兩切) 夫(音扶)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輻輪之轑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埴土之粘膩者爲器謂以水和粘膩之土爲陶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然車非轂鋺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爲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爲用也故取三物爲喩〇和(胡卧切)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〇行(下孟切)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但爲實腹而養氣不爲悅目而徇物也故悉去彼在外之諸妄而獨取此在內之一眞上言目盲耳聾口爽心狂行妨五者下但言不爲目蓋舉一以包其四董思靖曰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爲外邪所實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著於無乃湛然無欲矣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於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必先曰視六根六塵眼色亦居其首也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寵猶愛也名位之尊人以爲榮反觀之則辱也故知道者不愛而愛之者於此而驚焉謂不能忘之而以之動心也貴猶重也貨財之富人以爲大利反觀之則大患也故知道者不貴而貴之者於此而身焉身謂不能外之而以之自累也

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謂之辱者以其爲卑下而不足爲尊高也或者貪慕於未得之先一旦得之而驚焉迷戀於既得之後一旦失之而驚焉是寵此辱而驚之者也故曰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人有此身憂慮百端戰競保持死而後免身爲爲大患無可奈何貨財之爲大患則身外物也棄而不有何能爲累或者不知外物之輕視之一如吾身之重惟恐喪亡其所有是貴此大患而身之者也故曰貴大患若身○喪息浪切

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

天子之尊四海之富皆以其身爲天下者也知道人之愛惜貴重此身不肯以之爲天下富不有天下而不輕用其身夫惟如此乃可以寄託以天下也寄猶寄百里之命之寄託猶託六尺之孤之託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所以可受唐虞之禪彼寵其辱以爲榮貴其大患以爲大利者鄙夫爾何可付之以天下哉貴以身爲天下富以身爲天下老子之意善矣而楊朱爲我之學原於此○爲云僞切 夫音扶 與音豫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此章專言德迹之呈露者目視之而易見夷謂平夷夷則泯沒無迹故視之不見聲之繁密者耳聽之而易聞希謂希疏希則聞闃無聲故聽之不聞形之章大者手搏之而易得微謂微茫微則杳漠無形故搏之不得夷希微三者雖欲究極

言之而不可故混同無所分別而名之爲一曰夷曰希曰微曰一皆指常德而言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其亦謂德也其上其下猶易言形而上形而下也繩繩往過來續而不絕也復反還也無物指道而言德之上道也道無名故不皦德之下物也物有形故不昧德在有無之間雖若有名而不可名反還其初則歸於無物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是也道無物也故無狀無象德有名也故可狀可象然其狀其象亦非如物之有狀有象也故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似有似無故曰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惟其惚恍不可名故迎之於前隨之於後而皆不可見古謂在先今謂在後有謂萬物德者其源出於道其流溥於萬物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始者道也謂古先天地之所始也道紀者德也謂道散爲德如理絲之縷有條而不紊也能知此道則知此德爲道之紀也

右第十三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士謂有道之士旁達曰通妙萬物者無所不通其妙也微而不顯其通也玄而難辯淵乎如水之深而不可測其中深不可測故强爲之模擬其外之容以示人也下文七者是已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豫猶皆獸名豫象屬猶犬子也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進謂之猶豫冬涉川者怯寒畏四隣者懼敵是以遲回而不進有道者不敢爲天下先其容如此儼矜莊貌若客隨而不迎也渙解散貌若冰將釋融液而不疑滯也敦篤厚貌樸才未成器也曠空豁貌若谷虛而善應

也渾黃濁貌若濁美惡渾同不自潔也○渾胡袞切解音聲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承上濁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濁乎濁者動之時也動繼以靜則徐徐而清矣又因靜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安乎安者靜之時也靜繼以動則徐徐而生矣安謂定靜生謂活動蓋惟濁故清惟靜故動以是推之則曠者不盈而盈敝者不器而器渙者不凝而凝儼者不爲主而主猶豫者不爲先而先從可知矣老子之意大率如此後章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此意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盈謂完備凡物敝敝則鈌新新則成敝而鈌者不盈也新而成者
盈也保守此道之人不欲其盈故能敝鈌不爲新成章內七
容皆敝鈌而不新成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

致至之而至其極處也虛謂無物外物不入乎內也極窮盡
其處也守固內禦外內外城之守靜謂不動內心不出乎外
也篤力不倦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作動也植物動物之生長動物之知覺皆動也復反還也物生由
靜而動故反還其初之靜爲復植物之生氣下藏動物之定
心內寂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芸芸生長而動之貌凡植木春夏則生氣自根而上達於枝
葉是曰動秋冬則生氣自上反還而下藏於根是曰靜天以
此氣生而爲物者曰命復於其初生之處故曰復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迺公公迺王王
迺天天迺道道迺久沒身不殆

常者久而不變之謂能知此者謂之明昧者不知此則不能
守靜而妄動以害其生故曰凶容謂形著而見乎外內有養

者其外貌目與人不同也公者一國之主言能保其一身之所有也王者天下之主言能兼有天地之所有也天謂與天爲一也與天爲一則道在我矣道在我則與道同其久沒猶終也殆謂損壽而危其身也按殆字從歹訓危訓將訓近凡字從歹者多是死之義殆者蓋危而將近於死也死者氣盡而終蓋有窮匱竟盡之意沒身不殆終此身而生長可保也

右第十五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太上猶言最上最上謂大道之世相忘於無爲民不知有其上也其次謂仁義之君民親之如父母及仁義益著則不但親之而又譽之矣又其次謂智慧之主民畏之如神明及智慧漸窮則不但畏之而又侮之矣信者大道之實也自大道之實有所不足不能如上古之時則君之於民有不以其實者焉而日趨於華於是一降則用仁義再降則用智慧也○

大 音泰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此言太上不知有之之事猶兮見前章貴寶重也然如此也寶重其言不肯輕易出口如犬行之遲疑退縮蓋聖人不言無爲俾民陰受其賜得以咸安其生及其功旣成事旣遂而

百姓皆謂我自如此不知其爲君上之賜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

上文不知有之者大道也親譽之者仁義也畏侮之者智慧也自大道一降再降已是三等智慧又變爲大僞則共有四等也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則其變猶稍緩智慧出而迺有大僞則其變爲甚亟四者之分與邵子所言皇帝王伯聖賢才術之等略相似

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

此言大道廢有仁義之事然與上文之意微不同葢推廣言之爾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尊卑長幼各由其道而無有不

和則子之孝者迺其常分不知其爲孝也瞽叟不父嚚傲象會而後知有大舜之孝子國謂君家謂臣君臣上下各由其道而無有昏亂則臣之忠者亦其常分不知其爲忠也商紂不君姦回羣聚而後知有三代之忠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絕謂絕而不爲棄謂棄而不用聖智智慧也巧利大僞也導民以巧誘民以利以工商之術率其民如管仲治齊衞鞅治秦是也上文言世變之降以見趨末之由此言治化之復以示反本之漸絕棄帝者仁義以反於皇之大道則民復其初子孝於父父慈於子如消古之時矣絕棄王者聖智以反於

帝之仁義則民利其利比於王之時相去百倍矣絶棄霸者功利以反於王之聖智則雖未及帝之時而思慮深遠政教修明亦無有爲盜賊者矣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三者仁義聖智巧利也屬與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同猶云附著也皇之大道實有餘文不足自皇而降漸漸趨文帝者以皇之治爲文不足於是降大道一等而附著於仁義王者以帝之治爲文不足於是降仁義一等而附著於聖智伯者以王之治爲文不足於是降聖智一等而附著於巧利三者之治各令有所附著者以文不足故爾而豈知大道之民

外之相示以素內之自守以樸素者未染色之絲也樸者未斲器之木也質而已矣奚以文爲惟其質而不文是以民雖有身而似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民雖有心而似無心其有欲焉者寡矣

右第十六章

絶學無憂

爲學日益必事事而爲之有一不能不知則以爲憂矣惟絶之而不爲則無憂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以下言爲學則有憂之事唯阿皆應聲唯正順阿邪諂幾何

言甚不相遠也何若言何如其相遠也學應對者唯與阿其初相去本不遠而唯則爲善阿則爲惡其究相去迺甚遠故學唯者惟恐其或流於阿此舉可憂之一事而言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荒猶廣也央猶盡也畏阿之爲惡則不敢阿矣然此特一事爾凡人之所畏而不敢爲者皆不可以不畏其事甚多而未易窮盡此爲學者之所以多憂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然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熙熙和樂貌泊靜也兆如龜兆之微折衆人之爲學者猶外

以爲悅如享太牢而食可悅口者甚美如登春臺而觀可悅目者甚備我則泊然而靜情欲未開無端倪可見如嬰兒未能孩笑之時一不知外物之爲樂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謂寄寓於物若無所歸謂不著於物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遺失也衆人喜其所得之多我則一無所得而慊然若有失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沌如渾沌之沌冥昧無所分別也作平聲讀亦與莊子愚芚

之芚同謂無知也○沌杜本切

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昭昭已明察察尤明昏昏已不明悶悶尤不明俗人皆以有知爲智我獨無知而愚也

漂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所止

如漂浮於海中任其所適而不知其所定向如飂飂之長風隨其所起而不知其所止息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衆人皆有以者有以知其所定所止也頑謂面頑如麻痺不知痛痒者鄙謂鄙人我獨頑然無知有似遠鄙之愚民也凡

民居於國邑繁庶之地者多知居於遠鄙僻陋之地者無知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此一句總結上文八節自人之所畏至我獨若遺四節言人之爲學者務多能而我獨一無所能自我愚人之心至我獨頑似鄙四節言人之爲學者務多知而我獨一無所知此我之所以獨異於人而我之所貴者則大道之立德也立德者萬物資之以養所謂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食母二字見禮記內則篇卽乳母也司馬氏曰乳哺光和

右第十七章

道德眞經註卷之二

臨川吳澄述

道經下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德猶言盛德容謂有而可見者從由也萬有皆本乎德凡形氣之可見者德之容也然德之所以有此容者由道中出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德自道中出而道則無也德者道所爲之物而似無似有不可得而見故曰恍惚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其字指德而言物者物生以後之形象者物生以前之氣德雖恍惚惚恍不可見然形之可見者成物氣之可見者成象皆德中之所有先儒謂冲漠無朕而萬有森然已具者此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恍惚雖不可見而似無似有猶似可見窈冥則昏昏昧昧全不見矣此道之無也其字指道而言精謂德也有物有象者德之容皆其粗也德者有物有象之本迺其精也莊子曰以德爲本以本爲精上亦言物象本乎德此言德出乎道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二其字又指德言眞謂道也信實也與眞字同義物象爲粗而德爲精其爲精者迺甚眞之道也德之中有至實之道在

焉上文言道之中有德此言德之中有道葢道卽德也德卽道也首章曰此兩者同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不去謂常存也閱猶歷也甫美也衆甫萬有也萬有之美有時變滅惟孔德由道中出者自古及今不變滅而常存故以不去二字名之以其有常而遍歷古今無常之萬有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然如此也吾何以能知萬物之變滅無常如此哉以此孔德之有常者知之也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曲一偏也易禮中庸莊子所言曲字皆以偏而不全爲曲曲者不全也然能專攻其所偏致精乎此旁達乎彼舉一反三通一畢萬久必會其全也自初卽欲求全則志大心勞分而不專終不能全矣枉者不直也尺蠖之屈而枉所以能伸而直窪者不盈也科坎之陷而窪所以能受水而盈敝者不新也秋冬之凋而敝所以能逢春而新少者不多也少則多一句變文析爲二句少則易於有得所以能積累而多貪多則雜而生惑於一且無所得豈能多乎不欲直不欲盈不欲新不欲多而以曲則全一句始之四者皆不求全之推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此一句爲一章宗旨通貫上文下文之意一者中虛之德也式以在車爲喻高在憑較卑則憑式聖人抱此冲虛之德濡弱謙下爲天下式如上下文五者皆冲虛之德自處於卑也

○較音角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自見猶云自炫明謂智之明不自見者用晦而明也自是猶云自賢彰謂名之彰不自是者闇然而日彰也誇其功曰伐功謂事之成績負其長曰矜長謂能之過人人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而以夫惟不爭終之四者皆不爭之餘也

○見賢遍切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三字古有是語老子述之以爲此章首句章內抱一爲綱曲則全以下五者夫惟不爭以上五者凡十事爲目皆曲則全一語所可該也故重述於章末而曰古人所謂曲則全者豈虛爲此言而無其實哉能全其誠實能全而遂以全之効歸之也

右第十九章

希言自然

聽之不聞曰希希言無言也得道者忘言因其自然而已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飄狂疾也驟急暴也自旦至食時爲終朝自旦至暮時爲終日不因其自然而輕躁發言譬如天地之飄風驟雨皆反自然之常而爲怪變者也天地反自然之常其爲怪變尚不能久不及終朝終日而止況人而不因自然可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從事於道謂以道爲事也道者有道之人德者有德之人失者庸下之人所爲不能無失者也同與莊子齊物論之齊相

近謂與之合一不相非異也惟因其自然而希言故凡上等次等下等之人皆覩之一同而無非異蓋道者德者與我爲一無所容言矣至若失者他人雖以爲失彼則自以爲是固亦有自然之是也豈可不因其所是以是之而適妄言以非之哉莊子曰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無言亦老子希言自然而玄同之意〇齊與言與音余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道德之人以我同之印證參同夫何間然失者之人以我同之亦或緣彼之獨是而悟我之公是則三者之人皆以我同

之而有得也然此惟有道之人者能之苟道之實有所不足於已則其待人也必有不以道之實者焉而是是非非强加分別矣豈能如此玄同也哉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又以人之行立譬前事立與行亦因其自然或於自然之外而求益跂立起其踵而立以增高其身跨開其足而行以增闊其步暫時如此而不能久也終必不可以立不可以行而遂廢彼自見者之終不能明自是者之終不能彰自伐者之終無其功自矜者之終無所長亦若此焉爾食之不盡者曰

餘肉之附生者曰贅物兼人與鬼神而言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人若律之於自然之道譬若食之已餘者不當食行之如贅者不當行也加多於常分而不可用幽顯之間有物亦當惡之而有道之人不肯以此自處也或曰行讀如形古字通用司馬氏曰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蘇氏曰飲食有餘則病四體有贅則累

右第二十章此章自然二字爲宗旨希言而玄同自然者也風之飄雨之驟立之跂行之跨食之餘行之贅非自然者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前章道之爲物物謂德也此章有物混成物謂道也混渾通

混成謂不分判而完全也先天地生首章所謂天地之始四章所謂象帝之先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寂閴靜也寥虛廓也言其無聲無形也獨立乎萬物之表無可與對而未嘗變易故曰不改周行乎萬物之中無不徧及而未嘗窮匱故曰不殆天下母者德也而德者道所爲故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

此物無可得而名者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於是假借道路之道以爲之字字者名之副而非名也字不足以盡之不

得已而强名之曰大至大莫如天而天亦在道之內則天未爲大也此道其大無外而莫能載焉故大之一言庶乎可以名之爾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逝謂流行不息遠謂悠久無疆反謂無有無名蓋萬有皆有惟道皆無無與有相反故曰反大之一言未足以盡道故推言之謂其大而不息不息而久久而無有所以爲道若有則非道矣下篇曰反者道之動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蓋謂此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王謂聖人之有位者古今惟道最大無可與比此以天地聖人與道並言而曰四大何也葢天地得此道以爲天地聖人得此道以爲聖人其所以能大者以其有此道也王之下特加亦字又特言王居其一葢氣之至大者天形之至大者地聖人之身渺然而立乎兩間以其道同乎天地故其大亦同乎天地而不以氣形與身之大小論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者聖人也法者水平之準與之平等如一也人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地一故曰法地地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天一故曰法天天之所以大以其與道一故曰法道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非道之外別有自然也自然者無有無名是也

第二十一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根本也躁動也君主也輕以重爲本動以靜爲主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君子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輕車也輕車後有輜車載寢處服食所用之物謂之重車雖乘輕車而終日不與重車相離故吉行日止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不敢以輕車疾行徑往而不顧在後之輜重也此言輕之本乎重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燕閒也靜也處居也坐也雖有榮華之境可以遊觀或暫時動而出外然常在內閒居靜處超然無一物累其心此言動之主乎靜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以身輕天下謂以其身輕動於天下之上也萬乘之主當靜重奈何以其身而輕動乎周王之乘八駿漢帝之爲微行以身輕天下者也但言輕不言動者蓋動與靜對動則有輕有重輕與重對輕重皆在動時言輕而動在其中矣

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有輕而無重則失其輕之根有動而無靜則失其躁之君

右第二十二章　此章以輜車喻重燕處喻靜姑指一端而言爾國勢之居重馭輕兵法之以靜制動與夫人之治心治身皆當本之以重主之以靜也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謂善於其事轍車轍迹足迹瑕玼玷讁過責計計數多寡也籌策計算者所用之算以竹爲之關鍵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鍵繩約索也合之而成體曰繩用之而束物曰約行者必有轍迹在地言者必有瑕讁可指計數者必用籌策閉門者必用關鍵結繫者必用繩約然皆常人所爲爾有道者觀

之則豈謂之善哉善行者以不行爲行故無轍迹善言者以不言爲言故無瑕讁善計者以不計爲計故不用籌策善閉者以不閉爲閉故無關鍵而其閉自不可開善結者以不結爲結故無繩約而其結自不可解舉五事爲譬以起下文聖人善救之意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聖人之救人救物以不救爲救亦若上文所譬以不爲其事爲善也蓋有所救者必有所棄假使所救者百千萬人百千萬物然此百千萬之外皆棄而不及救者也聖人之善於救者不然一皆無所救無所救則亦無所棄矣不見其爲救此而棄彼也故無一人是棄而不救之人無一物是棄而不救之物襲者如以外衣掩蔽其內衣儻救人救物之功彰彰而明天下皆見其救之不謂之善救矣必使無救之之跡掩蔽其所可見而衆莫能知故曰襲明善救人善救物與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凡七善字有道者謂之善世俗不知其善也蓋世俗以能爲其事爲善有迹可見有名可稱而與不善爲對有道者以不爲其事爲善泯然無迹渾然無名而無與爲對者也若世俗所謂善不善如下文所云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人謂善於其事之人不善人謂不善於其事之人師者人

所尊事以爲法者資者如以財貨給人俾人藉之賴之而得以有所成者彼善而此不善以彼之善與此之不善者相遼而人灼見此之不及彼則彼人之善可爲此不善人之師矣彼不善而此善以彼之不善與此之善者相形而人遂見此之過於彼則彼人之不善適爲此善人之資也謂因彼之不善以成此之善名故曰資然善不善之名對立豈有道之世哉下文言有道者欲使世之人不以善名亦不以不善名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愛由云喜好也要猶云至極也妙者玄不可測使不善者之遇善人雖得以爲己之師而不貴重之也蓋不欲名斯人之爲善也使善者之遇不善人雖得以爲己之資而不喜好之也蓋不欲名斯人之爲不善也善不善之名俱泯一槪玄同無可分別雖有智者亦大迷而不知其孰爲善孰爲不善斯迺妙不可測之至極曰要妙

右第二十三章 前二節言聖人不可名之善後二節言常人兩可名之善不善其不彰不可名之名者謂之襲明其不分兩可名之名者謂之要妙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白謂光明黑爲壓暗無極謂無所窮盡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謂剛強雌謂柔弱嬰兒謂無所識知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迺足復歸於樸

榮謂尊貴辱爲卑賤樸謂木質未斲爲器此章之意欲自常德而反本復始以歸於太初之道常德者冲虛不盈之德故甯黑毋白甯雌毋雄甯辱毋榮知其守其者雖知彼之可尙然甯守此而自處於下乘車之式流水之谿谷皆謂自處於下也如是則於常德不差忒不相離而德足乎己矣旣全此冲虛之德迺可復歸於太初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也曰無極曰嬰兒曰樸皆以喻太初之道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大樸之未散也抱其天質之全及破碎其全則散之而爲所斲之器聖人之未用也蘊其內德之體及發露其體則用之而爲各官之長官天下之長者天子也官一國之長者諸候也上三節皆欲自末而本此二句則言自本而末者然樸雖已散而猶欲復歸其全則已散如未散聖人雖已用而猶欲復歸其體則已用如未用蓋以不散爲散不用爲用也凡有所裁制者必須以刀割裂其全而大制則以不制爲制故不割裂也大散不散大用不用故如大制者不割也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取天下謂使天下悅而歸己也爲謂作爲取天下者德盛而

人自歸之爾苟若有所作爲則是欲用智力以强服天下豈能得天下之歸己哉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天下者至大之器有神司之不可以智力有爲而得敗謂不成也彼以智力得之者欲成其事而其事反不成謂不能得天下之歸服也故曰爲者敗之未得天下而取天下者固不可以有爲而得既得天下而守天下者亦不可以有心而留譬如寶器若常執之在手不須臾舍惟恐其或失者反不能保其不隕墜而失也故曰執者失之

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

去奢去泰

此承上文執者失之一句而言守天下之道有天下者豈能保天下之長爲我有而不亡也哉蓋得失存亡之相禪如行隨呴吹强羸載隳八者之相反而相因聖人知其勢之必至於此也而處之有其道焉凡過盛必衰衰則亡之漸也惟不使之過盛則可以不衰而又何有於亡甚也奢也泰也極盛之時也去甚者欲其常如微之時去奢者欲其常如儉之時去泰者欲其常如約之時能不過盛則可以保天下之不亡矣邵子謂飲酒但令其微醉而不可成酩酊看花但及其半開而不可至離披蓋此意也蘇氏曰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

呴而暖或吹而寒或強而益或羸而損或載而成或隳而毁皆物之自然勢之不免者也愚人私己而務得迺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惟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天下無患矣蠹思靖曰聖人知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之自然而不使之盈且過也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王氏曰以道佐人主尙不可以兵強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蘇氏曰聖人用兵皆出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强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皇漢武或以殺其

身或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政和注曰下奪民力故荊棘生上違天時故有凶年蘇氏曰兵之所在民事廢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年穀傷凡兵皆然況以兵強天下耶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強

兵之善者果決於一時以定亂而已不敢阻兵弗戢以取勝而爲強也蘇氏曰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爲勿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有道者常如嬰兒孺子故能不老而長年若壯則必老此不道者也不道者早已言其不能久也蘇氏曰壯之必老物無不然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能無老乎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佳猶云嘉之也不祥謂無吉慶而有凶災也不處謂不肯以此處身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此指言不處之實不處平日所貴之位而處所不貴之位不肯於用兵之位處身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

謂其殺人迺凶災之器非吉慶人所用之器也恬者不歡愉淡者不濃厚謂非其心之所喜好也爲上謂不好用兵迺爲可尚也勝而不美謂兵雖得勝亦不肯以爲美事

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此推言不美若以戰勝爲美事是以殺人爲樂也不可以得志於天下要終而言之以示戒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此又申言上文不處之意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主之

此又申言上文不美之意

右第二十六章

道常無名

此言道也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樸指道言道彌滿六合而斂之不盈一握故曰小至尊者道故人之體此道者可以君天下而天下不敢臣之侯謂一國之君王謂天下之君若能守此道則萬物尊之爲主而將自賓矣自者非我欲其如此而彼自如此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道之功普遍於天下譬如天地之氣相合而降爲甘露雖無人使令之而自能均及於萬物萬物生畜於此道之中故有道者可以爲萬物之主而萬物咸賓焉蘇氏曰甘露被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體道以應諸有亦如露之無不及者故能賓萬物也

始制有名

此言德也始者道也制制作也猶言爲也有名者德也道無名自道而爲德則有名也

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道之無名而爲德則名亦既有矣故人之用此德者當知止於德不可再降而下也將猶晋人將無同之將辭之不迫者也老子以道爲上德言在德之上以仁爲下德言在德之下也又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故專言道德而捷提仁義葢以仁義下於德也此章言德而曰夫亦將知止其意若曰自無道有當知至於德而止不可再適也德之有名已下於道復下於德可乎知止於德則猶未遠於道也不殆不窮匱也謂可長久不敝壞也蘇氏曰聖人豈狥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上文言自無而有當止於德此又言自有而無當復於道葢道之在天下猶江海爲衆流之所歸德者猶谿谷之衆流得而復歸於道則猶谿谷之會同於江海

右第三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智能知人狥外之智爾能自知則內能盡性也故謂之明有力能勝人恃外之力爾能自勝則內能克己也故謂之强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能盡性而又能達於命則無所歉羨而常有餘惟明者能之

能克已而又能勇於善則有所秉持而常無怠惟强者能之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惟明惟强則見眞守固逮至澄滓消融功用純熟思爲俱泯神化㫚合住世之時各隨所在而此心不失始終如一故謂之久厭世之後雖去其宅而此心常存古今不二故謂之壽

右第二十八章 或曰老子之道以昧爲明以弱爲强而此章言明言强何也曰老子內非不明外若昧爾內非不强外示弱爾其昧其弱治外之藥其明其强治內之方並行而不相悖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廣也謂如水之汎濫洋溢道之廣無所不在或左或右隨處而有取之左右無所不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

恃賴也生謂春生之始萬物賴道以生而道則無言前章云萬物作而不辭是也功成謂冬藏之時宰物之功旣成而道不居其功也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此申言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春生之時道普徧萬物如以衣衣之以被被之所謂元亨播羣品元亨誠之通而道不自爲之主常無欲謂其無心也此一本之散爲萬殊適道之分而至小者其可名之於小矣乎蓋不可也若其可名則非不辭不爲主常無欲之道矣○衣去聲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此申言功成而不居冬藏之時萬物反本復命會歸於一所謂利貞固靈根利貞誠之復而物亦不知其孰主之此萬殊之合為一本迺道之總而至大者其可名之於大矣乎葢不可也若其可名則非不居功不知主之道矣或疑不知主之下脫常無名三字可名於小矣可名於大矣二句葢設為疑問之辭而不質言也句末雖無乎字而有乎字之意如前章能無為乎能嬰兒乎能無疵乎能無為乎能為雌乎能無知乎一本無六乎字而解者必以有乎字之意釋之此其例也又如大雅詩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而詩文但曰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亦其類也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此章言天地之道結語迺言聖人葢聖人與天地一也歲功成而萬物歸道之至大也而天地不居其功萬物不知所主是天地之道雖大而不自以為大聖人亦若此矣是以能成其大也亦以其道大而不自以為大故能成其大焉爾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謂體之而不違大象喻道也下篇云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往歸往也不害謂利言體道之聖人為天下之人所歸往民

既歸往而聖人以不利利之以利則有利亦有害利
之以不利則常利而不害則民得以常安常平常泰也政和
註曰安則無危平則無詖泰者通治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
聞用之不可既
既盡也言外物之可利者皆不能久惟道之利人以不利爲
利故能久也樂者歌吹舞蹈之聲容餌者飲食之味饗燕之
禮設樂設餌以悅樂賓客然客既過去則其聲容與味亦止
而無復有可爲暫焉之悅樂而不能以終日也道則非如餌
之可飲食非如樂之有聲容可視聽也然用之則能常安常

平常泰而無可盡之時非如樂餌暫焉悅樂而已故曰用之
不可既

右第三十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歙闔也張開也老子謂反者道之動又謂玄德深矣遠矣與
物反矣故其所爲大槩欲與人之所見相反而使人不可測
知故借此八者相反之四事設譬而歸宿在下文柔勝剛弱
勝強六字亦猶前章言善救人善救物而章首先借善行善
言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爲譬也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

人於死而人不知論者以爲皆原於老氏之意固其立言之不能無弊有以啟之而遂謂天下誰敢受老氏之與者哉則因其言而并疑其心亦過矣註者又欲諱護而爲遁辭益胥失之覼不可見曰微微明者微其明也謂匿其可見者而使之不可見猶前章言襲明也人但見其張之强之興之與之而不知其欲歙之弱之廢之奪之也故曰微明○歙音翕

柔勝剛弱勝强

彼剛而我欲以剛勝之彼强而我欲以强勝之不亦難乎我以柔弱自處則剛强者不我忌也而終於能勝之何哉蓋與以相反而使之不可測知故也蘇氏曰天下之剛强方相傾

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以勝也然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待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爾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脫於淵見其易制而爲人所取國之利器以示人人見其爲利且將殺之或求過之而我之利者不足以爲利矣不脫於淵不以示人則不可測知所謂微明也

右第三十一章　此章主意在第二節柔勝剛弱勝强六字其第一節謂欲與人相反也第二節謂欲使人不可測知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道之無爲久而不變非特暫焉而已故曰常無爲雖一無所爲而於所當爲之事無一不爲也若無爲而事有廢缺則亦何取其無爲也哉此之無爲蓋性焉安焉者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侯王若能守此無爲之道則雖無心於化物而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欲謂有心爲之作猶起也言未能純乎無爲之道者方將待物之化而遽有心於欲其化欲之之心一起則非無爲之道矣吾欲作者之自吾也鎮謂壓定使之不起無名之樸謂此無爲之道也欲作之時必將以此無名之樸鎮壓其有心之

欲以道自治也既以此無名之樸鎮其欲則其欲亦將不欲矣此之不欲復焉執焉者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靜者作之反其始也欲作既以道鎮之則欲者不欲而作者靜矣故雖無心於正天下而天下將自正其與萬物將自化者亦無以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右第三十二章 此章前二節言無爲而民自化後二節言好靜而民自正

道德眞經註卷之三

臨川吴澄述

德經上

下篇之首句曰上德不德故以德字名篇篇名非有意義釋者迺謂上篇專言道下篇專言德其失甚矣他本或作道德經下今按道經德經云者各以篇首一字名其篇後人因合二篇之名而稱爲道德經非以道德二字名其書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此以道與仁對言上德者在德之上道也下德者在德之下仁也道無爲不以德爲事故曰不德有德者德在道之中也煦煦爲仁惟恐失其德故曰不失德無德者不能有其德也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又以道與仁對言以猶用也言道之無爲無用於爲也仁則爲之而有用於爲矣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此以德與仁對言上仁者在仁之上德也上義者在義之上仁也德雖爲之而亦無用於爲固不能及道之無爲而無以爲然過於仁之爲之而有以爲者矣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此專言義上禮者在禮之上義也攘卻也猶言捋也仍就也義不足感人故爲之而莫之應人不來就我則我將往就人矣故將卻其袂於臂以行而就之也甚言其勞拙之狀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結上文起下文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此兼言禮智忠信者德之厚也漸變而薄一降爲仁再降爲義三降爲禮而忠信之厚德薄矣禮者欲其理而不亂也而適以甚亂故曰亂首前識猶先知智也道猶木之實未生之初生理在中胚腪未露既生之後則德其根也仁其榦也義其枝也禮其葉也智其華也根榦枝葉華自道中生智者欲其哲而不愚而適以肇愚故曰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結上文處厚不處薄謂貴德而不尙禮居實不居華謂體道而不用智彼謂薄華此謂厚實

右第三十三章 按老子上篇首章分說道德下篇首章分說道德仁義禮智吾之所謂道德仁義禮智以其天地人物之所共由者曰道以其人物之所得於天地者曰德德其統名分言則四得天地生物之元以爲德而溫然慈愛者曰仁得天地收物之利以爲德而截然裁制者曰義得天地長物之亨以爲德而粲然文明者曰禮得天地藏物之貞以爲德而渾然周知者曰智老子則以道爲無名德爲有名自德而爲仁義禮智每降愈下故此章之等以道爲一在德之上故曰上德以德爲二在仁之上故曰上仁以仁爲三在德之下義之上故曰下德上義以義爲四在禮之上故曰上禮而總名之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又繼之曰失義而後禮以禮爲五也又先言失禮而後言前識以智爲六也擬註易卦之六位則道初德二仁三義四禮五智六道實智華實寔虛華初上爲始終也德根禮葉根厚葉薄二五爲世應也仁榦義枝榦單枝圻三四爲比隣也道猶天也包含徧覆萬有之原德猶地也忠信爲土四端所資仁猶春也德土禪木義猶秋也

仁木禮金體猶夏也義金禮火智猶冬也禮火禮水各傳所勝也

道一　德二　仁三　義四　禮五　智六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上　下德上義不失禮德是以無德

無爲而無以爲　爲之而無以爲　爲之而有以爲　爲之而莫之應　忠信之薄亂之首　道之華愚之始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一者冲虛之德上篇所謂抱一所謂爲一後章所謂道生一皆指此而言莊子謂之太一又但謂之一此迺自然之道所爲其用則虛而不盈後而不先柔而不剛弱而不強前章固屢言之而此章盡發其蘊得者謂得此一以爲德以此故能

若是天地神谷四者名異實同其運轉而清明者曰天凝聚而寧靜者曰地神者兩間二氣之妙張子所謂兩在故不測者其用感應無方故靈谷在兩間空虛之處張子所謂空虛卽氣者其氣充塞無間故盈貞猶木之楨幹爲天下貞猶曰爲民極也言天清地寧神靈谷盈萬物之生生不窮侯王立乎天下之上而爲民極其所以致之者皆由得此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

無以謂若無此德而以之裂分判發震動歇不能感應而靈竭不能充塞而盈滅息滅而不生蹷傾跌而失其位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此其以
賤爲本耶非乎
此章以六者並言而此以承上文貴高二字專爲侯王言之
葢侯王之位貴且高而冲虛之德不欲盈惟當自處於下賤
也孤如無父寡如無夫不轂不善也皆不美之名非人所願
有者而侯王自謂是以下賤自處也先云賤爲本下爲基而
後但云賤爲本舉一以包二者省文也
故至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琭琭玉貌珞珞石貌人之名譽彰彰有聞特淺小之譽必泯
沒其譽人無得而稱迺譽之至也亦處賤下之意不欲分別

美惡使人見琭琭粹美者之爲玉珞珞麁惡者之爲石也葢
人見其美惡則美者必有譽不能使之無譽矣兩節皆言冲
虛不盈之德如此迺爲侯王之能得一也
右第三十四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道之靜則無動則必與有相反反者無而不有也道之體則
虛用則必以弱爲事弱者虛而不盈也此二句一章之綱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自此至善貸且成皆詳言反者道之動萬物以氣聚而有形
形生於氣氣生於道氣形有而道則無無與有異故曰反言

道以反而動之由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此言人之能知以反而動者道與物反故惟上士有識者能勤而行之中士之識已不及而若存若亡下士無識以其不合世緣而大笑之矣識之者解此道之所以可貴也若皆能識之則不足以爲道矣

故建言有之

此句起下二節謂昔之立言者道之相反如下文所云十二事是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

此言動而相反之事葆光用晦而若昧迺所以爲明甯後毋前而若退迺所以爲進若絲之有纇而不勻迺所以爲平均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又承上文相反之義而廣之若谷之注下迺所以爲高上若邑之污辱迺所以爲大白若狹小不足迺所以爲弘廣若偷惰不立迺所以爲建立質眞皆實也猶云實之寔也渝不守信也必守信而後爲實實之實者反若渝而不信有隅角而後爲方方之大者反無隅而不方成而後爲器器之大者其

成反難而遲聲雜比而後爲音音之大者其聲反跡而希可見而後爲象象之大者反無形之可見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此終上文一節之意道隱於無名迺能徧付與於萬物而無所缺以上所言皆動而相反者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自此至天下希及之皆詳言弱者道之用道自無中生出沖虛之一氣沖虛一氣生陽生陰分而爲二陰陽二氣合沖虛一氣爲三故曰生三非二與一之外別有三也萬物皆以三

者而生故其生也後負陰前抱陽而沖氣在中以爲和和謂陰陽適均而不偏勝萬物之生以此沖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沖氣爲用迺爲不失其本以生之本沖氣虛而不盈故曰弱此言道以弱而用之因由也

人之所惡爲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此言人之能知以弱爲用者曰孤寡不穀皆非强於人之名迺人所惡而不好者而王公以此爲稱是以弱而用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此節起下二節弱者損之也而迺所以爲益强者益之也迺所以爲損如下文所云三事是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此言用弱之事梁亦强也以木絕水以木負棟皆曰梁取其力之强也不得其死謂不能善終如子路之行行夫子以爲不得其死後果死於孔悝之難教父猶曰教之本父謂尊而無出其上者也人之所教教以用弱我亦以此教之强梁而不能弱必不能保其身以强梁勝人之益而有不得其死之損所謂益之而損者此最爲教人之第一義故曰教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又承上文所言教弱之義而廣之至柔與無有皆弱也馳騁猶云躪躒無有謂無有渣滓之質無間無中間罅隙可入之處水至柔能攻穿至堅之石氣無有能透入無罅隙之金石墻壁以至柔無有之損而有馳騁至堅入於無間之益所謂損之而益者柔能勝剛無能入有皆非有所爲而自然故曰無爲之有益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此終上文二節之意不言之教謂宜弱不宜强之爲教父不待言而知無爲之益謂至柔無有之馳騁能入也其教人益人之義過於人天下之以有言爲教有爲爲益遠不能及此故曰希及之以上所言皆用而以弱者也

右第三十五章 按上章得一是專言用弱矣此章又以反與弱對言何也曰二字一意也反者迴所以弱之原弱者指所以反之實凡言反者卽欲用弱言弱者卽是與羣動諸有相反非弱之外又有所謂反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親猶云所愛名與身孰爲可愛者乎多猶云所重身與貨孰爲可重者乎名在身字上貨在身字下者便文以協韻爾司馬氏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愛愛名大謂身也以名比身則身大於名慕名者甚其愛而愛身反不如之必至耗費精神而損壽是因名而使身之大者耗費也故曰大費藏藏貨厚謂身也以貨比身則身厚於

貨嗜貨者多其藏而重身反不如之必至喪亡軀命而隕生是因貨而使身之厚者喪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內分有定則足而不貪故不致失譽虧行之辱知外物無益則止而不求故不致損壽隕生之殆不可長久也

右第三十六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以成爲成盈爲盈直爲直巧爲巧辯爲辯小矣若缺則非成若沖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適爲成

盈直巧辯之大者也老子一書皆是此意大抵相反而相爲用前章屢見不待詳釋

躁勝寒靜勝熱

陽之躁勝陰之寒陰之靜勝陽之熱亦相反而相爲用也

淸靜爲天下正

淸靜無爲也心者無一塵之滓寂然不動也正猶正長之正猶言爲天下君也夫爲天下之君者亦多事矣然弊弊焉有爲者豈能爲之哉惟淸靜無爲者無爲而無不爲故能爲天下正所謂相反而相爲用也或謂勝熱之靜與勝寒之躁爲對各偏於一惟淸靜之靜無與爲對靜中有動動靜一致而無所偏故能爲天下正其論雖高益非本旨

右第三十七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却退也走馬善走之馬糞車糞載之車古者每甸六十四井皆出戎馬充賦有道之世各守分地不相侵戰故民間善馬不以服戎車而退却賤用之以服糞車而糞田也戎馬齊其力以備戰者郊者二國相交之境無道之世寇敵日侵郊外數戰戎馬不得歸育於國廐而生育於郊外也蓋下諸家並無車字惟朱子語錄所說有之而人莫知其所本今按張衡東京賦云却走馬以糞車是用老子全句則後漢之末車字

未闕魏王弼註去衛未遠而已闕矣蓋其初偶脫一字後人
承舛遂不知補車郊叶韻闕車字則無韻

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
常足

罪愆惡咎禍皆災殃而禍重於咎兵端之起其罪由於知土
地之爲可欲知其可欲務求得之則貪奪矣此災殃之始也
得之不知厭足得隴望蜀則戰爭無已時此災殃之極也儻
以各有分地不求廣闢爲心知自足之爲足則不貪奪戰爭
而常自足矣

右第三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備於我故雖不出戶而徧知天道者
萬理之一原內觀而得非如在外之有形者必窺牖而後見
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不知其備於我必出至一處而後知一事故出彌遠而知彌
少烏能不出戶知天下哉不覆說見天道者未有不知目之
萬而知本之一也故不復言

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不待行出而已如徧至其處故能悉知天下之事不待窺見

此物而後能名其理故不窺牖而見天道也不為而成言上二句之效惟其不行而徧知萬事不窺而洞見一原故不待有所作為而事事無不完成也

右第三十九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為學者患寡而務博故日日有所增益為道者自有而反無故日日有所減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為道者減損其有為之事損之又損及損之既盡而無復有可損則至於無為也彼有為者為一事不過一事為十事不

過十事而已其未為之事何啻千萬不可勝窮豈能事事而為之哉惟無為者一事不為故能事事無不為也

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無事無所事即無為也因言取天下者亦止是無為蓋德盛而自歸之必用智力而有作為之事何足以取天下哉

右第四十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

政和註曰聖人之心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董思靖曰聖人無我其心不滯於物而物來順應王氏曰凡思為應物而有

書云自我民聽明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

民之善不善信不信聖人不分其是非皆以爲善以爲信不惟善者得善信者得信而不善者亦得善不信者亦得信矣得謂民得此善信而不失益不善不信亦化而爲善信是人人得此善信也

聖人之在天下歙歙焉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歙歙縮意王氏曰心無所主也渾意無適莫也諸本歙歙作慄慄或作怵怵皆恐懼意惟王弼作歙以心無所主釋之與上下文意協董思靖曰渾混同益融化其異混合其同皆孩之謂不生分別蘇氏曰天下之善惡信僞各自是以相非聖人則待之如一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一以嬰兒遇之無所喜嫉是以善信者不矜惡僞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定矣○歙音翕慄達叶切

右第四十一章

出生入死

出則生入則死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於無莊子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又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詎又

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爲生入爲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十者總計上中下三等之人大率分爲十類有三者十類之中有三類也凡不以憂思嗜欲損壽不以風寒暑濕致疾能遠刑誅兵爭壓溺之禍者生之徒也其反是者逆貫之人內傷勞賤之人外傷麄悍之人不終其正命死之徒也各於十類之中有其三焉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之適也趨也動作爲也生生求以生其生也厚謂用心太重或仙術以延生而失宜醫藥以衞生而過劑居處奉養謹節

太過而驕脆十類之中亦有三類如此其意正欲趨生而其作爲反以趨於死地者爲其求生之心太重而不順乎自然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十類之中生之徒有其三死之徒有其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有其三則其爲九矣九之外有其一太上眞人也攝猶攝政攝官之攝謂不認生爲己有若暫焉管攝之以虛靜爲裏柔弱爲表塊然如木石之無知侗然如嬰兒之無欲雖遇猛獸惡人此不逃避而彼自馴狎不加害也蓋其渣滓消融神

氣澹漠如風如影莫可執捉無可死之質縱有傷害之者何
從而傷害之哉

右第四十二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生之者萌動而生之於春萬物資始之元也畜之者止聚而收之於秋保合太和之利也形之者因春生之物長之於夏以盛大其形品物流形之亨也成之者乘秋收之勢藏之於冬以成完其實各正性命之貞也萬物生長收藏皆由乎道德故萬物之於道也尊之如父於德也貴之如母道德二而一者也春生者乃自一本而散故曰道生之然道卽德也秋

收者將自萬殊而歛故曰德畜之然德卽道也

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

人之尊貴必或命之天子之尊以上帝命之而後尊諸侯之貴天子命之而後貴道尊德貴則非有命之者而萬物常自如此尊貴之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孰之養之覆之

上章言道生之德畜之此但曰道而不言德德亦道也長育申言物形之也成孰申言勢成之也養申言長育覆申言成孰覆謂反本復命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生生之而形之也爲畜之而成之也不有無生之之心不恃無爲之之事如無無思無爲之君長雖長之而非有心有事於宰制也此兼生長收藏四者皆曰玄德而不言道道亦德也

右第四十三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始道也母德也有此天地之始以爲此萬物之母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人之生既得其母而以此知母中之有子既知中之有子而又能守其母母住而子不離矣董思靖曰人受氣以生氣爲母神寓於氣故爲子守母則氣專神安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此守母之法說文兌從儿㕣聲今按㕣非聲當爲從人從口入象口上氣出故易卦名兌者亦取口象塞其兌謂杜口不言使氣不自口出門者氣所出入之門謂鼻也先塞兌而後可閉門由不言而漸調息減息以至無息也如此則氣專於內終身不因勞而致耗矣凡人有事必須有言每日開口而言以成濟其應接之事則氣耗而至於匱終身不可救也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小猶前章微字所知見者微茫而不欲其明則不過用其神以傷明而日進於明矣所執守者耎脆而不欲其強則不暴

使其氣以害强而日進於强矣見小者育子也守柔者守母也曰或作曰傳寫之誤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此言育子之法水鏡能照物謂之光光之體謂之明用其照外之光回光照內復返而歸藏於其內體之明也 夫神太用則竭照見淵魚者不祥此用其光於外以遺身殃者含光以混世則無殃矣是謂能掩藏常光之用以復歸常明之體故曰襲常

右第四十四章 上章言道德之在萬物者此章言道德之在人一身者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我者汎言衆人非老子自謂介然音義與孟子介然用之成路同倏然之頃也知字句絕施猶論語無施勞孟子施施從外來之施矜夸張大也聖門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無施勞老子之學益亦若此夸張最其所忌此章言不知道之人惟務夸張若使其人倏然之頃有所知而欲行於大道則必專以施爲畏而不敢爲○介音戞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徑者小路與大道相反卑卑歛退者大道也其道甚平夷而易行堂堂夸張者小徑也而人多好行之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貨財有餘是謂

盜夸非道哉

此言夸張之事有廷內而弗灑弗掃者唐風之儉嗇朝甚除治則宮室奢靡可知矣田甚蕪倉甚虛謂奪民時而不得耕耨竭民力而無所蓄積華佩服以爲飾豐酒肉以爲養私府庫以爲富是猶爲盜之人得物多而以夸張於外夏癸商辛是也豈知道者所肯爲哉

右第四十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植一木於平地之上必有拔而偃仆之時持一物於兩手之中必有脫而離去之日善建者以不建爲建則永不拔善抱者以不抱爲抱則永不脫善於保國延祚者亦然無心於留天命而天命自留故子孫世世祭祀不輟有如善建善抱者也

修之於身其德迺眞

承上文而言能使子孫祭祀不輟者惟修德於身而已修德於身迺全吾常道之眞也身外皆長物夫豈有所爲而爲哉德修於身則報應之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而能保國延祚如此非我欲之也

修之於家其德迺餘修之於鄉其德迺長修之於邦其德迺豐修之於天下其德迺普

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治人家者一身之外九族之內鄉者一家之外鄉遂之內邦者鄉遂之外邦畿之內天下者邦畿之外四海之內修之於家於鄉於邦於天下者自近及遠人人各修其德也然豈人人而敎之我無爲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爾餘者身之緒餘所及長者視一家又加長也豐者視一鄉又加大也普者視一邦又周徧也邦諸本作國按諸詩序用之邦國焉之下孔穎達疏引老子云修之邦德迺豐益漢避高祖諱改作國也唐初聚書最盛猶有未避諱以前舊本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德修於身以及於天下無一不修然亦因彼之自然吾無與焉物各付物不相繫著隨其所在觀其所止人人皆自得其分願此大道無爲之治心迹兩忘超然無累如善建者無所建善抱者無所抱也邵子曰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雖欲相傷其可得乎邵子所言益亦老子之意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上文五者並言獨舉最後之一以總結於後此者天下也以天下知天下邦鄉家身亦若是矣豈不至簡至易哉

右第四十六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至厚之德於內者有如嬰兒也上篇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蘇氏曰老子言道德以嬰兒況之者言其體未及其用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毒蟲蜂蠆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拏按曰據攫鳥鷹隼之屬以翼距擊奪曰搏薑思靖曰至天之人物無害者蘇氏曰無心之人物無與敵曷由傷之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朘赤子陰號啼也嗌咽也嗄聲嘶也形未完而氣自專情未感而氣自應由其精氣純一之極也聲久費而氣不傷由其和氣調適之甚也〇朘子雖子何二切嗄所訝切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人能知赤子沖氣之和卽常德也知常德者天眞之明也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妖也非天地正氣曰妖不能如赤子純氣之精則恃形而助氣是以外養之幻身益其生非氣之正也因情而動氣是以外感之欲心使其氣恃人偽之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恃形而助者形之壯因情而動者情之壯凡物壯必老是不得常道者也不得道者早終而不能久常如赤子則不壯惡乎老既不老惡乎已

右第四十七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

此愛身存我也以言耗氣不知道也知道者不言必先塞其言所從出之兌而後能閉其氣所從出之門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此處世應物也先自鈍其銳以不銳解人之紛結先自暗其光以不光同人之塵昏在己在人之銳鈍光暗兩無分別與

世齊同妙不可測故曰玄同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我既玄同則人不能親疏利害貴賤我矣恩雖如骨肉而人與之相忘不可得而親也邈然如塗人而人不忍相遠不可得而疏也外名位貨財而人莫能相益不可得而利也外死生禍福而人莫能相損不可得而害也勢雖如君長而人與之相狎不可得而貴也耿然如匹夫而人不敢相慢不可得而賤也凡此六者人所不能已獨能之故為天下之最可貴

右第四十八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正者法制禁令正其不正管商以正治國帝王以修身齊家為本不恃法制禁令以為正奇者權謀詭詐譎而不正孫吳以奇用兵帝王以弔民伐罪為心不尚權謀詭詐以為奇奇者僅可施於用兵不可以治國正者僅可施於治國不可以取天下無事者三皇無為之治如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不期人之服從而天下無不服從故唯無事者可以取天下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

設問辭以起下文之答正可以治國無事可以取天下者何

以知其如此哉而下文答之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答上文言正僅可以治國忌諱謂畏避防禁嚴密本欲正民德也然民一舉手搖足輒陷罪戾有所畏避不得安生樂業而趨於貧矣利器利便於民之器如網罟耒耜杵臼舟車之屬本欲利民用也然利器民得自為雖度量權衡之公亦將不出於上無所統一則國家黯無精采而疑為昏矣技巧造作利器之工末業眾多爭能諱利則有售奇偽之物者矣法令者民所畏憚彰明易犯民不聊生則多為盜賊之歸者矣

八句所言二事法令彰所以多忌諱技巧多所以多利器盜
賊之有由於民貧奇物之起由國家之昏明庶政使民知畏
避萊百工使民足財用所謂正也正以正益期其國之治然
民貧於下而或爲盜賊政昏於上而售奇物其效如此是以
之治國而猶不足也
是以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
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又答上文無事可以取天下無爲好靜無欲皆無事也旣無
所事何心致天下之嚮附而民自然而化自然而正自然而
富自然而樸其效如此是以之取天下而有餘也

其政悶悶其民湻湻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
所伏孰知其極
承上兩節總言之悶悶不快人意湻湻不澆漓察察精明缺
缺不滿足極終之所至無事者之政若悶悶無可喜然自化
自正自富自樸其民迺湻湻然正者之政若察察有可觀然
下貧上昏物僞人亂其民迺缺缺然故借禍福爲譬人以爲
禍者不知福倚於禍之旁譬悶悶之政而有湻湻之民也人
以爲福者不知禍伏於福之中譬察察之政而有缺缺之民
也禍不終於禍而終於福福不終於福而終於禍孰能知其
終之所至何如哉

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訞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就正之一字設問復反也訞不善也以正治國可謂善矣而其民缺缺則治國者將無所用於正邪盍正與不正對正一反則爲不正之奇正善而奇不善善不善對善一反則爲不善之訞惟無所謂正無所謂善而不至反爲奇之訞也能知此者其惟聖人乎常人迷昧不知此理其日固已久矣非自今日然也故但知以正治國之爲善而不知無所謂正之爲正也以無正爲正則與無事取天下者何以異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燿

又就無事二字設譬方如物之方四隅有稜廉如堂之廉一

面有稜其稜皆如刀刃之能傷害人故曰割曰劌割之害差重於劌人之方者無轉旋廉者無分辨其遇事觸物必有所傷害直者不能容隱縱肆其言以訐人之短光者不能韜晦炫耀其行以暴己之長聖人之無事者以不事爲事方者必割以不方爲方則不割廉者必劌以不廉爲廉則不劌直者必肆以不直爲直則不肆光者必燿以不光爲光則不燿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燿皆無事之譬也○劌古衛切

右第四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

人所成之形天所受之氣治事修之養之也嗇所入不輕出

所用不多耗也留形惜氣要術也

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

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復反還其初重多也積畜聚於內也德所得於天之冲氣克勝也極終窮也有保有之國以喻人之身嗇於用氣則虧者全衰者盛而早得以反還其初所得之冲氣畜聚於內者有增無減氣充滿則能勝外物無有能耗損傷害之者氣之生息不絕莫知其終窮之時非如凡人之氣老則衰耗竭盡至於終窮也氣無終窮則能保有其身而形長留於世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上文言保守身形由於積德德者萬物身形之母保有身形者以能保有身形之母也故我長久氣爲身形之母氣能留形形亦能留氣氣之生於下如木有根養形以培根則根深不拔氣之榮於上如果有蔕養形以滋蔕則蔕固不脫根不拔則木永不枯瘁蔕不脫則果永不隕落此身所以長生目所以久視而能度世不死也深根固蔕形之留氣長生久視形之留氣也 此句疑當作氣之留形也

右第五十章

道德眞經註卷之四

臨川吳澄述

德經下

治大國若烹小鮮

小鮮小魚也國大則民衆治大國當以簡靜不可擾動其民如烹小魚唯恐其壞爛而不敢擾動之也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莅臨也鬼天地之氣神靈怪也人之氣與天地之氣通爲一有道之主以道臨莅天下簡靜而不擾其民故民氣和平充塞兩間相爲感應而天地之氣無或乖戾故鬼不爲靈怪興祅災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

鬼所以不靈怪者非不靈怪雖能靈怪而不爲妖災傷害人也所以不傷害人者非自能如此也以聖人能使民氣和平不傷害天地之氣天地之氣亦和平而不傷害人也曰鬼曰神皆天地之氣名二而實一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交皆也天地之氣不傷害人者以聖人不傷害天地之氣也聖人不傷害天地之氣者以其簡靜而民氣和平也兩者不相傷皆由於聖人之德故皆歸德於聖人也

右第五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交會也大國者諸小國之交會如水之下流爲天下衆水之交會也

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牝不先動以求牡牡常先動以求牝動求者招損靜俟者受益故曰以靜勝牡動求者居上靜俟者居下故曰以靜爲下

或曰牝字其一疑衍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不恃其尊謙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國之樂附小國甘

處於卑俯伏以下大國則能得大國之見容下以取謂大國能下以取小國之附下而取謂小國能下而取大國之容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大國下小國者欲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下大國者欲入事大國而已兩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爲下章首下流之喻以喻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者牝牡之喻以喻小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

右第五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萬物之奥萬物之最貴者奥室之西南隅寢廟之制有堂有室室在内故室爲貴室中之制東南隅曰突東北隅曰宧西北隅曰屋漏奥尊者所居故奥爲貴道之尊貴猶寢廟堂室之奥寶人所重善人向道而進修可以取重於人不善人因之而改悔亦可以自保其身○突音杳宧音頤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申言善人之寶善人以道取重於人嘉言可愛如美物之可以鬻賣卓行可宗高出衆人之上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申言不善人所保不善人以道保身者畏威寡罪身獲全安是不善之人道亦何嘗棄之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申言道者萬物之奥有道之人天命之以君師之位則立之爲天子君命之以師傅之職則置之爲三公皆以有道而貴也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拱璧先駟馬猶春秋傳言乘韋先十二牛也坐跪也朝聘之享駟馬陳於外執拱璧以將命曰先朝聘以拱璧駟馬爲至貴而未足貴也不如跪而進此道之尤貴天子三公之貴以此道拱璧駟馬不如此道故萬物貴之而以爲奥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又總上三節而言貴此道言萬物之奧求以得言善人之寶罪以免言不善人所保自古所以貴此道者何也豈不曰善人以此道爲人所寶得遂所求邪不善人以此道保其身免陷於罪邪道所以爲天下貴也天下釋萬物貴字釋奧

右第五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凡以無爲而爲者老氏宗旨也身行之事以無事爲事口食之味以無味爲味皆演爲無爲一句之旨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作起也所以得遂其無爲者能圖其難於易之時爲其大於細之時也天下之事始易而終難始細而終大終之難起於始之易終之大起於始之細故圖之爲之於其易細之始則其終可不至於難可馴至於大而不勞心勞力所以能無爲也若不早圖之急爲之於其始則其終也易者漸難細者不大心力俱困無爲其可得乎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此言圖之於其易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言爲之於其細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上言事之難易此言心之難易始焉輕易諾人者其終難於踐言則寡信矣始之多易者終必多難故不待至終難之時而心以爲難雖始易之時而心猶難之始終皆不敢易所以終無難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上言事之大小此言心之大小雖己大而心常自小己多而心常自少雖有怨當報然不自恃其大且多而急求伸直欲報其怨亦惟自處於小與少而甘受屈辱姑報以德也盖始小而少之時心固不敢自以爲大卽大而多之時則心亦不敢自以爲大始終皆能自小所以能成其大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爲大二終字而言始雖以爲難至終而不以爲難始雖不敢以爲大至終而自以爲大則事幾成而敗於終者有矣故必愼終如始始以爲難而終亦以爲難始不爲大而終亦不爲大則終無敗事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又承上幾成而敗與無敗事二敗字而言有心於爲其事者意欲求其成而或反敗之有心於執其物者意欲保其得而或反失之無所爲則無成與敗矣無所執則無得與失矣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上言爲者不若無爲執者不若無執此言聖人之欲以不欲爲欲聖人之學以不學爲學難得之貨人所欲者不貴重之是不欲人之所欲也故曰欲不欲衆人所趨者我則不趨衆人掉臂過而不顧我則還反其處是不學人之所學也故曰學不學凡此不欲不學者葢以萬物之理無爲而自然故吾

亦無爲而與萬物同一自然如輔之於輪輻相依附而爲一也章首言爲無爲章末言自然而不敢爲此一章之意相始終

右第五十四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有所知爲明無所知爲愚古者聖人明己之德以明民德亦欲民之愚者進於明而有所知也惟其愚而不能使之知非不欲其明而固欲其愚也老子生於衰世見上古無爲而治其民湻樸而無知後世有爲而治其民澆僞而有知蓋爲道者化民爲湻樸非欲使之明但欲使之愚而已此憤世矯枉

之論其流之弊則秦之燔經書以愚黔首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明智之多是以法出姦生令下詐起以智治國謂聰明睿知以有臨使其民亦化而明智則機巧慧黠而難治以智治國者國之賊害也不以智治國謂自晦其明以莅衆使其民亦化而愚昧則倥侗顓蒙而易治不以智治國者國之利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以智與不以智也楷者以爲模楷效法之也式自處於卑也乘車者直躬憑較則爲自處於高上俯首憑式則爲自

處於卑下不自處以智而自處以愚者不高上而自卑下也

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迺至於大順

能知效法自處卑下之聖人則爲玄妙之德玄妙之德深遠而不淺近故人不可測如人皆欲智我獨欲愚是與物相反也相反相逆也不相反相順也與物相順而不足以爲順相逆雖不順迺所以爲順之大故爲玄妙深遠不可測之德也

右第五十五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

百谷之水同歸江海如天下之人同歸一王也江海之委在水下流能下衆水故能兼受百谷之水爲之王也王之所以

能兼有天下之人者亦若是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言下之卑屈其言而不尊高身後之退郄其身而不前進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爲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重難也害患也聖人能下之後之處人之上人不以爲難處人之前人不以爲患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樂於推戴使之處上處前而不厭惡蓋以其卑抑退遜不爭處上處前故天下之人莫能與之爭上爭先者而聖人得位得時竟得以上人先人也董氏曰德下之則形上矣德後之則形先矣楊雄云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

右第五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

不肖無所肖似疑若一無所能道大似不肖猶達巷黨人言孔子大而無一善之成名也蓋惟大而不可名故無可稱而似不肖董氏曰有所肖似則同於一物何足以爲大

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持守而不失慈柔弱哀閔而不剛强儉嗇小節約而不侈肆

不敢先謙讓退郤而不銳進持此三寶故雖大而似不肖也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慈者似怯而不勇迺所以爲勇儉者以狹而不廣迺所以能廣器有形之無長爲之上也不敢先者居人後而不爲長然自後者人先之迺所以首出庶物之上而爲器之長也舍而不用慈儉退後之寶而剛强以爲勇侈肆以爲廣銳進以求爲先則將不能保其生皆死之徒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慈者生之道仁之德爲三寶之首此下專言慈之一寶而二

寶在其中矣慈者人人親之如父母豈有子而敵其父母攻其父母者哉故以慈而戰守則人不忍敵攻是能勝能固也縱有來敵來攻之寇人助其父母者多亦必能勝能固或人力不逮天亦將救助之不令其敗且潰天所以救助之者以其能慈而衛護之也曹操符堅吞噬無厭不慈之甚矣晉雖非能如聖人之慈其禦寇也不得已而應之比之曹符則此善於彼亦近於慈者赤壁風火勢順而北船燬壽陽風鶴聲聞而氐衆奔矣晉雖弱挫曹符百萬之兵是亦天救之也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申言慈之實四句四善字三句言用兵一句言用人也古者車戰爲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强武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下將戰必激發其衆欲其奮怒然後能與敵爭雄而取勝慈者之用兵則不以此爲善也士不欲其强武戰不欲其奮怒勝敵不待與之對陣較力兵刃不施彼將自屈吾之智能雖在人上歉然若不智已雖有能退然若不能自處於其下用他人之智爲智用他人之能爲能不武不怒不與爲敵而自勝者以不爭爲德如天之不爭而勝也爲之下者不恃智能而用人之力成已之事如天之無爲而成故曰配天惟上古聖神之至極者能如此故曰古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

又申言慈之實不敢字言用兵用兵有言者用兵者嘗有是言爲主肇兵端以伐人也爲客不得已而應敵也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仍就也不爲首兵但爲應兵雖爲應兵亦不欲戰不敢近進甯於遠退進戰者整其行陣而行攘臂以執兵而前進以仍敵不行則雖有行如無行不攘則雖有臂如無臂不執則雖有兵如無兵不仍之則雖有敵在前如無敵也○無行音杭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行三軍臨事而懼不敢輕敵也輕敵則輕戰以至殺人而喪吾慈寶矣禍莫大焉雖未進戰然一有輕敵之心則已有殺人喪寶之漸故曰幾喪吾寶抗舉也哀者慈心之見蘇氏曰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閔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勝矣蓋慈者之勝不慈非戰而敗之不戰而屈之卽勝也

右第五十七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老子教人柔弱謙下而已其言甚易知其事甚易行也世降俗末天下之人莫能知其言之可貴莫能行柔弱謙下之事者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宗貴於族而統一族君貴於國而主一國柔弱謙下可以爲衆言之統如族之有宗可以爲諸事之主如國之有君老子嘆時人愚而無知是以不知我言之可貴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旣已嘆之又若幸之非幸之也深惜之爾謂之我言之可貴者少此我之言所以爲貴若使人人能知我之言則我與衆同不足貴矣褐毛布賤者所服人不知聖人但見其外之所

被如褐而不之貴不知其中之所懷如玉而可貴也

右第五十八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知而若不知上智之人聰明睿知守之以愚故曰上不知而以爲知下愚之人耳目聾瞽自謂有所聞見故曰病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病病猶患其所患以不知爲知病也以爲病而病之則不復有此病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生而知之雖知猶若不知豈有不知爲知之病乎其不

病也自然而然非由病病而然也聖人不恃其生知己雖無病可病然見不賢而內自省於衆人有病之可病者亦惕然以爲病而病之以其病人之病若己之病是以自己始終不病也

右第五十九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威可畏者損壽戕身之事大威大可畏者死也人不畏其所可畏必戕身損壽以速其死有大可畏者至矣莊子曰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無毋通禁止辭狎玩習所居身之所處厭猶惡而棄之也平日所處凡損壽戕身之事無所畏憚狎習爲常安然爲之言不畏威也厭所生謂傷生速死是厭惡其所生而棄其命大威至矣

夫惟不狎是以不厭

不狎舊本作不厭盧陵劉氏云上句不厭當作不狎今從之夫惟不狎其所居而畏所畏是以不厭其所生而大可畏者不至矣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自知自知愛身之道自見自顯著所知以示人自貴卽後章貴生言貪生之心太重也聖人於自愛之道雖自知於中然含德襲明知若不知亦不表表示人自見於外雖自愛之篤然體道自然若無以生爲亦不切切貪生自貴之過彼謂自見自貴此謂自知自愛上文言不畏則有大威之禍不狎則有不厭之福皆爲衆人言爾若聖人則不待畏而自無可畏不待毋狎而自無所狎內有自知自愛之實外無自見自貴之迹所無者所去也所有者所取也

右第六十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此言用刑力之過人者勇也敢敢爲惡不敢不敢爲惡設言

二人皆麗於法其一勇於敢者敢爲惡之心過於人益怙終故犯之人也則當殺之虞典以爲賊刑周誥以爲非眚惟終迺不可不殺也其一勇於不敢者不敢爲惡之心過於人益眚災誤犯之人也則當活之虞典謂眚災肆赦周誥謂非終惟眚時乃不可殺是也刑故宥過兩者帝王之刑老子之意則又不然言此兩者一利一害利謂勇於不敢而活之者爲宜害謂勇於敢而殺之者恐或誤殺也然則不敢者固宜活之敢者亦不宜殺之也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敢爲惡之人乃天所惡然天之所惡深昧難測何以知其果

爲天所惡之人乎其人雖可殺聖人猶有難之之意而不敢輕易殺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聖人不輕易殺之則爲惡者皆得漏網而天網不漏也天之於惡人非如人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如人之以口與言而其應如響應聲其報應之速不待召之而自來至惡有惡報雖用智計不可逃免天雖無心坦然不易而巧於報應有非人謀之所能及此天網恢恢廣大似若疏而不密然未嘗失一惡人無得漏網者聖人雖不殺之而天自殺之

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奇不正也使愚民常有畏死之心而奇邪為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則人人知畏孰敢為惡然雖殺惡人而人之敢為惡者不止則是民愚不知畏死雖為惡者必遭刑殺彼亦無所懼上之人奈何以死懼之而輕易殺人乎

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不以死懼其人為惡者可不殺乎曰有司殺者在司殺者天

也惟天為能殺人惟大匠為能斲木人欲代天殺人猶代匠斲木也代斲者手必多傷以譬代殺者身必多害也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

右第六十一章凡五節一節言用刑正例不可盡從蓋哀閔過厚之意二節言天之不可知而不輕殺三節言天之能為人殺者以示教四節言民不可懼而不輕殺五節言人欲代天殺者以示戒大哉老子之慈乎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食謂君所食於民者稅則民之所出以供上之食者也上多取於民則民飢且貧矣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上有爲以智術御其下下亦以姦詐欺其上故難治也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輕易也生生之厚求生之心太重也賢猶勝也貴生貴重其生即生生之厚求生之心重保養太過將欲不死而適以易死至人非不愛生順其自然無所容心若無以生爲者然外其身而存賢於重用其心以貴生而反易死也

右第六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人生則肌膚柔軟而活動可以屈伸死則冷硬而强直不能屈伸草木生則枝葉軟脆死則枯槁堅硬因言人而并及於草木

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上文言人與草木生柔而死堅推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强者不得其死是死之徒也柔弱者善保其生是生之徒也

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共

用兵示弱者謀深而工敵輕而玩之故勝恃强者慮淺而驕敵懼而備之故不勝兵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戸示之弱也後如脫兎敵不及拒則能勝之矣秦兵過周超乘三百竟敗於

殺齊兵入晉桀石投人竟敗於鞌此恃强不勝之驗也共兩
手所圍也木之弱而搖動者爲近末之小枝强而不搖動者
則爲近根合拱之大幹也因言兵而幷及於木

故堅强處下柔弱處上

上文言兵强者爲人所勝是處下也不能如勝人者之處上
木强者近根之幹是處下也不得如小枝之處上推此物理
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强者矜己淩人必歷其貴高而反處人
下矣柔弱者衆所尊戴而得處人上矣

右第六十三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
補之

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凡弛弓俯其
體則弣在上弰向下張之而仰其體則弣向下弰在上是抑
弰之高者使之向下舉弣之下者使之在上天道之損有餘
如抑其弰而使之下其補不足如舉其弣而使之高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道虧盈而益謙人則并寡以益其多吞小以益其大取貧
以益其富此所以逆天道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有道之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不自有其貴富非欲貪惡

衣服卑宮室爲天下惜財而不苟費制田里教樹藝薄稅歛
使民家給人足是以己之有餘而奉天下也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聖人之功能蓋天下此有餘者也不恃其所爲之能而若無
能不居其所成之功而若無功不欲顯示其功能之賢於人
皆損己之有餘也

右第六十四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金石至堅強然磨金石皆須用水是水爲攻堅強之第一物
莫有能先之者雖欲以他物易之而無可易之者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
水爲至柔弱之物而能攻至堅剛之金石此柔弱能勝剛強
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而莫有能行柔弱之事者蓋歎之也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垢污穢也不祥不吉善也污穢不吉善人所恥賤以爲卑辱
聖人則不然雖一國以污穢不吉善之名歸之己皆受之而
不辭蓋能柔弱甘以卑辱自處非如剛強之人欲以尊榮上
人也然神所歆享而可以主社稷民所嚮往而可以王天下
剛強者神怒民叛而失國失天下柔弱者神祐民附有國有
天下此柔弱勝剛強之效也

右第六十五章

正言若反

老子以反爲道之動德之玄故雖正言之每若反於正正而若反亦如明而若昧進而若退直而若屈巧而若拙之類蓋若昧乃所以爲明若退乃所以爲進若屈乃所以爲直若拙乃所以爲巧若反乃所以爲正下文言和怨者正欲救助善人而反不足以爲之此正言若反也舊本以此爲上章末句今按上章聖人云四句作結語意已完不應又綴一句於末他章並無此格絕學無憂章希言自然章皆以四字居首爲一章之綱下乃詳言之此章亦然又反怨善三字叶韻故知此一句當爲起語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和平之也怨有所憤恨於人大怨其怨深至餘怨其怨藏宿於中而不盡爲如夫子爲衛君乎之爲猶言救助之也善善人也怨者兩相仇必和而後解兩善人自無怨而何待於和兩惡人有怨則惡貫滿盈而自相殘或一勝一負或俱傷兩敗旁人靜觀之可也惟善人不幸與惡人有怨善人平恕雖無仇惡人之心惡人忿恨必有仇善人之事惡人報怨則善人受害矣故有心救助善人者必須和其怨使之解仇釋憾意欲爲善人也然阻遏惡人報怨之心使不得逞中有藏宿

不盡之怨暫和於今纍發於後是今日之和怨不能已其他日之報怨也而安可以爲善人乎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執左契不責於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爲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於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主財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臨川王氏曰史記云操右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爲受責者之所執證謂執左契者己不責於人待人來責於己有持右契來合者卽與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怨者有心於爲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靜中觀物

而任其自然也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待物徹通也古法助法一井之田分爲九區八家各受私田一區其中一區爲公田八家同耕公田而各耕私田私田百畝所收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或食七人或食六人下食五人由其各家丁力多寡强弱不同故也周畋助爲徹法恐八家私田所收之不均故八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八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患其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和怨者恐善人受害有心爲之亦如

司徹者有心於爲力弱之家恐其所得者寡矣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與猶爲也聖人無心待物不過惡人之報怨忍坐視善人之受害乎曰天道無所私親常救助善人聖人雖無心於爲善人而天常爲之必不令惡人得以肆毒也前言聖人不用刑而天殺惡人此言聖人不和怨而天爲善人老子之道無爲自然一付之天而已然天之殲惡祐善豈若人之有心哉惡者必禍善者必福理之自然而然爾

右第六十六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十人爲什百人爲伯什伯之器重大之器衆所共也不用者不營爲不貪求則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爲重事而愛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此死於此不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國大則民衆難治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於外自足於內如此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舟輿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什伯之器也無所乘無所陳不用也無所往則無用乎舟輿無所爭則無用乎甲兵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民淳事簡上古結繩之治可復雖有書契亦可不用不但不

用什伯之器而已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此言重死而不遠徙也以所食之食爲甘以所服之服爲美充然自足愛養其生言重死也以此身之居爲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爲樂而樂之言不遠徙也惟老死於所生之處孰肯輕易遠徙哉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言民皆懷土雖相鄰之國目可以相望雞犬之聲耳可以相聞如此至近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但不遠徙而已

右第六十七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言之實者不飾美言之美者必虛飾而非實寔有能者口不好辨好辨以誇者非實能其事也實有知者學不務博務博以廣者非實知其理也此此書卒章其言如此則其書和平簡約不辨不博蓋實善實知故皆眞實之言而不虛飾以爲美也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不積謂虛而無有爲人以所善言與人以所知言虛而無有故所應不窮以積爲有則所應有限豈能愈有愈多也哉莊子曰以有積爲不足無藏也故有餘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利者害之對有利則必有害天之道雖利而不害以不利而利之是以不害爲者爭之端有爲則必有爭聖人之道雖爲而不爭以不爲而爲之是以不爭也

右第六十八章總結二篇以見五千言之意皆不出此